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九七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九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0.37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九七册目次

史部・傳記類

歷代相臣傳一百六十八卷（二）

〔明〕魏顯國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四年鄧以誥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歷代相臣傳一百六十八卷》提要

宋相臣傳卷之十三

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屬文動筆如飛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携以示歐陽脩脩為延譽登進士上第僉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為相薦其恬退乞召試館職不就脩薦為諫官以祖母年高辭脩以其須祿養言于朝用為群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為度支判官時嘉祐五年也安石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乃上萬言書以為今天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云後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屢辭館閣之命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脩起居注辭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鬬鶉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駁曰不與而持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

捕盗也遂劾府司失入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為是詔放安石罪安石不謝御史舉奏之帝亦不問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安石本楚士不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為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神宗在潁邸維為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維之友安石之說也及為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造朝帝問為治所先對曰擇術為先二年拜參知政事帝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為但知經術不曉

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問卿施設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於是設制直三司條例司命與樞密陳升之同領之乃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散與人戶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illegible]民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保丁授以弓弩教之戰陣

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出錢雇役單丁女戶原無役者一槩輸錢謂之助役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出息二分過期不輸者加罰錢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若干一步為一方歲計量其地驗其肥瘠定其色號分五等以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戶祗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類又設措置河北糴

便司廣積糧穀於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斂愈重天下騷然御史中丞呂誨論其過失十事帝為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抗章自辨帝為巽辭謝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為帝言中外臣僚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為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帝以為然安石與光素厚光三詒書勸之安石不樂光遂求去公著雖為所引亦

以議不合出潁州御史劉述劉琦錢顗孫昌齡王子
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陳官范純
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去李定以附
新法用驟為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御史
林旦薛昌朝范育并坐定罷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
言青苗奪職致仕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蘇
轍以阻青苗黜茲復欲罪其兄軾遂解館職明年開
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用韓
維為中丞安石憾曩言指為善附流俗因維辭而止
歐陽脩乞致仕馮京請留脩安石曰脩附韓琦以為

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
留之安用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罰
輕不足以阻姦至比之共鯀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
利致華嶽山崩安石閣其奏出彥博守魏靈臺郎尤
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黥隸英州七年春
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
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監安上門鄭俠
献流民圖曰旱由安石竄嶺南前後坐新法廢黜者
不能悉數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
下帝亦疑之遂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

部侍郎超九轉為吏部尚書始呂惠卿遭喪去安石
未知所托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卿及惠卿服闋安
石朝夕汲引至是白為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己
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
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鄭俠
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傾安石絳覺其意密
白帝請召之八年二月復拜相安石承命即倍道來三
經義成加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子雱為龍圖閣
直學士惠卿勸帝允雱辭由是嫌隙愈著惠卿為蔡
承禧所擊居家俟命雱復風鄧綰論惠卿華亭為姦

利置獄鞫之惠卿出守陳十月彗出求言安石率同
列疏言天道遠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不悅退
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華亭獄久不成雱以屬門下
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事雜他書下制
獄安石不知也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矯令罔上又
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
有歸問雱咎之雱憤恚疽發背死安石暴綰過遂與
亨甫皆得罪其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雱死尤悲傷
不堪請益力帝益厭之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
事判江寧府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　元豐三

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未幾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配享神宗崇寧中配食孔廟列顏孟之次追封舒王楊時言於欽宗降從祀高宗復停宗廟配享削王封理宗復停孔廟從祀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頒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傅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黜春秋不列於學官至戲目為斷爛朝報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

賢而吳奎張方平李師中唐介鮮于侁蘇洵獨深惡之洵作辨姦論謂王衍盧杞合為一人安石強忮自信執意不回罷直新法為然其主開邊疏河之議及割河東地界遼人還僖祖於祧廟定殺傷戕等律在廷咸不能奪理宗以安石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為萬世罪人云

按荆公以文章節行高天下宋人多以名臣許之愚嘗即列傳考之矣游其門入其幕者呂惠卿蔡確崔公度崔台符諸人皆勢利之交腹劍之流荆公屢上論心視為肺肝學如明道才如子瞻望如司馬温公皆削跡謝絕其於忠佞之辨何如哉比於匪人反以自敗觀其投老鍾山詩切齒於惠卿者又可原矣矧如保甲保馬至今行之無弊青苗助役晚近亦時倣馬論者謂其瑣瑣以為奉行非人則可槩以為獘政毋乃過與

曾公亮

曾公亮字明仲晉江人舉進士甲科知會稽縣歷端明殿學士知鄭州精吏事盜悉竄他境至夜戶不閉嘗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書詰盜公亮報吾境不藏盜殆從者之偷耳索之果然入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擢給事中參知政事加禮部侍郎除樞密使　嘉祐六年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公亮習知朝廷臺閣典憲首相韓琦每咨訪焉仁宗末年與琦等共定建儲議神宗立累封魯國公以老避位　熙寧三年拜司空兼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起判永興軍還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帝臨哭贈太師中書令謚宣靖配享英宗廟庭御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勳之碑公亮莊重沉密平居謹繩墨然性吝嗇殖貨至鉅萬常以方張安世初為王安石及同輔政知帝方向之陰為子孫計一

切聽其所為而外若不與之者常遣子孝寬叅其謀至上前畧無所異於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德之引擢孝寬至樞密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對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從子孝廣孝藴

吳充

吳充字冲卿建州人未冠舉進士與兄育京方皆高第調穀縣主簿入為國子監直講吳王宮教授等輩多與宗室狎充齒最少獨以嚴見憚相率設席受經充作六箴以獻仁宗命繕寫賜皇族英宗在藩邸書之坐右除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歐陽脩用讒貶充

中救得復而充政知太常禮院忤執政意出知高郵軍歷知陝州京西淮南河東轉運使英宗立數問充所在會入覲語王宮教授時事嘉重之尋權鹽鐵副使　熙寧元年知制誥神宗諭以任用意曰先帝知卿久矣遂同知諫院王安石叅知政事充子安特其婿也引嫌解諫職知審刑權三司使為翰林學士三年拜樞密副使八年進檢校太傅樞密使雖與安石連姻而心不善其所為數為帝言政事不便帝察其中立無與欲相之安石去遂代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絳蘇頌乃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拾人光亦以充可告語與之書曰今日救天下之急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息征伐之謀而欲求成效猶悪湯之沸而益薪鼓槖也充不能用王珪與充竝相忌充陰擊其肘而充素悪蔡確確治相州獄捕安特及親戚官屬拷欲鈎致充語帝獨明其亡他及確預政充與議數為所詘既數遭同列困毀素病瘤積憂畏疾益侵元豐三年三月與歸第罷為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乙宮使踰月卒年六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正憲充内行脩飭事兄甚謹為相務安靜性沉密對家人語未嘗及國家事所言於上人莫知者將終遺戒勿以私事干朝廷帝益悲之世譏充知其不可而弗能退也

王珪

王珪字禹玉成都人弱歲奇警出語驚人舉進士甲科歷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嘉祐立皇子中書召珪作詔珪曰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内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仁宗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嘆曰真學士也英宗立追崇濮王珪與侍從禮官合議宜稱皇伯三夫人改封大國執政不以為然其後三夫人之稱卒如初議仁宗即位遷

學士承旨珪典内外制十八年最為久次嘗因展事
齋宮賦詩有所感帝見而憐之　熙寧三年拜参知
政事九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元
豐官制行由禮部侍郎授銀青光祿大夫五年正三
省官名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蔡確為右僕
射先是神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之
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珪確相顧失色珪憂
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
可保也珪喜謝帝嘗欲召司馬光珪薦俞充帥慶使
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為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

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永樂之敗死者十餘萬人實
珪啟之帝有疾珪白皇太后請立延安郡王為太子
是為哲宗進珪金紫光祿大夫岐國公未幾卒年六
十七贈太師諡曰文珪為文閎侈瓌麗朝廷大典策
多出其手詞林稱之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
所建明率道謏將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
進呈云取聖旨訖云領聖旨退云已得聖旨也紹聖
中邢恕謗起黃履葉祖洽劉拯交論珪元豐顧命事
以為兩府大臣議請建儲珪依違語李清臣云他自家
事外庭不當管恕又誘教高遵裕子士京上奏言珪
欲立雍王遣其故兄士充傳語禁中珪遂得罪追貶
萬安軍司户參軍徽宗即位還其官封蔡京秉政復
奪贈謚政和中又復之季父罕從兄琪

論曰熙寧初韓琦罷相富弼亦不久於位而曾公
亮王安石吴充王珪相繼秉政亮疾琦專任薦安
石以間之及安石被眷更法度一切依阿為子孫
計充雖不能引退而心不善安石所為乞召還司
馬光薦程顥諸人斯亦可取矣若珪惟務順旨固
位聽蔡確阻司馬光至啟兵端何誤國之甚也

宋相臣傳卷之十四

蔡確

蔡確字持正晉江人確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以贓聞轉運使薛向行部欲按治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奇之更加延譽韓絳王安石鄧綰交薦歷監察御史裏行王韶開熙河多貸公錢爲郭逵所劾詔杜純鞫治得實安石卻其牘更遣確確希意直詔既而知神宗厭安石即疏其過以買直加直集賢院遷御史知雜事范子淵浚河之役知制誥熊本按行以爲非是爲子淵所訟確劾本附文彥博黜之代爲知制誥

知諫院兼判司農寺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陳安民獄王珪奏遣確詰臺察治潤甫均密奏確慘掠諸囚確伺知之即劾二人庇有罪由是皆罷而確得中丞治大學生虞蕃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共爲一室久繫不問幸而得問無一事不承遂劾參知政事元絳有所屬請出知臺州確代其位確自知制誥爲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爲得計也吳充數爲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其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

代爲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元豐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既相屢興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確名爲次相實顓大政王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帝雖以次敘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輒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未有人皆恥之哲宗立轉左僕射爲永裕山陵使御史劉摯王巖叟連擊之言確有十當去太皇太后猶不忍即退弃元祐元年閏二月始罷爲觀文殿學士知陳州明年坐弟碩事

奪職徙安州又徙鄧初神宗疾革王珪議建儲事確與同列皆在側知狀確自見得罪於世陰與章惇邢恕等合志邢謀謂珪實懷異意已賴擁護故不得逞既失勢愈怨望恕又益爲往來造言識者以爲憂未有以發也確在安陸嘗游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上之以爲譏訕其用郝處俊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實於是張燾范祖禹吳安詩王巖叟劉安世連上章乞正確罪詔確具析確辨甚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爲之地耳遂連貶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相范純仁左丞王存坐薦前

出語赦確御史李常盛陶翟恩趙挺之王彭年坐不舉劾中書舍人彭汝礪坐封還詞命皆罷去確後卒于貶所紹聖元年馮京卒哲宗臨奠確子渭京壻也於喪次中闌訴明日詔復正議大夫加贈太師謚忠懷崇寧初配饗哲宗廟庭蔡京請徽宗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勳宰相蔡確之墓諸子諸壻皆擢官貴震當世高宗即位下詔暴群姦之罪貶確武泰軍節度使凡所與濫恩一切削奪天下快之

呂惠卿

呂惠卿字吉甫晉江人父璹明習吏事為漳浦令歷官開封府司録鞫中人史志聰獄吏多為之地璹竊治之志聰以謫去終光祿卿惠卿第進士為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寧初安石為政惠卿方編校集賢書籍安石言於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俄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為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擢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集賢校理判司農寺司馬光諫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為安石賢而愎不閑世務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為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會惠卿以父喪去服除召為天章閣侍講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判國子監與王雱同修三經新義又知諫院為翰林學士安石求去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匭上書留之安石力薦惠卿為參知政事弟升卿無學術引為侍講又用弟和卿計制五等丁產簿使民自供手實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雞豚亦徧抄之隱匿者許告而以貲三之一充賞民不勝其困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使結甲赴官不遺一人上下騷動鄭俠疏惠卿朋姦壅蔽惠卿怒又惡馮京異己而安石弟安國惡惠卿姦諂面辱之於是乘勢併陷三人皆獲罪安石以國之故始有隙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為韓絳為相不能制請復用安石安石至猶與共事御史蔡承禧等論之出知陳州後以資政殿學士知延州元豐五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入見將使仍鎮鄜延惠卿欲先陝西之師

非惟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帝曰如惠卿言是爲陝西可棄也豈宜委以邊事數其輕躁矯誣之罪斥知單州明年徙知太原哲宗即位惠卿知不容於時懇求散地於是右司諫蘇轍條奏其姦曰惠卿懷張湯之辯詐有盧杞之姦邪王安石强狠傲誕惠卿指縱教導以濟其惡又興起大獄塗汙公卿安石於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及勢力相軋化爲敵讎發其私書不遺餘力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昔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故曹操桓玄終畏而誅之如惠卿之惡縱未正典刑猶當投畀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數其五罪以爲大惡連謫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當制備載其罪天下傳誦稱快焉紹聖中復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加觀文殿學士知延州以築威戎威羌城加銀青光祿大夫拜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徽宗立易節鎮南河曾布有宿憾徙爲杭州而用范純粹師延治其上塘圍田事奪節度布去位復武昌節度使知大名數歲又以事致仕崇寧五年起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妖人張懷素事連其子淵配沙門島惠卿責祁州團練副使安置宣州再移廬州復觀文殿學士爲醴泉觀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初安石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惠卿所誤也雖章惇曾布蔡京當國咸畏惡其人以是轉徙外服訖於死云

章惇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父俞徙蘇州惇豪雋博學善文進士登名恥出姪衡下委勅而出再舉甲科調商洛令召試館職王陶劾罷之熙寧初王安石悅其才用爲編修三司條例官加集賢校理中書檢正時經制南北江羣蠻命爲湖南北察訪使累擢知制誥直學士院判軍器監又爲三司使呂惠卿去位鄧綰論惇同惡出知湖州徙杭州入爲翰林學士元豐三年拜參知政事坐事罷知蔡州又歷陳定二州五年召拜門下侍郎哲宗即位知樞密院事宣仁后聽政惇與蔡確矯唱定策功確罷惇不自安乃駁司馬光所更役法累數千言光議既行惇憤恚爭辨簾前其語甚悖宣仁后怒劉摯蘇轍王覿朱光庭王巖叟孫升交章擊之黜知汝州七八年間數爲言者彈治哲宗親政有復熙寧元豐意首起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

術郎於是專以紹述為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甚至詆宣仁后又謀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斲其棺哲宗不聽惇意不愜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遂治劉安世范祖禹諫乳媼事又以文及甫誣書導蔡渭使告劉摯梁燾逆謀起文館獄事又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盡殺流人哲宗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冤之惇用邢恕為御史

中丞共誣宣仁后逸追貶司馬光王珪又欲追廢宣仁后自皇太后太妃皆力爭之哲宗感悟焚其奏明日惇卞再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乃已惇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迎合中官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秘獄廢之後哲宗悔曰章惇壞我名節惇又結劉友端相表裏請建劉賢妃於中宫既而肆開邊隙復棄青唐死傷不可計知天下怨已請詔禁民間妄語用刑愈峻然不能遏也哲宗崩無子惇有異議徽宗立遷惇特進封申國公為山陵使言者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尋貶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右正言任伯雨論其欲追廢宣仁又貶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究治以僦券甚明遂已至是惇問舍其人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徙六州卒惇敏識加人數等窮凶稔惡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嘗為校書郎餘皆隨牒東銓仕州縣訖無顯者妻張氏甚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死屬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柰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惇無以對政和中追贈觀文殿大學士紹興

五年高宗閱任伯雨章疏手詔貶惇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得仕於朝海內稱快其家猶為辨誣論見者哂之

曾布

曾布字子宣學於兄鞏同登第歷開封令以韓維王安石薦上書大率皆安石指也神宗召見論建合意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加集賢校理判司農寺檢正中書五房凡三日五受敕告與呂惠卿共創青苗助役保甲農田之法一時故臣及朝士多爭之布疏言陛下以不世出之資登延碩[illegible]之臣思大有

為於天下而大臣玩令倨之於上小臣横議和之於下人人窺伺間隙巧言醜詆以譁衆罔上是勸沮之術未明而威福之用未果也布欲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使毋敢言故驟見授用遂修起居注知制誥爲翰林學士兼三司使韓琦疏論新法之害帝頗悟布遂爲安石條析而駁之持之愈固熙寧七年大旱詔求直言布論判官呂嘉問掊克非市易本意下兩制議惠卿以爲沮新法安石怒布遂去位惠卿參大政置獄舉劾黜布知饒州徙潭州後累遷翰林學士遷戶部尚書司馬光為政諭令增損役法布

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為元祐初出知太原府歷數州紹聖初復自翰林連擢知樞密院事初章惇為相布草制極稱美冀引共政惇忌之止薦居樞府故稍不相能布力贊紹述惇遂興大獄陷正人流貶錮廢無虛日布多陰擠之掖庭詔獄付執政擬罪法官謂厭魅事未成不當處極典布曰驅媚蛇霧是未成否衆皆瞿然於是死者三人惇以士心不附詭情飾過薦引名士彭汝礪陳瓘張庭堅等乞復司馬光呂公著贈諡勿毀墓仆碑布以為無益之事又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

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意傾惇也哲宗崩徽宗未立惇有異議布叱惇使從皇太后命既即位曾布曰今上長君皇太后豈可垂簾聽政請如慈聖故事力與蔡卞爭有旨如布議惇以異議得罪罷拜韓忠彥左僕射布右僕射忠彥柔懦事多決於布布倘不能容時議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乃改元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彥遂罷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復改元崇寧召蔡京為左丞京與布異會布擬陳佑甫為戶部侍郎京奏曰爵禄者陛下之爵禄柰何使宰相私其親佑甫子布

壻也布爭辨聲色稍厲溫益叱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徽宗於是不悅布御史遂攻之罷布知潤州京積憾未已加布贓賄令開封呂嘉問捕布諸子鍛錬訊鞫誘左證使自誣而貸其罪布落職提舉太清宮太平州居住又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又以衆官失當及棄湟州連責廉州司戶凡四年乃徙舒州復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大觀初卒于潤州後贈觀文殿大學士謚文肅

按紹述之說始于楊畏邢恕成于曾布極于三蔡二惇或曰呂大防有過焉楊畏之劾劉摯大防主

之也蓋小人厚貌深情伺人間隙是故和衷者治之象也睽離者禍之徵也温公入相蔡京以奉法用呂大防秉國遷楊畏為侍郎豈皆為小人可惡者哉蓋君子如松栢小人如蕭艾隨時變化與世推移其所謂三變者與

宋相臣傳卷之十五

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父池終天章閣待制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没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真宗仁宗為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虢晋六州以正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世名臣　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没水中光持石破甕兒得活京洛傳誦其事員木為枕讀書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

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寶元初登進士甲科年甫冠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簪其一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光而奇之及為樞密副使薦光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　中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光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文正光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

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脩日曆改集賢校理罷籍為鄆州從并州皆辟光通判州事光感籍知己為盡力　時趙亢旱河東貧甚官若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乃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為河東憂籍請光按視光為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三千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七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閑田者復其稅役五十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糴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多如光言而兵官　思勇且任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為戰備遇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光守關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光而光深以自咎籍既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　交阯貢異獸謂之麟光言其僞不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為瑞若僞為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進三劄子其一論君德其一論治道其三論揀兵又進五規

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寬仁宗皆納之遷度支員外郎判勾院權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　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為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為不當收公言軾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為當黜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光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為宗廟社稷自重郤罷燕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進御上皆納之　初至和三年仁宗始發國嗣未立人不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時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疏三上再遺書勸鎮以死爭之至是復奏乞檢會臣昔所上三狀決意速行疏再上帝感悟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出半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皆拱手曰敢不盡力於是遂立英宗為皇子兗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開光上疏太宗時姚坦為兗王翊善有過必

論公主離宮有罪

諫左右敎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
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王
年少不知爲此汝輩敎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
齊國獻文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
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頃陛下敎子以太宗爲法公
主事夫以獻穆爲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璹出
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璹母楊歸其兄璋散遣其
家人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璹尚主今乃母
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
璹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

國待李氏恩禮不衰命判檢院權國子監知制誥光
力辭至八九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賜三品服乃知
諫院以三劄子上上疏言經畧安撫使以便宜從事
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
貴倨自恃陵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
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史讙譁則逐中丞禁官悖慢則
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卒詈三司使而法官
以爲非犯階級一夫流言於道路則爲之變法皆陵
遲之漸不可不正

論姑息陵遲

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
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光言

論充媛追贈給鹵簿

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惟
近制皇后有謚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
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嘗
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典令不足法時有
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光言別嫌

論后宮謚法

明微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正爲此耳
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嘉祐八年知貢
舉仁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
光首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祐先帝進賢退姦有
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

論大臣忠佞

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
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
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疏遠之則天下治矣復又上疏
英宗言漢宣帝爲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
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追尊其父
祖天下非之願以爲戒　時光所得仁宗遺錫珠金
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
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上
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
金錢以遺其舅氏義不藏於家　任守忠反覆交搆

論王廣淵奸邪結主私恩

兩宮以光言遠竄天下快之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光抗言其非持白韓琦琦不為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殿光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郎帝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為三司吏掌州之穀錢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郎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出之以厲天下　時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光議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光上疏乞留之不可乞與之皆

論邊臣生事

貶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廷光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為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為不材選將代之光言國家當戎狄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傲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為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將來者必以滋為法而以中祐為戒漸不可長宜敕邊疆場細故徐以文檄

征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　京師大水光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請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詮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神宗郎位首擢光為翰林學士光力辭不許已而代王陶為御史中丞張方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協物望帝不從復以光為翰林學士光在英宗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歷此位者暗理官資食其廩給非祖宗大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為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光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

論[illegible]侍

章五上上為盡罷寄資內侍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光二人光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論事中正而鄜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illegible]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光所從知光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　詔用宮邸直省官郭昭選四人為閤門祗候光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郎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為館

職豈可使厮役為之　英宗山陵光為儀仗使賜金
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吏上言西戎
步將嵬名山欲以横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
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
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
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
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
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為名陛
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
取綏州費六十萬兩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登州有
宋相臣傳　卷之十五　八
不成昏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耶都知州
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
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
絞詔光與安石議之安石是遵光言謀殺猶故殺也
皆一事不可分若謀所為因與殺為二則故與殺亦
可為二邪自宰相文彥博以下皆附光議然卒用安
石言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胥官上尊號光當荅詔
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
建言者國家與契丹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
無以為深恥於是辟恒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
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
又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上
從手詔荅光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為荅詞使中外曉
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
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
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光與王安石同對面折王安石
帝前兼史館修撰上問光可為諫官者光薦呂誨
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光與張茂則同相視三股
河及土堤利害光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三股
之西置土堤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此流自淺薪芻
宋相臣傳　卷之十五　九
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冀深
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光于上前反覆論難甚
悉卒從之後皆如光言賜詔獎諭　王安石行新法
光上疏逆陳其利害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光曰
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
食滋殖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
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後數日呂惠卿進講
因言變法光而折惠卿惠卿不能對韓琦上疏論青
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光樞
密副使光上章力辭至六七[illegible]起視事青苗法

年不罷光亦卒不受命則以書諭安石三往反開諭
甚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彼忠信之士於今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
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
公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光對賓客輙指言之曰覆王
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
光求補外上猶欲用光光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
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
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勇募閭里
惡少為奇兵調民為乾糧鞁飯雖内郡不被邊皆脩

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選兵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縣
然光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永興
一路城池樓櫓皆不給乾粮鞁飯昔常造後無用處
棄之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乏軍興坐於是一路
獨得免　頃之詔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
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
國　至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光讀詔
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弊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
四邊事五保甲六市利此尤病民也宜先罷又以書
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　元豐

五年光忽得語澀疾自疑常中風乃豫作遺表大槩
如六事加詳盡感慨親書緘封置卧内且死當以授
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天下以
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
知其為君實也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
官制行改大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　神宗崩光赴
闕臨衛士見光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
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
聚觀之光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
遣使勞光問所當先者光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

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
訴此罪在群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乞下詔書開
言路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光
方草具所當行而太皇太后已有旨自中出大臣
不與光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猶
謾罪當萬死詔除光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
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光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
帝新棄天下天子沖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光不敢
復辭遷通議大夫　時議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

罷保甲法

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
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
者棄市笞五百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
榷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
置客省拘滞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
年為宮市五坊小兒暴横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
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太皇
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謂光曰熙豐以來多憸
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
天若祚宗必無此事也衆議乃定光以為治亂之機

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
人物為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
清明入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然罷保甲團教依
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
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
其息京東鑄錢河北江西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
其舊獨川陜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法其甚者
户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一
日散隷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户部使尚書周知其數
量入以為出於是天下翕然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

論免役

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山陵畢還光正議大夫光
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　元祐元年正月光
始得疾詔光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
再拜而已勿舞蹈光疾益甚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
瞑目矣乃力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勅罷之率用
熙寧以前法有所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為一路
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為
便用兵為非時異議者甚衆光持之益堅其後春
傳議與光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
隷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

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光謂監司多新進少
年務為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大中大夫待制以上於
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
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等為十科求天下遺才命
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脩一人以為進士高選
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間將出視事詔免朝覲許以
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光不敢當曰不
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光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

罷青苗

小殿且曰毋拜光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
錢專行常平糴糶法以歲上中下熟為三等時二聖

公於慈孝視民如傷虛以聽光遼夏使至必問光起
居敕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海內
之民得釋新法之苦歡若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轉
功云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於西府享年六十
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
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
溫國公謚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襚以一品禮服賻
銀三千兩絹四千疋賜龍腦水銀以斂命戶部侍郎
趙瞻入內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
其親族十人光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居處

有法動作有禮兄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
嬰兒及為相每值天寒持衣問兄寒煖自少及老語
未嘗妄其好學如饑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
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洛間皆化其
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乎博學無
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術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
為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
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
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
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以身徇天下躬親庶

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
上皆親之以致此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命也
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
天下大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
當時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
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畫工有致富者有文
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
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十卷本朝百官公卿
表六卷翰林詞章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
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元經八卷

大學中庸義一卷注楊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
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
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
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
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
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
局秘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為屬官凡
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
十二載其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辨論一事而數說者
必考合異同而歸之一作考異以志之神宗尤重其

書以為賢於荀悅親為製敘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
讀其書賜頳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
學士賜金帛甚厚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
郡夫人先光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
康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光歷事
四朝皆為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光最深光思有以報
之嘗誦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
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
其意待之愈厚紹聖初同秩論其誣謗先帝章惇蔡
卞請發冢斲棺紹奪贈謚仆所立碑惇言不已遂追

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
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今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
民辭曰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姦邪不忍
刻也府官欲加罪泣曰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
得罪後世聞者愧之靖康初還贈謚建炎中配饗哲
宗廟庭（子康字公休父光修通鑑奏其檢閱文字哲宗時除著作郎兼侍講貞有父風早卒）
論曰司馬光奏疏凡數十篇其事切其言直良由
明於古人之學欲大濟斯民身之利害弗計也故
諫不行則辭副樞之命悅而遇合則夙夜盡瘁以
死斯其出處大致有過人者熙豐文章姑未論也

或問呂公著在　樞密范鎮在元祐欲以為
門下侍郎竟不　乃與光異歟曰呂隨旬退其
受也非耽榮范已耄年其辭也為中禮易地則皆
然矣

呂公著

呂公著字晦叔父夷簡恩補奉禮郎登進士第召試
館職不就通判頳州郡守歐陽修與為講學友判吏
部南曹仁宗嘉其恬退賜五品服除崇文院檢討同
判太常寺進知制誥三辭不拜改天章閣待制兼侍
讀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呂誨等坐論濮王

去公著乞之不聽遂乞補外知蔡州　神宗立召為
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
經筵公著封還其命詔以告直付閤門公著又言制
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矣願理臣之罪
以正紀綱帝諭之曰所以徙光者賴其勸學耳非以
言事故也公著請不已竟解銀臺司　熙寧初知開
封府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著疏論弭災之道宜去
偏聽獨任以褒邪說明年為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方
行青苗法公著盡言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
能圖治亦未有能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

者也帝使擧呂惠卿為御史公著曰惠卿姦邪不可
用由是安石滋怒誣以罪出知潁州八年以彗星求
言公著疏曰陛下臨朝願治為日已久而左右前後
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此任
事之臣負陛下也起知河陽召還元豐元年為端明
殿學士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
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
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未我同
知樞密院事　時有議復肉刑者公著力言其[illegible]便
又議擧西師公著曰師不得人不如勿擧　五年改

疾丐去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俄永樂城陷帝
臨朝嘆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為朕言之耳徙
揚州加大學士　哲宗立以侍讀還朝太皇太后遣
問所欲言公著請宜擇端士以講求天下利病至則
陳君道十事曰畏天愛民脩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
省刑去奢無逸拜尚書左丞門下侍郎　元祐元年
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
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齊行
之民惟呼鼓舞咸以為便光卒公著獨當國三年科
擧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擧子不得以申韓佛

禁用老莊申浮

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
良方正科　三年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宰相
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父子居其二士艷
其榮詔建第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
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壹異禮也明年
二月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痛悼久之帝亦悲感即
臨奠賻金帛鉅萬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御書碑首
曰純誠厚德　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
平居無疾言遽色於利紛華泊然無所好暑不揮扇
寒不親火簡重清靜蓋天稟然識敏量閎遇事善決

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于至誠每議
政事博取衆善至所當守毅然不回奪神宗嘗言其
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
人自處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辯騁辭
人莫敢與抗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晦
叔為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後以新法異同故其交不
終紹聖初與司馬光同削贈謚毀所賜碑再貶昌化
軍司户參軍徽宗追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左
光祿大夫入黨籍尋復銀青光祿大夫高宗悉還贈
謚子希哲希純皆登進士為名臣徽宗時遭黨謫貶

講學以治心養性為本

論曰呂公著王安石二人者疇昔相慕用何其誠哉及安石當路衙公著不附己擠之如仇時居鎮大臣韓琦等以論新法違忤隳斥爲神宗言若在唐末五代必有興晋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害他日誤憶爲公著以語安石遂解中丞知潁州向使公著稍曬舊交奚待元祐始作相哉公著與父夷簡俱以司空平章軍國事自蒙正以下四世三執國柄世家之盛未之前聞也

宋相臣傳卷之十六

呂大防

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賁比部郎中通墾監田遂家爲大防進士及第調馮翊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疏泉爲渠民賴之號呂公泉歷官權鹽鐵判官英宗立自太常博士與范純仁並命爲監察御史裏行疏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者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時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埸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京師大水陳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大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遼夏連謀盜賊恣行群情失職刑罰失平時議濮王稱考又奏人君御臣之始宜有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以結其心今大臣欲加非正之號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結天下心也章累上出知休寧縣神宗立歷知制誥出知延州環慶兵亂落知制誥知臨江軍數月徙知華州進龍圖閣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永興彗星求言陳三說九宜曰治本曰緩末曰納言養民教士重穀此治本之宜三也治邊治兵此緩末之宜二也廣受言之路寬侵官之罰

仁宗聖學勸蓋行祖宗家法

怨誹謗之罪容異同之論此納言之宜四也進育學
士居數年知成都府哲宗立為翰林學士權開封府
遷吏部尚書元祐元年拜尚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汲
郡公三年超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哲宗年益
壯大防以勸學為急撫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為勸
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宗聖學哲宗御邇英閣召宰
執講讀官講實訓至丁度所論祖宗家法大防因推
廣以進曰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祖宗以來皆
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
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

也前代宮闈多不肅本朝宮禁嚴內外整肅此治內
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
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
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
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此勤身之
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
以禮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本朝臣下有
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
獵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所以致太平者陛
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大防朴

厚養直不植朋黨與范純仁並位同心戮力以相王
室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凡
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於春秋
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未果而后崩
為山陵使復命以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潁
昌府尋改永興軍使便其鄉社紹述說行連貶舒州
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
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尚有遺種遂卒年七
十一大防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游目燕居
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常目送之與大忠

及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於
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常為鄉約薄俗為敦焉徽
宗立復其官高宗又復大學士贈太師宣國公諡正
愍

劉摯

劉摯字莘老東平人十歲而孤鞠於外氏就學東平
因家焉嘉祐中擢甲科歷冀州南宮令與信都令李
冲清河令黃莘皆以治行聞人稱為河朔二令累擢檢
正中書禮務默默非所好也才月餘為監察御史裏
行欣然就職請修勅令疏乞選擇儒臣一二有經術

明於治體練達民政者將熙寧嘉祐以來舊勑與新勑參詔去取略行删正未及陛對即奏論亳州獄事及入見神宗面賜褒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論安石喜於敢為又論率錢助役十害會御史中丞楊繪亦言其非安石使曾布作十難詰之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明日復上疏論安石誤君疏奏安石欲竄之嶺外神宗不聽但謫監衡州監倉摯乞詔郢遂挫然奔赴所許之久之僉書南京判官入同知太常禮院元豐初再遷右司郎中初宰掾每於執政分廳時請同白事多持兩端伺意指摯始請以公禮聚見共决可否或不便摯所請坐以事罷歸明年起知滑州哲宗即位擢至侍御史講筵進讀至仁宗不避庚戌諱冀張士遜侍讀曰國朝故事多避角音國朝角音木也故畏庚辛哲宗問果當避否摯進曰陰陽拘忌聖人不取如正月祈穀必用上辛此豈可改也漢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哭張公謹仁宗不避庚戌日皆陛下所宜取法哲宗然之又疏蔡確罪大略有十論章惇凶悍輕侻無大臣體罷去初神宗更新學制有司立為約束過於煩密摯

上疏曰學校為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雖群居衆聚帥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治天下者遇之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為而况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又請雜用經義詩賦取士復賢良方正科罷常平免役引朱光庭王巖叟為言官執憲數月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包拯呂誨元祐元年擢御史中丞遷進尚書左丞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又論宦者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石得一四人專權生事張灼中外四人俱被黜降六年拜尚書右僕射摯性峭直觸機輒發不為利怵威誘子弟親戚入官皆令赴銓部以格調選未常以干朝廷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為朋讒奇中先是邢恕謫官永州摯故與恕善荅書有第往以俟休復之語鄭雍楊畏方交章擊摯遂箋釋其語廼曰休復語出周易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之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為牢籠之計以冀後福以觀文殿學士罷知鄆州七年徙大名又為雍等所遏徙知青州紹聖初

來之邵周秩論摯變法棄地罪再貶光祿卿分司南
京蘄州居住將行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
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
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無一言及遷
謫四年陷邢恕之誘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惟
一子從數月以疾卒年六十八摯常論列文及甫又
論其父彥博不可為三省長官故止為平章軍國重事
惇既致仕及甫自權侍郎以修撰補外母喪將除摯
與呂大防猶當國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當塗猶
怨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

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為
寒心粉昆者世以駙馬都尉為粉侯韓嘉彥尚主以
兄忠彥為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碩蔡渭渭上書訟摯
及大防等十餘人陷其父確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為
證時章惇蔡卞誣造元祐諸人事不已因是欲殺摯及
梁燾王巖叟等以為摯有廢立謀遂起同文館獄用
蔡京安惇蹇序辰雜治及甫託其亡父言以眇躬指
上以昭比摯粉謂王巖叟面白如粉昆謂梁燾字況
之況之猶兄也又問實狀但云疑其事勢如此會摯
卒京奏不及考驗遂免其子官與家屬徙英州凡三

年死於瘴者十人徽宗立詔反其家屬得歸塟遂貶
及甫并渭於嶺外復摯中大夫蔡京為相降朝散大
夫後又復觀文殿大學士太中大夫紹興初贈少師
諡忠肅摯嗜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自讐
校少好禮學晚好春秋其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
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子跂能
為文章遭黨事為官拓落家居避禍以壽終

蘇頌

蘇頌字子容南安人父紳塟丹陽因家焉第進士歷
知江寧縣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修委以政曰

子容處事精審修不復省矣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
勘同知太常禮院遷集賢校理富弼與韓琦為相同
表其廉退以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頌待
之以禮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
服者惟公與韓魏公耳歷擢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
知審刑院時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官
援例黥配海島頌對神宗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
宣官五品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汙辱衣冠耳乃免
杖黥流海外遂為定法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擢除
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後下頌當

制頌吝隨紊法制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亦封還於
是並落知制誥歸工部郎中班歲餘知婺州方泝桐
廬江水暴迅舟橫欲覆母在舟中幾溺矣頌哀號赴
水救之舟自正毋甫及岸舟乃覆以為純孝所感徙
亳州加集賢院學士知應天府凡更三赦大臨還侍
從頌還授秘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選知杭州
及修兩朝正史轉右諫大夫使契丹遇冬至其國曆
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為是頌曰曆家算術小異遲
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
時為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北人以為然

使還以奏神宗嘉曰卿所對殊善因問山川人情向
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持其政
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
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
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於吐蕃憲
宗每讀貞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
關七州歸於有司由此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
中國之盛衰也頌意蓋有所諷神宗然之元豐初權
知開封府有獄連祥符令李純頌罷不治御史舒亶
糾其故縱貶秘書監知亳州後又被誣在門府時寬

精律曆　奏御史賈易敢言不宜下遷為州

國子博士陳世儒夫婦重獄逮御史臺神宗察非頌
罪倘坐泄獄情罷郡未幾知河陽改知滄州入辭帝
曰朕知卿久然每欲用輒為事奪命也夫卿直道久
而自明頌頓首謝召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因陛
對神宗謂頌曰契丹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
儀式欲有所考據非卿不能早成此書耳書成帝讀
序引喜曰正類序卦之義賜名魯衛信錄除吏部侍
郎遷光祿大夫元祐初遷至吏部尚書兼侍讀奏為
人主聰明不可有所獨有則偏偏則為患大矣今守
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無不洽請至弭兵息民必擇

引古今以動人主之意既又請別製渾儀因命頌提
舉頌既邃於律曆以吏部令史韓公廉曉算術有巧思
奏用之授以古法前此未有也遷翰林學士承旨五
年權尚書左丞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賈
易除知蘇州頌言易在御史名敢言既為監司矣今
因赦令反下遷為州不可爭論未決諫官楊畏來之
邵謂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罷為觀文殿大學士
集禧觀使繼出知揚州徙河南辭不行告老以中太
一宮使居京口紹聖四年拜太子少師致仕方頌執
政時見哲宗年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

每大臣奏事但取決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
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
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
無輕議此老徽宗立進太子太保爵累趙郡公卒年
八十三贈司空頌器局閎遠不與人校長短以禮法
自持雖貴顯奉養如寒士自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
於圖緯律呂星官筭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尤明典
故常議貢舉欲先行實而後文藝厤議復鄉貢里選
之遺範論者韙之

范純仁

范純仁字堯夫以父任為太常寺太祝登進士第調
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辭時胡瑗孫復石
介李覯皆在仲淹門純仁從之游講肄至夜分寢置
燈帳中帳頂如墨父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
縣諭民植桑有罪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號
著作材歷江東轉運判官召為殿中侍御史遷侍御
史會議濮王典禮純仁言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
呂誨等更論奏不聽純仁還所授告勅家居待罪既
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為皇夫人為后純仁言陛下以
長君臨御柰何使命出房闈恐異日為權臣矯託之

地尋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純仁請出不已遂通判
安州改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
使召還神宗以陝西城郭兵食為問純仁勸帝且無
留意邊功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
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因論尚書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之語作尚書解以進加直集賢
院同修起居注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疏逖小臣咨訪
純仁言小人知小忘大貪近昧遠其言不可不察又
言安石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
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己者為不

肖合意者為賢人又論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吝中
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
政遣人諭留已擬知制誥矣純曰此言何為至於我
我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凡所上章語多激切帝悉
不付外純仁錄申中書安石乞加重貶帝不從命知
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純仁戒州縣未得遽行新
法安石怒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
慶州過闕入對揣帝有功名心即對曰臣儒家未常
學兵遂行環州种古執熟羌為盜流南方過慶呼冤
純仁以屬吏非盜也古避罪誣訟詔御史治于寧州

純仁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泗不得行至有自投河者
獄成古以誣謫加純仁以他過黜知信陽軍移齊州
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復知河中哲宗立復直
龍圖閣知慶州召為右諫議大夫以親嫌辟改天章
閣待制兼侍讀講除給事中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為
政將盡改熙豊法度純仁謂先去其泰甚者可也元
祐初進吏部尚書數日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拜尚書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
篤董士風章惇得罪去鄧綰師淮東言者斥之不已
純仁言綰既左降不宜録人之過太深王覲言事忤

旨純仁慮朋黨將熾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録歐
陽修朋黨論以進知漢陽軍吳處厚上蔡確車蓋亭
詩以為謗訕廷議欲寘典憲惟純仁與左丞王存以
為不可又與王存諫於哲宗退而上疏確卒貶新州
大防奏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諫朋黨難辨
恐誤及善人復上疏論之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
交章擊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
士知潁昌府歷拜右僕射哲宗親政所用二三大臣
皆從中出詔從臺諫官亦多不由進擬純仁言陛下
初親政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

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
之選又群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遂以仁宗禁言
明肅垂簾事詔書上之李清臣殿試策問為紹述之
說蘇轍奏辨引漢昭變法事哲宗震怒純仁從容言
之帝為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曰公
佛地位中人也純仁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
人不知自純仁所出帝既召相章惇純仁堅請去遂
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府徙河南
府又徙陳州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
期阻其事純仁聞而憂憤上疏為申理且曰臣曾被

大防等排斥陛下所親見臣之激切蓋仰報聖德耳
惇不悅詆為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
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
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然哉
但區區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
路矣聞諸子怨惇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
扶純仁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韓維
謫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
仁之子欲以從法與光異議為請純仁曰吾用君實
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

風居
貧

為大
寧今

平生
受用
忠恕
二字

則不可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
居三年徽宗即位即日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
住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意虛相位以待不數月遂
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賜以優詔又遣中使
賜茶藥促入覲純仁乞歸許養疾帝不得已許之因
遣上醫視疾復從所請賜章服酬醫疾革口占遺表
令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其略云蓋聞先天下之憂而
憂乃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
事君又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祐之憂勤不顯
又云未解疆埸之嚴戢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

難耕凡八十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之賀明年
熟寐而卒年七十五詔厚賻官給其葬贈開府儀同
三司謚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純仁夷易
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為
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在洛與司馬光諸賢為真率
會脫粟一飯酒數行而已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
後任子恩多先疏族師古之獻不少芥蔕且念先世
契誼爲擢之常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
用不盡每戒子弟曰爲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
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戒曰六經聖人之

教人
儉以
助廉
恕以
成德

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須要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
謂有為者亦若是爾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
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正
平正意

論曰呂大防劉摯蘇頌范純仁咸先朝宿德勇忠
直之望元祐相繼秉政殆不愧温公申公矣然調
停回河四邊之議蘇轍于呂劉弗用馬二人竟為
奸邪所搆死於竄豈不寃哉按純仁在宋每存寛
厚章惇鄧綰以罪去不欲録過太深雖與呂大防
不叶及章惇阻赦疏為申理懼朋黨將熾因進朋
黨論以士風尤先見也由此觀之忠恕二字一生

果用之不盡卒無咎被眷以壽終牖下視呂劉弗
侔矣然呂范解讐事充夫或不以為然豈足以知
乃考心事者哉害事則異補過則同無芥蔕無執
拗固文正公心也

韓忠彥

韓忠彥字師朴宰相琦子也蔭為將作監簿舉進士歷給事中官制行章惇為門下侍郎奏給事中隸省屬官封駁宜先禀而後上忠彥奏事當封駁則與執政異何禀議之有左僕射王珪為南郊大祀使事之當下者自從其所畫旨忠彥以官制駁之詔皆從其議元祐中累擢知樞密院事紹聖中以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移定州忠彥初以用兵西方非是頗棄所取地以息民力至是坐降資政殿學士大名府徽宗立以吏部尚書召拜門下侍郎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踰月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是時[illegible]遣負叙復流人忠直知名之士稍收用號小元祐云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為右相曾布黨所排出知大名府蔡京為相又以欽聖欲復廢后為忠彥罪再降秩懷州居住又以棄湟州謫崇信軍節度副使濟州居住逮復湟鄯又謫磁州團練副使復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子治太僕少卿治子肖胄亦登政府

論曰忠彥輔徽宗之初玖菲矣不幸與群姦同事勢難相容故曰一薰一蕕十年尚亦有臭夫其初免也以曾布其連黨也以蔡京帝皆不之庇獨於京則四拜相而寵彌隆迄於禪位嗚呼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厲王所以奔於彘也帝其踣前轍何哉

張商英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人長身偉然豪視一世章惇經制夔夷狎侮郡縣商英知南川著道士服長揖就坐惇肆意大言商英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惇大喜延為上客歸薦諸王安石擢至監察御史坐論樞密檢詳官劉奉世語侵樞臣文彥博等上印求去詔責商英監荊南稅更十年乃得館閣校勘檢正刑房商英常薦舒亶可用至是亶知諫院商英以婿王溈之所業示之亶繳奏以為事涉干請責監赤岸鹽稅哲宗初為開封府推官屢詣執政求進朝廷稍更新法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且移書蘇軾求入臺其諛詞有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之語呂公著聞之不悅出提點河東刑獄哲宗親政召為右正言左司諫商英積憾元祐大臣極力攻之疏論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譏議先帝遂

帝賜商霖二字

論內侍陳衍以極宣仁至比之呂武乞追奪光公著贈諡仆碑毀冢又言文彥博背負國恩及蘇軾范祖禹孫升韓川諸人皆相繼受譴又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其觀望捭闔以險語激怒當世類此惇燾交惡商英助惇傾燾哲宗不直商英尋責監江寧酒遷至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衆益畏其口徽宗出為河北都轉運使降知隨州崇寧初為吏部刑部侍郎蔡京拜相商英雅與善當制過為褒美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復與京議政不合數詆京

御史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司馬光祭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入元祐黨籍京罷相知鄂州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陝西州大觀四年京再逐起知杭州過闕賜對留為資政學士中太一宮使頃之除中書侍郎遂拜尚書右僕射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同異更稱為賢徽宗因人望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徽宗喜大書商霖二字賜之商英為政持平大革弊事勸帝御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然意廣才疏凡所當為先於公坐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為計何執中鄭居中日夜醞釀其短御史中丞張克公疏擊之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旋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京遂復用未幾太學諸生為訟冤京懼乃乞令自便繼復還故職卒贈少保商英繼蔡京作相小變其政故蒙忠直之名高宗賜諡文忠天下不謂然凡唐英神宗時為侍御史有史材所著有仁宗政要宋名臣傳蜀檮杌

建議紹述排擊正人　受薦得相爭權攻京

趙挺之

趙挺之字正夫諸城人進士上第熙寧建學選教授登棣二州通判德州哲宗召試館職為秘閣校理遷

監察御史初在德州希意行市易黃庭堅監德安鎮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召試蘇軾曰聚斂小人豈堪此選至是挺之劾軾誹謗先帝既而坐不論蔡確通判徐州歷遷中書舍人給事中徽宗立為禮部侍郎拜御史中丞會布知禁中密指諭使建議紹述於是挺之排擊元祐諸人不遺力由吏部尚書拜右丞進左丞中書門下侍郎時蔡京獨相帝謀置右輔挺之以京薦拜尚書右僕射既相與京爭權屢陳其奸惡且請去位避之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留京師乞歸青州將入辭會彗星見帝默思咎徵罷

陷京諸蠹法石挺之曰京所為一如卿言加挺之特進仍右僕射京首興邊事連年用兵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已而京復相挺之仍以大學士使佑神觀卒贈司徒謚清憲

助京再相

得兩首龜

鄭居中

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第進士崇寧中遷至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居中為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倚居中為重由是連進擢會妃父紳客祝安中者上書涉謗訕居中坐罷知和州徙潁州明年歸故官遷給事

中翰林學士大觀初同知樞密院時妃寵後宮於居中無所賴乃以外戚秉政辭改資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蔡京以星變免趙挺之相與劉逵謀盡改京所為政未幾帝悔更張之暴居中往來紳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建學校興禮樂以藻飾太平置居養安濟院以周拯窮困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乎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繼請對語同京再得政兩人之助為多居中厚責報京京言不效怨之乃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霖得龜兩首於黃河獻以為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曰

貢兼不劾

伺間排京

首豈宜有二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我遂申前命進知院事妃正位中宮以嫌罷為觀文殿學士政和中再知樞密院官累特進時京總治三省益變亂法度居中每為帝言帝亦惡京專恣拜居中少保太宰使伺察之居中存紀綱守格命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丁母憂旋詔起復踰年加少傅得請終喪服除以威武軍節度使佑神觀還領樞密院加少傅連封崇宿燕三國公朝廷遣使與金約夾攻遼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居中力陳不可由是議稍寢其後金數攻遼日蹙王黼童貫復議舉兵居中又言

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不聽燕山平進太保自陳無功不拜暴卒贈太師華原郡王謚文正帝表其墓曰政和寅亮醇儒宰臣文正鄭居中之墓時又有安堯臣者亦嘗上書論燕雲事謂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徽宗然之命以官後竟為姦諛所奪堯臣嘗舉進士不第惇族子也

論曰國有小人雖治世不能免然未有崇集莫引若徽宗朝者自韓忠彥罷而蔡京進相繼為宰執皆京之徒也趙挺之由其椎拔張商英過為矯譽及競利爭權遂相傾構方京罷而政更帝頗動念

鄭居中與劉正夫力擯之責授[illegible]償復揚其惡正夫與劉逵雅相善逵既改京所為則正夫可樹恩於京耶何執中謹事京漫無可否然與居中合擠商英決非為京地矣夫此五人者其他行事槩不足道即其寮友異同尤徵險佞歐陽子曰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觀此信然

白時中

白時中字蒙亨壽春人登進士第累官吏部侍郎坐事降知鄆州復召用政和六年拜尚書右丞中書門下侍郎宣和六年加特進太宰封崇國公進慶國初

時中為春官詔令編類天下祥瑞其有非文字所能盡者圖繪以進時中進政和瑞應紀并贊及為太宰表賀翔鶴霞光等事圜丘禮成上言休氣充應前所未有乞宣付秘書省時燕山日告急而時中恬不為慮金人入攻京城修守備時中謂宇文粹中曰萬事須是涉歷非公嘗目擊守城事吾輩豈知首尾耶欽宗召大臣决策守京師時中以將兵非所能與李綱爭論語在綱傳尋罷為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御史劾其不才落職卒

唐恪

唐恪字欽叟錢塘人以蔭登第累官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出為河北都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中貴人稱詔有所市恪不答憒而歸中以他事降秩知梓州凡五年徙滄州河決水犯城下恪悉力營治城得全進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召拜戶部侍郎京師暴水至汴且溢付恪治之決金隄注之河汊匂水平宣和初遷尚書為王黼所陷罷知滁州言者論其治第擾民踰制予祠五年起知青州未行召為吏部尚書徙戶部復請外知潭州改杭州靖康初拜同知樞密院事至則為中書侍郎進少宰兼中書侍郎金人邀割三

鎮恪集廷臣議以為當與者十九恪從之使者既行諸道勤王兵大集輒諭止皆反旆而去洎金兵薄城下始悔之密請以太子居守而西幸洛連據秦雍領天下親征以圖興復欽宗將從其議而開封尹何㮚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擢㮚門下侍郎恪從帝巡城為都人遮擊策馬得脫御史胡舜陟劾恪智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於交結內侍今國勢日蹙不可以備位乃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罷㮚代為相帝詣金營金人議立張邦昌取百官推戴

主和議請割三鎮

狀恪既書名仰藥而死

耿南仲

耿南仲開封人登第歷太子詹事寶文閣直學士欽宗立累升尚書左丞門下侍郎金人再舉御京師請割三鎮以和議者多主戰守唯南仲與吳幵緊欲割地金人次洛陽不復言三鎮直請畫河為界於是議遣大臣往南仲以老辭聶昌以親辭上大怒命南仲出河東昌出河北議割地初南仲自謂事帝東宮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居己上不能平因每事異議尤力沮李綱而戰守之備皆罷高宗立罷予祠言者論其誤國罪詔鐫學士秩其子中書舍人延禧亦落職予祠尋謫南仲臨江軍居住言者不已帝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命降授別駕安置南雄行至吉州卒

按徽欽朝自韓忠彥罷蔡京秉政以恣睢之行佐紹述之說同己者超躐異己者傾排以故相繼宰執叅知者皆京之徒張商英趙挺之鄭居中何執中白時中皆由其拔擢交結余深林攄為死黨及競利爭權遂相傾搆或始同而終異或先遠而后合朋黨之禍國於斯為烈矣及徽宗疑京叅用王黼陰分其柄是何異以酒解酲以鴆療毒也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割地賣國二帝北狩諸臣之罪不可勝誅何㮚孫傅等當河決魚爛之勢何能救哉

宋相臣傳卷之十八

王黼

王黼字將明祥符人才踈雋多智善佞登崇寧進士第調相州司理參軍何執中薦之遷至符寶郎左司諫張商英在相位寖失帝意遣使以玉環賜蔡京於杭黼覘知之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擊商英京復相德其助已除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御史中丞自校書至是纔兩歲黼因執中進迺欲去執中使京顚國逑疏其二十罪不聽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內交居中京怒徙為戶部尚書還為學士進承旨遭父憂閣五月起復宣和殿學士復為承旨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宣和元年拜特進少宰由通議大夫超八階前此未有也兩賜甲第寵傾一時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為天下翕然稱賢相既得位乘高為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誘奪徽猷閣待制鄧之綱妻反以罪竄之綱嶺南加少保太宰請置應奉局自兼提領中外名錢皆許檀用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苛取於民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其家方臘起黼方文太平不以告遂致莫貶帝遣童貫平之猶以功轉少傅又進少師時朝廷已納趙良嗣計結女真共圖燕大臣多不可獨黼力主之帝以兵屬貫命以保民觀釁為上策黼復上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竟買空城五六而奏凱率百僚稱賀帝解玉帶以賜進太傅封楚國公聽從儀物幾與親王等身為三公位元宰至陪宴曲宴親為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欽宗在東宮惡其所為鄆王楷有寵黼為陰畫奪宗之策皇孫諶為節度使崇國公黼謂但當得觀察使召宮臣耿南仲諭旨使草代東宮辭疏竟奪之蓋欲以是撼搖東宮帝遇黼厚名其所居閣曰得賢治定為書亭堂牓九有玉芝產堂柱乘輿臨觀之梁師成與連牆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交結狀眷顧衰寖命致仕欽宗受禪黼惶駭入賀閣門以上旨不納金兵入汴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崇信軍節度副使籍其家吴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山遣武士躡及於雍丘取其首以　帝以初即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為盜所殺云

蔡京

蔡京字元長仙遊人登熙寧進士第初歷中書舍人

與弟卞同掌書命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司馬光
秉政復差役法為期五日京如約已而臺諫言京出
知成德軍改瀛州徙成都諫官范祖禹論京不可用
徙江淮荊浙發運使累遷龍圖閣直學士復徙成都
紹聖初入權戶部尚書時張惇復役法京請取熙寧
成法行之擢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命窮治文及
甫獄京捕內侍張士良令述陳衍事狀論誅并劉摯
梁燾劾之衍死摯與燾亦貶死王巖叟再追貶范祖
禹劉安世再遠竄元符三年徽宗立諫官陳瓘論京
坐斥京亦自承旨出知江寧御史陳次升等交論其

惡奪職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訪書畫奇巧留杭京
日與游貫附語言論奏至帝前由是帝屬意京又因
大學博士范致虛結左街道錄徐知常以達禁中已
而宮妾宦官合詞譽京起知定州崇寧元年徙大名
府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用為學士承
旨徽宗有意修熙豐政事鄧洵武黨京撰愛莫助之
圖以獻遂決意用京忠彥罷拜尚書左丞俄代曾布
為右僕射二年正月進左僕射京陰託紹述之柄箝
制天子南開黔中靖州辰溪猺叛命舒亶守荊南以
勒絕群猺為期西收湟川鄯廓取祥牁夜郎擢童貫

領節度使其後楊戩藍從熙譚稹成梁師成皆踵之
凡寄資一切轉行祖宗之法蕩然無餘矣累轉司空
封嘉國公時元祐羣臣貶竄死徙畫京猶未愜命等
其罪狀首以司馬光目曰姦黨刻石又籍范柔中以
下為邪等在兩籍者凡三百九人悉錮其子孫五年
正月彗星見京免為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乙宮使其
黨陰援於上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魏國公大廟齋
郎方軫上書論京請誅之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流
嶺南時南丹納土京躐拜太尉二年受八寶拜大師
三年以臺諫交論致仕猶提舉實錄改封楚國大[illegible]

生陳朝老疏京惡十四事明年彗出奎婁御史張克
公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毛注復論之貶太子少
保出居杭政和二年召還京封魯國京去時中外學
官多以時政策士提舉淮西蘇棫獻議請索策問校
之以觀向背生停替三十餘人京更官名遂正公相
位總治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確並為王侍御史黃葆
光力攻之京中以事竄昭州括故吏魏伯芻領榷務
獻錢百萬緡帝大喜京自崇寧以來倡豐亨豫大之
說以蕩上心儲積為竭民庶不聊生而京惻然自以
為稷契周召也又召童貫等五人風禁中以侈麗夸

延福景龍艮嶽之役起矣京被眷五日一至都堂袞
屡徼行幸其第命坐傳觴用家人禮厮養居大官以
美封夫人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宣和二年命致
仕六年因朱勔復起仍領三省京目昏眊不能事事
悉決於季子絛凡京判皆出絛手恣為姦利竊弄威
柄宰相白時中等惟奉行文書而已既不能堪兄攸
亦自發其事上怒欲竄絛京力求免特勒停侍養未
幾詭條寺讃毀賜出身勒京亦令上章致仕欽宗立
邉患日急京盡室南下以避敵人天下罪京為大賊
之首以侍御史孫覿言連貶崇信慶遠軍節度副使

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京性
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顓伺為固位計謂當越
拘攣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徽宗亦知其姦
屡罷屡起且擇與京異者執政以抗之京每聞將罷
輙入見祈哀俯伏叩頭無復廉恥林攄余深與京結
為死黨京姦謀詭計二人助之為多燕山之役京以
詩送攸陽寓不可之意為自解地見利忘義至於兄
弟參商父子如秦越暮年心彌患失根株結盤牢不
可脫卒致宗社之禍云八子攸先死攸脩先誅絛流
白州死絛以帝婿免竄餘子孫皆分徙遠惡郡

宋相臣傳卷之十九

李綱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自其祖始居無錫父夔終龍圖
閣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官監察御史以言
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郎　宣和元年京
師大水綱疏言陰氣大盛當以盜賊外患為憂朝廷
惡其言謫監沙縣稅務　七年為太常少卿時金人
渝盟邉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詔起師勤王命皇
太子為開封牧令侍從陳所見綱上禦戎五策具語
所善給事中吳敏勸帝禪位皇太子於是徽宗內禪

而欽宗立綱上封事李鄴使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
土不可尺寸與人奏除兵部侍郎　靖康元年以吳
敏為行營副使綱為參謀官金將斡離不兵渡河徽
宗東幸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議當堅守請自治
兵乃以綱為尚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
綱為東京留守綱為上力陳所以不可去之義命綱
為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
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
及其衆數千人金人知有備又聞上已內禪乃退求
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上遣李梲綱謂金所需

金帛割三鎮質親王三事皆不可許俟大兵四集方與之盟宰執議不合綱不能奪求去上慰諭之綱退則誓書已行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爲質　時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綱奏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姚平仲急於要功先期舉事綱率諸將旦出封丘門與金人戰却之平仲竟以襲敵營不克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以蔡懋代之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恚不得報至

殺傷內侍帝亟召綱復爲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金人稍稍引却除綱知樞密院事綱奏請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十萬分道並進將士受命踴躍以行已追及金人於邢趙間遽得還師之命無不扼腕比綱力爭復追而將士解體矣　詔議迎太上皇帝還京徽宗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召吳敏李綱至綱具道皇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陛下回鑾宜慰安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扞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使無疑阻當遂

書青史垂名萬世綱還具道太上意宰執進迎奉太上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且面責南仲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辨願以公輔事下吏臣得乞身待罪章十餘上不允太上皇帝還綱復上章懇辭上手詔勉留綱不得已就職上備邊禦敵八事　時北兵已去太上還宮上下恬然置邊事不問綱獨以爲憂與樞密許翰議調防秋之兵吳敏乞置詳議司檢

詳法判以革弊政詔以綱爲提舉官南仲沮止之綱奏邊患孔棘調度不給宜稍抑冗濫以足國用執政揭其奏通衢以綱得士民心欲因此離之會守禦司奏補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專權浸不可長語綱奏頃得旨給告名告敕以便宜行事二人有勞當補官故具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　時大原圍未解种師中戰歿師道病歸南仲曰欲援大原非綱不可上以綱爲河東北宣撫使綱辭不許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上斥其爲綱游說上手書裴度傳以賜及陛辭言唐恪聶昌之姦後必誤國進至河陽望拜諸陵復上

奏頗深考祖宗之法進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圖
中興行次懷州有詔罷減所起兵綱奏不宜以寸紙
罷兵恐後無應疏上不報御批曰促解大原之圍而
諸將承受御畫事皆得進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綱
上疏極陳其弊　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徐處
仁吳敏罷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進聶山
陳過庭李回等吳敏復謫置涪州綱聞之歎曰事無
可為者矣即上奏丐罷乃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
事領宣撫司事召綱赴闕尋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
綱奏辭未幾以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落職子祠謫授

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再謫寧江　金兵再
至上悟和議之非除綱資政殿大學士預開封府事
行次長沙被命即率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
失守先是康王自北軍代歸至是開元帥府承制復
綱故官貽書趣之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宜增重其禮李
綱為金人所惡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曰如朕
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猶遣人封其
章示綱覬以沮其來上趣綱見于內殿綱涕泗交集
上為動容綱奏曰臣愚慾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

宜為所惡因力辭帝為罷顏岐子祠而諫議大夫范
宗尹亦以論綱然為知州綱猶力辭上溫言勉受命
綱頓首泣謝云臣孤立寡與望察管仲害霸之言留
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得以盡志畢慮雖死無憾因效
姚崇要說獻十事一議國事二議巡幸三議赦令四
議僭逆五議偽命六議戰七議守八議本政九議久
任十議修德翌日頒綱議于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
中綱言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因泣拜曰臣不可
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
乃詔邦昌謫潭州吳幵莫儔而下遷謫有差綱又言

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
安國須加贈恤上從其請有旨集充御營使入對奏
請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制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為
之上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傳亮所嘗為監察御史
在靖康圍城中以蠟書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
廷棄我猶得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凡十七
萬人傳亮者先以邊功得官嘗治兵河朔都城受圍
亮率勤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故綱薦之乃以所為
河北招撫使亮為河東經制副使綱立軍法申明政
吏者數十條又進三疏曰募兵曰買馬曰募民出財

以劝兵賞諫議大夫宋齊愈聞而笑之謂虞部員外
郎張浚曰李丞相三議無一可行者齊愈將極論之
浚曰公受禍自此始矣綱奏臣嘗言車駕巡幸之所
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
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
原非復我有未幾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論詔墨
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上乃許幸南陽黃潛善汪伯
彥實陰主東南之議客或有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
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
之初綱每有所論諫無不容納至是所言常留中不

報已而遷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黃潛善除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綱言招撫經制臣所建明張所傅
亮臣所薦用今潛善伯彥沮所及亮所以沮臣亮竟
罷乃再疏求去　初金人議立異姓宋齊愈自敵所
來吏部尚書王時雍入問之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
三字至是齊愈論綱三事不報章將再上其鄉人嗛
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偽罪遂逮齊愈
戮東市張浚為御史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買馬
招軍之罪綱罷奉祠陳東言潛善伯彥不可任綱不
可去東坐誅後有旨奪綱職居鄂州綱為相僅三月

而張所旋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一司
及凡所規畫悉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中原
盜賊蠭起矣　建炎三年帝治行宮於臨安大赦惟
綱不赦紹興二年盜據鼎澧潭三州除綱觀文殿學
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綱至盜平上言荆南一帶
皆當屯宿重兵倚為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襄漢
之聲援可接議未及行呂頤浩言綱縱暴諫官徐俯
劉斐劾綱罷奉祠四年冬金人及偽齊來攻綱具防
禦三策詔行之時韓世忠等兵屢捷車駕進抵江上
勞軍金人退師詔問群臣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

綱上疏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
曰變革上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
畏天威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
務者昔唐太宗謂魏徵為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
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
底蘊亦思慮之極也疏奏上為賜詔褒諭除江西安
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事畢之官
六年綱至引對內殿朝廷方銳意大舉綱陛辭言今
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
善後者二明年淮西酈瓊以全軍叛歸劉豫綱指陳

朝廷有措置失當者深可痛惜者及當監前失以圖
方來者凡十有五事奏之張浚以鄙瑣事引咎去相
言者引漢武誅王恢為比綱奏張浚區區徇國之心
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車駕在建康將幸平
江時綱已罷閑而上奏曰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
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
亓先屈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
出此謀人情動搖士氣銷縮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
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迂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荊棘
瓦礫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奔衝不得已而權宜避

之猶為有說今疆埸未有警兵將無失利朝廷正可
懲往事脩軍政而遽為此擾擾棄前功躡後患以自
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及聞王倫使北還復上疏
曰王倫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
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金人變詐
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
已也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
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
誣也上不以為忤曰大臣當如此矣　九年除知潭州
荊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罷自江西為

日未久又蒙前拔昇以帥權昔季布謂漢文帝曰陛
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
陛下之淺深也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
亟斎亟黜上累陛下之仁任使之間實有係於國体
詔允其請十年正月卒年五十八訃聞上軫悼厚賻
其家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孝宗諡忠定綱負天下
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
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
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朱熹嘗稱綱為一世之偉人
云所著有易傳內篇外篇論語詳說文章歌詩奏議

百餘卷

論曰李綱兩柄用於靖康建炎間皆匪久廢黜迷
使主者國削卒莫之振甚哉讒人之為害也蓋當
時排和議以禦敵復仇為己任者在廷惟一綱綱
烈則可以悅虜而紓患斯唐李汪黃輩之謀實然
要之欽高二君蓋闇弱務苟安是以全軀保妻子
之臣得售其說厥後宣撫安撫亟從而罷命隨下
嗙所謂狐埋而狐搰之豈足與有為哉夫綱之進
退布衣之士捐生為白于朝非忠誠所動曷能爾
顛不信於主上取嫉於同列至如張浚賢者亦不

兇見忌而訾其短嗚呼毋亦天未悔禍使然耶
王洙曰李忠定之謀宋也曰盜賊夷狄可與備也
欽宗以為在曰願如澶淵故事可與戰也欽宗以
為罪曰用三將以據要害都建康以繫中原可與
戰也又曰荊南一帶皆當宿屯重兵倚為形勢使
四川襄漢之號令可通高宗以為左備不可戰不
可守亦不可綱惟去矣宋事不可為矣當時宋齊
愈張浚紛紜之論且為綱短譬之一株支大廈將
如之何

按靖康間虜騎充斥將士偃蹇所賴者李綱一人
而茲固國是也朝廷不主臺諫不言大學生陳東
歐陽澈等言之豈所謂草茅耿耿有懷不寐者哉
汪黃嫉其異己百計殺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是故比干龍逢誅而商夏絕李膺范滂死而漢祚
移汪黃之罪可勝言哉

趙鼎

趙鼎字元鎮聞喜人幼孤力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
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
議割三鎮鼎曰祖宗之地不可與人何庸議乙而京
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
大學中不書議狀　高宗即位除權戶部員外郎張
浚在樞密薦之除司勳郎官上幸建康詔條具防秋
事宜鼎言宜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淮
使敵莫測巡幸之定所上嘉納之久雨詔求闕政鼎
言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
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庭而京之黨未
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是乃罷安石配享擢右司諫遷
殿中侍御史劉光世部將王德擅殺韓世宗之將而
世忠亦率部曲奪建康守府廨鼎言德總兵專殺漸
不可長遂付鼎鞫之鼎又請下詔切責世忠而指取
其將吏付有司治罪諸將肅然上曰肅宗興靈武得
一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中丞范宗
尹言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上曰鼎在言路極舉
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兀兵
至江上上幸會稽召臺諫議去留鼎陳戰守避三策
拜御史中丞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
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荊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
中原之地韓世忠敗金人于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
上幸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為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
己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疏頤

浩過失凡千言上罷㶊浩復鼎中丞除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　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張俊往援之
俊不行山陽遂陷鼎上章引去會辛企宗除節度使
鼎言企宗非軍功忤旨出奉祠除知平江府改知建
康又移知洪州京西招撫使召拜參知政事時紹興
四年三月也宰相朱勝非兼知樞密院言者謂當國
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爲勝非所忌除鼎知
樞密院川陝宣撫使改都督川陝諸軍事鼎所條奏
勝非多沮抑之鼎上疏言頃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
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

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今臣無
浚之功而當其任遠去朝廷其能免於紛紛乎時人
士皆惜其去臺諫有留行者會邊報沓至即拜尚書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
士相慶　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
鼎論戰禦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浚以爲當進討鼎
是其言於是詔張浚以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
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
大儀鎮車駕至平江下詔聲逆豫罪欵目將渡江決
戰鼎以爲不可未幾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

然後知鼎之先見也張浚久廢鼎言浚可大任乃召
除知樞密院命浚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知
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曰金人無能爲矣命諸將邀
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
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又嘗語張
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也
　五年上還臨安制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
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鼎以政
事先後及人才可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
行之又監脩神哲二史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鼎

又賜御書尚書一帙曰書所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欵
卿共由斯道張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
言誇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
呂祉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微浸鼎鼎言臣初與浚如
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
蘊浚當留臣當去上曰俟浚歸議之浚尋奏乞幸建
康而鼎與折彥質請回蹕臨安暨浚還乞乘勝攻河
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言擒豫因劾耳然得河南能
保金人不內侵乎光世累世爲將無故罷之恐人心
不安浚滋不悅鼎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　七

年酈瓊以全軍降於齊浚引咎去位及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四官張浚謫置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救解上怒殊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解遂以散官分司居永州　鼎既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矣鼎嘗闢和議與秦檜不合及鼎爭璩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鼎檜又薦蕭振為臺官振本鼎所引及是劾罷參知政事劉大中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之擊臣乃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上聞益疑鼎引疾求免言大中持正論為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以忠武節度使出知紹興府尋加檢校少傅改奉國軍節度使檜率執政往餞鼎不為禮檜益憾之鼎既去王庶入對上謂庶曰趙鼎兩為相于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患他人所不及也先是王倫使金

從鼎授使指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為界二者使事之大者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與金使俱來以撫諭江南為名上歎息謂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　初車駕還臨安內侍移竹栽入內鼎見責之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鼎嘗薦胡寅魏矼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等數十人分布朝列暨再相奏曰今清議所與如劉大本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下能用之手妬賢長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秘陳公輔之徒陛下能去之乎上為徙世將而公輔等尋補外始浚薦秦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為言然檜機穽深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丐祠檜惡其逼已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鼎嘗受張邦昌偽命遂奪節御史中丞王次翁論鼎治郡廢弛命提舉洞霄宮鼎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次翁又論其嘗受偽命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居興化軍論者猶不已移漳州又謫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屬潮守放編置

人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在吉陽三年潜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命本軍月具存亡申報鼎遣人語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恙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屬其子乞歸葬不食死天下聞而悲之孝宗謚忠簡贈大傅追封豐國公高宗祔廟配享廟庭録其孫十有二人鼎為文渾然天成凡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得全集行於世中興賢相以鼎為稱首云

論曰趙鼎自為小官已著婞節中興亹亹陳時政智嘉謨天下屬望公輔久矣紹興入相者再其協力賛親征國勢丕振數年後南北之勢已成務持重養威以固根本所謂險在前而能需者乃以梗和議為秦檜所擠貶竄以死然鼎惓惓報主之志雖歷顛沛臨禍變曾不少渝觀其自題銘旌有氣作山河壯本朝之句視夫為厲鬼殺賊者豈異耶

王洙曰宋南渡諸相自李綱而下得夷金要領者無如趙鼎鼎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聖斷親征威功可必蓋夷金者犬也投之以骨則進而爭許之以石則退而走遣使納幣是投之以骨也厲兵謀武是許之以石也南渡國是無踰于此惜乎阻于呂頤浩而卒殺于秦檜可慨也夫

宋相臣傳卷之二十

張浚

張浚字德遠綿竹人父咸舉進士賢良兩科浚入太學登進士第靖康初為太常簿張邦昌僭立逃入太學中聞高宗即位馳赴南京歷禮部侍郎御營使司叅賛公事　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朱勝非於吳門捍禦以浚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浚獨留會苗傅劉正彥作亂浚慟哭謀張俊起兵奮蠟書約呂頤浩劉光世以兵來會而命浚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詰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欲誦言討賊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駭姑少晉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張俊曰世忠來事濟矣白浚招之世忠至命以兵赴闕而戒其急趨秀州據粮道以竢大軍之至會傅以書招浚浚報云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傅等得書恐乃遣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責柳州安置俊世忠拒不受會頤浩光世兵至浚乃聲傅正彥罪傳檄中外率諸軍繼進初浚遣客馮轓以計策往說傅等轓即康國會大軍且至傅正彥憂恐不知所出轓知其可動即白宰相朱勝非請復辟高宗御筆除浚知樞密院事浚進次臨平賊兵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傅正彥脫遁浚與頤浩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解所服玉帶賜之傅正彥走閩中浚命世忠追縛以獻與其黨皆伏誅盜薛慶嘯聚淮甸至數萬人浚徑至高郵入慶壘諭以朝廷恩意慶感服浚歸謂中興當自關陜始慮金人或先入陜取蜀則東南不可保遂慷慨請行詔以浚為川陜宣撫處置使得便宜黜陟將行御營平寇將軍范瓊擁衆自豫章至行在先是靖康城破多瓊之謀至是入朝悖傲無禮且乞貸逆黨傅正彥等死罪浚奏誅之分其軍隷神武軍然後行　金人及鄜延驍將婁宿孛董引大兵渡渭攻永興已而窺江淮浚即治軍入衛至房州知金人北歸復還關陜檄五路帥悉所部兵來會以復永興命劉錫統之初浚問計於諸將曲端吳玠郭浩皆謂虜鋒方鋭宜分守要害以待其斃浚不以為然金人聞出師急調兀朮等由京西入援至富平諸將議戰吳玠謂地勢非利敵驟至軍大潰浚退保興州聚劉錫斬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衆驚遁故諸軍隨而潰

制除特進既又加金紫光禄大夫徽宗皇帝寧德皇
后先後訃聞上哀甚浚奏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願
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乃命浚草
詔諭中外浚又請命諸大将率三軍發京成服中外
感動浚請乘輿發平江至建康幾事叢浚以一身任
之浚奏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遂能光世時岳飛
被命赴都督府與浚議事飛言王德酈瓊呂祉楊存
中皆不可領光世淮西軍浚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欲
以為都督酈瓊副之呂祉為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
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抠之在上必争呂尚書不

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
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耳飛曰沂中亦豈
能馭此軍浚不悅曰然則非太尉不可竟不聽瓊果
叛執祉歸劉豫殺祉於途浚悔不用飛言引咎求去
初浚嘗薦秦檜共政及是上問可代者凡曰秦檜何
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拾由是憾浚遂予祠先
是浚遣人持手榜間劉豫及瓊叛復遣間持蠟書遺
瓊金人果疑尋廢之台諫交論浚以秘書少監分司
西京居永州九年用赦復官予祠未幾除資政殿大
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大使金使來以詔諭為名

浚五上疏争之　十一年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
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請後又封和國公十六年彗
星出西方浚将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訝其瘠問故
浚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
鉞不能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决上疏謂當今事
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决不止惟陛
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偽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
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臺
諫論浚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居連州　二
十年徙永州浚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莫

不傾心慕之武夫健将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兒童
婦女亦知有張都督也金人惮浚毎使至必問浚安
在惟恐其復用當是時秦檜怙寵固位懼浚為正論
以害己命台臣有所彈劾必及浚反謂浚為國賊必
欲殺之以張柄知潭州汪召錫使湖南使圖浚張常
先使江西治張宗元獄株連及浚捕趙鼎子汾下大
理命自誣與浚謀大逆會檜死乃免　二十五年復
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浚時以母喪將歸葬念天下
事二十年為檜所壞邊備蕩弛又聞金亮簒立必将
舉兵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為嫌具奏論

之會星變再見求直言浚謂金人數年間勢決求釁
用兵而國家溺於晏安蕩然無備乃上疏極言而大
臣沈該万俟卨湯思退等謂敵初無釁笑浚為狂臺
諫湯鵬舉凌哲論浚歸蜀恐搖動遠方詔復居永州
服除落職以本官奉祠　三十一年春有旨自便浚
至潭州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未幾亮兵大入中外
震動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金騎充斥王權
兵潰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
守浚至請乘輿亟臨幸三十二年車駕幸建康浚迎
拜道左衞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復用風

采隱然軍民皆倚為重又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州
池州江陰軍軍馬金兵十萬圍海州浚命鎮江都統
張子蓋往救大破之　孝宗即位召浚入見賜坐降
問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意不
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
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讎自服孝
宗悚然曰當不忘公言除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
進封魏國公翰林學士史浩議欲城瓜州采石浚謂
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
若先城泗州及史浩參知政事浚所規畫浩必沮之

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
陰軍軍馬時金將蒲察徒穆及知泗州大周仁屯虹
縣都督蕭琦屯靈壁積粮修城將為南攻計浚欲及
其未發攻之會主宰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邵宏
淵亦獻擣二邑之策顯忠至靈壁敗蕭琦宏淵圍虹
縣降徒穆周仁乘勝進克宿州孝宗手書勞曰十年
來無此克捷浚以盛夏人疲急召顯忠等還師未達
間會金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顯忠與戰連日小不
利忽諜報敵兵大至顯忠夜引歸至符離諸軍大潰
資粮盡委棄由二將不協而士怨犒薄不用命云浚

降授特進江淮宣撫使是役也廷臣皆議浚失策御
書賜浚曰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
卿終之復召浚子栻奏事浚附奏云自古有為之君
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
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孝宗覽奏謂栻曰
朕待魏公有加不為浮議所惑帝眷遇浚未嘗斥其
名每遣使來必命視浚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尋詔復
浚都督之號金帥僕散忠義貽書三省樞密院索四
郡及歲幣不然以農隙治兵時檜黨湯思退為右相
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金浚言仲賢小人多

陳議非和之遣胡昉諭金不割四郡

思退傾浚遂割地求和

去位不忘君闕

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以許四郡辱命朝廷復以王之望為通問使龍大淵副之浚爭不能得未幾召浚入見復力陳和議之失孝宗為止誓書留之命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往諭金以四郡不可割若必欲得四郡當追還使人罷和議拜浚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思退為左僕射胡昉等至宿金人械縶迫脅之昉等不屈更禮而歸之孝宗諭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

二年議進幸建康詔之望等還思退聞之大駭陽為乞祠狀而陰與其黨謀為陷浚計俄詔浚行視江淮

時金人屯重兵於河南為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來亟徹兵歸且以檄諭邊約為應援金人益懼思退乃命王之望盛毀守備以為不可恃令尹穡論罷督府參議官馮方又論浚費國不貲奏留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為拒命浚亦請解督府詔從其請浚留平江凡八章乞致仕除少師保信軍節度判福州浚辭改醴泉觀使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既去猶上疏論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上務學親賢或語浚勿復及時事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上誠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為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偉然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為相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死不當葬先人墓左葬衡山下足矣　訃聞孝宗震悼贈太師謚忠獻浚幼有大志及為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故一旦起疏遠當樞筦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為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於

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與趙鼎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云浚事母孝學邃於易有易解及雜說十卷書詩禮春秋中庸亦各有解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栻自有傳栻弟杓杓子忠恕

論曰張浚在高孝朝蒞歷將相之任觀其平劇盜討除逆亮始終排和議與強虜抗非篤於忠義能然乎柰才疎畧偏往往自用於賢者弗能容是以國事鮮濟王師屢衄沒身有遺恨焉朱熹晚年頗悔撰狀失實元儒揭傒斯亦極論其非蓋事久而是非漸定然亦若第墓狀中語何耶雖然昔魯莊

與齊不共戴天乾時戰敗仲尼以為榮而不諱金
固讐也可以用兵勝負議浚哉
按張魏公有故人曰魏翁志高一世公既相嘗物
色訪之不可得人有語及公南渡事者翁曰魏公
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愚則曰不然夫李綱
趙鼎君子也而忌之閒之宋濟愈呂祉小人也而
聽之用之卒有酈瓊之變既短於知小人又何以
長於知君子乎然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
等卒皆為名臣棧吳玠吳璘於行陣謂韓世忠劉
錡可任大事卒皆為名將是又未嘗不知人也然
則南渡多故之秋非公盡忠義紓籌策贊致恢復
其誰與金人鬪公出不戰而適有由然矣

宋相臣傳卷之二十一

秦檜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補密州教授繼
中詞學兼茂科歷大學學正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
遣使求三鎮檜上兵機四事不報遷左司諫金二
酋堅欲得地集百官議檜等三十六人持不可未幾
除御史中丞汴京失守二帝留金營金命立異姓意
在張邦昌監察御史馬伸言於衆曰吾曹職為爭臣
豈容坐視時檜為臺長即進狀謂張邦昌在上皇時
附會權倖共為蠹國之政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
方豪傑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為大金屏翰檜不願
斧鉞之誅言兩朝利害願復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
大宋蒙福亦大金萬世利也金人怒取檜詣軍前二
帝北遷檜從至燕山又徙韓州上皇聞康王即位作
書貽粘罕與約和議俾檜潤色之檜以厚貽達粘罕
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攻山陽檜挈家自
軍中取漣水軍水砦航海歸行在建炎四年十月也
檜入見拜禮部尚書賜銀帛檜自言殺金人監己者
奔舟而來朝士多疑之惟宰相范宗尹副樞李回與
檜善力薦其忠未對前一日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

欲天下無事南自南北自北及首發所草與撻懶求
和書帝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不寐蓋聞二帝母
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
和而專與解仇議和實自檜始蓋檜在金庭唱此議
故撻懶縱之歸也紹興元年除參知政事傾范宗尹
罷之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
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八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九月呂頤浩再相檜風其
黨建言二相宜分任内外於是帝以檜專理庶務二
年檜奏置修政局自為提舉或諫以非急務又謂非

宋相臣傳　卷之二十一　二　秦檜

宰相體皆不聽頤浩自江上還謀逐檜給事中胡安
國每言檜賢於張浚諸人遂自安國為黨魁與檜所
引諸賢先後被斥而檜為黃龜年所劾比之莽卓罷
予祠龜年等論不置落檜職牓朝堂示不復用事詳
頤浩傳三年金使來求盡還北俘與檜前議脗合識
者益知檜共謀國家之罪未已也五年金主既死撻
懶上議卒成其和未幾遂復檜觀文殿學士歷知紹
興府除醴泉觀使兼侍讀充行宮留守以右相張
浚薦起講筵七年正月授樞密使始張浚與趙鼎相
得甚浚先達引鼎共論人才浚劇談檜善鼎曰

此人得志吾人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為然故引檜共
政浚以酈瓊叛求去帝求可代者與浚論及檜浚曰
近與共事方知其闇於是趙鼎復相檜因此憾浚浚
之被論也鼎約同列救解及見帝檜獨無一語浚遂
謫遠州檜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蓋欲鼎共
濟也檜在樞府惟聽鼎鼎反深信之卒為所傾鼎與
浚晚遇於閩言及此始知皆為檜所賣八年三月拜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吏部侍郎晏
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五月金遣使議和與王倫
偕至帝愀然謂宰相曰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

宋相臣傳　卷之二十一　十三　秦檜

不憚屈己冀和議速成也十月宰執入見檜獨留身
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計大事若陛下
決欲講和乞顓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
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留身
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為未也曰臣恐別有未
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帝曰然又三日檜
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確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
勿許群臣預鼎力求去出知紹興府初帝擇宗室育
宮中者曰瑗曰璩瑗先建節封國公及是帝出御
札除璩節度使封吳國公樞密副使王庶呼曰竝后

同奏　見帝　檜留身奏事　帝見金使行屈己禮　十年金人敗盟

陛嫡此不可行昺約檜同奏面納御筆及見帝檜無
一語昺曰今建國在上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知陛下
有子矣今日禮數不得不異帝乃留御筆俟議明日
檜留身奏事恐昺後數日參知政事劉大中參吾亦
以此為言故昺與大中俱罷明年𤸎竟授保大軍節
度使封崇國公昺入辭出見檜一揖而去檜亦憾之
昺既去檜獨專國決意議和中朝賢士以議論不合
相繼去王庶與檜尤不合謂檜曰而忘東都欲存趙
氏時何遺此敵邪檜方挾金人自重深恨庶言故出
之胡銓上疏願斬檜與王倫以謝天下貶昭州凡排

和議者相繼被謫擢勾龍如淵為中司有異議者輒
擊去金使張通古蕭哲以詔諭江南為名至淮安言
先歸河南地且朋上為帝徐議餘事檜欲帝見金使
行屈己之禮帝不可命檜即館中見通古等受其書
納禁中張浚在永州馳奏力言以後晉劉豫為戒徐
俯速南夫岳飛皆因賀表寓諷他如秘書省正字汪
應辰等咸言金人叵測迪功郎張行成獻詢芻書皆
豫備之策檜悉加黜責十年金人果敗盟分四道入
侵諸郡相繼陷沒帝始大悔下詔罪狀兀木御史中
丞王次翁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

兀木意殺岳飛　諸將兵權　飾祥瑞　為粉飾

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
定願陛下以為至戒帝深然之次翁所奏蓋專為檜
地故檜位復安公論不得撼搖矣時岳飛克郾城幾
獲兀木張俊等所向皆奏凱而檜力主班師於是淮
寧蔡鄭復為金有以明堂恩封檜莘國公十一年兀
木再舉壽春入廬州諸將連戰皆捷檜忽諭楊沂中
等遽班師自是不復出兵盡收諸將兵權用給事中
范同策也六月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
密使封慶國公徽宗實錄成遷少保加封冀國公是
時兀木有求和意歸我使人檜復奏遣使通問遂定

和議兀木遺檜書命殺岳飛遂下飛詔獄張俊誣飛
與舊將張憲謀反万俟卨誣飛嘗自言已與太祖皆
三十歲建節指斥乘輿受詔不救淮西父子俱死天
下冤之十二年加太師進封秦魏兩國公檜幸和議
復成益咎前日異己者趙昺王庶胡銓死皆遠竄至
是遇赦永不檢舉張俊本助和議居位歲餘無去意
檜諷江邈論罷之十三年賀瑞雪白檜始又賀日食
不見是後日食多書不見檜修飾彌文以粉飾治具
為苟安餘杭之計自此不復巡視江上而祥瑞之奏
日聞矣初粘罕行軍至淮上檜嘗為草檄為其左右

室撚所見洪皓歸致室撚語檜意士大夫莫有知者因賦皓命李文會論罷之胡舜陟以非笑朝政下獄死張九成以鼓唱浮言貶明年貶黃龜年以前嘗論檜也閩浙大水右武大夫白鍔有燮理乖謬語太學仙麟以夫差報讐語題壁並刺配遠地故將解 求宗亦坐異議並竄死趙鼎李光皆被竄遠海鼎竟死吉陽軍折彥質既罷無摳以嘗為鼎所薦引安置郴州檜初為帝言趙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詹大方論鼎邪謀密計王鈇祠高禖皆檜意檜乞禁野史又命子熺領國史無復有公是非矣十六年

張浚上疏忤檜貶連州十七年檜改封益國公移貶洪皓於英州十八年熺自翰林學士兼侍讀除知樞密院事李顯忠上恢復策落軍職子祠胡銓生作領謗訕再貶吉陽軍歸善命高登赦文潮陽以水災發策以則將爲用彼相直言不聞深可畏試賦論福建安撫司撒宜吳元美以蚊蝇作夏二子傳怨家鄭璋訐其識刺且為亭號潛亡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檜怒甚與發先後竄容州發死焉二十年正月殿司小校施全挾刃伺檜輿刺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

肯故我欲殺汝也詔磔於市自是檜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梃以自衛二十四年熺子塤試進士舉省殿試皆第一檜從子焴姻黨曹冠周夤沈興傑等並上第考官則魏師遜湯思退鄭仲熊沈虛中董德元帝讀塤策皆檜熺語降第三未幾塤修撰實錄院宰相子孫同領史職前所無也帝嘗論檜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可檢舉約束自檜擅政言者恐觸忌諱但請禁銷金鋪翠及麑胎冠子以塞責故帝及之二十五年檜黨侍御史徐嘉奏趙鼎子汾與趙令衿有密謀下大理獄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及令衿謀大逆凡當時賢士五十三人皆與焉獄成

而檜病不能書熺奏請代居相位者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遂命學士草檜父子致仕制熺猶遣塤與林一飛鄭柟夜見徐嘉張扶謀奏薦帝不聽明日詔檜加封建康郡王熺進少師皆致仕塤堪並予祠是夕檜卒贈申王謚忠獻賜碑額曰決策元功精忠全德之碑檜陰險如崖穽深阻不可測兩據相位盖十有九年倡為和議挾虜勢以劫制君父一時忠臣良將誅鋤殆盡而所附以苟富貴[illegible]以媒陷善類為功其矯誣也無罪可狀第曰[illegible]怨望曰立

黨沽名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劾章疏皆檜自操以
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陰結内侍及醫官王
繼先伺上動静察事之卒布滿京城捕識議者中以
深文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之立
文任之說士淹滞失職有十年不解者其附己者立
擢用自其獨相以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
柔佞易制者如孫近韓肖冑樓炤王次翁范同万俟
卨程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
方余尭弼巫伋章夏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
之徒率板之旡散多自言官聽檜彈擊輒以政府報

之然甫入即罷去惟王次翁閲四年以金初敗盟次
翁有力於檜也又取士用王安石新經字說悉黜程
頥之學天下道術大壊矣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
珍寶死猶及門競進之徒獻媚納交無所不至台州
曾惇獻詩稱聖相静江有驛名秦城知府吕愿中率
賓僚共賦秦城王氣詩張扶請乘金根車又有乞置
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而帝亦曲意待之賜甲第及
教坊樂導入數臨幸寄其痛曰一德格天之閣又賜
祭器給儀仗行為贊寵日賜賓優詔不允辭至以中甫
褒之皆異物也檜晚忌殘擲國事惟由肯無一上

閧者檜死帝方言之且曰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帝
未言檜黨祖述餘說力持和議據相位者尚數人至
孝宗始蕩滌無餘開禧用兵追奪王爵改謚謬醜其
後史彌遠奏復之寶祐二年理宗復令太常釐正謂
輔臣曰謚謬很可也

按汪黄於金人攻陝西山東盗起匿不以聞且嫉
害忠良如李綱宗澤趍逐之不遺餘力可謂誤國
姦臣乃秦檜奸欺傾險又自古以来中國一罪人
也夫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㮚
主和維楊失守自秦檜主和殺岳飛國益削弱檜

罪大矣噫忘親釋怨如高宗檜復導之苟安一隅
使夷狄主中華可勝嘆哉

呂頤浩

頤浩字元直齊州人登進士第累官徽猷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伐燕之役頤浩以轉輸隨軍既得燕山為燕山府路轉運使頤浩奏開邊極遠其勢難守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徽宗怒褫職尋復爲進徽猷閣直學士謝病與祠　高宗即位除知揚州車駕南幸進至戶部尚書劇賊張遇衆數萬屯金山頤浩單騎與韓世忠造其壘諭降之進吏部尚書　建炎三年金人逼揚州駕幸錢塘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

兩浙制置使還屯京口金兵退改江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明受之變頤浩約張浚及諸將會兵討賊俄有旨召頤浩赴院供職上言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請亟復明辟以圖恢復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迓之相持而泣咨以大計頤浩曰頤浩曩諫開邊幾死宦臣之手承乏漕挽幾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為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即舟中草檄進韓世忠為前軍張浚翼之劉光世為游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頤浩發平江苗傅劉正彥之黨託旨請頤浩[illegible]

騎入朝頤浩奏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傅等懼乃請高宗復辟師次秀州頤浩勉勵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次臨平傅等拒戰頤浩被甲立水次出入行陣督世忠等破賊傅正彥引兵遁頤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聚觀拟加額朱勝非罷相以頤浩守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建炎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顓恣趙鼎論其過章十數上頤浩求去除鎮

南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尋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池州李成馬進敗淮南民未復業詔以頤浩兼宣撫領壽春府滁廬和州無為軍張琪自徽犯饒州頤浩大破之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紹興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會桑仲在襄陽欲進取京城乞朝廷舉兵為聲援頤浩乃大議出師而自督之時頤浩與秦檜並相上諭之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檜知頤浩不為公論所與多引知名士為助欲傾之而擅朝權上為下詔戒厲黨除頤浩都督江淮荊

浙諸軍事開府鎮江顺浩至常州前軍將趙延壽叛犯金壇又聞糸仲已死遂引疾不進詔還朝以朱勝非同都督諸軍事顺浩既還欲傾檜力引勝非為助事在帝紀於是檜免相顺浩獨秉政屢請興師復中原時盜賊稍息顺浩請遣使循行郡國宣德意李綱宣撫湖南顺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請罷諸路宣撫之名綱止為安撫使時李光在江東與顺浩書言綱有大節四夷畏服顺浩稱光結黨言者因論光罷之時方畜量濫賞顺浩時有縱舍右司郎官王岡持不可曰公秉國鈞不平謂何高宗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

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侍御史辛炳劾中常同論其罪遂罷顺浩為鎮南軍節度使　五年詔問宰執戰守方略顺浩條十事以獻除湖南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帝在建康除顺浩少保浙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行宮留守明堂禮成進封成國公　八年上將還臨安除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顺浩引疾求去除醴泉觀使未幾卒贈太師封秦國公諡忠穆顺浩有膽畧善鞍馬弓劍當國步艱難之際人倚之為重自江東再相胡安國以書勸其法轄忠獻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恩讐為戒顺浩不能用時軍用不足顺浩與朱勝非議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樁錢於是郡邑多横賦為東南患云

張守

張守字子固晉陵人登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歷擢監察御史丁内艱去建炎初召還改官上在維揚黏罕將自東平歷泗淮以窺行在宰相汪伯彥黄潛善以為李成餘黨不足畏上召百官議棄夢得請上南巡阻江為守張浚亦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守獨抗

疏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疏再上二相不悦遂建議遣守撫諭京城守聞命即就道三年正月還奏金人必來願早為之圖上惻然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金人來渡淮上幸臨安遷御史中丞論宰相朱勝非罷之上幸建康吕顺浩張浚叶議將奉上幸武昌為趨陝計時方拜浚宣撫處置使身任陝蜀守與諫議大夫滕康皆持不可曰東南今日根本也陛下遠適則姦雄生窺伺之心况將士多陝西人以蜀近關陝可圖西歸非為陛下與國家計也守又陳十害議遂寢六月又雨恒陽顺浩浚皆謝罪求去詔郎官以上言

苦利害六事

諫阻遷陝

論相二去

議張浚不……

闕政初守為副端時嘗上疏以二帝母后為言至是復申前說且漢制災異策免三公今任宰相者雖有勲勞然其器識不足以幹旋機務願更擇文武全材海內所共推者覩擢而並用之上書論事或有切直宜加褒擢以來言路先是守嘗論呂頤浩不可獨任張浚不可西去與上意異乞補外除禮部侍郎以趙鼎言遷翰林學士知制誥九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四年除參知政事守嘗薦汪伯彥沈與求劾其短以資政殿學士奉祠未幾知紹興府改知福州上既還臨安詔問守以攻戰之利守備之宜綏

懷之略措置之方守言明詔四事臣以為莫急於措置措置當則餘不足為陛下道矣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糧食措置既定俟至防秋復遣大臣為之既督使諸路之兵首尾相應綏懷之略亦在是矣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耳累請去郡以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還甫兩月引病乞去知平江府力乞祠歸　紹興六年冬召見復除參知政事明日兼權樞密院事七年張浚罷劉光世兵柄而欲以呂祉往淮西撫諭諸軍守以為不可必曰政圖亦須得聞望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浚不聽遂有酈瓊之變

論張浚不當去

及台諫交章論浚御札安置嶺表趙鼎不即行守力解曰浚為陛下捍兩淮罷劉光世正以其衆烏合不為用今其驗矣群臣從而媒孽其短臣恐後之繼者必以浚為鑒誰肯為陛下任事乎浚謫永州守亦引咎請去弗許八年正月上自建康將還臨安守言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可為別都以圖恢復鼎持不可守力求去以資政殿大學生知婺州請改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撫使徙知紹興府會朝廷遣三使者括諸路財賦所至以鞭撻立威守求入覲為上言之詔追還三使秦檜當國不悅守亦不自安復奉祠建康諜

上曰建康地重惟張守可至鎮數月卒守嘗薦檜於時峯恨浚及檜為樞密使同朝一日守在省閣執浚手曰守前者誤公矣守在江右以郡縣供億科擾上疏請蜀和買罷和糴檜怒曰張帥何損國如是守聞之嘆曰彼謂損國乃益國也卒謚文靖孫抑戶部侍郎

論罷朱勝非

沈與求

與求字必先德清人登進士第累遷殿中侍御史論范宗尹年少為相恐誤國事高宗不悅以直龍圖閣知台州宗尹罷召還再除侍御史論朱勝非赴鎮太緩致馬進陷九江[illegible]史中丞兩浙轉運

副使徐康國自溫州進發宣和間所製圖金銷金屏
障什物與求奏康國以微物累盛德乞斥而焚之仍
黜康國從之與求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
四百奏其言切直自敵己已下有不能堪者上時有
所訓敕每曰汝不識沈中丞耶移吏部尚書兼權翰
林學士兼侍讀遂出為荊湖南路安撫使知潭州引
疾句祠　紹興四年出知鎮江府兼兩浙西路安撫
使復以吏部尚書召除參知政事金人將入寇上諭
輔臣曰朕當親總六軍與求贊之上書車攻詩以賜
上曰朕以二聖在遠屈己通和今豫逆亂如此安可

復忍與求曰和親乃金人屢試之策不足信也因奏
諸將分屯江岸而敵人往來淮甸當遣岳飛自上流
取間道乘虛擊之彼必有反顧之憂五年兼權知樞
密院事六年張浚出視師不告同列與求歎曰大事
不與聞何以居位遂乞祠罷出知明州七年除同知
樞密院事從至建康還知樞密院事卒贈左柱國光祿
大夫諡忠敏

按呂頤浩本傳同僉書直聲而燕寇討逆勇略可
稱然當權軍之時引避敵如朱勝非為所見亦左
夫忠[illegible]矣張守通達優於謀國沈與求剛
介嗅於[illegible]與贊政府知二股肱無愧焉

宋相臣傳卷之二十三

陳康伯

陳康伯字長卿弋陽人　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歷
官樞擧江東常平茶鹽紹興中累遷戶部司勳郎中
康伯與秦檜太學有舊檜當國康伯在郎省泊然無
求凡五年始遷軍器監借吏部尚書使金至汴將臚
不供餉閉戶臥館人夜扣戶謝不敏亦不對後金使
至詔康伯館伴端午賜扇帕與論拜受禮言者以生
事論罷知泉州秩滿奉祠垂十年檜死起知漢州將
出峽召對除吏部侍郎至尚書拜參知政事未幾拜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嘗謂其靜重明敏一
語不妄發真宰相也又命與湯思退輔政事勿憚商
論惟其當而已康伯言大臣事當盡公若依阿苟當
此鄙夫患失者臣非惟不敢亦素不能上嘆其長者
明年拜左僕射金遣使賀天中節出嫚言求淮漢地
指取將相大臣先是葉義問賀允中使還言金必敗
盟康伯請早為之備建四策至是召三衙帥及楊存
中至都堂議舉兵又請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
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內侍省都
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洶傳幸閩蜀

人情洶洶右相朱倬無一語同知樞密院事周璘之受命聘金犇不欲行康伯獨以為已任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决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康伯勉周璘之以國事璘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某不為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璘之竟以辭行聞金犯廬州王權敗歸中外震駭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蜀趣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之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上意既堅請下詔親征以葉

義問督江淮軍虞允文參謀軍事尋敗敵於采石金主亮為其臣下所弒而還於是報書始用敵國禮高宗倦勤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孝宗即位命兼樞密使進封信國公禮遇殊渥呼丞相而不名自建康扈從回即以病祈去不允隆興元年請益堅遂以太保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判信州已又旬外祠除醴泉觀使二年起判紹興府且令赴闕奏事復辭未幾召陪郊祀時北兵再犯淮甸人情驚駭皆望康伯復相上出手劄遣使即家居召之未出里門仍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魯國公輿疾就道闕遣遽兼程以進至闕減拜賜坐許肩輿至殿門仍給扶敵師退尋以目疾免朝謁乾道元年卒年六十九贈謚文恭後配享孝宗廟庭改謚文正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孝宗嘗對輔臣稱其器重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云

陳俊卿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六歲誦九經登紹興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秩滿秦檜察其不附已抑之檜死乃以校書郎召除著

作佐郎兼王府教授累遷殿中侍御史首言人主以兼聽為美必本至公人臣以不欺為忠必達大體御下之道恩威並施抑驕將作士氣則紀綱正而號令行矣湯思退專政俊卿言冬日無雲而雷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時災異數見金人侵軼之勢已形俊卿乃上疏為張浚辨說未報因請對力言之上始悟數月以浚守建康又言內侍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避敵計摧成算請按軍法上曰卿可謂仁者之勇除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詔俊卿

治淮東從事屯田可通安輯流亡金主裹新立申嚴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宜以正名爲先名正則國威彊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减租之策孝宗受禪俊卿言爲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閫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沈靖有謀命爲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會主和方決詔吳璘班師俊卿亦召還上封事曰定規模振綱紀厲風俗明賞罰重名器尊祖宗之法蠲無名之賦隆興初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浚初謀大舉北伐俊

卿以爲未可已而邵宏淵兵潰俊卿退保揚州主和議者幸其敗橫議搖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詔貶秩諫臣尹穡附思退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効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効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爲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疏再上即命浚都督且召爲相卒爲思退尹穡所擠遣視師江淮俊卿累章請罷以寶文閣待制知泉州請辭許之及思退被竄太學諸生伏闕乞

論選盛

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對上勞撫之因極論朋黨之弊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才當以氣節爲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小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戚里爲參政窺相位俊卿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陛下宜謹守端禮憾之知建康府逾年授吏部尚書時上未能屏鞠戲將游獵白石俊卿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力以爲戒上嘉納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覿龍大淵怙寵恩竊威福俊卿因事質於上出之事在覿傳三年冬當郊而雷上手詔戒飭大臣蔣芾魏杞坐罷以俊卿參

以用人爲己任

薦虞允文自相

知政事於是政事稍歸中書四年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爲己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可相上即召允文爲樞密使至則以爲右相俊卿爲左相允文建議遣使金以陵寢爲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爲未可上御弧矢弦激致目眚俊卿疏言陛下豈樂爲此盖志圖恢復故閱武備激士氣耳然臣願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義烈不越尊俎固已震

惜敵人於萬里之遠豈特區區騎射於百步間哉曾
覿官滿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管覿怏怏而去
張說爲親戚求官憚俊卿不敢言會在告請於允文
得之俊卿聞敕已出語吏留之說皇恐來則允文亦
愧循爲請俊卿竟不與說深憾之吏部尚書汪應辰
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
謂執政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向
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
手劄諭俊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雖疲駑
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計其萬全不敢

迎合意指誤國事即杜門請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帥
福州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攘敵泛使未可輕
遣既去允文卒遣使終不得要領曾覿亦召還建節
鉞薦保傅而士大夫莫敢言既而俊卿請祠歸第弊
屋數楹怡然不介意　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
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命坐賜
茶因從容言曾覿王抃招權納賄朝辭又進曰去國
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
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覿抃之門十纔一二尚畏人知
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由私

門大非朝廷美事進少保累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
致仕卒年七十四方屬諸子勿祈恩澤勿請謚擲碑
上嗟悼贈太保謚正獻俊卿孝友忠敬清嚴好禮平
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正色危論無顧避雅善汪
應辰李燾尤敬朱熹屢論國事及卒熹感知己不遠
千里往哭之述其行銘其墓有集二十卷子守定宓
並知名
按康伯俊卿相繼政府力贊親征薦虞允文督師
論張去爲沮兵致采石大捷金人震恐且抑奔競之
忤權奸可謂匡主救時之相孝宗稱康伯比之謝

安石明主固知人也史臣謂俊卿雅而飭豈足以
盡其生平哉且俊卿之入相也首以風俗爲孝宗
言論爲朱熹則其主張世道挽回流俗亦多借手
孝宗不足與有成也

虞允文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人父琪舉登進士第允文以父
任入官亦登進士第歷知渠州秦檜當國蜀士多屏
棄檜死高宗欲收用之允文以薦召對論士風之弊
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僞以政
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除秘書丞累遷

部郎官金主亮修汴已有南侵意又隱畫工圖臨安
湖山以歸亮賦詩有立馬吴山第一峰之句允文上
疏請詔大臣豫思備禦之計時紹興三十年正月也十
月允文使金見運糧造舟者多傳亮辭曰我將看花
洛陽明年允文還奏所見及亮語申言淮海之備除
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九月金主遣其臣造浮梁于淮
水上金主將兵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
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
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是月戊午樞臣葉義
問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回

鎮江盡失兩淮矣十一月壬申金主率大軍臨采石
而別以兵爭瓜洲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義問
被旨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丙
子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
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
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或曰受命犒
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
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諜者言亮前一日刑白
黑馬祭天誓衆以明日濟江時敵兵四十萬馬倍之
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

舡為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
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
紅旗麾數百艘絶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
薄宋軍軍小郤允文入陣中撫統制陳俊卿背曰汝
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女子爾俊卿揮雙刀出士殊
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
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
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
大敗之多俘獲僵尸凡四千餘敵兵不死于江者亮
怒悉敲殺之允文以捷聞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今

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纔上流別遣兵截楊
林口丁丑敵果至因夾擊之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
以捷聞顯忠至自蕪湖允文語之曰敵去揚州必與
瓜州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
分李捧軍萬六千往京口葉義問亦命楊存中將所
部來會允文還建康即上疏言敵敗於采石將徼幸
於瓜州今我精兵聚京口持重待之可一戰而勝乞
少緩六飛之發甲申至京口敵屯重兵塞瓜州口時
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惟
海鰌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

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治鉄改修馬船
為戰艦庚寅亮至瓜州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
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
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一將跪奏南軍有備未
可輕頭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乙未亮為其
下所殺丙申敵人退屯三十里遣使議和乙亥奏聞
召入對上慰籍嘉嘆謂陳俊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
性朕之裴度也詔允文往從兩淮措置允文至鎮江
奏叔兩淮三策不報明年充川陝宣諭使陛辭言金
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上以為

然允文至蜀與大將吳璘議經畧中原璘進取鳳翔
復華州金洽兵爭陝西新復州郡蜀士欲棄之允文
持不可孝宗受禪朝臣有言兩事者謂官軍進東不
不可過寶鷄北不可過順德允文爭之不得吳璘遂
歸河池益用參知政事史浩議欲盡棄陝西臺諫表
李任古附和其說允文前後凡十五疏且移書陳康
伯康伯牽於同列不能回也匕將召允文問陝西事
執政忌其來以顯謨閣直學士知夔州尋又命奏事
隆興元年入對史浩既素主棄地及拜相亟行之
且親為詔有曰棄鷄肋之無多免狼心之未已允文

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上問及棄地允文以芴畫地
陳其利害上曰此史浩誤朕以數文閣待制知太平
州尋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宣撫使改制置使時朝
廷遣盧仲賢議和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允文累
疏力爭思退怒陽請召允文實欲去之也允文上印
循以四州不可棄為請乞致仕詔以顯謨閣學士知
平江府思退竟決和議割唐鄧二年金兵復至思退
貶上悔不用允文言陳俊卿亦薦允文堪大用除端
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乾道元年拜參知政
事兼知樞密院事坐論罷奉祠歸三年召除知樞密

院事兼參知政事吳璘卒議擇代上諭允文曰無以
易卿即以為四川宣撫使一月召至闕不數月復使
蜀太上賜御書聖主得賢臣頌上為之製跋陛辭復
以所御雙旌及甲胄賜焉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樞密院使允文多薦知名士及為相籍人才
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六年陳俊卿以
奏留龔茂良忤上意上震怒俊卿時命浙江停兩日
不報允文請對極論體貌之道豈拜楊前遂命判福
州自莊文太子薨儲位未定允文匕疏且屢懇陳未
幾詔恭王惇立為皇太子會慶節金使烏林荅天錫

入見金主壻也驕倨甚固請上降榻問金主起居上不許天錫跪不起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禁中且諭之曰大駕既興難再御殿使人來且隨班上壽金使慙而退時孜僕射為丞相　八年二月授允文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為右丞相四月御史蕭之敏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處毋聽其去上為出之敏且書扇製詩留之上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久不報曾覿薦一人賜第擢諫議大夫允文克家爭之不從允文力求去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

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陛辭上諭以進取之方期以某日會河南允文言異時戒內外不相應上曰若師出而朕遲回即朕負卿朕已動而卿遲回即卿負朕上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遣之且賜家廟祭器使蜀一歲無進兵期密詔趣之答以軍需未備上不樂淳化元年卒贈太傅謚忠肅允文姿貌雄偉慷慨磊落有大志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爲堂註唐書五代史藏於家有詩文十卷又有經筵奏狀兩義奏議內外志行於世孫剛簡最知名嘉定中召不至終利路提點刑獄

王洙曰金人南下擁兵百萬允文以犒師之命當潰敗之餘劉錡既遁顯忠未交解鞍東中三五星散此何時哉允文從權制勝取便設奇且以金帛立賞以忠義激士以先聲威敵以疑兵張勢卒使金人相顧愕愕進則懼衂退則懼誅亮庶人竟以此弒而兵遂以退高宗曰朕之裴度由金觀之語功則如寇準語奇則如尹繼倫語智則如介子推語以寡制衆則如謝玄扶顛持危允文固庶幾矣

梁克家

梁克家字叔子晉江人幼聰敏書過目成誦紹興末

進士第一授平江簽判召為秘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時災異數見奏宜下詔求言既得旨遂條六事曰正心術立紀綱救風俗謹威柄定廟算結人心累遷中書舍人　乾道三年郊祀雷震從條六事遷給事中事多執奏無隱每勸上開言路上欣納因命條其風俗之弊乃列四條曰欺罔苟且循默奔競上嘉獎五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遂參知政事又兼知院事與虞允文可否相濟允文上恢復克家家諫數不合力丐去上曰兵終不可用乎克家曰則用不足何以集事上敗容曰朕將思之詰朝上面諭曰

朕終夜思卿言至當毋庸去八年拜右丞相兼樞密
使允文既罷相克家獨秉政近戚權倖不少假借而
外濟以和張說入樞府謀中傷士夫不附巳者克家
悉力調護善類賴之議金使朝見授書儀說欲移文
對境以正其禮克家議不合遂求去以觀文殿大學
士知建康府陛辭上以治效為問克家勸上無求奇
功既而三省密院卒移牒泗州敵不從遣泛使來舉
朝震駭後二年湯邦彥坐使事貶天下益服克家謀
國之忠淳熙八年起知福州召除醴泉觀使九年拜
右丞相封儀國公逾月而疾十三年以內相兼侍讀

明年卒年六十贈少師謚文靖克家風度峻整為文
渾厚明白自成一家辭命尤温雅多行于世

葉顒

葉顒字子昂仙遊人登紹興進士第歷知上虞縣有
正中薦顒靜退遂召見顒論國體未復其言剴切高
宗嘉納除將作監簿知處州湯思退之兄家奴犯禁
一繩以法思退不悅罷常州遇經[illegible]四十萬小坐免
移顒代之金犯邊高宗視師建康[illegible]明陵顒賜對舟
次因言故相張浚又論無忠於[illegible]以相陛下也顒
初至郡無旬月皆未一年餘[illegible]十萬累遷端明
殿學士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武臣梁俊彥請
稅沙田蘆場御史林安宅請兩淮行鐵錢顒力言不可
安宅不能平既入樞府乃上章攻顒御史王伯庠亦
論之乃以資政殿學士與祠孝宗下其事臨安府獄
奏上以安宅伯庠風聞失實免所居官仍貶安宅筠
州召顒赴闕除知樞密院事未拜進尚書右僕射兼
樞密使顒首薦汪應辰王十朋陳良翰周操陳之茂
芮輝林光朝等可備執政侍從臺諫上嘉納又言自
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盗惟去泰甚上曰達
康劉源龔茶近習朕欲遣王抃燕其姦顒曰臣恐燕

者甚於姦者乃止　乾道三年冬至上親郊而雷顒
引漢故事上印綬奉祠歸卒年六十八贈特進謚正
簡顒為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毅然不
可奪友人高登嘗上書譏切時相捕甚急顒與同邸
樋令逸去登曰不為君累乎顒曰以獲罪固所願也
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僮妾田宅不改其舊

論曰陳康伯抑於秦檜高宗末年始顯用其贊親
征及早定太子誠有經濟才際與召命群望攸屬
矣但器量似謝安乎嗣是賢相有如陳俊卿雅而
饒康允文果而亮梁克家靜而肅葉顒醇而介資

識雖殊要皆辨人材抑僥倖裨益勵精之治實多
而允文熹優將畧尤為時倚重云

洪适

洪适字景伯皓長子也以父出使恩補修職郎官紹興十二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高宗曰父在遠方子能自立此忠義報也擢除敕令所删定官後三年弟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改祕書省正字皓歸忤秦檜出知饒州适亦出為台州通判皓謫英州适復論罷往來嶺南省侍者九載檜死起知荆門軍改知徽州歷升尚書户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孝宗即位海州解圍符離用兵饋餉無乏适究心調度供億無闕遷司農少卿　隆興二年召為

太常兼權直學士院除中書舍人時金人再犯淮羽檄沓至書詔填委咨訪酬答率稱上旨自此有大用意金既平盟首為賀生辰使得其要領以歸　乾道元年五月遷翰林學士仍兼中書舍人秦塤久廢忽予祠适論寢時召巫伋後簽書樞密院編修官余堯弼復龍圖閣學士适謂其皆檜黨随命繳之六月除端明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八月拜參知政事諫議大夫林安宅請禁銅錢入北境即蜀中取鐵錢行之淮上适言其不可乃寢前命十二月拜尚書右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未幾春霖透引
咎乞退林安宅抗疏論透既而臺臣復合奏除觀文
殿學士奉祠尋起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再奉祠卒
年六十八謚文惠透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然無大
建明以究其學家居十有六年兄弟爲立子孫森然
以著述吟詠自樂近世備福鮮有及之或謂透黨湯
思退又謂透來自淮東言張浚妄費浚以此罷相云

史浩

史浩字直翁鄞縣人高宗時登進士第歷司封郎官
兼建王府直講一日講周禮言膳夫掌膳羞之事歲

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掌飲酒
之事惟王及后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飲酒
不可無節也王嘉納遷宗正少卿王立為皇太子浩
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孝宗立遷翰林學士知
制誥議城瓜州衆石張浚以為不可語侵浚傳擢叅
知政事詔議應敵定論浩奏先為備禦是謂良規儻
聽淺謀之士興不教之師謂之恢復得乎拜尚書右
僕射首言趙鼎李光無罪岳飛久冤宜復官爵錄其
子孫從之張浚請幸建康上以問浩浩陳三說不可
退語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圖僥倖從

辨論於殿上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
出英斷浩在省中忽得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
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
不與聞不去何待乎因奏言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
他日必為陛下子憂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
下終不得復望中原侍御史王十朋論其懷姦誤國
出知紹興先是浩因城瓜州白遣太府丞史正志往
視之正志與浚論辨十朋疏正志朋比併及浩韙與
祠凡十三年復起與郡　淳熙五年復為右丞相歷
前司輒捕市人京城騷動軍人怙衆因奪民財浩奏

盡釋所捕而禽軍民首濫蚁者獄成議罪欲各取一
人梟首以狗浩曰軍人始縶市人可同罰乎陛下恐
軍人有語故一其罪以安之夫民不得其平言亦可
畏尋求去拜火傳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後有
言市人陸慶童之冤者上曰史浩嘗力爭至今悔之
劉光祖試館職答策論取士之道上批其後畧曰國
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誤國大將敗軍未嘗誅戮要
在人君擇相相當為官擇人懋賞立乎前誅戮設乎
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中外聞之大聳議者謂曾覿
說草為光祖甲科發也上遣覿持示浩浩奏為國底

於忠厚豈有所謂過哉臣恐議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不審也自經筵將告歸乃於小官中薦江浙之士十五人皆一時選如薛徽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謙葉適袁燮趙静之張子智後皆擢用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光宗御極進太師年八十九卒封會稽郡王寧宗賜謚文惠御書誠純厚德元老之碑後改封越王謚忠定配享孝宗廟庭浩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之茂嘗毀浩上曰卿豈以德報怨耶對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

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對曰臣不敢以私害公其寛厚類此子損遠累官左丞相

張綱

張綱字彥正丹陽人入太學以上舍及第歷校書郎入對請曰祖考躬行之教以化天下徽宗稱善論事與蔡京不相合黜主管玉局觀久之還故官稍遷叔高宗累遷起居舍人攺中書舍人試給事中宗室令廣特轉太中大夫綱言崇寧以來官職不循資任致綱紀大壞今方[illegible]變其俗柰何以令廣故復還舊章詔以次官命詞舍人王居正復執不行命遂寢除給事中侍御史魏矼劾綱與祠進徽猷閣待制引年致仕秦檜用事久綱卧家二十年絶不與通聞檜死召為吏部侍郎兼侍讀已而權吏部尚書除參知政事告老以資政殿學士知婺州尋致仕孝宗登極召陪祀南郊以老辭不至詔嘉之命有司存問卒年八十四綱嘗書坐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静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初謚文定吏部尚書汪應辰論駁之孫釜再請特賜曰章

辛次膺

辛次膺字起季萊州人甫冠登進士第歷官駕部郎

湖北運判中途召還見高宗於建康首言救世之要上稱善擢右正言王倫使北請和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時秦檜在政府次膺劾其妻兄王仲嶷王㬇不法章留中次膺再論之曰貴連宮掖親如肺腑寵任非宜臣亦得論之而大臣之姻婭乃不得繩之耶求去除直秘閣湖南提刑先是湖南賊龍淵李朝擁衆數萬擄茶陵檜匿不奏次膺陛辭上曰卿以將母為請朕不得留湖湘風物甚佳且無盜賊卒歲當召既抵長沙賊勢方張始悟檜欲陷之即單車趨茶

不荅　檜書

劾湯思退二人

陵檜賊駭將戮之募賊黨殲榜諭降待以不死皆相
繼降金好成赦書至衢陽次膺極陳其詐書奏不報
金陷三京次膺罷奉祠秦檜以其負重名欲先移書
當稍收用次膺笑而不答閱十六年貧益甚无毫髮
求於人檜死起知婺州俄被召以足疾求去加秘閣
修撰還郡再召見因奏國本未立上改容曰誰可次
膺曰知子莫若父上稱善擢權給事中坐駁户部侍
郎蔣燦為中丞湯鵬舉所論與宮觀起知泉州移福
建帥丁母憂乞納祿孝宗即位手詔趣召除御史中
丞時兩淮盡為荒野次膺奏乞集遺民歸業借種牛

或令所在屯兵從便耕種此足兵良法至若成閔之
貪饕湯思退之朋附葉義問之姦罔皆以次論劾上
方厲精政事次膺每以名實為言多裨益呼其官不
名隆興改元同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以疾力祈
免且奏曰王十朋除侍御史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
嘗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臣不引
避人其謂何除資政殿學士奉祠陛辭賜茶甚惜其
去次膺奏臣與思退理難同列上曰有謂湯思退可
用者次膺奏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
道竊恐誤國家事卒年七十九次膺孝友清介立朝

謇諤仕宦五十年無絲毫挂吏議為政貴清靜先德
化所至人稱其不煩善屬文尤工於詩

劉珙

劉珙字共父子羽長子也生有奇質從季父子翬學
以蔭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祠
歸杜門力學不急仕進後歷禮部郎官秦檜欲追謚
其父召禮官會議珙不至檜風言者逐之檜死召為
太宗正丞累遷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出知泉州改衢
州湖南旱盗李金起剽掠憂之以珙知潭州湖南安
撫使珙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擅興之罪
吾自當之介即遣兵至連戰破賊賊黨執李金降吏

黨聽其自降孝宗賜璽書褒獎除翰林學士知制誥
兼侍讀已而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時上欲召曾覿以珙言而止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
按視兩淮城壁還密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諭執政
召之珙請曰此人名位微何自知之上以琪告珙與
陳俊卿遂奏罷琪珙時爭之尤力殿中皆驚以故獨
罷為端明殿學士奉外祠陳俊卿奏留乃改知隆興
府江西安撫使入辭猶以六事為獻上嘉其忠除資
政殿學士知荊南府湖北安撫使以繼母憂去起復

同知樞密院事荊襄安撫使珙攄禮懟辨亦耻與張
説並命也最後言曰三年通喪三代未之有致漢儒
乃有金革無避之説已為先王罪人今遂隳幸無大
吠之驚臣乃欲冐金革之名以私利禄之實不亦又
為漢儒之罪人乎服闋再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過
闕入見極論時事進資政殿大學以行　淳熙二年
移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進觀文殿學士
翁疾請致仕孝宗遣中使以醫來疾革草遺奏言恭
顯任文近習用事之戒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朝
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此陳俊卿忠良

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
願亟召用既又手書訣栻與朱熹皆以未能為國報
仇雪耻為恨卒年五十七贈光禄大夫謚忠肅珙精
明果斷事繼母以孝聞功緦之戚必素服以終喪受
盡言事有小失下吏言之立改臨數鎮民愛若父母
聞訃有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者

按洪适名父之子檜死起用金人再犯羽書沓至
咨訪酬荅稱旨史浩棄鷄肋以啗狼心殊為非計
然於人無怨德贊其君行忠厚之政則盛德事也
張綱見擯秦京弗通秦檜書以静退高天下辛次
膺亦與檜忤斥湯思退之奸劾珙耻附權倖俛仇
雪耻雖沒有餘忠皆弗比於匪人有古大臣之風
也

宋相臣傳卷之二十五

蕭燧

蕭燧字照鄰臨江軍人進士高第授平江府[illegible]
官時秦檜當國其親黨密告燧秋試必主文[illegible]
詰其故曰丞相有子就舉欲以屬公燧怒曰[illegible]
欺心耶檜恨之既而被檄秀州至則員溢就院溢一
員往漕闈秦熺果中前列秩滿當為學官避檜調靜
江府察推而歸燧未第時夢神人示以文書記其一
聯云如大烈烈王石俱焚在冬青青松柏不改已而
果符前事孝宗初自靖州教授除諸王宮大小學教
授輪對論官當擇人不當為人擇官上喜製用人論
賜大臣淳熙中累遷左司諫上諭執政蕭燧若何龔
茂良奏燧純實無華宜任言責擢右諫議大夫入謝
上以議論鯁切不求名譽糾正姦邪不恤讐怨嘉奬
之參政趙雄庇夔帥李景孚恣其貪虐台臣謝廓然
不敢論燧奏罷景孚雄營救復任燧再論併及雄雄
密奏燧誤聽景孚讐人之言遂下臨安府捕恭州士
人鍾京等置之獄坐以罪景孚復依舊職燧乃自劾
詔以風聞不許竟力求去徙刑部侍郎不拜固請補
外知嚴州嚴地狹財匱始至官鏹不滿三千燧儉以
足用二年之間積至十五萬以其羨補積逋諸色皆
寬詔治郡有勞除敷文閣待制移知婺州父老遮道
幾不得行婺與嚴鄰人熟知條教不勞而治後召還
至參知政事又權知樞密院以年及自陳上書之不
可除資政殿學士與郡復請閒與祠卒年七十七謚
正肅孝宗每稱其全護善類誠實不欺手書二十八
將傳以賜子逵登進士第官太常

李彥穎

李彥穎字秀叔德清人登進士第時宰知其才將處
之學官彥穎恥自獻調富陽丞御史周操薦為御史
台主簿金敗盟張浚督師進討孝宗方向浚執政屢
主和陳良翰周操不以為然右正言尹穡陰附執政
薦引同已者轉言和於上前上惑之罷督府翰操相
繼黜而穡進遷諫議大夫一日穡以和戰守扣彥穎
答曰人所見固不同公既以和議為是曷不明陳於
上前以身任之事成功歸於公不成奉身而退若欲
享其利而不及其害國事將誰倚穡大怒曰自為諫
官前後百餘奏曷嘗及一和字而台簿有是言自是
銜彥穎陰排之改國子博士權吏部郎中歷升詹事
兼吏部侍郎權尚書兼侍讀時廷臣多以中批斥去

彥穎言臣下有過宜顯逐之使中外知獲罪之由以為戒今譖毀潛行斥命中出恐陰邪得伸善類喪氣非盛世事也除吏部尚書既而自签書樞密擢參知政事彥穎在東府三歲實攝相事內降繳回甚多內侍白劄籍名造器械并犒師降[illegible]左藏封椿諸庫錢動億萬計彥穎疏歲中經費以進因言虞允文建此庫以備邊故曰封椿陛下方有意恢復苟用之不節徒啓他日妄費失封椿初意上矍然曰卿言是朕失之矣墜馬在告力求去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勸約有惠政與祠復參知政事諫官論其子歐人至死與祠錫秩起知婺州復知紹興府進資政殿大學士再奉祠進觀文殿學士致仕家居凡十載自奉儉約食纔求數合室無姬媵蕭然永日與州縣了不相聞卒年八十一贈少保謚忠文子沐慶元中與一時台諫排趙汝愚善類一空公論醜之

黃洽

黃洽字德潤福州人隆興初以太學生試春官第二詔循故事未臨軒賜第二人及第授紹興府觀察判官歷右正言除侍御史所論列未嘗擿摭細故他愚以累其終身除右諫議大夫上銳志肆武洽因風諫

論人主在任相

言順之大象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言語飲食猶詩節之況其他乎凡筋力喘息之間一有過差皆非所以養其身也上嘉納之洽在經筵言人主命相任則勿疑宰相重則朝廷尊朝廷尊則廟社安宰相掄才當盡公心君子進則庶職舉庶職舉則天下治上首肯再三乃曰卿如良金美玉渾厚無瑕天其以卿為朕擇耶自御史中丞擢參知政事上因商確除目洽[illegible]竭無所顧避上大喜曰五十年無此差除知樞密院事累章求去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光宗立詔言事洽奏用人為萬世不易之論臣而以此納忠壽皇今復告於陛下屢乞歸田陞宮祠方未得請也人勸之洽第洽曰吾書生蒙拔擢至此未有以報國先營私乎使吾一旦罪去猶有先人敝廬可庇風雨夫復何憂　慶元二年致仕洽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卒年七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洽質直端重有大臣體而朝推為名臣有文集奏議八十五卷

施師點

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弱冠游太學司業高宋盛稱[illegible]文尋授學職以上舍選奉廷對調除臨安府教授

置人才夾袋

乾道元年陳康伯薦賜對言歷年屢詔恤民而惠未
加洽願因明堂肆赦蠲除逋負從之　淳熙八年兼
權禮部侍郎除給事中時太子詹事已除特增員為
二命兼之賜對言比年人物骫骳士氣耗薾當廣儲
人材以待用奉使金廷立班既定相儀者以親王將
至命師黙退位請數四師黙正色曰班立已定尚欲
何為在廷相顧駭愕知其有守不敢復以為請使還
上嘉歎不已十年遷除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十四年除知樞密院事師黙惓惓搜訪人才手書置
夾袋中謂蜀去朝廷遠人才難以自見蜀士之賢者

俾各疏其所知差次其才行文學每有除授必列陳
之明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泉州繼與臨安祠　紹
熙二年除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師黙嘗謂諸子曰
吾平生仕宦皆任其升沉初未嘗枉道附麗獨人主
知之遂至顯用夫人窮達有命不在巧圖惟忠孝乃
吾事也卒年六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有文集奏議
制稿東宮講議及易說史職諸書

范成大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登進士第累遷吏部郎官言
者論其超躐罷奉祠起知處州陛對論力之所及

紹義役

三曰日力曰國力曰天力今盍以虛文耗之孝宗嘉
納處民以爭役囂訟成大為剏義役隨家貧富輸金
買田助當役者甲乙輪第民便之詔頒其法於諸路
處多山田成大訪通濟堰故迹復之置堤閘立水則
溉灌有序民食其利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
隆興再講和先定受書之禮上嘗悔之遂成大起居
郎假資政殿大學士充金祈請國信使國書專求陵
寢蓋泛使也上面諭授書事成大乞併載書中不從
金迓使者慕成大名至求巾幘効之至燕山密草奏
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詞氣慷慨金君臣方

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既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
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
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主
遣伴使宣旨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紛然太子欲
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還除中書舍人初御
書崔寔政論賜輔臣成大奏謂寔意在飭綱紀振積
敝而近日大理議刑遽加一等此非以嚴致平乃酷
也上稱為知言張說除簽書樞密成大當制畱詞頭

畱詞頭

不下又上疏言之命竟寢知靜江府陞除數文閣侍
制四川制置使以知名士孫松壽年六十餘樊漢廣

甫五十九皆掛冠不仕表其節詔召之皆不起蜀士由是歸心召對遷擢參知政事逾月為言者所論奉祠起知明州尋帥金陵以病請閒再奉祠進至資政殿大學士卒成大有文名尤工於詩自號石湖有石湖集攬轡録桂海虞衡集行於世

龔茂良

龔茂良字實之興化軍人登進士第歷秘書省正字累遷吏部郎官張浚視師江淮茂良言景德之勝本於能斷靖康之禍在於致疑願法其斷勿蓄其疑除監察御史水災應詔疏曰水至陰其占為女寵為嬖

倖為小人專制蓋指內侍梁珂曾覿龍大淵也遷右正言會內侍李珂没贈節度謚請恭茂良諫寢其命又極論大淵覿二人害政甚珂百倍孝宗諭以皆潛邸舊有文學敢諫諍未嘗預外事翌日再疏不報即家居待罪章再上除太常少卿五辭不拜除直秘閣知建寧府請祠不允二人既逐起廣東提刑就知信州召對崇政殿左丞相陳俊卿欲留之右相虞允文不樂會俊卿亦罷除直顯謨閣江西運判兼知隆興府上念江西連歲大旱以一路荒政付之茂良發廩振贍加右文殿修撰再任疫癘大作命醫治療全活

講用朱熹

數百萬進敷文閣待制除禮部侍郎明日拜參知政事葉衡罷上命茂良以首參行相事宣諭奬用廉退茂良奏朱熹操行耿介請録用除秘書郎為群小譏毀未幾手詔付茂良謂虛名之士恐壞朝廷熹迄不至錢良臣侵盜大軍錢粮累數十萬茂良奏其事手詔令具析俄召良臣赴闕將柄用之　淳熙四年召史浩於四明茂良覺眷衰因疾力求去上曰朕以經筵召史浩卿不須疑時曾覿欲以文資禄其孫茂良以格法繳進覿因茂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趨街司叱之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臣固

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上諭覿往謝茂良正色曰參知政事者朝廷參知政事也覿慙退茂良批旨取賈光祖輩下臨安府撻之手詔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上使人宣諭委曲命繳進手詔且謂卿去雖得美名置朕何地茂良即奉詔茂良見覿勢益横求力去上諭曰侯議恢復卿當再來是日與郡令內殿奏事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良臣以宿怨從而傾之殿中侍御史謝廓然覿黨也劾茂良落職尋論其矯旨責降安置英州父子卒貶所後復資

政殿大學士謚莊敏茂良言㥘復或謂觀命人詆以再晉茂良信之茂良沒朱熹得副本讀之極言不可輕舉備平生素論也深為歎息云

論曰蕭燧忠實敢言全護善類黃洽論治以用人為急孜孜許國無以家為施師點范成大杭禮虜庭使宋重於九鼎大呂並淳熙良執政也龔茂良磊落大節殆無與讓然主眷既衰又為群小肆侮陳忠不已宜及於禍蓋說難自古所歎云

上內毋不兼兵戒 論知閤預政

宋相臣傳卷之二十六

趙汝愚

趙汝愚字子直漢王元佐七世孫居饒之餘干父善應字彥遠官終江西兵馬都監性純孝親病刺血和藥以進居喪嘔血骨立故人之孤女貧無所歸聘為子婦道見病者必收恤之歲饑旦夕率其家人輟食之半以飼饑者夏不去草冬不破壞懼百蟲之游且蟄眷失其所也丞相陳俊卿題其墓碣曰宋篤行趙公彥遠之墓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僉書寧國軍節度使判官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孝宗方銳意恢復始見即陳自治之策孝宗稱善遷校書郎知閤門張說擢僉書樞密院事汝愚不往見率同列請祠不報會祖母訃至即日歸因自劾上不加罪累遷秘書少監兼權給事中內侍陳源有寵於德壽宮差淅西副總管汝愚言不宜使居總戎之任孝宗喜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權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論知閤王抃招權預政出抃外祠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進直學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召還光宗受禪趣召未至殿中侍御史范處義論其稽命除知潭州辭改太平州

進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紹熙二年改為吏部尚書上常以五日一朝孝宗於重華宮至是往往以疾免至會慶節上壽駕不出冬至朝賀又不出汝愚往復規諫兩宮之情始通四年汝愚知貢舉與監察御史汪義端有違言汝愚除同知樞密院事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為執政詆汝愚植黨沽名疏上不納又論臺諫給舍陰附汝愚一切緘默不報論汝愚發策試訕祖宗又不報汝愚力辭上為徙義端軍器監給事中黃裳言汝愚事親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義端實忌賢不可以不黜上乃出義端補郡汝愚不獲已拜命未幾遷知樞密院事辭不拜有旨趣受告汝愚對曰武興未除帥臣心不敢安上遂以張詔代領武興軍事光宗之疾生於疑畏其未過宮也汝愚數從容進諫光宗出聞其語輒悟入輒復疑五年春孝宗不豫夏五月疾日臻光宗御後殿丞相率同列入請上詣重華宮侍疾從臣臺諫繼入光宗益疑起入內越二日宰相又請對光宗令知閤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執並出於是俱至浙江亭俟命孝宗聞之憂甚嗣秀王簡傳孝宗意令宰執復入侂胄奏請自往宣押汝愚等乃還六月乙酉孝宗崩上疾不出留正與汝愚議喪事少傅吳琚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以國本係乎嘉王欲因簾前奏陳宗社之計使命出簾幃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琚素畏慎且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此議竟格丁未宰臣已下待對和寧門不報乃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又不報越數日再請御批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見之懼密為去計汝愚自度不得辭其責乃與工部尚書趙彥逾殿帥郭杲知閤門事韓侂胄知內侍省關禮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定計請於憲聖太后乃命皇子即位汝愚即喪次召還留正長百僚命朱熹侍講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是月上命汝愚兼權參知政事留正至汝愚乞免兼職乃除特進右丞相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以特進孝宗將攢汝愚議攢宮非永制欲改卜山陵與留正議不合侂胄因而間之出正判建康命汝愚為光祿大夫右丞相汝愚力辭至再三不許汝愚本倚正共事怒侂胄不以告及來謁故不見侂胄慚忿僉書樞密羅點曰公誤矣汝愚亦悟復見之侂胄終不懌自以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

居中用事汝愚故抑之朱熹曰汝愚當以厚賞酬勞勿使預政而汝愚謂其易制不為慮侂胄日夜謀引其黨為臺諫以擯汝愚汝愚不虞其姦趙彥逾除四川制置意不協與侂胄合謀陛辭日盡疏當時賢者姓名指為汝愚黨上意不能無疑會黃裳羅點卒侂胄又擢其黨京鏜代點汝愚始孤天子益無所倚信於是陳傅良吳獵劉光祖各先後斥去群憸和附覘正直如仇讐而衣冠之禍始矣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無遺侂胄然之擢其黨李沐為正言常求節度使於汝愚

不得奏汝愚將不利於社稷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臺臣謝深甫等合詞乞寢與郡遂與祠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以為言李沐劾祥簡罷之太府丞呂祖儉亦上書訴汝愚之忠坐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蔣傅徐範等伏闕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書上悉送五百里外羈管侂胄忌汝愚曰深謂不重貶人言不已以中丞何澹疏落

汝愚觀文殿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上言汝愚唱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責寧遠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初汝愚常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而讒者以為言時汪義端當制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至衡州病作為守臣錢鍪所窘暴卒天下聞而冤之時慶元二年正月壬午也汝愚學務所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所著詩文十

五卷太祖實録舉 若干卷類宋朝諸臣奏議三百卷汝愚聚族而居門內三千指所得廩給悉分與之菜羹蔬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自奉養甚薄為夕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為相亦然後復資政殿大學士大中大夫贈少保侂胄誅復原官謚忠定贈太師追封沂國公理宗詔配享寧宗廟庭追封福王後進封周王子九人長崇憲孫必愿曾孫良淳並以忠孝世其家

王洙曰趙汝愚當冊立嘉王之時上有昏君內值悍后留正有與出城朝事已危甚矣汝愚卒以

孤忠任之諭彥逾用郭杲易光宗立嘉王引用正人
宋幾於振是亦難矣厥后乃忽侂胄之深奸遠朱
熹之至計流離貶逐宋遂以亡易曰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汝愚豈未知之乎

余端禮

余端禮字處恭龍游人第進士知烏程縣孝宗召對
端禮言謀敵决勝之道有聲有實漢武秉匈奴之困
漠南無王庭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
講盟好內修武備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
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觀變察時則機可

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
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
至不可以後上嘉納歷太常少卿詔以來歲祈穀上
辛討論明道故事行於殿庭端禮言祈穀之制合祭
天地於圜丘若乃明道之制則以宮中火後考室落
成故於大安殿恭謝天地此特一時謝災之事耳詔
集議中書有可以義起者端禮曰禮固有可義起至
於大體則不可易古者郊而後耕以共於郊故謂之
郊猶祀於明堂故謂之明堂而明道謝災之制則與
祈穀異從之遷至試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州恭祠光

宗立畀[illegible]吏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興州帥吳挺死
端禮謂樞密趙汝愚曰吳氏世握蜀兵將為後患汝
愚是其言後挺子曦卒以蜀叛上以疾不朝重華宮
孝宗崩又不能喪人情恟然端禮謂宰相留正曰公
獨不見唐肅宗朝群臣發哀太極殿故事乎宜請太
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於是宰執以請於太皇太后
策皇子嘉王即皇帝位王流涕遜避端禮奏安危之
機在於呼吸今堅持退讓是守匹夫之小節而昧天
子之大孝也寧宗攖然收淚不得已側身就御坐之
半端禮與汝愚再拜固請寧宗乃正御坐退行禪祭

禮進端禮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汝愚去右相端禮
代之始端禮與汝愚同心共政及韓侂胄逐汝愚端
禮不能遏但長吁而已進左丞相端禮在相位朞年
頗知權護善類然為侂胄所制亦鬱不愜志稱疾求
退以觀文殿大學士奉祠居頃之判潭州移慶元復
帥潭卒授少保郇國公致仕贈太傅諡忠肅子嵘乙
部尚書

與汝愚同心輔政

娄機

娄機字彥發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歷太常博士秘
書郎時皇太子始就外傅以機兼資善堂小學教授

泗洲 開邊

機以累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累擢監察御史講未退而除命須太子戀戀幾不忍舍機亦為之感涕皞侂胄議開邊機極口沮之侍御史鄧友龍初不知兵騰書投合妄薦大將既召還專主此議機語友龍曰今日孰可為大將為計臣能保其可用乎遷右正言兼侍講進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詔遣宣諭荆襄機昌言曰慰安人情則可必欲開邊啓釁有死而已不能從也泗州捷聞愈增憂危友龍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機遂以言去侂胄誅召為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又兼太子詹事遷至參

知政事當干戈甫定信使往來之始瘡痍方深敝盡紛然機彌縫裨贊甚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數上章告老寧宗不許以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力請予祠歸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加贈特進機初登第其父壽戒之曰得官誠可喜然為官正自未易再機撫其弟模棟卒為善士居鄉以誠接物是非枉直判於語下不為後言人憚而服之稱獎人才訪問賢能其所薦汲亦不欲人之知也所著有歷代帝王總要及班馬字類機深於書學尺牘人多藏去云

著歷代帝王總要

參留 參熹 彭龜年

婁鑰

婁鑰字大防鄞縣人登第歷太府宗正寺丞出知溫州光宗嗣位累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繳奏無所回避禁中或私請上曰婁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會慶節上壽扈從班集乘輿不出已而玉牒聖政會要書成將進重華又屢更日鑰奏言之上感悟進成禮試中書舍人俄兼直學士院草光宗禪詔薦紳傳誦之遷給事中朱熹忤韓侂胄除職與郡鑰奏留不報趙汝愚初謂人曰婁公當今人物直恐臨事少剛決耳及見其持論堅正嘆曰吾於是大過所望矣彭龜

年以攻侂胄與郡鑰與林大中奏留龜年竟去鑰遂吏部尚書已而以顯謨閣學士奉外祠尋知婺州移寧國府罷仍奪職告老許之侂胄誅起為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時鑰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陛循舊班諦視鑰曰久不見此官矣趙汝愚子崇憲奏雪父冤鑰乞正趙師召之罪並蔡璉之誅毀龔頤正續稽古録以白誣謗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升同知進參知政事位兩府者五年累疏求去與郡辭進資政殿大學上提舉萬壽觀卒年七十七贈少師謚宣獻鑰文辭精

愽自號攻媿主人有集一百二十卷

按寧宗即位侂胄擅權逐趙汝愚朱熹又議開邊挑強虜皆國事之可憂者婁機能力沮之樓鑰余端禮扶持善類如彭龜年楊宏中良為國家治安扶綱常非循黙者流矣

不書 繳臣 黄

孝尚 宗用 真儒

宋相臣傳卷之二十七

周必大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其先管城人祖詵倅廬陵因家焉父利建太學博士必大第進士授徽州户曹中博學宏詞科教授建康府除太學録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授秘書省正字館職復召試自此始兼國史院編修官除監察御史孝宗踐阼除起居郎又兼權中書舍人應詔上十事皆切時弊權給事中繳駁不辟權倖上曰意鄉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曾覿龍大淵得幸遷知閤門事必大與金安節不書黄旬日申前命必大格不行遂請祠去又之是知南劍州改提點福建刑獄除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領史職閱草必大制上改竄其末引漢宣帝事必大因奏曰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覩制賛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鄙朴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弘蔡義韋賢輩曰儒者而持禄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知真儒何至雜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上喜其特除兼權兵部侍郎尋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一日與王之奇陳良翰同召對

二[illegible]
政事[illegible]部外

上出手詔舉唐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久功未有成
命必大等極陳當否退而條上謂陛下練兵以圖恢
復而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郡國而守
數易是責實之方未盡諸州長吏倏來倏去吏姦何
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蘇上善其言為罷二弊又兼侍
講兼中書舍人未幾辭直學士院從之張說再除簽
書樞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必大奏貴戚預政
公私兩失臣不敢具草上批諭必大予宮觀說露章
薦二人於是濟除溫州必大除建寧府必大至豐城
稱疾而歸三以祠請累遷吏部侍郎除翰林學士久

雨奏請減後宮給使寬浙郡積逋命省部議優恤內
直宣引論金星近前星武士擊毬太子亦與臣甚危
之上俾諭太子必大曰太子人子也陛下命以驅馳
臣安敢勸以違命陛下勿命之可也除禮部尚書兼
翰林學士進吏部兼承旨詔禮官議明堂典禮必大
定圜丘合宮互舉之議在紹興六年制命溫雅周
盡事情為一時詞臣之冠或言其再入也實曾覿所
薦而必大不知除參知政事有介椒房之援求為郎
者上俾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
持豈可諭[illegible]則壞法命下之日臣等有

初點試法
論三省覆奏

當執奏上喜曰肯如此任怨耶必大曰當[illegible]而不[illegible]
則有怨不當予而不予何怨之有上曰此任責非任
怨也除知樞密院遂拜樞密使上諸軍升差籍時點
召一二察能否主帥悚激無敢容私溺諸軍點試法
其在外解發而親閱之池州李忠孝自言正將二人
不能開弓乞罷軍上曰此樞使措置之效也　淳熙
十四年拜右丞相首奏今內外晏然殆將二紀此正
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不可紛更欵速封事多書
大臣同異必大曰各盡所見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
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欵上下相維非止奉行

文書也十五年明堂加恩封濟國公十一月留身乞
去上獎勞再三忽宣諭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須卿
且留必大言聖體康寧止因孝思稍過何遽至倦勤
上曰禮莫大於事宗廟而孟饗多以病分詣孝莫重
於執喪而不得自至德壽宮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
此委卿必大泣而退明年正月拜左丞相許國公留
正拜右丞相二月二日行內禪禮中光宗立周當世急
務奏用人求言二事三月升少保[illegible]國公何澹為司
業久不遷留正奏請之澹[illegible]必大而德正至是為諫
長遂首劾必大詔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坐所衆官

建三忠堂

以貽敗降黜陽郡公復國公致判隆興辭除醴泉觀使寧宗即位求直言上封事曰聖孝曰敬天曰崇儉曰久任慶元元年三上表引年遂以少傅致仕御史施康年劾必大唱偽徒植黨與詔降少保自慶元以後侂胄之黨立偽學之名以禁錮君子而必大與趙汝愚留正指為罪首後復少傅年七十九卒贈太師謚文忠帝篆其墓碑曰忠文耆德之碑自號平園老叟著書八十一種有平園集二百卷嘗建三忠堂於鄉謂歐陽文忠修楊忠襄邦義胡忠簡銓皆廬陵人必大平生所敬慕為文記之蓋絕筆也（[illegible]南渡道[illegible]事日益公）

（長身瘦面狀若野鶴在翰苑多年壽皇一日[illegible]曰好一箇宰相但恐福薄爾蓋疑其相也一日老[illegible]旁徐奏曰官家昨嘆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大清臞上為之一笑未幾遂登庸為太平宰相與同捐遜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清閑之福十有餘年）

請文武並用

留正

留正字仲至泉州人正第進士授南恩州陽江尉清海軍節度判官龔茂良守番禺薦赴都堂審察宰相虞允文奇之薦於上得對正言國家右文而忽武備至敵人長驅而不能支今當改轍使文武並用孝宗嘉歎知循州陛辭言士大夫名節不立國家緩急無所倚仗今欲恢復當崇名節上益嘉明日除軍器

歸裝僅書數簏　論特立姜預政

監簿中書舍人兼侍講兼權兵部侍郎除給事中多繳駁兼權吏部尚書言用人莫先論相陛下志在恢復宜精選人才與圖大議時相益不樂以顯謨閣直學士出知紹興府侍御史范仲芑劾前帥贓六十萬正明其非辜御史怒并劾正降職與祠尋復職知贛州知隆興府又為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進至數文閣學士尋詔赴行在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簏連除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孝宗密諭內禪意拜右丞相上謂太子曰留正純誠可託光宗受禪姜特立徐龍恩擢知閤門事正列其招權預政狀

引用正人

乞斥逐上意猶未決會副參闕特立謁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還左相兼翕張杓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之上大怒詔特立奉祠孝宗聞之曰真宰相也　紹熙元年進左丞相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引趙汝愚與共政用黃裳為嘉王翊善世號得人正言嘉王未立請早正儲位以定天下本上不豫外議洶洶正與同列聞至福寧殿奏事處分得宜人情以安進封申國公上疾寢平正乞歸不許進少保封衛國公李端友以椒房親手詔除郎正繳還上不納復奏言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

許令端炎依憑內援恐累聖德姜特立除浙東副總管尋召赴行在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相上批成命已行朕無反汗卿宜自處正待罪六合塔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敕待罪范村乞歸田里不許凡一百四十日復入都堂視事蓋是時太后將上尊號冊寶以正為禮儀使也禮成拜少傅封魯公正力辭五年正月孝宗疾革正數請車駕過宮一日上拂衣起正引裾泣諫隨至福寧殿門正退上疏言極激切六月戊戌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能執喪正率同列屢奏乞早正嘉王儲位又擬指揮付學士院降詔暴

有手詔朕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之始懼請對復不報即出國門上表請老始正議以上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終喪未倦勤當復辟又議內禪太子可即位既而趙汝愚以內禪請於憲聖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以肩輿逃去寧宗即位遣使召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吏部侍郎而正復相進少傅屢辭不拜奏言陛下勉徇群情以登大寶當遇事從簡示天下以不得已之意寔非須爵之時韓侂胄謀與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

退積數事失上意侂胄從而間之八月手詔正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尋又以張叔椿言落職既而復之初劉德秀自重慶入朝未為正所知謁正客范仲黼請為言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必不靜乃除大理簿德秀憾之及為諫議大夫論正四大罪褫職自是彈劾無虛歲以張釜言責授中大夫光祿卿分司西京邵州居住明年命自便給事中謝源明封還錄黃量移南劍川再許自便累復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　嘉泰元年進封衛國公復少師數年卒年七十八贈太師理宗賜謚忠宣正出處大

致如紹熙去國秘與姜特立並位而待罪近郊五月復入議者猶惜其去之不勇首發大議蚤正嘉王儲位遂致言者深文指為棄國豈弘毅有所不足耶或問范仲黼留趙二公處變不同如何仲黼曰趙同姓之卿也留則異姓之卿反復之而不聽則去聞者以為名言　有詩文奏議外制行於世

葛邲

葛邲字楚輔吳興人高祖密至邲五世登科第大父勝仲至邲三世掌詞命邲少警敏以蔭為上元丞登第除國子博士輪對論州縣受納及關爵之弊孝宗

論征榷歲幣
救荒三事

庶奬除著作郎兼學士院除正言疏言盈虛之理隱
於未然治亂之分生於眇忽宜專以畏天愛民為先
又論征榷歲增之害上召令條陳卿以六事對皆切
中時病除侍御史論救荒三事累遷給事中除刑部
尚書卿為東宮僚屬八年孝宗書安遇字以賜又出
梅花詩命卿屬和眷遇甚渥光宗受禪除參知政事
又除知樞密院事　紹熙四年拜左丞相專守祖宗
法度薦進人物悖秉公論未暮年除觀文殿大學士
知建康府改隆興請祠寧宗即位判紹興府簡稽期
會錢穀刑獄必親或謂大臣均佚有體卿曰崇大體

而簡細務吾不為也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
踐如此改判福州道行感疾除少保致仕卒年六十
六贈少師謚文定配饗光宗廟庭有文集二百卷詞
稾五十卷

胡晋臣

胡晋臣字子遠蜀州人登進士第為成都通判制置
使范成大以公輔薦諸朝孝宗召對疏言今士俗民
力邊備軍政四弊試學士院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
作佐郎兼右曹郎官輪對論三事一願勿忌講讀官以
仁宗為法二責諫官以糾官邪責宰相以抑奔競二
廣聽納通下情以銷未形之患又極論近倖上覽奏
色動晋臣口陳甚悉已而手詔下中書問近倖姓名
晋臣翌日至中書執政詰其故晋臣曰近習招權丞
相豈不知之即條其大者以聞上感悟自是近習嚴
憚以親老求外知漢州歷侍御史侍郎林栗劾奏朱
熹傲慢晋臣上疏留熹而排栗物論歸重光宗嗣位
遷權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上自南郊後久不
御朝晋臣與丞相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
陳以温清定省為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
朋黨啟沃剴切彌縫縝密人無知者卒於位贈資政

殿學士謚文靖

論曰周必大純篤忠厚以善道其君而飭勵軍帥
薦達名儒皆可為大臣法當光宗違豫儲嗣未建
能使中外帖然留正之功何可少顧處變去留不
免與趙樞密汝愚異守止行措置各有見然司諫
章穎數論葛卿不足當大任然弗紊成法汲汲於
楊善核才且遊方州有志愛可不謂賢乎晋臣啟
沃彌縫尤多云

喬行簡

論求賢求言

喬行簡字壽朋東陽人學於呂祖謙登進士第歷宗正少卿祕書監權工部侍郎兼國子司業兼侍講理宗即位貽書丞相史彌遠請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疏曰求賢求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則人才振而治本立國威張而姦宄銷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其所召者非久無官情決不肯來之人則年已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廉介有守者論薦雖多固未嘗收拾而召之也其所施行褒賞者往往

皆末節細故無關於理亂粗述古今不至於抵觸然後取之以示吾有聽受之意其間豈無深憂遠識忠言至計者固未聞采納而用之也升兼侍讀兼國子祭酒吏部侍郎權禮刑二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太后崩疏言向者陛下內廷舉動皆有稟承小人縱有蠱惑之心猶有所忌憚而不敢縱今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能保聖心之不無少肆陛下為天下君當懋建皇極一循大公不應私徇小人為其所誤縱而不已氣勢益張人主之威權將為所竊弄而不自知矣陛下衰絰在身愈

論治內

當警戒宮庭之間既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昔為多以春秋方富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於此不能自制必於盛德大有虧損拜參知政事兼樞密院事端平元年金亡朝議收復三京行簡在告上疏曰臣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親權之前其弊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因陳所憂者三不聽師果敗績進知樞密院事二年拜右丞相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守

之備襄陽失守請急收復或又陳進取之計行簡奏今內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懇切事遂寢三年秋有事明堂大雷雨行簡與鄭清之並策免既去獨趣行簡還拜左丞相援韓琦故事乞以邊防財用分委執政請修中興五朝國史累章請謝事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封肅國公邊事稍寧復告老章八十上四年加少師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魯國公卒於家年八十六贈太師謚文惠行簡歷練老成識量弘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吳如愚又皆時隱逸之賢者所著有周禮

論守禦 論內降 論荊蜀失守 請制三帥於上流

李宗勉

李宗勉字彊父富陽人第進士歷秘書郎紹定初遷著作郎累遷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言今朝廷安恬無異於當時以守禦猶不可而欲進取可乎已而洛師潰又言昔之所慮者在當守而冒進今之所慮者在欲守而不能何地可控扼何兵可調遣何將可捍禦何糧可給餉皆當預作措畫又言內降之弊大臣所當執奏夫先事而言見幾而諫不可謂之專善則行之否則止之不可謂之專命出君上政

歸中書不可謂之專咨以專權為嫌不以救過為急每事希旨迎合迨其命令已下闕失已彰然後言事之人從而論列之其累聖德亦多矣況言之未必聽聽之未必行乎進左司郎中兼侍講拜殿中侍御史詔侍從兩省臺諫條陳邊事宗勉率合臺奏蜀之四路已失其二成都隔絕莫知存亡襄漢昨失九郡今郢破荊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立陛下誠能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然後勸諭戚畹世臣隨力輸財以佐調度分上流淮東為三帥而以江淮大帥總之或因令任或擇長才分地而守聽命而行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裒流民之彊壯者以充遊兵以補軍籍仍選沿流諸郡將士為捍禦之圖猶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荊楚之衆擾我上流江以南震蕩矣或謂其勢彊盛宜於講和欲出金繒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也進工部侍郎加兼給事中復上疏言陛下不聞減退宮女而嬪嬙已溢於昔時不聞褒錄功臣而節鉞先加於外戚不聞出外貯以犒戰士而金帛多靡於浮費陛下之舉動人心所視為卷舒者也陛下既不以為憂則誰復為陛下憂權諫議大夫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僉

言退縮失事功

書樞密院事史嵩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至虛捐歲月坐失事功進參知政事及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讜言時稱公清之相云以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謚文清

范鍾

范鍾字仲和蘭溪人嘉定二年第進士歷尚書右郎官兼崇政殿說書進對帝帝曰仁宗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遺患

至於今日帝悅累遷起居郎兼祭酒權兵部侍郎兼
史職至權兵部尚書兼侍讀嘉熙中連拜參知政事
淳祐五年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封東陽郡公乞歸田
里不許六年以與游似不協固辭許之加觀文殿大
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辭不拜以保晚節乃提舉洞
霄宮卒鍾為相清直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
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贈少師謚文肅所
著有禮記解

趙葵

趙葵字南仲京湖制置使方之子與兄范俱有志事

功方器之聘鄭清之全子才為師又遣從南康李燔
為有用之學葵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
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咸盡死力屢以此獲捷嘉
定十年金人犯襄陽圍棗陽方帥范葵往戰敗走之
十三年方遣葵及都統扈再興攻金人至高原奮擊
殲之明日進次鄧州金人阻北河以拒葵麾軍進揚
義諸將繼至與戰又大破之累功補承務郎知棗陽
軍方卒起復直秘閣通判盧州進大理司直淮西安
撫參議官寶慶元年范知揚州乞調葵以彊勇雄邊
卒五千乞寶應備賊葵坐言者奏祠三年起為將作

殺李全於揚州

監丞紹定初出知滁州初李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
節鉞葵策其必叛及是全將入浙西告糴葵上書丞
相史彌遠謂此賊包藏禍心不止於得粟若不痛抑
其萌則肆行無憚恐畿內有不可勝諱之憂以滁當
賊衝又與金人對境實兩淮門户修城浚湟經武不
少暇命秦喜守青平趙必勝守萬山以壯形勢葵母
疾謁告省侍不得封股雜藥寄之母卒葵求解官不
允卒哭復視事全造舟益急葵復致書彌遠曰李全
決非忠臣臣非孝子丞相苟不聽葵言不發兵討叛則豈
特不可以強國勢安社稷而葵亦不知死所不復可

報君相之恩矣又言於朝詞甚激切彌遠意未決參
知政事鄭清之力贊之乃加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
刑獄兼知滁州范刻日約葵葵帥雄勝寧淮武定彊
勇步騎萬四千命王扈斌胡顯等將之以葵兼參議
官全攻揚州東門葵出搏戰賊將張友呼城門請葵
出及出問全來何為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
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切責之全無以對彎弓
抽矢向葵而去自是數戰皆捷四年正月遂殺全連
進兵部侍郎六年詔授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入對
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

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所難朕甚嘉之端平元年金
亡朝議收復三京葵上疏請出戰乃授葵權兵部尚
書京河制置使南京留守兼淮東制置使時以趙范
知開封府東宮留守全子才知河南府西京留守子
才既入汴葵亦取泗州趨汴會之遂遣將范用吉及
楊誼等攻洛陽降其城屬盛者汴隄決水潦溢糧運
不繼所復州郡皆空城無兵食可因忽元兵南下葵
水牌衆多溺死師大潰葵與子才棄汴歸范上表劾
之詔各降一秩葵以兵部侍郎淮東制置使移司泗
州嘉熙元年以寶章閣學士知揚州二年以揆安豐

捷拜刑部尚書兼本路屯田使葵前後留揚八年墾
田治兵邊盃飭淳祐二年賜進士出身同知樞密院
事數月罷知潭州三年葵母乞追服不允疏再上與
祠不拜四年復授同知樞密院事疏奏今天下之事
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講明
之疏其可用者任使之有勇略習治兵有心計者治
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
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責其成效連拜樞
密使兼參知政事督視諸路軍馬封長沙郡公尋知
建康府行宮留守江東安撫使九年授光祿大夫右

丞相兼樞密使封信國公固辭言者以宰相須讀書人
罷為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尋判潭州湖南安撫使
加特進歷廣西荊湖江東西宣撫使景定初授兩淮
宣撫使封魯國公尋奉祠咸淳初加少傅明年特授
少師武安軍節度使封冀國公致仕舟次小孤山卒
年八十一是夕五洲星隕如箕贈太傅謚忠靖

論曰喬行簡歷練慮達李宗勉抑僥倖收耆老成
趙葵拜相實以衛國之勳言者少其非科目報罷
殊不知皋夔稷契何書可讀也

宋相臣傳卷之二十九

杜範

論矯弊之作　論帝親政　言大臣當崇獎臺諫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第進士歷大理司直端平中自祕書郎拜監察御史奏最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奸邪然廟堂之上奏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積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鑠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理宗深然之又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事寢不行範再奏曰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阻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行此豈勵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章匄去有危機將發朋比禍作之語範遂自劾言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獎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含怒者也時清之妄邀邊功用師河洛邊境騷然中外大困範率合臺論其事清之愈忌之改太常少卿轉對詔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而

言臺諫失職之弊　言清之開邊釁　奏鳴復交結閫上

邊方帥臣其弊尤甚以致賞罰顛倒政命慢褻望陛下嚴制宮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閫禁約閹宦不復説諭得以售其姦範自入臺屢匄祠至是復五上歸田之請皆不允遷祕書監兼崇政殿説書拜殿中侍御史辭不獲乃因講筵復奏臺諫失職之弊謂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爲仕途之捷經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以蓋實哉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清之橫啟邊釁幾危宗祀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併言簽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爲之地鳴復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未即行範亦不入臺帝促之範奏鳴復不去則臣安敢入方再奏之鳴復抗疏自辨言臺臣論臣不知所指何事豈以臣黨主和議耶幸未斥退則安國家利社稷死生以之去則無家可歸惟有扁舟五湖耳範又極言其寡廉鮮恥既而合臺劾之太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鳴復將出關帝又遣使召回範復與合臺奏鳴復欺君罔上無所不至改起居郎範奏論鳴復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臣豈有仕途捷徑之號不宜躬自蹈之即度江歸授

訶內憂外患　復言官府弊政

江東提點刑獄尋改浙西範力辭而嗚復亦出守越
嘉熙二年範差知寧國府四年還朝首言今日之内
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醖成之如養護癰疽待時而
決耳端平號為更化而居相位者無能改於其舊敗
壞汚穢殆有甚焉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怪
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觖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
圖旨酒有箴緝熙有記使持此一念振起頽頽宜無
難者帝嫵勞備至遷權吏部侍郎兼侍講以久旱復
言徇私忘公之害未幾復上疏謂陛下宮中宴賜未
聞有所厎損左右嬙嬖未聞有所放遣貂璫近習未

聞有所斥遠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絶朝廷政事未
聞有所修飭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搜革陛下盍亦震
懼自省詔中外臣庶各務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
之策拜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復奏言宴賜不節修
造不時玩寇縱敵數兼權兵部尚書改禮部尚書淳
祐二年權同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
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
寛容内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
知政事範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四且
敕諸城門不得出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

上五事　上十二事　感孟珙　制元兵

復并斥嵩之嵩之令諫議大夫劉晉之等論範及鳴
復範遂行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左丞
相範以避游似不許遂力疾入覲範上五事曰正治
本肅宮闈擇人材惜名器節財用仍乞早定國本以
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降恩澤引前朝杜衍例範
皆封還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
上十二事曰公用拾曰儲材能曰嚴薦舉曰懲贓貪
曰專職任曰久任使曰抑僥倖曰重閫寄曰選軍實曰
招土豪曰宜倣祖宗方田之制號為溝洫曰明於治
邊善於理財者搜訪以聞時孟珙權重兵久居上流

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人謂
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術
相籠絡非範所屑為也珙大感服未幾元軍大入為
必取壽春之計範命維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來
應卒以捷聞未幾卒贈少傅謚清獻所著有古律詩
歌詞五卷雜文六卷奏稾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
卷經筵講義三卷

王洙曰清獻當史彌遠鄭清之之時格致誠正時
所厭聞者也而卒守其說至死不變揆其所自得
之朱子王魯齋者為多公不惟傳之於家而又明

之於朝理宗亦頗椎心委任益誠意所感也入相未幾賫志以歿豈天未欲祚宋乎

真德秀

真德秀字景元後又字景希建之浦城人慶元進士嘉定元年遷博士六年遷起居舍人時彌遠當國德秀不爲羈縻出爲江東轉運辭朝奏五事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二曰比隣之道不可輕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四曰諛佞之言不可聽五曰至公之論不可息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主濟王贈典彌遠益嚴憚之以知泉州端平初彌遠薨召爲户部尚書以大

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娱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兹皆足害敬上忻然嘉納拜參知政事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宦遊所至多惠政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絕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類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明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録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既薨上思之不置謚文忠

張時泰曰德秀嘗爲宮教授諫皇太子竑不聽而去何其先見之明若是耶至理宗即位之初爲侍讀爲侍講爲侍制學士任志不辭可謂能擇其君者矣

崔與之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遊太學第進士廣之士繇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歷遷廣西提點刑獄瓊之人次其事爲海上澄清録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乃疏爲十事申論而痛懲之當時刻傳號嶺海便民榜召爲金部員外郎金南遷于汴朝議疑其逼迫特授直寶謨閣權發遣楊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內入覲遣之既至浚城濠創五砦金人不敢深入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琸承密劄取泗州兵度淮而後牒

撫蜀金人不敢犯

報琸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告宰相以備敵及金人入境宰相連遣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報答曰漣海二邑若為區處山東諸酋若為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與之自劉琸敗亟修守戰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還和議亦寢召為祕書少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釁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升祕書監兼太子侍講權工部侍郎遷為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時安丙

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西蜀之師初金人既弊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優加爵賞以來之米幾金萬户呼延棫等寇洋州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既復鎮撈邊關開諭招納金人諜得之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與之以疾丐歸金諜知大入與之再為臨邊金人乃退召為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理宗數召起皆力辭繼授端明殿學士亦辭

謀用任正人

依授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推鋒軍逮戍建康江西凡八年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長驅至廣州與之家居肩輿登城曉以逆順禍福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禍受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聞命亟拜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客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黠不悛者殲之其餘分隸諸州帝於是注想彌切拜參知政事又拜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及人材當否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材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

人而已忠實而有材者上也材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陛下以正人為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為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材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為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人材豈易得而輕棄如此又曰京城之災七年兩見豈數萬户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凛凛又曰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

諫勿令臣內干政

事及問以群臣賢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睚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領鄉郡不受廩祿之入凡奉餘皆以均親黨卒時年八十二累封至南海郡公謚清獻

王洙曰崔正子出處大類張曲江要之皆嶺南高士也曲江當明皇之時知祿山必叛隨為李林甫所排竟死荊山正子在理宗之朝聞取三京則頓足浩嘆後理宗以右丞相起之疏十三上不赴秋

菊寒泉卒老海濱曲江病於李林甫正子病於鄭清之之時同召者四人真西山亦與焉西山入朝竟有盧扁為庸醫受責之說視正子飄然見幾不受籠絡者或不可同年語也清風高節至今想見使理宗果能出清之而信任之則其相業當何如哉漢史以魯兩生為大臣蓋以去就卜之也

宋相臣傳卷之三十

韓侂胄

韓侂胄字節夫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憲聖慈烈皇后女弟侂胄以父任歷汝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趙汝愚議定策立皇子嘉王時憲聖太后居慈福宮而侂胄雅善慈福內侍張宗尹汝愚乃使侂胄介宗尹以其議密啟太后不獲命既而過重華宮提舉關禮為白憲聖乃可議嘉王即位是為寧宗侂胄欲推定策恩汝愚但還侂胄宜州觀察使樞密院都承旨侂胄始觖望然以

傳導詔旨寖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朱熹嘗論奏其姦侂胄怒使優人峩冠闊袖象大儒戲於上前熹遂去侂胄進保寧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自是侂胄益用事而以抑賞故怨汝愚日深嘗川劉弢者嘗與侂胄同知閤門事頗以知書自負方議內禪時弢弗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與侂胄謀傾汝愚以內批除所知劉德秀楊大法劉三傑為臺諫汝愚之迹始危侂胄又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引李沐為右正言沐奏汝愚將不利社稷汝愚罷相朝士以言侂胄遭責者數十人矣而侂

胄又設偽學之目以網括汝愚及熹門下士用何澹
胡紘為言官交章論之汝愚謫永州慮他日復用密
諭衡守錢鍪圖之汝愚抵衡暴卒未幾侂胄加開府
儀同三司時臺諫迎合侂胄意以攻偽學為言然懼
清議不欲顯斥熹侂胄意未快以陳賈嘗攻熹召除
賈兵部侍郎未至亟除沈繼祖臺察繼祖誣熹十罪
落職罷祠三年劉三傑入對曰前日偽黨今變而為
逆黨侂胄即日除為右正言而坐偽黨得罪者六十
人王沆姚愈以論偽學得遷官施康年陳讜鄧友龍
林采皆以攻偽學久居言路而張釜張巖程松率由

此秉政四年侂胄拜少保封豫國公進太保封平原
郡王六年進太傅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侂胄決杖
流欽州一時善類悉罹黨禍而謀實始京鏜鏜死侂
胄亦稍厭前事張孝伯以為不弛黨禁後恐不免報
復之禍侂胄以為然追復汝愚朱熹職名留正周必
大亦復秩還政徐誼等皆先後復官黨禁浸解嘉泰
三年拜太師時侂胄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
辛棄疾陳謙皆以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斥損晚
節以規榮進者矣侂胄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
異陳自強至印空名勑劄授之惟所欲用三省不[illegible]

知也言路厄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謂之月課
或勸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於是恢復之議興
以吳曦為興州都統識者言曦主西師必叛侂胄不
省也開禧改元詔中外諸將密為行軍之計武學生
華岳扣閽乞斬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諫議大
夫李大異亦論止開邊岳下大理劾罪編置大異斥
去陳自強及鄧友龍相援故事乞命侂胄兼領平章
遂除平章軍國事蕭逵時在太常論定典禮序班丞
相之上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罷蘇師旦為腹心除
師旦安遠軍節度使自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偽作

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於是
左司諫易祓大理少卿陳景俊太學博士錢廷玉皆
起而言恢復之計侂胄既喪師始覺為師旦所誤謫
之韶州已而金人渡淮攻廬和真揚取安豐濠又攻
襄陽至棗陽乃以丘崈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
馬侂胄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丘崈募人持書
幣赴敵營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所為非
朝廷意金人答書辭甚倨又遣書許還河北流民及
今年歲幣金人乃有許意會郭倪兵敗吳曦叛受金
命崈乞移書敵營伸前議且謂金人[illegible]太師平章為

首謀宜免繫街侂冑忿宗坐罷侂冑連遣方信孺使
北請和以林拱辰為通謝使金人欲責正隆以前禮
賂以侘獲為界且索犒軍銀凡數千萬而縛送首議
用兵之臣侂冑大怒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自兵興
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
力大屈而侂冑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
遠謀誅侂冑皇子榮王入奏楊皇后亦從中力請乃
得密旨彌遠以告參知政事錢象祖李壁御筆云韓
侂冑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
國重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

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令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夏
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欵奏審壁謂事留恐泄不可
翌日侂冑入朝震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擊殺之後
自強連貶雷州籍其家矣龍連貶循州師旦貶韶州
尋誅師旦金人來求侂冑首乃斲棺取其首併師旦
首函遺之侂冑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寓內嘗
鑿山為園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
之所儼然居之老宮人見之為垂涕頹檝草制言其
得聖之清易祓撰荅詔以[illegible]之四方校書獻頌
者謂伊霍旦奭不足擬其勳有稱為我王者余嘉請

加九錫趙師𢍆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皆當之不辭
所嬖妾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
坐恃勢驕倨至是皆論罪有司籍其家多乘輿服御
之飾其僭紊極矣侂冑娶憲聖吳皇后姪女無子取
魯氏子為後名珍削籍流沙門島云

賈似道

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少落魄以父涉蔭補嘉興司
倉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為貴妃遂詔赴廷對擢
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縱游諸妓家理宗嘗夜
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

明日詢之果然累京湖安撫制置大使未幾以端明
殿學士移鎮兩淮寶祐二年加同知樞密院事臨海
郡開國公四年加參知政事五年知樞密院事六年
敗兩淮宣撫大使會元兵滅金約以陳蔡為界師未
還用趙范謀發兵據殽函絕河津取中原地為元兵
所敗遂啟兵端開慶初元兵攻鄂州又分兵蹂廣西
破湖南傳檄數宋背盟理宗大懼乃以趙葵軍信州
禦廣兵以似道軍漢陽援鄂即軍中拜右丞相兼樞
密使鄂城告急死傷者萬三千人似道私遣宋京如
元軍請輸歲幣稱臣元將忽必烈不許會元有內難

似道遣京復請許之鄂圍遂解留張傑閻肥以偏師
俟湖南兵明年為景定元年傑作浮梁新生磯與湖
南兵同濟而北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梁殺獲兵百
七十人上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召入朝授
少師進封衛國公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久而元
遣使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且徵歲幣似道方令館
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
和也似道密令淮東制置司拘之真州不令入見似
道尋兼太子少師逾年加太傅似道既秉政頗忌功
脩怨結臺諫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多所彈擊初似

道在漢陽丞相吳潛移之黃州而分曹世雄等兵屬
江閫黃雖下流實兵衝似道銜潛中以事連貶循州
以死高達在圍中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
巍巾者何能為哉似道屢譖於帝欲誅達帝知達功
免重譴曹世雄向士壁在軍中事不關白並以侵盜
邊費貶遠州仍徵償以萬計士壁竟坐是死似道復
會計以汚蠛諸閫如趙葵史巖之皆不免劉整亦因
是懼禍以瀘州降于元云時理宗在位久內侍董宋
臣盧允升為之聚斂以媚之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
賂寘諸通顯又用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作芙蓉閣

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傀儡奉帝為遊燕竊弄權柄臺
臣有言之者帝宣諭去之似道入逐盧董所薦林光
世等悉罷之勒外戚不得為監司郡守子弟門客不
敢干朝政由是權傾中外先朝舊法率意紛更增吏
部七司買公田以罷和糴民因之破家者甚衆知平
江包恢買田至以肉刑從事復以楮賤作銀關銀關
行物價益踊楮益賤五年彗出柳臺諫皆上書言公
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似道奏辯甚力建寧府教授謝
枋得摘似道政事為策問竄興國軍太學生蕭規葉
李等上書言似道專政悉黥配之後又行推排法江

南尺寸地皆有稅而民力弊矣理宗崩度宗又其所
立每朝必答拜稱為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
咸淳元年穆陵甫畢事即棄官去使呂文德報北兵
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度宗與太后手詔起之既至欵
以經筵拜太師以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
使粗人之極致爾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
時日不利亟命返之宋制節出有撤關壞屋無倒節
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歎然下沱之報實無兵也
三年又乞歸養遣大臣侍從傳旨留日四五至中使
賜賚日十數至夜即交門第外守之除太師平章軍

[illegible][illegible]中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賜第葛嶺俾俛仰其
中吏抱文書就第署政無大小悉決於堂吏翁應龍
及廖瑩中宰執充位署紙尾而已似道雖深居凡臺
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
行李芾文天祥陳文龍陸達杜淵張仲微謝章輩小
忤意輒斥重則屏棄終身不録趙溍輩爭獻寶玉陳
奕至以兄事其玉工陳振民以求進一時貪風大肆
五年復稱疾求去帝泣涕留之不得令六日一朝六
年令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出殿廷始坐
繼又命十日一入朝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惟坐葛嶺
起樓榭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事淫樂時與
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其妾有兄來立府門
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群妾踞地鬬蟋
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
寶閣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狥葬矣發其
棺取之人有物求不予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八
年明堂禮成祀景靈宮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
胡貴嬪之父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卻輅
乘逍遥輦還宮帝曰平章云云顯祖紿曰平章已允
乘逍遥輦矣帝遂歸宮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

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留之不
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始還似道既專恣日
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
士又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
路斷絶威福肆行自圍襄陽以來似道每請出督而
陰使臺諫疏留呂文煥以急告似道復申請之監察
御史陳堅等謂師臣宜居中以運天下乃就中書置
機速房調邊事文煥以襄陽降于元踰月似道始以
聞曰向使早聽臣行邊當不至此十年母胡氏卒詔
以天子鹵簿葬之尋起復入朝度宗崩元兵破鄂太
學諸生亦群言非師臣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
都督府臨安然憚劉整不行明年正月整死似道欣
然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自出師至蕪湖俾宋京如
元軍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約不從夏貴自合肥以
師來會袖中出編書示似道曰宋曆三百二十年似
道俛首而已時孫虎臣戰失利夏貴還守淮西似道
與虎臣以單舸奔揚州明日敗兵蔽江而下似道招
之皆不至有為惡語慢罵之者乃檄列郡如海上迎
駕疏請遷都遂入揚州陳宜中請誅似道謝太后止
罷平章都督予祠繼又削三官然尚居揚不歸五月

王爚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死孝太后乃詔歸終喪七月王爚入見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始從之婺州婺人聞似道將至率衆為露布逐之監察御史孫榮叟等又言之從建寧侍御史陳文龍等又言之始謫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送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父嘗為似道所配欣然請行虎臣每名斥似道徹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轎夫唱杭州歌謔之似道至古寺中壁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八月至漳州木綿菴虎臣屢諷之自殺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拉殺之

約交趾五事

宋相臣傳卷之三十一

董槐

董槐字庭植濠州人少喜言兵陰讀孫武曹操之書論事慷慨自方諸葛亮周瑜父永怒而嘻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願也槐心愧乃益自推折學於永嘉葉師雍聞輔廣皆朱熹之門人後往從廣嘉定六年登進士第歷左司郎官進直龍圖閣沿江制置副使兼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視其賦則吏侵甚下教曰吾蒞州而吏猶為盜不自悔吾且誅之吏乃震恐願自新槐因除民患害凡利有宜弛以利民惟恐不盡弛大計軍實常若敵至裨將盧淵凶猾不受命斬以徇軍中肅然又歷廣西運判兼提點刑獄至邕州上守禦七策又與交趾約五事一無犯邊二歸我侵地三還鹵掠生口四奉正朔五通貿易於是遣使來獻方物南方悉定累封至侯爵同知樞密院事寶祐二年進參知政事四川制置使余晦以戰敗奪官詔荊襄制置使李曾伯往視師曾伯辭槐曰事如此尚可坐而觀乎上疏請行頡頏兵變門以固荊蜀輔車之勢詔報曰腹心之臣所與共理天下者也宜在朝廷不宜在四方後上疏曰天下之事不進

則退人臣無敢為岐意者苟以臣為可任宜必聽臣自效即臣不足與軍旅之事願上官爵不許進封濮梁郡公帝日鄉用槐槐言事無所隱意在格心不爲容悅帝問糴民粟積邊則對曰吳民困甚有司急糴不復省察夫民惟邦本願先垂意根本帝問邊事對曰外有敵國則其計先自強又言敵國在前宜挾材能用之士大夫有過失為執法吏所刺劾終身擯弗用深為朝廷惜此苟非姦邪皆願為昭洗勿廢其他善又遷謫之臣久堕遐方稍稍内徙命得生還顧弗可用矣槐每奏帝輒稱善三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

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無不為然務先大體任人先取故舊之在疏遠者在官者舉論歲而遷嗜進者始不說矣於是嫉之者滋甚帝既年高操柄獨斷群臣無當意者丁大全善為佞帝顯貴之竊弄威權而帝弗覺悟大全已為侍御史遣客私自結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弗善已銜甚乃日夜刺求槐短槐入見極言大

論丁大全姦邪

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邪而嘿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姦不

可與俱事而[illegible]矣既出即上書乞骸骨不報四年以免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時大全亦論劾槐書未下自發省兵迫逐之露刃圍槐第驅迫出城而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之後屢用祀明堂恩加食邑連封許國公一夕天大雨烈風雷電槐起衣

臨危說兌謙二卦

冠而坐麾婦人出為諸生說兌謙二卦問夜如何諸生以夜中對遂卒贈太子少師謚文清帝遣使厚賻焉

程元鳳

程元鳳字申甫徽州人第進士淳祐初歷著作郎仍

權右司郎官輪對指陳時事當國者以為異已旬外知饒州郡初罹水災元鳳修城堞置義阡寬誅求察誣濫進江淮荊浙福建廣南都大提點坑冶仍兼知

治司生芝

饒州治司歲有冬夏帳銀悉以補逋稅芝生治所衆以治行所致元鳳曰五穀熟則民蒙惠此不足異也累擢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丞相鄭清之為臺官潘凱吳燧所論清之改遷之二人不即命去元鳳疏

論鄭清之改遷臺臣

清之罪凱燧得召還十二年拜右正言兼侍講以祖諱辭詔特以右補闕繫銜上疏極剴切至謂舉士大夫之風俗當舉士大夫之心術亦名言也余晦以從

捂故
人子
子進

父天錫恃恩妄作三學生伏闕上書司業蔡杭又力言之元鳳數其罪劾之奏上以晦為大理少卿杭為宗正少卿元鳳又上疏留杭而黜晦以安士心乃命杭仍兼司業晦予郡升殿中御史仍兼侍講寶祐中累遷參知政事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新安郡公會丁大全謀奪相位元鳳力辭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開慶兵興手疏收人心重賞罰團結民兵數事俄起判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連拜特進依前職充醴泉觀兼侍讀度宗立進少保咸淳三年拜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吉國公以言罷歸在陳

宜中傳明年罷觀使以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初元鳳在政府一埶家子求官謝之其人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為言元鳳曰先公疇昔相薦者以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豈先大夫意扎列以國家官爵報私恩某所不敢有嘗遺元鳳論列者其後見其可用更薦拔之曰前日彈劾成其才也今日擢用盡其才也所著訥齋文集若干卷

吳潛

吳潛字毅夫淵之弟也舉進士第一歷尚書金部員外郎紹定四年授郎官都城大火潛疏論至災之由讀當恐懼修省毋飾虛文詔二三大臣和衷竭慮力改絃轍庶幾反災為祥矣又貽書丞相史彌遠論六事一曰格君心其五皆切時務改吏部員外郎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遷太府少卿淮西總領又告執政論用兵河南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為變今日之事豈容輕議既後入洛師潰失亡不貲如潛言遷太府卿兼權沿江制置知建康府江東安撫留守上疏論保蜀之方護襄之策防江之算備海之宜進取有甚難者三事端平初詔求直言潛陳九事忤時相罷奉祠累遷吏部尚書兼知

臨安府論艱屯蹇困之時非反身修德無以求亨通之理乞遴選近族以係人心理宗嘉納兼侍讀經筵以臺臣徐榮叟論列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後歷翰林學士改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封金陵郡侯以亢旱乞罷免改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徙浙東安撫使召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大對言今日之病不但倉公望之而驚扁鵲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任元老博采衆益使臣輩得以效牛溲馬勃之助以不虞陛下知人之明淳祐十一年入為參知政事拜右丞相明年以水災乞解機政以觀文殿

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又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至官條具軍民久遠之計告於政府奏皆行之又積錢代民輸帛前後所蠲五百萬有奇以久任匃祠且累章乞歸田里進封崇國公判寧國府還家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召入對論畏天命結民心進賢才通下情拜特進左丞相進封慶國公改封許國公元兵渡江攻鄂州別將由大理下交趾破廣西湖南諸郡潛奏今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良由近年姦臣憸士設為㕓議迷國誤軍其禍一二年而愈酷附和逢迎媕阿諂媚積至於此臣年將七十捐軀致

命所不敢辭所深痛者臣交任之日上流之兵已踰黃漢廣右之兵已蹈賓柳謂臣壞天下之事亦可哀已又論國家安危治亂之原蓋自近年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㕓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戎之禍即為宗社之憂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蕭泰來等群小嘗沈炎實趙與𢡟之腹心爪牙而任臺臣共為之搏擊姦黨盤據血脈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者皆此等小人為之又乞大全致仕炎予與祠高鑄竄常州軍不報帝將立度宗為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材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竟以炎論劾落職謫建昌軍尋徙潮州責授化州團練使循州安置潛預知死日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大雷已而果然四鼓閉齋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景定二年五月也德祐初追復元官并恩數繼贈少師

葉夢鼎

葉夢鼎字鎮之寧海人本陳待聘之子七歲後於毋族以學上舍試入優等釋褐出身授信州軍事推官遷太學錄淳祐二年雷變上封事言君人才戒燥近明年輪對言君子直言軍制楮弊仕官分闕六事歷

軍器少監兼兵部郎官轉對言國計邊事國體三事又言外有窺邊之大敵內有伺隙之巨姦奇袤蠹娼於宮闈熏腐依憑於城社強藩悍將牙蘖易檣草竊姦宄肘腋階變權知袁州十一年為司封員外郎兼玉牒檢討官以直秘閣江西提舉常平兼知吉州節制悍將置社倉義倉平反李義山受贓之冤以國子司業召寶祐中累遷權禮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升兼史職毋喪闋以集英殿修撰知贛州丁大全柄國欲摟夢鼎登朝卒辭謝之改知建寧又改知隆興景定中累遷簽書樞密院事進封臨海郡公丞相賈似道

兩毋以道厲民

引故事宵車遁

歆造關子罷十七十八兩界會子夢炎以為厲民乃
止罷十七界公田法行夢炎又以為厲民故行之浙
右而止進同知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奏免浙西經
界理宗崩議太子即位太后垂簾聽政夢炎曰毋后
垂簾豈是美事進參知政事加食邑理宗復正禰火
傳後事引疾歸里累詔力辭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
府沿海制置使咸淳三年再召為參知政事加食邑
六辭不許拜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廼與似道分任
利州轉運使王价嘗以言去官非其罪也四川制置
司已辟參議及死其子愬求遺澤至是夢炎明其無

罪似道以為恩不已出罷省部吏數人榜其姓名於
朝夢炎怒曰我必不為陳自強即求去似道之毋諫
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希進汝強與以相印
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為官
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
乃悔悟屬府尹洪燾求解而夢炎屢上章乞閒冬雷
引咎求去愈力四年策楊妃寧相無拜禮吏質拜夢
炎以笏揮之趨出明日乞還田里詔勉留之進少保
五年引杜衍致仕單車宵遁故事累辭乃授觀文殿
學士福建安撫大使進封信國公不拜充醴泉觀使

劉棐忤時

又不拜七年再充醴泉九年授少傅右丞相兼樞密
使引疾力辭宰掾郎曹沓至趣行扶病至嵊縣請辭
不獲乞還山林扁舟徑歸使者以禍福告夢炎語之
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似道大怒臺
臣奏從歸田之請詔仍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
使不請祠祿恭帝初即位咨訪故老夢炎上封事曰
敦教道訓廉德厲臣節拯民瘼重士選勸吏廉懲吏
姦補軍籍授判慶元府沿海制置大使力辭依前醴
泉觀使兼侍讀不拜二年益王即位於閩召為少師
太乙宮使航海遂行道梗不能進望南慟哭失聲而

還後二年卒

馬廷鸞

馬廷鸞字翔仲樂平人甘貧力學登淳祐七年進士
第歷官太學錄召試館職時外戚謝堂萬文翁內侍
盧允升董宋臣用事廷鸞試策言強君德重相權收
直臣防近習大與時迕遷秘書省正字尤猜提舉史
事辟為史館校勘初丁大全令浮梁推纂廷鸞猶欲
鈎致之廷鸞不為動試策稍及大全及廷鸞當輪對
大全私謂王持原往瞯馬廷鸞素厚持原且同館不
虞其謀也密露大意持原紿曰君猶未改秩姑托為

抑吳潛不避私嫌論斥宋臣

極言宋臣不可用薦士二十人

為後圖乎廷鸞曰此微臣千一之遺其何敢不力
屋以告大全及候對殿門格不得見翌日以監察御
史朱熠劾罷宋臣遣八廂士索奏藁藁雖焚聞者浸
廣忌者愈深而廷鸞之名重天下開慶元年吳潛入
相召為校書郎景定元年兼沂靖惠王府教授時大
全黨多斥宋臣尚居中言路無肯言者諸學官抗疏
疏上即行會日食與秘書省同守局因相與草疏潛
以書告廷鸞曰諸公言事紛紛皆疑潛所嗾聞館中
又將論列校書宜無與以重吾過廷鸞對曰公論也
不敢避私嫌越數日宋臣竟坐謫兼權樞密院編修

官時賈似道自江上還位望赫奕廷鸞未嘗親之輪
對言國於東南者楚越覇而有餘東晉王而不足乞
遏惡揚善以順天擧直錯枉以服民歷擢起居舍人
兼太子右庶子兼史院時召用宋臣廷鸞極言不可
從之薦士二十人進中書舍人多所繳駁遷禮部侍
郎度宗登極兼侍讀升直學士院累遷右丞相兼樞
密使咸淳八年九疏乞罷政九年奉祠度宗初年詔
詢故老事以修攘大計叩趙葵葵極意指陳曰老臣
出入兵間備諳此事願朝廷謹之重之似道作色曰
詞臣失言廷鸞每見文法密切[illegible]稽遲將校不出宂

著六經諸書

六君子

劾丁大全基禍

力升辟稍越拘攣似道頗疑異己黜堂吏以泄憤及
辭相位帝慰留廷鸞言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
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
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
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端宗即位召不至居家十
七年而卒所著六經集傳語孟會編楚辭補記洙泗
裔編讀莊筆記張氏皇極觀物外篇諸書

陳宜中

陳宜中字與權永嘉人入太學有文聲寶祐中丁大
全得寵於理宗在臺橫甚宜中與黃鏞劉黻林則祖

陳宗曾唯六人上書攻之宜中坐削籍拘管建昌時
稱之號為六君子大全既竄丞相吳潛奏還宜中賈
似道入相復為之請有詔六人皆免省試命赴景定
三年廷試而宜中中第二人歷官監察御史程元鳳
再相似道恐其侵權欲去之宜中首劾元鳳縱丁大
全肆惡基宗社之禍命格宜中亦自請外累遷簽書
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德祐元年升同知樞密院
事二月似道喪師蕪湖乃以宜中知樞密院兼參知
政事已而翁應龍自軍中歸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
以不知對宜中以為似道已死即上疏乞正似道誤

擊殺似道黨人

國之罪似道行時以所親信韓震總禁兵人有言震欵以兵刼遷者宜中召震計事伏勇士袖鐵椎擊殺之於時右丞相章鑑宵遁詔以王爚為左丞相拜宜中特進右丞相爚還朝論事即與宜中不合會留夢炎自湖南入朝爚與宜中俱乞罷政請以夢炎為相太皇太后乃以宜中為左丞相夢炎為右丞相爚平章軍國重事爚拜命即日僦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中上疏以為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譏亦去遣中使輩遮留之始至時命張世傑等四道進師二丞相都督軍馬而不出督爚請以一丞相建閫吳門以護諸將不然則已請行宜中娓始與夢炎上疏乞行邊事下公卿議不決七月世傑等兵果敗於焦山爚奏言事無重於兵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免不允爚子乃　京學生伏闕上書數宜中過失宜中竟去累召不至太皇太后自為書遺其母楊使勉諭之宜中乃乞以祠官入侍召拜醴泉觀使尋為右丞相然事已矣宜中倉皇發京城民為兵民年十五已上者皆籍之人皆以為笑十一月遣張全合尹王麻士龍兵援常州王士龍皆戰死全不發一矢奔還

天祥　不合　竟報

文天祥請誅全宜中釋不問已而元兵破常州濞獨松關隣邑望風皆遁宜中遣使如軍中請和不得即率群臣入宫請遷都不果伯顏將兵至臯亭山宜中宵遁陸秀夫奉二王入温州遣人召宜中俱入閩益王立復以為左丞相井澳之敗宜中欵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諭意度事不可為遂不反後沒於暹羅宜中為人多術數小為縣學士其父為吏受贓當黥宜中上書温守魏克愚請貸之克愚卒置之法其後宜中為浙西提刑克愚郊迎宜中報禮不書銜亦云部下民陳某克愚皇恐不敢受袖而謝之宜中陽禮之而陰摭其過無所不得其後克愚以事迕似道麾罷家居宜中入乃極言克愚居鄉不法事似道命臺鑑劾之貶嚴州以死

論曰寵無不妬權無不爭此女子小人之恒態也觀宋末賢宰董槐等所遭不其然乎方丁大全貴緣用事槐與程元鳳遂不安於朝賈似道繼大全後其横彌甚元鳳既召而寖吳潛既黜而竄以死業夢鼎馬廷鸞亦見幾而避位矣若王爚陳宜中皆能暴似道誤國罪而正其罰顧乃昧於和衷之義自相爭戾豈天欲亟亂而趣宋之亡耶

文天祥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美晳如玉顧眄燁然弱冠理宗親拔進士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開慶初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説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入為寧海軍節度使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即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中宋臣復入為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守瑞州改江西提刑遷尚書左司郎官累以臺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忤賈似道又風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 咸淳九年起為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數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十年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諭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遂起兵其友止之曰是何異驅群羊而搏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狥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

稷猶可保也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詔入衛勤王 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家貲為軍費每與賓佐語及國事輙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時以丞相陳宜中未還朝不遣十月宜中至始遣之朝議方擢呂師孟為兵部侍郎師孟亦寒悀自肆天祥陛辭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釁鼓以作將士之氣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浸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内為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廣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鄱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黄鄱陽取江東揚州取两淮地大力衆約日齊奮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然不報是月天祥入平江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宜中詔天祥棄平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

降元宜中與張世傑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如元軍請和與元丞相伯顏抗論伯顏怒拘之偕宰執吳堅賈餘慶謝堂家鉉翁劉岊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滸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陳興復計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李庭芝又遣使四出約結天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鎮州說降矣李庭芝在揚遂疑天祥使再成亟爲殺之再成不忍紿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又以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復還堵中得免然亦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至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滸金應而去虞候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滸應解所懷與金卒獲免募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應以憂憤死滸與天祥汎海至溫州端宗未立天祥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州拜右丞相尋以宜中等議不合七月出江西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濚將一軍取寧都參贊

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蕭明哲何時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鳳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元兵攻之鳳兵敗同起事者劉欽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巖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明年吳浚降來說天祥天祥縛縊之既而入興國遣兵復諸縣元將李恒兵猝至天祥引兵走追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事在本紀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擒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孫㮚彭震龍張汴鞏信俱遇害繆朝宗自縊死吳文炳林棟劉洙皆被執歸館刑洙頗自辯賞叱曰死爾何必然於是棟文炳及蕭敬夫蕭燾夫皆不免天祥收殘兵奔循州又明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海澳端宗崩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少保信國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超南嶺鄒鳳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弘範兵突至被執天祥吞腦子不死鄒鳳自頸死劉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皆死杜滸被執以憂死林琦張唐熊桂吳希奭陳子

全兵敗被獲俱死惟趙孟濚何時陳子敬遁唐捄之後梟朴之後辯範之從子也天祥見弘範不拜弘範以客禮見之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元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與俱入崖山使為書招張世傑不可索之固乃書零丁洋詩與之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說其降不從弘範笑而置之遣使護送至燕天祥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及至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待旦乃移兵司馬設卒守之丞相博

羅等召見天祥長揖不拜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博羅語塞辨詰數端天祥不少屈博羅欲殺之元主及諸臣皆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勿殺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代續翁欲合南宮留夢炎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夢炎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何地事遂已天祥留燕二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元主知不可屈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遂不果元主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其請乃即刑天祥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俄有詔止之無及矣數日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按宋南渡遺事曰大山既赴義其日大風揚沙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城門晝閉自此連日陰晦宮中

皆秉燭而行群臣入朝亦爇炬前導世祖悔歎之進公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太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諡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灑掃柴市設壇以祀之丞相行禮代祭適狂飈旋地吹沙捲石不能啓目視捲其神主於雲霄中隱隱雷鳴如怨聲天色益晦乃改前少保宋丞相信國公天即開霽按正史未載及查□□作公傳亦知此云信公至義景泰中賜謚忠烈人不能知故附錄之嗚呼此公之英氣大節所謂生也

王洙曰文信公豈徒為有宋重哉固將萬世見也當德祐敗王之終胡元制命之始以綱常為天下任吏之以艱難險阻而不為沮經之以敗衄跌挫而不為惴咲之以高爵厚祿而不為動惧之以威武白刃而不為屈他如論郡縣積弱之弊則太祖

尚不足擬其經綸業四鎮犄角之利則李綱趙鼎不足齊其區畫蹶姑息牽制之害則張俊韓世忠輩不足當其謀畧予嘗為之論曰不食元粟伯夷之節也周旋不避甯武子之愚也盡瘁至死孔明之忠也感慨諷詠杜少陵之史也義不顧家夏后氏之急也磅礴凜烈千古如生孟子輿之正氣也使天不絕宋信公得以究其業焉則光復舊物祀夏配天難事哉噫

按文信公其真王佐之才哉語曰不知其人觀其友信公當國步斯須之時一時忠義為感召者得二十一人焉由今觀之間關如鄒鳳議論如劉子俊劉沐張朴慎守封疆如孫桌梁應龍不忘恢復如梁肅夫齒德如陳繼周努力如呂武以身殉主如李覃信督戰如蕭明哲患難不捨如杜滸林琦徐臻金應陳子敬腹心之交如蕭資堅白一節向使在承平之世則卿相梁牧皆其能也文信公與之同患難始終一致當是時也上無爵賞之授下無斧鉞之威相親以為固存亡者信義焉耳皆義士五百則田橫可以言賢雞鳴狗吠之出其門孟嘗下兒為功利之主彼二十一人大半為江右人同此閉者當時有義士侍文信之忠且節寧不預卜於此哉

江萬里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父燁始業儒大父璘鄉稱善人其鄰史知縣者誇其能杖燁健士璘俛首不荅歸語燁曰史故寒士今居官以笞士人自喜史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燁妻陳夢一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少神雋有聲類連舉於鄉入大學有文聲理宗在潛邸書其姓名几案間以舍選出身歷尚書右郎兼侍講史嵩之聲相違遷右正言殿中侍御史未及拜萬里器望清峻論議風采傾動一時輒既枝梧之策帝眷注尤厚常旬祠省母疾不許屬弟萬頃奉母歸南康旋聞母病萬里不俟報馳歸至祁門得訃而議者謂萬里母死秘不發喪反挾妾媵自隨於是側目者反相與騰謗萬里無以自解坐閒十有二年後陸德輿常辨其非辜於帝前賈似道督兵辟為參謀官遷刑部侍郎似道入相遷至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隨以言者去官後歷福建安撫使　度宗即位連遷參知政事請益師教襄樊以俟遷辛萬里始雖俛仰容默為似道

諸盃師教襄樊

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每入
不能乂似道以去要君帝呼為師相至涕泣拜留之
萬里以身披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
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
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講筵每問經史
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時
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為笑似道積慙怒謀逐
之萬里四句祠不俟報出關後數年復知太平州召
拜參知政事進封南康郡公既至拜左丞相兼樞密
使授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尋予祠　時咸

淳九年萬里年七十有六矣明年元兵渡江萬里隱
草野為遊騎所執大詬欲自盡既而脫歸先是閒褰
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
警報至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予雖不在
位當與國為存亡及犯饒州通判萬道同以城降軍
士執萬項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左
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屍如疊鎬益号人王[illegible]子
為後者也翌日萬里尸獨浮水上從者草斂之
贈太傅益國公後加贈太師謚文忠萬頃
為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官至正郎城破時

據寓城中亦死焉
按理宗之朝猶可為也嘉定金告衰元蒙未作一時
老成如喬行簡相業如崔與之公清如李宗勉折
衝如趙葵計策如吳潛格心如董槐經筵如真
德秀忠精如江萬里使其得君如孝宗保守江南
必矣惜乎理宗溺於聲色雖有首禮正學之名而
無柄用賢士之實始則制於史彌遠末則梗於丁
大全賈似道叔後三京之議起而邊隙開宦官女
寵之門多而道揆廢諸賢亦皆掣肘枘鑿莫展一
展惜哉

張世傑

張世傑范陽人金貞祐間河北盜起定興豪傑張柔
聚族黨結隊伍募義之士多從之世傑與焉金主以
柔為中都留守行元帥事柔使世傑戍杞世傑見金
事日非元益強盛勸柔歸正柔怒斥之將得罪世傑
遂來歸為呂文德小校累功至黄州武定諸軍都統
制又以功轉十官加環衛歷知高郵軍度宗末呂文
煥以襄陽降元命世傑將五千人守郢元兵不得前
遣人招之不聽元乃移兵攻郢　德祐元世傑提所
部兵入衛道復饒州乃入　朝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

請兵督令城戰

磔元護降使

多不至獨世傑来上下嘆異自和州防禦使不數月
累加至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兵遣將四出取諸
郡復諸城兵勢頗振七月與劉師勇諸將出師焦山
操戰艦名黃鵠白鷂者凡萬餘艘每十艘為一舫沉
鐵碇於江非有號令不得擅起碇示以必死元將阿
术分兵兩翼以火矢夾射蓬檣皆灼董文炳兵又合
而擊之自寅至午師大敗投江溺死數萬人無一降
者世傑奔圌山上疏請濟師不報擢龍神衛四廂都
指揮使數月進沿江招討使制置副使兼知江陰軍
已而元兵至獨松關以世傑為保康軍節度使知平

江尋亦召入衛加檢校少保明年正月元軍迫臨安
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丞相
陳宜中方遣人請和不可未幾和議亦沮元兵駐皋
亭山世傑提兵趨定海石國英遣都統卞彪來世傑
意從已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說之降世傑
大怒斷其舌磔之巾子山遂從二火帝入福州與衆
共立端宗拜簽書樞密院事王世強導阿剌罕來攻
世傑奉帝航海由泉州入廣復潮州明年咬都遣人
招帝又遣孫安甫說世傑世傑拘安甫不遣劉深來
攻淺灣世傑兵敗移帝居井澳深復來攻井澳世傑

張弘範遣三使招世傑不從

戰却之因碇碙州帝崩奉帝昺嗣帝位拜少傅樞密
副使世傑以碙州不可居再徙崖山封越國公　祥
興二年正月張弘範等兵至崖山或謂世傑曰北兵
若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即不利猶可西
走世傑慮久在海上有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
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船
千餘作水砦為死守計已而弘範果據海口樵汲道
絕茹乾飲鹹輒嘔泄兵大困世傑率蘇劉義方興大
戰弘範者柔之子也柔既降元元還其舊職得便宜
行事累封蔡國公弘範以世傑故父部曲嘗至港外

呼世傑與語舊世傑不從韓在弘範軍使三至招之
世傑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當為主死耳因歷數古
忠臣以荅及二月癸未弘範等攻崖山世傑敗走帝
舟元兵薄中軍世傑斷維以十餘艦奪港去還收兵
崖山復欲奉楊太后求趙氏後立之太后聞帝訃亦
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五月四日世傑舟抵平章港
颶風作世傑辨香祝天曰若天不欲吾復存趙氏則
大風覆吾舟舟遂覆死焉

王洙曰崖山之役宋之忠臣義士視死如歸者多
矣如張世傑者獨為可惜觀其不主和議而與陳

宜中異同義不必屈而斷元使之舌出艱難險阻而
求趙氏卒為飄風所終求諸古人其類真卿之儔
𣂷益其當兵火食盡之時豈不知宋事之不可為
哉時猶念念趙氏弗之忘爲其亦存什一於千萬
之忘乎

陳文龍

陳文龍字君賁興化人俊卿之後咸淳五年廷對第
一初名子龍度宗為易焉文龍雅為丞相賈似道禮
重由鎮東軍節度使判官歷崇政殿說書秘書省校
書郎數年拜監察御史皆出似道力先時臺中相承

屢忤似道

凡有所建白皆呈藁似道始行文龍獨不呈藁已忤
似道洪起畏請行類由似道主其說文龍上疏以為
不可襄陽久被圍似道日恣淫樂不以加意文龍上
疏極言其失范文虎總帥無功似道庇之以知安慶
又除趙溍知建康黃萬石知臨安文龍皆極論之似
道大怒黜知撫州旋又使臺臣李可劾罷之未幾元

罷異大臣

軍東下范文虎首迎降似道兵潰緣港而敗先通帝
悔不用文龍言起為左司諫尋遷侍御史時邊事甚
急王爚與陳宜中不能畫一策而日坐朝堂爭私意
文龍上疏請召大臣同心圖治累遷文龍至參知政
事未幾議降文龍乃疏乞歸養既出國門而悔復上
疏求還不報乃歸五月益王即帝位於福州復以文
龍參知政事漳州畔以為閩廣宣撫使討之文龍辟
前守黃詮招撫民皆頓首謝罪興化石手軍畔復命
文龍平之已而叛將王世強導元軍入廣建寧泉福
皆降元知福州王剛中遣使徇興化徹斬之而縱其
副以還使持書責世強剛中遂發民兵自守城中兵
不滿千元兵來攻不克使其將林華偵伺境上華即
降元且導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
其家人至軍中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

母子俱死

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乃械繫送杭州文
龍去興化即不食至饑餓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
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
恨哉亦死衆嘆曰有是母宜有是兒為收葬之元兵
既歸文龍之姪瓚復舉兵殺林華據興化未幾復破
瓚死之

陸秀夫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鹽城人生三歲其父徙家鎮江
稍長從其鄉人孟先生學孟之徒恒百餘獨指秀夫
曰此非凡兒也景定元年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淮[illegible]

聞其名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盛
一旣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性
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閤賓主驩秀夫獨斂焉
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
有所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
已就幕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
淮東擢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僚屬多亡者惟秀
夫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農寺丞累擢至宗正
少卿兼權起居舍人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
請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溫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

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於福
州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
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
自盡旋與中宜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
宜中曰此如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皇恐亟召秀
夫還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疏略楊太妃垂簾與群
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
朝或時在行中悽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
無不悲動者屬井澳風王以驚疾殂群臣皆欲散去
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

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
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時陳宜
中往占城與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
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崖山秀夫外籌軍旅
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
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至元十六年二月崖山破
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
脫乃杖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翰
林學士劉鼎孫亦驅家屬幷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榜
掠無完膚一夕得脫卒蹈海鼎孫字伯鎮江陵人進

士也方秀夫海上時記二王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
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崖山平光薦
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卒其書存亡無從知故
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云

豫章外史魏顯國纂述
伯子一鵬編次
冢孫維藩考證
同郡後學 胡以良校正
張啟焯
瀏復吉全訂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父履以學行事金世宗特見親任終尚書右丞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群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為文若宿構者 貞祐二年宣宗遷汴完顏留守燕辟為左右司員外郎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帝偉之曰遼金世讐朕為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事之既為之臣敢仇君耶帝重其言處之左右遂呼楚材曰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撒合里蓋國語長髯人也己卯夏六月帝西討回回國禡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雨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死於野後皆驗夏人長八尺以善造弓見知於帝因每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為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聞之甚喜日見親用西域曆人奏五月望夜月當食楚材曰女直將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果死帝每征討必命楚材卜帝亦自灼羊胛以相符應指楚材謂太宗曰此人天賜我家爾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甲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帝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爭取子女金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黃輒愈帝自經營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長吏生殺任情至孥人妻女取貨財兼土田燕薊留後長官石抹咸得卜尤貪暴殺人盈市楚材聞之泣即入奏請禁州郡非奉璽書不得擅徵發囚當大辟者必待報違者罪死於是貪暴之風稍戢燕多劇賊未夕輒曳牛車指富家取其財物不與則殺之時睿宗以皇子監國事聞遣中使偕楚材往窮治之楚材詢察得其姓名皆留後親屬及勢家子盡捕下獄其家賂中使將緩之楚材示以禍福中使懼從其言獄具戮十六人于市燕民始安己丑秋太宗將即位宗親咸會議猶未

知女直主

識角端者宜諷上止殺

決時睿宗為太宗親弟故楚材言於睿宗曰此宗社
大計宜早定睿宗曰事猶未集別擇日可乎楚材曰
過是無吉日矣遂定策立儀制乃告親王察合台曰
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王深然
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既退王撫楚材
曰真社稷臣也國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時朝集後
期應死者衆楚材奏曰陛下新即位宜宥之太宗從
之中原甫定民多誤觸禁網而國法無赦令楚材議
請肆宥衆乃安云楚材獨從容為帝言詔自庚寅正
月朔日前事勿治且條便宜一十八事頒天下其畧

言郡宜置長吏牧民設萬户總軍使勢均力敵以遏
驕橫中原之地財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縣非奉上
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貿易借貸官物者罪之蒙古
回鶻河西諸人種地不納稅者死監主自盜官物者
死應犯罪者具由申奏待報然後行刑貢獻禮物為
害非輕深宜禁斷帝悉從之唯貢獻一事不允曰彼
自願饋獻者宜聽之楚材曰蠹害之端必由於此帝
曰凡卿所奏無不從者卿不能從朕一事耶太祖之
世歲有事西域未暇經理中原官吏多聚斂自私貲
至鉅萬而官無儲積近臣別迭等言漢人無補於國

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楚材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
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利
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足以
供給何謂無補哉帝曰卿試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
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
昉等皆寬厚長者極天下之選參佐皆用省部舊人
辛卯秋帝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及金帛陳于廷中
帝笑謂楚材曰汝不告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南
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賢於臣臣不
才故留燕為陛下用帝嘉其謙賜之酒即日拜中書

令事無鉅細皆先白之楚材奏凡州郡宜令長吏專
理民事萬户總軍政凡所掌課稅權貴不得侵之又
舉鎮海粘合均與之同事權貴不能平中貴可思不
花奏採金銀役夫及種田西域與栽蒲萄户帝令於
西京宣德徙萬餘户充之楚材曰先帝遺詔山後民
質朴無異國人緩急可用不宜輕動今將征河南請
無殘民以給此役帝可其奏壬辰春帝南將涉河詔
逃難之民來降者免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適
以資敵不可宥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
里全活甚衆舊制凡攻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即拒

請勿屠城　奏求孔子後　以九經進講東宮　置編修所經籍所

命既克必殺汴梁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萬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於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遣人入城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衍聖公付以林廟地命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置編修所於燕京經籍

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時河南初破俘獲甚衆軍還逃者十七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亦連坐由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楚材從容進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柰何因一俘囚連死數十百人乎帝悟命除其禁金之亡也唯秦鞏二十餘州久未下楚材奏曰往年吾民逃罪或萃于此故以死拒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下諸城皆降甲午議籍中原民大臣忽都虎等議以丁為戶楚材曰不可丁逃則賦無所出當以戶定之爭再三卒以戶定時將相大臣有所驅獲往往寄留

諫裂州縣　奏罷宮選

諸郡楚材因括戶口並令為民匿占者死乙未朝議將四征不廷若遣回回人征南江漢人征西域深得制御之術楚材曰不可中原西域相去遼遠未至敵境人馬疲乏兼水土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從之丙申春王大集帝親執觴賜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諸國及宋高麗使者來朝諸多不實帝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如此人乎皆謝曰無有殆神人也帝曰汝等唯此言不妄朕亦度必無此人有于元者奏行交鈔楚材曰金章宗時初行

交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為利收鈔為諱謂之老鈔至以萬貫惟易一餅民力困竭國用匱乏當為鑒戒今印造交鈔宜不過萬定從之秋七月忽都虎以民籍至帝議裂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遂定天下賦稅矣時工匠制造糜費官物十私八九楚材請皆考覈之以為定制時侍臣脫歡奏簡天下室女詔下楚材尼之不行帝怒楚材進曰向擇美女二十有八人足備使令今復選拔臣恐擾民欲覆奏耳帝良久曰可罷之又欲收民牝馬楚材曰田蠶之地非馬所産今若行之

請校科

後必為人害又從之丁酉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数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曰請校試之乃命宣德州宣課司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九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先是州郡長吏多借賈人銀以償官息累数倍曰羊羔兒利至奴其妻子猶不足償楚材奏令本利相併而止永為定制民間所負者官為代償之一衡量給符印立鈔法定均輸布遞傳明驛券庶政畧備民稍蘇息焉有二

道士爭長互立黨與其一誣其仇黨二人為逃軍結中貴及通事楊惟中執而雹殺之楚材按収惟中中貴復訴楚材違制帝怒繫楚材既而自悔命釋之楚材不肯解縛進曰臣備位公輔國政所屬陛下初令繫臣以有罪也當明示百官罪在不赦今釋臣是無罪也豈宜輕易反覆如戲小兒國有大事何以行焉衆失色帝曰朕雖為帝寧無過舉耶温言以慰之楚材因陳時務十策曰信賞罰正名分給俸祿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選工匠務農桑定土貢制漕運皆切於時務悉施行之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

陳時務十策

以賍抵罪帝責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為好人何故乃有此輩對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明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帝意乃解富人劉忽篤馬涉獵發丁劉廷玉等以銀一百四十萬兩撲買天下課稅楚材曰此貪利之徒罔上雹下為害甚大奏罷之帝曰與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尚以班超之言為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後之負譴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帝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楚材

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尚如此況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豈有如吾圖撒合里者耶賞以金帛勅近臣日進酒三鍾而止自庚寅定課稅格至甲午平河南歲有增羨至戊戌課銀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譯史安天合者諂事鎮海首引奥都剌合蠻撲買課稅又增至二百二十萬兩楚材極力辯諫至聲色俱厲言與涕俱帝曰爾欲搏鬬耶又曰汝欲為百姓哭耶姑令試行之楚材力不能止歎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楚材嘗與諸王宴醉卧車中帝臨平野見之直幸其營登車

持鐵進諫戒酒

手撼之楚材熟睡未醒方怒其擾已忽開目視始知
帝至驚起謝帝曰有酒獨醉不與朕同樂耶笑而去
楚材不及冠帶馳詣行宮帝為置酒極歡而罷楚材
當國日久得祿分其親族未嘗私以官行省劉敏從
容言之楚材曰睦親之義但當資以金帛若使從政
而違法吾不能徇私恩也歲辛丑二月三日帝疾篤
醫言脉已絶皇后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賣
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退舍請
赦天下囚徒后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
帝少蘇因入請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者

候脉復生適宣讀赦書時也翌日而瘳十一月帝將
出獵楚材以大乙數推之言其不可左右皆曰不騎
射無以為樂獵五日帝崩于行在所后乃馬真氏稱
制崇信姦回庶政多紊奧都剌合蠻以貨得政柄廷
中悉畏附之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難言人皆危之
癸卯五月熒惑犯房楚材奏曰當有驚擾然訖無事
居無何朝廷用兵事起倉卒后遂令授甲選腹心至
欲西遷以避之楚材進曰朝廷天下之根本一搖天
下將亂臣觀天道必無患也後數日乃定后以御寶
空紙付奧都剌合蠻使自書填行之楚材曰天下者

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
事遂止又有旨凡奧都剌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為書
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
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截
手乎后不悅楚材辯論不已因大聲曰老臣事太祖
太宗三十餘年無負於國皇后亦豈能無罪殺臣也
后雖憾之亦以先朝舊勲深敬憚焉甲辰夏五月薨
于位年五十五皇后哀悼賻贈甚厚後有譖楚材者
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麻
里札覆視之唯琴玩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

千卷至順元年贈經國議制寅亮佐運功臣太師上
柱國追封廣寧王謚文正子鉉鑄

十九入侍　懷孟進對　薦用許衡　殺卜者

元相臣傳卷之二

廉希憲

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幼魁偉舉止異凡兒九歲家奴四人盜五馬逃去既獲時於法當死父怒將付有司希憲泣諫止之俱得免死又嘗侍母居中山有二奴醉出惡言希憲曰是以我為幼也即送繫府獄杖之皆奇其有識世祖為皇弟希憲年十九得入侍見其容止議論恩寵殊絕希憲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嘗與近臣校射世祖前希憲腰插三矢有欲取以射者希憲曰汝以我為不能耶但吾弓力稍弱耳左右授以勁弓三發連中衆驚服曰真文武材也歲甲寅世祖以京兆分地命希憲為宣撫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羌戎尤號難治希憲講求民病抑強扶弱暇日從名儒若許衡姚樞輩諮訪治道首請用衡提舉京兆學校教育人材為根本計國制為士者無隸奴籍京兆多豪強廢令不行希憲至悉令著籍為儒有民妻與卜者厭詛其夫殺之獄成僚佐皆言方大旱卜者宜減死希憲議當

遣士人　奏釋李槃

伏法已而大雨六盤應初世祖受命憲宗經理河南關右居數歲讒者謂王府人多專擅不法至是命阿藍荅兒劉太平檢覈於所部用分領其事大開告訐希憲曰宣撫司事由己出有罪固當獨任僚屬何預及事竟卒無復罪者己未憲宗駐蹕合州世祖渡江取鄂州命希憲入籍府庫希憲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因言今王師渡江凡軍中俘獲士人宜官贖遣還以廣異恩世祖嘉納之還者五百餘人憲宗崩訃音至希憲啟世祖願速還京正大位以安天下世祖然之且命希憲先行審察事變對曰劉太平霍魯海在關右渾都海在六盤征南諸軍故處秦蜀太平要結諸將其性險詐素畏殿下英武倘倚關中形勝設有異謀漸不可制宜遣趙良弼往覘人情事宜從之阿里不哥搆亂此邊遣脫忽思發兵河朔大肆凶暴真定名士李槃嘗奉莊聖太后命侍阿里不哥講讀脫忽思怒槃不附己械之希憲訪槃於獄言於世祖而釋之世祖命希憲賜勞於宗王塔察兒希憲即以己意白王宜首建翊戴之謀王然之許以身任其事歸啟其言世祖曰若此重事卿何不懼之甚耶庚申至開平宗室諸王勸進謙讓未允希憲從以天時人事進言且

親見大計　安諭一卷　釋二將校

曰阿里不哥於殿下為毋弟居守朔方專制有年或覬
望神器事不可測宜早定大計世祖然之明日即位
建元中統希憲上言高麗王子倎久留京師今聞其
父死宜立為王遣還國以恩結之又言鄂兵未還宜
遣使與宋講好勅諸軍北歸帝皆從之趙良弼還自
關右奏劉太平霍魯海反狀皆如希憲言初分漢地
為十道乃併京兆四川為一道以希憲為宣撫使太
平霍魯海聞之乘驛急入京兆密謀為變後三日希
憲至宣布詔旨遣使安諭六盤未幾斷事官闊闊出
遣使來告渾都海已反殺所遣使者朶羅台遣人詣

其黨密里火者於成都乞台不花於青居使各以兵
來援又多與蒙古軍與魯官兀奴忽等金帛盡起新
軍宜約大平霍魯海同俱發希憲得報召僚屬定計
平之賜金虎符使節制諸軍且詔曰朕委卿以方面
之權事當從宜毋拘常制坐失事機西川將紐璘與
魯官將舉兵應渾都八春獲之繫其黨五十餘人于
乾州獄送二人至京兆請并殺之二人自分必死希
憲謂僚佐曰渾都海不能乘勢東來保無他慮今衆
志未一猶懷反側彼軍見其將校執因或別生心為
害不細今因懼其死並加寬釋使之感恩効力就發

此軍餘丁往隸八春上策也初八春既執諸校其軍
疑懼駭亂四出莫可禁遏及知諸校獲全紐璘與魯
官得釋大喜過望切諭其屬出兵効力人人感悅八
春亦釋然開悟果得精騎数千將與俱西詔以希憲
為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渾都海聞京兆有備遂西
渡河趨甘州阿藍答兒復自和林提兵與之合分結
隴蜀諸將又使紐璘兄宿敦為書招紐璘於是成都
帥百家奴與元忙古台青居汪惟正欽察俱遣使言
人心危疑事不可測希憲遣使深諭戒之兩川諸將
素憚希憲威名俛首從命渾都海阿藍答兒合軍而

東諸將失利河右大震西土親王執畢帖木兒輜重
皆空就食秦雍朝議欲棄兩川退守興元希憲力言
不可乃止會親王合丹及汪惟良八春等合兵復戰
西涼大敗之俘斬略盡得二叛首以送梟之京兆市
事聞帝大嘉之曰希憲真男子也進拜平章政事賜
宅一區時希憲年三十矣希憲奏四川降民皆散處
山谷宜申勅軍吏禁止俘掠違者千户以下與犯人
同罪又禁諸人無販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降者益
衆又罷解監户所掠軍及京兆諸處無籍户之戍黎
州屯田者以還民田欽察獲宋臣張炳震王政二人

奏擇宋將取襄陽

俱以母老頤賜矜放希憲皆遣之還因為書與宋四
川制置余玠諭以天道人事玠得書愧感自守不敢
復輕動鞏昌帥府言鞏戎州有謀為叛者連引四百
餘人希憲詳推之惟誅首惡五人宋將劉整以瀘州
降盡繫前歸宋者數百人待報希憲奏釋之且致書
宰臣待整以恩當得其死力整後首建取襄陽之策
果立勳効宋將家屬之在此者希憲歲給其糧仕於
宋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李璮反山東事
連王文統平章趙璧素忌希憲勳名因言文統由張
易希憲薦引遂至大用且關中形勝之地希憲得民

心有尚挺趙良弼為之輔此事宜關聖慮帝曰希憲
自幼事朕朕知其心挺良弼皆正士何慮焉蜀降人
費正寅以私怨譖希憲因李璮叛亦修城治兵潛畜
異志帝因惑之命中書右丞南合代希憲行省且覆
視所告事卒無實狀詔希憲還京師陛見言曰方關
陝叛亂川蜀未寧事急星火臣隨宜行事不謀佐貳
如寅所言罪止在臣臣請逮繫有司帝撫御床曰當
時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罪慰諭良久進拜中
書平章政事一日夜半召希憲入禁中從容道藩邸
時事因及趙璧所言希憲曰昔攻鄂時賈似道作木

奏內侍傳旨非

栅環城一夕而成陛下顧扈從諸臣曰吾安得如似
道者用之劉秉忠張易進曰山東王文統才智士也
今為李璮幕僚詔問臣臣對亦聞之實未嘗識其人
也帝曰朕亦記此希憲在中書振舉綱維綜核名實
汰逐冗濫裁抑僥倖興利除害事無不便當時翕然
稱治典章文物粲然可考至元元年丁母憂率親族
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寢
臥草土廬于墓傍宰執以憂制未定欲極力起之相
與詣廬聞號痛聲竟不忍言未幾有詔奪情起復希
憲雖不敢違旨然出則素服從事入必縗絰及喪父

亦如之奸臣阿合馬領左右部專總財賦會其黨相
攻擊帝命中書推覆衆畏其權莫敢問希憲窮治其
事以狀聞阿合馬所領歸有司帝諭希憲曰吏廢
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患此
久矣自卿等為相朕無此憂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
等未能以臯陶稷契之道賛輔治化以致太平慚愧
多矣今日小治未足多也因論及魏徵對曰忠臣良
臣何代無之顧人主用不用爾有內侍傳旨入朝堂
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閹宦預政之漸不可啓也遂
入奏杖之言者訟丞相史天澤親黨布列中外威權

參天澤　救欽察　天下事重向從之言

日盛漸不可制詔罷天澤攻[illegible]事使侍衛問希憲進曰天澤事陛下久知天澤深者[illegible]無如陛下始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有治効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為輔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當熟察其心跡果有肆横不臣者乎今日信臣故臣得預此旨他日有訟臣者臣且遭疑矣臣等備員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帝良久曰卿且退朕思之明日帝召希憲諭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事遂解又有訟四川帥欽察者帝勅中書急遣使誅之明日希憲覆奏帝怒曰尚爾遲回耶希憲曰欽奏大帥以

一小人言被誅民心必駭收繫至此與訟者廷對然後明其罪於天下為宜詔遣能者按問其後事竟無實欽察得免希憲每奏議帝前論事激切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為天子臣乃爾木強耶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五年始建御史臺繼設各道提刑按察司時阿合馬專總財利乃曰庶務責成諸路錢穀付之轉運今繩治之如此事何由辦希憲曰立臺察古制也內則彈劾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若去之使上下專恣暴

不受奸人沙糖求活

貪事豈可集耶阿合馬不能對七年詔釋京師繫囚西域人匿贊馬丁用事先朝資累鉅萬為怨家所告繫大都獄既釋之矣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是秋車駕還自上都怨家訴於帝希憲取堂判補之之曰天威莫測豈可卑其獨不署以苟免耶希憲入見以詔書為言帝曰詔釋囚耳豈有詔釋匿贊馬丁耶對曰不釋匿贊馬丁臣等亦未聞有此詔帝怒曰汝等號稱讀書臨事乃爾宜得何罪對曰臣等忝為宰相有罪當罷退帝曰但從汝言即與左丞相耶律鑄同罷一日帝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為侍臣以讀書對帝

曰讀書固朕所教然讀之而不肯用多讀何為意責其罷政而不復求進也阿合馬因譖之曰希憲日與妻子宴樂爾帝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希憲常有疾帝遣醫三人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時最艱得家人求于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帝聞而遣賜之嗣國王頭輦哥行省鎮遼陽有言其擾民不便者十一年詔起希憲為北京行省平章政事將行肩輿入辭賜坐帝曰昔在先朝卿深識事機每以帝道啓朕及鄂漢班師發陳天命朕心不忘丞相

卿實宜為顧退托耳潑管户不下數萬諸王國壻分
地所在彼皆素知卿能故命卿往鎮體朕此意遼東
多親王使者傳令旨官吏立聽希憲至始革正之有
西域人自稱駙馬營于域外繫富民誣其祖父嘗貸
息錢索償甚急民訴之行省希憲命收捕之其人怒
乘馬入省堂坐榻上希憲命捽下跪而問之曰法無
私獄汝何人敢擅繫民令械繫之其人惶懼求哀國
王亦為之請乃稍寬令待對舉營夜遁俄詔國王歸
國希憲獨行省事朝廷降鈔買馬六千五百希憲遣
買於東州得羡餘馬千三百希憲曰上之則若自衒

即與他郡之不及者以其直還官長公主及國壻入
朝縱獵郊原擾民為甚希憲面諭國壻欲入奏之國
壻驚愕入語公主公主出飲希憲酒曰從者擾民吾
不知也請以鈔萬五千貫還斂民之直幸勿遣使者
自是貴人過者皆莫敢縱十二年右丞阿里海牙江
陵圖地形上於朝請命重臣開天府鎮之帝急召希
憲還使行省荊南賜坐諭曰荊南入我版籍欲使新
附者感恩未來者尚化宋知我朝有臣如此亦足以
降其心南土卑濕於卿非宜今以大事付託度卿不
辭賜田以養居者馬五十以給從者希憲曰臣每懼

才識淺近不能勝負大任何敢辭疾然敢辭新賜從
詔自今希憲承制授三品以下官希憲冒暑疾驅以
進至進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荊人大駭
即日禁剽奪通商販興利除害兵民按堵首錄宋故
宣撫制置三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仍擇二十
餘人隨材授職左右艱之希憲曰今國家皆臣子也
何用致疑時宋故官禮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
之且語之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遷擢當聖恩盡
力報効今所饋者若皆己物我取之為非義一或係
官事同盜竊若斂於民不為無罪宜戒慎之皆感激

謝去令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為軍士
所虜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立
契券質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入其直先時江陵城
外蓄水扞禦希憲命決之得良田數萬畝以為貧民
之業發沙市倉粟之不入官籍者二十萬斛以賑公
安之饑大綱既舉乃曰教不可緩也遂大興學選教
官置經籍旦日親詣講舍以厲諸生西南溪洞及思
播田楊二氏重慶制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事聞帝
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百里外
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也關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

江陵人號
希憲祠

荊還
囊橐
蕭然

發上之樞密臣發之帝前其中有曰歸附之初人不
卿生皇帝遣燕相出鎮荊南豈惟入漸德化昆蟲草
木咸被澤矣帝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爾也希憲疾
久不愈四十年春近臣董文忠言江陵濕熱如希憲
病何即召希憲還江陵民號泣遮道留之不得相與
畫像建祠希憲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帝知其
貧特賜白金五千兩鈔萬貫五月至上都太常卿田
忠良來問疾希憲謂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
為根本近聞龍岡遺火延燒民居此實事耳慎勿令
妄談地理者感動上意未幾果有數輩以徙置都邑
事奏樞密副使張易中書左丞張文謙與之廷辨力
言不可帝不悅明日召忠良質其事忠良以希憲語
對帝曰希憲病甚猶慮及此耶其議遂止詔徵揚州

以醫
諷諫

名醫王仲明視希憲疾既至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
帝喜謂希憲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
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
益蓋以醫諷諫也會議立門下省帝曰侍中非希憲
不可遣中使諭旨曰鞍馬之任不以勞卿坐而論道
時省中事有必須執奏有與以入可也希憲附謝曰
臣疾何足卹輸忠効力生平所願皇太子亦遣人諭

諭治
用人

戒子
自治

旨曰上命卿領門下省無憚群小吾為卿除之竟為
阿馬所沮十六年春賜鈔萬貫詔復入中書希憲稱
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
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
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群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
殿下宜開聖意急為屏除不然日就痼沉不可藥矣
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無預於己謂皋夔稷
契伊傅周召為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
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為
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十七年十一月十九夜有
大星隕于正寢之旁流光照地久之方滅是夕希憲

卒年五十大德八年贈忠清粹德功臣太傅開府儀
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謚文正加贈推忠佐理翊運功
臣太司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恒陽王謚如故子六
人孚僉遼陽等處行中書省事恪台州路總管恂中書
平章政事恍邵武路總管恒御史中丞惇江西等處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復真定　斬彭義斌

元相臣傳卷之三

史天澤

史天澤字潤甫秉直季子也身長八尺音如洪鍾善騎射勇力絕人從其兄天倪帥真定乙酉天倪遣護送其母歸北京既而天倪為武仙所害府僚王縉王守道追及天澤於燕曰變起倉卒部曲散走多在近郊公能迴轡南行不招自至矣天澤毅然曰兄弟之讎義所當復雖死不避況未必死耶即傾貲裝易甲仗南還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天澤權行軍事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孛魯言狀且乞濟師天澤時為帳

前軍總帥孛魯承制命紹兄職為都元帥俾笑乃解將蒙古軍三千人授之合勢進攻廬奴仙驍將葛鐵槍者擁衆萬人來拒戰天澤迎擊之身先士卒勇氣百倍賊退阻泒河乘夜而遁天澤追及之生禽葛鐵槍餘衆悉潰獲其兵車輜重軍威大振遂下中山略無極拔趙州進軍野頭會天澤兄天安亦提兵來赴擊仙敗之仙奔雙門遂復真定未幾宋大名總管彭義斌陰與仙合欲取真定天澤同笑乃解扼諸贊皇仙不得進義斌勢蹙焚山自守天澤遣銳卒五十摧鋒而入自以鐵騎繼其後縛義斌斬之未幾仙復令諜

復衛州　斬金將

者結死士於城中太曆寺為內應夜斬關而入據其城天澤引步卒數十踰城東出至槀城求援于董俊授以銳卒數百夜赴真定而笑乃解兵亦至捕叛者三百餘人仙從數騎走保西山抱犢砦笑乃解怒民之從賊驅萬餘人將殺之天澤曰彼皆吾民但為賊所脅耳殺之何罪力爭得釋乃繕城壁立樓櫓為不可犯之計招集流散存恤困窮以抱犢諸砦仙之巢穴不即剪覆終遺後患急攻下之仙乃遁去繼又取蟻尖馬武等砦而相衛亦降己丑太宗即位議立三萬戶分統漢兵天澤適入覲命為真定河間大名

東平濟南五路萬戶庚寅冬武仙復屯兵於衛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合達以衆十萬來援戰不利諸將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其後敗一都尉軍與大軍合攻之仙遁去遂復衛州壬辰春太宗由白波渡河詔天澤兵由孟津會河南至則睿宗已破合達軍于三峯山乃命略地京東招降大康柘縣尼岡睢州追斬金將完顏慶山奴於陽邑夏帝北還留睿宗總兵圍汴癸巳春金主突圍而出令完顏白撒自黃龍岡來襲新衛天澤率輕騎馳赴之比至圍已合天澤奮戈突至城下呼守者曰汝等勉力援兵且至復

追金蹙死

破宋師

躍出其衆皆披靡遂與大軍夾擊之白撒等敗走蒲
城天澤拒其後白撒等兵尚八萬俘斬殆盡金主以
單舸東走歸德天澤追至歸德與諸軍會新衛達魯
花赤撒吉思不花欲薄城背水而營天澤曰此豈駐
兵之地乎彼若來犯則進退失據矣不聽會天澤以
事之汴比還撒吉思不花全軍皆沒金主遷蔡帝命
元帥倴盞大軍圍之天澤當其北面結栰潛渡汝水
血戰連日甲午春正月蔡破金主自經死天澤還真
定時政煩賦重貸錢於西北賈人以代輸累倍其息
謂之羊羔利民不能給天澤奏請官為償一本息而

止繼以歲饑假貸充貢賦積銀至一萬三千錠天澤
傾家貲率族屬官吏代償之又請以中戸為軍上下
戸為民著為定籍境内以寧金亡移軍伐宋己未從
皇子曲出攻棗陽天澤先登拔之及攻襄陽宋兵以
舟數千陳於峭石灘天澤挾二舟載死士直前擣之
覆溺者萬計丁酉從宗王口溫不花圍光州天澤先
破其外城攻子城又破之師次復州宋兵以舟三千
鎖湖面柵天澤曰柵破則復自潰親冼桴鼓督勇士
四十人攻其柵不逾時柵破後人懼請降進攻壽春
天澤獨當二面宋兵夜出斫營天澤手弊殺數人麾

略河南興利除害

三戰三捷

疏陳六條

審省規十條

下兵繼至悉驅其兵入淮水死乘勝而南所向輒克
壬子入覲憲宗賜衛州五城為分邑世祖時在潘邸
極知漢地不治河南尤甚請以天澤為經畧使至則
興利除害政無不舉誅郡邑長貳之尤貪横者二人
境内大治阿藍答兒鉤較諸路財賦煅煉羅織無所
不至天澤以勲舊獨見優容天澤曰我為經畧使今
不我責而罪餘人我何安乎由是得釋者甚衆戊午
秋從憲宗伐宋由西蜀以入己未夏駐合州之釣魚
山軍中大疫方議班師宋將吕文德以艨艟千餘泝
嘉陵江而上北軍迎戰不利帝命天澤禦之乃分軍

為兩翼跨江注射親率舟師順流縱擊三戰三捷奪
其戰艦百餘艘追至重慶而還中統元年世祖即位
首召天澤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即具疏以對大畧謂
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霈恩
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俸秩以養廉禁賄
賂以防奸庶能上下丕應内外休息帝嘉納之繼命
征鄂渚撤江上軍還授河南等路宣撫使俄兼江淮
諸翼軍經畧使二年夏拜中書右丞相天澤既秉政
凡前所言治國安民之術無不次第舉行又定省規
十條以正庶務憲宗初年括戸餘百萬至是諸色占

璮叛

一門三職

後者太半天澤悉奏罷之秋九月扈從世祖親征阿里不哥次昔木土之地詔丞相線真將右軍天澤將左軍合勢廢之阿里不哥敗走三年春李璮陰結宋人以益都叛遂據濟南詔親王哈必赤總兵討之竟勢甚盛繼命天澤往天澤聞璮據濟南笑曰豕突人笠無能為也至則進說於哈必赤曰璮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絕其奔軼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璮斬於軍門誅同惡者數千人餘悉縱歸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西門降初天澤將行帝臨軒受詔責以專征

俾諸將皆聽節度天澤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勞之悉歸功於諸將其謙退如此天澤在憲宗時奏曰臣始攝先兄天倪軍民之職天倪有二子一子管民政一子管兵權臣復入叨寄遇一門之內處三要職分所當辭臣可退休帝曰卿奕世忠勤有勞於國一門三職何愧何嫌竟不許至是若或謂李璮之變由諸侯權大重天澤遂奏兵民之權不可併於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侄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至元元年加光祿大夫右丞相如故三年皇太子燕王領中書省兼判樞密院事以天澤為輔國上

援襄陽

將軍樞密副使四年復授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六年帝以宋未附議攻襄陽詔天澤與駙馬往經畫之賜白金百錠楮幣萬緡至則相要害立城堡以絕其聲援為必取之計七年以疾還燕八年進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仍勅右丞相安童諭旨曰兩省院瑩或一月一旬遇大事卿可商量小事不煩卿也十年春與平章阿朮等進攻樊城拔之襄陽降十一年詔天澤與丞相伯顏總大軍自襄陽水陸並進天澤至郢州遇疾還襄陽帝遣侍臣賜以葡萄酒因諭之曰卿自朕祖宗以來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宣力

多矣又卿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為憂可且北歸善自調護還至真定帝又遣其子杠與尚醫馳視賜以藥餌天澤因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它以十二年二月七日薨年七十四訃聞帝震悼遣近臣賻以白金二千五百兩贈太尉謚忠武後累贈太師進鎮陽王立廟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尤熟于資治通鑑立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

曰顧相公無權爵禄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為因以
謝之言者懟服當金末名士流寓失所悉為治其生
理而賓禮之後多致顯達破歸德釋李天不殺而送
至真定署為叅謀衛為合邑命王昌齡治之權偉多
不平而莫能間其知人之明用人之專如此是以出
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比於郭子儀
曹彬云子格湖廣行省平章事樟真定順天新軍萬
戶棣衛輝路轉運使杠湖廣行省右丞相杝淮東道
廉訪使梓同知澧州楷同知南陽府彬中書左丞

劉秉忠

劉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因從釋氏又字子聰拜官後
始更今名其先瑞州人也世仕遼為官族曾大父任
金為邢州節度副使因家焉故自大父澤而下遂為
邢人庚辰歲木華黎取邢州立都元帥府以其父潤
為都統事定改署州錄事歷鉅鹿内丘兩縣提領所
至皆有惠愛秉忠生而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八
歲入學日誦數百言年十三為質子於帥府十七為
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常鬱鬱不樂一日
投筆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汩沒為刀筆吏乎丈夫
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久

隱武安山為僧

書

之天寧虛照禪師遣徒招致為僧以其能文詞使掌
書記後遊雲中留居南堂寺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
被召過雲中聞其博學多材藝邀與俱行既見應對
稱旨屢承顧問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
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
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世祖大愛之海雲南
還秉忠遂留藩邸後數歲奔父喪賜金百兩為葬且
仍遣使送至邢州服除復被召奉旨還和林上書數
千百言其略曰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之教備於
堯舜三王因之五霸敗之漢興以來至於五代一千
三百餘年由此道者漢文景光武唐太宗玄宗五君

而玄宗不無疵也然治亂之道係乎天而由乎人古
之皇帝起一旅降諸國不數年而取天下勤勞憂苦
遺大寶于子孫庶傳萬祀永保無疆之福愚聞之曰
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昔武王兄也周公弟
也周公思天下善事夜以繼日每得一事坐以待旦
以匡周室以保周天下八百餘年周公之力也君上
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在乎今日千
載一時不可失也君之所任在内莫大乎相相以領
百官化萬民在外莫大乎將將以統三軍安四域内

宋將相

外相濟國之急務必先之也然天下之大非一人之
可及萬事之細非一心之可察當擇開國功臣之子
孫分為京府州郡監守督責舊官以遵王法仍差按
察官守治者升否者黜天下不勞力而定也天下户
過百萬自忽都那演斷事之後差徭甚大加以軍馬
調發使臣煩擾官吏乞取民不能當是以逃竄宜比
舊減半或三分去一就見在之民以定差稅招逃者
復業再行定奪官無定次清潔者無以遷汙濫者無
以降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祿儀仗使家足身貴有犯
於民設條定罪威福者君之權奉命者臣之職今百

官自行威福進退生殺惟意之從宜從禁治天下之
民未聞教化見在囚人宜從赦免明施教令使之知
畏則犯者自少也教令既設則不宜繁因大朝舊例
增益民間所宜設者十數條足矣教令既施罪不至
死者皆提察然後決犯死刑者覆奏然後聽斷不致
刑及無辜天子以天下為家兆民為子國不足取於
民民不足取於國相須如魚水有國家者置府庫設
倉廩亦為助民民有身者營產業闢田野亦為資國
用也今宜打筭官民所欠債户若實為應當差發所
借宜依合罕皇帝聖旨一本一利官司歸還凡倍債

選學技取子　擇縣宰

無名虛契所及還過元本者並行赦免納粮就遠
倉有一廢十者宜從近倉以輸為便當驛路州城飲
食祗待偏重宜計所費以准差發關市津梁正稅十
五分取一宜從舊制禁橫取歲稅法以利百姓倉庫
加耗甚重宜令權量度均為一法使錙銖圭撮尺寸
皆平以存信去詐珎貝金銀之所出鈎鎔鍊石實不
易為一旦以纏絲綫飾皮革塗木石被器取一時之
華麗靡為塵而無濟甚可惜也宜從禁治除帝胄功
臣大官以下章服有制外無職之人不得僭越今地
廣民微賦斂繁重民不聊生何力耕耨以厚產業宜

差勸農官一員率天下百姓務農桑營產業實國之
大益古者庠序學校未嘗廢今郡縣雖有學並非官
置宜從舊制修建三學設教授開選擇才以經義為
上詞賦論策次之兼科舉之設已奉合罕皇帝聖旨
因而言之易行也開設學校宜擇開國功臣子孫受
教選達才任用之天下莫大于朝省親民莫近于縣
宰雖朝省有法縣宰宜擇縣宰正民自安矣關西河
南地廣土沃以軍馬之所出入治而未豐宜設官招
撫不數年民歸土闢以資軍馬之用實國之大事移
剌中丞拘榷鹽鐵諸產商賈酒醋貨殖諸事以定宣

祀孔子　新頒曆　修史

詐雖使從實依辦不足亦取于民拖欠不辦已不為輕與魚鹽合羅奏請于舊額加倍権之往往科取民間科権並行民無措手足宜從舊例辦権吏或臧輕罷繁碎止科徵無縱斂利之徒削民害國鰥寡孤獨廢疾者宜設孤老院給衣粮以為養使臣到州郡宜設舘不得于官衙民家安下孔子為百王師立萬世法今廟堂雖廢存者尚多宜令州郡祭祀釋奠加舊儀近代禮樂器具靡散宜令制會徵太常舊人教引後學使器備人存漸以修之實太常之基王道之本今天下廣遠雖成吉思皇帝威福之致亦天地神明陰所祐也宜訪名儒循舊禮尊祭上下神祇和天地之氣順時序之行使神享民依德極于幽明天下賴一人之慶見行遼曆日月交食頗差聞司天臺改成新曆未見施行宜因新君即位頒曆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時國滅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業不墜于後世甚有勵也國家廣大如天萬中取一以養天下名士宿儒之無營運產業者使不致困窮或有營運產業者會前聖古種養應輸差稅其餘大小雜泛並行蠲免使自給養實國家養材勵人之大也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隨其巨細

元相臣傳　卷之三　十一

器儀　開言路　君子小人　養民通商

長短以施規矩繩墨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盖君子所存者大不能盡小人之事或有一短小人所拘者狹不能同君子之量或有一長盡其材而用之成功之道也君子不以言廢人不以人廢言大開言路所以成天下安兆民也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而或有蔽且蔽天之明者雲霧也蔽人之明者私欲佞說也常人有之蔽一心也人君有之蔽天下也常選左右諫臣使諷諭於未形忖畫于至密也君子之心一于禮義懷于忠良小人之心一于利欲懷于諂佞君子得位有容于小人小人得勢必排于君子明君在上不可不辨也孔子曰遠佞人又曰悪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之謂也今言利者衆非圖以利國害民實欲殘民而自利也宜將國中人民必用場冶付各路課稅所以定権辦其餘言利者並行罷去古者明王不寶遠物所寶惟賢如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此皆一人之虗知賢才之輔成也古者治世均民產業自廢井田為阡陌後世因之不能復今窮乏者益損富盛者增加宜禁行剝之人勿持官勢居官在位者勿侵民利商賈與民和好交易不生擅奪欺罔之害真國家之利也皆並之制

元相臣傳　卷之三　十二

宜會古酌今均為一法使無攻過越禁私置牢獄遥
氏無歯鞭背之刑宜禁治以彰愛生之德立朝省以
統百官分有司以御衆事以至京府州郡親民之職
無不備紀綱正于上法度行於下是故天下不勞而
治也今新君即位之後可立朝省以為政本其餘百
官不在員多惟在得人焉耳世祖嘉納焉又言邢州
舊萬餘戶兵興以來不滿數百凋壞日甚得良牧守
如真定張耕洛水劉肅者治之猶可完復朝廷即以
耕為邢州安撫使肅為副使由是流民復業升邢為
順德府癸丑從世祖征大理明年徃雲南毎賛以天

元朝名臣傳　卷之三　十三

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殺故赴城之日不妄戮一
人巳未從伐宋復以雲南所言力賛于上所至全活
不可勝計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問以治天下之大經
養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舊典条以古制之宜於今
者條例以聞於是下詔建元紀歳立中書省宣撫司
朝廷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録用文物粲然一新
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時人稱之為總書記
至元元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奏言秉忠久侍藩邸
積有歳年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績
宜被褒崇聖明御極萬物惟新而秉忠猶仍其野服

制上都中都

散號深所未安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帝覽奏即日
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參預中書省事詔以翰林侍讀
學士竇默之女妻之賜第奉先坊且以少府宮籍監
戶給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為巳任事無巨細凡有
關于國家大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帝寵任愈隆
燕閒顧問輒推薦人物可備器使者凡所甄拔後悉
為名臣初帝命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
于龍岡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升為上都而以燕為
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八年
奏建國號曰大元而以中都為大都他如頒章服舉

元朝名臣傳　卷之三　十四

朝儀給俸禄定官制皆自秉忠發之為一代成憲十
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嘗築精舍居之秋
八月秉忠無疾端坐而卒年五十九帝聞驚悼謂羣
臣曰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
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往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
之他人莫得聞也出内府錢具棺斂遣禮部侍郎趙
秉溫護其喪還葬大都十二年贈太傅封趙國公謚
文貞成宗時贈太師謚文正仁宗時又進封常山王

藏春散人

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
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自號藏春散人每以吟詠自適
其詩蕭散閒淡類其為人有文集十卷無子以弟秉
恕子蘭璋為後

傳兩儒書　作家廟祀　聖人　上八目三十條

姚樞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少力學内翰宋九嘉識其有王佐略楊惟中乃與之偕覲太宗歲乙未南伐詔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者會破棗陽主將將盡坑之樞力辨非詔書意他日何以復命乃蹙數人逃入篁竹中脫死拔德安得名儒趙復始得程頤朱熹之書辛丑賜金符為燕京行臺郎中時牙魯瓦赤行臺惟事貨賂以樞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棄官去携家來輝州作家廟別為室奉孔子及

宋儒周惇頤等象刋諸經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時許衡在魏至輝就録程朱所註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既而盡室依樞以居世祖在潛邸遣趙璧召樞至大喜待以客禮詢及治道乃為書數千言首陳二帝三王之道以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為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于夕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祿則贓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

置屯

殺之權于朝諸侯不得而專丘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而冤抑有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宄可得而舉刺閣徵斂則部族不横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為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税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偽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冨溢勤耕織者日就饑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之擾攘周匱乏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都倚債負則賈胡不得以子為母破稱貸之家廣儲蓄復

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部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以絕訟原各疏弛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世祖奇其才動必召問且使授世子經憲宗即位詔凡軍民在赤老温山南者聽世祖總之世祖既奉詔宴群下罷酒將出遣人止樞問曰頃者諸臣皆賀汝獨默然何耶對曰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如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為異時廷臣間之必悔而見奪不若惟持兵權供億之需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世祖曰慮所不及者乃以聞憲宗從之樞又請置屯田經畧司於汴以圖宋置

[illegible]逆司于衛州聚于河憲宗大封同姓勅世祖于南
京關中自擇其一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舄
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於是世
祖願有關中壬子夏從世祖征大理至曲先腦兒之
地夜宴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
易肆事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
吾能為之樞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
幸有國之福也明年師及大理城飭樞裂帛為旗書
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保丙辰樞入見
或綠王府得中土心憲宗遣阿藍答兒大為鉤考置

局關中以百四十二條推集經略宣撫官吏不及征
商無遺侯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黑馬史天澤以聞
餘悉誅之世祖聞之不樂樞曰帝君也兄也大王為
皇弟臣也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
歸朝廷為久居謀疑將自釋及世祖見憲宗皆泣下
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鉤考局世祖即位立十道
宣撫使以樞使東平既至郡置勸農檢察二人以監
之推物力以均賦役罷鈇官二年拜太子太師樞曰
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以所受制還中書事見
許衡傳改大司農樞奏曰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

代孫元措乃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人爭襲爵訟
之潜藩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
又曲阜有太常雅樂憲宗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舞
郎與樂色俎豆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東平守臣員
闕充補無輟肄習且陛下閔聖賢之後詩書不通與
凡庶等既命洛士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
教之乞真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材待聘風動四方
之士美玉鏞鍊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使不致崩壞皆
從之詔赴中書議事及講定條格且勉諭曰姚樞辭
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

贊其與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尚無隱及修條格成
與丞相史天澤奏之帝深嘉納李璮謀叛帝問卿料
何如對曰使璮乘吾北征之釁瀕海擣燕閉關居庸
惶駭人心為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數擾邊使吾
罷於奔救為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
成擒耳帝曰今賊將安出對曰出下策初帝嘗論天
下人材及王文統樞曰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於諸
侯也日必反至是文統果因璮伏誅四年拜中書左
丞奏罷世侯置牧守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大臣罪
且不測者樞上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

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
潛聰聖典訪老成日講治道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
治之甚者為置安撫經畧宣三使司其法選人以居
職頒俸以養廉去汚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
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拯已如赤子之
求母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纘承大統即用
歷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外
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
粗實倉廩粗完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遷轉政事
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行先王之法所致今

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
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
備以防虞蓄粮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以厚
生是可以光先烈成帝德遺子孫流遠譽以陛下才
畧行此有餘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
異如木始栽而復移屋既架而復毀遠近臣民不勝
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為陛下之後憂國之
重害帝怒為釋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
其年襄陽下遂議取宋樞奏如求大將非右丞相安
童知樞密院伯顏不可十一年樞言陛下降不殺人
之詔伯顏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
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如此之神捷者今自
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
下之深仁利財剽殺所致楊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
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為國審矣而臨安未
肯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
止殺之信不堅耳宜申止殺之詔使賞罰必立恩信
必行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矣又請禁宋鞍轡背縣面
及諸濫刑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十七年卒年七
十八謚曰文獻樞天質含弘而仁恕恭敏而勤儉未

嘗疑人欺已有負其德亦不留怨憂患之來不見言
色有來即謀必反覆言之子燏仕為平章政事從子
燧官至翰林學士承旨以文章大家知名卒謚曰文

許衡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世為農父通避地河南
以泰和九年九月生衡於新鄭縣幼有異質七歲入
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
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
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
其師也遂辭去父母强之不能止如是者凡更三師

師徂徠山得易說

渴不取梨

說姚樞得程朱書

秦中淶化

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古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既逃難徂徠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

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為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財有餘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樞為勸農使敎民耕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為京兆提學秦人新脫

定朝儀制

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學者攀留之不得從送之臨潼而歸中統元年世祖即皇帝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為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本文統患之且竇默日於帝前排其學術疑衡與之為表裏乃奏以樞為太子太師默為太子太傅衡為太保陽為尊用之實不使數侍上也默以屢攻文統不忠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姑無論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為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

五辭乃免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為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乃上疏言之其一言立國之規模其二言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其三言為君難其四言優重農民設學校其五言欲民之安在於定民之志書奏帝嘉納之衡多病帝聽五日一至省時賜尚方名藥美酒以調養之四年乃聽其歸懷五年復召還奏對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既成帝臨觀甚悅

論阿合馬專權

不舉代市恩

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衡歷考古
今分併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凡省
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制定為圖
七年奏上之翌日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移之
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在
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為咨稟因大言以動衡
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衡曰吾論國
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衡言是也吾
意亦若是未幾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領尚書省
六部事因擅權勢傾朝野一時大臣多阿之衡每與

之議必正言不少讓阿合馬由是銜之俄除左丞衡
屢入辭免帝命左右掖衡出衡出及闕還奏曰陛下
命臣豈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乃論列
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
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
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
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
漸也帝久欲開太學會衡請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
以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為擇蒙古弟子俾
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太朴未散視聽

徵弟子十二分教

奏授時曆

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為國用乃請徵
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
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詔
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為齋長教所選弟子久
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
常為生人之道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
繼衡請還懷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
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帝命
諸老臣議其去留竇默為衡懇請之乃聽衡還以贊
善王恂攝學事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

蘇郁白棟為助教以守衡規矩從之國家自得中原
用金大明曆自大定至正後六七十年氣朔加時漸
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十三年詔王恂定新
曆恂以為歷家知歷數而不知歷理宜得衡領之乃
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召至京
衡以為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十七年
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六月以疾請
還懷皇太子為請於帝以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
養之且使東宮官來諭衡曰公毋以道不行為憂也
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其善藥自愛至懷孟簡絕人事

舍僧感化不度弟子

常居山下課僮僕事耕墾居家勤於自治愛敬兼盡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然夫婦相待如賓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化之傍舍有僧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其徒曰老僧吾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為不孝之人盍見祖宗于地下但頑小僧徒輩還俗以壽汝祖宗之嗣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息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餕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

墓下者衡善教其言煦煦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者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為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為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學士承旨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大德二年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至大德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廷祐初又詔立書院京兆以祀衡給由奉祠事名魯齋書院衡居魏時所署齋名也子師可

受命會師襄陽

元相臣傳卷之五

伯顏

伯顏蒙古八隣部人曾祖述律哥圖事太祖為八隣部左千戶祖阿剌襲父職兼斷事官平忽禪有功得食其地父曉古台世其官從宗王旭烈兀開西域至元初旭烈兀遣入奏事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恒出廷臣右世祖孟賢之勅以中書右丞相安童女弟妻之曰為伯顏婦不慚爾氏矣一年七月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之衆服曰真

宰輔也四年改中書右丞七年遷同知樞密院事十一年大舉伐宋秋七月陛辭世祖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汝其體朕心為吾曹彬可也九月甲戌朔會師于襄陽分軍三道並進循漢江趨郢州癸巳次鹽山遂由藤湖入漢江順流而下甲子次沙洋丙寅次新城拔之十一月丙戌次復州乙未軍次蔡店丁酉往觀漢口形勢十二月丙午軍次漢口辛亥諸將自漢口開垻引船入淪河先遣兵拒沙蕪口逼近武磯巡視陽羅城堡經趨沙蕪遂入大江攻破陽羅堡己未師次鄂州丁卯遣使入奏渡江之捷分兵

江東淮西俱降

取壽春十二年春正月癸酉朔至黄州降之又降蘄州丙戌伯顏至江州守臣降知安慶府范文虎亦出降伯顏至湖口造浮橋以渡二月壬寅朔伯顏至安慶丁未次池州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聞之失措而軍潰東走楊州甲子攻太平州援之庚午師次建康之龍灣大督將士而江東諸郡皆下淮西諸郡亦相繼降伯顏遂駐建康四月乙丑有詔俟秋再舉伯顏奏曰宋人之據江海如獸保險今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逸而逝矣世祖從之五月伯顏至鎮江丁亥復召伯顏赴闕伯顏至鎮江會諸將計事令各還鎮乃渡

取吳興

入臨安按堵如故

江北行入見於上都八月受命遂行省付以詔書俾諭宋主乃取道益都行視沂州等軍壘遂以盱眙沂淮而進九月戊寅會師淮安城下丙戌次寶應軍戊子次高郵十月庚戌圍楊州十一月乙亥伯顏分軍為三道期會于臨安十二月辛丑次無錫甲辰衆軍次平江遂取湖州丙寅伯顏發平江十三年正月乙巳次嘉興降其城辛巳衆軍至崇德癸未進軍臨平鎮甲申次皋亭山乙酉進軍至臨安北十五里分遣董文炳等巡視城堡安諭軍民丙戌禁軍士毋入城遣呂文煥持黃榜諭臨安中外軍民俾安堵如故丁

諭太后

易表主

亥遣程鵬飛洪雙壽等入宮慰諭謝后戊子謝后遣丞相吳堅文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令程鵬飛洪雙壽同賈餘慶易宋主削帝號降表己丑駐軍臨安城北之湖州遣千户囊加歹等以宋傳國璽入獻庚寅伯顏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户巡臨安城觀潮於浙江暮還湖州宋室大臣皆來見辛卯萬户張弘範郎中孟祺同程鵬飛以盱易降表及宋主謝后諭未附州郡守詔至軍前令鎮撫唐古歹罷文天祥所招募義兵二萬餘人壬申伯顏登獅子峯觀臨安形勢命唆都撫諭軍民郡都諸將共守其城護其

取嚴婺台處四州

收圖籍

宮癸巳謝后復使人來勞問仍溫言慰遣之甲午分置其三衙諸司兵于各翼以俟調遣其生募等軍歷歸者聽分遣蕭都王世英等招諭衢信諸州二月丁酉遣劉頡等往淮西招夏貴仍遣別將畧地浙東西於是嚴州婺州台州處州並降命右丞張惠參政阿剌罕董文炳呂文煥入見謝后宣布德意以慰諭之辛丑宋主率文武百僚望闕拜發降表伯顏承制以臨安為兩浙大都督府忙古歹范文虎入治府事復命張惠阿剌罕董文炳呂文煥等入城籍其軍民錢穀之數閱食倉庫收百官誥命符印圖籍悉罷宋官

府取宋主居之別室分遣新附官招諭南北兩質四川未下州郡部分諸將分屯要害仍禁人不得侵壞宋氏山陵是日進軍浙江之滸潮不至者二日人以為天助癸卯謝后命吳堅賈餘慶謝堂家鉉翁劉岊與文天祥並為祈請使楊應奎趙若秀為奉表押璽官赴闕請命伯顏拜表稱賀戊申堅等發臨安堂不行癸丑宋福王與芮奉書于伯顏辭甚懇切伯顏曰爾國既以歸降南北共為一家王勿疑宜速來同預大事日遣逐之戊午夏貴以淮南降庚申命囊加歹傳旨召伯顏偕宋君臣入朝三月丁卯伯顏入臨安

俾郎中孟祺籍其禮樂祭器册寶儀仗圖書庚午囊加歹至甲戌與芮來伯顏議以阿剌罕董文炳等治行省事以經畧閩粵忙古歹以都督鎮浙西唆都以宣撫使鎮浙東唐兀歹李庭護送君臣北上乙亥伯顏發臨安丁丑阿塔海等宣詔趣宋主母后入覲五月乙未伯顏以宋主至上都世祖勞伯顏伯顏再拜謝曰奉陛下成筭阿朮効力臣何功之有十四年諸王昔里吉刼北平王拘安童脅宗主以叛命伯顏率師討破之伯顏之取宋而還也詔百官郊迎以勞之平章阿合馬先百官半舍道謁伯顏解所服玉鉤絛

遺之且曰寶玉固多吾實無所取勿以此為薄也阿合馬謂其輕已思中傷之乃誣以平宋時取其玉桃盞帝命按之無驗遂釋之復其任阿合馬既死有獻此盞者帝愕然曰幾陷我忠良列吉迷失嘗誣伯顏以死罪未幾以他罪誅勅伯顏臨視伯顏與之酒愴然不顧而返世祖問其故對曰彼自有罪以臣臨之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二十年秋宗王阿只吉失律詔伯顏代總其軍先是邊兵嘗乏食伯顏令軍中採蔑怯葉兒及蓿敦之根貯之人四斛草粒稱是盛冬雨雪人馬賴以不饑又令軍士有捕塔剌不歡之獸

而食者積其皮至萬人莫知其意既而遣使輦至京師帝笑曰伯顏以邊地寒軍士無衣欲易吾繒帛耳遂賜以衣二十四年春二月或告乃顏反詔伯顏窺覘之乃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乃顏為設宴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馳還白狀夏四月乃顏反從世祖親征奏李庭董士選將漢軍得以漢法戰乃顏之黨金家奴塔不歹進逼乘輿漢軍力戰乃皆潰卒擒乃顏二十六年進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出鎮和林和林置知院自伯顏始二十九年

成宗

秋宗王明理鉄木兒挾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伯顏諭明理鉄木兒得書感泣以衆来歸未幾海都復犯邊伯顏晋拒之廷臣有譖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仍保守無尺寸之獲者詔以御史大夫王昔鉄木兒代之居伯顏于大同以俟後命成宗以皇孫奉詔撫軍北邊舉酒以餞曰公去將何以教我伯顏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軍中固當嚴紀律而恩德不可廢冬夏營駐循舊為便成宗悉從之三十年冬十二月驛召至自大同世祖不豫明年正月世祖崩伯顏總百官以聽兵馬司請日出鳴鐘晨日入鳴昏鐘以防變故伯顏呵之曰汝將為賊耶其一如平日適有盜内府銀者宰執以其幸赦而盜欲誅之伯顏曰何時無盜今以誰命而誅之人皆服其有識成宗即位于上都之大安閣親王有違言伯顏握劒立殿陛陳祖宗寶訓宣揚顧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下拜五月開府儀同三司大傳録軍國重事依前知樞密院事賜金銀各有差時相有忌之者伯顏語之曰幸送我兩罌美酒與諸王飲於宮前餘非所知也江南三省累請㳂行樞密院成宗問于伯顏時已屬疾張目對曰内而省院各置

將三十萬衆如將一人

為宜外而軍民分隷不便成宗是之三院遂罷冬十二月丙申有大星隕于東北己亥雨木氷庚子伯顏薨年五十九顏深畧善斷將三十萬衆伐宋若將一人諸帥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歸装惟衣而已未嘗言功也大德八年特贈宣忠佐命開濟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淮安王謚忠武至正四年加贈宣忠佐命開濟翊戴功臣進封淮王餘如故

阿术

畧而全破襄陽

阿术兀良氏都帥兀良合台子也沉毅有智畧臨陣勇決氣盖萬人憲宗時從其父征西南夷率精兵為侯騎所向摧陷莫敢當其鋒至平大理克諸郡降交趾無不在行憲宗嘗勞之曰阿术未有名位挺身奉國特賜黄金三百兩以勉將来世祖即位留典宿衛中統三年從諸王拜住帖哥征李璮有功九月自宿衛將軍征南都元帥治兵于汴復立宿州至元元年八月畧地兩淮攻取戰獲軍聲大振四年八月觀兵襄陽遂入南郡取僊人鉄城等柵俘生口五萬軍還宋兵邀襄樊間阿术乃自安陽灘濟江留精騎五千陣牛心嶺復立虚寨設疑火夜半敵果至斬首萬餘級初阿术過襄陽駐馬虎頭捐漢東白河口曰若築

[illegible]於此襄陽糧道可斷也五年遂築鹿門新城堡又築臺漢水中與夾堡相應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進六年七月大霖雨漢水溢宋將夏貴范文虎相繼率兵來援復分兵出入東岸林谷間阿朮謂諸將曰此張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備新堡諸將從之前後邀擊於湍灘俱敗走之九年三月破樊城外郛增築重圍以逼之宋裨將張順張貴裝軍衣百船自上流入襄陽阿朮攻之追戰至櫃門關擒貴餘衆盡死是年九月加同平章事先是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宋兵植木江中聯以鐵鎖中造浮梁以通援兵樊恃

此為固至是阿朮以機斷木以斧縱鎖焚其橋襄兵不能援十二月遂拔樊城襄守將呂文煥懼而出降十年七月奉命畧淮東抵揚州城下宋以千騎出戰阿朮伏兵道左佯北宋兵逐之伏發擒其騎將王都統十一年正月入覲與參政阿里海牙奏請伐宋帝命相臣議久不決阿朮進曰臣久在行間備行宋兵弱於往昔失今不取時不再來帝即可其奏詔益兵十萬與丞相伯顏參政阿里海牙等同伐宋三月進平章政事秋九月師次郢之鹽山得俘民言宋沿江九郡精銳盡聚郢江東西兩城今舟師出其間騎兵

大破宋師于蕪湖

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其中拖船入湖轉以下江為便從之遂舍攻郢而去行大澤中忽宋騎兵千人突至時從騎纔數十人阿朮即奮槊馳擊所向畏避追斬五百餘級生擒其將趙范二統制進攻沙洋新城拔之前次復州守將翟貴迎降時夏貴鎖大艦扼江漢口兩岸備禦堅嚴阿朮用軍將馬福回舟淪河口穿湖中從陽羅堡西沙蕪口入大江十二月軍至陽羅堡攻之不克阿朮謂伯顏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對青山磯止泊伺隙擣虛可以得志從之明日阿朮遣

見南岸沙洲即率趙之載馬後隨宋將程鵬飛來拒大戰中流逐力戰破之夏貴聞阿朮飛渡大驚引麾下兵三百艘先遁餘皆潰走遂陽羅堡盡得其軍實伯顏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師有所依可以萬全已未水陸並趨漢陽鄂州大恐相繼皆降十二年正月黃蘄江州降阿朮率舟師趨安慶范文虎迎降繼下池州宋丞相賈似道擁重兵拒蕪湖遣宋京來請和伯顏謂阿朮曰有詔令我軍駐守何如阿朮曰若釋似道而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且宋無信方遣

使請和而又射我軍船執我邏騎今日惟當進兵事
若有失歸罪於我二月辛酉師次丁家洲兩岸樹砲
擊其中堅宋軍陣動阿术挺身登舟手自持柂突入
敵陣諸軍繼進宋兵遂大潰詳見伯顔傳世祖以宋
重兵皆駐揚州臨安倚之為重四月命阿术分兵圍
守揚州庚申次真州敗宋兵於珠金砂斬首二千餘
級既抵揚州乃遣樓櫓戰具於瓜洲漕粟於真州樹
柵以斷其糧道宋都統姜才領步騎三萬來攻柵敵
軍夾河為陣阿术麾騎士渡河擊之戰數合堅不能
却衆軍佯北才逐之遂奮而回擊萬矢雨集才軍不

能支擒其副將張林斬首萬八千級七月庚午宋西
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以舟師萬艘駐焦山東每十
船為舫聯以鐵鎖以示必死阿术登石公山望之舳
艫連接旌旗蔽江曰可燒而走也遂選強健善射者
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术居中合勢進擊繼
以火矢燒其蓬檣至是欲走不能前軍爭赴水死後
軍潰走追至圌山自是宋人不復能軍矣十月詔拜
中書左丞相仍諭之曰淮南重地李庭芝狡詐須卿
守之時諸軍進取臨安阿术駐兵瓜州以絕揚州之
援伯顔所以兵不血刃而平宋者阿术控制之力為

多十三年二月夏貴舉淮西諸城來附阿术謂諸將
曰今宋亡獨庭芝未下以外助猶多故也若絕其穀
援塞彼糧道尚恐東走通泰逃命江海乃柵揚之西
北丁村以扼其郵寶應之餽運貯粟灣頭堡以備捍
禦留屯新城以逼泰州六月甲戌姜才知高郵米運
將至果夜出步騎五千犯丁村柵至曉伯顔察兒來
援所將皆阿术牙下精兵旗幟畫双赤月衆軍望其
塵連呼曰丞相來矣宋軍識其旗皆遁才脫身走追
殺騎兵四百步卒免者不滿百人壬辰李庭芝以朱
煥守揚州挾姜才東走阿术率兵追襲殺步卒千人

庭芝僅入泰州遂築壘以守之七月乙巳朱煥以揚
州降乙卯泰州守將孫良臣開北門納降執李庭芝
姜才奉命戮揚州市揚泰既下阿术申嚴士卒禁暴
掠有武衛軍校掠民二馬即斬以徇兩淮悉平得府
二州二十二軍四縣六十七九月辛酉入見世祖於
大明殿陳宋俘第功行賞會封泰興縣二千户二十
三年受命北伐叛王昔剌木等明年凱旋繼又西征
至哈剌霍州以疾卒年五十四追封河南王

阿里海牙

阿里海牙畏吾兒人也初生胞中剖而出其父以為

諭降文煥

不祥將棄之毋不忍比長果聰辯有胆略家貧嘗躬
耕舍耒嘆曰大丈夫當立功朝廷何至效細民事畎
畝乎去求其國讀書逾月又棄去用薦者得事世祖
于潛邸世祖即位漸見擢用由左右司郎中遷參議
中書省事至元二年立諸路行中書省進僉河南行
省事五年命與元帥阿术劉整取襄陽又加參知政
事始帝遣諸將命毋攻城但圍之以俟其自降乃築
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九年二月
破樊城外郛其將復閉內城守阿里海牙以為襄陽
之有樊城猶齒之有脣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則襄

陽可不攻而得乃入奏帝始報可先是宋兵為浮橋
以通襄陽之援阿里海牙發水軍焚其橋襄援不至
城乃拔詳具阿术傳阿里海牙既破樊移其攻具以
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洶洶
諸將多踰城降者劉整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其
意阿里海牙獨不欲攻乃身至城下與文煥言曰君
以孤軍城守者數年今飛鳥路絕主上深嘉汝忠若
降則尊官厚祿可必得決不殺汝也乃折矢與之誓
文煥感而出降遂與入朝帝以文煥為昭勇大將軍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襄漢大都督阿里海牙行荊湖

等路樞密院鎮襄陽阿里海牙奏曰襄陽自昔用武
之地也今天助順而克之宜乘勝順流長驅宋可必
平平章阿术亦贊其說帝乃大徵兵拜伯顏為行中
書省左丞相阿术為平章阿里海牙進行省右丞賞
鈔二百錠十一年九月會師襄陽遂破郢州及沙洋
新城十二月師出沙蕪口阿术遂以兵西渡青山磯
宋都統程鵬飛來逆戰敗之江中會貴兵亦敗走廬
州宣撫朱禩孫夜遁還江陵知鄂州張晏然以城降
鵬飛以本軍降伯顏與諸將會鄂城下議曰鄂襟山
帶江江南之要區也且兵糧皆備今蜀江陵岳鄂皆

未下不以一大將鎮撫之上流一動則鄂非我有也
乃以兵四萬遣阿里海牙戍鄂而與阿术將大兵以
東阿里海牙集鄂民宣上德惠禁將士毋侵掠其下
恐懼無敢取民之菜者民大悅遣人徇壽昌信陽德
安諸郡皆下進徇江陵十有二年春三月遂下岳州
四月至沙市城不下縱火攻之沙市立破宣撫朱禩
孫制置高達恐即以城降乃入江陵釋禩孫囚赦戍募
軍除其徭賦及法令之繁細者傳檄郢歸峽常德澧
隨辰沅靖復均房施荊門及諸洞無不降者盡奏官
其所降官以兵守峽籍其戶口財賦來上帝喜大宴

不屠潭民

三日語近臣曰伯顏兵東阿里海牙以孤軍戍鄂朕甚憂之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徠之命右丞廉希憲守江陵促阿里海牙急還鄂且以沿江諸城新附者委之阿里海牙至鄂招潭州守臣李芾不聽乃移兵長沙拔湘陰冬十月至潭為書射城中以示芾曰速下以活州民否則屠矣不荅乃決隍水部分諸將以攻之破其木堡流矢中胷瘡甚督戰益急奪其城潭人復作月城以相拒凡攻七十日大小數十戰三年春正月芾力屈及轉運使鍾蜚英都統陳義皆自殺其將劉孝忠以城降諸將欲屠

之阿里海牙曰是州生齒數百萬口若悉殺之非上諭伯顏以曹彬不殺意也其屈法生之復發倉以食饑者遣使徇桂陽永衡武岡寶慶袁韶南雄諸郡其守臣皆率其民來迎曰聞丞相體皇帝好生之德毋殺虜所過皆秋毫無犯民今復見太平各奉表來降丞相稱阿里海牙也獨宋經略使馬塈守靜江不下使總管俞全等招之皆為所殺會宋主以國降降手詔遣湘山僧宗勉諭塈復殺之因入朝以賀平宋拜平章政事使持詔如靜江諭之靜江以水為固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决東南埭以

涸其隍破其城民聞城破即縱火焚居室多赴水死塈及其總制黃文政總管張虎以殘兵突圍走執之阿里海牙以靜江民易叛非繩比不重刑之則廣西諸州不服因悉坑之斬塈於市分遣萬户脫溫不花徇實融柳欽横邕慶遠齊榮祖徇鬱林貴廉象脫隣徇潯容藤梧皆下之特磨王儂士貴南丹州牧莫大秀皆奉表求内附奏官其降官如潭州以兵戍靜江昭賀梧邕融乃還潭既而宋二王稱制海中雷瓊全永與潭屬縣之民文才諭周隆張虎羅飛咸起兵應之舒黃蘄相繼亦起大者衆數萬小者不下數千詔

命討之且略地海外阿里海牙既定才諭等至雷州使人諭瓊州安撫趙與珞降不聽遂自航大海五百里執與珞冉安國黄之紀皆裂殺之盡定瓊南寧萬安吉陽地降八番羅甸蠻以其總管文龍兒入見置宣慰司八番羅甸卧龍羅番大龍過蠻盧番小龍石番方番洪番程番並置安撫以鎮之十八年奏請徙省鄂州所定荆南淮西江西海濱廣西之地凡得州五十八峒夷山獠不可勝計大率以口舌降之未嘗專事殺戮又其取民悉定從輕賦民所在立祠祀之二十三年入朝加光禄大夫湖廣行省左丞相卒年

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封楚國公謚武定至
正八年進封江陵王子忽失海牙湖廣行中書左丞
貫只哥江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日記千言　書貞觀政　優

元相臣傳卷之六

不忽木

不忽木一名時用字用臣世為康里部大人康里即漢高車國也祖海藍伯嘗事克烈王可汗可汗滅即棄家從數千騎望西北馳去太祖遣使招之荅曰昔與帝同事王可汗今王可汗既亡不忍改所事遂去莫知所之餘十人皆為太祖所虜燕真最幼年方六歲太祖以賜莊聖皇后后憐而育之遣侍世祖於潛邸長從征伐有功世祖威名日盛憲宗將伐宋命以居守燕真曰主上素有疑志今乘輿遠渉危難之地殿下以皇帝獨處安全可乎世宗然之因請從南征憲宗喜即分兵命趣鄂州而自將攻蜀之釣魚山令阿里不哥居守憲宗崩燕真統世祖留部覺阿里不哥有異志奉皇后稍引而南與世宗會於上都世祖即位燕真未及大用而卒官止衛率不忽木其仲子也資稟英特進止詳雅世祖奇之令給事裕宗東宮師事太子賛善王恂恂從北征乃受學於國子祭酒許衡日記數千言衡每稱之以為有公輔器世祖嘗欲觀國子所書字不忽木年十六獨書貞觀政要數十事以進帝知其寓規諫意嘉歎久之衛纂歷代帝

王名謚統系歲年為書授諸生不忽木讀數過即成誦帝召試不遺一字至元十三年與同舍生堅童太答禿魯等上疏曰臣等聞之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盖自堯舜禹湯文武之世莫不有學故其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為後世所法降至漢朝亦建學校詔諸生課試補官魏道武帝起自北方既定中原增置生員三千儒學以興此歷代皆有學校之證也臣等今復取平南之君建置學校者為陛下陳之晋武帝嘗平吳矣始起國子學

隋文帝嘗滅陳矣俾國子寺不隸太常唐高祖嘗滅梁矣詔諸州縣及鄉並令置學及至太宗數幸國學增築學舍至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學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入學國學之内至八千餘人高宗因之遂令國子監領六學一曰國子學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學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各置生徒有差皆承高祖之意也然晋之平吳得户五十二萬而已隋之滅陳得郡縣五百而已唐之滅梁得户六十餘萬而已而其崇重學校已如此況我堂堂大

國奄有江嶺之外計亡宋之户不下千萬此陛下神功自古未有而非晋隋唐之所敢比也然學校之政尚未全舉臣竊惜之臣等嚮被聖恩俾習儒學欽惟聖意豈不以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古人仕宦者尚少而欲臣等曉識世務以任陛下之使令乎然以學制未定朋從數少譬猶責嘉禾於數苗求良驥於數馬臣等恐其不易得也為今之計如欲人材衆多通習漢法必如古昔徧立學校然後可帝覽而善之十五年出為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帝遣通事脫虎脫護送西僧往作佛事還過真定箠驛吏幾死訴

之按察使不敢問不忽木受其狀以僧下獄脫虎脫直欲出僧辭氣倔強不忽木令去其冠跪庭下責以不職脫虎脫逃歸以聞帝曰不忽木素剛正必爾輩犯法故也繼而燕南奏至帝曰我固知之十九年陞提刑按察司有訟靜州守臣盜官物者靜州本隸河東特命不忽木往按之歸報稱旨賜白金千兩鈔五千貫二十一年召參議中書省事時權茶轉運使盧世榮阿附宣政使桑哥言能用已則國賦可十倍於舊帝以問不忽木對曰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者莫不謂之忠及其

釋捕繫無辜

救王遇

罪惡稔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臣願陛下無納其說帝不聽以世榮為右丞不忽木遂辭衆議不拜二十二年世榮以罪被誅帝曰朕殊愧卿擢吏部尚書時方籍沒阿合馬家其奴張散札兒等罪當死謬言阿合馬家貲隱寄者多如盡得之可資國用遂勾考捕繫連及無辜京師騷動帝頗疑之命丞相安童集六部長貳官詢問其事不忽木曰是奴為阿合馬心腹爪牙死有餘罪為此言者蓋欲苟延歲月儌幸不死爾豈可復受其誑嫁禍善良耶急誅此徒則怨謗自息丞相以其言入奏帝悟命不忽木鞫之具得其

實散札兒等伏誅其捕繫者盡釋之二十三年改工部尚書九月遷刑部河東按察使阿合馬以貲財謟媚權貴貸錢於官約償羊馬至則抑取部民所產以輸事覺遣使按治皆不伏及不忽木往始得其不法百餘事會大同民饑不忽木以便宜發倉廩賑之阿合馬所善幸臣奏不忽木擅發軍儲又鍛鍊阿合馬使自誣服帝曰使行發粟以活吾民乃其職也何罪之有命移其獄至京師審視阿合馬竟伏誅吐土哈求欽察之為人奴者增益其軍而多取編民中書僉省王遇驗其籍改正之吐土哈遂奏遇有不臣語帝

諍論

怒欲斬之不忽木諫曰遇始令以欽察之人奴為兵未聞以編民也萬一他衛皆倣此戶口耗矣若誅遇後人豈肯為陛下盡職乎帝意解遇得不死二十四年桑哥奏立尚書省誣殺參政楊居寬郭祐不忽木爭之不得桑哥深忌之嘗指不忽木謂其妻曰他日籍我家者此人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坐曹理務欲加之罪遂以疾免車駕還自上都其弟野禮審班坐輦中帝曰汝兄必以某日來迎不忽木果以是日至帝見其癯甚問其祿幾何左右對以滿病假者例不給帝念其貧命盡給之二十七年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

誥兼修國史二十八年春帝獵柳林徹里等劾奏桑哥罪狀帝召問不忽木具以實對帝大驚乃決意誅之罷尚書省復以六部歸於中書欲用不忽木為丞相固辭帝曰然非卿無以任吾事乃拜完澤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上都留守木八剌沙言改按察司置廉訪司不便宜罷去乃求憲臣贓罪以動上聽帝以責中丞崔彧彧謝病不知不忽木面斥彧不直言因歷陳不可罷之說帝意乃釋王師征交趾失利復謀大舉不忽木曰島夷詭詐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其子日燇襲位若遣一介之使

佛以去貪為寶

譖完澤誘

諭以禍福彼能悔過自新則不煩兵而下矣如或不悛加兵未晚帝從之於是交趾感懼遣其偽昭明王等請闕謝罪盡獻前六歲所當貢物帝嘉曰卿一言之力也即以其半賜之不忽木辭曰此陛下神武不殺所致臣何功焉惟受沉水假山象牙鎮紙水晶筆格而已參木丁請復立尚書省專領右三部不忽木庭責之曰阿合馬桑哥相繼誤國身誅家沒前鑒未遠奈何又欲效之乎事遂寢或勸征琉球及賦江南包銀皆諫止之桑哥黨人納速剌丁等既誅帝以忻都長於理財欲釋不殺不忽木力爭之不從日中凡

七奏卒正其罪釋氏請以金銀幣帛祠其神帝難之不忽木曰彼佛以去貪為寶遂弗與或言京師蒙古人宜與漢人間處以制不虞不忽木曰新民乍遷猶未寧居若復紛更必致失業此蓋姦人欲擅貨易之利交結近倖借為納忠之說耳乃圖寫國中貴人第宅已與民居犬牙相制之狀上之而止有譖完澤狥私者帝以問不忽木對曰完澤與臣俱待罪中書設或如所言豈得專行臣等雖愚陋然備位宰輔人或發其陰短宜使面質明示責降若內懷猜疑非人主至公之道也言者果屈帝怒命左右批其頰而出之

是日苦寒解所御黑貂裘以賜帝每顧侍臣稱塞咥旃之能不忽木從容問其故帝曰彼事憲宗常陰資朕財用卿父所知卿時未生誠不知也不忽木曰是所謂為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下以為若何帝急揮以手曰卿止朕失言三十年有星孛於帝座帝憂之夜召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遂詳論欽陳夜至四鼓明日進膳帝以盤珍賜之三十年帝不豫故事非國人勳舊不得入卧內不忽木以謹厚日視醫藥未嘗去左右帝大漸與御史大夫月魯那顏太傅伯顏並受遺詔留禁中丞相完

澤至不得入伺月魯那顏伯顏出問曰我年位俱在忽木上國有大議而不預何耶伯顏歎息曰使丞相有忽木識慮何至使吾屬如是之勞哉完澤不能對入言於太后太后召三人問之月魯那顏曰臣受顧命太后但觀臣等為之臣若誤國即甘伏誅宗社大事非宮中所當預知也太后然其言遂定大策其後發引升祔請謚南郊皆忽木領之成宗即位執政皆迎於上都之北丞相嘗獨入忽木至數日乃得見帝問知之慰勞之曰卿先朝腹心願朕寡昧惟朝夕啟沃以匡朕不逮庶無負先帝付託之重也成宗躬攬

請制去重字

庶政聽斷明果廷議大事多采忽木之言太后亦以
忽木先朝舊臣禮貌甚至時河東獻嘉禾西僧為佛
事請釋罪人忽木皆以理析之有奴告主者主被誅
詔即以其主所居官與之忽木言若此必大壞天下
之風俗使人情愈薄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為追廢
前命執政奏以為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謂帝曰
忽木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託豈可出之於外耶帝
復留之竟以與同列多異議稱疾不出　元貞二年
春召至便殿曰朕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從人人亦
不能從卿也欲以假貞代卿如何忽木曰貞實勝於

臣乃拜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
國朝惟史天澤嘗為之臣何功敢當此制去重字
大德二年御史中丞崔彧卒特命行中丞事三年兼
領侍儀司有因父官受賄賂御史必欲歸罪其父忽
木曰風紀之司以宣政化勵風俗為先若使子證父
何以興孝樞密臣受人玉帶徵贓不敘御史言罰太
輕忽木曰禮大臣貪墨惟曰簠簋不飾若加笞辱非
刑不上大夫之意人稱其平恕四年病復作帝遣醫
治之不効乃附奏曰臣孱庸無取叨承眷渥大限有
終永辭昭代引觴滿飲而卒年四十六帝聞之驚悼

學先躬行而后文藝

遺白璧[illegible]見

士大夫皆哭失聲素貧躬自爨汲妻織紝以養母後
因使還則母已死號慟嘔血幾不起平居服儒素不
尚華飾祿賜有餘即散施親舊明於知人多所薦拔
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亦其所薦也其學先躬行而
後文藝居則簡默及帝前論事吐辭洪暢引義正大
以天下之重自任知無不言世祖嘗語之曰太祖有
言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資左手承之然後能
固卿實朕之左手也每侍燕閒必陳說古今治要世
祖每拊髀歎曰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
孫之福臨崩以白璧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武

宗時贈純誠佐理功臣大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魯國公謚文貞

阿魯渾薩理

阿魯渾薩理畏兀人祖阿台薩理當太祖定西域還
時因從至燕會畏兀國王亦都護請於朝盡歸其民
詔許之遂復西還精佛氏學生乞台薩理襲先業通
經律論業既成師名之曰萬全至元十二年入為釋
教都總統拜正議大夫同知總制院事加資德大夫
統制使年七十卒子三人長曰畏吾兒薩理累官資
德大夫中書右丞行泉府太卿季曰烏尼亦薩理阿

勸用儒術

魯渾薩理其中子也以父字為全氏幼聰慧受業於
國師八哈思巴既通其學且解諸國語世祖聞其材
俾習中國之學於是經史百家及陰陽歷數圖緯方
技之說皆通習之後事裕宗入宿衛深見器重至元
二十年有西域僧自言能知天象譯者皆莫能通其
說帝問左右誰可使者侍臣脫烈對曰阿魯渾薩理
可即召與論難僧大屈服帝悅令宿衛內朝會有江
南人言宋宗室反者命遣使捕至闕下使已發阿魯
渾薩理趣入諫曰言者必妄使不可遣帝曰卿何以
知其妄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言者不由郡縣

而言之闕庭必其讐也且江南初定民疑未附一旦
以小民浮言輒捕之恐人人自危徒中言者之計帝
悟立召使者還俾械繫言者下郡治之言者立伏果
以嘗貸錢不從誣之帝曰非卿言幾誤但恨用卿晚
耳自是命日侍左右二十一年擢朝列大夫左侍儀
奉御遂勸帝治天下必用儒術宜招致擇道藝之士
以備任使帝嘉納之遣使求賢置集賢館以待之秋
九月命領館事阿魯渾薩理曰陛下初置集賢以待
士宜擇重望大臣領之以新觀聽請以司徒撒里蠻
領其事帝從之仍以阿魯渾薩理為中順大夫集賢

請罷征利司

館學士兼太史院事仍兼左侍儀奉御士之應詔者
盡命館穀之凡飲食供帳車服之盛皆喜過望其弗
稱旨者亦請加賚而遣之有官於宣徽者欲陰敗其
事故盛陳所給廩餼於內前輿帝見之帝果過而問
焉對曰此一士之日給也帝怒曰汝欲使朕見而損
之乎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不至況欲損之誰肯
至者阿魯渾薩理又言於帝曰國學人才之本立國
子監置博士弟子員宜優其廩餼使學者日盛從之
二十二年夏六月遷嘉議大夫二十三年進集賢大
學士中奉大夫二十四年春立尚書省桑哥用事詔

阿魯渾薩理與同視事固辭不許授資德大夫尚書
右丞繼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桑哥為政暴橫且進
其黨與阿魯渾薩理數切諍之久與乖剌惟以廉正
自持桑哥奏立徵利司理天下逋欠使者相望於道
所在囹圄皆滿道路側目無敢言者會地震北京阿
魯渾薩理請罷徵利司以塞天變詔下之日百姓相
慶未幾桑哥敗以連坐并籍其產帝問桑哥為政如
此卿何故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言顧言不用耳陛
下方信任桑哥甚彼所忌獨臣臣數言不行若抱柴
救火秪益其暴不若彌縫其間使無傷國家大本陛

权刘监丞罪

不以定策自功

下久必自悟也帝亦以為然且曰吾甚愧卿桑哥臨刑吏猶以阿魯渾薩理為問桑哥曰我惟不用其言故至於敗彼何與焉帝益信其無罪詔還所籍財産仍遣張九思賜以金帛辭不受二十八年秋乞罷政事弁免太史院使詔以為集賢大學士司天劉監丞言阿魯渾薩理在太史院時數言國家災祥事大不敬請下吏治帝大怒以為誹謗大臣當抵罪阿魯渾薩理頓首謝曰臣不佞賴陛下天地含容之德雖萬死莫報然欵致言者罪臣恐自是無為陛下言事力爭之乃得釋帝曰卿真長者後雖罷政或通夕

入論事知無不言三十年復領太史院事明年帝崩成宗在邊裕宗太后命為書趣成宗入正大位天命率翰林集賢禮官備禮册命明年春加守司徒集賢院使領太史院事初裕宗即世世祖欲定皇太子未知所立以問阿魯渾薩理即以成宗為對且言成宗仁孝恭儉宜立於是大計乃決成宗及裕宗皇后皆莫之知也數召阿魯渾薩理不往成宗撫軍北邊帝遣阿魯渾薩理奉皇太子寶於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即位語阿魯渾薩理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事朕者惟卿雖召不至今乃知卿真得大臣體自是召對不名

賜坐視諸侯王等嘗語左右曰若平章者真全材也於今殆無其比大德三年復拜中書平章政事十一年薨年六十有三延祐四年贈推忠佐理翊亮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文定子三人長岳柱次久住終翰林侍讀學士次買住叅卒岳柱自有傳阿台薩理贈保德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司徒柱國追封趙國公謚端愿乞台薩里贈純誠守正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通敏

張雄飛

張雄飛字鵬舉琅琊臨沂人父琮仕金守盱眙金人疑之罷其兵柄徙居許州尋復命守河陰仍留家人於許雄飛幼失母琮妾李氏養之國兵屠許惟工匠得免有田姓者琮故吏也自稱能為庇由是獲全遂從朔方雄飛時方十歲至霍州李欲逃恐其累已雄飛知之頃刻不去左右李乃變服與俱還寓潞州雄飛既長往師前進士王寶英於趙城金亡雄飛不知父所在往來澤潞求之十餘年常客食僧舍已而入

關陝歷懷孟潼華終求其父弗得遂入燕居數歲盡通國言及諸部語至元二年廉希憲薦之於世祖召見陳當世之務世祖大悅授同知平陽路轉運司事樓扶懿樂悉除之帝問處士羅英誰可大用者對曰張雄飛真公輔器帝然之命驛召雄飛至問以方今所急對曰太子天下本願早定以繫人心閭閻小人有升斗之儲尚知付託天下至大社稷至重不早建儲貳非至計也向使先帝知此陛下能有今日乎帝方卧矍然起稱善者久之他日與江孝卿同召見帝曰今任職者多非材政事廢弛譬之大廈將傾非良

請早定儲君

工不能扶卿輩能任此乎孝卿謝不敢當帝顧雄飛雄飛對曰古有御史臺為天子耳目凡政事得失民間疾苦皆得言百官姦邪貪穢不職者即糾劾之如此則紀綱舉天下治矣帝曰善乃立御史臺以前丞相塔察兒為御史大夫雄飛為侍御史且戒之曰卿等既為臺官職在直言朕為汝君苟所行未善亦當極諫況百官乎汝宜知朕意人雖嫉妬汝朕能為汝地也雄飛益自感勵知無不言叅議樞密院事費正寅素憸狡有告其罪者詔丞相線真等與雄飛雜治之請託交至雄飛無所顧盡得其罪狀以聞正寅與其黨

管如仁等皆伏誅會雄飛於帝前忤旨左遷同知京兆總管府事宗室公主有家奴逃渭南民間為贅壻主適過臨潼識之捕其奴與妻及妻之父母皆械繫之盡沒其家貲雄飛與主爭辯辭色俱厲主不得已以奴妻及妻之父母家貲還之惟挾其奴以去入為兵部尚書平章阿合馬在制國用司時與亦麻都丁有隙至是羅織其罪同僚爭相附會雄飛不可曰所犯在制國用時平章獨不預耶衆無以答泰長卿劉仲澤亦以忤阿合馬皆下吏欲殺之雄飛亦持不可阿合馬使人啗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以參政相處

忤阿合馬

雄飛曰殺無罪以求大官吾不為也阿合馬怒奏出
雄飛為澧州安撫使而三人竟死獄中時澧州初下
民懷反側雄飛至布宣德教以撫綏之民遂安有巨
商二人犯匿稅及毆人事僚佐受賂欲寬其罪雄飛
絕之益急或曰此細事何執之堅雄飛曰吾非治匿
稅毆人者欲改宋弊政懲不畏法者爾澧西南接溪
洞徭人乘間抄掠居民雄飛遣揚應申等往諭以威
德諸徭悉感服十四年改安撫司為總管府命雄飛
為達魯花赤遷荊湖北道宣慰使有告常德富民十
餘家與德山寺僧將為亂衆議以兵討之雄飛曰告

者必其仇也且新附之民當以靜鎮之兵不可遽用
考有他吾自任其責遂止徐察之果如所言先是荊
湖行省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戶沒入為家奴
自置吏治之歲責其租賦有司莫敢言雄飛言于阿
里海牙請其民於有司不從雄飛入朝奏其事詔還
籍為民十六年拜御史中丞行御史台事阿合馬以
子忽辛為中書右丞行省江淮恐不為所容奏留雄
飛不遣改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未行阿合馬死
朝臣皆以罪去拜參知政事阿合馬用事日久賣官
鬻獄紀綱大壞雄飛乃先自降一階於是從僚超躐

者皆降之忽辛有罪敕中貴人及中書雜問忽辛歷
指宰執曰汝曹使我家錢物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
受汝家錢物否曰惟公獨否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
汝矣忽辛遂伏辜二十一年春冊上尊號議大赦天
下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
平之政也聖明在上豈宜數赦帝嘉納之語雄飛曰
大獵而後見善射集議而後知能言汝所言者是朕
今從汝遂止降輕刑之詔雄飛剛直廉慎始終不易
其即嘗坐省中詔趣召之見於便殿謂雄飛曰若卿
可謂真廉者矣聞卿貧甚今特賜卿銀二千五百兩

鈔二千五百貫雄飛拜謝將出又詔加賜金五十兩
及金酒器雄飛拜謝受賜封識藏於家後阿合馬之
黨以雄飛罷政詣省乞追奪賜物裕宗在東宮聞之
命參政溫迪罕諭丞相安童曰上所以賜張雄飛者
旌其廉也汝豈不知耶毋為小人所訴塔即古阿散
請檢校前省錢穀復用阿合馬之黨竟矯詔追奪之
塔即古阿散等俄以罪誅帝慮檢核失當命近臣伯
顏閱之中書左丞耶律老哥勸雄飛詣伯顏自辯雄
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敢輕用而封識
以俟者正虞今日耳又可自辯乎二十一年處世榮

諫勿以私憾殺人

以言利建用雄飛與諸執政同日皆罷二十三年起為燕南河北道宣慰使決壅滯黜姦貪政化大行卒于官子五人　師野師諤師白師儼師約師野宿衛東宮時荆湖行省平章政事阿里海牙入覲言之宰相欲白皇太子請以師野為荆南總管雄飛固止之歸謂師野曰今日不欲官汝者汝宿衛日久固應得官然我方為執政天下必以我私汝我一日不去此位汝輩勿望有官也其介慎如此

安童

安童木華黎四世孫覇突魯長子也中統初世祖追録元勳召入長宿衛年方十三位在百寮上母弘吉剌氏昭睿皇后之姊通籍禁中世祖一日見之問及安童對曰安童雖幼公輔器也世祖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是以知之世祖悅四年執阿里不哥黨千餘將置之法安童侍側帝語之曰朕欲置此屬於死地何如對曰人各為其主陛下甫定大難遽以私憾殺人將何以懷服未附帝驚曰卿年少何從得老成語此言正與朕意合由是深重之至元二年秋八月拜光禄大夫中書右丞相增食邑至四千户辭曰今三方雖定江南未附

臣以年少謬膺重任恐四方有輕朝廷心帝動容有間曰朕思之熟矣無以逾卿冬十月召許衡至傳旨令衡入省議事衡以疾辭安童即親候其館與語良久既還念之不釋者累日三年帝諭衡曰安童尚幼未更事善輔導之汝有嘉謨當先告之以達朕朕將擇焉衡對曰安童聰敏且有執守告以古人所言悉能領解臣不敢不盡心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入其中則難行臣入省之日淺所見如此四年三月安童奏内外官雖用老成人宜令儒臣姚樞等入省議事帝曰此輩雖閒循當優養其令入省議事五年廷臣密議立尚書省以阿合馬領之乃先奏以安童宜位三公事下諸儒議商挺倡言曰安童國之柱石若為三公是崇以虚名而實奪之權也甚不可衆曰然事遂罷七年四月奏曰臣近言尚書省樞密院各令奏事並如常制其大政令從臣等議定然後上聞既得旨矣今尚書一切徑奏似違前旨帝曰豈阿合馬以朕頗信用之故爾專權耶不與卿議非是勅如前旨八年陝西省臣也速迭兒建言比因饑饉盜賊滋横若不顯戮一二無以示懲勅中書詳議安童奏曰強竊均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宜仍舊

待報從之十年春三月奏以玉冊金寶上皇后弘吉
剌氏以玉冊金寶立燕王爲皇太子兼中書令判樞
院事冬十月帝諭安童及伯顏等曰近史天澤姚樞
纂定新格朕已親覽皆可行之典汝等亦當一一留
心參考豈無一二可增減者各令紀錄俟議行之時
天下待報死囚五十人安童奏其中十三人因鬬毆
殺人餘無可疑於是詔以所奏十三人免死從軍十
一年奏阿合馬蠹國害民數事又奏各部與大都路
官多非才乞加黜汰從之十二年七月詔以行中書
省樞密院事從太子北平王出鎮極邊在邊十年二

十一年三月從王歸待罪闕下帝即召見慰勞之頓
首謝曰臣奉使無狀有累聖德遂留寢殿語至四鼓
乃出冬十一月和礼霍孫罷復拜中書右丞相加金
紫光祿大夫二十二年右丞盧世榮敗詔與諸儒條
其所用人及所爲事悉罷之二十三年夏中書奏擬
漕司諸官姓名帝曰如平章右丞等朕當親擇餘皆
卿等職也安童奏曰比聞聖意欲寄近侍爲耳目臣
猥承任使若所行非法從其舉奏罪之輕重惟陛下
裁處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
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臣謂銓選之法自有定

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妄奏
陛下詳察帝曰卿言是也今後若此者勿行其妄奏
者即入言之奏徵前吏部尚書李昶不起復奏賜田
十頃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世祖親討平之宗室註
誤者命安童按問多所平反嘗退朝自左掖門出諸
免罪者爭迎謝或執轡扶上馬安童毅然不顧有乘
間言于帝曰諸王雖有罪皆帝室懿親丞相雖尊
人臣也何悖慢如此帝良久曰汝等小人豈知安童
所爲特辱之使改過耳是歲復立尚書省安童切諫
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別相賢者猶或不至

虐民誤國不聽二十五年見天下大權盡歸尚書屢
求退不許二十八年罷相仍領宿衛事三十年春正
月以疾薨于京師樂安里第年四十九雨大水三日
世祖震悼曰人言丞相病朕固弗信果喪予良弼詔
大臣監護喪事大德七年成宗制贈推忠同德翊運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南平忠憲王碑曰
開國元勳命世大臣之碑

哈剌哈孫

哈剌哈孫斡剌納兒氏曾祖啓昔禮始事王可汗脫
斡璘王可汗與太祖約爲兄弟及太祖得衆陰忌之

錄冤平

謀害太祖啟昔禮潛以其謀來告太祖乃與二十餘人一夕遁去諸部聞者多歸之還攻滅王可汗併其衆擢啟昔禮為千戶賜號答剌罕從平河西西域諸國祖博理察太宗時從太弟睿宗攻河南取汴蔡滅金賜順德以為分邑父囊加台從憲宗伐蜀卒于軍哈剌哈孫威重不妄言笑善騎射工國書又雅重儒術至元九年世祖錄勳臣後命掌宿衛襲號答剌罕自是人稱答剌罕而不名帝嘗諭之曰汝家勳載王府行且大用汝矣又語皇太子曰答剌罕非常人比可善遇之十八年割欽廉二州益其食邑二十二年

拜大宗正用法平允審錄冤滯所活數百人時相請以江南獄隸宗正哈剌哈孫曰江南新附教令未行且相去數千里欲遙制其刑獄得無冤乎事遂止二十八年拜榮祿大夫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台臣言其在宗正決獄平即去恐難其繼者帝曰湖廣之地朕嘗駐驛非斯人不可遂行時江湖間盜賊出沒剽取商旅貨財哈剌哈孫至則發卒悉擒誅之水陸之途始皆無梗初樞密置行院於各省分兵民為二奸人植黨自蔽後因入覲極陳其不便帝為罷之因問曰風憲之職人多言其撓吏治信乎對曰朝廷設此以

奏勿徙民屯田　全耆屯田　節用愛民　建廟學南郊

糾奸慝貪吏疾之妄為謗耳帝然之二十年平章劉國傑將兵征交趾哈剌哈孫戒將吏無擾民會有奪民魚菜者杖其千戶軍中肅然俄有旨發湖湘富民萬家屯田廣西以圖交趾哈剌哈孫密遣使奏曰往年遠征無功瘡痍未復今又徙民瘴鄉必將怨叛吏莫知其奏抱卷請署弗答吏再請則曰姑緩之未幾使還報罷民皆感悅及廣西元帥府請募南丹五千戶屯田事上行省哈剌哈孫曰此土著之民誠為便之內足以實空地外足以制交趾之寇可不煩士卒而饋餉有餘即命度地立為五屯統以屯長給牛種

農具與之湖南宣慰張國紀建言欲按唐宋末徵民間夏稅哈剌哈孫曰亡國弊政失寬大之意聖朝其可行耶奏止其議大德二年入朝上都成宗拜光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相視政七日徵拜中書左丞相進階銀青光祿大夫既拜命斥言利之徒一以節用愛民為務有大政事必引儒臣雜議京師久闕孔子廟而國學寓他署乃奏建廟學選名儒為學官采近臣子弟入學又集群議建南郊為一代定制五年同列有以雲南行省左丞劉深計倡議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萬世今上嗣大歷服未有武功以彰休

誅深 老師　重守令之選　密迎仁宗平內難

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國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剌
哈孫曰山嶠小夷遼絕萬里可諭之不足以煩中國
不聽竟發兵二萬命深將以往道出湖廣民疲於饋
餉及次順元深脅蛇節求金三千兩馬三千匹蛇節
因民不堪舉兵圍深於窮谷首尾不能相救事聞遣
平章劉國傑往援擒蛇節斬軍中然士卒存者纔十
一二轉餉者亦如之訖無成功帝始悔不用其言會
赦有司議釋深罪哈剌哈孫曰徼名首釁喪師辱國
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奏誅之七年進中書右
丞相嘗言治道必先守令近用多不得其人於是精

加遴選禁獻戶及山澤之利每歲車駕幸上都哈剌
哈孫必留守京師時帝弗豫制出中宮群邪黨附哈
剌哈孫以身匡之天下晏然十年加開府儀同三司
監修國史置僚屬冬十一月帝寢疾篤甚入侍醫藥
出總宿衛藩王欵入侍疾者不聽日理機務如故十
一年春成宗崩時武宗撫軍北邊仁宗侍太后在懷
慶諸奸臣謀斷北道請成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阿
難塔哈剌哈孫密遣使北迎武宗南迎仁宗悉收京
城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臥閣下內旨日數至並不
聽文書皆不署衆欲害之未敢發及仁宗至近郊衆

屯田北邊大治

猶未知也三月朔列牘請署后決以三月三日御殿
聽政乃亟署衆大喜莫知所為明日迎仁宗入執左
丞相阿忽台及安西王阿難答等就誅內難悉平自
冬至春未嘗一至家休沐夏五月武宗至自北即皇
帝位拜太傅錄軍國重事仍總百揆賜宅一區以其
子脫歡入侍初仁宗之入也阿忽台有勇力人莫敢
近諸王禿剌實手縛之以功建越王三宮親幸其第
賜與甚厚以慶元路為其食邑哈剌哈孫力爭之曰
祖宗之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褒禿剌疎屬豈得
以一日之功廢萬世之制哉帝不聽禿剌因譖於帝
曰方安西王謀于大統哈剌哈孫亦嘗署文書由是

罷相出鎮北邊詔曰和林為北邊重地今諸部降者
又百餘萬非重臣不足以鎮之念無以易哈剌哈孫
者賜黃金三百兩白銀三千五百兩鈔十五萬貫帛
四萬端乳馬六十疋以太傅右丞相行和林省事太
后亦賜二帛百端鈔五萬貫至鎮斬為盜者一人分遣
使者賑降戶奏出鈔帛易牛羊以給之近水者教取
魚食會大雪民無所得食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
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illegible]不足則益以牛
羊又度地置內倉積粟以待來者[illegible]溉田數千

頃治稱海屯田教部落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
北邊大治至大元年賜大帳如諸王諸藩禮十一月
寢疾語其屬曰吾不復能佐理國事矣行省之務汝
曹勉之毋貽朝廷憂薨年五十二帝聞驚悼曰喪我
賢相賻鈔二萬五千貫詔歸葬昌平追贈推誠履政
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
謚忠獻子脫歡由太子賓客拜御史中丞襲號荅剌
罕進御史大夫行臺江南尋拜平章行省江浙左丞
兼領行宣政院事有父風喜讀書為政不尚苛暴
得衆心致和元年卒于官年三十七子[illegible]

阿沙不花

阿沙不花者康里國王族也初太祖拔康里時其祖
母苦滅古麻里氏新寡有二子曰曲律牙牙皆幼而
國亂家破無所依欲去而歸朝廷念無以自達一夕
有數駝皆重負突入營中驅之不去旦乃挈駝詣營外
置所負其旁夜復納營中候有求者歸之如是十餘
日終無求者乃發視其裝皆西域重寶驚曰殆天欲
資我而東耶不然此豈吾所宜有遂驅駝載二子越
數國至京師時太祖已崩太宗立盡獻其所有帝深
異之命有司治邸舍具廩餼以居焉居二年聞國中
已定謁帝欲歸帝曰汝昔何為而來今何為而去且
問其所欲對曰臣妾昔以國亂無主遠歸陛下今賴
陛下威德聞國已定欲歸守墳墓耳妾惟二子雖愚
無知願留事陛下帝大喜立召二子入宿衛而禮遣
之後十三年復來則二子已從憲宗伐蜀矣遠至和
林聞憲宗崩諸將皆還而二子獨後心方以為憂過
一古廟因入禱焉若聞神語連稱好好而不知其故
問其國人通漢語者知為吉語還至舍則二子已至
矣遂留居焉曲律無子牙牙後封康國王生六子阿

說納牙叛謀

沙不花最賢年十四入侍世祖世祖賜土田給奴隸使居興和之失城會西蕃遣使者有所奏請既諭遣之後數日帝問近侍諸大臣曰前日西使何請朕何辭以遣諸大臣莫能對阿沙不花從旁代對甚詳悉帝因怒諸大臣曰卿等任天下之重如此反不若一童子耶嘗扈從上都方入朝丙宮草多露跣足而行帝御大安閣望而見之指以為侍臣戒一日故命諸門衛勿納阿沙不花阿沙不花至諸門衛皆不納乃從水竇中入帝問故以實對且曰臣一日不入侍身將何歸帝大悅更諭諸門衛聽其入命餙四宿衛兵

器無敢或慢復使掌門無敢闌入帝曰可用矣乃顏叛諸王納牙等皆應之帝問計將安出對曰臣愚以為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卿試為朕行之即往說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耶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幸主上聖明亦知非大王意置之不問然二三大臣不能無惑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納牙悅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解阿沙不花還報帝乃議親征命徵兵遼陽以千戶帥昔寶赤

之眾從行及乃顏平阿沙不花以大同興和兩郡當車駕所經有帷台嶺者數十里無居民請詔有司作室嶺中徙邑民百戶居之割境內昔寶赤牧地使耕種以自養從之阿沙不花既領昔寶赤亦帝復欲盡徙興和桃山數十村之民以其地為昔寶赤牧地阿沙不花固請存三千戶以給餼食帝皆聽納民德之至今飲食必祭至元三十年海都叛成宗以皇孫撫軍於北阿沙不花從行踰金山戰杭海有功成宗即位會太宗正札魯火赤脫兒速以贓汙聞詔鞫問之脫兒速伏罪就命代之成宗目之曰阿即剌阿即剌

譯言閻羅王也有訴朱清張瑄陰私既抵罪帝遣兵馬都指揮使忽剌木籍沒其家以受賂誅更命阿沙不花往具以實聞賜宅一區鈔萬五千緡燕兩城兵馬都指揮使事武宗時為懷寧王總軍漠北問今日材可大用者為誰對曰毋弟脫脫將相才也無以易之遂命從行後果為名臣成宗崩安西王阿難荅乘間謀繼大統成后及丞相阿忽台諸王迷里帖木兒皆陰為之助時武宗猶在北邊太后及仁宗亦在懷孟未至適武宗遣脫脫計事京師丞相哈剌哈孫令急還報武宗而成后已密諭通政使只兒哈郎止其

迎武宗備道兩宮意

釋安西連坐三十餘人

驛馬阿沙不花知事急與同知通政院事察乃謀作先日署文書給馬去只兒哈郎聞脫脫已去方詰問史閱案牘乃止太后及仁宗既至京師有言安西王謀以三月三日偽賀仁宗千秋節因以舉事者阿沙不花言之哈剌哈孫且曰先人者勝後人者敗后一垂簾聽政我等皆受制於人矣不若先事而起哈剌哈孫曰善乃前二日白仁宗詐稱武宗遣使召安西王計事至即執送上都盡誅丞相阿忽台以下諸姦臣與哈剌哈孫皆居禁中仁宗以太子監國遣使北迎武宗而武宗遲迴不進遣使還報太后曰非阿沙

不花往不可乃遣奉衣帽尚醞以往至野馬川見武宗備道兩宮意及陳安西王謀變始末且言太子監國所以備他變以待陛下臣萬死保其無他武宗大悅解衣衣之拜中書平章政事軍國大事並聽裁決因奏平內難之有功者燕只哥以下十人為兵馬指揮為直省舍人詔先奉蒲萄酒及錦綺還報兩宮仁宗即日率群臣出迎武宗入上都加阿沙不花特進太尉依前平章政事命與丞相塔思不花還京師治安西王黨諸連坐囊加真等三十餘人皆釋之嘗命出太府金分賜諸王貴戚及近侍方出朝見一人倉

諫帝近酒色

兩斧伐孤樹

寘左道于法

皇若有所懼狀曰此必盜金者召詰問之果得黃金五十兩白銀百兩以聞詔以金賜之命誅盜者辭曰盜誅固當金非臣所宜得願還金以贖盜一死帝悅而從之有近臣蹴踘帝前帝即命出鈔十五萬貫賜之阿沙不花頓首言曰以蹴踘而受上賞則奇技淫巧之人日進而賢者日退矣將如國家何臣一死不敢奉詔乃止帝又嘗御五花殿丞相塔思不花三寶奴中丞伯顏等侍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乃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此古人所戒也陛下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而惟麯糵是耽

姬嬪是溺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也且陛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也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陛下縱不自愛如宗社何帝大悅曰非卿孰為朕言繼自今毋愛於言朕不忘也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行御史大夫俄復平章政事錄軍國重事兼廣武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封康國公有以左道惑衆者諸世臣大家多信趨之竟寘于法遷知樞密院事以至大一年十月薨于位年四十七

至正元年贈純誠一德正憲保大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上柱國追封順寧王謚忠烈其繼室別哥倫氏亦有至行寡居三十年未嘗妄言笑身不服華綵詔旌其門與元配達海的斤氏並封順寧王夫人子伯嘉訥廉直剛敏憂國如憂家嘗為京尹屯儲衞誘小民梅　兒誣首海商一百十有六人為盜而掠其貲獄具械送刑部命伯嘉訥審錄之盡得其冤狀白丞相釋之還其貲後遷翰林侍讀學士

脫脫

脫脫字大用生而岐嶷異於常兒及就學請於其師

浦江吳直方曰脫脫終日危坐讀書不若日記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終身耳稍長膂力過人能挽弓一石年十五為皇太子怯憐口怯薛官天曆元年襲授成製提舉司達魯花赤二年入覲文宗見之悅曰此子後必可大用遷內宰司丞兼前職五月命為府正司丞至順二年授虎符忠翊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元統二年同知中政院事兼前職五月遷中政使六月遷同知樞密院事至元元年唐其勢陰謀不軌事覺伏誅其黨答　及剌剌等稱兵外應脫脫選精銳與之戰盡擒以獻歷太禧宗禋院使拜御史中丞虎符親軍都指揮使提調左阿速衞四年進御史大夫提調前職大振綱紀中外肅然扈從上都還至雞鳴山之渾河帝將畋于保安州馬蹶脫脫諫曰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與大臣宿儒講求治道至於飛鷹走狗非其事也帝納其言授金紫光祿大夫兼詔慰宣撫使是時其伯父伯顏為中書左丞相既誅唐其勢益無所忌擅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殺無辜諸衞精兵收為已用府庫錢帛聽其出納帝積不能平脫脫雖幼養於伯顏常憂其敗私請於其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以為然復懷疑久未決質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

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耳餘復何顧焉當是時帝之左右前後皆伯顏所樹親黨獨是傑班阿魯為帝腹心日與之處脫脫遂與二人深相結納而唐其勢嘗事帝潛邸為奎章閣廣成局副使得出入禁中帝知其可用每三人論事使瑪紥馬五年秋車駕幸上都伯顏時出赴應昌脫脫與世傑班阿魯謀欲御之東門外懼弗勝而止會范孟矯殺省臣事連廉訪使叚輔伯顏風臺臣言漢人不可為廉訪使時別兒怯不花亦為御史畏人之議已辭疾不出怯不花聞故

其章未上伯顏促之急監察御史以告脫脫脫脫曰
別兒之懼且將出脫脫度不能遏謀於直方直方曰
此祖宗法度決不可廢盍早為上言之脫脫入告于
帝及章上帝知其言伯顏知出於脫脫大怒言於帝
曰脫脫雖臣之子其心專祐漢人必當治之帝曰此
皆朕意非脫脫罪也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
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歸
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繫不可不密議論
之際左右為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
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

戮脫脫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與世傑
班阿魯議候伯顏入朝禽之戒武士嚴宮門出入螭
坳悉為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
所居防禦不得不爾伯顏遂疑脫脫益增兵自衛六
年二月伯顏請太子燕帖古思獵于柳林脫脫與世
傑阿魯合謀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伯顏戊戌遂拘
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御德殿
召近臣汪家奴沙剌班及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城
門聽命又召瑀及江西范滙入草詔數伯顏罪狀詔
成夜已四鼓命中書平章政事只兒瓦歹齎赴柳林

已亥脫脫坐城門上而伯顏亦遣騎士至城下問故
脫脫曰有旨逐丞相伯顏所領諸衛兵皆散而伯顏
遂南行詳見伯顏傳中事定詔以馬札兒為中書左
丞相脫脫知樞密院事虎符忠翊衛親軍都指揮使
提調武備寺阿速衛千戶所燕紹熈等處軍民宣撫
都總使宣忠兀羅思護　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
赤昭功萬戶府都總使十月馬札兒台移疾辭伯位
詔以太師就第至正元年遂命脫脫為中書左丞相
錄軍國重事詔天下脫脫遂悉更伯顏舊政復科舉
取士法復行太廟四時祭雪郯王徹徹禿之冤召還

宣讓威順二王使居舊藩以阿魯圖正　主之位開
馬禁減監額蠲負逋又開經筵遴選儒臣以勸講而
脫脫實領經筵事中外翕然稱為賢相二年五月用
參議孛羅等言於都城外開河置閘放　口水欲引
通州船至麗正門役丁夫數萬訖無成功三年詔脩
遼金宋三史命脫脫為都總裁官又脩至正條格頒
天下帝嘗御宣文閣脫脫奏曰陛下臨御以來天下
無事宜留心聖學頗聞右多沮撓者設使經史不足
觀世祖豈以是教裕皇哉即祕書監取裕宗所授書
以進帝大悅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嘗保育于脫脫

不復
僧司

家每有疾飲藥必嘗之而進帝嘗駐蹕雲州遇烈風暴雨山水大至車馬人畜皆漂溺脫脫抱皇太子單騎登山至六歲還帝慰撫之曰汝之勤勞朕不忘也脫脫乃以私財造大壽元忠國寺於建德門外為皇太子祝釐其費為鈔十二萬二千錠四年閏領宣政院事諸山王僧請復僧司且曰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陷地獄耶時有疾漸羸且術者亦言年月不利上表辭帝不允表凡十七上始從之有旨封鄭王食邑安豐賞賜巨萬俱辭不受乃賜松江田為立稲田提領所以領之七年別

兒怯不花為右丞相以宿憾譖其父馬札兒台詔徙甘肅脫脫力行在道則閲騎乘廬帳食則視其品之精粗及至其地馬札兒台安之復移西域撒思之地至河召還甘州就養十一月馬札兒台薨帝念脫脫勲勞召還京師八年命脫脫為太傅提調宮傳綜理東宮之事九年朶兒只太平皆能相逐詔脫脫復為中書右丞相賜上尊名馬襲衣玉帶脫脫既入中書恩怨無不報時開端本堂皇太子學於其中命脫脫領端本堂事又提調阿速欽察二衛御史府宣政院太醫院事十年五月居毋蘇國夫人憂帝遣近臣諭

俾出理庶務於是脫脫用烏古孫良楨龔伯遂汝中栢伯帖木兒等為僚屬皆委以腹心之寄小大之事悉與之謀事行而群臣不知也吏部尚書偰哲篤建言更造至正交鈔脫脫信之詔集樞密院御史翰林集賢院諸臣議之皆唯唯而已獨祭酒呂思誠言其不可脫脫不悅既而終變鈔法而鈔竟不行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方數千里民被其患五年不能塞脫脫用賈魯計請塞之以身任其事出告群臣曰皇帝深憂下民為大臣者職當分憂然事有難為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即難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

而人皆異論不聽乃奏以賈魯為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發北兵民十七萬役之築決堤成使復故道凡八月功成於是天子嘉其功賜世襲荅剌罕之號又勅儒臣歐陽玄製河平碑以載其功仍賜淮安路為其食邑長史聽其自用已而汝潁之間妖寇聚衆反以紅巾為號襄樊唐鄧皆起而應之十一年脫脫乃奏以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為知樞密院事將諸衛兵十餘萬討之克　蔡既而駐兵沙河軍中夜驚也先帖木兒盡棄軍資器械北奔汴梁收散卒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習兵詔別將代之也先

帖木兒徑歸昏夜入城仍為御史大夫陝西行臺監
察御史十人劾其喪師辱國之罪脫脫怒乃遷西行
台御史大夫朶兒直班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而御
史皆除各府添設判官由是人皆莫敢言事十二年
紅巾有號芝麻李者據徐州脫脫請自行討之以逯
魯曾為淮南宣慰使募監下及城邑趫徤通二萬人
與所統兵俱發九月師次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以
鐵翎箭射馬首脫脫不為動麾軍奮擊之大破其衆
入其外郛明日大兵四集亟攻之賊不能支城破芝
麻李遁去獲其黃繖旗鼓燒其積聚追擒其偽千戶

數十人遂屠其城帝遣中書平章政事晋化等即軍
中命脫脫為太師依前右丞相趣還朝而以樞密院
同知秃赤等進師平穎亳師還賜上尊珠衣白金寳
鞍皇太子錫燕于私第詔改徐州為武安州而立碑
以紀其績十三年三月脫脫用左丞烏古孫良楨右
丞悟良哈台議屯田京畿以二人兼大司農卿而脫
脫領大司農事西至西山東至遷民鎮南至保定河
間北至檀順州皆引水利立法佃種歲乃大稔十四
年張士誠據高郵屢招諭之不降詔脫脫總制諸王
諸省軍討之黜陟予奪一切庶政悉聽便宜行事省

原缺第十三葉

御史大夫而脫脫亦有淮安之命十二月辛亥詔至
軍中參議龔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
出師時嘗被密旨今奉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
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
與天子抗也君臣之分何在弗從既聽詔脫脫頓首
謝曰臣至愚荷天子寵靈委以軍國重事蚤夜戰兢
懼弗能勝一旦釋此重負上恩所及者深矣即出兵
甲及名馬三千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闊察
兒雪雪節制客省副使哈剌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
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拔刀刎頸而死初命

脫脫安置淮安俄有旨移置亦集乃路十五年三月
臺臣猶以謫輕列疏其兄弟之罪於是詔畨脫脫于
雲南大理宣慰司鎮西路流也先帖木兒于四川碉
門脫脫長子哈剌章肅州安置次子三寳奴蘭州安
置家産簿録入官脫脫行至大理騰衝知府髙惠見
脫脫欲以女事之許築室一程外以居雖有加害者
可以無虞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巽辭以絶之
九月遣官移置阿輕乞之地髙惠以脫脫前不受其
女故首發鐵甲兵圍之十二月己未哈麻矯詔遣使
鴆之死年四十二計聞中書遣尚舍卿七十六至其

地易楮衣以殊脫脫儀狀雄偉頎然出於千百人中而器宏識遠莫測其蘊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極人臣而不驕輕貨財遠聲色好賢禮士皆出於天性至於事君之節始終不失臣節雖古之有道大臣何以過之惟其惑於群小急復私讎君子譏焉二十三年監察御史張冲等上章雪其冤於是詔復脫脫官爵并給復其家產

元相臣傳卷之九

李孟

李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曾祖執金末舉進士祖昌祚歸朝授金符潞州宣撫使父唐歷仕秦蜀因徙居漢中孟生而敏悟七歲能文倜儻有大志博學強記通貫經史善論古今治亂開門授徒遠近爭從之一時名人若從王博文皆以行輩與交郭彥通名能知人嘗語唐曰此兒骨相異常宰輔之器也至元十四年隨父入蜀行省辟為掾不赴行御史臺交薦之亦不就後以事至京師中書右丞楊吉丁一見奇之薦於裕宗得召見東宮未幾裕宗薨不及擢用成宗立有命採訪先朝聖政以備史官之紀述陝西省使孟討論編次乘驛以進時武宗仁宗皆未出閤徽仁裕聖皇后求名儒輔導有薦者曰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宜令為太子師傅　大德元年武宗撫軍北方仁宗留宮中孟日陳善言正道多所進益成宗聞而嘉之詔授太常少卿執政以孟未嘗一造其門沮之不行改禮部侍郎命亦中止仁宗侍昭獻元聖皇后降居懷州又如官山孟常單騎以從在懷州四年誠節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風由是上下益親每進言曰

為醫定策

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今大兄朔方大母有居外之
憂殿下當迎奉意旨以娱樂之則孝悌之道皆得矣
仁宗深納其言日問安視膳婉愉色天下稱孝焉有
暇則就孟講論古先帝王得失成敗及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之義孟特善論事忠愛懇惻言之不厭而洽
天下之大經大法深切明白厥後仁宗入清内難敬
事武皇篤孝母后端拱以成太平之功文物典章號
為極盛嘗與群臣語握拳示曰所重乎儒者為其握
持綱常如此其固也其講學之功如是實孟啟之也
成宗崩安西王阿難荅謀繼大統成后為之主丞相

樞密同僉附和中書左丞相哈剌哈孫剌罕密使來
告仁宗疑而未行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
宮車晏駕太子遠在萬里宗廟社稷危疑之秋殿下
當奉大母急還宮庭以折奸謀固人心不然國家安
危未可保也仁宗猶豫未決孟復進曰邪謀得成以
一紙書召還則殿下母子且不自保豈暇論宗族乎
仁宗悦曰先生之言宗廟社稷之福乃奉太后還都
時哈剌哈孫稱病堅卧仁宗遣孟往問之適成后使
人問疾絡繹不絶孟入長揖而坐已而前引其手胗
其脉衆以為醫乃不疑之既得知安西王即位有日

殿下決大事

揲蓍斷事

還告曰事急矣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不可不
早圖之左右之人皆不能决惟曲出伯鉄木兒勸其
行或曰皇后深居九重八璽在手四衛之士一呼而
應者累萬安西王府中從者如林殿下侍衛寡弱不
過數十人兵仗不備奮赤手而往事未必濟不如靜
守以俟阿合之至然後圖之未晚也阿合中國稱兄
謂武宗也孟曰群邪違棄祖訓黨附中宮欲立庶子
天命人心必皆弗與殿下及造内庭以大義責之則
凡知君臣之義者無不捨彼為殿下用何求而弗獲
克清宮禁以迎大兄之至不亦可乎且安西既正位

號縱太子至彼安肯兩手進璽退就藩國必將鬬於
國中生民塗炭宗社危矣且危身以及其親非孝也
遺禍難於大兄非悌也得時弗為非智也臨機不斷
無勇也仗義而動事必萬全仁宗曰當以卜決之命
召卜人有儒服持囊遊於市者召之至孟出迎語之
曰大事待汝而决但言其吉乃入筮遇乾三五皆九
立而獻卦曰是謂乾之睽乾剛也睽外也以剛處外
乃定内也君子乾乾行事也飛龍在天上治也輿曳
牛掣其人刵且劓内兌廢也厥宗噬膚往必濟也大
君外至明相麗也乾而不乾事乃睽也剛運善斷無

或疑也孟曰筮不為人是謂大同時不可以失仁宗
喜振袖而起乃共扶上馬孟及諸臣皆步從入自延
春門哈剌哈孫自東掖來就之至殿廊收首謀及同
惡者悉送都獄奉御璽北迎武中外翕然隨以定仁
宗監國使孟參知政事孟久在民間備知閭閻幽隱
損益庶務悉中利病遠近無不悅服然特抑絕僥倖
群小多不樂孟不為變事定乃言于仁宗曰執政大
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
冐當重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夏五月武宗
即位有言于帝曰內難之初定也李孟嘗勸皇弟以

自取知彼言豈有今日武宗察其誣弗聽仁宗亦不
敢復言孟至大二年仁宗為皇太子嘗侍帝同太后
內宴飲半仁宗深思蹙然改容顧語曰吾弟今日不
樂何所思邪仁宗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
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之功為
多適有所思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甚愛感其言即
命樓訪之得之許昌陘山遣使召之三年春正月入
見武宗于玉德殿帝指孟謂宰執大臣曰此皇祖特
命為朕賓師者宜速任之三月特授榮祿大夫中書
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仁宗嗣立真

罷僧道官

拜中書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推恩其三世且諭
之曰卿朕之舊學其盡心以輔朕之不及孟感知遇
力以國事為已任節賜與重名爵覈太官之濫費汰
宿衛之冗員戚近臣惡其不便於己而心服其公
無間言馬司空司徒太尉古之三公自大德以来封
拜繁多釋老二教設官統治權抗有司撓亂政事僧
道尤苦其擾孟言人君之柄在賞與刑賞一善而天
下勸罰一惡而天下懲柄乃不失所施失當不足勸
懲何以為治僧道士既為出世法何用官府繩治乃
奏雪冤死者復其官蔭濫冐名爵者悉奪之罷僧道

官天下稱快仁宗初出居懷深見吏弊欲痛剗除之
孟建言曰吏亦有賢者在乎變化激厲之而已帝曰
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相護祐如此真長
者之言卿在朕前惟舉人所長而不斥其短尤朕所
深嘉也時承平日久風俗奢靡車服僭擬上下無章
近臣恃恩求請無厭時宰不為裁制乃更相汲引望
幸恩賜耗竭公儲以為私惠孟言貴賤有章所以定
民志賜與有節所以勸臣下請各為之限制帝皆從
之孟在政府雖多所補益而自視常若不及嘗因間
請曰臣學聖人道遭遇陛下陛下堯舜之主也臣不

請行科舉

能使天下為堯舜之民上負陛下下負所學乞解罷政權避賢路帝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與終始自今其勿復言繼賜爵秦國公帝親授以印章命學士院降制又圖其像敕詞臣為之賛及御書秋谷二字識以璽而賜之入見必賜坐語移時稱其字而不名其見尊禮如此帝嘗語近臣曰道復以道德相朕致天下蒙澤賜之鈔十萬貫令將作為治第孟辭曰臣布衣際遇所望於陛下者非富貴之謂也悉辭不受　皇慶元年正月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仍平章政事未幾請告歸葬其父母帝勞

餞之曰事訖宜速還毋久留孤朕所望十二月入朝因請謝事優詔不允請益堅乃命以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承旨翰林二年夏乞還國公印奏三上始如所請帝每與孟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才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為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如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真材也帝深然其言決意行之延祐元年十二月復拜平章政事二年春命知貢舉及廷策進士為監試官七月進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改封韓國公職任如故　已而以衰病不任事乞解

政帝不得已從所請復為翰林學士承旨入侍宴閒禮遇尤厚　延祐七年仁宗崩英宗初位太師鐵木迭兒復相以孟前共政時不附已譖搆誣謗盡收前後封拜制命降授集賢侍講學士嘉議大夫度其必辭因中害之孟拜命欣然適翰林學士劉賡來慰問即與同入院宣徽使以聞曰李孟今日供職舊例當賜酒帝愕然曰李道復乃肯就集賢耶時鐵木迭兒于八爾吉思侍帝側帝顧謂曰爾輩謂彼不肯為是官今定何如由是譖不得行嘗語人曰老臣待罪中書無補於國聖恩寬宥不奪其祿今老矣其何以

報稱帝聞而善之恩意稍加至治九年卒御史累章辨其誣詔復元官至治中贈舊學同德翊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進封魏國公謚文忠孟字量閎朗材畧過人三入中書民間利害知無不言引古證今務歸至當士無貴賤苟賢矣不進拔不已遊其門者後皆知名退居一室蕭然如布衣為文有奇氣其論必主於理其獻納謀議嘗自毀其藁家無幾存皇慶延祐之世每一政之繆人必以為鐵木迭兒所為一令之善必歸之於孟焉子獻御史中丞同知經筵事

求成老自副

張珪

張珪字公端弘範之子也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其父出林中有虎珪抽矢直前虎入洞中其喉一軍盡讙至元十六年弘範平廣海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將赴水死弘範救而禮之命珪受學光薦嘗遺一編書目曰相業語珪曰熟讀此必賴其用師還道出江淮珪年十六攝管軍萬户十七年真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户佩其父虎符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弘範卒喪畢世祖召見撫之奏曰臣年幼軍事重攝禎者從臣父祖父歷行陣幸以副臣帝歎曰求成老自副常兒不知

出此厚賜而遣之徧及其從者十九年太平宣徽辟盜起行省檄珪討之士卒數為賊所敗卒有殺民家豕而并傷其主者珪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其卒悉平諸盜二十九年入朝命為樞密副使太傅月兒魯那演言珪尚少姑試以僉書果大用請俟他日帝曰不然是家為國滅金滅宋盡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耶拜鎮國上將軍江淮行樞密副使成宗即位行院罷大德三年遣使巡行天下珪使川陝問民疾苦賑卹孤貧罷冗官黜貪吏珪得監司私事將發之事干行省有内不自安者欲以危法中珪賂遺近臣妄言珪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帝遣官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伏罪召珪拜樞密院事入見賜只孫冠服侍宴又命買宅以賜辭不受拜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有修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法祖宗成憲累數百言劾大官之不法者不報併及近侍之熒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父之拜陝西行臺中丞不赴武宗即位召拜太子諭德未數日拜賓客復拜詹事不就尚書省立中外洶洶中丞久闕方議擇人仁宗時在東宮曰必欲得真中丞惟

張珪可即日召拜中丞至大四年帝崩仁宗將即位廷册太皇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陳矣珪言當御大明殿御史大夫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珪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入奏帝悟移仗大明即位賜只孫衣二十襲金帶一帝嘗親解衣賜珪明日復召謂之曰朕欲賜卿寶玉非卿所欲以悅拭面額納諸珪懷曰朕澤之所存猶心之所存也皇慶元年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徽政院使失列門請以洪城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文樞密院衆恐懼承命珪固不署事遂不行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

請戒煩冗還有司以清政得尋脩宰相之職帝從之著為令教坊使曹咬住拜禮部尚書珪曰伶人為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止之皇太后以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為太師萬户別薛參知行省政事珪曰太師論道經邦鐵木迭兒非其人別薛無功不得為外執政車駕度居庸失列門傳皇太后旨召珪切責杖之珪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珪子景元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篤告歸帝驚曰卿別時卿父無病景元扣首涕泣不敢言帝不懌遣參議中書省事換住往賜之酒遂拜大司徒謝病家居繼

丁母憂廬墓寢苫啜粥者三年六年七月帝憶珪生日賜上尊御衣至治二年英宗召見於易水之上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珪辭歸遣近臣設醴丞相住問珪曰宰相之體何先珪曰莫先于格君心莫急于廣言路是年冬起珪為集賢大學士先是鐵木迭兒既復為丞相以私怨殺平章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朶兒只上都留守賀伯顏大小之臣不能自保會地震風烈勅廷臣集議弭灾之道珪抗言於上曰弭灾當究其所以致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賀冤死非致沴之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情義可昭白丞

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侍宴萬壽山賜以玉帶三年秋八月御史大夫鐵失既行弒逆夜入都門坐中書堂矯制奪執符印珪密疏言賊黨罪不可逭既皆伏誅鐵木迭兒之子治書侍御史鎖南獨議遠流珪曰于法強盜不分首從發冢傷尸者亦死鎖南從弒逆親所刃相拜住臂乃欲活之耶遂伏誅泰定元年六月車駕在上都先是帝以灾異詔百官集議珪乃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院官極論當世得失與左右自外郎宋文瓚詣上都奏之言甚切至帝不從珪復進曰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刑政失平故天

象應之惟陛下矜察允臣等議乞悉行之帝終不能從未幾歸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帝始開經筵令左丞相與珪領之珪進翰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自是辭位甚力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賜泰定二年夏得旨暫歸三年春上遣使召珪期於必見珪帝曰卿來時民間如何對曰臣老少賓客不能知直定保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饑甚朝廷雖賑以金帛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帝惻然勅有司畢賑之

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國公經筵知故
帝察其誠疾命養疾西山繼得旨還家未幾起珪商
議中書省事以疾不起四年十二月薨遺命上蔡國
公印珪嘗自號曰澹菴子六人

元相臣傳卷之十

拜住

延儒訪政事

遠嫌不往東宮

拜住安童孫也五歲而孤太夫人教養之稍長宏遠
端亮有祖風至大二年襲為宿衛長仁宗郎位延祐
二年拜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四年進榮祿大夫
大司徒五年進金紫光祿大夫六年加開府儀同三
司餘並如故每議大政必問曰合典故否同官有異
見者曰大朝止說典故耶住微笑曰公試言之國朝
何事不依典故同官不能對太常事簡每退食必延
儒士諮訪古今禮樂刑政治亂得失盡日不倦嘗曰
人之仕宦隨所職司事皆可習至於學問有本施行
事業此儒者之能宰相之資也英宗在東宮聞宿衛
之臣於左右咸稱住賢遣使召之欲與語住謂使者
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長太子宿衛而與東宮私
相往來我固得罪亦豈太子福耶竟不往英宗登極
拜中書平章政事會諸侯王于大明殿詔進讀太祖
金匱寶訓威儀整暇語音明暢莫不注目詠聽夏五
月宣徽使失烈門要束木妻也里失八等謀為逆帝
密得其事御穆清閣召住謀之對曰此輩擅權亂政
久矣今猶不懲陰結黨與謀危社稷宜速施天威以

正祖宗法度帝動容曰此朕志也命率衛士擒戮之
其黨皆伏誅拜中書丞相時近侍傳旨以姓名赴中
書詮注者六七百員選曹為之壅滯住奏闍之注授
一依選格次第吏無容姦諸曹事有情可矜者寬恕
之貪暴不法必不少容帝嘗諭左右曰汝輩慎之苟
隳國法我雖曲赦住不恕也至治元年春正月帝欲
結綵樓於禁中元夕張燈設宴時居先帝喪參議張
養浩上疏住謂當進諫即袖其疏入奏帝悅而止乃
賜養浩帛以旌直言三月從幸上都次察罕腦兒帝
以行宮宇殿制度卑陋欲更廣之奏曰此地苦寒入

夏始種粟黍陛下初登太寶不求民瘼遽興大役以
妨農務恐失民望從之帝嘗謂住曰朕委卿大任者
以乃祖不華黎從太祖開拓土宇安童相世祖克成
善治也卿念祖宗令聞豈有不盡心者乎住再拜曰
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宗畏天下事
大識見有所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上報聖恩
陛下垂閔時加勉飭幸甚延祐間朔漠大風雪羊馬
駝畜盡死人民流散以子女鬻人為奴婢住以興王
根本之地其民宜加賑卹請立宗仁衛總之命縣官
續置衛中以遂生養至元十四年始建太廟于大都

至是四十年親享之禮未暇講肄住奏曰古云禮樂
百年而後興郊廟祭享此其時矣帝悅曰朕能行之
預勅有司以親享太室儀注禮節一遵典故毋擅增
損冬十月始有事于太廟二年春正月孟享始備法
駕設黃麾大仗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崇天門住
攝太尉以從帝見羽衛文物之美顧住曰朕用卿言
舉行大禮卿所共喜也對曰陛下以帝王之道化成
天下非獨臣之幸實四海蒼生所共慶也致齋大次
行九獻禮升降周旋儼若素習中外肅然明日還宮
鼓吹交作萬姓聳觀百年廢典一旦復見有感泣者

住率百僚稱賀于大明殿執事之臣賜金帛有差又
奏建太廟前殿議行祫禘配饗等禮帝從容謂住曰
朕思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慮所及汝為朕股肱毋
忘規諫以輔朕之不逮住頓首謝曰昔堯舜為君每
事詢衆善則舍己從人萬世稱聖桀紂為君傲智自
賢悅人從己好近小人國滅而身不保民到于今稱
為無道之主臣等仰荷洪恩敢不竭忠以報然事言
之則易行之則難惟陛下力行臣等不言則臣之罪
也帝納之時右丞相鐵木迭兒貪滔譎險屢殺大臣
鬻爵賣官私樹朋黨凡不附己者必以事去之尤惡

平章王毅右丞高昉因在京諸倉糧儲失陷欵奏誅之住密言於帝曰論道經邦宰相事也以金穀細務責之可乎帝然之俱得不死鐵木迭兒復引參知政事張思明為丞相以助已思明為盡力忌住方正每與其黨密語謀中害之左右得其情乘間以告請備之住曰我祖宗為國元勳世篤忠貞百有餘年今年少叨受寵命盡以此耳大臣協和國之福也今以怨相讐我求報之非特吾二人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吾知盡吾心上不負君父下不負士民而已死生禍福天實鑒之汝輩毋復言未幾奉吉往立忠憲王

碑于范陽鐵木迭兒久稱疾聞住行將出遂省事入朝至內門帝遣速賜之酒且曰卿老年宜自愛待新年入朝未晚遂怏怏而還然其黨猶布列朝中事必稟于其家以住故不得大肆其奸百計傾之終不能遂在經倉漕倉庫之職歲終例應住代時張思明亦稱疾不出衆皆顧望住雖朝々帝前於事不可緩乃日坐省中謂僚屬曰左丞病不視事遂廢乎郎中李處恭曰金穀之職須慎選擇不得其人未敢遽擬住曰汝為貴官之計耳遣人善[illegible]思明乃出[illegible]詮事住每以學校政化大原似緩實急而主者不務盡心遂致廢弛請令內外官議拯治之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問之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捨仁義則綱亂矣又嘗謂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並善之六月壬寅勑賜平江腴田萬畝住辭曰陛下命臣釐正庶務若先受賜田人其謂何帝曰汝勳舊子孫加以廉慎人或援例朕自諭之秋七月奏召張思明詰上都數其罪杖而逐之鐵木迭兒繼亦病卒住哭之慟初浙民吳機以累代失業之田賣於司徒劉夔賂宣政使八剌吉思

買置諸寺以益僧廪矯詔出庫鈔六百五十萬貫酬其直田已久為他人之業鐵木迭兒父子及鐵失等上下蒙蔽分授之為贓鉅萬真人蔡道泰以奸殺人獄已成鐵木迭兒納其金令有司變其獄住舉奏二事命臺察鞫之盡得其情以田歸主劉夔八剌吉思等皆坐死餘論罪有差特赦鐵失冬十二月進右丞相監收國史帝欲爵以三公懇辭遂不置左相獨任以政首薦張珪復平章政事召用致仕老臣優其祿秩議事中書不次用才惟恐少後日以進賢退不肖為重務思法制不一有司無所守奏詳稽舊典以為通

制帝幸五台住奏曰自古帝王得天下以得民為本
失其心則失天下錢穀民之膏血多取則民困而國
危薄歛則民足而國安帝曰卿言甚善朕思民為重
君為輕非民將何以為君今理民之事卿等當熟慮
而慎行之三年春正月將進仁宗實録先一日詔翰
林國史院聽讀首卷書大德丁年事不書左丞相哈
刺哈孫定策功惟書越王秃剌勇决從容謂史官曰
無左丞相雖百越王何益録鷹犬之勞而畧發縱指
示之人可乎立命書之其他筆削未盡善者一一改
正之人皆服其識見夏六月住以海運糧視世祖時

頓增數倍今江南民力困極京倉充滿奏請蔵減二
十萬石帝遂併鐵木迭兒所增江淮糧免之時鐵木
迭兒過惡日彰住悉以奏聞帝悟奪其官仆其碑奸
黨鐵失等皆懼帝在上都夜寐不寧命作佛事住以
國用不足諫止之旣而懼誅者復誘群僧曰國當有
厄非作佛事而大赦無以禳之住叱曰爾輩不過圖
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奸黨聞之益懼乃生異
謀晋王也孫帖木兒時鎮北邊鐵失潜遣人至王所
告以逆謀約共推王為帝王令囚之遣使赴上都告
變未至車駕南還次南坡鐵失與赤斤鐵木兒等夜

以所領阿速衛兵為外應殺住遂弑帝於行幄晋王
即位鐵失等伏誅詔有司備儀衛百官耆宿前導與
住盡相於海雲寺大作佛事觀者萬數皆歎惜泣下
住憂國忘家常直内庭知無不言大官以酒進則憂
形于色有盗其家金器百餘両他實直鉅萬繼而獲
盗得金家僮來告色無喜愠自延祐末水旱相仍民
不聊生及住入相振立紀綱修舉廢墜裁不急之務
杜僥倖之門加惠民兵輕繇薄歛英宗倚之相與勵
精圖治時天下晏然國富民足遠夷自古未通中國
者皆朝貢請吏而奸臣畏之卒構禍難云母吉烈氏

年二十二寡居守節初住為大常禮儀院使年方二
十吏就第請署事適在後圃閱群戲出稍後母厲聲
呵之曰官事不治若爾所為豈大人事耶住深自克
責一日入内侍宴英宗素知其不飲是日強數巵既
歸母戒曰天子試汝量故強汝飲汝當益戒懼無酣
於酒又常代祀睿宗原廟歸母問之曰汝定官府待
汝若何對曰所待甚重母曰彼以天子大愛汝勳德
故耳汝何有焉住之賢母教之也後封東平王夫人
泰定初中書奏丞相住盡忠效節殞于群凶乞賜褒
崇以光後世贈清忠一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獻至正初改至仁孚道一德佐運功臣餘如故子篤麟鐵穆爾

康里脫脫

康里脫脫阿沙不花之弟也脫脫姿貌魁梧少時從其兄斡禿蠻備於燕南斡禿蠻使歸獻所獲世祖見其骨氣沉雄步履莊重歎曰後日大用之才已生於今郎令入宿衛成宗初丞相伯顏在北鄙脫脫奉詔以名鷹賜伯顏伯顏見之驚問曰汝為何人子脫脫以實對伯顏語之曰吾老矣他日可大用者未見汝比大德三年武宗以皇子撫軍北鄙脫脫從行五年

叛王海都犯邊脫脫從武宗討之師次杭海進擊海都大破其衆脫脫手斮一士之首連背髆以獻武宗壯之兵之始交也武宗銳欲出戰脫脫執轡力諫武宗怒揮鞭抶其手不退乃止已而武宗與大將朶兒答哈語及之朶兒答哈曰太子在軍中如身有首如衣有領脫有不虞衆安所附脫脫之諫可謂忠矣武宗深然之成宗大漸丞相哈剌哈剌罕稱疾卧直廬中脫脫適以使事至京師即俾馳告武宗以國恤語在阿沙不花傳時仁宗奉興聖太后至自懷孟既定內難而太后以兩太子星命付陰陽家推筭問所宜立者曰重光大荒落有災旃蒙作噩長久重光為武宗年斡旃蒙為仁宗年斡於是太后頗惑其言遣近臣朶耳諭旨武宗曰汝兄弟二人皆我所出豈有親踈陰陽家所言運祚修短不容不思武宗聞之默然進脫脫而言曰我捍禦邊陲勤勞十年又次序居長神器所歸灼然何疑今太后以星命休咎為言天道茫昧誰能豫知設使我即位之後所設施者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之言而乖祖宗之託哉此蓋近日任事之臣擅權擧殺恐我他日或治其罪故為是奸謀動搖大本耳

脫脫汝為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脫脫承令即行武宗親率大軍由西道進按灰由中道牀兀兒由東道各以勁卒一萬從脫脫馳至大都入見太后道武宗所授旨以聞太后愕然曰修短之說雖出術家為太子周思遠慮乃出我深愛含斂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為時諸王禿列等侍咸曰臣下翊戴嗣君無二心者既而太后仁宗屏左右留脫脫與語曰太子天性孝友中外屬望今聞汝所致言始有說聞汝歸速為我彌縫闕失使我骨肉無間相見恰愉則汝功為不細矣脫脫頓首謝曰太母太弟不洞

調和二宮

按只兒哈忽

過庶行諸邸歷年頗見信任今歸當即推誠竭忠
以開釋太子後日三宮共處庶有嫌隙斯爲脫脫之
所報效矣先是太后以武宗遲迴不至已遣阿沙不
花往道諸王群臣推戴之意及是脫脫繼往行至旺
古察武宗在馬轎中望見其來趣使疾馳與之共載
脫脫具致太后仁宗之語武宗乃大感悟釋然無疑
遂遣阿沙不花還報仁宗即日命駕奉迎于上都武
宗正位宸極尊太后爲皇太后立仁宗爲皇太子三
宮協和脫脫兄弟之力爲多脫脫之至京師也武宗
嘗令其同知樞密院比還問曾視事否脫脫對曰今

正殿未御宗親未見爲扈從之臣攙取名位誠恐有
累聖德是以未敢祇事武宗嘉歎久之樞密院只兒
哈忽在潛邸時嘗有不遜語將寘于法脫脫諫曰陛
下新正位大信未立而輒行誅戮知者以爲彼自有
罪不知者以爲執仇恐人人自危況只兒哈忽昔於
先朝典故今固不可以也乃宥之繼海都而王者曰
察八兒素服武宗威名至是率諸王內附詔特設宴
於大廷故事凡大宴必令近臣敷宣王度以爲告戒
脫脫薦只兒哈忽令凡其言以進果稱旨武宗歎曰
博爾忽博爾朮前朝人傑脫脫今世人傑也即以所

進之言授脫脫之王大臣被宴服就列脫脫即為
陳西北諸藩始終離合之由去逆効順之義辭旨明
暢聽者傾服自同知樞密院事進中書平章政事拜
御史大夫遷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尋召拜録軍國重
事中書左丞相脫脫知無不言言無不行中外翕然
稱爲賢相至大三年尚書省立遷右丞相三寶奴等
勸武宗立皇子爲皇太子脫脫方獵于柳林遣使亟
召之還三寶奴曰建儲議急故相召耳脫脫驚曰何
也曰皇子寖長聖體近日倦勤儲副所宜早定脫脫
曰國家大計不可不慎曩者太弟躬定大事功在宗

社位居東宮已有定命自是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
敢紊其序者我輩臣子於國憲章縱不能有所匡贊
何可隳其職三寶奴曰今日兄已授弟後日叔當授
姪能保之乎脫脫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
之三寶奴雖不以爲然而莫能奪其議也是時尚書
省賜予無節遷叙無法財用日耗名爵日濫脫脫進
言曰爵賞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及比德賞及罔
功緩急之際何所賴乎中書所掌錢糧工役選法刑
獄十有二事若從臣言恪遵舊制則臣願與諸賢思
力從事不然用臣何補遂有詔俾濫受宣勅者追所

屬緣納僥倖之路既塞奔競之風頓衰中合有贓罰
鈔五百萬緡脫脫請出以賑孤寡老疾諸窮而無告
者宗王南忽里部人告其主爲不軌脫脫辨其誣抵
告者罪宗王牙忽禿徵其舊民於齊王八不沙部中
鄰境諸王欲奉齊王攻牙忽禿齊王懼奔牙忽禿以
避之遂告齊王反脫脫詰問得實乃歸齊王而徙諸
王于嶺南邊將脫大赤請以新軍萬人益宗王尹溪
庭議俾脫脫往給其資糧脫脫謂時方寧謐不宜挑
釁生事辭不行遂遣丞相禿忽魯等二人往給之幾
以激變四年正月徵爲中書左丞相仁宗即位眷待

彌篤欲使均逸于外二月拜江浙行省左丞相下車
進父老問民利病咸謂杭城故有便河通於江湮
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脫
脫曰吾陛辭之日奉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爲便行
之可也既有旨禁勿興土功脫脫曰敬天莫先勤民
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不一月而成是時
鐵木迭兒爲丞相欲固位取寵乃議立仁宗子英宗
爲皇太子而明宗以武宗子封周王出鎮于雲南父
諸脫脫爲武宗舊臣詔遂至京師居數日林兀兒失
列門傳兩宮旨諭脫脫曰初疑汝親於所事故召汝

今察汝無他其復還鎮脫脫入謝太后曰臣雖被先
帝知遇而受太后及今上恩不爲不深豈敢昧所自
乎還江浙未幾遷江西行省左丞相英宗嗣位召拜
御史大夫時帖赤先爲大夫陰忌之奏改江南行臺
御史大夫復嗾言者劾其擅離職守將徙之雲南會
帖赤伏誅乃解家居不出者五年泰定四年薨年五
十六至正初贈推誠全德守義佐運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和寧王謚忠獻脫脫嘗即宣
德別墅延師以訓子鄉人化之皆向學朝廷賜其精
舍額曰景賢書院爲設學官其沒也即其中祠焉子

九人其最顯者二人曰鐵木兒塔識曰達識帖睦邇
各有傳

趙世延

趙世延字子敬其先雍古族人居雲中北邊世延天資秀發喜讀書究心儒者體用之學弱冠世祖召見俾入樞密院御史臺肄習官政至元二十一年授承事郎雲南諸路提刑按察司判官時年二十有四為蒙欒酋叛世延會省臣以軍討之蠻兵大潰即請降二十六年擢監察御史與同列五人劾丞相桑哥不法中丞趙國輔桑哥黨也抑不以聞更以告桑哥於是五人者悉為其所擠而世延獨幸免奉旨按平陽郡

監也先忽都職鉅萬鞫左司郎中董仲威殺人獄皆明允二十九年轉奉議大夫出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敦儒學立義倉撤淫祠修澧陽縣壞隄嚴常澧椋賣良民之禁部內晏然　元貞元年除江南行御史臺都事丁內艱不赴　大德元年復除前官三年仍為都事中臺六年由山東肅政廉訪副使改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十年除安西路總管安西故京兆省臺所治號稱會府前政壅滯者三千牘世延既至不三月剖決殆盡陝民饑省臺議請於朝賑之世延曰救荒如救火願先發廩以賑朝廷設不允世延當傾家財若身以償省臺從之所活者衆至大元年除紹興路總管改四川肅政廉訪使蒙古軍士科差繁重而軍士就戍往來者多害人且軍官或抑良為奴世延皆除其弊而正其罪又修都江堰民尤便之四年陞中奉大夫陝西行臺侍御史先是八百媳婦為邊患右丞劉深討之兵敗而還坐罪棄市及是右丞阿忽合當繼行世延言蠻夷事在羈縻而重煩天討致軍旅亡失誅戮省臣藉使盡得其地何補於國今窮兵黷武實傷聖治朝廷第當選重臣知治體者付以邊寄兵宜止勿用事聞樞密院臣以為用兵

國家大事不宜以一人之言為興輟世延聞之章再上事卒罷　皇慶二年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延祐元年省臣奏比奉詔漢人參政用儒者趙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誠可用然雍古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遂拜中書參知政事居中書二十月遷御史中丞有旨省臣自平章以下率送之官其禮前所無有由是為權臣所忌乃用皇太后旨出世延為雲南行省右丞陛辭帝特命仍還御史臺為中丞三年世延劾奏權臣太師右丞相帖木迭兒罪惡十有三詔奪其官職尋陞翰林學士承旨兼御史中丞五年進光祿大

夫昭文館學士守太都留守乞補外拜四川行省平
章政事世延議即重慶路立屯田物色江津巴縣閑
田七百八十三頃摘軍千二百人墾之歲得粟萬一
千七百石明年仁宗崩帖木迭兒復居相位銳意報
復屬其黨何志道誘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誣告世
延罪逮世延置對至夔路遇赦世延以疾抵荊門畱
就醫帖木迭兒遣使督造至京師俾其黨煅煉使成
獄會有旨事經赦原勿復問帖木迭兒更以它事白
帝繫之刑逼令自裁世延不為動居囚再歲胥益兒
哈呼自以所訴涉誣欺亡去中書右丞相拜住屢言

世延亡辜得旨出獄就舍以養疾先是帝獵北涼亭
顧謂侍臣曰趙世延先帝所尊禮而帖木迭兒妄入
其罪數請誅之此殆報私怨耳朕豈能從之侍臣皆
叩頭稱萬歲帖木迭兒在上京聞世延出獄索省牘
視之怒曰此丞相罔上所為也事聞帝語之曰此朕
意耳未幾帖木迭兒死事乃釋世延出居於金陵
泰定元年召還朝明年出為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四
年又遷中書右丞明年有旨趙世延頃為權姦所誣
中書宜徧移天下昭雪其非辜仍加翰林學士承旨
光祿大夫兼知經筵事選揀勸講者皆一時名流又

歷事九朝

加同知樞密院事泰定帝崩燕鐵木兒與宗王大臣
議武宗二子周王懷王於法當立周王遠在朔漠而
懷王久居民間備嘗艱險民心歸之天位不可久虛
不如先迎懷王以從民望八月即定策迎之於江陵
懷王即位是為文宗當是時世延贊畫之功為多文
宗即位世延仍以御史中丞兼翰林學士承旨以疾
乞歸田里詔不允天曆二年八月拜中書平章政事
冬世延至京固辭不允詔以世延年高多疾許乘小
車入內至順元年詔世延與虞集等纂修皇朝經世
大典世延屢奏臣衰老乞解中書政務專意纂修帝

曰老臣如卿者無幾求退之言後勿復陳四月仍加
翰林學士承旨封魯國公秋以疾移文中書致其事
明日即行養疾於金陵之茅山詔徵還朝不能行二
年改封涼國公元統二年詔賜世延鈔凡四萬緡至
元改元仍除奎章閣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
章政事衆國公明年五月至成都十一月卒享年七
十有七至正二年贈世延執法佐運翊亮功臣太保
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諡文忠世延歷
事凡九朝敭歷省臺五十餘年負經濟之才而將之
以忠義守之以清介飾之以文學凡軍國利病生民

你戚知無不言而於儒者名教尤拳拳焉為文章波瀾浩瀚一根於理嘗較定律令彙次風憲宏綱行於世五子[illegible]三人野峻台黃州路總管次月魯江浙行省理問官伯忽燮州路總管天曆初囊加台據蜀叛死於難特贈推忠秉義効節功臣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蜀郡公謚忠愍

朶爾直班

朶爾直班字惟中木華黎七世孫朶爾直班甫晬而孤育於從祖母拜住從父也請於仁宗遣將幸上都親閱御衣命録於簿顧左右無能書漢字者朶爾直班引筆書之文宗喜曰世臣之家乃能知學豈易得

哉命為尚衣奉御尋授工部郎中元統元年擢監察御史首上疏請親祀宗廟赦命不宜數又陳時政五事是時日月薄蝕烈風暴作河北山東旱蝗為災乃復條陳九事上之正月元日朝賀大明殿朶爾直班當糾正班次即上言百官踰越班制者當同失儀論以懲不敬先是教坊官位在百官後御史大夫撒迪傳旨俾入正班朶爾直班執不可撤迪曰御史不奉詔耶朶爾直班曰事不可行大夫宜覆奏可也丞相伯顏御史大夫唐其勢二家家奴怙勢[illegible]朶爾

[illegible]正班巡歷至潮州悉捕其人致於法[illegible]大悅及還唐其勢怒曰御史不禮我已甚辱我家人我何面目見人耶答曰朶爾直班知奉法而已它不知也唐其勢從子爲馬沙為欽察親軍指揮使恣横不法朶爾直班劾奏之爲馬沙因集無賴子欲加害會唐其勢被誅乃罷遷太府監改奎章閣學士院承制學士同知經筵事是時朶爾直班甫弱冠又世家子乃獨以經術侍帝左右世以為盛事至元元年罷學士院除翰林學士陞資善大夫於是經筵亦歸翰林仍命朶爾直班知經筵事是時康里夔夔以翰林學士承旨亦在

經筵在上前數陳經義朶爾直班則為翻譯曲盡其意多所啟沃禁中語秘不傳俄遷太宗正府也可札魯火赤聽訟之際引諭律令曲當事情有同僚年老者歎曰吾居是官四十年見公論事殆神人也宗王有殺其大母者朶爾直班與同僚抗實力請於朝必正其罪時相難之出為淮東肅政廉訪使遷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未行又遷江西行省左丞以疾不赴北還養疾[illegible]山中起為資正院使五年拜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時[illegible]集至正條格朶爾直班以謂是書上有祖宗[illegible]律令[illegible]年號又律中

條格乃其一門耳安可獨以為書名時相不能從唯
除制誥而已有以善音樂得幸者有旨用為崇文監
丞朶爾直班它擬一人以聞帝怒曰選法盡由中書
省耶朶爾直班頓首曰用倖人居清選臣恐後世議
陛下今選它人臣之罪也省臣無與焉帝乃悅陞右
丞尋拜御史中丞監察御史劾奏別兒怯不花章甫
上黜御史大夫懿憐直班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朶
爾直班曰若此則臺綱安在乃再上章劾奏并留大
夫不允臺臣皆上印綬辭職帝諭朶爾直班曰汝其
毋辭對曰憲綱隳矣臣安得獨留帝為之出涕朶爾

直班即杜門謝賓客尋出為遼陽行省平章政事至
官詢民所疾苦知米粟羊豕薪炭諸貨皆藉鄉民販
負入城而貴室僮奴公府隸卒爭強買之僅酬其半
直又其俗編柳為斗大小不一豪賈猾儈得以高下
其手民咸病之即飭有司厲防禁齊稱量諸物乃畢
集而價自平又存恤孤老平準裁法清銓選汰胥吏
慎勾稽興廢墜鉅細畢舉茍有罪雖勲舊不貸王邸
百司聞風悚懼召為太常禮儀院使會盜起河南帝
憂之拜中書平章政事階光祿大夫首言治國之道
綱常為重前西臺御史張桓伏節死義不污於寇宜

首旌之以勸來者又言宜守荊襄湖廣以絕後患又
數論祖宗之用兵匪專於殺人蓋必有其道焉今倡
亂者止數人顧乃盡坐中華之民為畔逆豈足以服
人心其言頗迕丞相脫脫意時脫脫倚信左司郎中
汝中柏員外郎伯帖木兒故兩人因擅權用事而朶
爾直班正色立朝無所附麗逢陜州危急因出為陜
西行臺御史大夫行至中途聞商州陷武關不守即
輕騎晝夜兼程至奉元而賊已至鴻門吏白涓日署
事不許曰賊勢若此尚何顧陰陽拘忌哉即就署省
臺素以舉措為嫌不相聚論事朶爾直班曰多事如

此惡得以常例論乃與行省平章朶朶約五日一會
集尋有旨命與朶朶便宜同討賊即督諸軍復商州乃
修築奉元城壘募民為兵出庫所藏銀為大錢射而
中的者賞之由是人皆為精兵金商義兵以獸皮為
矢房狀如瓠號毛葫蘆軍甚精銳列其功以聞賜勅
書褒獎之由是其軍遂盛而國家獲其用金州由興
元鳳翔達鳳元道理迴遠乃開義穀創置驛路近以
便時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師敗於河南西臺御史
蒙古魯海牙范文等十二人劾奏之朶爾直班當署
字顧謂左右曰吾其為平章湖廣矣未幾命下果然

也先帖木兒者脫脫之弟章既上脫脫怒故左遷之
爾直班而御史十二人皆見黜闔中人遮道涕泣曰
生我者公也何遽去我而不留乎朶爾直班慰遣之
不聽乃從間道得出至重慶聞江陵陷其路阻不可
行或請必留以俟之不從求必達乃已湖廣行省時
權治澧州既至律諸軍以法而授納粟者以官人心
翕然汝中栢伯帖木兒言於丞相曰不殺朶爾直班
則丞相終不安蓋謂其帝意所眷屬必復用耳乃命
朶爾直班職專供給軍食時官廩所儲無幾即延州
民有粟者親予酒諭勸之而貸其粟約俟朝庭頒鈔

至即還以直民無不從者又遣官糴粟河南四川之
境民聞其名爭輸粟以助軍餉右丞伯顏不花方總
兵承順風旨數侵辱之朶爾直班不為動會官軍復
武昌至蘄黃伯顏不花百計徵索無不給之猶款言
其供需失期達剌罕軍帥王不花奮言曰平章國之
貴臣今坐不重茵食無珍味徒為我曹軍食耳今日
需立辦顧猶款誣之是無人心也我曹便當散還鄉
里矣脫脫遣國子助教完者至軍中風使害之完者
至則反加敬禮入曰平章勲舊之家國之祥瑞吾苟
傷之則人將不食吾餘矣朶爾直班素有風疾軍中

原缺

請台閣名臣充守令請修遼金元三史

元相臣傳卷之十二

太平

太平字允中初姓賀氏名惟一後賜姓蒙古氏名太
平仁傑之孫勝之子也初勝以非罪死太平年尚幼
泰定帝雪其父冤而撫䘏之太平資性開朗正大雖
在弱齡儼然如老成人嘗受業於趙孟頫又師事雲
中呂弼太平始襲父職為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尋擢
陝西漢中道廉訪副使文宗召為工部尚書都主管
奎章閣工事又除大都留守同知順帝元統初命為
樞密副使尋陞同知樞密院事遷御史中丞時中書

有參議佛家閭者憸人也御史劾其罪時宰庇之事
寢不行太平辭疾卧家至正二年詔起為中書參知
政事辭進右丞又辭會御史祁君璧復劾佛家閭黜
之乃起就職宗室諸王歲賜廩食衣幣不均太平請
於帝均其厚薄守令失職請選台閣名臣充之乃遣
使覈其治行其治最者則增秩賜金幣遼金宋三史
久未克修至是太平力贊其事為總裁官修成之時
粟貴而金銀賤太平請出官本變官收市之所得不
貲其後兵興卒獲其用陞中書平章政事五年遷宣
徽院使宣徽典飲饍權勢多横索太平取簿閱之註

原缺第三葉

太常禮儀使阿剌不花一无所需太平因言於帝請
推居近職且厚賜之六年拜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
國姓不以授太平因辭詔特賜姓而改其名七年遷
中書平章政事班同列上國王朶而只為左丞相請
于帝曰臣籍先臣之蔭蚤襲位國王昧於國家之理
今備位宰相非得太平不足與共事十一月拜太平
左丞相朶而只為右丞相太平辭帝不允仍詔示天
下明年正月詔修后妃功臣傳特命太平監修國史
蓋異數也太平請僧道有妻子者勒為民以減蠹耗
給校官俸以防虛冒請賜經筵講官坐以崇聖學立

行都水監以治黃河舉隱士完者篤執禮哈郎董立
張樞李孝光是時天下無事朝廷稽古禮文之典有
墜必舉平生好訪問人材不問南北必記錄于籍至
是多進用之初脫脫既罷相出居西土會其父馬
札兒台卒太平力請令脫脫歸葬全孝道左右以為
難太平曰脫脫乃心王室大義滅親今父歿而不克
奔訃為善者不幾於怠乎為之固請以故脫脫得還
脫脫既得還朝即拜為太傅然不知太平之有德於
已也因汝中柏讒間成隙遂欲中傷之是時中書參
政孔思立等皆一時名人太平所援用者悉誣以罪

扶解 撒思監

衣亦加贈謚有官者就官其子孫人无感動當時右
丞相搠思監家人以造偽鈔事覺刑部欲逮搠思
監太平力解之曰堂堂宰相焉得有此事四海聞之
若國體何搠思監感太平所得俸祿多分饋之二皇
后奇氏與皇太子謀欲內禪遣宦者資正院使朴不
花諭意於太平太平不答皇后又召太平至宮中舉
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是時皇太子欲盡逐帝近
臣又令監察御史劾帝親暱臣御史中丞禿魯鐵木
兒未及奏而所劾御史被遷為他官皇太子疑也先
忽都泄其事益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

該聞而歎曰善人國之紀也苟去之國將何賴乎數
於帝前左右之以故皇太子之志未及逞會紐的該
死皇太子遂令監察御史買住桑哥失理劾左丞成
遵參政趙中等下獄死以二人為太平黨也太平知
勢有不可留數以疾辭位二十年二月拜太保俾養
疾于家臺臣奏言以為當時之艱危正賴賢材之宏
濟太平以師保兼相職為宜帝不能從會陽翟王阿
魯輝鐵木兒倡亂騷動北邊勢逼上都皇太子乃言
于帝命太平留守上都實欲置之死地太平遂往有
同知太常院事脫歡者也先忽都故將也聞陽翟王

生致陽翟王不以為己功

將至乃引兵縛王至軍前太平不受令生至闕下抵遼以寧太平終不以為已功未幾詔拜太傅賜田若干頃俾歸奉元帝欲相伯撒里辭曰臣老不足以任宰相陛下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於是密旨令伯撒里留太平毋行太平至沙井聞命而止宿留久之皇太子惡其既去而復留二十三年令御史大夫普化劾太平故違上命當正其罪詔追悉杓所授宣命及所賜物俾往陝西之西居焉搠思監因誣奏之安置土蕃尋遣使者逼令自裁太平至東勝賦詩一篇廼自殺年六十三

鐵木兒塔識

鐵木兒塔識字九齡國王脫脫之子資稟宏偉補國子學諸生讀書頴悟絕人事明宗於潛邸文宗初由同知都護府事累遷禮部尚書進參議中書省事擢陝西行臺侍御史留為奎章閣侍讀學士除大都留守尋同知樞密院事後至元六年拜中書右丞至正改元陞平章政事伯顏罷相庶務多所更張鐵木兒塔識盡心輔贊每入番直帝必[illegible]宣文閣賜[illegible]前詢以政道必夜分乃罷二年[illegible]郊鐵木兒塔識請[illegible]祀竣事必有實惠及民以當天心乃賜民明年[illegible]租

貢還日本八

狀江浙額鹽

之半嶺北地寒不任稼事歲募富民和糴為邊餉民雖稍利而費官鹽為多鐵木兒塔識持不可曰天子一視同仁豈宜乘人之險以為利宜資其還已而日本果上表稱謝俄有日本僧告其國遣人刺探國事者鐵木兒塔識曰刺探在敵國固有之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為詞果有之正可令覩中國之盛歸告其主使知嚮化兩浙鹽額累增而課愈虧江浙行省請減額鐵木兒塔識奏歲減十二萬引五年拜御史大夫務以靜重持大體不為苛嬈以立聲威建言近歲大臣獲罪重者族滅輕者籍其妻孥祖宗聖訓父子罪不相及請除之著為令近畿饑民爭赴京城奏出贓罰鈔糴米萬石即近郊寺觀為糜食之所活不可勝計居歲餘遷平章政事位居第一大駕時巡留鎮大都舊法細民糴於官倉出印券月給之者其直三百文謂之紅帖米賦籌而給之盡三月止者其直五百文謂之散籌米貧民買其籌貼以為利鐵木兒塔識請別發米二十萬石遣官坐市肆使人持五十文即得米一升姦弊遂絕七年首相去位帝召鐵木兒塔識諭旨若曰爾先人事我先朝顯有勞績爾實能世其家今命汝為左丞相鐵木兒塔識叩頭固辭

不允乃拜命鐵木兒塔識修飭綱紀立內外通調之法朝官外補許得陞辭親授告訓以成效責郡邑賢能吏次第甄拔入補朝闕分海漕米四十萬石置沿河諸倉以備凶荒先是僧人與齊民均受役于官其法中變至是奏復其舊孔子後襲封衍聖公階止四品奏陞為三品歲一再詣國學進諸生而奬勵之中書故事用老臣預議大政久廢不設鐵木兒塔識奏復其規起腆合張元朴等四人為議事平章魯本半年捄偏補弊之政以次興舉中外咸悅從幸上京還入政事堂甫一日餓感暴疾薨年四十六贈開誠濟美同德翊運功臣太師中書右丞相追封冀寧王謚文忠鐵木兒塔識天性忠亮學術正大伊洛諸儒之書深所研究帝嘗問為治何先對曰法祖宗帝曰王文統奇才也朕恨不得如斯人自用之對曰世祖有堯舜之資文統不以王道告君而乃尚覇術要近利世祖之罪人也使今有文統正當遠之又何足取乎初伯顏議罷科舉鐵木兒塔識時在僚議府訖不署奏牘及入中書乃議復行之徵用處士待以不次之權或疑為太優鐵木兒塔識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奚足惜哉識者誦之時脩

奏復中書

徵處

遼金宋三史鐵木兒塔識為總裁官多所協贊云

普顏不花

普顏不花字希古蒙古氏倜儻有大志至正五年由國子生登右牓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調河南行省員外郎十一年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蘄黃徐壽輝來寇普顏不花戰守之功為多語在道童傳十六年除江西廉訪副使頃之召還遷山東廉訪使再轉為中書參知政事十八年詔與治書侍御史李國鳳同經畧江西至建寧江西陳友諒遣鄧克明來寇而平章政事阿魯溫沙等皆夜遁國鳳時分鎮延平城陷遁去普顏不花曰我承制來此去將何之誓與此城同存亡耳命築各門甕城前後拒戰六十四日既而大敗賊衆明年召還授山東宣慰使再轉知樞密院事平章山東行省守禦益都　大明兵壓境普顏不花捍城力戰城陷而平章政事保保出降普顏不花還告其母曰兒忠孝不能兩全有二弟當為終養拜母趨官舍坐堂上主將素聞其賢召再三不往既而面縛之普顏不花曰我元朝進士官至極品臣各為其主不屈死之先是其妻阿魯真歷呼家人告之曰我夫受國恩我亦封齊國夫人今事至此惟有

夫婦死節

死耳家人莫不嘆息泣下已而普顏不花二弟之妻各抱幼子及婢妾蹈舍南井死比阿魯真欲下而井填咽不可容遂抱子投舍北井其女及妾女孫女皆隨溺焉是時有中榮者平章山東行省守東昌榮見列郡皆降告其父曰人生世間不能全忠孝者兒也父曰何為榮曰城中兵少不敵戰則萬人之命由兒而廢但有一死報國耳遂自經

歴代相臣傳一百六十八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魏顯國撰顯國字汝忠南昌人隆慶丁卯舉人是書明史藝文志著錄卷數與此本相合大抵全鈔史傳原文無所襃貶亦無所考正所敘歴代相臣職名如南朝一條以梁初罷相國置丞相罷丞相置司徒後又置相國位列丞相上不知置相國列丞相上乃陳制非梁制又謂唐魏徵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始有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名不知其時先以吏部尚書杜淹參議朝政故有是名又謂開元以後宰相為鹽鐵轉運延資庫使名尤不正不知其時以宰相兼攝是官非以是官為宰相況其時太微宮使太清宮使多以宰相兼之不僅延資庫使也又以李光弼列於宰相不知光弼為河中節度惟加平章不治政事乃唐之使相唐末節度加侍中中書令三公三師者甚多皆使相非宰相載於史志者甚詳元之參議中書省事乃六曹管轄官止四品亦非宰相故元史宰相表不列是官又元制三公非相職故別立三公三師表今俱列於宰相舛訛既甚掛漏尤多至於各史宰相列傳或採或遺茫無義例更未免踈脫矣

儒林全傳二十卷

〔明〕魏顯國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儒林全傳二十卷》提要

儒林全傳序

儒者之道自孔子而來數千
載盛稱宋代尤推尊周程
紫陽氏之學漢唐諸儒有
表章疏注之功俱在所畧

不知論大儒之宗其微心相
印繇堯舜文王孔而顏之
子諸言宗簡少曾孟已不
能加其上其它賢聖尤難
同域獨之嫡祖血胤絲毫不

相傳如以羽翼紹明而已流
支譜族無一人可芰如董仲
舒孔安國鄭玄杜預王通
韓愈孔穎達諸公卓於
燦於發明而嗣續之以遠

于今何可謂遂出程朱下
宋以前微此數公單譬渡
亡楫木亡枝此道必至槁落
斷滅而不可起倘沿流章
旁則影響之与支離訓詁

之与詞章等敝也又何嘗
乎頃周海門先生有聖學
宗傳一書凡先儒之言關
係學者具在亦詳宗而略
漢唐愚見以宗之為旨猶

禪家之稱宗門所云微心相
印則此書猶嫌其多至以
楊雄之玄荀卿之敢為高
論而可以陳列聖儒之堂
則猶嫌其少嘗欲于其多

者哉々統於一眞則寥々無
幾人々亦無幾言疎淺々衷
未易下筆舉其少者而
益之凡人幾於言々幾乎道
皆當蒐而彙之此爲力易

序　四

而爲功博余亦未之暇而近
得西江門人魏生維藩持
其大父古渠先生所纂儒
林全傳展讀之則古今儒
者德行文學語言之妙因

堂一室並有闡承族譜家
珍俱堪世守孔子之道當
藉是以傳不至枯落斷滅
而不可振是編也亦吾道
之雲臺尼山之麟閣矣嗟

序　五

乎道不同不相爲謀以遷
史之才傳儒林寥落無文
不能與刺客游俠同工中
有所見即楊雄荀卿奇謬
之言亦可以到今不廢學人

闇大道缺漏身心依稀腐生之常譚而自謂竊儒人之林此則嚮者魏先生所羞也魏生雋而奮于學勤劬是編繩之厥祖武予故喜而序之

武林黃汝亨譔

鄭天奇刻

儒林全傳目錄

第十八卷

第十九卷

第二十卷

元

儒林全傳目錄終

儒林全傳卷之一

南昌魏顯國汝忠父纂輯
武林黄汝亨貞甫父叅閲
龍舒吳用先體中父校正
廣陵徐桐仲材父仝訂
冢孫後學魏維藩編次

孔子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殷帝乙之元子入爲王卿士周公相成王命微子爲殷後與國於宋弟號微仲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湣公共及襄公熙

熙生弗父何何當嗣而讓其弟厲公宋自微子至戴公十一世禮樂廢缺正考甫求商頌於周太師得十二篇歸以祀其先正考甫生孔甫嘉五世親盡别爲公族姓孔氏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其子爲防叔避華督之難而奔魯故孔氏爲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娶於魯之施氏時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病足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適是無子也乃求婚於顔氏有三女小曰徵在顔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先祀爲卿士然先聖之裔也今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絶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禱於尼丘之山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孔子生於魯昌平鄉陬邑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生三歲而叔梁紇死塟於防山六歲爲兒嬉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魯昭公使人遺之鯉魚孔子榮君之貺故名曰鯉而字伯魚二十歲仕於魯爲委吏料量平二十一歲爲乘田養畜蕃息二十四歲母顔氏夫人卒孔子少孤不知父墓及母卒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

塟也其引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塟於防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二十七歲郯子來朝夫子見而問官二十八歲見郯子而學禮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二十九歲聞師襄善琴適晉學之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子曰丘巳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巳習其數可以益矣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巳習其志可以益矣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

四國非文王其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
蓋云文王操也三十歲齊景公與晏嬰適魯景公問
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夫子對曰秦國雖
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百里奚爵之大夫與
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公
說三十一歲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
景公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
祥也昔童兒屈一脚振肩而跳且謡曰天將大雨商
羊起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趣治溝渠修隄
防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

人惟齊有備不傷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三
十二歲在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爲養辭不受謂弟
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
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三十三歲在齊景公舍於
外館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公曰何王之廟夫子曰其
釐王之廟乎景公曰何以知之夫子曰釐王變文武
之制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天災所
宜加也既而使者報釐王廟災公驚曰善哉聖人之
智過人遠矣三十四歲訪樂於萇弘弘謂劉文公曰
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黄帝之形貌也

修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
王躬履謙讓洽聞强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
周使伯常騫問道夫子曰剛者必折勁者數傷倨者
不親利者必獘此四者君子之所戒也夫子觀乎明
堂覩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
扆而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
所以知今又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
曰古之慎言人也誡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
多事多患安樂必誡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
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燄燄不滅

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
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誡能愼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
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
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
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愼德使人慕之執雌
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趣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
不徙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
於此江河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
下人誡之哉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
而信二十五歲孟僖子病將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

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之後也
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甫
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
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
於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吾聞臧叔紇有言曰聖
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
丘乎我若獲歿必屬説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
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孔子孔
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
可則傚矣夫子自衛反魯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請

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
見老聃而問禮焉既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
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
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
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
毋以有巳爲人臣者毋以私巳夫子乃自周反於魯
弟子稍益進焉三十六歲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鬬雞
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叔孫三
家共攻公公師敗奔齊如晉處鄆公乾侯頃之魯亂
於是夫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與齊太

師語樂聞韶音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
夫子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
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
下崇喪遂哀破産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説乞貸不可
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
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
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
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之曰奉
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夫
子夫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遂行反乎魯

三十七歲自齊歸魯見延陵季子聘於上國季子之
子死夫子往觀其葬曰延陵季子其合禮焉三十九
歲在魯四十二歲季孫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
夫子云得狗夫子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
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吳伐越墮
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夫子骨何者最大夫子
曰禹致群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
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夫子曰山川之神足
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
曰防風氏何守夫子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

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焦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吳客曰善哉聖人四十三歲在陳四十四歲季氏强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夫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四十六歲在魯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此謂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廼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

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四十七歲公山不狃以費邑畔季氏使人召夫子子欲往不果魯定公以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强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定公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先是

季氏塟昭公於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五十一歲由大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夫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强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

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矣五十二歲齊大夫犁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往時夫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

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袚矛戟劒撥鼓噪而至夫
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士以兵
之吾兩君爲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
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
於神爲不祥於德爲僭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景
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
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夫子趨而進歷
階而登不進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
命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景公懼有慚色將
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

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選對曰而不返我汶陽
之田吾所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以梁
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
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
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粃粺用粃粺君辱棄禮名惡
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
享齊侯歸責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
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
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
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灌

龜陰之田以謝過五十三歲爲大司寇國人謗之曰
麛裘無鞸投之無戾鞸之麛裘投之無郵既而政化
盛行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羊以詐市人公慎
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粥六畜者飾僞以儲
價及是則沈猶氏不敢飲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
越境而徙國人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
衣惠我無私時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
別其父請正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
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
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孔子喟然

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
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刑不治不
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
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
然後刑可卽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心惟曰
未有愼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
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卽廢之又不可然後以
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
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
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

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
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
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
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弗踰乎五十四歲言於定
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
請損之使仲由爲季氏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
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
子入季氏之宮登五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
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
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郕公斂處父謂孟孫

曰墮郕齊人必至於北門且郕孟氏之保障無郕是
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郕弗克五十五歲
在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
於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之客至乎
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
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
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
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
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
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

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夫子曰魯今且
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
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乃作猗蘭之操
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
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
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遂行宿於屯師已送曰夫子
則非罪夫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
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
桓子曰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
我以群婢故也遂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

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
驂脫驂於舊館毋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
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夫子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五十六歲在衛靈公
問夫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
六萬居頃之或譖夫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
一出一入夫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自衛至曹至
宋五十七歲自宋適陳過匡匡人圍之五日甲者進
曰吾初以爲陽虎也遂解圍五十九歲在衛靈公老
不用夫子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夫子曰四方之君

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夫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夫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夫子曰吾鄉爲弗見見禮答焉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夫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夫子醜之去衛適曹是歲魯定公卒又去曹適宋六十歲在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司馬桓魋欲殺之拔其樹夫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遂適鄭與弟子相失夫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

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夫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之夫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貢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强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於是去陳

六十一歲自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夫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夫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夫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夫子東門夫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夫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夫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與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夫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乃

不伐蒲六十二歲在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夫子行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夫子夫子欲往不果夫子擊磬夫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乃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

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作陬
操以哀之曰周道衰微禮樂凌遲文武既墜吾將焉
師周游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焉顧
之慘焉心悲升車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悠悠之
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於道窮哀彼無辜翱翔於
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遂反乎衛主蘧伯
玉家六十三歲自衛之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而
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夫子既見陳侯與
登臺而觀陳侯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
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以子道來不日成之何戮

之有陳侯赦所執吏罷夫子自陳遷於蔡焉蔡弑昭
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夫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他
日葉公又問夫子於子路子路不對既如反蔡有沮
溺耦耕丈人荷蓧等事時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
車象飾遺孔子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自臣從夫
子以來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而好
儉仕而不祿所以無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
采妾不衣帛車器不雕巳不食粟行道則樂其治不
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
窕之婬音夫子過之弗視遇之弗聽故臣知夫子無
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也時楚昭王渡
江有一物觸王舟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其
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
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
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是歲吳伐陳楚昭王救陳軍
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來聘陳蔡大夫相
與謀曰孔子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用於楚則陳蔡
用事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之於野從者病莫
能興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
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奚爲至於此乎子

路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歟人之
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歟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
昔者聞諸夫子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
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
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
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
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
汝以諫者爲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
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
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幽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

子修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

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嘆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之楚昭王自城父興師迎夫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夫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昭王卒於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六十四歲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夫子弟子多在衛衛君欲得夫子爲政六十六歲夫人亓官氏卒六十七歲伯魚母死朞年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歟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矣伯魚聞之遂除之六十八歲在衛是歲齊師伐魯冉求爲季氏將帥與齊戰有功季康子問曰吾子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求曰學之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孔子大聖無所不該文武之道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詳也曰用之如何

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之鬼神而無憾然求之不以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且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及前人不可得也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敵國難以言智也冬衛孔文子將攻太叔疾訪於夫子夫子曰簠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文子遽止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乃歸魯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四顧題彼泰山鬱確其

尚梁甫四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漫延惟以永歎涕淚潺湲然魯終不能用夫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修春秋製孝經使弟子向北辰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揞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時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六十九歲子伯魚卒七十歲在魯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自賓階升堂立侍公命以席問政孔子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對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崇禮教遠罪戾則民壽公曰寡

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不能至也對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不足以行此也對曰君入太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觀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以此思哀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昃諸侯子孫來往如賓行禮揖讓愼其威儀以此思勞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游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以此思懼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以此思危危可知矣公曰善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時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叔孫氏車子鉏商採薪獲獸以爲不祥以賜虞人夫子視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言偃問曰今誰應之子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歌畢反袂拭面涕泣沾襟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

法其文約其旨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在位聽訟文詞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夫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絕筆於獲麟所感而起所以爲終也七十二歲夫子病子貢請見夫子方負手曳衣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良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仗哲人其萎

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孔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乃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莝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

冢而家者百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其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冢上

儒林全傳卷之一終

儒林全傳卷之二

顏回

顏淵魯人名回淵其字也父顏無繇名路孔子始教于闕里而受學焉其先顓頊高陽氏五世孫陸終取鬼方氏女曰嬇孕三年生子六人曰樊曰惠連曰籛曰求言曰晏安曰季連以六月六日坼左而三人生剖右而三人出樊爲巳姓惠連爲妘姓籛之字鏗是爲大彭是爲豕韋卽老彭也求言妘姓封于鄶季連芊姓是爲荊楚晏安封曹(古曹字下同)朱婁騶繹倪莒小邾根牟皆曹分也武王得曹挾復封之朱曰朱婁朱

友以父夷甫顏功封倪三世居騶後從齊桓尊王是爲小邾子後有侏氏朱氏邾婁氏倪氏騶氏鄒氏倪犂氏無婁氏庶其氏夏父氏夷儀氏庚氏蘧氏繹氏顏氏(按陳留傳島洲集要皆云顏出于邾)故小邾爲曹姓子爵出自邾挾之後夷父顏有功于周封其子友于郳爲附庸歷魯隱至成公顏路生焉魯昭初年始生淵少孔子三十歲(按北史顏之推唐史顏眞卿杲卿師古皆云顏氏之后眞卿家廟碑銘云系我宗邾顏公子封郳魯附庸亞孔聖浴沂風流尤盛廟貌榮永不祧垂無窮據史銘顏之祖邾明矣)淵天資明敏深潛純粹孔門群弟子咸尊事之孔子嘗謂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廓外之田五十畝足

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illegible]則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鍾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

由能之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瀁之野兩壘相望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惟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汝獨無願乎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

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魯定公問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善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于使民造父巧于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

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哉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說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也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恒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而

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訣于曰回也善於識音矣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夫知其不可由斯知其所由矣叔孫武叔見顏回回曰賓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顏回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孔子使子貢于吳久而不來謂弟子占之遇鼎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曰無足者乘舟而來

矣子貢朝至如回言他日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于人身不用德而望德于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回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哭之慟至謂之天喪予云孔子嘗以回貧易自義黃堯舜之外不多及焉孟子以禹稷顏子並稱漢高祖十二年配享孔廟魏晉以至隋唐享禮如之唐總章贈少師太極進太師元進兖國公至順加復聖公今祀稱復聖顏子

按姓纂顏氏世仕于魯仲尼之門達者八人顏路顏回顏之僕顏噲顏何顏祖顏辛顏克是也

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其先自軒轅氏軒轅氏傳之玄囂玄囂傳之顓頊顓頊傳之駱明是爲得姓之祖駱明生鯀是爲有夏自出之祖鯀殛而禹興是爲有夏之始祖再傳而爲啓啓傳之仲康太康厥弟五人仲康傳帝相帝相傳少康少康中興傳杼杼傳曲烈曲烈受封于鄫曾之爲姓肇端于此歷夏商周世次無考者不知幾世周靈王時莒人滅鄫曲烈氏遂亡夫所謂亡者亡其國邑之謂耳頃之鄫[illegible]諸侯會盟世子巫遂爲曾之先祖曰夭曰阜其后[illegible]夭爲三桓家臣去邑而爲曾氏仕于魯阜亦爲三桓家

臣三傳而曾點出焉後代追封爲萊蕪侯者點生參參性至孝嘗出薪於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搤臂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搤臂以呼汝耳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曰思汝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里家貧食力敝衣躬耕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吾驕也吾豈能勿畏乎曾參行孝枯井湧泉鋤瓜三足烏萃其冠嘗耘瓜誤斬其根曾晳怒援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蹶然而

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瑟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昔舜事瞽瞍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而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夫安得爲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魯人攻鄪曾子辭于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勿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鄪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鄪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參少孔子四十

六歲師事孔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嘗曰孔子之道即古先哲王之道也先王之道盛于軒轅至是始得其傳蓋有以紹遠祖而開我後人矣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顧謂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爲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者修四海無刑民矣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聲而天下和篤行三至則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矣自是每侍孔子輒有所問凡王朝家國之禮經常權變之宜靡不反覆窮詰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曰二三子識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門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孝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

雞豚之待親存也初吾爲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游於楚得尊官焉猶北向而涕泣者非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曾子居曲阜鴟梟不入城郭耕太山下雨雪不得歸見益母而感作梁山操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曾子出妻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能免於非乎遂終身不娶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

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所著有曾子二卷其他格言詳大學曾論禮經唐總章追封少師大極進太保開元進封郕伯宋咸淳改封郕國公元加宗聖公今祀稱宗聖曾子子曰申曰元曰華厥孫曰西自西以下

世次無考

子思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師事曾子嘗對夫子言其父折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夫子忻然曰其克昌乎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

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謂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我其徒曰此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子思嘗問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眞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魯人有公儀僭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

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臣又安得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乎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

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鳴爲善
孜孜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知恐人之譽巳臣以謂
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
子思曰可公曰爲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
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
百姓修禮隣國其興也勃矣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
而由弗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
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
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
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

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焉或獻尊酒子思弗
爲受也或曰子思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
多也於義則無名於介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
曰然伋不幸貧於財而至於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
夫以受粟爲周乏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貧
而遊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介哉子思將去魯穆公
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曰伋聞君子
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巳限天下之君
臣竊爲言之過也穆公問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

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
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
墜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哉
子思居於衛縕袍而無裘三旬九食田子方聞之使
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
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
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於溝壑伋雖貧
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受也衛人釣於河得
鰥魚焉子思問之曰鰥魚難得者子何以得之對曰
吾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食益之以豚則吞之矣

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
祿矣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曰
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
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
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
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
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君言計非是
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君之國事
將曰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
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

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對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直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君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對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

疵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髮眉立於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髮眉以與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惟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寓於君之境內從襁負之列其惠多矣無此髮眉非伋所病也昔堯身十尺眉八采實聖舜身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齊尹文子生子不類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夫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願無言文留妻矣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其可報君者惟進賢耳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雖然願聞所以為賢者對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

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對曰世農夫也衛君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父祖之農何預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揆厥伊始不以農事開國乎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默然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願師先生之行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

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子思反於魯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繢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龎㯉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觀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龎㯉氏子子服厲伯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子思

之母死於衛訃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

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虞祭名虞也孝子不知親之所在故爲之祭以虞之也古者天子九日而虞諸侯七日而虞大

夫五日而虞士庶人三日虞春秋之時大夫僭用七日後世仍之士庶同焉遂以爲人死之後每七日必供佛飯僧浮屠氏之妄也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皐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字稱禮也魯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謂子思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齒堅易敝舌柔尚存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

子思所作中庸四十九篇其載於禮記者乃其略也
餘有子思子七卷教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宋崇
寧追封沂水侯咸淳進封沂國公元加述聖公今祀
稱述聖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說字子車鄒人也魯公族孟孫
之後其先出自黃帝黃帝生玄囂玄囂生蟜極蟜極
生帝嚳帝嚳生棄始封於邰至十七世武王克商有
天下封弟周公於魯其子伯禽就封之國伯禽生煬
公傳至惠公惠公生桓公桓公生莊公及三家三家

皆桓公庶子初以仲叔季叔爲氏其後加以孫字公
子之子稱公孫也仲後改爲孟蓋庶子自爲長少不
敢與莊公爲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也故自以
庶長爲孟子孫因以孟爲姓孟子之父激公宜母仉
音掌氏或云李氏孟子未生時母夢神人乘雲攀龍鳳
自泰山來將止於嶧母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
寤時閭巷五色雲覆孟氏之居而孟子生焉既生三
歲喪父激公母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
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
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賣孟母曰又非所以
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傍其嬉乃設俎豆揖讓進退
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既長就學而歸孟母
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
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
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
而廢之是不免于廝役而無以離于禍患也何以異
于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
乏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惰于修德不爲竊盜則
爲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遂成名儒君子謂
孟母知爲人母之道矣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

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
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夫子見
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
母于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
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
于禮而責于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其婦君子謂孟
母知禮而明于姑母之道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
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閒居擁
楹而歎孟母見之曰向見子憂色曰不敏今擁楹而
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爲苟

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于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儀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孟子復去齊君子謂孟母知婦道孟子初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按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皆云親受業于子思及考吳澄曰孟子自理惠王三十五年游梁

至哀王七年而燕人畔齊距孔子蓋一百六十七年是爲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之成日猶在其後也況孔子夢奠時伯魚之沒已六載子思固長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去孔子四五十年而卒而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矣故孟子但曰私淑諸人子書云孟子見子思子思甚悅之有問答牧民利之之說全戰國人縱橫口吻非子思精粹之言其誕謾尤不足信矣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于事情當是時天下務于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娶田氏生子名仲子按孟氏譜仲子嘗從學于公孫丑先儒趙岐注以爲孟子之從昆弟非也按史志帝五代孫孟卿漢高祖九年爲雲中太守文帝即位復爲雲中太守九代孫賀武帝時善易春秋授后蒼號盧者十代孫喜從田孫授易故有孟氏易傳于世漢宣帝舉孝廉拜爲郎十三代孫孟嘗拜合浦太守去珠復還者十九代孫泣竹孟宗也二十二代孫孟嘉爲江州別駕三十三代孫浩然三十五代孫郊皆以詩名于唐自後無考今鄒縣四基山有孟子墓云宋元豐追封鄒國公配享次顏子元帝加亞國公今祀稱亞聖孟子

閔損

閔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幼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衣之以綿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靷父察知之欲遣後妻損啓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喜其言而止母亦感悟遂成慈母閔子始見于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内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葢龍旂裘旃相隨

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内明于去就之義出見羽葢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唯是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季氏召爲費宰弗往且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及居親三年喪畢見于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唐開元贈費侯宋大中祥符加瑯琊公咸淳改封費公今紀稱先賢閔子

冉耕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者稱危言正行而遊惡疾孔子曰命矣夫孔子節小物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厲也唐贈魯侯宋大中祥符加封東平侯咸淳改鄆公

冉雍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生于不類之父以德行著名嘗問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及問仁則曰請事斯語孔子謂其

可使南面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唐贈薛侯宋封下邳公咸淳改薛公

宰予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于言語嘗晝寢謂三年之喪日月既周星辰既更衣裳既造百鳥既變萬物既易黍稷既生朽者既枯于期可矣顔淵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但知暴虎不知憑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懐子雖美辯豈能破堯舜之法改禹湯之典更聖人之文除周公之禮改三年之喪哉

父母者天地也天崩地壞爲之三年不亦宜乎孔子責之嘗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予嘗問曰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五帝之德黃帝之年夫子告之具見家語既而曰予非其人也宰我秉事有寵于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唐贈齊侯宋大中祥符封臨淄公咸淳改齊公

端木賜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善爲說辭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

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子得無太譽乎子貢曰賜何敢譽尚慮不及耳賜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太山其無益亦明矣使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太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哉豈其然乎魯定公十五年春邾子益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是年五月公薨哀公七年秋伐邾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子曰君子比德於玉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十二年吳徵會於衛衛殺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乃束錦以行見太宰嚭語及衛故嚭曰衛君之來也緩故寡君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合

諸侯而執衛君墮黨崇讎或者難以霸乎嚭乃舍衛侯齊田常欲作亂憚高國鮑晏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魯非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

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
也子貢曰賜聞之憂在內者攻强憂在外者攻弱今
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
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
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
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
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
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
君上無强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
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巳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

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賜請往使吳王令之
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
吳王說曰賜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强敵千鈞之
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
爭强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
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强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
實困强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
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
而聽子子貢曰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巳平魯矣王方以
存亡繼絕爲名乃伐小越而畏强齊非勇也今存越

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加威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
吳霸業成矣吳王大悅迺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
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
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
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
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
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
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
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
也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

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
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
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
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
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
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
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
王曰賜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
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
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

之敢慮後五月越復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强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劒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乃謝越王於是吳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可

以勝敵今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晉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强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愼言哉子貢嘗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

冉求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齊師師伐魯及清季孫謂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叔孫孟孫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

使冉有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孟懿子呼而問戰焉冉有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懿子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武伯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率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巳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

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反後入以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止惡賢徐步而死君子曰魯非無壯士也季孫不能使也冉求之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武伯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顏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季孫欲以田賦訪諸夫子夫子不對而私

與求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郤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爲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問儒行其詳具戴記宋元公夫人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産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伯高之喪孔子之使者未至冉有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子貢曰恭老慈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子之行也唐贈齊侯宋大中祥符封彭城公咸淳改封徐公

仲由

仲由字子路魯之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抗直初見孔子冠雄鷄冠佩豭豚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

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德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且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簇而礪之其入不亦深乎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子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

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不感於心暴厲不動於體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乃所以爲亂之風也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其興也勃焉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子路將行辭於孔子請以言贈子曰不强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孔子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

圃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子路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子路曰夫子之喜也由惡足以知之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

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仁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齊人患魯用孔子選女樂文馬以遺魯君季桓子將受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三日孔子行子路爲蒲宰辭孔子

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寡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容盡

其美乎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游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

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於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立二十年其父蒯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與其徒襲攻輒輒出奔而聵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時子羔爲衛大夫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遂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於是哭子路於中庭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旣哭進使者而問故使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子貢曰不畏強禦不侮

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唐贈衛侯宋大中祥符改封河內侯咸淳加封衛公

言偃

言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自吳之魯受業於孔子孔子閒居子游侍曰敢問禮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射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閨門有禮故三族和朝廷有禮故官爵序田獵有禮故戎事閑軍

旅有禮故武功成游退而學禮孔子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喟然而歎偃侍曰夫子何歎孔子曰昔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夫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偃每侍孔子輒以禮爲問故聖門謂偃爲習於禮也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奠徹推柩而反之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

游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先是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子游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子游趨而就客位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侍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衛司徒敬子之喪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時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

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子游在聖門號爲習禮以文學名動履不妄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宰武城以禮樂爲教邑人皆絃歌稱思今吳郡有子游冢云唐贈吳侯宋大中祥符加封丹陽公咸淳改封吳公

卜商

卜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受業於孔子昔
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子夏對
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上有堯舜
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咏先王
之風亦可發憤忘食矣夫子曰商也始可以言詩已
矣然吾恐見其表未見其裏也孔子閒居子夏侍子
夏曰敢問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
之父母矣孔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
三無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

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
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
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
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
五至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
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何詩近之
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
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
曰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

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
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
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
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
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
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子夏曰三王之
德何以參於天地也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
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
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此
三王之德所以參於天地也子夏蹶然而起負墻而

立曰弟子敢不承乎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
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
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
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
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
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
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居天位猶允
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勝迄今而愈
彰虛也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艾黎
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

迄今而不戒滿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之又
曰商也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是
以得道而肥從欲而臞也子夏問於孔子曰三年之
喪無避金革之事者禮與孔子曰君子不奪人之親
亦不可奪親也金華之事無避者吾聞諸老聃矣昔
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
吾弗知也魯哀公問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
商聞黃帝學乎大貞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
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
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鮫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

學乎太公吾夫子學乎老聃此雖聖人亦必有師也
衛靈公使人召勇士公孫悁遭子夏於道語使者俱
見靈公公曰吾召勇士何爲召儒趣使者召公孫悁
悁至杖劍疾呼發言不遜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
而西見趙簡子簡子被衣而見我君我謂簡子諸侯
相見不宜不朝服行人將以頸血濺君矣簡子遂朝
服而見我君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吾又與子
從君而東至阿齊君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謂
齊君諸侯相見宜伉禮去其一鞇子耶我耶悁曰子
也子夏曰吾又與子從君於圃中兩冠肩逐我君拔

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
若我三矣子盍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
者君子之所惡也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
公避席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子之勇嘗見讀史志者
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
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於是衛以子夏爲聖孔子既
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文侯問於子夏曰
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
敢問古樂如彼新樂如此何也子夏曰君所問者樂
也所好者音也樂與音相近而不同君之所好者其

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曰鄭音好
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敖辟驕
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子
夏喪其子哭之失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予之
無罪也曾子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
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
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
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
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子
貢曰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

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其可謂
不險矣孔門身通六藝之士雖有三千發明章句始
于子夏于易有傳于詩有序而尤深于詩于禮有儀
禮喪服一篇于春秋口授公羊高穀梁赤定撰論語
孔子亦嘗屬其傳春秋云此子夏所以居文學之科
也唐開元追封魏侯宋大中祥符中加封河東公咸
淳陞封魏公

儒林全傳卷之三 終

儒林全傳卷之四

南昌魏顯國汝忠父纂輯
金谿謝廷讚曰可父參閱
宛陵黃一騰仲昇父 校正
華容孫 穀子喬父
家孫後學魏維藩編次

有若

有若字子有魯人有巢氏之後少孔子十三歲爲人
彊識好古明習禮樂蓋既祥而絲屨組纓惡卧而焠
掌嘗問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
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

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
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
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
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
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
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
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
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
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

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貢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孔子既沒弟子思慕之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爲師以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巳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昨者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巳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

遂避師位唐追封卞伯宋大中祥符加封平陰侯宋高宗曰兩端發問未啓機鋒

宓不齊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瀕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初子賤受單父之命恐魯君聽讒言使巳不得行其政于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免而歸矣二史歸報于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之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

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曰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巳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

於冠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于麥季孫聞之
怒使人讓宓子曰民寒耕熱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
不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為民也宓子
乃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獲是使
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于魯不加彊喪之不
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
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孔子謂
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
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
也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

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
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二人可以教學矣
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
師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曰昔
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
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小也所治大則庶
幾子賤在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人謂子賤則君
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
三年孔子使巫期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
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

為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鱄吾
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
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
闇行若嚴形于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于是孔子曰
吾嘗與之言曰誠于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術于單
父也所著書有宓子十六篇唐開元贈單父伯宋大
中祥符進侯封宋高宗曰引附寵君釣魚真令傳郭
勿獲遂能制命

顓孫師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張問入官於

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子曰已
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椅不善勿
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
從矣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
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
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
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又進而問禮
子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乎何所之譬
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
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知是故居處

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府失其序田
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故古之君子不必
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矣子張見魯哀公七
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
千里以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
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鉤鑿屋室雕文成爲龍於是
天龍聞而下焉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
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師
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君乃七日不禮是君非
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子張既除

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
制禮不敢不至焉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
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子張死曾子有母
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
也與哉唐贈陳伯宋大中祥符加宛丘侯咸淳改陳
國公陞十哲位

原憲

原憲字子思家語云宋人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三十
六歲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居魯環堵之室茨以
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
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
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
納屨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之無
財之謂貧學道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
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
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慚不懌
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
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
不得而友也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爲孔子宰孔子
卒後原憲退隱于衛唐追封原伯宋大中祥符加任

城侯宋高宗曰軾彼窮原達士所賓

巫馬施

巫馬施字子期陳人一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期與
子路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
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
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
乎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
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子歟子路慚負薪先歸孔子
曰由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予道不
行耶使汝以是願也期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

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治期問於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唐追封魯伯宋大中祥符加封東阿侯

南宫括

南宫括字子容一字子芑亦曰南容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仲孫閱也居南宫因姓焉又曰南宫敬叔云初魯昭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又不能相禮僖子將卒召其大夫曰吾聞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

獲没必屬説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宫敬叔師事夫子初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踰公宫桓僖灾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宫故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唯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功爲多也孔子謂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今將往矣遂與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長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孔子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請送子以言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敬叔獲與聞之遂三復白圭云夫子以其兄之子妻之魯繆公時辛寬見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

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辛寬出南宫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説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雀爲鴻鵠鳳皇處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死之間隙屋之翳蔚也鴻鵠鳳鳥一舉有千里之志德不成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卑之民其爲賢者慮亦猶此也妄爲誹訾豈不悲哉獨居思以智

曰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汚君子曰敬叔王是其不以
富得罪矣唐追封郯伯宋大中祥符加賜侯

左丘明

左丘明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孔子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丘明懼弟子失其眞故具論其語爲經作傳成左氏春秋故言受經於仲尼也沈氏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杜預序云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先經者若隱公不書

卽位先發仲子歸于我衛州吁弒其君完先發莊公要于齊如此之類是也後經者若昭二十二年王室亂定八年乃言劉子伐盂以定王室哀二年晉納蒯聵于戚哀十五年乃言蒯聵自戚入衛如此之類是也依經者經有其事傳辨其由隱公不書卽位而求好于邾故爲蔑之盟按其經文明其歸趣如此之類是也錯經者若地有兩名經傳互舉及經侵傳伐經伐傳侵于文雖異于理則合如此之類是也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擧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襃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丘明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

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丘明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然後爲傳也又採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于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載以爲國語其文不主于經故號曰春秋外傳云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故考事精詳侍郎芳序左傳曰古之傳春秋者三家左氏最

先出昔人謂其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公敎七十
子後得之傳聞非其等匹唐貞觀詔從祀宋大中祥
符贈瑕丘伯政和改中都伯今祀稱先儒

儒林全傳卷之四終

儒林全傳卷之五

高柴

高柴字子羔齊人敬仲傒十代孫長不盈五尺少孔
子三十歲爲人篤學有法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
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
見齒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不爲衰者聞子羔將至
遂爲衰成人曰蚕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
兄則死而子羔爲之衰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羔曰若
是野哉哭者改之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
曰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
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哀公問

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成廟則釁之
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
視之宰夫北面于碑東南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
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鷄先門而
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鷄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
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
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於寢君南鄉
於門内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
屋者交神明之道也爲衛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

蒯聵之亂子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柰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

其子羔乎唐追封共伯宋大中祥符加封共城侯宋高宗曰宗廟之間一出乎正克篤于孝非愚乃令

琴牢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衛公孟縶靈公兄也鄗司寇齊豹奪其官與邑公孟又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薦宗魯於公孟爲驂乘及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譽我故公孟不吾遠也今聞難而逃吾所不忍且使子之言不信於公孟也子其行子之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公孟有事於郭門之外齊豹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吊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汝何吊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琴張與子桑戶孟之反三人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唐追封南陵伯宋大中祥符進封頓丘侯政和改封陽平侯宋

高宗曰宗魯惟友弔必以義尚師嘉言祀亦罔替

澹臺滅明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事孔子受業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今吳地東南澹臺鄉其南游遺跡云唐開元贈江伯宋大中祥符加金鄉侯宋高宗曰南止江沱學者雲從

孔鯉

孔鯉字伯魚孔子子也孔子十九歲娶於宋之开官氏生伯魚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名云鯉聞詩聞禮見論語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矣伯魚聞之遂除之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顏無繇

顏無繇字路回之父也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追回事夫子各異時也

曾點

曾點字晳參之父蓋狂者也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大夫吊曾點倚其門而歌言志載論語餘見曾參傳

公西赤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至觀其養親則若與朋友處然恩勝禮也唐追封郜伯宋大中祥符加封鉅野侯宋高宗曰荅問允嚴理皆先經

公冶長

公冶長字子長魯人孔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唐開元追封莒伯宋大中祥符加封高密侯宋高宗曰子長宏度高出倫輩雖在縲絏知非其罪純德備行夫子所采以子妻之尤知英槩（按焦氏筆乘曰楊用脩云世傳公冶長通鳥語未見所出然宋之問詩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樂天禽蟲詩序予非冶長不能通其意則似實有之矣按冶長辨鳥雀語亦嘖嘖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此具論語疏豈用脩未之見耶左傳介葛盧辨牛鳴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論衡廣漢楊翁偉能聽百鳥音世間自有此等奇未可聽斷其無也）

樊須

樊須字子遲齊人樊皮之後少孔子三十六歲少仕於季氏齊伐魯及清武叔菟乘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事見冉有傳唐追封郜伯宋大中祥符加封益都侯宋高宗曰養才以道聖人兼濟始謂非仁問辨艮善

司馬耕

司馬耕字子牛宋人桓魋之弟也魋作亂入於曹以叛宋宋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魋出於衛地求后氏之璜與他玉而奔齊陳子使爲次卿司馬牛

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唐贈向伯宋大中祥符加封楚丘侯政和改封睢陽侯宋高宗曰在汚能潔危而有慮

商瞿

商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先是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唐追封蒙伯宋大中祥符加封須昌侯宋高宗曰洗心傳世知幾其神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若一字子開蔡人習尚書不樂仕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唐追封滕伯宋大中祥符加封平輿侯宋高宗曰謙以有立多士莫及

申棖

申棖字子續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唐贈魯伯宋大中祥符加封文登侯宋高宗曰逸駕文囿鼓枻儒流冠佩既燕言動允休按論語申棖鄭玄云即申續史記申棠字子周家語申續字子周史記以棠爲棠家語以續爲續傳寫之譌也後漢王政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爲棠則申棖申棠一人爾

陳亢

陳亢字子亢一字子禽陳人子亢嘗問孔子必聞是邦之政于子貢及聞伯魚禮詩之學語见魯論唐追封潁伯宋大中祥符加封南潁侯

公羊高

公羊子名高齊人作春秋傳或曰公穀皆子夏門人朱子曰公穀想得皆齊魯間儒者故其所著書有傳授又曰二人不曾見國史故考事疎而義理却精唐貞觀詔從祀宋大中祥符加封臨淄伯

穀梁淑

穀梁淑一名赤字元始魯人作春秋傳與左氏公羊

并行於世或曰穀梁得春秋之旨而失之短或曰春秋聖人之作其辭危其旨遠其義微得其旨於一字一句之間亦難乎其爲功矣唐貞觀詔從祀宋大中祥符追封襲丘伯政和改睢陽伯今祀稱先儒穀梁子云

儒林全傳卷之五終

樂克

樂克字正子嘗仕於魯平公言孟子後喪踰前喪克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魯欲使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荅浩生不害之問曰善人也信人也

公孫丑

公孫丑齊人嘗慕管晏之功以期孟子孟子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因論不動心於孟子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萬章

萬章嘗與孟子辨論堯舜禹禪繼伊尹孔子百里奚出處與夫交際之禮不見諸侯之義皆得聞其說

浩生不害

浩生不害齊人嘗問樂正子於孟子得聞善信美大聖神之說

孟仲子　孟季子

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齊宣召見孟子孟子辭疾出弔於東郭氏王使人問疾醫來仲子使數人要孟子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孟季子其弟也未達義內之言問於公都子公都子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陳臻

陳臻齊人問孟子辭餽受餽事

屋廬子

屋廬子名連嘗著書言彭聃之法後學於孟子與任人辨禮與食色之輕重及論季子儲子之交際云

陳代

陳代嘗疑孟子不見諸侯孟子以不可枉道之義告之

公都子

公都子嘗問孟子好辨及論性

充虞

充虞嘗當孟子喪母時虞敦匠事他日請曰木若以美然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孟子去齊虞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咸丘蒙

咸丘蒙齊之隱士學於孟子嘗問曰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誠然乎哉孟子曰舜既爲天子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

是二天子矣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桃應

桃應嘗問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如之何曰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按薛氏曰余過鄒謁孟子廟見西向配饗者惟樂正子一人以其善信足稱也自餘皆無甚聞不能擬孔門之四科然當戰國時勢利熏灼而以孟子爲依歸甘心寂寞不熱鶩於縱橫以爲朝秦暮燕之游可謂不爲習俗所溺矣惟高子則去而學他術宜固而鄙者也

告子 附

告子名不害不知何許人天分高明思與孟子爭衡杞柳四章直是一意未嘗變說蓋告子學有定見惟在順我無善無不善之性朱子嘗言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抑不知告子高處陸象山謂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外面硬把定的要之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是自然大抵告子認氣作性而不察氣之最靈處知能本無不良乃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只在幾希之間後世荀楊王韓皆襲告子之見稍與孟子相反宋儒亦分氣質之性義理之性使人不信其心而先窮物理于外是果得性善幾希之旨否乎當時告子雖不在孟子之門實高于孟子之門人公孫丑萬章之徒咸不能及愚惜之故爲立其傳

儒林全傳卷之六終

南昌魏顯國汝忠父纂輯
金谿謝廷讃曰可父參閱
宛陵黃一騰仲昇父 校正
華容孫 穀子裔父
冢孫後學魏維藩編次

董仲舒

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習以久次相授受新學者但就其舊弟子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閒大道之要至論之

極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裒然爲舉首制下疏策以對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性情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欲盡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曰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敎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敎化於民敎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燦然復興詩人美

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致者此受命之符也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舟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此皆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觀火烏之[illegible]乃曰復哉復哉復猥也言周有盛德[illegible]天報以此瑞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illegible]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illegible]畔殘賊良民

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師古曰謂正月也正次王

次王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蘇林曰宰以陽名歲尚德不尚名刑也師古曰謂年首稱春也即上所云王次春者是也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師古曰釋公始即位何不稱一年而言元年也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

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

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
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
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
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
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有以
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
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
甚者也孔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
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
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

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
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
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
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
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
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
政而願治七十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
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
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智信
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

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
對而異焉乃復冊之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
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
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
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
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
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
而歸舜舜知不可避乃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
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
部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

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
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
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
賢聖是以閎夭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
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
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
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
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而勞
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

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
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
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
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無異於達巷
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
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
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
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
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
化之漸而誼仁之流非獨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

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
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今陛下并有天下然而功
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
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
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
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
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
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
求賢譬猶不瑑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
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

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
願陛下興大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
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
使承流而宣化者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
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
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
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
吏不明使至於此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
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
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

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
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
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
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
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
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
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
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
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
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天子復冊之對曰臣聞天

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道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

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

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

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積善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性情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嚮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

大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
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
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
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
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
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
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
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
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
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

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
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
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
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
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救弊之
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
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
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
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

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然而
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
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
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賊盜囹圄空虛
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
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
所失於古之道歟有所詭於天之理歟試迹之古返
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
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
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

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
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
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
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
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日削月
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
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
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
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
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

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頌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倣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之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之位而

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

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書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熟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罪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

三年五月桓公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迺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

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燔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辠在外者天災外辠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輙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

學著書爲事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雹鮑敞是問仲舒揭陰陽消息以對敞遷延負墻俛揖而退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仲舒册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云

楊雄

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黙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爲少嗜慾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宴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廼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崏山投諸江流

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甘泉本因秦離宮既泰奢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弩阹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棃師得遊觀屈琦瑰偉非木摩而不雕墻塗而不畫周宣所考盤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採椽三等之制也且其爲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黙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廼

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黨鬼神可
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
間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
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虙妃以微戒齊
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
帥羣臣横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
門覽鹽池登歴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虚眇
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
還上河東賦以勸其十二月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
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

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
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
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黄龍游其沼麒麟
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
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
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
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
長楊五柞北繞黄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
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泰液象海水
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

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
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
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
以風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
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歐漢中張羅網罝
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
楊射熊館以罔爲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
自取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
熊館還上長楊賦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
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

也或謿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謿雄以爲賦
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
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
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諷帝反縹縹有
凌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
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
於是輟而不復爲而大覃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
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居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
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
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

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三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焉揲之以三策關之以休咎絣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智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茍非其事文不虛生爲其泰漫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棿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客有難玄太深雄解之號曰解難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辨詭辭以撓世事雖小

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贊曰雄之自序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簒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皆忽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利祿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時大司空王邑

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樂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雄沒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丁寬

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

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
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
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
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寬授碭田王孫王孫授施
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京房

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
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
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
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爲郎永

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房數
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
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
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
官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
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
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
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唯
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
時中書令石顯顓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

房同經議論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
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任者巧
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
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
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
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
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
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
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
卜之而覺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

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
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
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靁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
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
備陛下視今爲治邪爲亂邪上曰亦極亂耳房曰今
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瘉於彼又以爲不在此
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
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
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
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

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去月餘竟徵下獄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孔安國

安國魯人也孔子別支十二世孫與孔子嫡孫延年爲武帝博士者同時孔氏舊有古文尚書論語家語

孝經始皇李斯議焚書孔子嫡孫孔鮒與弟騰子襄畏秦法峻急故藏於祖堂壁中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尚書等書皆科斗文字時人無能知者安國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得逸書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鄒虔曰朝名都尉姓）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常少子以明

穀梁春秋爲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敖爲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

伏生

生名勝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

此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師古曰嘉賈誼之孫也）

夏侯勝

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爲東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位數出勝當

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後王果廢時霍光以爲群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宣帝初即位因議武帝廟樂不協上意迺下之獄時丞相長史黃霸坐阿縱勝不舉劾亦繫獄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至四年因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大赦勝出爲諫大夫給事中霸爲揚州刺史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

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申公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爲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

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申公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十餘人以詩春秋授瑕丘江公及魯許生免中徐公（免中邑名也）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齊人爲大江公即瑕丘江公也以與下博士江公故稱大）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轅固

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爲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弒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代秦卽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

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擊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乃假固利兵下圈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罪後上以固廉直拜爲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卽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

韓嬰

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授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授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

毛公

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后蒼

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爲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衡授瑯琊師丹伏理游君潁川滿昌君都君都爲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丹大司空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

胡母生

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

嚴彭祖

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睢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

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强彭祖曰凡通經術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

儒林全傳卷之七 終

火從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令人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建初中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洼丹

丹字子玉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十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通丹學

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爲大儒年七十卒于官時中山觟陽鴻字孟孫（姓觟陽名鴻字）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

任安

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于家

張興

興字君上潁川鄢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

原缺第一葉

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爲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旣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爲梁丘家宗十四年卒於官子魴傳與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孫期

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

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

宋登

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爲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爲汝陰令政爲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爲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于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

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尚書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

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

令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竟以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爲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及出歎曰瘖聾之徒眞世之有道者也何爲察察而遇斯患乎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

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

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爲守丞防以未冠謁去禮二十而冠防自以年未成人故請去謁請也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七十八卒於家

孔僖

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僖與崔篆孫駰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元和二年春帝東廵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

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晋令崔駰以家林筮之崔篆所作易林也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

儒林全傳卷之八

儒林全傳卷之九

高詡

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爲光祿大夫詡以父任爲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薦詡徵爲郎除符離長（符離縣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東也）去官後徵爲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冢田

包咸

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姓右師）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乃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顯宗以咸有師傳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俸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魏應

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爲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百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肅宗甚重之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恭

恭字叔齊琅琊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

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爲太僕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滅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俸以終其身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

任末

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

喪於道物故臨命勑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

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畧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

杜撫

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爲大夫不恐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云

召馴

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爲少府父建武中爲卷令俶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通

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宗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劍錢物元和二年入爲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爲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

楊仁

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爲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

和任賢抑黜驕戚爲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寬惠爲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右署上司）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爲閬中令卒於官

趙曄

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

曄恥於斯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曄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於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

衛宏

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丁恭

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

於官

周澤

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黽池令奉公剋己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果敢言直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以信贓物班諸廉吏唯澤及光祿勳孫堪大司農常冲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堪字子稱河南緱氏人也明經學

有志操清白貞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稺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爲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卧病齋宫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爲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程曾

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

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

玄字君夏河内河陽人也少習嚴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爲張數家之説令擇從所安諸儒皆服其名通著錄千餘人玄初爲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玄去官舉孝廉除爲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爲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玄兼説嚴氏宣氏不宜專爲顏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

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漆縣今豳州新平縣）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爲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

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爲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

何休

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父豹少府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

傳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筭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言公羊之義不可攻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群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歲光和五年卒

服虔

虔字子愼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也

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拜九江太守免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謝該

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仕爲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厄運三年乃雍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鷙羣凶破殄始有櫜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儔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熊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

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沉淪荊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尅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爲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卽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許愼

愼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

除波長卒於家初愼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
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儒林全傳卷之九

儒林全傳卷之十

馬融

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爲人美
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敎授隱于南山不
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
以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爲舍人
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
虜飈起邊方擾亂米穀踊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
旣饑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
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

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
所謂也故往應騭召四年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典
校祕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
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
法故猾賊從横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
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
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
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
令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
爲河間王廐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帝

奇其文召拜郎中及北鄉侯郎位融移病去爲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劾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

蓺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爲衆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又陳星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髠徙朔方自刺不殊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埶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令薄葬族孫日磾獻帝時位至太傅

蔡邕

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六世祖勳好黃老平帝時爲郿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勳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姓哉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稜亦有清白行謚曰貞定公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兎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

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勑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韙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

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爲三互之

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又張敞亡命擢授據州豈復顧循三互繼以末制乎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敝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書奏不省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

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憙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爲宣陵孝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爲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誥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祗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

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
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委有
司雖有解除猶爲疎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
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爲地道易稱安貞
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電
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
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
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
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
施行七事表上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

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
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深奥故密特稽問宜披
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
皁囊封上邕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
褒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
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
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
故屢出妖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
災眚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
可謂至切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

母趙嬈貴重天下生則貲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踰
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
阻城社又爲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
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
霍以爲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顥
爲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玹
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
之咎退思隱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
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
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

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
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
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
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愼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
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
言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既
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舊戒則
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贛感激忘身敢觸忌
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
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讎章奏帝覽

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
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
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
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
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於
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自陳遂下邕質於洛
陽獄劾以讐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
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
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楊球使客
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

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
陽縣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
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
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
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
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智者中常侍王
甫弟也素貴驕慙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
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內寵惡之
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
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

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
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
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已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
門試潛聽之曰憘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
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
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
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
螂為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
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
之矣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聞邕名高辟之

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
不旋踵矣又切勑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
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
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為侍中初
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
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於
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為其號今明公威
德誠為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為未可宜須關東
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初平二年
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震者陰盛侵陽臣下

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轓遠近以爲非宜卓於是改乘皁蓋車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很用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兖州若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

痛豈不共爲逆哉卽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兖州陳留聞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贊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女訓篆埶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鄭玄

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

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三統歷劉歆所撰九章算術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均輸五方程六傍要七盈不足八鉤股九）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

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
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
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
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說文曰肓膈也心下為膏腧左氏之疾不可為也
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
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
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
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
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
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

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
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
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
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管仲相桓公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鄉六士鄉十五以居工商士也
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
也吳越相攻越王勾踐乃中分其師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注云君子王所親近有至行者
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
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
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
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

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
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
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為趙相道斷不至趙王虔之相也
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
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
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以書戒子
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
游學周秦之都往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
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
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

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埶坐黨禁錮十有四
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
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
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
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
罔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
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禮七十老而傳
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
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
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

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
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
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
耶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
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
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
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
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
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
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

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傑並有才說見玄
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
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
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
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
閥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
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
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歲在
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
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

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
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
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
鄭志八篇凡玄所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
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
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荅臨孝存
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
於經傳洽熟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玄唯有一子益
恩孔融在北海舉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
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鄭興

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
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
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例章句訓詁
及三校統歷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西歸隗囂虛
心禮請而興恥為之屈稱疾不起囂矜己自飾常以
為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議自立為王興聞而說囂曰
春秋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耳不聽五聲之和
為聾間者諸將集會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
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

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卽位八百諸侯不謀
同會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高祖
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
祚威畧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招速
禍患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囂竟不稱王後遂廣
置職位以自尊高興復止囂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
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孔子曰惟
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
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
止及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

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曰前遭赤眉之亂
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
其性命興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
之以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今為父母未葬請乞骸
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為餌無禮甚矣
將軍焉用之囂曰囂將不足留故耶興曰將軍據七
郡之地擁羌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
居則為專命之使入必為鼎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
敢深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
患不親此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為父母請不

可以已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曰幸甚
促為辦裝遂令與妻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
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乃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
義堅固敦悅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
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
王而詩人悅喜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分乃徵為
太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興因上疏曰春秋以天
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往
年以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按春秋昭公
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

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用鼓
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
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
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
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
歸國而任郤縠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
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
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
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己從衆之德以
濟羣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

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
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
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天於賢聖之君猶
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
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
尅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謀納羣下之策書奏
多有所納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
興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耶興惶
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興數
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

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征南將軍岑彭積弩將軍傅俊屯津鄉以拒公孫述津鄉在今荊州也會征南將軍岑彭爲刺客所殺興領
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
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奉使私買奴婢坐左轉蓮
勺令是時喪亂之餘郡縣荒殘興方欲築城郭修禮
教以化之會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
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
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
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閿鄉三公連辟不肯應卒于

鄭衆

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
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建武中皇太
子及山陽王荊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
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
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
復諷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
而死太子及荊聞而奇之亦不強也及梁氏事敗賓
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
中再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

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
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
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
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
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衆堅三十六國之心
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
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
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
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
知形埶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

北匈雖勿報答不敢為患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氊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為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為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巳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

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為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為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曾孫公業自有傳

盧植

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甞轉盻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

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曰植聞嫠有不恤緯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憂深思遠君子之情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書陳謀及庶人詩詠詢于芻蕘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瞽言哉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

以為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恒岳勃碣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導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武並不能用州郡數命植皆不就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五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紕謬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廁得將能書生

二人共請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爲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上

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日晦而月見謂之朓王侯其舒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閒者日食自巳過午旣食之後雲霧晻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以火德化當寬明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畧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禦癘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御癘者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勑收拾以安遊魂（后以王甫程阿所構憂死父及兄弟並被誅靈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何罪而絕其命已訴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也）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畧細微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

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埶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畧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爲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幷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于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

上書請之邑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轘轅出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爲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敕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椁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告令守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

賢者之後宜有殊禮亟遣丞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并致薄酸以彰厥德子毓知名

儒林全傳卷之十

儒林全傳卷之十一

王肅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拜散騎常侍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諫于是遂罷青龍中山陽公薨漢主也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旣至其薨櫬斂之制輿徒之節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爲盛美且漢總

帝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況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謚明帝不從乃追謚曰漢孝獻皇帝後肅以常侍領祕書監兼崇文觀祭酒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愼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

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爲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荅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鎮東將軍毋丘儉楊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王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禁于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

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甘露元年卒門生縗經者以百數追贈衛將軍謚曰景侯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篇時樂安孫叔然受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祕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篇

王弼

弼字輔嗣幼而察惠年十歲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爲尚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爲傅嘏所知于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充裴秀又

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弼補臺郎初除覲爽請間爽爲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儁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爲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爲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

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頛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荅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爲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仲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爲之指略致有理

統注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疪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弼卒年二十四無子絕嗣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爲高識所惜如此

儒林全傳卷之十一　終

儒林全傳卷之十二

南昌魏顯國汝忠父纂輯
金谿謝廷讃曰可父叅閱
宛陵黃一騰仲昇父
華容孫　穀子貽父　校正
冢孫後學魏維藩編次

杜預

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預博學多通明于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

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在職四年轉叅府相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爲鎮西長史及會反寮佐並遇害唯預以智獲免增邑千一百三十戶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爲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

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詔班于天下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詔為黜陟之課司隸校尉石鑒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為安西軍司給兵三百名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屬虜兵強盛石鑒時為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之宜并力大運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鑒大怒復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乏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主在八議以侯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

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略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闥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籍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石鑒自軍還論功不實為預所糾遂相仇恨言論諠譁並坐免官以侯兼本職數年復拜度支尚書元皇后梓宮將遷於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群臣即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終制從之預以時曆差舛不應晷度奏上二元乾度曆行於世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歎焉咸寧四年秋大霖雨蝗蟲起預上疏多陳農要事在食貨志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

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駙馬預既至鎮繕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戶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云云旬月之中又上表吳都督孫歆震恐吳督將伍延偽請降預攻尅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荊土肅然

吴人赴者如歸矣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强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群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脩邵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

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在六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敏於事而愼於言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攷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預常稱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卒年六十三帝甚嗟悼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子錫嗣

徐苗

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爲郡守曾祖華有至行嘗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祖邵爲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均

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又依道家著元微論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癰膿潰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於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即斂於講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討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永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塼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范宣

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邪答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没負土成墳廬於墓側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於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大儒宣曰漢興貴

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爲高僕誠大儒然立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宣潔行廉約韓康伯遺絹百疋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疋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褌耶范笑而受之宣雖閒居屢空常以讀誦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爲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卒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

范甯

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甯崇儒抑俗率皆如此溫薨之後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朞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

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咨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疏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甯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輕夷險而不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庫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

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劳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刑剪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臣久欲粗啓新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啓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甯又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主作制籍無黄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朞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

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隷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輙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

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卹貧爲先雖[illegible]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置無常或兼臺[illegible]或帶府君或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莅縣如令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廨舍東流西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鎭去官比割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于千餘家少者數十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廪布兵役既竭枉服

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列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蒱酒永日馳騖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筭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

世親戚旁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其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石磬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

學臺功用稱廣江州刺州王凝之上言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詆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守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既免官家于丹陽猶勤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于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既而徐邈爲之注世亦稱之子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泰子曄亦著後漢書

儒林全傳卷之十二　終

儒林全傳卷之十三

嚴植之

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習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惇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仕齊爲廣漢王國右常侍仍侍王讀及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歛徒跣送喪墓所爲起冢塋畢乃還當時義之後爲康樂令植之在縣清白人吏稱之梁天監二年詔求通儒修五禮有司奏植之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

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數百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人遷中撫記室參軍猶兼博士卒于館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廩奉妻子困乏及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乃得成喪植之性慈仁好行陰德在闇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爲營醫藥六日而死爲棺歛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又嘗緣柵塘行見患人卧塘側問之云姓黃家本荊州爲人傭賃疾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惻然載還療之經年而愈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

不受遺以資糧遺之所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崔靈恩

靈恩清河東武城人也少篤學徧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仕魏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致都下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

氏教授聽者常數百人該通義例當世莫及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渾論渾不合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焉後爲長沙內史還除國子博士講衆尤盛又出爲桂州刺史卒官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十卷制三禮義宗三十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皇侃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爲兼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命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徧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及至因感心疾卒所撰論語義禮記義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沈不害

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幼孤而修立好學陳天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請崇建儒宮帝優

詔荅之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歌詞八首合二十曲行之樂府後爲國子博士領羽林監勑修五禮掌策文謚議等事太建中位光祿卿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卒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有意聖人乎著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位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陳亡入隋卒

儒林全傳卷之十三終

平恒

恒字繼叔燕郡薊人也祖視父儒並仕慕容爲通宦恒耽勤讀誦多通博聞自周以降暨于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爲中書博士久之出爲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飢寒後遷秘書丞高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也恒三子不率父業恒常忿其世衰植杖巡舍側崗不爲營事婚宦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

勞我故仕娉濁碎不得及其門流別構精廬并置經籍于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莞公刁雍等共飲啖之家人無得嘗焉太和中以恒 秘書令而固請爲郡未受而卒贈幽州刺史都昌 謚曰康

沈重

重字子厚吳興武康人性聰悟弱歲而孤居喪合禮及長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群書尤明詩及左氏春秋梁武帝欲高置學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選以重補國子助教後除五經博士梁元帝之在藩也甚歎異之及即位乃遣主書何武迎重西上魏平江陵重乃留事梁主蕭詧累遷都官尚書領羽林監詧又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武帝以重經明行修乃遣宣納上士柳裘致書禮聘又勑襄州總管衛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給務從優厚保定末至于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并校定鍾律天和中復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至者二千餘人重辭義優洽樞機明辨凡所解釋咸爲諸儒所推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爲皇太子講論語建德末表請還梁武帝優詔

不許重固請乃許爲遣小司門上士楊汪送之梁主蕭歸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來朝京師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隋文帝遣舍人蕭子寶祭以少牢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重學業該博爲當世儒宗至於陰陽圖緯道經釋典無不通涉著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一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詩音二卷

熊安生

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從陳

逵受三傳從房紏受周禮事徐遵明服膺歷年後受
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尊以三禮教授弟子自
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捃摭異聞先儒所未
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楊休之特奏爲國子博士
時西朝既行周禮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宿疑碩滯
者數十條皆莫能詳辯天和三年周齊通好兵部尹
公正使焉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
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
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
升堂覩奧寧可汩其先後但能留意當爲次第探之

公正於是問所疑安生皆爲一一演說咸究其根本
公正嗟服還具言於武帝帝大欽重之及入鄴安生
遂令掃門家人恠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
將見我矣俄而帝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
同坐謂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爲愧安生曰黃帝尚有
阪泉之戰況陛下恭行天罰乎帝又曰齊氏賦役繁
興竭人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
臺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爲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
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帝又
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
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略爲優帝大悅賜帛三百匹米
三百石宅一區并賜象笏及九鐶金帶自餘什物稱
是又詔所司給安車駟馬令隨駕入朝并勑所在供
給至京勑令於大乘佛寺叅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
門博士下大夫時年八十餘尋致仕卒於家安生學
爲儒宗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三十卷孝
經義一卷竝行於世

樂遜

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幼有成人之操從徐遵明
於趙魏間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

義尋而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擾攘之中猶志道
不倦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請遜教授
諸子既而周文盛選賢良授以守令相府戶曹柳敏
行臺郎中盧光河南郡丞辛粲相繼舉遜稱有牧人
之才弼請留不遣魏廢帝二年周文召遜教授諸子
在館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
虔所注春秋左氏傳周閔帝踐阼以遜有理務材除
秋官府上士轉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並束
脩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及衛
公直鎭蒲州遜爲直主簿武城元年六月以霖雨經

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
要其一崇教方其二省造作其三明選舉其四重戰
法其五禁奢侈保定二年以訓導有方頻加賞賜遷
遜伯中大夫五年詔魯公斌畢公賢等俱以束脩之
禮同受業焉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以賢
良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
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人多蠻左
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
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異居遜每加勸導多革
前弊在任數載頻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

復在露門教授皇太子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又爲
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出爲汾陽郡
守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
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爲
榮隋開皇元年卒于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蒲陝二
州刺史遜性柔謹寡交遊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
尚每在衆言論未嘗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
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
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辭理並可觀初周又有黎景
熙以古學顯

王通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覇潔身不仕
十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
爲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義統公府
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愍懷之亂遂東遷焉寓生罕罕
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生
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爲并州刺
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彥彥生濟
州刺史一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
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生之業家授門人千餘

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時國家新有揖
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帝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
也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
古雖負堯舜之姿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曰先生朕
之陸賈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
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府君出爲昌樂令遷猗氏銅
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毋
經山梁履巨石而有娠既而文中子生隆筮之遇坤
之師獻兆於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爲而
來地二化爲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爲王

笑曰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隆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爲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皆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而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嘆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銅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文中子嬰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隆曰爾來自

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以來師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文中子於是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璵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文仲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墻之憂文中子知謀之不

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于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公使可慢則僕得矣不可使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江都失守文中

子歎曰天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遇焉四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於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宇于河汾故有墳壠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通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温大雅潁川陳叔達

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而往來受業者蓋千百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嘗鼓琴有釣者過門嘆曰居山澤間而乃有廊廟之志歟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文中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謚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

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爲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贊易七十篇列爲十卷並未及行遭時喪亂正觀初其弟凝子福郊福畤等收其議論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經又取薛收姚義所集門人對問之書勒成中說十卷

辛彥之

彥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涼州刺史父靈補周渭州刺史彥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文見而器之引爲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朝貴多出武人修定儀注唯彥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閔帝受禪彥之與小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歷典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封五原郡公宣帝即位拜小宗伯時帝立五皇后彥之切諫由是忤旨免官隋文帝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開府歷國子祭酒禮部尚書與秘書監牛弘

撰新禮帝嘗令彥之與沈重論議重不能抗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帝大悅後除隋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珍玩惟彥之所貢並供祭之類上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潞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彥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謚曰宣彥之撰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一部

並行於世子孝舒仲龕並早有令譽

劉焯

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結盟爲友同授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常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與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爲州博士刺史趙煚引爲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脩國史兼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

與諸儒於秘書省考定群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爲功曹尋復入京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爲飛章所謗除名爲民於是優游鄉里以教授著述爲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筭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秘奥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蜀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修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俄以疾去職數年復徵以待顧問上所著曆書與太史令張胄玄多不同大業六年卒時年六十七

全傳卷之十四終

南昌魏顯國汝忠父纂輯
金谿謝廷讚曰可父參閱
宛陵黃一騰仲昇父　校正
華容孫　穀子喬父
家孫後學魏維藩編次

韓愈

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

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故相鄭餘慶頗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字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眞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辠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値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

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亡涯周誥商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

通於方左右其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
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
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愽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
敗几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
死何裨不知慮此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
木爲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以
成室屋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
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
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較短量長唯
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

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倫以興逃讒于楚廢
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詞爲經舉足爲法絶類離倫優
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
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
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
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
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幸歟動
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
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
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

引年欲進其豨苓也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
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伐
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且言賊可滅
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修器械防守金
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
於其後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皆有十夫之力自朝
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其已衰三尺
童子可制其命況以三州殘獘困劇　餘而當天下
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
與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利在速戰兵

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埸之上日相攻劫近賊
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
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爲
獘必深所要先於決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
功又言諸道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
習戰鬬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三月一切可用
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俱縱則蔡
首尾不痺可以責功執政不喜及度以宰相節度彰
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遂先入汴說韓弘
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

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唄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歲帝舜在位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

年九十三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菓後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今古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當時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令盛也今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致灼頂燔指十百爲群解衣散錢自

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貳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弔於其國必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

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特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諍帝曰愈言朕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

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得表頗感悟欲復用之特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卽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曰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澤網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物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爲吏民羞以偷活於此也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

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終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頑不靈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彊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屬民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

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庭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庭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既坐庭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

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讙曰善庭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庭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耳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庭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庭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

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友交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期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相表裏而佐佑六經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有文集四十卷女婿李漢爲之序子昶亦登進士

顔師古

師古字籀其先琅琊臨沂人祖之推自高齊入周終隋黄門郎遂居關中爲京兆萬年人父思魯以儒學顯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參軍事師古少博覽精故訓學善屬文仁壽中李綱薦之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其年弱謂曰安養劇縣子何以治之師古曰割鷄未用牛刀素驚其言大後果以幹治聞時薛道衡爲襄州總管與之推舊佳其才每作文章令指摘疵短俄失職歸長安不得調窶甚資教授爲生高祖入關謁見長春宮授朝散大夫拜燉煌公府文學累遷中書舍人專典機密師古性敏給明練治體方

軍國務多詔令一出其手冊奏之工當時未有及者
太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封琅邪縣男以母喪解服除
還官歲餘坐公事免帝嘗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寖訛
詔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
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詰師古師古輒引晉宋舊文隨
方曉荅誼據該明出其悟表人人歎服尋加通直郎
散騎常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學者賴之俄拜秘
書少監專刊正事古篇奇字世所惑者討析申熟必
暢本源性簡峭視輩行傲然罕所推接既負其才早
見驅策意望甚高及是頻被譴仕益不進罔然喪沮

乃闔門謝賓客巾褐帬帔放情蕭散爲林墟之適多
藏古圖書器物書帖亦性所篤愛與撰五禮成進爵
爲子又爲太子承乾注班固漢書上之賜物二百段
良馬一時人謂杜征南顏秘書爲左丘明班孟堅忠
臣帝將有事泰山詔公卿博士雜定其儀而論者爭
爲異端師古奏臣撰定封禪儀注書在十一年于時
諸儒謂爲適中於是以付有司多從其說遷秘書監
弘文館學士十九年從征遼道病卒年六十五謚曰
戴其所著漢書急就章大顯于時永徽三年子揚廷
爲符璽郎表上師古所撰匡謬正俗八篇

孔穎達

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
闇記三禮義宗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
記王氏易善屬文通步曆嘗造同郡劉焯焯名重海
內初不之禮及請質所疑遂大畏服隋大業初舉明
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
國子秘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
儒耻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玄感家得免補太學
助教隋亂避地虎牢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遷國
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帝新即位

穎達數以忠言進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
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
耳已雖能仍就不能之人以資所未能已雖多仍就
寡少之人處資其多內有道外若無中雖實容若虛
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蒞衆
若其據尊極之位衒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
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除國子司業
歲餘以太子右庶子兼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事
多從其說以論撰勞加散騎常侍爵爲子皇太子令
穎達撰孝經章句因文以盡箴諷帝知數爭太子失

賜黃金一斤絹百匹久之拜祭酒侍講帝幸大學觀
釋菜命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後太子稍
不法穎達爭不已孔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
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剴切愈至後致仕卒陪
塟昭陵贈太常卿謚曰憲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
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
改爲正義云

張士衡

士衡瀛州樂受人父文慶比齊國子助教士衡九歲
居母喪哀慕過禮傅士劉軌思見之爲泣下奇其操

謂文慶曰古不親教子吾爲君成就之乃授以詩禮
又從熊安生劉焯等受經貫知大義仕隋爲餘杭令
以老還家大業兵起諸儒廢學唐興士衡復講教鄉
里幽州都督燕王靈夔以禮邀聘比面事之太子承
乾慕風迎致謁太宗洛陽宮帝賜食擢朝散大夫崇
賢館學士太子以士衡齊人也問高氏何以亡士衡
曰高阿那之凶險駱提婆之佞韓長鸞之虐皆奴隸
才是信是使中良外誅骨肉内離剝喪黎元故周師
臨郊人莫爲之用此所以亡後問事佛營福其應奈
何對曰事佛在清淨仁恕爾如貪惏驕虐雖傾財事

之無損于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聖人言之備矣
爲君仁爲臣忠爲子孝則福祚永久是而殃禍至矣
時太子以過失聞士衡因是規之然不能用也太子
廢給傳罷歸鄉里以禮教諸生卒于家

蓋文達

文達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竇
抗集諸生講論於是劉焯劉軌思孔穎達並以耆儒
開門受業是日悉至而文達依經辯舉皆諸儒意所
未叩一坐厭歎抗奇之問安所從學焯曰若人岐嶷
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焯爲之師抗曰水生於水而

寒於水其謂此邪武德中授國子助教爲秦王文學
館直學士貞觀初擢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爲蜀
王師王有罪文達免官拜崇賢館學士卒宗人文懿
亦以儒學稱當時號二蓋高祖於秘書省置學以教
王公子文懿爲國子助教既升席公卿更相質問文
懿譬曉客微遠近宗仰終國子博士

蕭德言

德言字文行陳吏部郎引子也明左氏春秋甫冠以
國子生爲岳陽王賓客陳亡徙關中詭浮屠服亡歸
江南州縣部送京師仁壽中授校書郎貞觀時歷著

作郎弘文館學士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德言等裒
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
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賚賜尤渥德
言晩節學愈苦每開經輒祓濯束帶危坐妻子諫曰
老人何終日自苦荅曰對先聖之言何復憚勞詔以
經授晋王時許叔牙爲侍讀同勸講王爲太子德言
又兼侍讀而叔牙亦兼弘文館學士德言請致仕太
宗不許下詔敦免封武陽縣侯進秘書少監久乃得
謝高宗立拜銀青光祿大夫全給其祿遣通事舍人
即家致問乘輿至肅章門引見禮遇隆重由是晋府

及東宮舊臣子孫並增秩賜金卒年九十七贈太常
卿謚曰博

王元感

元感濮州鄄城人也少舉明經累補博城縣丞兗州
都督紀王愼深禮之命其子東平王續從元感受學
天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錄事兼直弘文館是後則天
親祠南郊及享明堂封嵩岳元感皆受詔共諸儒撰
定儀注凡所立議衆咸推服之轉四門博士仍直弘
文館元感時雖年老猶能燭下看書通宵不寐長安
三年表上其所撰尚書糾繆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
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藁草請官給紙
筆寫上秘書閣詔令弘文崇賢兩館學士及成均博
士詳其可否學士祝欽明郭山惲李憲等皆專守先
儒章句譏元感掎摭舊義元感隨方應荅竟不之屈
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史
張思敬每爲元感申理其義連表薦之尋下詔曰王
元感質性温敏博聞强記手不釋卷老而彌篤掎前
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
議郎兼崇賢館學士魏知古嘗稱其所撰書曰信可
謂五經之指南也中宗即位以春官舊僚進加朝散

大夫拜崇賢館學士尋卒

啖助

助字叔佐關人也最精于春秋助考三傳舍短取長
又集前賢註釋補以已意爲集傳集註撮其綱例目
爲統助之學以爲左氏叙事雖多解意殊少公穀傳
經密于左氏至趙陸則直謂左氏淺于公穀誣謬實
繁但公穀守經左氏通史其體異爾丘明夫子以前
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焚書之後學者見傳及國語
俱題左氏遂引以爲丘明且左傳國語文體不倫序
事多乖定非一人所爲也蓋左氏廣集諸國之史以

解春秋子弟門人見事跡多不入傳或復不同故各
隨國編之以廣異聞自古豈止一丘明姓左乎助初
爲潤州丹宗諱改名質從助傳其學助製統例分別
疏通其義趙匡損益多所發揮纂而合之凡四十篇
助卒陸質與其子異繕錄以成唐志有質集注三十
卷今不存然纂例辨疑中大略具矣又有微旨二卷
行世

林全傳卷之十五

儒林全傳卷之十六

南昌魏顯國汝忠父纂輯
武林黃汝亨貞甫父參閱
龍舒吳用先體中父校正
廣陵徐桐仲材父全訂
冢孫後學魏維藩編次

周敦頤

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
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
決一訊立辨部使者薦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
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敦頤獨與之
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殺人以媚人吾不
爲也逵悟囚得免移郴州桂陽令郡守李初平賢之
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
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
者吾屬得所訴矣歷合州判官部使者趙抃惑於譖
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
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
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
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已任行部不憚

勞苦雖痒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
家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
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
謚議曰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洙
泗下逮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
觀聖道者必自濂溪始黃廷堅稱其胷懷灑落如光
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
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
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
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

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
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佈四時行焉五行一陰
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
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
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變化無窮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
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
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
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
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章發明太極之蘊說
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
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掾南安時程珦
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知道因與爲
友使二子顥頤受業焉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
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
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頤未悟訪敦頤對榻夜談越

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
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
伯從祀孔子廟庭子燾寶文閣待制

程顥

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徙河南高祖羽三司使父珦
仁宗錄舊臣後以爲黃陂尉歷知漢州熙寧法行珦
獨抗議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
大中大夫卒年八十五珦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
處唯恐有傷其意至於犯 埋則不假也前後所得
俸祿分贍親戚之貧者官 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

難文彥博蘇頌等表其清節詔錫帛二百官給其塟
顥始生神氣秀爽未能言叔祖母抱之不知釵墜後
數日方求之顥以手指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
驚異十歲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
十五六時與弟伊川從汝南周茂叔學遂慨然有求
道之志二十六歲第進士調鄠縣主簿再調上元茅
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
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
而脯之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
濟始至邑見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

弗爲自是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時謝
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
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師役卒甚多何爲不
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
人不欺故假之耳移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
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出懷
中書所記爲驗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
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以事至縣者
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
助患難相卹而姦僞無所容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

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
爲易置民愛之如父母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
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神宗素知顥名
數召見從容咨訪一日論事久報正午始趨出庭中
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不飾詞辨獨以誠意感
動乎上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
爲先有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帝俯躬曰當爲卿戒
之因論人材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帝曰朕何敢如
是一日極陳治道上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顥愀
然曰陛下此言非朝廷之福也他日又言於上曰先

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
傳聖人之心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
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上
召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
可使臣掇拾群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嘆賞以
爲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喚作啞御史只是要格君
心時王安石更法令言者攻甚力顥被旨赴都堂議
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
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顥
條爲帝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公利最後

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縱使徼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既與不合安石謂曰公之學如上壁顥曰叅政之學如捉風後安石逐不附已者獨不及顥曰此忠信人也神宗重其去屢請不許顥闔門待罪乃除提點京西刑獄固辭曰臣言是顥行之如其妄言願賜顥責改僉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顥公直以為已所不

如時內侍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顥以法拒之昉請於執許調八百人天方大寒昉虐用之衆逃歸群寮畏昉欲勿納顥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啓門撫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驩踴而入具以事聞得不復遣昉亦不敢訴曹村埽決謂帥劉渙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為請盡以廂兵見付顥帥遂以鎮印授之顥親臨決隄激勵士卒議者以為勢不可塞徒勞民耳顥命善泅者先渡決口引大索以濟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顥求

監局以便養得洛河竹木務歷年不敘伐閱特遷太常丞帝欲命修三經義執政沮之以知扶溝縣境有廣濟蔡河瀕河惡子無生理顥脅取行舟財貨顥捕得一人盡得其黨類貫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縴為業且察為姦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震灼隣邑競侈供帳悅之吏來請顥曰吾邑貧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中正數往來境上卒不入顥初領扶溝不數月以薦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歸舊任歲餘坐獄囚逸責監汝州鹽稅創溝洫學校之法皆幾成而廢帝崩詔至

洛顥謂韓宗師曰君實與叔相矣韓曰二公當何如曰若與元豐大臣分黨則衣冠之禍未艾也嘗曰新政之壞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又曰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為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為落便宜苟如是尚是為已其心猶不在朝廷哲宗立召為宗正寺丞平生有意經濟及是微還世方冀大用未赴而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年五十四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溢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忿厲之容遇事優

爲雖嘗倉卒不動聲色嘗慨秦漢以來斯文久湮欲
振而起之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
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
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
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
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
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
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
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
可以入道又所著定性書實闡聖學之秘與太極圖

說相表裏天下學者咸傳誦之先生坐如泥塑人接
人則渾是一團和氣潞公採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
生顥嘗爲安石條例司官屬頤撰行狀辭之朱熹謂
顥乃大賢以上作用謚曰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廟

程頤

頤字正叔少與兄顥受學於周茂叔年十八上書闕
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胡瑗試
諸生顏子所好何學論頤論謂學以至聖人之道大
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嘗與進士舉值廷試報罷遂不
復試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執政具其疏頤力學好古
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
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詔爲西京國子教授辭
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入見擢崇政殿說書疏言習
與知長化與心成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
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
名儒入侍勸講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
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
諫聞帝宮中盥避蟻頤奏願推此心以及四海神宗
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乞改賀爲慰既除有司請
開宴頤言除喪設宴是喜之也蘇軾每疾頤不近人

情至以俚語相侮頤門人賈易朱光廷不能平上疏
攻軾胡宗愈顧臨因頤議更張國子條制及請經筵
坐講不合連章劾頤不宜用孔文仲又極論請罷歸
田里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力辭不報父喪終三省
奏除頤館職太皇太后謂其不靜蓋蘇轍沮之復除
西監加直秘閣力辭御史董敦逸摭疏中怨望輕躁
語去官紹聖追貶元祐諸臣目爲姦黨頤坐貶涪州
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徽宗立移峽州俄敘復又奪
於崇寧黨禁弛復宣義郎致仕卒於家年七十五頤
之學自謂與兄同蓋以誠爲本以聖人爲師張載稱

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頤晚年著易春秋傳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師道尊嚴淵源所漸皆爲名士涪人祀於北巖世稱伊川先生後詔贈直龍圖閣學士時同顯賜謚曰正公封伊陽伯從祀孔廟

張載

載字子厚大梁人祖復集賢學士父廸殿中丞知涪州卒於官遂家於郿載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十八上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二程至與論易語人曰二程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遂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第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召鄉之高年者宴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遷著作佐郎僉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召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授崇文院校書王安石問新政載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宜有不受命者矣會弟戩以言新法得罪乃謁告西歸移疾屏居橫渠故廬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志道精思未嘗須臾忘也毎告諸生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

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斂學校之法呂大防薦宜還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會有言欲行古冠婚喪祭之禮禮官以爲古今異俗子厚獨以爲可行議卒不決復以疾歸年五十八次臨潼而卒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書曰正蒙又作西銘程頤謂其明理一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賜謚曰明公封郿伯從祀孔廟

朱熹

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父松字喬年第進士歷司勲吏部郎秦檜决策與金虜議和松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諷御史論松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甞從群兒戯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紹興十八年第進士主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輔臣薦召以疾辭孝宗即位求言熹上封事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

事物之變自然意誠心正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願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隆興元年復召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其二言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初促就職既至而洪造爲相復生和論不合歸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丁内艱

工部侍郎胡銓薦與王廷珪同召以未終喪辭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宜褒錄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主管台州崇道觀再辭不允淳熙二年除秘書郎力辭乃主管武夷山冲祐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値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心術公平正大然後有所繫以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然後

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相所竊者皆陛下之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除熹提舉

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辭會
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
事即日單車就道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
之說次言近習便嬖側媚之態足以蠱心志胥吏狡
猾之術足以眩聰明雖欲微抑此輩之勢日重雖欲
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
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
邪佞充塞貨賂公行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
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
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拜命日鈎訪民隱郡縣

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於救荒之餘隨
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責躬
求言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
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
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監司守臣之無狀者
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知台州唐
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郎御史
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
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
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

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疏詆程氏學日以沮熹淮
又擢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道學者假名以
濟僞願擯棄勿用蓋指熹也詔以熹主管台州崇道
觀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
江西刑獄公事淮罷相遂入奏首言刑獄失當次言
經總制錢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
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
無乃燕閒蠖濩之中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
其根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果天
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

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是行也有要之於路
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學惟
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時內侍甘昇尚在熹
力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
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
本部侍郎林栗劾熹周必大薛叔似援之乃令依舊
職江西提刑葉適上疏與栗辨胡晉臣論栗喜同惡
異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奉祠未踰
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
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

有重病內自心腹外四支無一毫一髮不受病者且
以天下之大本在陛下之心今日急務則輔翼太子
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
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進師
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
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
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
陛下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正其左右果
有如此之效乎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
之後稱職者鮮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

厠於其間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
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至於選任大臣則
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
人而後可以任哉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
蔽若用剛明公正之人則恐其有妨而不得肆是以
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
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
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
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
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

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
穴盤據於其間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頽敝於下
大率習爲軟美依阿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
詩文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
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衆排指爲道學而禁錮之必
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
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
入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
之需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
以私人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曾聞其能易敵

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
促日峻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
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
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蘄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
貴將以付軍中使自什伍以上保稱材武陛下以爲
公薦可以得人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
帥哉彼智勇才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
之門而陛下之所得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激勸士
卒以强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本在於陛下之一
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矣疏入夜漏下七刻

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子宮
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即
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
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無名之賦以習俗未知禮
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常病經界不行會朝
論欲行泉汀漳三洲經界熹乃訪事宜上之宰相留
正泉人也其里黨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
訟其擾人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
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修撰主管南
京鴻慶宮再辭優詔不允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

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
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
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
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
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優詔不允辭乃拜命寧宗
即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除煥章閣待制侍講
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
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今已三月
矣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陛下盡負罪引慝
之誠致溫凊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時論者

以爲上未還大內則明體不正而疑議生有旨修葺
舊東宮爲屋三四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
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
恐上帝震怒災異數出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
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貼於死亡或能怨望忿切以
生他變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
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
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
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罷修葺東宮
之役而就慈福重華草創寢殿使庵可居又下詔願

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
服紫袍執控馬前者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
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號令
之弛張人才之進退一委之二三大臣反覆較量有
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推制臨決則不惟近習
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巳私而陛下亦得以
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筭矣若夫山
陵之卜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
皇之遺體得安而宗社生靈皆蒙福矣疏入不報熹
又奏漢文短喪歷代因之三綱不明千有餘年壽皇

聖帝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遂用漆紗淺黃之服臣竊痛之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議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禧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汝愚雅不以復祀禧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爲神宗得禮之正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即毀徹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

之立韓侂胄用事熹憂其害政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内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不可縷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驛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初趙汝愚既相中外引領望治熹獨以侂胄爲慮既慮爲上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勿使得預朝政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

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依舊秘閣修撰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從之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及諸門人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乞辨眞僞劉德秀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僞學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

不軌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而熹日與諸生講學於竹林精舍熹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諡曰文加贈寶

謨閣學士理宗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公始熹
父病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
三人學有淵源吾即死汝往事之延平李侗老矣熹
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
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所著書
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大學中庸章句或問
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証
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
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
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學庸語孟訓說并

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俱立在學官淳祐元年詔以
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黃幹曰由孔子而後曾
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
繼其絕至熹而始明蓋知言也熹季子在吏部侍郎
曾孫浚兵部侍郎

儒林全傳卷之十六 終

儒林全傳卷之十七

穆修

修字伯長宋時汶陽人也師陳摶傳易學性豪褊少
合人有書其詩於禁中者真宗見之而問或對曰穆
修上曰有士如此何以不薦宰相丁謂對曰此人行
不逮由是上不復問登進士第爲潁州文學參軍當
時呼曰穆參軍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修因丐于
所親得鏤板印數百帙携入京肆之有儒生數輩至
肆共取閱伯長奪取怒視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
句當以全部相送遂終年不售時學者方事聲律未

知古文修始爲之倡其後尹洙從之學古文又傳其
春秋學伯長之學得自陳摶按摶字圖南賜號希夷
亳州人隱居華山多閉門獨臥至百餘日不起周世
宗召至闕下問黃白之術曰陛下爲天下君當以蒼
生爲念豈宜留意於爲金乎世宗不悅放還山太宗
即位再召之宰相宋琪等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
道可以授人乎曰練養之道皆所不知然正使白日
昇天何益於世聖上有道仁聖之主正是君臣合德
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練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
上喜甚太宗問曰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致否對曰堯

舜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淨爲治即今之堯舜也夫以傳之言如此其學術可窺而伯長之淵源亦可覩矣故朱子曰世但以圖南爲學神僊術非知圖南者也圖南之傳直至康節而張敬夫又曰濂溪始學陳希夷當必有據云

呂希哲

希哲字原明封榮陽公壽州人正獻公呂公著之長子公著字晦叔晦叔甚愛原明教之事事循蹈規矩遣師焦千之胡安定復從明道伊川橫渠游知見日益廣大棄科舉一意古學讀書平直簡要未嘗專主

一說不私一門以知言爲先自得爲本躬行爲實務略去枝葉直截徑徒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者以蔭入官爲說書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爲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爲郡令公帑多畜鰻魚諸乾物及笋乾蕈乾以待賓客以減鷄鴨等生命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壞轎人俱墜浮於水而原明安坐轎上神色不動從者有溺死者後自省察校量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微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居宿州眞楊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或至絕糧數日處之宴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每日讀易一爻不以毫髮事干人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字擾公私或問原明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下焉者且自思曰若荅他却與彼等忿心亦自消也政和中卒年七十八朱子曰呂氏家傳深有警悟人處然考其學問初不失程氏之宗晦叔自幼講學即以治心爲本爲端明殿學士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晦叔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晦

叔曰堯舜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志所以爲堯舜也晦叔晚益究禪理每勸司馬君實留意曰所貴佛學者直貴其心術簡要耳非必事事服習爲方外人也蓋其家學相傳如此夫自修則正心治心用世則知人安民聖學如是止矣又烏論其他

邵雍

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祖徙衡漳父徙共城堯夫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年二十遊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已而歎曰昔

人尚友於古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
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北海
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
六十四卦圖象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
妙悟神契多其所自得嘉祐詔求遺逸授將作監主
簿復舉逸士補潁川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
疾不之官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
號安樂先生每旦焚香燕坐晡時酌酒命之曰太和
湯微醺即止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風雨常不出出
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

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皆讙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
復稱其姓字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
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
雍德氣粹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群居燕笑不爲甚
異未嘗談人之短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語人人
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是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
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卒迫不可爲或投劾去
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
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程顥初侍其父識雍退而
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

知顥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嘗自號無名公[illegible]
名公傳熙寧十年夏感微疾笑謂司馬光曰雍欲[illegible]
化一巡光曰未必至此堯夫笑曰死生亦常事張[illegible]
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堯夫曰[illegible]
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載曰先生
知天命矣載尚何言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
力願自主張堯夫曰無可主張者伊川又問從此永
訣更有見告乎堯夫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
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一日伊川又
往視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無事否答曰你道生薑

樹上生我也只得依你說一日有新報堯夫問其有
甚事曰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郤幽州也七月初四
日大書詩一章生于太平世長于太平世死于太平
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
愧雍疾病司馬光張載與顥兄弟晨夕候之將終衆
議喪葬事外庭雍聞所言召子伯溫曰諸君欲葬我
近城地當從先塋爾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
元祐中謚康節程明道誌其墓曰自七十子學於仲
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
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

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

邵伯溫

伯溫字子文父雍與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顥兄弟爲友伯溫入則聞庭訓出則事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行爲再世交故學益傳元祐中以薦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蔡確之罷相也邢恕亦被黜

移知河陽閒道謁確於鄧謀造定策事恕出司馬光之門又與子康同登科第及是康父喪除請闕恕約康會河陽伯溫止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召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爲後日之悔既而恕果勸康作書稱確有定策功以爲他日全身保家計康竟如其請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至河陽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爲証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詩謗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命康分析康始悔不用伯溫言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問康素謂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爲西京教授教之伯溫既至門語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力學不懈卒有立章惇嘗事康節及爲相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謂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猶薦之於朝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其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別君子小人戒

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之謗伯溫既辯之又著爲書名曰辯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嶽廟歷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爲宣撫使士大夫求速化者爭出其門伯溫聞貫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權提點成都路刑獄蜀人德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贈秘閣修撰初康節嘗語伯溫曰世亂蜀安稍可寧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

惜然既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以貽後日搢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温游及當相乞行追錄始得贈焉鼎又嘗表伯温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温出處云所著又有辨惑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皇極經世序觀物内外篇解等書

張栻

栻字敬夫漢川綿竹人忠獻公浚之子也頴悟夙成

長師胡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之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顔錄以蔭補官孝宗新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内贊密謀外參庶務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稽古親賢以自輔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遂定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浚已没栻

嘗奏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繼今已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强雖折不撓遲以歲月何功之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于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奏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以其胸中之誠也今規畫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力詆敵勢衰弱可圖栻見上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輔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因所奏疏讀之曰必勝之形當

在于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内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上爲歎息褒論以爲前始未聞以論也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盜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栻亦以爲言上問其實即詔罷之兼侍讀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于敬畏亂起于驕淫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閤門事張說除僉

書樞密院事栻夜草疏極諫且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栻奏再上命遂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栻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諠譁說竟以謫死栻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憚之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除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部內荒殘多盜栻簡州兵籍黜卒伍健者日習月按中嚴保伍法諭溪洞兇豪毋相殺掠朝廷買馬横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栻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

之諸蠻感悅歲得善馬治行聞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秘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群盜皆遁去并淮奸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埸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以狥于境而縛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寵栻劾請論罪不報栻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冲祐觀病且死手疏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已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栻有公輔之望卒年四十八世咸惜之學者稱爲南軒先生栻嘗言學莫先於義利之辨有所爲而爲皆利也朱子謂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云所著有論語說及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等書

陸九齡

九齡字子壽金谿人唐宰相希聲八世孫也父賀有學行爲鄉里所宗九齡自幼頴悟稍長補郡弟子員秦檜當國士無敢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久之聞新博士學黃老不事禮法慨然歎曰此非吾所願學也遂歸家從父兄講學旁閱百家晝夜不倦悉通

陰陽星曆五行卜筮之說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入太學司業汪應辰舉爲學錄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桂陽軍教授以親老道遠改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冠剽廬陵聲揺旁郡舊有義壯以備寇群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服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及至興國俗儉嗇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歎綏引翼士類興起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興坐牀上與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

爲念至夕整襟正臥而卒年四十九寶慶二年特贈
朝奉郎直秘閣謚文達九齡與弟九淵相爲師友和
而不同學者號二陸廣漢張栻與九齡不相識晚歲
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呂祖謙常稱之曰所志者
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
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
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

陸九韶

九韶字子美九齡弟也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
行夜必續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九韶以訓戒之辭爲

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
列聽之所著有梭山文集

陸九淵

九淵字子靜梭山弟也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
窮際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謂人曰
伊川之言奚欲與孔孟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
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
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
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
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
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
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
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登乾道進士第歷國子
正除勑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復
讐之志至是訪勇士與議恢復大略因論對遂陳五
論一論讐耻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
經邦之職二論願至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
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
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
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輳貴溪有山登而樂之結

茆其上其形如象名曰象山因稱象山先生嘗謂學
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
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
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
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
皆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涉人倫者
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
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向善惡皆素知之郡以爲
神申嚴保伍之法郡盜屛息荆門爲次邊而無城九
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間爲四集之路遂請於朝而城

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征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
集稅入日增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
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
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每旱
禱即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丞相周
必大稱九淵荊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一日九淵語
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
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
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年五十四會
葬者以數千謚文安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所

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
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
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
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有學者因無極之辨貽書
元晦詆子靜元晦復書云自南渡以來八字着腳理
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子靜而已某實敬其爲人未
可以輕詆之也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
子持之所著有易提綱諸經雜說

楊簡

簡字敬仲慈谿人父通奉公庭顯刻意爲學其功甚
容敬仲生之夕祥光外燭四廂望之以爲火也稍長
入小學便儼立若成人通奉公嘗令默自反觀敬仲
服膺是訓不懈踰弱冠入上庠每試輒魁敬仲入院
時但面壁坐日將西乃方舒徐展卷下筆若波注二
十八歲居太學循理齋首秋初夜冥坐於床方復反
觀忽覺得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吾心外乾道五年
舉進士授富陽簿象山新第歸過之象山長敬仲才
二歲素相呼以字爲交友留半月將別去則念天地
間無疑者平時願一見莫可得遽語離乎復留之夜
集雙明閣上數提本心二字每謂某感陸先生尤是

不再答一語若更云云便支離去矣已而觀故書猶
若有疑終夜坐不寐天曈曨欲曉忽灑然如物脫去
乃益明淳熙元年春喪母去官尚覺日用酬應未能
無礙沈思屢日偶一事相提觸亟起旋草廬中始大
悟於是變化云爲縱橫交錯萬變虛明不動如鑑中
象矣服除授紹興府理掾二府史觸怒帥送獄勘之
敬仲白無罪命勘平日敬仲曰吏今日實無罪必摘
摘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敬仲爭愈力帥
知不可屈遂已常平使者朱熹爲之差淛西撫幹乃
令督三將兵軍政大修衆大和悅改知嵊縣丁外艱

服除知樂平縣首登講席邑之大夫士咸會誨之曰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大至高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人所自有不待外學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觳觫誰無不忍之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往救之心是謂仁義之心是謂良心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即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而頗爲營營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熏灼其切惜之敢宣以告誨之諄諄不倦其言坦易明白人人可曉諸士一旦得聞在會有泣下者紹熙五年召爲國子博士既

赴監講乾繇及覆數千百言發人心固有之妙欣欣然人自慶幸咸謂先聖贊易後未之聞也會逐丞相趙汝愚敬仲上書遭斥主管台州崇道觀嘉定元年寧宗更化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輪當面對遂極言時獘陳經國之要三劄惻切上數俯首諦視至讀饑民相食處歷額久之人爭傳誦流至北境見者輒雪涕舉兩手曰此江南楊夫子也三年旱蝗詔求直言敬仲上封事言臣聞旱者災厲之氣三才一氣如人一身腹臟作楚則四體頭目亦爲之不安人事乖厲則天地之氣亦感應而爲乖厲又次言改過聖賢之大

德近世士大夫多以改過爲恥故人亦不敢忠告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譽諸賢競議新法安石豈不動心致疑而決策不回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人類進禍及國家陛下取群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擢使凡建議不遂非飾辭則集衆智歸於一是國家何事不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于今日矣授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奏問曰陛下自信此心即大道乎上曰心即是道略無疑貳之色曰日用如何上曰止學定耳口定無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澄明上曰日用但勿起意而已因贊曰至善至善不起意則

是非賢否自明此日復奏問曰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乎上曰是如此曰賢否是非已歷歷明照否上曰朕已照破曰如此則天下幸甚問答往復漏過八刻敬仲出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奏請改史法從編年之舊謂孔子作春秋書其年其月其日其事人讀之以爲是者道也以爲非者非道也如此而書大道自明自司馬遷改編年爲紀爲世家列傳使後世見事見人而不見道蹶不果上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得溫州到郡首訪賢者禮致之示標表雖不督賦而財未嘗匱不設法不立額而課未嘗虧

士咸向方知務學有冒同姓登科者既數年矣絢乃
感悟詣先生繳納出身在郡奉養非薄曰吾敢以赤
子骨血自肥乎民愛之如父母咸畫像事之遷駕部
員外郎老稚扶携緣道傾城哭送入對奏言宜盡掃
喜順惡逆之私情則善政盡舉獘政盡除民怨自銷
禍亂不作累遷將作監兼實錄檢討官時金人大饑
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列弓弩臨淮水射之退
敬仲慼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
子况此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與之斬斗升
粟而迎殺之斷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

道也哉即日上奏痛言之會有疾請去益力進寶謨
閣侍制提舉鴻慶宮理宗即位詔入見屢辭尋以寶
謨閣學士致仕三月二十三日卒年八十有六學者
稱慈湖先生云

劉絢

絢字質夫其先常山人後徙河南祖舜卿虞部郎中
父師旦朝散大夫絢以祖蔭爲壽安主簿移長子令
督公逋如期而集迄去不笞一人歲大荒旱府遣吏
視傷所蠲稅財二三絢力爭不得還其牓請易之富
弼歎曰劉絢古縣令元祐初大臣相繼以經明行修
薦爲京兆府教授又爲太學博士卒年四十三絢自
結髮從程顥學篤信而固守之顥每言他人之學敏
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絢深於春秋
作傳未就病劇尚以例類質其父將終啓手足自盟
垂絕猶道詩書語可謂力學者也

李籲

籲字端甫洛陽人第進士元祐中爲秘書省校書郎
卒籲與劉絢才器志尚頗相同程頤嘗稱二子可以
大受及相繼早沒追悼之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
使學者視傚而信從者籲與絢有力焉

謝良佐

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
四先生初上蔡見明道先生先生語之曰此秀才展
拓得開將來可望也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
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
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
敬遂與學焉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
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上蔡天資篤實事
有未徹則顙有泚其憤悱如此記問該贍程顥談及
前史所引不失一字顥以玩物喪志警之初未之信

後乃省悟程頤與之別一年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頤點頭因語在坐同志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或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上蔡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爲甚恁地嘗言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予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

事眞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或問上蔡色慾想絕多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年來矣所以斷者當初有爲之心多欲有爲則當强盛方勝任得故斷之又用導引吐納之術非爲長生如家道也亦以助着吾浩然之氣耳氣强則勝事然色欲自別當作兩般理會登徒子不好色而有淫行色出於心去不得淫出於氣又問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今日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並無健羨心上蔡晚與朱震兄弟論學謂一部論語大義只師冕見及子見齊衰者二章可以該之所著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於世

游酢

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並以文行名明道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明道與扶溝學酢應其招因受業焉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蕭山尉以薦爲太學錄遷博士乞外以便養得知河陽縣范純仁判官河南待

以國士有疑輒咨之純仁移守頴昌辟自隨爲學教授及入相復以爲太學博士純仁罷酢亦請外僉判齊州移泉州徽宗立擢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卒年七十一酢性穎悟有治劇才時修奉祠館編民困於征調所至騷然酢更數郡處之裕如民不勞而事集所著有易說詩二南義中庸義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

呂大臨

大臨字與叔藍田人早學於張橫渠後見二程而卒業焉以門蔭入仕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掩祖宗

之德與叔嘗云性一也流行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
性也有三人焉皆一目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
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廣廷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
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耳作中庸解略云
所謂中者性與天道也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
無物則必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
無聲形接乎耳目而可以道也必有事焉者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古之君子立則見
其叅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是何所見乎洋洋乎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果何物乎學者見乎此則

庶乎能擇中庸而執之隱微之間不可求之於耳目
不可道之於言語然其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
能應者正惟虛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又曰中者不
易之定理故以爲教如此則是以中爲一好事用以
立教非自然之理也與張天驥書云我心廣大如天
地視其形骸之身但如螻蟻耳與叔後來亦看佛書
朋友以書責之與叔云某只是要看他道理如何元
豐庚申歲伊川行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
伊川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
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伊川不覺歎曰千錢可惜

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亡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
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
亡人得又何歎乎伊川曰使人得之則非亡也吾歎
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與
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
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也如此與叔曰夫數子之
言如何伊川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
之言則有體而無用也伊川云與叔六月中來緱氏
閒居中某嘗窺之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
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楊龜山云晉

伯兄弟中皆有見處晉伯作詩咏曾點事曰函丈從
容問且酬展才無不到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
春風咏不休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
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晉伯
名大忠與叔之兄也與叔作禮儀詩云禮儀三百復
三千酬酢天機理必然寒卽加衣饑卽食孰爲末後
孰爲先克己詩云克己工夫未肯加吝驕封閉縮如
蝸試於清夜深思省剖破藩籬卽大家作克己銘曰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於物
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

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於天
孰敢侮予且戰且慄勝私窒慾昔爲寇讐今則臣僕
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之
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
痒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
睎之則是初與叔婦翁張天祺嘗謂人曰吾得顏回
爲壻矣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范祖禹
爲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爲講官未及用而卒朱子
曰與叔本是箇剛的氣質涵養得到如此故聖人以
剛爲君子柔爲小人若不剛終不能成

尹焞

焞字彥明一字德充洛人祖源在文苑傳父林虞部
員外郎焞少師事程頤紹聖中嘗應舉發策有誅元
祐諸臣議焞歎曰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
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
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
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頤沒焞聚徒洛中非吊喪
問疾不出戶靖康初种師道薦焞召至京師不欲留
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等合薦不報次年
金人陷洛闔門遇害焞死復甦門人舁至山谷中而

免劉豫命僞師趙斌以禮聘焞不從則以兵恐之焞
自商州奔蜀止於涪涪頤讀易地也闢三畏齋以居
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冲舉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
崇政殿說書以疾辭范冲奏給五百金爲行資遣漕
臣奉詔至涪親遣紹興六年始就道左司諫陳公輔
疏攻程氏學焞至九江上奏曰焞實師頤垂二十年
學之既專自信甚篤舍其所學是欺君父遂留不進
復因薦以秘書郎兼說書趣起之焞始入見就職八
年除秘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政事劉大
中曰焞學問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

是朝廷氣象遷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
筵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辭權禮部
侍郎兼侍讀時金人來議和焞上疏曰父母之仇不
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陛下信仇敵之譎詐而覬
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臣切爲陛下痛惜之又移書
秦檜言今此使在庭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天下有
被髮左衽之憂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
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有功而罰當罪勿以小智
孑義而忘大功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焞固辭新命九
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

當去者五乞放歸田里疏上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焞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庭以禮留之張浚趙鼎既去秦檜當國遂不復留十二年卒年七十二焞質直弘毅實體力行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於世

楊時

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熙寧九年第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顥於穎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自送之曰吾道南矣顥死又見程頤於洛時年已四十事頤

愈恭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時疑其近於兼愛與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左右會有使高麗者國王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趣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

已銜尾矣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覆軍殺將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覆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

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遂以時兼國子祭酒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謂守財之言非正理其後王黼以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爲驕宰制

萬物費而不爲侈安石倡爲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滛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習王氏學取科第已久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罷祭酒尋累疏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辭直學士改待制陛辭猶上書乞徵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繼除兼侍讀累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從其請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年八十三卒謚文靖時浮沉州縣四十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朱熹張栻得程氏之學其源委脉絡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云

羅從彥

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爲博羅主簿聞同郡楊時得程氏學慨然慕之時爲蕭山令徒步往學焉見時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嘗聞伊川說甚善卽鬻田裹糧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謝曰聞之龜山具是

矣迺歸卒業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龜山于將樂溪上吟詠而歸恒充然自得也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小人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

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明道者多故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於是明道者寡故忠義行之者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

李侗

侗字愿中劒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以書謁之其略曰天下有三本父生之師教之

君治之闕一則本不立洙泗之徒得夫子而益明孟氏之後眞儒不復見於世其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先生得不傳之道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莫知所以然執不顧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從之累年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既而退居山中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懽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其接後學答

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嘗以黃庭堅之稱周茂叔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常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一篇之指要也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侗既閒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論事感激動

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人主當於此留意朱松遣子熹從學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松以謂知言熹亦稱侗姿禀勁特充養完粹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截然不可犯卒年七十一謚文靖學者號延平先生子友直信甫皆第進士信甫仕至廣東江東提刑嘗爲監察御史以特立不容於朝云

黃榦

榦字直卿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

行直道著聞瑀沒榦往見淸江劉淸之淸之奇之因命受業朱熹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熹語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及張栻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所望于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榦寧宗即位熹命榦奉表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毋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衆熹編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榦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榦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歷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榦一夜夢井中有人累

於磔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饑荒政具舉民大感悅即郡治後鳳棲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冲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乃請于朝創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而興役幹日以五鼓坐于堂使各官人聽命以一日成筴授之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蹈於水生爾者黃父也制置李珏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禀議榦即日解印趨制府先是榦移書珏有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爲之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珏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榦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其將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榦知不

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秘閣謝客晏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已退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五關失守則蘄黃決不可保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也其他言皆[illegible]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黃蘄繼失守言遂力辭去　尋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

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為御史李楠所劾祠幹入荊湖幕府奔走諸閫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幹及倅安豐武定諸皆歸心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幹倜儻有謀及守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幹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群起擠之幹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許之特受承議郎卒贈朝奉郎錄其子謚

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李燔

燔字敬子建昌人紹熙元年第進士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燔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儆焉既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即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熹熹嘉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迺從熹折衷諸生畏服熹沒學禁嚴燔率同列往會葬不少怵九江守薦召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為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除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洞寇作亂燔請自往駐兵萬安察隅保之尨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辨士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迺視民稅產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為封職不時點閱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黥籍而民譸張持空券益不售燔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燔又入劄爭之漕司即馳禁改通判潭州眞德秀為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當是時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曰三綱所關自是薦辟不復出矣迺以

直秘閣奉祠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李心傳以燔對曰朱熹高弟經術行義亞黃幹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謚文定錄其子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過七考學者宗之與黃幹並稱孫鑛登進士第

張洽

洽字元德臨江人父綬第進士洽少穎異從朱熹學

傅極群書嘗取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
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熹嘉其篤志時行
社倉法洽貸縣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
其本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右經界
不正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吏姦無所匿改袁州
司理叅軍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有兄弟訟財者洽
諭之曰冐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
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民有殺人斷其子焚之洽治
其獄無狀俄夢有人拜于庭示以傷在脅翌日委官
上其事果然知永新縣湖冦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

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冦未嘗至乃
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又結約土豪得其懽心未
幾南安舒冦將犯境聞其有備乃去用薦通判池州
歲大旱禱弗應洽言於提點常平袁甫辯冤獄白守
寬催科三日果大雨後從其請與祠時袁甫提刑江
東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長洽曰是先師之跡也
其可辭已復謝病去端平初用薦召都堂審察不赴
除秘書郎尋遷著作郎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
秘書待洽洽固辭遂除直秘閣主管建康崇游觀嘉
熙元年以疾乞致仕數月卒年七十七卒後一日有

旨除直寶章閣洽自少用力于敬故以主一名齋所
著有春秋集注春秋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略
子樅檉腸同進士[illegible]

陳淳

淳字安卿龍溪[illegible]習舉子業林宗臣授以近思錄
淳遂盡棄其業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數語
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
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其語學者曰盈天地間千條
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
工夫惟當開拓心胸須萬里明徹然後可以語孔孟

之學須明三代法度通之于今而無不宜然後可以
語王佐事業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王進退
之機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強弱之證此
語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淳性至孝弟妹未
有室家者皆婚嫁之甃宗族之喪無歸者世雖不用
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
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過嚴陵郡守鄭之
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
家宗旨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
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

廸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等書集

李方子

方子字公晦昭武人性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謂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入太學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守眞德秀以師友禮之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通書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宮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眞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嘗語人曰吾於學問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嘗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漬爾其亡也天子閔之與一子恩澤

黃灝

灝字商伯都昌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政化為本薦除登聞鼓院光宗卽位歷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時旱蝗盈野或食其子持一牒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蹙然有旨停閣夏稅遂奏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削兩秩而徙其錮閉之請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西提點刑獄告老不赴卒灝性端飭以孝友稱朱熹守南康灝執弟子禮熹沒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云

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內外交害
身播國屯兵交闕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平肆
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導
陛下而爲之臣切爲陛下不取臣言不逮意陛下以
臣之爲取願少淸問以畢臣說帝遣內侍皇甫繼明
就問又上疏曰陳勝起於擾戍黃巢出于凶飢隋煬
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
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
薦飢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
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飢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於

肘腋外敵將無覬覦於邊陲乎先帝嘗欲北平幽朔
西取繼遷大勲未集用付陛下則群臣未嘗獻一謀
畫一策以佐陛下而繼先帝之志者及務卑辭重幣
求和於契丹屢國廢爵姑息於繼遷撰造祥瑞假托
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飢民冀其
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勲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
爲奸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後天下數
有災變又言今野鵰山鹿郡國交奏秋旱冬雷群臣
幸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爲可罔
下民爲可愚後世爲可欺乎六年又上疏曰明皇禍

原缺第一葉

敗之迹有足爲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
此懷奸以事陛下也明皇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
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寄作失所雖有
罪巳之言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有覺寤斥遠邪佞
罷興土木無爲明皇不及之悔久之以父老請歸田
里不許以知容州居二年遷左諫議大夫罷待制還
糾察在京刑獄復出知河陽又求解官就養遷給事
中徙兗州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書復上疏曰昔漢
文成五利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暴
得寵用一旦發其奸誅于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

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
王鉷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既惑
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
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耶今朱能所爲或類於此
未幾能果敗仁宗即位乃召爲翰林侍講學士知審
官院判國子監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
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嘗畫無逸圖上之帝施於
講讀閣三請致仕不允求近郡優拜工部尚書復知
兗州詔須宴而後行以恭謝恩改禮部尚書既而累
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婢妾曰無

死婦人之手訃聞帝悼甚贈左僕射謚曰宣奭性方
重事親篤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頮常掇五經切治道
者爲經典徼言五十卷又撰祟祀錄樂記圖五經節
解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莊子爾雅文
子瑜有傳

李之才

之才字挺之青州人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質
朴無少矯厲師河南穆修修性寡合雖挺之亦頻在
訶怒中挺之事之益謹卒能受易初爲主簿權共城
令時康節居祖母服築室於蘇門山百源之上挺之

自造其廬問曰子何所學曰爲科舉進取之學耳挺
之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
教挺之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
願受教挺之曰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之乎曰
未也願受教于是康節始傳其學師禮甚嚴雖在野
店飯必襴坐必拜先示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
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受易終焉挺之器大難
乎識者久不得調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雍守孟
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郡僚多送出境
挺之獨别近郊或病之謝曰情文貴稱公實不我知

而出疆遠送非情豈敢以不情事范公及雍謫安陸
挺之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
恨知之晚尹洙以書薦於中書舍人葉道卿因石延
年致之曰參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爲古文章語直
意遂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而
安於卑位無仕進意人罕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
用於世必過人遠甚延年素不喜謁貴仕凡四五至
道卿門通其書道卿薦之遂得改大理寺丞爲緱氏
令未行會延年與吳遵路調兵河東辟爲澤州僉者
署判官澤人劉羲叟從曆法世稱羲叟曆有楊雄張

衡所未諭者實挺之授之在澤轉殿中丞去未幾卒
邵雍表其墓

楊泰之

泰之字叔正眉州人少刻志于學臥不設榻幾十年
慶元初類試調瀘州尉歷知嚴道縣攝通判嘉定白
厓砦將王墀引蠻寇利店刑獄使者寘墀于法又累
及餘人當坐死泰之訪知夷都實邀利店夷都蠻稱
亂不需引導因請釋之不聽乃去官宣撫使安丙薦
之曰蜀中名儒楊虞仲之子嘗逆臣吳曦之變勉有
位者毋動言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

危致命召泰之赴都堂審察以親老辭免丧知富順監去官以祿廪數千緡予隣里以千緡爲義莊知晋州以安居安岳二縣受禍尤慘泰之力白丙盡蠲其賦知果州踦零錢病民泰之以一年經費儲其羸爲諸邑對减上尚書省按爲定式民歌之曰前張後楊惠我無疆張謂張義實自發其端而泰之踵行之理宗即位趣入對言本朝德澤涵來斵丧無餘民無恒心何以爲感上奇其對以爲工部郎中遷軍器少監大理少卿紹定中入對言巴陵追降之命重於違群臣輕於絕友愛陛下居天位之至逸則思天倫之大

痛泰邸殁於房陵既行謚封又錄用其子今乃曰不當爲之後以貽他日憂何示人之不廣乎知重慶府奉祠卒所著克齋文集論語解老子解春秋列國事目公羊穀梁類詩名物編論孟類等書

孫復

復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介既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國子監直講召爲邇英閣祗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罷之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翰林學士趙槩等言復經爲人師不宜佐州縣留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卒年六十六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特官其一子

石介

介字守道兖州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

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以論赦書罷爲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七十丧以易教授於家魯人號徂徠先生入爲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衆常患文章之弊佛老爲蠹者怪說中國語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爲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

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其畧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同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既明且斷惟皇帝之德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曰子禍始於此矣介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年四十一會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書夏竦銜介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石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兗州以語官屬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提點刑獄呂居

簡亦曰介果走孥戮非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苟召問無異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乃免斷棺子弟羈晉他州久之得還介家故貧妻子幾凍餒富弼韓琦共分俸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于世

胡瑗

瑗字翼之泰州人甫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待鄰父見而異之與其父言曰後當爲國家偉器貧甚無以自給徃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三人同讀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以易經敎授吳中范仲淹愛而敬之以其子純仁從學爲景祐初范仲淹薦召與阮逸同較鍾律分造鍾磬各一虡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試祕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畧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敎授湖州瑗敎人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之禮其科條纖悉畢具有經義治事齋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召爲諸王宮敎授辭疾不行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鍾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于祕閣遂典作樂事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

丞賜緋袍銀魚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卒年六十七詔賻其家門人稱爲安定先生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禮部所得士安定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徃徃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爲瑗弟子也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者以安定爲首稱程頤常稱之曰安定之門徃徃知稽古愛民於爲政也何有

劉羲叟

羲叟字仲庚晉城人歐陽修薦其學術試大理評事

權趙州軍事判官及修唐史令專修律曆天文五行
志尋爲編修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以憂去詔令家
居編修書成擢崇文院檢討未入謝疽發背卒羲叟
强記多識尤長於星曆術數皇祐五年日食心時胡
瑗鑄鐘不和陝西又鑄大錢羲叟曰此謂害金與周
景王同占上將有心腹之疾後仁宗果不豫他所占
測皆驗預知死期自擇地先塋旁占庚穴以語其妻
如其言葬之著十三代史志劉氏輯曆春秋災異諸
書

何涉

涉字濟川南充人汎覽博古一過目終身不忘登進
士第范仲淹辟彰武軍節度使推官用龐籍奏遷著
作佐郎管勾鄜延等路經畧安撫招討司機宜文字
時元昊擾邊軍中經畫涉預有力累官尚書司封員
外郎卒詔恤有嘉官其一子涉長厚有操持事親至
孝平居未嘗談人過所至多建學館勸諸生從之游
者甚衆雖在軍中亦爲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
皆横經以聽有治道要術春秋本旨廬江集七十卷

周堯卿

堯卿字子俞道州人天聖二年第進士積官太常博
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爲師表未及用卒年五十一堯
卿幼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
意及母喪倚廬三年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人
以爲孝感所致於其昆弟尤篤友愛爲人簡重不校
慢巳者必厚爲禮愧之居官祿薄必以周宗族朋友
葬而後巳爲學不專於傳注以孔子一言以蔽孟子
以意逆志爲學詩之法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
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
逆志也其學春秋曰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
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

讀莊周孟子書曰周善言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
惡不謬於聖人孟善言性未至於盡巳之性能盡巳
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可與天地參有詩春秋各三十
卷文集二十卷

譙定

定字天授涪陵人學易於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
語以入定一日至汴聞程頤講道于洛棄其學而學
焉常言曰學所以明心也禮所以行敬也明心則知
性矣行敬則至誠矣孔門以博文約禮爲入道樞要
正在於此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

書以諭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
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楊寓邸舍寠甚一
中貴人偶與隣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
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上將用之會金兵
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
人指其地曰譙巖稱之曰譙夫子定易學得之程頤
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
者也定後不知所終

喻樗

樗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後徙嚴建炎末樗第進士質

直好義時趙鼎去樞筦居常山樗往謁因諷之曰公
之事上當使啓沃多而施行少啓沃之際當使誠意
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爲上客鼎都督川陝荆襄辟
樗爲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樗見鼎曰公自度此舉果
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
憂鼎曰策安出樗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閫今莫若使
其爲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
[illegible]撫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於是入奏遂起浚知樞
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心鼎笑曰子
[illegible]之功也樗於是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頃之以鼎

薦授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初金旣退師鼎浚相
得驩甚人知其將並相樗獨言二人宜同在樞府他
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
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
矣後稍如其言又常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
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與國家亦若是而已先
是樗與張九成皆言和議之非便秦檜旣主和言者
希旨劾樗與九成謗訕樗出知舒州懷寧縣通判衡
州已而致仕檜死復起歷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
淳熙中卒

劉子翬

子翬字彥冲建州崇安人忠顯公韐之仲子以父任
補官韐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廬墓三年服除通判
興化軍寇楊就犯閩境子翬書守備禦以素服戎事
賊不敢犯子翬始執喪致羸疾至是辭歸屏山下潭
溪之上俯仰其間盡棄人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
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或詠歌以自適間一走
忠顯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而返事繼母呂氏及
兄子羽盡孝友而督教任珙卒有立與胡憲劉勉之交
[illegible]見講學外無一雜言凡所與游皆海內知名士朱

元晦父韋齋公且死以元晦托子翬元晦以童子侍左右翬亦但以舉子見期元晦竊窺見其所自為與教人若不相似暇日請焉翬欣然嘉其志示之入門誨誘不倦一日元晦問入道次第翬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清靜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為道在是矣比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于易得入道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汝尚勉哉又作蒙齋記作十論自堯舜以至孟子皆揭明其大旨始得微疾即謁家廟泣

別母與親朋訣召侄珙付以家事指葬處處親戚孤弱之無業者既已則與學者論說修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彈琴賦詩澹然如平日居兩日而沒年四十七學者稱屏山先生

張九成

九成字子韶別稱無垢居士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幼時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子韶置卷斂衽曰精麁本末初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其敢以聖賢為法諸老驚歎曰真奇童子也十四游郡庠閉閣終日寒折膠暑爍金不越戶限其[illegible]

之則斂膝危坐對真大編若與神明伍乃相驚服而師尊之游京師從楊龜山學權貴托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子韶笑曰王良尚羞與嬖奚乘吾可為貴游客耶紹興二年上將策進士詔考官直言者置高第子韶對策畧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為心無以憂驚自沮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為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凊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惋於心而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射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上覽其對擢置第一龜山

曰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也策中言及偽豫事豫聞之不勝其忿手劄以傳[illegible]韶曰欺天罔人惡積禍稔殆自斃矣授鎮東軍簽判未幾投檄歸子韶既歸從學者日衆子韶遜辭不獲乃言曰幼而學壯而行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入夫子不踰矩之道自志學入一心之所營即經綸天下之業一身之所履即綏定國家之事耳目乃禮樂之原夢寐乃居處之驗諸君亦深求而自得之以無愧所學可矣後出其門者多為聞人趙鼎薦於朝遂以太常博士召遷著作郎上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於刑

陛下以省刑為急而理官不以省刑為念願詔理官
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除浙東提刑力辭乃與祠
以歸未幾復除宗正少卿兼權刑部侍郎嘗有所奏
上曰朕只是一箇誠子韶曰陛下對群臣時如此退
居禁中時如何上曰亦只是誠子韶又問對宮嬪
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子韶奏云只此便是不誠一
日論日食曰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本於惡
念上聳然曰誠在朕念慮間當為卿戒之上嘗曰易
牛微事孟子遽謂是心足以王何也子韶曰陛下不
須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

之端推此以往華夏蠻貊根荄鱗介皆在陛下仁政
中豈非王道乎又問顏俊尊上帝語子韶曰陛下之
心即上帝也招徠賢俊格其心於未萌是乃所以尊
之也他日上語近臣曰朕於張九成所得甚多及趙
鼎罷相秦檜使諭之曰大凡立朝須優游委曲子韶
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因入見面奏曰外議以臣為
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其故子韶曰臣每造鼎
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為鼎黨無足怪
也再章求去中丞何鑄因言其矯偽欺俗明附趙鼎
落職丁父憂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自古朋黨畏人

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宮觀先是徑山僧宗杲
善談禪理從游者衆子韶時往來其間為莫逆交檜
恐其議己令司諫詹大方言頃者皷唱浮言謗訕朝
政九成實為之首徑山僧宗杲和之乞投遠方以為
傾邪者之戒乃落職編置南安軍前步帥解潛亦謫
居焉病劇子韶往省之謂曰太尉平日所懷亦有不
足者否潛泣曰一生惟仗忠義誓與虜死以雪國恥
而不肯議和遂為秦檜所斥此心惟天知之子韶曰
無愧此心足矣何必天知然人亦無不知者但有遲
速耳潛曰聞侍郎此言心中豁然其今即去矣奄然

而逝子韶壯之因歎曰武人一念正氣猶待人之决
況吾儕讀聖賢書乎日安可不明此心乎上一日謂
秦檜曰九成今在何處檜曰九成今以唱異惑衆為
臺臣所論既與郡乃乞觀其意終不肯為陛下用上
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九成既謫居談經自若手不
停披歲久庭磚足蹟依然乃題其柱曰予平生嗜書
老來目病艱卷就明於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
趺隱然可一笑也又自號橫浦居士廣帥致巋金子
韶曰吾何敢苟取悉歸之檜死起知溫州戶部遣吏
[illegible]之子韶移書痛陳其弊戶部持之子韶

卭丐祠歸數月病卒贈太師封崇國公諡文忠子韶甞手執一紙扇過數夏破卽補之一皮履汗敝闕裂亦不易頭上烏巾用紗不過一二尺許乃以疏布漬以墨汁作巾至夏間嫚之或致墨汁流面亦不問筆用禿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揀擇麄惡尤甚或問子韶此是性耶抑愛惜不肯妄用耶子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自去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却去費了多少工夫我被他使且要我使他此等話頭是學道之士修行老僧方說得世人往往以我爲鄙吝以我爲迂僻我見世人役役然爲此

身所擾自早至夜應副他不暇特可爲發一笑耳

林之奇

之奇字少頴侯官人從呂本中學紹興中第進士歷官校書郎會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之說之奇上言王氏三經率爲新法地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或傳金人欲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以爲吾欲與之和宜無憚於戰戰之所須不一而人才爲先必求可與共患難者非得如龐士元所謂俊傑者不可也以痺疾乞外遂以祠祿家居自號拙齋東萊呂祖謙皆受學焉卒年六十五有書春秋周禮說論孟楊子講義道山記聞等書行于世

林光朝

光朝字謙之莆田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朝始然未嘗著書嘗曰道之全體全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年五十進士及第累官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兼史職是時張說再除僉書樞密院事光朝不往賀遂出爲廣西提點刑獄移廣東茶寇自荊湘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銳甚會詔有徙光朝轉運副使光朝謂賊

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將邀擊連破之賊稍遁孝宗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淳熙四年除中書舍人是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曾覿薦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愕曰是輕臺諫羞科目也改授工部侍郎不拜遂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光朝老儒素有士望在後省未有建明或疑之及聞繳駁廓然士論始服因引疾奉祠卒年六十五

洪興祖

興祖字慶善丹陽人登正和上舍第高宗召試授祕

書省正字後爲太常博士上疏乞收人心納策安民情壯國威又論國家再造一宜以藝祖爲法紹興四年蘇湖地震典祖時爲駕部郎官應召上疏其言朝廷紀綱之大爲時宰所惡主管太平觀起知廣德軍視水原爲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一新學舍因定從祀自十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丘明而下二十有六人歷擢知饒州先夢持六刀覺曰三刀爲益今倍之其饒乎常作程瑀論語解序言者希秦檜旨劾其怨望遂編管昭州卒年六十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典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常

一日去書著老莊本旨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行于世

朱震

震字子發荊門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稱胡安國薦於高宗召爲司勳員外郎稱疾不至會趙鼎入爲參知政事上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上乃召之擢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荊襄都督府詳議官遷祕書少監兼侍經筵轉起居郎建國公出就傅以震爲贊讀遷中書舍人兼翊善累遷翰林學士是時虔州民爲盜選良太守往慰撫之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日條具官吏有貪暴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從之紹興七年震謝病丐祠旋知禮部貢舉會疾卒震經學深醇有源上易解

程迥

迥字可久寧陵人後徙餘姚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知上饒縣已而奉祠寓番陽之蕭寺迥居官寛而明簡而信猾吏姦民皆感激悛悔褒表隱德潛善無問幽明聽決獄訟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辯不爲

苟止迥嘗授經學於昆山王葆嘉禾聞人茂德嚴陵喻樗所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傳外編春秋傳顯微例目論語傳孟子章句文史評經史說諸論辨太玄補贊戶口田制貢賦書乾道振濟錄等書卒官朝奉郎朱熹以書告迥子絢曰敬惟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曾不得一試而奄棄盛時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以不朽絢以致仕恩調陵尉攝邑事能理冤獄孫仲熊亦有名

楊萬里

萬里字挺秀吉水人登紹興進士第再調永州零陵丞張浚謫永勉以正心誠意之學乃名讀書之室曰誠齋後知奉新縣召爲國子博士侍講張栻以論張説出守袁州萬里抗疏留栻又遺虞允文書以和同之説規之歷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塩沈師犯南粤帥師往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點刑獄免喪召爲尚左郎官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其畧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于有事之時其爲姦也大矣願陛下姑置不急之務專精

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根本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以本原者也東宮講官帝親擢萬里爲侍讀王淮爲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爲才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遷祕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太子悚然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

里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爲馬孝宗不悦以直祕閣出知筠州光宗立召爲祕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又論古帝王知攬權不知臣下之竊權竊權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會奉進孝宗聖政孝宗猶銜之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粮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萬里疏其不便不奉詔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歸除祕閣修撰提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立召還巳乃進秩子祠既而從其請以寳文閣待制致

仕嘉泰三年進寳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萬里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屬記南園以掖垣待之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侂胄恚改命他人卧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時也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成疾家人知之凡時政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用兵事萬里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萬里精於詩嘗著易傳行于世光宗嘗爲書誠齋二字謚文

節

王當

當字子思眉山人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歎曰士之居世苟不見其用必見諸言遂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卷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廷對慨慷不避權貴策入四等調龍游縣尉蔡京知成都舉學官不就京相遂不復仕卒年七十二當邃於經學易春秋皆爲之傳多得聖人之旨又有史論十二卷兵書十二篇

劉愚

愚字必明龍游人弱冠入太學有聲上舍釋褐第一調江陵府教授移安鄉縣令有惠政諸司交薦改秩愚雅不樂仕進遂致仕鄉人丞相余端禮與愚有舊且召堂審竟捨去結廬城南蓬蒿蕭然著書自適書論語孟皆有解年八十三卒門人諡曰埼君妻徐氏甘貧事機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爲賢而若是愚出以示東修得也乃已子克有詩名

李心傳

心傳字微之慶元元年薦於鄉既下第絕意不從應舉閉戶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奕魏了翁之薦自制置司敦遣至闕下爲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入議幕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召赴闕爲工部侍郎言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於此時祥飢饉史不絕書願亟降罪已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不然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窮勢逼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以爲策矣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潮州淳祐元年罷祠復予又罷三年致仕卒年七十八心傳有史才通故

實然其作吳獵項安世傳褒貶有愧秉筆之旨蓋其志常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云所著成書有高宗繫年錄學易編誦詩訓春秋考禮辨讀史考舊聞証誤朝野雜記道命錄西陲泰定錄辨南遷錄又有詩文一百卷無子以道傳之子爲後

李道傳

道傳字貫之舜臣之子也稍長讀河南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寧宗時登進士第蓬州教授吳曦及曦黨以曦意脅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歸曦平詔進官二等累遷秘書郎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

之言不問於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蓄儲未豐邊備未修將帥未擇風俗未能知義而不偷人才未能彙進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復以人才為要至於人才盛衰繫學術之明晦願下明詔崇尚正學還著作郎時薛極等以新進用事睥睨成風道傳言今名優儒臣實取材吏刻剝殘忍誕謾傾危之人進矣遂求補外知眞州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初至即按部劾貪縱釋濫繫弛負錢夏大旱道傳應詔言楮幣之換官民如仇鈔法之行商賈疑怨賦斂增加軍將推剝皆切中時病遂條上

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漕臣眞德秀賑飢舒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全活甚衆攝宣州守行朱熹社倉法諸郡翕然應命胡榘為吏部侍郎薦道傳自代引疾乞去不許召令奏事再辭又不許遂入對言無所諱除兵部郎官監察御史李楠覘當路意乞授以節鎮蜀遂出知果州道卒年四十八詔特將一官致仕謚文節道傳篤於踐履氣節卓然臥榻屏間大書喚起截斷四字其愼獨如此

劉清之

清之字子澄臨江人甘貧力學博極書傳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歷調萬安縣丞帥龔茂良以救荒實跡聞於朝又偕諸公薦之發運使史正志按部督州縣蹴零之賦清之不可有同年生在幕中謂曰侍郎將薦子矣其以閥閱求清之貽之書謂羸貧者皆州縣侵刻於民法所當禁其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薦者兩有審察之命清之竟不見丞相詣吏部銓得知宜黃縣茂良入參知政事與丞相周必大薦於孝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又言用人四事一辨賢否二正名實三使材能四聽換授改太常寺主簿服除通判鄂州差權發遣常州改衡州

先是郡飾廚傳以事常平刑獄二吏者月一會集五致折餽清之歎曰此何時也吾惟求無負於吾民足矣嘗作諭民書一編簡而易從每因月講設酒餚宴諸生相與論學遠近來者築精室居之建閱武場按籍召閱悉革隱占之弊創朱陵道院以祠先代節義名臣及本朝寇準周敦頤胡安國部使者惡其不能媚己諷臺臣論其勞民傷財遂予祠歸築室授徒廷臣多薦之光宗即位起知袁州而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候疾不廢講論及周必大來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清之自

舉進士有志義理之學所著有曾子内外雜篇訓蒙
新書外書戒子通錄等書

葉味道

味道初諱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温州人師事朱熹
試禮部第一時禁僞學味道對策率本程頤無所避
知舉胡紘曰此必僞徒也黜之味道復從熹于武夷
山中學禁開乃登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熹之徒
及所著書部使者以味道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
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
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

忠言以充所學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帝忽問
鬼神之理疑伯有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陰陽二氣
之聚散雖天地不能易有死而猶不散者其常也有
不得其死而鬱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爲宗祧
以別親䟎遠邇正所以教民親愛叅賛化育今伯有
爲厲爲之立子洩以奉其後則庶乎鬼有所知而神
莫不寧矣葢誠皇子竑事也三京用師廷臣迯閙交
進機會之說味道議狀以爲科配日繁餽餉日迫民
益不堪命龎動黃巢之禍立見是先摇其本無益於
外也遷秘書著作佐郎而卒帝出内帑賻其喪升一

官任其後故事未有也所著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
宗廟廟享郊社外傳

儒林全傳卷之十八

胡安國

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入太學登進士第哲宗親擢第三爲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境應詔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蔡京素惡安國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推鞫無驗安國竟以除名未幾復官父沒謂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傍若將終焉宣和末以薦除屯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

起居郎又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又言爲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欽宗曰此畱詞掖相待已命召卿試矣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凡與已不合者即指爲朋黨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答安國屢辭南仲又言安國不臣欽宗問其狀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欽宗曰渠自以病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對欽宗即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歎息令勉受命既試除中書舍人南仲諷臺諫論其稽命不恭宜從黜削疏奏不下安國乃就職中書侍郎何㮚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彊敵安國言内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分爲四道權恐太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寿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爲群盜所殺西道王襄擁衆不復北顧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珏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

衂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何㮚從而擠之詔與郡㮚以安國素苦足疾而海門地卑濕乃除安國右文殿修撰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黃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行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先與時政論

處論入復除給事中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卹民立政聚賢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安國嘗謂難諸葛復生爲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尋除兼侍讀專講春秋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四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彊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持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

得其職則去況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臣以講春秋之時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時呂頤浩再相欲傾右相秦檜謀於席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當先去之乃降旨曰胡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奉祠是夕彗出東南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

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安國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頤浩卽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除舊布新之象臺省一空勝非遂相安國竟歸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從其請與祠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內祠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程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

仍詔館閣裒其遺書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辭復予祠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贈四官又詔加賻賜田十頃恤其孤謚文定安國初聞人材於游酢以秦檜爲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安國力稱檜賢檜亦力引安國及檜再相誤國安國不及見也安國彊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然風度凝遠翛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

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至於行巳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温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内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侯仲良歎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謝艮佐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筆削之書乃使人

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每歎曰此傳心要典也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三子寅宏寧從子憲

胡寅

寅字仲明安國弟之子寅將生母以多男不欲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上有雜木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別著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游辟雍中進士甲科靖康初以薦除秘書省校書郎楊時爲祭酒寅從之受學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僞立寅棄官歸言者劾其離次降一官建炎中連擢起居郎金人南侵時高宗在金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其略曰自古中興之主所以能克復舊物者莫不本於憤恥恨怒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未有棄衰微闕絶之後固陋以爲榮苟且以爲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今日圖復中興之策莫大於罷絶和議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資不然則辟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宣納質則孰重於二聖反復計

之所謂乞和決無可成之理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欲丕變之在於務實效去虛文治兵擇將誓戡大憝者孝弟之實也屈巳求賢信用群策者求賢之實也不惟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納諫之實也擢智勇直忠之人待御以恩威結約以誠信者任將之實也汰疲弱擇壯勇足其衣食申明階級以變其驕悍之習者治軍之實也遴選守刺久於其官痛刈姦臧廣行寬恤者愛民之實也君子小人勢不兩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兼著則斥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故其成當世

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
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
當時之政爲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所以誤國破家
至毒至烈以至二聖屈辱羽葬擅朝仗節死難者不
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
也宰相呂頤浩惡其切直除直龍圖閣奉祠紹興二
年五月詔內外官各言裕國强兵息民之策寅以十
事應詔曰修政事備邊鄙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
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姦慝疏上不報尋命
知永州四年復召爲起居郎遷中書舍人時議遣使

入雲中寅上疏言女眞驚動陵寢殘毀宗廟刦質二
聖乃吾國之大仇也誤國之臣遣使求和以苟歲月
九年于茲其効如何幸陛下灼見邪言漸圖恢復然
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舉矣高宗嘉納召
至都堂諭旨仍降詔奬諭既而右僕射張浚自江上
還奏遣使爲兵家機權竟反前旨寅復奏疏言今日
大計只合明復仇之義用賢修德息兵訓民以圖北
向儻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
論必不能有所立寅既與浚異遂乞便郡就養除徽
猷閣待制知邵州辭改集英殿修撰後以待制改知

嚴州又改知永州徽宗皇帝寧德皇后訃至朝廷用
故事以日易月寅上疏言禮仇不復則服不除願降
詔旨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
兼侍講兼直學士院父喪除適秦檜當國除徽猷閣
直學士奉祠俄乞致仕遂歸衡州檜既忌寅雖告老
猶憤之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落職右正言章復劾
寅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自便尋復
其官卒年五十九寅志節豪邁初擢第中書侍郎張
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始安國頗重秦檜之大節及
檜擅國寅遂與之絕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

及論語詳說皆行于世其集曰斐然集

胡宏

宏字仁仲康侯季子也幼事楊時于京師從侯仲良
于荆門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
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間上書其略曰
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
良心莫如立志陛下試思方今之世事孰爲大乎孰
爲急乎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昔舜以匹夫爲
天子瞽叟以匹夫爲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足於
窮約哉而瞽瞍猶不恱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而

舜蹙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徽欽二帝刼於讎敵遠適窮荒引領東望九年于此矣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讎敵陛下自念於舜何如也且群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爲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爲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宮亦何誤耶未言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然陳東以直諫死于前馬伸以正論死于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摧中正之力而去姦邪之難臣竊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已也高閌于國子司業

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曰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太上皇帝刼制於彊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爲大恩乎昔宋公爲楚所執及楚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爲大恩乎晋朝廢太后董養游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引遂而去今閤下偃然爲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爲之詞欺天罔人孰甚焉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稱五峰先生

胡寧

寧字和仲以蔭補官試館職除敕令所刪定官遷祠部郎官及寅與檜忤乃出寧爲夔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奉祠卒安國作春秋傳修纂檢討盡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云

胡憲

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受從父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既而學易於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游者日衆號籍溪先生累召累辭乃賜進士出身授左廸功郎添差建州教授憲猶不屈太守魏矼開譬甚力憲不得已就職訓諸生以爲己之學聞者始

而笑中而疑久亟觀其所以修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龔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學者自是大化因七年不徙官以母年高不樂居官舍求監南嶽廟以歸久之起爲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與師張宗元不合復請祠去秦檜方用事諸賢零落憲家居不出檜死召爲秘書正字既至疏言金人勢必敗盟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願亟起之時兩人皆爲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者憲疏入即求去上嘉其忠詔改秩與祠歸初憲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没屬

子熹竝受學熹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爲久方憲以館職召也適秦檜諱言之後憲與王十朋馮方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爲五賢詩以歌之人始信其不苟出而惜匪久于位云卒年七十七

呂祖謙

祖謙字伯恭號東萊尚書右丞好問之孫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與張栻朱熹友講索益精初蔭補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略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常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遍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寛大忠厚建立規模以

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紛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繆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

鑑詔除直秘閣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諡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常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沒郡人即而祠之

蔡元定

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飢啖薺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從臣尤袤楊萬里聯疏薦召對召之堅以疾辭時韓侂胄禁僞學臺諫承風肆意黜邪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連疏熹併及元定元定曰化性起僞惡得無罪遂謫道州州縣捕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遊數百人餞蕭寺中坐客有泣下者熹覩元定不異平時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從者日衆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

舊物閲三日卒侂胄既誅贈迪功郎諡文節元定于書無不讀于事無不究凡奇奧古書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參訂啓蒙一書則屬起藁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爲之序及葬熹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得見矣子淵沉並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沉字仲默少從熹遊熹書傳未及爲元定洪範數未及論著皆以屬沉沉潛反復

數十年然後成書其序洪範數曰體天地之撰者易
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于一象成于二一
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
故二而四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九者
九疇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
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
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
不傳後之有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
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焉
初從父諭道州楚粵窮僻常以理義自怡悅父沒徒

步護喪以還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
隱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屑就

真德秀

德秀字景元後更名希元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
誦登慶元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復中博學宏詞科
入閩帥幕召為太學正嘉定初遷博士累遷起居舍
人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
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
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擠之
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群賢皆得自
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
去鄒應龍許奕又以封駁論事去故人務自全一辭
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瘖嘿如此豈不殆哉
今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
法楮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眾德秀或失坐罪而併
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匹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自此籍
沒之產以漸給還兼太常少卿言金人必亡群臣上
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為心因請修墾田之政謂臣自
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野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
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為進取

資也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
爚曰吾徒雖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
之人遂力請出為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
蝗廣德太平為甚德秀留守憲司大講荒政自領廣
太平與廣德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賑
給徽州寧國守無善狀皆劾之而以李道傳攝徽先
是都司胡榘辟極每詆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
政譽日聞因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贍太過使
峴劾庠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祠授
庠幹官道傳尋亦召還德秀進秩知泉州海賊作亂

官軍敗衄德秀親授方略搶之復審視形勢增屯戰害以備不虞進秩知隆興府母喪除授實謨閣待制湖南安撫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敦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立惠民倉置社倉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志願討論雍熙追封秦王舍罪

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惟陛下興滅繼絕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唐以下何足法也帝曰亦是一時倉卒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顧陛下益講學進德以掩前失帝曰善德秀又乞收人心畧曰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師王溥等議於朝堂者七十有四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歷間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讎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霅川之獄未聞參聽於公朝淮蜀二閫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事非一家之私何

惜不與衆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賞罰適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當乾淳閒有位於朝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於外以苞苴入都爲羞今蒸染成風恬不之怪果若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曩以訛言之故稍有譏呵之令焉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戮焉都成之民揺手相戒宜解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

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於諒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記錄上嘉納之上初御經筵德秀上進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德秀屢進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塈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奉祠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

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請加竄殛上曰仲尼不為已甚乃止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執此以往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閣知泉州迎者塞路城中歡聲動地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嗇養精神德秀謂郡弊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之事當勉彌遠歿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召為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一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

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端平二年已得疾拜參知政事三乞辭祿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以內祠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身玉立人咸以公輔望之立朝不滿十年奏䟽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中外交頌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旣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

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黨禁旣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藁對越甲集經筵講義等書諡文忠稱西山先生

魏了翁

了翁字華父蒲江人年數歲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時稱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有作者風登進士第

歷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謀開邊了翁上言盍亦急於內修姑遒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改秘書省正字明年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又明年侂胄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為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又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了翁禮耆老拔俊秀行鄉飲酒禮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蟇頤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

無不爲嘉定四年權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提舉
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上䟽乞與周敦頤張載程顥
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趣向朝論韙之如其請歷知
潼川府十五年被召入對䟽五事又論郡邑强榦弱
枝之弊所宜變通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
上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
兼國史院編修官輪對論江淮襄蜀當分爲四重鎭
爲聯絡守禦之計次論蜀邊墾田及實錄闕文等事
皆下其章中書累遷祕書監尋爲起居舍人再辭而
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埸安危隣

寇動靜其幾有五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上
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其
言無所忌避時相始不樂矣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
即位時事忽異了翁即憂成疾三䟽求閒不得請遷
起居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上有厭心終夕不
安之語了翁入對即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
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盡即而
求之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爲矣又論講學不明風
俗浮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
勇願救求碩儒不闢正學圖爲久安長治之計屬濟

王黜削以死有司顧望治獄弗虔了翁每見上請厚
倫紀以弭人言復應詔言事最爲切至而了翁亦以
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胡夢昱竄嶺表了翁出關
餞別遂指了翁倡爲異論將擊之彌遠外示優容改
權尚書工部侍郎力以疾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
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遂劾了翁欺世盜名
朋邪謗國降三官靖州居住紹定四年復職奉祠尋
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章閣待制潼川路安撫使知
瀘州彌遠卒上親庶政進華文閣待制遂應詔上章
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上因民望與眞德秀並

召以爲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君子
小人之辨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及修身齊家皆切上
躬兼同修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尚書復條十事以
獻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上悉嘉納還朝六閱月前
後二十餘奏上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
乃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
會江淮督府曾從龍以憂畏卒併以江淮付了翁朝
論大駭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沓至上心焦勞了
翁嫌於避事既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宣押同二府
奏事進封臨江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

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飲餞于關外開幕府江州奏邊院十事甫二旬召爲僉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辭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知潭州復力辭詔予祠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乞骸骨不允疾革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上震悼贈太師謚文靖贈秦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經史雜抄等書

劉勉之

勉之字致中崇安人以鄉舉詣太學譙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從程頤遊邃于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及至家卽邑近郊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與胡憲劉子翬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間特召詣闕勉之知不與秦檜合卽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人號曰白水先生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於女勉之不受以畀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得熹之道自勉之始卒年五十九

郭雍

雍字子和河南人父忠孝字立之受易中庸於程頤號兼山先生以蔭補官第進士不忍去親側多仕于河南筦庫間宣和中爲河南東路提舉忤宰相王黼免靖康初爲軍器少監入對斥和議陳追擊之策謂兵家忌深入若不能擊其歸他日安能禦其來復條上戰守十餘事不用改永興軍路提點刑獄措置保甲金人犯永興經略使唐重分城而守城陷與重俱死之贈太中大夫雍傳其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號

曰白雲先生孝宗以守帥薦旌召不起賜號冲晦處士峽州歲時存問後更爲封頤正先生仍遣官就問雍所欲言於是雍年八十三矣淳熙初學者裒集程顥程頤張載游酢楊時及忠孝雍凡七家爲大易粹言行世

魏掞之

掞之初字元履建陽人師胡憲與朱熹游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嘗客衢守章傑所趙鼎謫死其子汾將喪過衢傑雅憾鼎又希秦檜意遣尉翁蒙之掩取鼎故舊簡牘蒙之先遣人告汾焚之逮至一無所得傑

怒治蒙之拘汾且以告檜掞之以書責傑長揖徑歸築室讀書榜以艮齋人稱曰艮齋先生乾道中以遺逸召力辭宰相陳俊卿問人雅知掞之招甚力乃以布衣入見極陳當時之務賜同進士出身守大學錄請廢安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顥程頤列祀典不報復言大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則通習世務不可專取空言又不報遂乞去會曾覿秩滿還掞之累疏諫移疾杜門遺書責俊卿不能救正語甚切遂以迎親請歸行數日罷爲台州教授居家謹喪祭重禮法行古社倉民賴以濟諸鄉社倉自掞之始或貲

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人避此嫌爲善之路絕矣病革召朱熹至委以後事卒年五十八贈直秘閣熹平日趣向頗同乾道中熹亦被召將行聞掞之去國乃止

鄭樵

樵字漁仲莆田人好著書不爲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揚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鼎張浚而下皆器之初爲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以侍講王綸賀允中薦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爲史之非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以御史葉義問劾之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歸抄所著通志書成入爲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字因求入秘書省閱書籍未幾又坐言者寢其事卒年五十九學者稱夾漈先生樵平生甘枯淡樂施與同郡林霆字時隱擢進士第博學深象數與樵爲金石交林光朝嘗師事之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讐謂子孫曰吾爲汝曹獲良產矣紹興中爲敕令所删定官力詆秦檜和議即掛冠去當世高之

儒林全傳卷之十九

儒林全傳卷之二十

南昌魏顒國汝忠父纂輯
金谿謝廷讃曰可父參閲
宛陵黄一騰仲昇父　校正
華容孫　穀子喬父
冢孫後學魏維藩編次

金履祥

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履祥從曾祖景文當宋建炎紹興間以孝行著稱其父母疾齋禱于天而靈應隨至事聞于朝爲改所居鄉曰純孝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於黄榦而榦親承朱熹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絕意進取然負其經濟之略亦未忍遽忘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虚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叙海船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𡺸難易遠

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廸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詠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訓廸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毋子分配爲隷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構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言自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識師弟子之繫於常倫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治通鑑秘書丞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之前勒成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

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儒先所未發既成以
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徵言懿行宜後王
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
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
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注四卷謙爲
益加校定皆傳於學者天曆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
其書于朝初履祥既見王栢首問爲學之方栢告以
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
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
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

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栢字也當時議者以爲
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靜栢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
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者也履祥居仁山
之下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里人
吳師道爲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履祥于鄉學至正
中賜謚文安

許謙

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八
世祖仲容太子洗馬仲容之子曰洸曰洞由進士
起家以文章政事知名于時洸之子寔事海陵胡瑗

能以師法終始者也由平江徙婺之金華至謙五世
爲金華人父觥登淳祐七年進士第仕未顯以歿謙
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
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以自課取四部書分晝
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
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
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
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於書
無不讀窮探聖微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
則不敢强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讀四

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爲
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
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辭約意廣
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
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
義旁採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
其觀史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皡
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
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光卒
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機也故附於讀經

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又有自省編書之所
為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為也其他若天文地
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靡
不該貫旁通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嘗謂學者孰
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
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又嘗句讀九經儀禮及春秋
三傳於其宏綱要領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黄朱墨意
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吳師道購得呂祖謙點校
儀禮視謙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謙不喜矜露
所為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未嘗輕筆之書

也延祐初謙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
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不憚百舍來
從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内外殫盡嘗曰已有
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自
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
不倦攝其粗疎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
愈真切惰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
門之士著録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
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謙篤於孝
友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里

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為恥縉紳先生之
過其鄉邦者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謙
觀其會通而為之折衷聞者無不悅服大德中歲大
侵謙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邪謙曰今公私匱竭
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其處心蓋如此廉訪使劉廷
直副使趙宏偉皆中州雅望於謙深加推服論薦於
朝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上而郡復以
遺逸應詔鄉闈大比請司其文衡皆莫能致至其晚
節獨以正身任學之重遠近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為
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嘗以白雲山

人自號世稱為白雲先生朝廷謚賜文懿先是何基
王柏及金履祥殁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
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為朱熹之世適江浙行中書省
為請於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于學官同郡
朱震亨字彥修謙之高弟子也其清修苦節絕類古
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陳櫟

櫟字壽翁徽州休寧人櫟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
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進
士業年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

致力於聖人之學涵濡玩索貫穿古今嘗以謂有功於聖門者莫若朱熹氏熹殁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亂其本眞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亡慮數十萬言凡諸儒之說有畔於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辭引義則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備者復爲說以補其闕於是朱熹之說大明於世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强之試鄉闈中選遂不復試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性孝友尤剛正日用之間動中禮法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善誘學者諄諄不倦臨川吳澄嘗稱櫟有功於朱氏

爲多凡江東人來受業於澄者盡遣而歸櫟櫟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因以定宇先生稱之元統二年卒年八十三揭傒斯誌其墓乃與吳澄並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而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心學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爲知言

胡一桂

一桂字庭芳徽州婺源人父方平一桂生而穎悟好讀書尤精於易初饒州德興沈貴寶受易於董夢程夢程受朱熹之易於黃幹而一桂之父方平及從貴寶夢程學嘗著易學啓蒙通釋一桂之學出於方平得朱熹氏源委之正宋景定甲子一桂年十八遂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所著書有周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啓蒙易傳朱子詩傳附錄纂疏十七史纂並行世

趙復

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太宗乙未歲命太子濶出帥師伐宋德安以嘗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儒道釋醫

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信奇士以九族俱殘不欲北因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留帳中共宿既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復已披髮走跣仰天而號欲投水而未入樞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吾而北必可無他復强從之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朱程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自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

世祖悅因不强之仕聞復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
建大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
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
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
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
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條例于后别著伊洛
發揮以剽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
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
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
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蘇門乃卽

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
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爲人樂易而耿介雖
燕居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
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爲戒以自
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爲勉其愛人以德類若
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先
生

張頚

頚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蜀亡僑寓江左金華王
栢得朱熹三傳之學甞講道於台之上蔡書院頚從
而受業焉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張氏之微言
朱子所甞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底用功旣
專久而不懈所學益弘深微密南北之士鮮能及之
至元中行臺中丞吳曼慶聞其名延至江寧學宮俾
子弟受業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書者皆
遣從頚游或闢私塾迎之其在維揚來學者尤衆遠
近翕然尊爲碩師不敢字呼而稱曰導江先生大臣
薦諸朝特命爲孔顏孟三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遺
訓久而不忘頚氣宇端重音吐洪亮講說特精詳子
弟從之者詵詵如也其高第弟子知名者甚多頚無

子有經說及文集行世吳澄序其書以爲議論正援
据博貫穿縱横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至正中眞
州守臣以頚及郝經吳澄皆甞留儀眞作祠宇祀之
曰三賢祠

黃澤

澤字楚望其先長安人唐末舒藝知資州内江縣卒
葬焉子孫遂爲資州人父儀可累舉不第隨兄驥子
官九江蜀亂不能歸因家焉澤生有異質慨然以明
經學道爲志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
有所見作顏淵仰高鑽堅論蜀人治經必先古注疏

澤於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二禮祭祀述略大德中江西行省相臣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使食其祿以施教授又爲山長於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始澤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既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手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始悟所解經多循舊說爲非是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秩滿即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言仕嘗以爲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率多傳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

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眞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以示學者既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於幽間寂寞顚沛流離疾病無聊之際得之久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已前沿而下之凡遠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於是易春秋傳注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冰釋各有條理故於易以明象爲先以因孔子之言上求文

王周公之意爲主而其機則盡在十翼作十翼舉要忘象辨象略辨同論於春秋以明書法爲主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求向上之功而脈絡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筆削本旨又作元年春王正月辯諸侯娶女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丘甲辨凡如是者十餘通以明古今禮俗不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益嘗言學者必悟經旨廢失之由然後聖人本意可見若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又懼學者得於創聞不復致思故所著多引而

不發乃作易學濫觴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其於禮學則謂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作禮經復古正言如王肅混郊丘廢五天帝併崑崙神州爲一趙伯循言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群廟之主胡宏家學不信周禮以社爲祭地之類皆引經以証其非其辯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注詆排百家意義則取杜牧不當言而言之義作翼經罪言近代覃思之學推澤爲第一吳澄嘗觀其書以爲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眞其人乎然澤

雅自愼重未嘗輕與人言李泂使過九江請北面弟子受一經且將經紀其家澤謝曰以君之才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泂歎息而去或問澤自悶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澤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子以爲區區人力所致耶澤家甚窶貧且將老不復能教授經歲大侵家人採木實草根以療晏然曾不動其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爲大戚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其書存于世者十二三門人惟新安趙汸爲高第得其

春秋之學爲多

蕭𣂏

𣂏字惟斗其先北海人父事秦中遂爲秦元人𣂏性至孝自爲兒時翹楚不凡稍出爲府史上官語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製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臥輒倚其榻玩誦不少置於是博極群書天文地理律曆筭數靡不研究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爲識字人學者及其門受業者甚衆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傍疑𣂏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翁居後耳𣂏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愧謝還之鄉人有自城中暮歸者遇寇欲加害詭言我蕭先生也寇驚愕釋去世祖分藩在秦辟𣂏與楊恭懿韓擇侍秦邸𣂏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即其家具宴爲賀使一從史先詣𣂏舍𣂏方汲水灌園從史至不知其爲𣂏也使飲其馬即應之不拒及冠帶迎賓從史見𣂏有懼色𣂏殊不爲意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大德十一年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病力請去職人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

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年七十八賜謚貞敏𣂏制行甚高貞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爲文辭立意精深言近而指遠一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爲據開輔之士翕然從之稱爲一代醇儒所著有三禮說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於世

安熙

熙字敬仲眞定藁城人祖滔父松皆以學行淑其鄉人熙既承其家學及聞保定劉因之學心向慕焉熙家與因所居相去數百里因亦聞熙力於爲已之學

深許與之熙方將造門而因已歿乃從因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說益自因得宋儒朱熹之書即尊信力行之故其教人必尊朱氏然因之為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遏熙則簡靚和易務為下學之功其告先聖文有曰追憶舊聞卒竟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已以及於物以化於鄉其用功平實均密可謂善學朱氏者熙遭時承平不屑仕進家居教授垂數十年四方之來學者多所成就既歿鄉人為立祠於蒙城之西莞鎮其門人蘇天爵為輯其遺文而虞集序之

曰使熙得見劉氏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當益昌大於時矣

鄭滁孫

滁孫字景歐處州人宋景定間登進士知温州樂清縣累歷宗正丞禮部郎官至元二十年有以滁孫名薦者世祖召見授集賢直學士陞侍講學士又陞學士乞致仕歸田里弟陶孫字景潛亦登進士第監西嶽祠先陶徵至闕奏封稱旨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會纂修國史至宋德祐末年事陶孫曰臣嘗仕宋宋是年亡義不忍書若書之非義矣終不書世祖嘉之陞應奉翰林文字後出為江西儒學提舉滁孫兄弟在當時最號博洽儒學之士翕然推之隆福宮以其兄弟前朝士乃製衣親賜人以為異遇焉滁孫所著有大易法象通贊丁易記玩等書陶孫有文集若干卷

董朴

朴字太初順德人自幼强記比冠師事樂舜咨劉道濟慨然有求道之志至元十六年用提刑按察使薦起家為陝西知法官未幾以親老歸養尋召為太史院主事復辭不赴皇慶初朴年已踰八十詔以翰林修撰致仕延祐三年無疾而終年八十有五朴所為

學自六經及孔孟微言與凡先儒所以開端闡幽者莫不研極其旨而會通之故其心所自得往往有融貫之妙其事親孝與人交智愚貴賤一待以誠或有犯之者怡然不與之校中山王結曰朴之學造詣既深充養交至其為人清而通和而介君子人也朴家近龍岡學者因稱之曰龍岡先生

韓性

性字明善紹興人其先家安陽宋司徒兼侍中魏忠獻公琦其八世祖也高祖左司郎中膺胄扈從南渡家于越性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

九歲通小戴禮作大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稱異焉及長博綜羣籍自經史至諸子百氏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抵而於儒先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閫域其爲文辭博達儁偉變化不測自成一家言四方學者受業其門戶外之屨至無所容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學者多以文法爲請性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熹私議爲貢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至朱氏發明無餘蘊矣顧行如何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法哉凡經其口授指畫不爲甚高論而義

理自勝不期文之工而不能不工以應有司之求亦未始不合其繩尺也士有一善必爲之延譽不已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性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於童稚廝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憲府嘗舉爲教官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赴暮年愈自韜晦然未嘗忘情於斯世郡之良二千石政事有所未達輒往咨訪性從容開導洞中肯綮俾益者多天曆中趙氏延以性名上聞後十年門人李齊爲南臺監察御史力舉其行義而性已卒矣年七十有六卒後南臺御史中丞月魯不花嘗學於性言性法當得謚朝廷賜謚莊節先生其所著有禮記說四卷詩音釋一卷書辨疑一卷郡志八卷文集十二卷

吳師道

師道字正傳婺州蘭溪人自髫齔知學即善記覽工詞章才思湧溢發爲歌詩清麗俊逸弱冠因讀宋儒眞德秀遺書乃幡然有志於爲已之學刮摩淬礪日長月益嘗以持敬致和之說質于同郡許謙謙復之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心志益廣造履益深大抵務

在發揮義理而以闢異端爲先務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授高郵縣丞明達文法吏不敢欺再調寧國路錄事會歲大旱飢民仰食于官者三十三萬口師道勸大家得粟三萬七千六百石以賑飢民又言于部使者轉聞於朝得粟四百石鈔三萬八千四百錠賑之三十餘萬人賴以存活遷池州建德縣尹郡學有田七百畝爲豪民所占郡下其事建德俾師道究治之即爲按其圖籍悉以歸於學建德摧稅尤重民以爲病即爲極言于所司摧稅爲減中書左丞呂師誠侍御史孔思立列薦之召爲國子助教尋陞博士其爲

教一本朱熹之旨而遵許衡之成法六館諸生人人自以爲得師丁内憂而歸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終于家所著有易詩書雜說春秋胡傳附辨戰國策校註敬鄉錄及文集二十卷

周仁榮

仁榮字本心台州臨海人父敬孫朱大學士初金華王柏以朱熹之學主台之上蔡書院敬孫與同郡楊珏陳天瑞車若水黃超然朱致中薛松年師事之受性理之旨敬孫嘗著易象占尚書補遺春秋類例仁榮承其家學又師楊珏天瑞治易禮春秋而工爲文

章用薦者署美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中人鮮知學仁榮舉行鄉飲酒禮士俗爲變後辟江浙行省掾吏省臣皆呼先生不以吏遇之泰定初召拜國子博士遷翰林修撰陞集賢待制奉旨代祀嶽瀆至會稽以疾作不復還朝卒年六十有一其所教弟子多爲名人仁榮同郡有孟夢恂者字長文黃巖人與仁榮同師事楊珏陳天瑞夢恂講解經旨條認精切務見行事四方游從者皆服焉部使者薦其行義署本部學錄至正十三年以設策禦寇救鄉郡有功授登仕郎常州路宜興州判官未受命卒年七十四朝廷賜謚號曰康靖先生所著有性理本旨四書辨疑漢唐會要七政疑解及雜錄五十卷

許衡

衡字仲平號魯齋懷之河内人也世爲農父通避地河南以泰和九年九月生衡於新鄭縣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飢渴然遭亂世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

請寓宿手抄歸既逃難徂徠山始得王輔嗣易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梨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聞其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遺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爲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

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才有餘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果自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樞為勸農使教民耕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為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

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學者攀留之不得送之臨潼而歸中統元年世祖即皇帝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為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本文統患之且竇默日於帝前排其學術疑衡與之為表裏乃奏以樞為太子太師默為太子太傅衡為太保陽為尊用之實不使數侍上也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姑勿論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為然乃相與依制立殿下五辭乃免

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為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乃上疏其一言立國之規模其二言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其三言為君難其四言優重農民設學校其五言欲民之安在於定民之志書奏帝嘉納之衡多病帝聽五日一至省時賜尚方名藥美酒以調養之四年乃聽其歸懷五年復召還奏對六年命與太常卿徐氏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悅又詔衡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其官制衡歷考古今分併

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凡省部院臺郡州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制定為圖七年奏上之翌日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移之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且呈時商挺在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為咨禀因大言以動衡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衡言是也吾意亦若是未幾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領尚書省六部事因擅權勢傾朝野一時大臣多阿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之不少讓阿合馬由是銜之俄除左丞衡屢

入辭免帝命左右掖衡出衡出及闕還奏门陛下今
臣豈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乃論列阿
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
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衡
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
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
也帝久欲開太學會衡請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以
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擇弟子俾教之衡聞
命喜曰此吾之事也國人子太朴未散視聽專一若
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為國用乃請徵其弟子

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
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詔驛召之
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為齋長教所選弟子久之諸生
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
人之道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
還懷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
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帝命諸老臣
議其去留竇默為衡懇請之乃聽衡還以贊善王恂
攝學事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
棟為助教以守衡規矩從之國家自得中原用金大

明曆自大定至正後六七十年氣朔加時漸差帝以
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恂以
為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衡領之乃以集賢
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敎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為
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十七年曆成奏
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六月以病請還懷皇
太子為請於帝以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
使東宮官來諭衡曰公毋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
道行有時矣其善藥自愛至懷孟簡絕人事常居山
下課僮僕事耕墾居家勤于自治公愛兼盡不嚴而

整閨門之內若朝廷然夫婦相待如賓凡喪葬一遵
古制不用佛老懷孟化之傍舍有僧德公者年百餘
歲嘗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為不
孝之人羞見祖宗于地下但願小僧徒輩還俗以壽
汝祖宗之嗣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十八年衡
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
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餕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
十三是日大雷電風雨拔木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
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
者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

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爲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爲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葢十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大德二年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延祐初又詔立書院京兆以祀衡給田奉祠事名魯齋書院居魏時所若齋名也子師可

吳澄

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曄初居咸口里當華葢臨川二山間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一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鄰媪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人知而澄生三歲頴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愛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澄俟母寢燃火復誦習九歲從群弟子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於經傳皆習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中至元十三年民初附盜賊所在蜂起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卽其家錄上元貞初游龍興按察司經歷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錄其問答凡數千言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奥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既入

朝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久之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卽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先是許文正公衡爲祭酒始以諸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旦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皇慶元年陞司業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illegible]八之四十[illegible]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illegible]八次[illegible]事未及行又嘗爲學者言朱

原缺

儒林全傳二十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魏顯國撰所錄自孔子至元吳澄亦皆鈔錄前史與相臣傳同

歷代守令傳二十四卷

（明）魏顯國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四年
鄧以誥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歷代守令傳二十四卷》提要

刻歷代守令傳序

國家惠養元元唯守令是寄設監司以臨守令無非彰善徵邪邑德意而布之民者也余不敏叨巡衡山湘水之間聞郡縣有善政利民不啻若已有而一夫失所則方以內如刺食之不下咽也常延見長吏詢閭閻疾苦間援引古昔善敗以相勸戒夫千軍決射不如樹之的也一謦賓行不如披之途也長歎彙所援引者以便觀省而未果適衡守鄧君手魏博士古今守令

傳以眎余一展卷而數百載人物之臧否政治之爛惡曉然如在目前若有先淂余之心者因遂命之剞劂夫等郡也而治繩與棼絲異等州也而獨坐與門市異等縣也而保障與繭絲異觀者能不勃然思齊怵然内省乎不寧唯傳令夫大山之隈絶澗之曲叢人牧予相與畫地而議長吏之能否若辨白黑彼豈識刺史之屏而望縣令之烏哉耳目寓於几席之間而是非公於郊野之外是真守令傳也其

嚴乎何者為其與民㝡親也親民之説見於聖經而幾之以民之父母夫民也員首方趾横目噭吻我無以異也而皤皤黄耇者亦傴傴詵詵相率而稱曰父母也我何脩以子之其要在慎德而其究竟在義為利然則吏德之麗也其義利源頭之求徹乎周官以六計弊群吏㢘為要故其善曰㢘善能曰㢘能敬曰㢘敬正曰㢘正法曰㢘法辨曰㢘辨其意居然見也蓋㢘則化源清化源清而民志通矣不飾

踞而化曰舒民以寧壹不束濕而讋若神明無敢溷以私不作好而暖乎如陽春之自和故潤澤者不謝不作惡而肅乎如種霜之自降故凋落者無怨神流氣貫意聯機融即父母之於赤子其所乳哺而

喚咻之者曾弗親於斯矣庶幾乎其無媿民之父母乎士君子誦法孔氏者歷代循良不過服膺斯語而餘波及民耳吾儕童而習之豈其家誦法而廷弁髦之則玆傳也雖謂之贅詞焉亦可嗟乎昔先臣

文貞憲公揆布五教其豐勳偉伐有足多者而猶以未得親民為憾幸得親民矣儻不能黑使青天以保赤子自懟形影而負鬚眉耳豈徒負黎民已哉亦足惜也夫雖然樹型莫若身余忝監司之責者苟

型之不樹人何以觀焉且也以積譽為令聞則後薪東阿矣以跅宕為塌茸則棄核萊陽矣此又余之所大懼也第顧從事者郡龔黃而邑卓魯也則赤子幸甚不以余之不敏而有遐心乃交相儆也則余

幸甚是為序。

旹

萬曆柔兆敦牂之歲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湖廣提刑按察

司按察使奉

勑備兵湖南前禮部儀制司郎中延

陵袁一驥書

刻守令傳跋

諺曰不習為吏視己成事兹黃老家言司

牧者旦書之各尊信其所自喜以為奉職

顧鉛繩畫一象烹鮮置醇莫民弛伺輯問羊

亭傳息攖莫民驗託言清靜既非群總之

理所武建嚴酷豈以稱為民父母意數余

守澠適

觀察晞我袁公握麈蒞上秦陽

天子休德加意率屬所肆郡邑靈縣不矜飭翟

摩者光昱魏汝冠傳士輯相傳刻既成余

惟守令於民最親自盜竽來拮据萬狀未

得一當朝夕皇皇輒思守統一郡令統一

邑風之異致民生異俗譬之推車式十輻

一不備不成完車譬之張羅一目稍踈或

以失皇悲呼吸同息欲惡同情劑無鑾之人
味咸一民之謂其於生民利病亦遠矣郡
稽古以前地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分公
侯伯子男而輕重系之使各有寧宇秦罷
侯置守遞兩漢吏治烝烝鄉下詔曰與我
共理惟良二千石縣邑之長治行高等勤
賜璽書唐置牧守分遣輔望名以團練等

使宋命朝官知縣文臣知州詔以十二事
後人奉功令惟謹導繹以下究求獲以上
闡斯佐百姓之急而萬物吐氣天下又安
他如屠伯乳虎酷烈為虐冤別迥異是亦
長民者之鑒鑑也曰謀傳亦傳亦世舊東
循吏若干卷而酷吏猶闕要留卤湖禋林
偕伯子討訂復彙一帙閱兩月而就其閒

臧否得失燦若日星見賢而思齊見不賢
而內省于是乎在余以閒觀察公公躍然
曰傳世留心經世如此契古今治忽興衰
大端無出此者余忝監司攷古慕以風有
位余竊有責願捐俸而梓之永行于世皆
後有言治吏不治民觀察公廉條貞度既
已振厲二十四屬之精神而行譱儀取又

明示于萬世之鑑向餘吏治黔民瘵斯以
歎矣手是編者尚無忘制治清濁之原乎
旹
萬曆丙午白藏季月之吉豫章鄧以誥跋

歷代守令職名

郡守制

按郡之名起于秦後世太守之所治是也州之名起于虞后世刺史之所治是也然董安于守晉陽吳起為西河守則守名已肇矣至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縣遂名曰郡守漢景帝二年更郡守為太守在郡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平其罪論課殿最歲盡遣掾吏條上郡内衆事謂之計偕簿郡為諸侯王國者置内史以掌太守之任漢宣帝最重其任後漢亦然或以尚

書令僕射出為郡或自郡守入為三公至唐武德元年改郡為州改太守為刺史加號持節或持節諸軍事而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已天寶元年改州為郡改刺史為太守自是州郡刺史太守更相為名自至德以後加團練使宋太祖懲五季分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也其後文武官參為知州軍事若河南應天大名府則兼留守司公事其餘或兼經畧安撫或兼馬步軍都總管或兼兵馬鈐轄紹興九年令郡守帶提舉學校事孝宗乾道三年令不任守臣不為郎元制有總管之名或加勸農使稍異前代焉

縣令

按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春秋時列國相吞滅多以地為縣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大夫晉謂之大夫魯衛謂之宰楚謂之尹至於戰國則縣大而郡小故耳茂謂秦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漢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户以上為令減萬户為長侯國為相皆因秦制也哀帝建平二年歲盡各計户口墾田錢糧入出盜賊多少詣於郡課校其功功多為最勞勉之

功員多為殿責以台慢後漢光武尤重令有治行者輒為郷相至晉著為令不經宰縣不得為臺郎梁武以小縣有能者遷大縣大縣有績者遷郡守隋則以衝要閑劇為等級唐縣有赤畿望緊上中下京都所治為赤縣京之旁邑為畿縣其餘以户口多少為差五季以無能者注為縣故天下不治宋初多因唐制以四千户為望三千户以上為緊亦以户口為差三年以朝臣為知縣或幕職為之天聖間令選多貪庸耄懦為清流所不與乾道中著令不經兩任縣不除監察御史自是令選復重元初稍因宋制世祖最重

守令其後令每亦如守加勸農使銜名焉

歷代守令目錄

韓延壽穎川東郡太守入為左馮翊

第四卷

張敞豫州刺史遷山陽太守膠東相召為京兆尹出冀州刺史

王尊初美陽令遷安定太守貶郿令遷益州刺史貶高陵令召為京兆尹歷徐州刺史東郡太守

薛宣初宛朐令攺長安令歷臨淮陳留二郡太守入為少府代張禹為相

已上前漢守令原史列六傳今增入六傳

第五卷

卓茂初密令遷京部丞光武即位徵為太傅封褒德侯

衛颯初襄城令遷桂陽太守徵為少府

任延初會稽都尉歷九真武威二郡太守

劉昆初江陵令遷侍中弘農太守徵為光祿勳

郭伋初漁陽都尉上谷太尹遷并州牧轉尚書令出為中山漁陽潁川三郡太守復為并州牧

杜詩初仕郡功曹三遷侍御史轉沛郡汝南都尉遷南陽太守

孔奮初姑臧長除武都丞拜武都太守

張堪初郎中謁者拜蜀郡太守後領驃騎將軍復拜漁陽太守

宋均初辰陽長遷九江太守歷東海相河內太守

第六卷

第五倫初京兆主簿拜會稽太守遷蜀郡太守代牟融為相

李忠初都尉遷丹陽太守封廣武侯復拜豫章太守

王景初河隄史三遷侍御史尋為徐州刺史

劉平初菑丘長攺全椒長遷侍中宗正

廉范初公府掾遷雲中太守歷武威武都蜀郡太守

魯恭初中牟令遷侍御史侍中後代呂蓋為相

第七卷

秦彭初騎都尉遷山陽太守轉潁川太守

王渙洛陽令

許荊桂陽太守

孟嘗初徐令遷合浦太守

張綱初御史遷廣陵太守

欒巴初黃門令擢郎中四遷桂陽太守謫永昌太守

虞詡初朝歌長遷懷令拜武都太守入為司隸校尉遷尚書僕射

第八卷

蘇章初武原令遷冀州刺史清河太守

羊續初郎中遷廬江南陽太守

种暠初署主簿遷侍御史歷漢陽南郡太守後為司空

度尚初上虞長攺文安令遷荊州刺史桂陽太守封右鄉侯

荀淑初當塗長遷朗陵相

鍾皓為林慮長

韓韶為蠃長

陳寔為聞喜太丘二邑長

第九卷

賈琮初京兆令歷交州冀州刺史

陸康初高成令攺武陵令遷桂陽廬江樂安太守加忠義將軍

吳祐初新蔡長遷膠東河間相

劉矩初雍丘令遷尚書令代黄瓊為太尉後為司空

劉寵初平陵令歷豫章會稽太守代黄瓊為司空後為宗正

仇覧為蒲亭長

童恢初不其令遷丹陽太守

劉寬初為長史徵為尚書令遷南陽太守代許訓為太尉

已上后漢守令原史列十一傳今增入二十七傳

徐邈初奉高令歷平陽安平太守遷撫軍大將軍後為涼州刺史封都亭侯

胡質初頓丘令歷治中常山太守荊州刺史賜爵關内侯

杜畿初為司空司直遷河東太守封樂亭侯歷司隸校尉尚書僕射

鄭渾初下蔡長邵陵令歷左馮翊上黨太守遷京兆尹陽平沛郡太守

倉慈初長安令遷燉煌太守

劉馥初揚州刺史遷廬江太守轉尚書賜爵關内侯出為河南尹後為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

梁習初海西下邳令遷并州冀州刺史賜爵關内侯為大司農

顏斐黄門侍郎遷平原太守

董和初蜀江原長遷益州太守入為中官將

顧邵為吳豫章太守

陸胤初尚書選曹郎遷交州刺史

已上三國守令原史未列傳今增入十一傳

第十一卷

魯芝初別駕攺騎都尉歷天水廣平太守并州刺史累遷青州諸軍事進爵為侯

胡威初侍御史遷安豊太守累遷豫州諸軍事進爵為侯

竇允初浩亹長遷臨水令鉅鹿太守

王宏汲郡太守遷河南尹大司農

曹攄初臨菑令轉洛陽令遷齊王記室

范晷初侍御史歷上谷馮翊守徵少府出為雍涼刺史加左將軍

喬智隆慮令

鄧攸初太子洗馬越王參軍遷河東吳郡太守累侍中吏部尚書右僕射

吳隱之初參軍遷晋陵太守累中書侍郎散騎常侍出為廣州刺史入度支尚書中領軍

已上晋守令原史列九傳

第十二卷

申怙初參軍歷下邳北海譙梁四郡太守遷督三郡諸郡事

杜慧度交州刺史封龍編侯

阮長之 初參軍襄垣令歷武昌臨海太守

甄法崇 江陵令

傅琰 初武康山陰令遷益州刺史累驍騎將軍黄門郎南郡内史行荊州事

虞愿 初常侍遷晉安太守入為中書郎東觀祭酒

沈瑀 初參軍建德令遷尚書駕部郎尋為潯陽太守

范述曾 初王國侍郎遷永嘉太守

孫謙 初句容令歷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徵為撫軍越騎校尉仕梁為零陵太守光祿大夫

何遠 初王錄事參軍歷武昌宣城太守徵為給事黄門侍郎

已上南宋守令原史列十傳

第十三卷

竇瑗 初御史封容城伯歷太山中山太守遷大宗正卿本州大中正

蘇淑 初樂令內史歷滎陽中山太守

張華原 初法曹參軍遷驃騎大將軍進爵為公後為兖州刺史

孟業 初典籤長史定州刺史遷廣平太守加衛將軍

蘇瓊 初長流參軍遷清河太守後為大理卿齊亡仕周為博陵太守

已上北守令原史列五傳

第十四卷

梁彥光 初仕周舍人上士遷華州刺史封陽城公仕隋歷岐州相州趙州上饒刺史遷鄃陽太守

樊叔畧 仕周為中尉封清鄉公拜汴州刺史徵為司農

公孫景茂 北魏高唐令周濟北太守隋汶南太守歷伊州淄州道州刺史加儀同三司

辛公義 周宣納上士隋水部侍郎封伯出為廣漢太守歷蓬州卭州刺史遷弘化太守

劉曠 隋初為平鄉令遷臨潁令拜莒州刺史

王伽 隋初為參軍擢為雍令

魏德深 隋貴鄉館陶長

趙軌 周治中隋初齊州別駕遷陝州刺史轉壽州總管

房恭懿 初平恩令歷濟陰太守海州刺史持節諸軍事

已上隋守令原史列九傳

第十五卷

韋仁壽 初長史遷南寧州

陳君賓 仕隋為襄國通守唐初為刑州刺史從鄧州入為太府少卿

張允濟 隋武陽令唐貞觀中遷刑部侍郎封武城男遷幽州刺史

李素立 唐揚州大都督府司馬歷太僕卿封高邑侯出為綿州刺史

薛大鼎 唐初為饒州道軍師遷滄州刺史從滄州遷銀青光祿大夫

賈敦頤 初瀛州刺史入為太子右庶子

田仁會 隋幽州刺史唐永徽平州刺史五遷勝州都督入為太府少卿遷右金吾將軍

裴懷古 儀鳳中下邽主簿遷監察御史從相州刺史幷州都督

韋景駿 初肥鄉令遷貴鄉令遷房州刺史

呂諲 初河西節度判官拜御史中丞遷黄門侍郎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尋為荊州刺史

第十六卷

第十七卷

第十八卷

出知杭州遷直學士兼通進銀臺司

孫洙　初集賢校理知海州進知制誥兼翰林學士

李瑑　初國子傳士出知房州累遷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

佗愈　初鄧城令徙武陵令遷知建昌軍入為考功員外復知廬州加徽猷閣待制宣撫司復知明州廬江府

陳規　初安陸令遷知德安府升顯謨閣直學士徙知池州知廬州起復知順昌

許應龍　初籍田令出知潮州召為禮部侍郎國子祭酒累官兵部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第十九卷

周敦頤　初分寧主簿調南安司理參軍徙知南昌歷合州判官通判虔州復知郴州遷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疾求知南康軍

程顥　初上元主簿遷晉城令改著作郎薦授太子中允推監察御史裏行提點京西刑獄改監汝州酒稅召為宗正丞

朱熹　初崇安主簿歷武學傳士樞密院編修官秘書郎出知南康軍提舉江西浙東常平茶鹽尋主管台州崇道觀復提點江西刑獄除兵部郎官復除崇政殿說書兼秘閣修撰改知漳州湖南路轉運使入為天章閣待制侍講提舉鴻慶宮

張洽　初授松滋尉遷永新令判池州入為著作郎直秘閣

陸九淵　初授靖安主簿改建寧崇安遷國子正將作監丞出知荊門軍

第二十卷

李道傳　初為州司戶遷太常博士著作郎出知真州宣州

程迴　初泰興尉歷進賢上饒令遷朝奉郎

劉清之　初宜春簿萬安丞遷宜黃令改判鄂州衡州起知袁州

魏了翁　初西川節度判官歷嘉定漢州眉州潼川路提點刑獄遷直秘閣知瀘州兼安撫司入為司封郎中遷秘書監復知瀘州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俄兼吏部尚書進簽書樞密院事封開國侯

黃震　初吳縣尉遷判廣德軍知撫州提舉常平倉

已上宋守令原史列十傳今增入二十七傳

第二十一卷

譚澄　初交城令歷懷孟河南路總管入為司農卿出守成都

許維禎　淮安府總管

許楫　初中書省架閣庫管勾出為勸農副使歷江西湖廣提刑按察副使尋為徽州總管

田滋　初總管府知事拜御史歷河南路總管浙西廉訪使改濟南路總管尋參知政事

卜天璋　初工部主事遷刑部郎中知歸德府改饒州路總管遷廣東山南廉訪使

耶律伯堅　初工部主事改清苑縣尹權恩州同知

段直　初右監軍改澤州長官遷提舉學校事

諳都剌　初翰林學士除遼東達魯化赤遷襄陽達魯花赤改益州路總管

楊景行　初會昌州判官轉宜黃尹陞撫州路總管

林興祖　初同知黃巖州事歷鉛山州道州路總管

周自強　初廣西兩江道宣慰司都事遷義烏尹轉金谿尹

白景亮 初南□知州陞河陽府尹□州路總管

壬良 初判官遷建德尹陞紹興路總管江西行省左右司員外

盧奇 初永春縣尹改寧德尹

鄒伯顏 初建寧崇安尹調漳州路判官

劉秉直 為衛輝路總管

已上元守令原史列十六傳

第二十二卷

郅都 初中郎將濟南太守尋為中尉遷鴈門太守景帝殺之

張湯 初茂陵尉遷御史廷尉轉御史大夫自殺

義縱 初上黨令改長安令遷河內尉南陽太守棄市

王溫舒 初廣平都尉遷河內太守

楊僕 初為御史累主爵都尉以府徙右內史

減宣 初大廄丞遷御史中丞左內史貶右扶風自殺

杜周 初為廷尉累左內史執金吾遷御史大夫

田廣明 初天水司馬遷淮陽太守自殺

嚴延年 初除御史掾遷侍御史貶平陵好畤二邑令歷涿郡河南太守棄市

尹賞 初粟邑令徙頻陽令長安令遷江夏太守

第二十三卷

董宣 初北海相左轉宣懷令

周紆 初仕□歷□長徙博平令遷渤海太守再遷召陵侯相□御史中丞累司隸校尉將

陽球 初為高唐令遷九江太守入為司隸校尉徙衛尉下獄死

庫狄士文 周為隋州刺史隋貝州刺史尋為雍州長史下獄死

田式 隋渭南太守封信都縣公拜延州刺史進大將軍襄州總管

第二十四卷

索元禮 為遊擊將軍

來俊臣 侍御史累遷左臺御史斬於西市

周興 尚書左丞見殺

丘神勣 疊州刺史清平道大總管伏誅

侯思止 左臺侍御史見殺

郭弘霸 初寧陵丞遷左臺御史自殺

周利貞 侍御史貶涪州刺史邕州長史賜死

王旭 初為兵曹參軍遷左臺侍御史貶衢州刺史

吉溫 初為新豐丞遷侍御史歷□門□郡太守武部侍郎兼御史端溪尉見殺

毛若虛 初武功丞推監察御史尋遷中丞兼賓化尉

敬羽 初□城尉推監察御史累遷御史中丞兼道州刺史詔殺之

已上酷吏原史列二十一傳

守令傳卷之一

豫章　外史　魏顯國　纂述
伯子　一鵬
孫　維藩　仝編
維垣
後學　胡以良
鄧履吉　仝校

宓不齊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瀕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辭魯君因請借善書者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已志齊攻魯單父老請縱民穫麥子賤不聽曰若使不耕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十有二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二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小所治大則庶幾乎子賤在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所著書有宓子十六篇唐開元贈單父伯宋大中祥符進侯封宋高宗曰引肘悟君釣魚稟令傳郭勿擾遂能制命

子路

仲由字子路魯之卞人也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鷄冠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

此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且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栝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不亦深乎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

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不感於心暴厲不動於體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乃所以爲亂之風也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其興也勃焉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子路將行辭於孔子請以言贈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子路問曰由聞

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子路曰夫子之喜也由惡足以知之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

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象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仁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齊人患魯用孔子選女樂文馬以遺魯君季桓子將受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三日孔子行子路爲蒲宰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

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容盡其美乎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立二十年其父蒯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聵乃與孔悝作亂

子路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於是哭子路於中庭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子路在聖門忠信明決喜聞過下人片言折獄無宿諾執轡問津從游周旋浮海猶喜尊信聖道最至云唐贈衛侯宋大中祥符改河内侯咸淳加衛公

子游

子游名言偃吳人自吳之郡受業於孔子孔子開發

子游侍曰敢問禮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閨門有禮故三族和朝廷有禮故官爵序田獵有禮故戎事閑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游退而學禮司寇文子司徒惠子之喪子夏皆問子偃焉時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産死鄭之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

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譬子産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子游宰武城以禮樂為教明人倫之序定上下之分風敎物釆詣語動履一一不妄故民無逸志邪心弦歌之敎不絕邑有澹臺滅明者貴之不喜賤之不怒廉于行己子游與之故夫子至武城聞弦歌之聲滅明之賢深喜子游云今吳郡有子游塚唐贈吳侯宋大中祥符加封丹陽公咸淳改封吳公

巫馬期

巫馬施字子期陳人一曰魯人期與子路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予歟子路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予道不行邪使汝以是願也期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治期問於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唐追封會伯宋大中祥符加封東阿侯

按太史公作史記紀志列傳外傳守令循酷諸史因之嗚呼此萬世守令法戒也緬遡弗棠誰復繼響逮春秋子產執政于鄭孫叔敖執政于楚雖惠愛可稱而相業彪炳當時儕同循吏似非其倫石奢縱父而自死李離過聽而齒劍於法則然於循何有愚故採聯門宓不齊仲由言偃巫馬期始焉庶幾德禮之化乎為鸞鳳為鷹鸇者當欣然慕惕然懼矣

李悝

李悝不知何許人初仕魏文侯知其能賢之以李悝為上地守下令曰人有狐疑之訟令射的中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悝又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輙為粟百八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上糴三而舍一中熟自三餘百石上糴二而舍一下熟自倍餘百石上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歛而糶之又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政莫急於盜賊故始於盜律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終以具律具加減凡六篇具律即今名例律也商君受之以相秦

西門豹

西門豹不知何許人初為鄴令辭于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

問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
之醜者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苗也似
禾黧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碔砆類玉此皆似之
而非者也豹往到鄴會長老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
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
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
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
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
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
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

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
人為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
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
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
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
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
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
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
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
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

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
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
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
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
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
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
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
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
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
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

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
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
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
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
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
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
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
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
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
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

澤流後世無絶已時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

尹鐸

晉趙簡子使尹鐸治晉陽郡鐸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户数以賦稅輕則民力紓也簡子乃謂其子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簡子薨智伯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之不浸者三版沉竈產鼃民無叛意

按戰國李悝既以能盡利而設律懲遠非徒患者西門豹禁河伯娶婦復鑿渠灌田民賴其利而不敢欺夫寬猛相濟猶寒暑迭運二臣有焉魏文侯賢之有以哉尹鐸保晉陽輕賦稅以紓民力襄子卒頼之此簡子明於知人而授之子歟

前漢守令傳卷之二

前漢書序曰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民用彫敝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孫弘倪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孝昭

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内虚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及孝宣興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黄霸朱邑龔遂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

見奉祀此廪廪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

文翁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子弟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按蜀地里志云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

王成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地節三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黃霸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以豪傑役使徙雲陵霸少學律令喜為吏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產有罪劾免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繇是俗吏尚

嚴酷以為能而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位在民
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
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
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
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踰
冬積三歲乃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為諫大夫令左馮
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於上擢霸為楊州刺史
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楊州刺
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
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

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為選擇良
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
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
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
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
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
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
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
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
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

霸具知其起居所問豪氂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
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某所大木可以
為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
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
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
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
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
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
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
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

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
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
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有
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
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
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
令百姓鄉化孝子悌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
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
囚吏民鄉於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
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

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丙吉為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群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慚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亡冤刑邑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為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謚曰定侯霸死後樂陵侯高竟為大司馬師古曰史書此者亦言霸奏高為太尉適事宜也霸子思侯賞嗣為關都尉薨子忠侯輔嗣至衛尉九卿薨子忠嗣侯訖王莽迺絕子孫為吏二千石者五六人始霸少為陽夏游徼與善相人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娶為妻與之終身為丞相後徙杜陵

朱邑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胸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饑者甘糟糠穰歲餘梁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

韓信鄧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茍
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
感敬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為列卿居處
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
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絜守節退食自公
亡彊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灾朕
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
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
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
西郭外民果共為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絶

龔遂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為官至昌邑
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
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
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
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
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鄰行左右侍御皆出涕
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請間
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為無道亡
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
擬於桀紂也師古曰擬比也得以為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嘗
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今大王親近群小漸漬
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
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
益王許之遂迺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
皆逐去安等久之宮中數有妖怪王以問遂遂以為
有大憂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會昭帝崩子昌邑
王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
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

今哀痛未盡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鬬虎豹召皮軒車
九流驅馳東西所為誖道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
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為世戮柰何君陛下故相宜極
諫爭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群臣坐陷
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
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為城旦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
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
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為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
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
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

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師古曰勝謂以威力克之而安謂以德化撫之上聞遂對甚說荅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勃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勑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迺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勃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迺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師古曰每一口即如此種也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蔆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為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

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勃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遂云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宮館為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以官壽卒

召信臣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為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為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為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為人勤力有方略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

原缺

前漢守令傳卷之三

趙廣漢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絜通敏下士為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

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為缿筩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按之辠立具即時伏辠廣漢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尤善為鈎距以得事情鈎距者設欲

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謝曰幸全活郎甚厚

送獄勑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斂
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
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
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
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
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
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
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
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
傳以為自漢興以來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

安中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
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
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
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搜索
私屠酤椎破盧罌斧斬其門關而去時光女為皇后
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
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
彊壯蠭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
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
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

安丞案賢尉史禹故劾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
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
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訊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
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後以他法論殺畜人上書言
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
為丞相府門卒令微伺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
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
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酎入廟祠廣漢得此使
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之毋令窮正己事丞
相不聽按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

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
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
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
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
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
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
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
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
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
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

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劒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鬬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倨敖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為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選補都內令舉廉為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以一警百吏民皆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郯許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市一郡怖慄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告曉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莝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翁歸三子

皆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閎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

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為燕郎中剌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對策曰昔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搆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更改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為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脩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

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
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
白宜循行郡中覧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
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
煩擾丞掾皆以為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
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
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
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亦皆自
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
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延壽大喜

開閤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
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
下引見尉薦郡中歙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延壽
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
吏民不忍欺紿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
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為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
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為更大赦不
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聞
之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
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為姦延壽劾奏移殿

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
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
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
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方領駕駟馬傅總建幢棨
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五騎
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
射室望見延壽車噭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
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
營陳被甲鞮鞪居馬上抱弩負籣入使騎士戲車弄
馬盜驂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食鑄作刀劍鉤鐔放

效尚方事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及治飾車甲三
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
為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
心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
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
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
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距
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
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為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為吏以已為戒子皆以父言去官
不仕至孫威乃復為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為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為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早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

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為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為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為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以光子禹為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食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祅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所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

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illegible]

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亹亹不舍晝夜群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户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囚篡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雪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其所以興之狀書奏天子徵拜敞膠東相賜黄金

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群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歙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絶耆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内飾則結束綢繆此言

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寛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来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黄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寖廢長安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温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敞皆

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来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閭里閲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敞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晉灼曰越法縱舍即足大者也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

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郡國
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為眞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
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惟廣漢及敞為久
任職敞為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
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
臺街御使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
傳張京兆眉憮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
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
終不得大位敞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
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為大夫平尚書事敞出為

刺史時望之為大行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
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為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
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敞惲黨友不宜處
位等比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敞使賊捕掾絮舜有
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私歸其家
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
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遂殺舜以故免為庶人敞既
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
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被重
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

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
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
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加
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使歸臥家謂臣五
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誅
之臣敞賊殺無辜鞫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
天子引見敞拜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
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群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
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
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吏逐捕窮窘蹤迹

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
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轑中敞傳吏皆捕格斷頭縣其
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
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為真
太原郡清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
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
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
使者徵敞欲以為左馮翊會病卒敞所誅殺太原吏
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
都尉初敞為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為梁相是時

貴民多豪彊號為難治敞問武何以治梁武敬悖
兇譏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駁
驃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
惡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
刑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辦治梁矣
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孫竦王莽時至郡
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
後

王尊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

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
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
署守屬監獄久之尊稱病去師事郡文學官治尚書
論語畧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為郡決曹史數歲
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
長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
遷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
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為妻詬笞我尊聞之遣吏
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
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

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
幸雍過虢供張如法而辦以高第擢為安定太守到
官出教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母抑彊
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卿
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明慎
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
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
則不可以致千里闑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
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
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

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
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
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
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贓威震郡中盜賊分
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
為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
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
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
在閭巷上以尊為郿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
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

柰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
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
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
夷歸附其威信傳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
遷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
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廷中王未及出受詔尊
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
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
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
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廐長大王當從官駕鳴和鸞乃

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
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也
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
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
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
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
尊高明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奏
尊為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
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
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為庶人大將軍王

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為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
令石顯貴幸專權為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
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
徙為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
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
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
者令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
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
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
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

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
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衡
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
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
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眾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
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
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
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
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
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下[illegible]

史丞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猥歷奏大臣
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
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為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
山群盜傰宗等數百人為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
剛為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
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
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為諫大夫
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
夫守京兆尹後為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
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放謂尊詔書所捕宜

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放曰所捕宜今
發吏尊又曰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
三月間千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許仲
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吏不敢捕尊行縣還
上奏曰彊不凌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
氣通御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外為大言倨嫚姍
上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
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往者南
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
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眾曠日煩費

不能禽制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群盜方略拜為諫大
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
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
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
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
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
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
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
邪銷釋吏民說服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
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原其所

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
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大奴利家捽搏其頰
兄子閎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
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傳致奏文浸潤
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
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
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
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
傷尊脩身絜己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
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脩威信

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讐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讐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盡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惟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

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祀之尊子伯亦為京兆尹坐耎弱不勝任免

薛宣

薛宣字貢君東海郯人也少為廷尉書佐都船獄吏後以大司農察廉補不其丞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說其能遷樂浪都尉丞幽州刺史舉茂材為

朐令王鳳聞其能薦宣為長安令治果有名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貶退白黑分明繇是知名出為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賊廢亂上徙宣為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狡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迺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

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游得

檄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譔也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宣為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池陽令舉廉

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迺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宣為人好威

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心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硯皆為設方畧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郡中清靜遷為少府共張職辦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皐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威德並行衆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

賊什分三輔之一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罪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為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宣除趙貢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為吏亦有能名宣為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

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也
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久之廣漢郡
盜賊群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能克上迺拜河
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
帥鄭躬降者數千人迺平會太后崩喪事倉卒上以
吏賦斂趨辦冊免宣罷歸初宣為丞相而翟方進為
司直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為
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習文法練國制
度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特
進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年後坐善定

陵侯淳于長罷就第初宣有兩弟明脩明至南陽太
守脩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
常從脩居官宣為丞相時脩為臨菑令宣迎後母脩
不遣後母病死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服少能行
之者兄弟相駮不可脩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哀帝
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
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
朝省坐免為庶人歸故郡卒於家子況為右曹侍郎
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
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

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
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
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宣笑曰吏
道以法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
學也人以宣言為然初宣後封為侯時妻死敬武長
公主寡居上令宣尚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師
後宣卒主上書願還宣葬延陵奏可況私從敦煌歸
長安會赦因留與主私亂帝外家丁傅貴主附事之
而疏王氏元始中莽自尊為安漢公主又出言非莽
而況與呂寬相善及寬事覺時莽并治況發揚其罪

使使者以太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
氏擅朝排擠宗室使者迫守主遂飲藥死況梟首於
市白太后云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乃止

後漢書序曰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廣求民瘼觀納風謡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寛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為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謡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

魯恭吳祐劉寛及潁川四長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邊鳳延篤先後為京兆尹時人以輩前世趙張又王渙任峻之為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禁止然導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今綴集殊聞顯迹以為循吏篇云

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筭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性寛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為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為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

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群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脩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

其訓使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
聞者皆蚩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理事
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
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
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
農六部丞勸課農桑遷茂為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
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郡常為門下掾祭酒不
肯作職吏更始立以茂為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
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
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

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
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
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車馬衣一襲
絮五百斤復以茂長子戎為太中大夫次子崇為中
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
臨送葬子崇嗣徙封汎鄉侯官至大司農崇卒子棽
嗣棽卒子訢嗣訢卒子隆嗣永元十五年隆卒無子
國除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
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並名重當時休字
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

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為國師遂歐血託病杜
門自絕光武即位求休勳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
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
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擢
龔勝子賜為上谷太守勝鮑宣事在前書勳事在玄
孫邕傳

衛颯

衛颯字子產河內脩武人也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
常傭以自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
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

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
車脩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朞年間邦俗從化先是
含洭湞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內屬桂陽
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
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
傜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
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
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耒陽縣出鐵石佗郡民
庶常依因聚會私為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颯
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理卹

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
郡內清理二十五年徵還光武欲以為少府會颯被
疾不能拜起勑以桂陽太守歸家須後詔書居二歲
載病詣闕自陳困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于家
南陽茨充代颯為桂陽亦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
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履民得利益焉

任延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
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值倉卒避
兵之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

元年以延為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
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時
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
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
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省諸
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
餐飯之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時
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
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埽灑其門猶懼辱
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脩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
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
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萇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
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建武初延上書願
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為九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
雜繒令妻子留洛陽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
民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
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
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
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
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

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
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
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
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為交阯
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
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嶺南華風始於二
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
九真吏人生為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
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
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

故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既之武威時謫
兵長吏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為人暴害延收
紺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少子尚乃聚會
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
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
寇抄多廢田業延到選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賞罰
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黃石雜種號也)其有警
急逆擊追討虜恒多殘傷遂絕不敢出河西舊少雨
澤乃為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
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

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
左轉召陵令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
辟雍因以為河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至
太常

劉昆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
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
操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
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
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
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
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
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
為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
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
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
度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為光祿勳詔
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度河行
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
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乃令入授皇

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
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
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
為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
焉

郭伋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高祖父解武帝時以任
俠聞父梵為蜀郡太守伋少有志行哀平間辟大司
空府三遷為漁陽都尉王莽時為上谷大尹遷并州
牧更始新立三輔連被兵寇百姓震駭強宗右姓各

擁衆保營莫肯先附更始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
鎭撫百姓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轉為尚書令數納
忠諫諍建武四年出為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為
漁陽太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
猾惡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
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
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
戶口增倍後潁川盜賊群起九年徵拜潁川太守召
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
冀京師并蒙福也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阸自鬪

當一士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
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因自
劾專命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
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絡繹不絕十一年
省朔方刺史屬并州帝以盧芳據北土乃調伋為并
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皇太子諸王宴語
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
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
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
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

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
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
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
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
一日伋為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是時
朝廷多舉伋可為大司空帝以并尚書有盧芳之儆
且匈奴未安欲使久於其事故不召伋知盧芳夙賊
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隋昱
遂謀脅芳降伋芳乃亡入匈奴伋以老病上書乞骸
骨二十二年徵為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

以充其家伋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時
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杜詩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
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為侍御
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
惶擾詩勑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
以棨戟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詩到大陽聞
賊規欲北度乃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
趁擊斬異等賊遂翦滅拜成皐令視事三歲舉政尤

異再遷為沛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
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
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
姓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
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疏
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脩文群帥反旅海
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
二垂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
雖勤亦未得解甲櫜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

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
之望異一休足於內郡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
愚以為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
泄用之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鷙之師陛下起兵十
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
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比於宿衞則戎士自百
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讐
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
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
之師競而忘死衆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

明守戰堅臣聖下之珍又民人心今猥用愚懦塞[illegible]
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
遭陛下創制大業賞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牧
養不稱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慍誠惶誠恐
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家居
先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
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增
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
能遂不許之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
鄱陽長董崇等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

符之信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
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
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歛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
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
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
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
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
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詩身雖在外盡心朝廷
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
遣客為弟報仇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

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孔奮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為侍中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道矣遭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天下未定

士多不脩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以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歛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為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

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郡多氐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為群氐所信向奮乃率厲鍾留等令要遮鈔擊共為表裏賊窘懼逼急乃推奮妻子以置軍前冀當退却而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為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為武都太守奮自為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為政明斷甄善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讐郡中稱為清平弟奇游學洛陽奮以奇經明當仕上病去官守約鄉閭卒于家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云

張堪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為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拾陸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歙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為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成都既降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

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驃騎將
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
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
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
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
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
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
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
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
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帝聞良久歎息拜顯為魚復長方徵堪會病卒帝深
悼惜之下詔褒賜帛百匹

宋均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父伯建武初為五官中
郎將均以父任為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
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其
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
之以祖母喪去官客游潁川後為謁者會武陵蠻反
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
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
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阨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
軍士多溫溼疾病死者太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
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
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
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
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
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
為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
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
訪問焉遷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均

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
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遷九江太守郡
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
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
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
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
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
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
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
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為公嫗歲歲改易既而不敢

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永平元年遷東海相在郡五年坐法免官客授潁川而東海吏民思均恩化為之作歌詣闕乞還者數千人顯宗以其能七年徵拜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旨均嘗刪翦疑事帝以為有姦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小黃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即令貰郎遷均司隸校尉數月出為河內太守政化大行均常寢病百姓耆老為禱請旦夕問起居

其為民愛若此以疾上書乞免詔除子條為太子舍人均自扶輿詣闕謝恩帝使中黃門慰問因留養疾司徒缺帝以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疾令兩騶扶之均拜謝曰天討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望帷幄因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條扶持均出賜錢三十萬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以為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書恒欲叩頭爭之以時方嚴切故遂不敢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悲之建初元年卒於家

後漢守令傳卷之六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為氏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以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倫後為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數年鮮于褒薦之於京兆尹閻興興即召倫為主

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倫出有詔以為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貿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

以爲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
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
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
以呪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絶百姓以安永平
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嗁呼相隨日裁行數里
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
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案梁松
事亦多爲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爲梁氏及會稽
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録囚徒得免歸田
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爲宕渠令顯拔鄉

佐玄賀賀後爲九江沛二郡守以清潔稱所在化行
終於大司農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
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
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
處曹於是爭賕抑絶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
千石時以爲知人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
牟融爲司徒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
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倫以
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及馬防爲車騎將軍
當出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

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
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
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愛聞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
多賜財帛篤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爲馬氏妻
恃此交通所在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
議者咸致疑怪況乃以爲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
爲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
苟有所懷敢不自聞並不見省用倫雖峭直然好疾
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守長吏有善政者乃上疏褒稱
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

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
殊未有寛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
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
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
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愼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
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
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
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
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寛臣愚
不足採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

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
闥年盛志美卑謙喜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
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
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
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
戚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詖險趣
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閉
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
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

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
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然以
蘊藉不脩威儀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
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
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
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
豈可謂無私乎連以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
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後數年卒時
年八十餘詔賜祕器衣衾錢布少子頡嗣歷桂陽廬
江南陽太守所在[illegible]

李忠

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父為高密都尉忠元始中
以父任為郎署中數十人而忠獨以好禮修整稱王
莽時為新博屬長郡中咸敬信之更始立使使者行
郡國即拜忠都尉官忠遂與任光同奉世祖以為右
大將軍封武固侯時世祖自解所佩綬以帶忠因從
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獨
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
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進圍鉅鹿未下王郎
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

廣及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為校尉
忠即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
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
則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
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
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效命誠不敢
內顧宗親世祖迺使任光將兵救信都光兵於道散
降王郎無功而還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
全世祖因使忠還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鄲者
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忠迺還復為都尉建武二

年更封中水侯食邑三千户其年徵拜五官中郎將
從平麗萌董憲等六年遷丹陽太守是時海內新定
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懷降附其不
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
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
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
萬餘口十四年三公奏課為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
病去官徵詣京師十九年卒子威嗣威卒子純嗣永
平九年坐母殺純叔父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
純琴亭侯純卒子廣嗣

王景

王景字仲通樂浪䛁邯人也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
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
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仲懼禍及乃
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閎為郡三老更始
敗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
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閎與決
曹史楊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為列侯閎獨讓爵帝
奇而徵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闚衆書又好天文
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

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
用景墕流法水乃不復為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
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
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
修堤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為發卒方營河功而
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人庶熾盛緣隄墾
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壅塞今居家稀少
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力
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
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

中兗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恒興他役不先民急永
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
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
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
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
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埶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溝
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
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
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員吏如西
京舊制景由是知名王吳及諸從事掾吏皆增秩一

者景三遷爲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縑錢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遷都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爲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於官初景以爲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蓍龜而衆書錯糅吉凶相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葬送造宅之法若黃帝青烏之書堪輿日相之屬前書藝文志堪輿金匱十四卷許慎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日相謂日辰王相之法也適於事用者集爲大衍玄基云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也

劉平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本名曠顯宗後改爲平王莽時爲郡吏守菑丘長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稱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亨之平叩頭曰今旦爲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爲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常聞烈士乃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建武初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平時復爲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創困頓不知所爲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乃斂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乃裹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後以病免顯宗初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薦平及琅邪王望東萊王扶曰臣竊見琅邪王望楚國劉曠東萊王扶皆年

七十執性恬淡所居之處邑里化之修身行義應在
朝次臣誠不足知人竊慕推士進賢之義書奏有詔
徵平等特賜辦裝錢至皆拜議郎並數引見平再遷
侍中永平三年拜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宮郇恁等在
位八年以老病上疏乞骸骨卒於家

廉范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以
廉氏豪宗自苦陘徙焉世爲邊郡守或葬隴西襄武
故因仕焉曾祖父褒成哀間爲右將軍祖父丹王莽
時爲大司馬庸部牧皆有名前世范父遭喪亂客死

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
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乃重資送范范
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
棺柩遂俱沉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
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葬服竟
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京兆隴西二郡更請召皆
不應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爲功曹會融
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
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
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

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
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邪語遂絕融繫
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
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
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
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
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
愚戇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
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
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

怪卿志膽敢爾因貰之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
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入過
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
拒之虜衆盛而范兵寡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
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遥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
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
級虜自相轔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頻
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其宜建初中
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
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

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
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
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在蜀數年坐
法免歸鄉里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悉以賑宗族
朋友肅清崩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
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
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
歸乃緣縱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
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為然
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服其好義然依倚大將軍

竇憲以此為譏卒于家初范與洛陽慶鴻為刎頸交
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至
琅邪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

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出於魯頃公為楚
所滅遷於下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間自魯而
徙祖父匡王莽時為羲和有權數號曰知囊父某建
武初為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
號踴不絕郡中賻贈無所受服喪禮過成人鄉里
奇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

人間事兄弟俱為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熹
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恭憐丕小
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
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初丕舉方
正恭乃始為郡吏太傅趙熹聞而辟之肅宗集諸儒
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議熹復舉恭直言
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
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
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
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

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長
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於是吏人信服建
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
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
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
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
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
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
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安因
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

士王方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
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會遭母喪去官吏
人思之後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
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陛下親勞聖
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垂為人除患
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
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
庫空虛國無畜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陛下躬大
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
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

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狄
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
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
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
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夫戎狄
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雜居中國
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
已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
足安業樂產夫人道乂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
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

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夫以德
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為鮮卑所殺遠臧
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
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
胡而兵已困矣白山之難不絕如綖都護陷歿士卒
死者如積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
念之以為累息柰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
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
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
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群僚百姓咸曰不

可陛下獨柰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
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
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
卒以順天心書奏不從每政事有益於人恭輒言其
便無所隱諱其後拜為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
盛遷侍中數召讌見問以得失賞賜恩禮寵異焉遷
樂安相是時東州多盜賊群輩攻劫諸郡患之恭到
重購賞開恩信其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以漢
補博昌尉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安永
元九年徵拜議郎八月飲酎齋會章臺詔使小黃門

得引恭前其夜拜郎中勑使陪乘勞問甚渥冬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十二年代呂蓋為司徒十五年從巡狩南陽除子撫為郎中賜騶馬從駕弟丕亦為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策免殤帝即位以恭為長樂衛尉永初元年復代梁鮪為司徒初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為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

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饑流散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

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疫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駮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議奏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唯正朔服

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嘘萬物養其根荄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冬

吁嗟王道爲駁况於衆乎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
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
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後卒施行恭再
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
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
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恭性謙退
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然終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爲稱
三年以老病策罷六年年八十一卒於家以兩子爲
郎長子謙爲隴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太僕從
獻帝西入關與司徒王允同謀共誅董卓及李傕入

長安旭與允俱遇害

後漢守令傳卷之七

秦彭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
六世祖襲爲潁川太守與群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
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同産女弟顯宗時入掖
庭爲貴人有寵永平七年以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
擢爲開陽城門侯十五年拜騎都尉副駙馬都尉耿
秉北征匈奴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
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
讓之儀乃爲人設四誡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

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
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
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
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
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
班令三府并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仍有鳳
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
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章和二年卒彭弟淳褒並
爲射聲校尉

王渙

王渙字稚子廣漢郪人也父順安定太守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略舉大義爲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爲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由此顯名州舉茂才除溫令縣多姦猾積爲人患渙以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在溫三年遷兗州刺史繩正部郡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論歲餘徵拜侍御

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還爲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群疑又能以譎數發擿姦伏京師稱歎以爲渙有神筭元興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賦斂致奠醊以千數渙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按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爲卒司所鈔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西每祀輒弦歌而薦之永初二年鄧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爲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昔大司農朱邑右扶風尹翁歸政迹茂異令名顯聞孝宣皇帝嘉歎愍惜而以黃金百斤策賜其子故洛陽令王渙秉清修之節蹈羔羊之義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爲之立祠自非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渙子石爲郎中以勸勞勤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祀惟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焉鐔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爲豫州刺史時天下饑荒競爲盜賊州界收捕且萬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

理後位至長樂衛尉自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稱職永平中以劇令勃海任峻補之峻擢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一歲斷獄不過數十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終於太山太守

許荊

許荊字少張會稽陽羨人也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爲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儀禮曰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婦判合也昆弟四體也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

子汝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也於是共割財産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産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荊少為郡吏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荊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荊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

家扶荊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去荊名譽益著太守黄兢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荊為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荊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謝承書曰彬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千餘人也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為立廟樹碑荊孫馘靈帝時為太尉

孟嘗

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為郡吏並伏節死難嘗少修操行仕郡為户曹吏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寃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寃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寃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

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産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

泰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嵩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
出俗能幹絕群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
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
嵩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
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
廟之寶棄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
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為珍
士以稀見為貴槃木朽株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
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筲之姿趨日月
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

嵩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

第五訪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
貧常傭耕以養兄嫂有閒暇則以學文仕郡為功曹
察孝廉補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縣歸之户
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錢訪乃開倉賑
給以救其敝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
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
嘉之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姦盗遷南
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卒於官

張綱

張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
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
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
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
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
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
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
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
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乃頃者以來不遵舊典

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
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
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
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
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
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
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
翼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
恣無底多樹謟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
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

者也書御京師震竦時冀妹為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楊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荊揚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強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為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絕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為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為負土成墳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縗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拜綱子續為郎中賜錢百萬

欒巴

欒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好道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為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校學以奬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政事明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荊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議郎

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循行州郡巴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剪理姦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會帝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或有小人墓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塋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主者壞人冢墓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復上誹謗苟肆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二十餘年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巴以其黨復謫永昌太守以無功自劾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冤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祖父經為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為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中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脩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喭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脩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

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
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詡異
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甯季等
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
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
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
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
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
以詡譸之知其無能為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大行
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

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皋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
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
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
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
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
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
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綖縫其
裾為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
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遷
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衆數千遮

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
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
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
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
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
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
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
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
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
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

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
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
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
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
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
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
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
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由
沮至下辯數十里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
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詡始到郡

户裁盈萬及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户鹽米豐賤十倍於前坐法免永建元年代陳禪為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為吏人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罰者人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二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順帝省其章乃為免司空陶敦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每請託受取詡輙案

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宫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下詔出詡還假印綬時防立在帝後程乃叱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阿母求請帝問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顗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為義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

以聚歛詡上疏曰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匈匈不絕謫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詡章切責州郡謫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歳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詡駮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惷之人不足

多誅帝納詡言笞之而已詡因謂諸尚書曰小人有
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為理豈臣下
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
詡又上言臺郎顯職仕之通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
州無人宜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及諸奏議多見從
用詡好刺舉無所回容數以此忤權戚遂九見譴考
三曹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尚書令
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
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
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
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恭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後漢守令傳卷之八

蘇章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八世祖建武帝時為右
將軍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性強切而持毀譽士友
咸憚之至乃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
思之三輔號為大人永平中為奉車都尉竇固軍出
擊北匈奴車師有功封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大守章
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為議
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為武原令時歲饑輒開倉
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

守章行部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為設酒殽陳平生之
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
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
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換
為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隱歸鄉里不交
當世後徵為河南尹不就

羊續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
祖父侵安帝時司隸校尉父儒桓帝時為太常續以
忠臣子孫拜郎中去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

坐黨事禁錮十餘年幽居守靜及黨禁解復辟太尉府四遷為廬江太守後楊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并執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為平民賦與佃器使就農桑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絜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懾乃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十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續為上言宥其枝附賊既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祗裯鹽麥數斛而已顧勑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六年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縕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而徵為太常未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斂不受賵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勑太山太守以府賻錢賜續家云

种暠

种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為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暠悉以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有進趣名利皆不與交通始為縣門下吏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令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諶送客於太陽郭遙見暠異之還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吏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邪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暠於庭辯詰職事暠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舉高第順帝末為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為請救事皆被寢遏暠自以職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諸

為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惡章露宜伏歐刀
又奏請勅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為勅史二千
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擢暠監太
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
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為暠乃手劒當車
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
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
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帝
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為益州刺史暠素慷慨
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

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唐菆邛僰諸國自前刺
史朱輔卒後遂絕暠至乃復向化時永昌太守冶鑄
黃金為文蛇以獻梁冀暠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
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暠會巴郡人服直
聚黨百餘人自稱天王暠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剋吏
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暠承太尉李固上疏
救之梁太后省奏乃赦暠承罪免官而已後涼州羌
動以暠為涼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
詣闕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
之暠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

暠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
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反叛復轉遼東
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坐事免歸後司隸
校尉舉暠賢良方正不應徵拜議郎遷南郡太守入
為尚書會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擢暠為度遼將軍
暠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
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
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
暠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無警入為大司農延
熹四年遷司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為稱職在

位三年年六十一薨并涼邊人咸為發哀匈奴聞暠卒
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二
子岱拂

度尚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修學行不為鄉
里所推舉積困窮乃為宦者同郡侯覽視田得為郡
上計吏拜郎中除上虞長為政嚴峻明於發擿姦非
吏人謂之神明遷文安令遇時疾疫穀貴人饑尚開
倉廩給營救疾者百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穆行
部見尚甚奇之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

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阯刺史及蒼梧
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討
之不能剋豫章艾縣人六百餘人應募而不得賞直
怨恚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殺縣令衆漸盛又
遣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
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書朱穆舉尚自右校
令擢為荊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
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
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
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

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鬭志尚計緩之則不
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
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并
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
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
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
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
衆聞咸憤踊尚勑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
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
兵三年羣寇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明

年徵還京師時荊州兵朱蓋等征戍役久財賞不贍
恚復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
燒郡縣太守任胤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
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是以尚為中郎將將幽冀黎
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沙太守抗徐
等發諸郡兵并埶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
級餘賊走蒼梧詔賜尚錢百萬餘人各有差時抗徐
與尚俱為名將數有功徐字伯徐丹陽人鄉邦稱其
膽智初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
置於縣下由是境內無復盜賊後為中郎將宗資別

部司馬擊太山賊公孫舉等破平之斬首三千餘級
封烏程東鄉侯五百戶遷太山都尉寇盜望風奔亡
及在長沙宿賊皆平卒於官桓帝下詔追增封徐五
百戶并前千戶復以尚為荊州刺史尚見胡蘭餘黨
南走蒼梧懼為己負乃偽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於
是徵交阯刺史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
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
君不出何也磐因自列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荊州
餘黨散入交阯磐身嬰甲冑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
殄渠帥餘燼鳥竄冒遁還奔荊州刺史度尚懼磐先

言怖畏罪炭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為國爪牙而為
尚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不辜
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為惡吏死
為敝鬼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真偽尚不徵
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
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磐字子
石丹陽人以清白稱終於廬江太守尚後為遼東太
守數月鮮卑率兵攻尚與戰破之戎狄憚畏年五十
延熹九年卒於官

荀淑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即荀卿十一世孫也少有
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為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
知人安帝時徵拜郎中後載遷當塗長去職還鄉里
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
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
府房植舉淑對策譏刺貴倖為大將軍梁冀所忌出
補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稱為神君頃之棄官歸閑居
養志產業每增輙以贍宗族知交年六十七建和三
年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二縣皆為立祠有子
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初
荀氏舊里名西豪陰令勃海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
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

鍾皓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為郡著姓世善刑律皓
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為二兄未仕避隱密山以詩
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為
友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
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劾去前
後九辟公府徵為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
及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

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
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常
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
膺妹妻之瑾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以為
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常
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本卒
保身全家爾道為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年六十
九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
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膺台輔遂廷王命卒歲容
與皓孫繇建安中為司隸校尉

韓韶

韓韶字仲黄潁川舞陽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時太山賊公孫舉偽號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為坐法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韶為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餘縣多被寇盗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愍其饑困乃開倉賑之所禀贍萬餘户主者争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以病卒官同郡李膺陳寔杜密荀淑等為立碑頌焉子融字元長少能辯理而不為章句學聲名甚盛五府並辟獻帝初至太僕年七十卒

陳寔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為兒童雖在戲弄為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為都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為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為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楊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為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倫謂衆人言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黄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朞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修德清静百姓以安鄰縣人户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

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歛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争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

短時歲荒民饑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群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

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諡為文範先生有六子紀諶最賢

後漢守令傳卷之九

賈琮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舉孝廉再遷為京兆令有政理迹舊交阯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勑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為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自活故聚為盜

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姦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乃以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惟癭陶長濟陰董昭觀津長梁

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表琮為度遼將軍卒於官

陸康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祖父續在獨行傳父褒有志操連徵不至康少仕郡以義烈稱刺史臧旻舉為茂才除高成令縣在邊垂舊制令户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不得行來長吏新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為治寇盜亦息州郡表上其狀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內倖因此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岱為表陳解釋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會廬江賊黃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萬餘人攻沒四縣拜康廬江太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穰等餘黨悉降帝嘉其功拜康孫尚為郎中獻帝即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遣孝廉計吏奉貢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饑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以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以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潛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illegible]卒年七十宗族百餘人遭離饑戹死者將半朝廷[illegible]其守節拜子儁為郎中少子績仕吳為鬱林太守[illegible]學善政見稱當時幼年曾謁袁術懷橘墮地者也有名稱

吳祐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

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耻柰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黄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時公沙穆來游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

間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為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輙閉閤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汚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人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祐在膠東九年遷齊相

大將軍梁冀表為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為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為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子馮鯛陽侯相皆有名於世

劉矩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叔父光順帝時為司徒矩少有高節以叔父遼未得仕進遂絕州郡之命太尉

朱寵太傅桓焉嘉其志義故叔遼以此為諸公所辟
拜議郎矩乃舉孝廉稍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其無
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
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
感之輙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在縣四
年以母憂去官後太尉胡廣舉矩賢良方正四遷為
尚書令性亮直不能諂附貴埶以是失大將軍梁冀
意出為常山相以疾去官時冀妻兄孫礼為沛相矩
懼為所害不敢還鄉里乃投彭城友人家歲餘冀意
少悟乃止補從事中郎復為尚書令遷宗正太常延

熹四年代黃瓊為太尉瓊復為司空矩與瓊及司徒
种暠同心輔政號為賢相時連有災異司隸校尉以
劾三公尚書朱穆上疏稱矩等良輔及言殷湯高宗
不罪臣下之義帝不省竟以蠻夷反叛免後復拜太
中大夫靈帝初代周景為太尉矩再為上公所辟召
皆名儒宿德不與諸郡交通順辭默諫多見省用復
以日食免因乞骸骨卒於家

劉寵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也悼惠王
子孝王將閭將閭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父丕博
學號為通儒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
令以仁惠為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
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為豫章太守又三遷
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為官
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
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龎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
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
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
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
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

送寵曰吾欲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
錢受之轉為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為司空
以陰霧愆陽免頃之拜將作大匠復為宗正建寧元
年代王暢為司空頻遷司徒太尉二年以日食策免
歸鄉里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清約省素家
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掃
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以
老病卒於家弟方官至山陽太守方有二子岱字公
山繇字正禮兄弟齊名稱董卓入洛陽岱從侍中出
為兗州刺史虛己愛物為士人所附初平三年青州

黄巾賊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㑹擊之戰死興平中繇為楊州牧振威將軍時袁術據淮南繇乃移居曲阿値中國喪亂士友多南奔繇攜接收養與同憂劇甚得名稱袁術遣孫策攻破繇因奔豫章病卒

仇覽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少為書生淳黙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

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朞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柰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鳲梟哺所生時考城令河内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為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

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名

童恢

童恢字漢宗琅邪姑幕人也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賑卹九族鄉里賴全者以百數仲玉早卒恢少仕州郡為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

善事者皆賜以酒殽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
條章一境清静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
二萬餘户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
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
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
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
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踊躍自奮
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
暴疾而卒弟翊字漢文名高於恢辛府先辟之翊陽
喑不肯仕及恢被命乃就孝廉除須昌長化有異政

吏人生為立碑聞舉將喪棄官歸後舉茂才不就卒
於家賛曰政畏張急理善亨鮮推忠以及衆瘼自蠲
一夫得情千室鳴弦懷我風愛永載遺賢

劉寛

劉寛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父崎順帝時為司徒嘗
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寛車中認之寛無所言下駕步
歸有頃認尋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
刑罪寛曰物有相類事容脱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
州里服其不校桓帝時大将軍辟五遷司徒長史時
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為東海相延熹八年徵
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温仁多恕雖在倉
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吏
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
善推之自下灾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
輙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
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
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遷侍中賜衣
一襲轉屯騎校尉遷宗正轉光祿勲熹平五年代許訓
為太尉靈帝頗好學蓺每引見寛常令講經寛常於
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寛仰對曰臣不敢醉但

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寛簡略嗜酒不好盥
浴京師以為諺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
客不堪之罵曰畜産寛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
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産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
夫人欲試寛令恚伺當朝装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
翻汙朝衣婢遽收之寛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
手其性度如此海内稱為長者後以日食策免拜衛
尉光和二年復代段熲為太尉在職二年以日變免
又拜永樂少府遷光祿勲以先策黄巾逆謀以事上
聞封逯鄉侯六百户中平二年卒年六十六贈車騎
將軍印綬位特進謚曰昭烈侯子松嗣官至宗正

三國守令傳卷之十

徐邈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太祖居河朔召爲丞相軍謀掾試守奉高令入爲東曹議令史魏國初建爲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脩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後領隴西太守轉爲南安文帝踐阼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頴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賜爵關內侯車駕幸許昌問邈

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値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脩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豊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蓄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致也討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邈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彈邪繩枉州界肅清正始元年還爲大司農遷爲司隷校尉百寮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爲光祿大夫數歲即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非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

夫薨于家用公禮葬謚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賛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歿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邈同郡韓觀曼游有鑒識器幹與邈齊名而在孫禮盧毓先爲豫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盧欽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愽而守約猛而能寛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

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胡質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少與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州郡蔣濟為別駕始見太祖太祖問曰胡通達長者也寧有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於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太祖即召質為頓丘令縣民郭正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繫獄為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入為丞相東曹議令史州請為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刺史溫恢求請質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周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周平太祖辟為丞相屬黃初中徙吏部郎為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為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即自首罪人斯得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眾無入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荊州刺史加振威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皆以為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軍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

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性沈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封陽陵亭侯邑百戶謚曰貞侯子威嗣六年詔書褒述質清行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威咸熙中官至徐州刺史有殊績歷三郡守所在有名卒於安定

杜畿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為功曹守鄭縣令縣囚繫數百户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悉當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

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建
安中乃還荀彧進之太祖太祖以畿為司空司直遷
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太祖既定河北而高
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
先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幹通謀太祖謂荀彧曰
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為亂張晟寇殽澠間南通
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深河東被山帶河四鄰
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蕭何寇恂以鎮
之彧曰杜畿其人也於是追拜畿為河東太守固等
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討

之未至或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
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
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
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
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
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吾得居
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郖津度范先欲殺
畿以威衆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
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
制之在我遂釋之畿謂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

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
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
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為意固欲大
發兵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為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
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為然從之
遂為貲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
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吏可分遣休息急
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時善人在外陰
為己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白騎攻東
垣高幹入漢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

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
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
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
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
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始之崇寬
惠與民無為凡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為陳大義遣
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
相責怒曰有君如此柰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
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
漸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

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
月脩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韓
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
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為軍
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令
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
二千石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
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
如此魏國既建以畿為尚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
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朕將授卿以納言之

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制天下故且煩
卿卧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文帝即王
位賜爵關內侯徵為尚書及踐阼進封豐樂亭侯邑
百戶守司隸校尉帝征吳以畿為尚書僕射統留事
其後幸許昌畿復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
遇風歿帝為之流涕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
百穀而山死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
歿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謚曰戴侯子恕嗣

鄭渾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衆衆父興皆為名
儒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渾將
泰小子袤避難淮南袁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
華歆為豫章太守素與泰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
其篤行召為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
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
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
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為
字辟為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
餘家為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
以為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

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
示弱也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為守禦之備遂發民逐
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
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
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
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相繼
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衆
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渾率吏民前登
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
其吏民入硙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

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
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
業轉為上黨太守太祖征漢中以渾為京兆尹渾以
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
溫信者與孤老為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
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為最
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入為丞相
掾文帝即位為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
太守郡界下濕患水澇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界
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

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
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
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為山陽魏郡太
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
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
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
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及
卒以子崇為郎中

倉慈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為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募
屯田於淮南以慈為綏集都尉黃初末為長安令清
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
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為
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
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
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
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
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
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
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

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
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
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
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己校
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為
立祠遙共祠之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吳
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農太
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國孔乂或哀矜折獄或推
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擿姦發伏咸為良二千石

劉馥

劉馥字元頴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袁術將戚寄秦翊使率衆與俱詣大祖悅之司徒辟爲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史馥旣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茄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漑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

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爲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爲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爲用馥子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爲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在河內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爲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入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閑蠶麥有告備之用無雨潦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爲政類如此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母喪去官後爲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無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

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爲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脩廣戾渠陵大堨水漑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薨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諡曰景侯子熙嗣

梁習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為郡綱紀太祖為司空辟召為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還為西曹令史遷為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作為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棊跱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為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為真長老稱詠以為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總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績也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為刺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戶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

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四年薨子施嗣初濟陰王思與習俱為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己罪罪應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後同時擢為刺史思領豫州思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

顏斐

顏斐字文林有才學丞相召為太子洗馬黃初初轉為黃門侍郎後為京兆太守始京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殖又歷數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為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閑鉏治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為冬寒冰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饑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為雍州十郡

最斐又清已仰奉而已於是吏民恐其遷轉也至青
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侮侵
縣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斐前
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為斐宜謝乃私推
築斐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觀明公受陝之任乃
欲一齊衆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
令斐謝假令斐謝是吏為不得名公意也宣王遂嚴
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歲遷為
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步步稽留十餘
日乃出界東行至崤而疾困斐素心戀京兆其家人

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勵作健斐曰我
心不愧平原汝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還平
原京兆聞之皆為流涕為立碑于今稱頌之也

令狐邵

令狐邵字孔叔父仕漢為烏丸校尉建安初袁氏在
冀州邵去本郡家居鄴九年暫出到武安毛城中會
太祖破鄴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輩十餘人皆當斬
太祖閱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
放署軍謀掾仍歷宰守後徙丞相主簿出為弘農太
守所在清如冰雪妻子希至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
人不好狡詰其下無忌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
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粗
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至黃初初徵
拜羽林郎遷虎賁中郎將三歲病亡

董和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
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為牛鞞江原長成
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
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為
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

和嚴法說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
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
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主
定蜀徵和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
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歡交自和居官
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
石之財亮後為丞相教與群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
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
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
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

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為亮主簿有忠蓋之益故見褒述亮卒為中典軍封成陽亭侯假節領兗州刺史有治行

顧邵

顧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學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卜靜等皆亞焉自主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權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其淫祀非禮之祭者小吏姿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唐丁諝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為立聲譽秉遭大喪親為制服結絰邵當之豫章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留心下士惟善所在皆此類也諝至典軍中郎秉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粲太子少傅世以邵為知人在郡五年卒官子譚承云

吳胤

吳胤字敬宗凱弟也始為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爭陰相譖構胤坐收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後為衡陽督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阯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擾動以胤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永安元年徵為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胤曰胤天姿聰朗才通行絜昔歷選曹遺跡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胤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胤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致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土負

老攜幼并心景從衆無攜貳不煩兵衞自諸將合衆皆脅之以威未有如徹結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別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邉任輕不盡其才宂林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脩庶績咸熙矣徹卒子式嗣為柴桑督揚武將軍天策元年與從兄禕俱徙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業復將軍侯

晉守令傳卷之十一

晉書序曰漢宣帝有言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此則長吏之官寔為撫導之本是以東里相鄭西門宰鄴潁川黃霸蜀郡文翁或吏不敢欺或人懷其惠或教移齊魯或政務寬和斯並惇史播其徽音良能以為準的有晉肇茲王業光啟霸圖授方任能經綸武泰始受禪敗物君臨纂三葉之鴻基膺百王之大寶劳心庶績垂意黎元申勅守宰之司屢發憂矜之詔辭旨懇切誨諭殷勤欲使直道正身抑末敦本當此時也可謂農安其業吏盡其能者歟而帝寬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厲俗政刑以之私謁賄賂於此公行結綬者以放濁為通彈冠者以苟得為貴流遯忘反寖以為常劉毅抗賣官之言當時以為矯枉察其風俗豈虛也哉爰及惠懷中州鼎沸逮於江左晉政多門元帝比少康之隆處仲為梗海西微昌邑之罪元子亂常既權偪是憂故羈縻成俗莅職者為身擇利銓綜者為人擇官下僚多英儁之才勢位必高門之胄遂使良能之績僅有存焉雖復茂弘以明

允贊經綸安石以時宗鎮雅俗然外虞孔熾內難方殷而匡救彌縫方免傾覆弘風革獘彼則未遑今采其政績可稱者以為良吏傳

魯芝

芝字世英扶風郿人也世有名德為西州豪族父為郭汜所害芝繈褓流離年十七乃移居雍耽思墳籍郡舉上計吏州辟別駕魏車騎將軍郭淮為雍州刺史深敬重之舉孝廉除郎中會蜀相諸葛亮侵隴右淮復請芝為別駕事平薦於公府辟大司馬曹真掾轉臨淄侯文學鄭袤薦於司空王朗朗即加禮命後

拜騎都尉參軍事行安南太守遷尚書郎曹真出督關右又參大司馬軍事真薨宣帝代焉乃引芝參驃騎軍事轉天水太守郡鄰于蜀數被侵掠戶口減削寇盜充斥芝傾心鎮衞更造城市數年間舊境悉復遷廣平太守天水夷夏慕德老幼赴闕獻書乞留芝魏明帝許焉仍策書嘉歎勉以黃霸之美加討寇將軍曹爽輔政引為司馬芝屢有讜言嘉謀爽弗能納及宣帝起兵誅爽芝率餘衆犯門斬關馳出赴爽勸爽曰公居伊周之位一旦以罪見黜雖欲牽黃犬復可得乎若挾天子保許昌杖大威以羽檄徵四方兵孰敢不從捨此而去欲就東市豈不痛哉爽懦惑不能用遂委身受戮芝坐爽下獄當死而口不訟直志不苟免宣帝嘉之赦而不誅俄而起為使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振威將軍并州刺史以綏緝有方遷大鴻臚高貴鄉公即位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毌丘儉平隨例增邑二百戶拜揚武將軍荊州刺史諸葛誕以壽春叛文帝奉魏帝出征徵兵四方芝率荊州文武以為先驅誕平進爵武進亭侯又增邑九百戶遷大尚書掌刑理常道鄉公即位進爵鄣城鄉侯又增邑八百戶遷監青州諸軍事振武將軍青州刺史轉

平東將軍五等建封陰平伯武帝踐阼轉鎮東將軍進爵為侯帝以芝清忠履正素無居宅使軍兵為作屋五十間芝以年及懸車告老遜位章表十餘上於是徵為光祿大夫位特進給吏卒門施行馬羊祜為車騎將軍乃以位讓芝曰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服事華髮以禮終始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上不從其為人所重如是泰始九年卒年八十四帝為舉哀賵贈有加謚曰貞賜塋田百畝

胡威

胡威字伯武一名貔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稱少與鄉人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魏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為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疋為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為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

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拜侍御史歷南鄉侯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累遷監豫州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入為尚書加奉車都尉威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拜前將軍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以功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于位追贈使持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餘如故謚曰烈子奕嗣奕字次孫仕至平東將軍威弟羆字季象亦有幹用任至益州刺史安東將軍

杜軫

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父雄綿竹令軫師事譙周博涉經書州辟不就為郡功曹史時鄧艾至成都軫白太守曰今大軍來征必除舊布新明府宜避之此全福之道也太守乃出艾果遣其參軍牽弘自之郡弘問軫前守所在軫正色對曰前守遭去就之機輙

自出官舍以俟君子弘器之命復為功曹軫固辭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秩滿將歸群蠻追送賂遺甚多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又除池陽令為雍州十一郡最百姓生為立祠得罪者無怨言累遷尚書郎軫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施用時涪人李驤亦為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郎軫後拜犍為太守甚有聲譽當遷會病卒年五十一子毗為益州刺史拉致亂被害

竇允

允字雅始平人也出自寒門清尚自脩少仕縣稍遷郡主簿察孝廉除浩亹長勤於為政勸課田蠶平均調役百姓賴之遷謁者泰始中詔曰當官者能潔身脩己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賤必賞此興化立教之務也謁者竇允前為浩亹長以脩勤清白見稱河右是輩當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勸主者詳復參訪有以旌表之拜臨水令克已厲俗政脩政事士庶悅服咸歌詠之遷鉅鹿太守甚有政績卒於官

王宏

宏字正宗高平人魏侍中粲之從孫也魏時歷給事

中泰始初為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曲盡事宜在郡有殊績司隸校尉石鑒上其政術武帝下詔稱之曰今司隸校尉石鑒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普饑人不足食而宏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矣其賜宏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俄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為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為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政績聽以贖罪論太康中代劉毅為司隸校尉於是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絳及綺繡錦繢帝常遣左右微行觀察風俗宏緣此復遣吏科給婦人袙服至褰發於路論者以為暮年謬妄由是獲譏於時復坐免官後起為尚書太康五年卒追贈太常

曹攄

攄字顏遠譙國譙人也祖肇魏衛將軍攄少有孝行好學善屬文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為考鞫寡婦不勝

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攄到攄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柰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蹔見家邪衆囚皆涕泣曰若得蹔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剋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為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入為尚書郎轉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群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

服以病去官復為洛陽令及齊王冏輔政攄與左思
俱為記室督冏嘗從容問攄曰天子為賊臣所逼莫
有能奮吾率四海義兵興復王室今入輔朝廷匡振
時艱或有勸吾還國於卿意如何攄曰蕩平國賊匡
復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道罔隆
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非惟人事抑亦天理竊足不
出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閉門教授生徒千人惠帝
時三察孝廉州命別駕永嘉初公車徵拜博士太傅
東海王越辟並不就懷帝詔王公舉賢良方正刺史
王敦以賀循為賢良杜夷為方正乃上疏曰伏見太

子舍人會稽賀循處士廬江杜夷履道彌高清操絕
俗思學融通才經王務循宰二縣皆有名績僚東
宮忠恪允著清虛沖淡與俗異軌考槃空谷肥遁匪
跡蓋經國之良寶聘命之所急宜得侍詔公車承對
冊問必有忠讜良謨弘益政道矣敦於是逼夷赴洛
夷遁於壽陽

范晷

晷字彥長南陽順陽人也少游學清河遂徙家僑居
郡命為五官掾歷河內郡丞太守裴楷雅知之薦為
侍御史調補上谷太守遭喪不之官後為司徒左長
史轉馮翊太守甚有政能善於綏撫百姓愛悅之徵
拜少府出為涼州刺史轉雍州于時西土荒毀氐羌
蹈籍田桑失收百姓困弊晷傾心化導勸以農桑所
部甚賴之元康中加左將軍卒於官二子廣稚廣字
仲將舉孝廉除靈壽令不之官姊適孫氏早亡有孫
名邁廣負以南奔雖盜賊艱急終不棄之元帝承制
以為堂邑令丞劉榮坐事當死郡劾以付縣榮即縣
人家有老母至節廣輒聽暫還榮亦如期而反縣堂
為野火所及榮脫械救火事畢還自著械後大旱米
貴廣散私穀振饑人數千斛遠近流寓歸投之戶口
十倍卒於官稚少知名辟大將軍掾早卒子汪別有

傳

丁紹

紹字叔倫譙國人也少開朗公正早歷清官為廣平
太守政平訟理道化大行於時河北騷擾靡有完邑
而廣平一郡四境奴是以皆悅其法而從其令及臨
漳被圍南陽王模窘急紹率郡兵赴之模賴以獲全
模感紹恩生為立碑遷徐州刺史士庶戀慕攀附如
歸未之官復轉荊州刺史從車千乘南渡河至許時
南陽王模為都督留紹啟轉為冀州刺史到鎮率州

兵討破汲桑有功加寧北將軍假節監冀州諸軍事
時境內羯賊為患紹捕而誅之號為嚴肅河北人畏
而愛之紹自以為才足為物雄當官蒞政每事剋舉
視天下之事若運於掌握遂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
矣是時王浚盛於幽州苟晞盛於青州然紹視二人
蔑如也永嘉三年暴疾而卒臨終歎曰此乃天亡冀
州豈吾命哉懷帝策贈車騎將軍

喬智明

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也少喪二親哀毀過禮長
而以德行著稱成都王穎辟為輔國將軍穎之敗趙
王倫也表智明為殄寇將軍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
之號為神君部人張兌為父報仇母老單身有妻無
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兌將妻入獄兼陰縱之
人有勸兌逃者兌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
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其仁
感如是惠帝之伐鄴也穎以智明為折衝將軍參丞
相前鋒軍事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大怒曰卿名曉
事投身事孤主上為群小所逼將加非罪於孤卿奈何
欲使孤束手就刑邪共事之義正若此乎智明乃止
尋屬永嘉之亂亡於劉曜

鄧攸

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祖殷亮直彊正鍾氏伐蜀
奇其才自黽池令召為主簿賈充伐吳請殷為長史
後授皇太子詩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
獸在後斷其鞶囊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汝字也斷鞶
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
汝陰太守後為中庶子攸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
居喪九年以孝致稱清和平簡貞正寡欲少孤與弟
同居初祖母殷有賜官勅攸受之後太守勸攸去王
官欲舉為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也嘗詣鎮軍
賈混混以人訟事示攸使決之攸不視曰孔子稱聽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奇之以女妻焉舉為
吳王文學歷太子洗馬東海王越參軍越欽其為人
轉為世子文學吏部郎越弟騰為東中郎將請攸為
長史出為河東太守永嘉末沒於石勒然勒宿忌諸
官長二千石聞攸在營馳召將殺之攸至門門幹乃
攸為郎時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悅致之
勒重其辭乃命勿殺勒長史張賓先與攸比舍重攸
名操因稱攸于勒勒召至幕下與語悅之以為參軍
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后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

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
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
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
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
攸繫之於樹而去投李矩荀組皆不果仕攸與刁協
周顗素厚遂至江東元帝以攸為太子中庶子時吳
郡闕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
受唯飲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饑攸表賑貸未報乃輒
開倉救之臺遣散騎常侍桓彝虞斐慰勞饑人觀聽
善不乃劾攸以擅出穀俄而有詔原之攸在郡刑政

清明百姓歡悅為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
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
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紞如打
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
臺乞留一歲不聽拜侍中歲餘轉吏部尚書蔬食敝
衣周急振乏性謙和善與人交賓無貴賤待之若一
而頗敬媚權貴永昌中代周顗為護軍將軍太寧二
年王敦反明帝密謀起兵乃遷攸為會稽太守初王
敦伐都之後中外兵數每月言之於敦攸已出在家
不復知護軍事有惡攸者誣攸尚白敦兵數帝聞而

未之信轉攸為太常時帝南郊攸病不能從車駕過
攸問疾攸力病出拜有司奏攸不堪行郊而拜道左
坐免攸每有進退無喜慍之色久之遷尚書右僕射
咸和元年卒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祠以少牢攸
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
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
之感恨遂不復畜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
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吳隱之

隱之字處默濮陽鄄城人魏侍中質六世孫也隱之

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
有清操雖日晏歠菽不饗非其粟儋石無儲不取非
其道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為之流涕事母孝
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漏至哭臨之
時恒有雙鶴驚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鴈俱集時人
咸以為孝感所致嘗食鹹葅以其味旨掇而棄之與
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
聞隱之哭輟餐投箸為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
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
遂階清級解褐輔國功曹轉參征虜軍事兄坦之為

袁真功曹真敗將及禍隱之詣桓溫乞代兄命溫矜而釋之遂為溫所知賞拜奉朝請尚書郎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入為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右衛率轉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孝武帝欲用為黃門郎以隱之貌類簡文帝乃止尋守廷尉祕書監御史中丞領著作如故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

之為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終始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元興初詔曰夫孝行篤於閨門清節厲乎風霜實立人之所難而君子之美致也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吳隱之孝友過

人祿均九族菲己絜素儉愈魚飧夫處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饗惟錯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務嗇南域改觀朕有嘉焉可進號前將軍賜錢伍拾萬穀千斛及盧循寇南海隱之率厲將士固守彌時長子曠之戰沒循攻擊百餘日踰城放火焚燒三千餘家死者萬餘人城遂陷隱之攜家累出欲奔還都為循所得循表朝廷以隱之黨附桓玄宜加裁戮詔不許劉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久方得反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劉裕錫車牛更為起宅固辭乃拜度支尚書

太常以竹篷為屏風坐無氈席後遷中領軍清儉不革每月初得祿裁留身糧其餘悉分振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恒布衣不完妻子不霑寸祿義熙八年請老致事優詔許之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賜錢十萬米三百斛九年卒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隱之清操不渝屢被褒飾致事及於身沒常蒙優錫顯贈廉士以為榮初隱之為奉朝請謝石為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

妻劉氏齎沈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子
延之復厲清操為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為郡縣者
常以廉慎為門法雖才學不逮隱之而孝悌絜敬猶
為不替

南守令傳卷之十二

昔漢宣帝以為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
亦云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曰親
人至於道德齊禮移風易俗未有不由之矣宋武
起自匹庶知人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
王略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
簡雖所未暇而黜己屏欲以儉御身故能戎車歲
駕邦甸不擾文帝幼而寬仁入纂大業方內晏安
甿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
已守宰之職以六期為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
而人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
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
觸處成羣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舉
境外捍於是傾資掃蓄猶有未供深賦厚斂天下
騷動自茲迄于孝建兵連不息務之以師旅因之
以凶荒向時之盛自此衰矣及孝武承統制度滋
長犬馬餘菽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
玉燭紫極諸殿彫欒綺節珠窗網戶嬖女幸臣賜
傾府藏明皇繼祚彌篤浮侈恩不卹下以至橫流
涖人之官遷變歲屬突不得黔席未暇煖蒲密之

化事未易階豈徒吏不及古人乖於昔蓋由為上
所緣致化莫從齊高帝承斯奢縱輔立幼主思振
人瘼風移百城為政未朞擢山陰令傅琰為益州
刺史乃損華反樸恭己南面導人以躬意存勿擾
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別置獄丞與建
康為比永明繼運垂心政術杖威善斷猶多漏網
長吏犯法封刃行誅郡縣居職以三周為小滿水
旱之災輙加振卹十許年中百姓無犬吠之驚都
邑之盛士女昌逸歌聲舞節袨服華粧桃花淥水
之間秋月春風之下無往非適明帝自在布衣達

于吏事及居宸扆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
由斯而震慴以魏軍入伐疆埸大擾兵車連歲不
遑啓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繼以昏亂政由羣孽
賦調雲起徭役無度守宰多倚附權門互長貪虐
裒刻聚斂侵擾黎甿天下搖動無所措其手足梁
武在田知人疾苦及定亂之始仍下寬書東昏時
雜調咸悉除省於是四海之內始得息肩及踐皇
極躬覽庶事日昃聽政求瘼卹隱乃命輶軒以省
方俗置肺石以達窮人務已所先事唯急病元年
始去人貲計丁為布在身服浣濯之衣御府無文
錦之飾太官常膳唯以菜蔬圓案所陳不過三盞
蓋以儉先海內也故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召見
於前親勗政道始擢尚書殿中郎到溉為建安內
史左戶侍郎劉鱎為晉安太守溉等居官並以廉
潔著又著令小縣有能遷為大縣令大縣有能遷
為二千石於是山陰令丘仲孚有異績以為長沙
內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為宣城太守剖符為吏
者往往承風焉斯亦近代奬勸之方也案前史各
立循吏傳序其德美今並撥采其事以備此篇云

申怙

申怙字公休魏郡魏人也曾祖鍾為石季龍司徒宋
武帝平廣固怙父宣宣從父兄永皆得歸晉並以幹
用見知武帝踐阼拜太中大夫宣元嘉初歷兗青二
州刺史怙兄謨與朱脩之守滑臺魏尅滑臺見虜後
得還為竟陵太守怙初為驃騎劉道憐長兼行參軍
宋受命辟東宮殿中將軍度還臺直省十年不請休
急歷下邳北海二郡太守所至皆有政績又為北譙
梁二郡太守郡境邊接任榛屢被寇抄怙到任密知
賊來乃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擒殄元嘉十二年
遷督魯東平濟北三郡諸軍事太山太守威惠兼著

吏人便之二十一年冀州移鎮歷下以怙為冀州刺史加督明年加濟南太守孝武踐祚為青州刺史尋加督齊地連歲興兵百姓凋敝怙防禦邊境勸課農桑二三年間遂皆優實性清約頻處州郡妻子不免饑寒世以此稱之後拜豫州刺史以疾徵還道卒死之日家無遺財子宴南譙太守謨子元嗣海陵太守元嗣弟謙臨川內史永子坦孝建初為太子右衛率徐州刺史子令孫亦為徐州刺史

杜慧度

杜慧度交阯朱鳶人也本屬京兆曾祖元為寧浦太守遂居交阯父瑗字道言仕州府為日南九德交阯太守初九真太守李遜父子勇壯有權力威制交土聞刺史滕遯之當至分遣二子斷遏水陸津要瑗收衆斬遜州境獲寧後為龍驤將軍交州刺史宋武帝義旗建進號冠軍將軍盧循竊據廣州遣使通好瑗斬之義熙六年卒年八十四贈右將軍慧慶瑗第五子也七年除交州刺史詔書未到其年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慶乃率文武六千人拒循於石碕破之循雖破餘黨猶習兵事李遜子孫李弈李移李脫等皆奔竄石碕盤結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弈等與杜氏有怨遣使招之弈等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令三軍入城乃食慧慶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循衆艦俱燃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死斬循及父嘏并循二子並傳首建鄴封慧慶龍編縣侯武帝踐祚進號輔國將軍其年南討林邑林邑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貝等乃釋之遣長史江攸奉表獻捷慧慶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琴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修學校歲荒人饑則以私祿賑給為政纖密有如居家由是威惠霑洽姦盜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卒追贈左將軍以慧慶長子弘文為振遠將軍交州刺史初武帝北征關洛慧慶板弘文行九真太守乃繼父為刺史亦以寬和得衆襲爵龍編侯元嘉四年卒朝廷甚哀之孝建中以豫章太守檀和之為豫州刺史和之先歷始興太守交州刺史所在有威名盜賊屏迹每出獵猛獸伏不敢起

阮長之

阮長之字景茂一字善業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金紫光祿大夫父晉驃騎諮議參軍長之年十五喪父有孝性哀感傍人除服蔬食者猶積載閑居篤學未

嘗有情容初為諸府參軍母老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後拜武昌太守時王弘為江州雅相知重引為車騎從事中郎元嘉十一年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至郡少時母亡葬畢不勝憂卒時郡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初發都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還之為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著屐出閤依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曰一生不侮暗室前後所莅官皆

有風政為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稱之文帝深惜之曰景茂方堪大用豈直以清苦見惜子師門原鄉令元嘉初文帝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騎常侍王歆之等上言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姦盜止息彭城內史魏恭子廉惜脩慎在公忘私安約守儉久而彌固前宋縣令成浦為政寬濟遺詠在人前鮦陽令李熙國在事有方人思其政故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彌厲應加褒賚以勸于後各被褒賜歆之字叔道河東人曾祖愆期有名晉世官至南蠻校尉歆之位左户尚書光祿大夫卒官

甄法崇

甄法崇中山人也父匡位少府卿以清聞法崇宋永初中為江陵令在任嚴整縣境肅然于時南平繆士通為江安令卒官至其年末法崇在廳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云鄉縣人宋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兒窮弊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因命口受為辭因遜謝下席而法崇為問繆家狼狽輸送太守王華聞而歎美之法崇孫彬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伍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驚

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檀越乃餘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然不受因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邪卒還金梁武帝布衣時聞之及踐祚以西昌侯藻為益州刺史乃以彬為府錄事參軍帶郫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誡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屬由此名德益彰又在蜀藻禮之甚厚云

傳　琰

傳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曾祖弘仁宋武帝之外弟以中表歷顯官位太常卿祖劭字彥先員外散騎

侍郎父僧祐山陰令有能名琰美姿儀仕宋為武康
令遷山陰令並著能名二縣皆謂之傅聖賜爵新亭
侯元徽中遷尚書左丞母喪鄰家失火延燒琰屋抱
柩不動鄰人競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
烟焰齊高帝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為山陰
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桂團絲於柱鞭
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各問
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
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為偷琰父子並著奇績時云諸
傅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升明中遷益州刺

史自縣還州近世罕有齊建元四年徵驍騎將軍黃
門郎永明中為廬陵王安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
事卒琰喪西還有詔出臨哭時長沙太守王沈新蔡
太守劉闡慰晉平太守丘仲起長城縣令何敬叔故
鄣縣令丘寂之皆有能名而不及琰也沈字彥流東
海人歷錢唐山陰秣陵令南平長沙太守清廉戒慎
身恒居祿而居處日貧死之日無宅可憩故吏為營
棺柩闡慰自有傳仲起見沈憲傳敬叔見子思澄傳
寂之字德玄吳興烏程人年十七為州西曹轟直主
簿刺史王或行夜還前驅已至而寂之不肯開門曰

不奉墨旨或方於車中為教然後開或歎曰不意鄭
君章近在閤下即轉為主簿在縣專以廉潔御下
時丹徒縣令沈瓚之以清廉抵罪寂之聞之曰清吏
真不可為也政當處季孟之間乎瓚吳興武康人性
疎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
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
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
人上曰要人為誰瓚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
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瓚之雖危言上
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

謂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又有
汝南周洽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都
水使者無以殯斂吏人為買棺器齊武帝聞而非之
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車宅死令吏衣
棺之此故宜罪貶無論褒恤乃敕下給贈賻琰子覬
為官亦有能名後為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
聞丈人發姦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
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
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疑滯欲不理得乎時
淮劉玄明亦有吏能歷山陰建康令政常為天下第

一終於司農卿後融又代玄明為山陰令問玄明曰
願以舊政告新令君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
臨別當相示既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
酒此第一策也融天監中為建康令復有能名位驃
騎諮議子岐岐字景平仕梁起家南康王左常侍後
兼尚書金部郎母憂去職居喪盡禮服闋後疾廢久
之復除如新令縣人有因鬬相毆而死死家訴郡郡
錄其讐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即
令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
岐乃放其還家獄曹掾固爭曰古者有此今不可行

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
異遽以狀聞岐後去縣人無老少皆出境拜送號哭
聞數十里至都除廷尉正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
安西中記室兼舍人如故岐美容止博涉能占對大
同中與魏和親其使歲中再至常遣岐接對焉大清
元年累遷太僕司農卿舍人如故岐在禁省十餘年
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冬貞陽侯蕭明伐彭城兵
敗因於魏三年明遣使還欲通和好敕有司及近臣
定議左衛朱异曰邊境且得靜寇息人於事為便議
者並然之岐獨曰高澄既新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
間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
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政是墮其計中且彭城去
歲喪師渦陽復新敗逃今使就和益示國家之弱和
不可許异等固執帝遂從之及遣使景果有此疑遂
舉兵入寇請誅朱异三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二月
侯景於闕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置部下當解圍
還鎮敕許之乃出城西立盟求遣召宣城王出送岐
固執宣城王嫡嗣之重不宜許之乃遣石城公大款
送之及與景盟訖城中文武喜躍冀得解圍岐獨言
於衆曰賊舉兵為逆豈有求和及景背盟莫不歎服

尋有詔以岐勤勞封南豐縣侯固辭不受宮城失守
岐帶疾出圍卒於宅

虞愿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祖賚給事中監利侯父
望之早卒賚中庭橘樹冬熟子孫競來取之愿年數
歲獨不取賚及家人皆異之宋元嘉中為湘東王國
常侍及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蕃國舊恩意遇甚
厚除太常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騎侍郎帝性猜忌
體肥憎風夏月常著小皮衣拜左右二人為司風令
史風起方面輙先啓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不聽外

奏敕靈臺知星二人給愿常內省直有異先啓以相
檢察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剎
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剎各五層新安太
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
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
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
令袁粲在坐為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驅曳下殿愿徐
去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已復召入帝好圍棊甚拙
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
棊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皇帝飛棊臣抗不能斷帝

終不覺以為信然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
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賜猶異餘人出
為晉安太守在郡不事生業前政與百交關質錄其
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
出髯蛇膽可為藥有遺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
外山中一夜蛇還牀下復送四十里山經宿復歸論
者以為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
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後琅
邪王秀之為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
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以母老解職除後軍將軍

褚彥回嘗詣愿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
袠彥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遷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為上虞令卒愿從省步
出還家不得詔便歸東除驍騎將軍遷廷尉祭酒如
故愿卒事宋明帝齊初神主遷汝陰廟愿拜辭流涕
著五經論問撰會稽記文翰數十篇

沈瑀

沈瑀字伯瑜吳興武康人也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
景素謀反昶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
罪由是知名為奉朝請嘗詣齊尚書左丞殷瀰瀰與

語及政事甚器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吾此職司徒
竟陵王子良聞瑀名引為府行參軍領揚州部傳從
事時建康令沈徽孚恃勢傲瑀瑀以法繩之衆憚其
強子良甚相知賞雖家事皆委瑀子良甍瑀復事刺
史始安王遙光嘗使送人丁速而無怨遙光謂同使
吏曰爾何不學沈瑀所為乃令瑀專知州獄事湖熟
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侶以為艱明帝使瑀行
脩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便辦揚州書佐
私行詐稱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四十書佐歸訴遙
光遙光曰沈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

瑀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帝益善之為建德令教人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柹及梨栗女子丁半之人咸懽悅頃之成林去官還都兼行選曹郎隨陳伯之軍至江州會梁武起兵圍郢城瑀說伯之迎武帝伯之泣曰余子在都瑀曰不然人情匈匈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伯之遂降初瑀在竟陵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末嘗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仰見天中有字曰范氏宅至是瑀為帝說之帝曰雲得不死此夢可驗及帝即位雲深薦瑀自既陽令擢兼尚書右丞時天下初定陳伯之言瑀催督運輸軍國

獲濟帝以為能遷尚書駕部郎兼右丞如故瑀薦族人沈僧隆僧照有吏幹帝並納之以母憂去職起為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訴無所通以法繩之縣南又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遞相庇廕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為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著芒屩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棰瑀廉潔自守故得遂行其意後為安南長史尋陽太守江州刺史曹景宗卒仍為信威蕭穎達長史太守如故瑀性屈強每忤穎達穎達銜之天監八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穎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邪瑀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是日於路為人所殺多以穎達害焉子續累訟之遇穎達尋卒事不窮竟續乃布衣蔬食終其身

范述曾

范述曾字子玄一字穎彥吳郡錢唐人也幼好學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略通章句道惠因此子必為王者師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時齊高帝引述曾為之師友起家宋晉熙王國侍郎齊初至南郡王國

郎中令遷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述曾為人謇諤在官多所諫爭太子雖不能全用然亦弗之罪也竟陵王深相器重號為周舍太子左衛率沈約亦以述曾方汲黯齊明帝即位為永嘉太守為政清平不尚威猛甿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嶮峻為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凶黨襁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旅流通居人安業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褒美徵為游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

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已東昏時拜中散大夫遷鄉里梁武帝踐祚乃輕行詣闕仍辭還武帝下詔襃美以爲太中大夫述曾生平所得奉祿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資以天監八年卒注易文言著雜詩賦數十篇後有吳興丘師施亦廉潔稱罷臨安縣還唯有二十籠簿書並是倉庫券帖當時以比述曾位至臺郎

孫謙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也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睦仕宋爲句容令清愼彊記縣人號爲

神明宋明帝以爲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恒以威力鎭之謙將述職敕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喻而遣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俸秩出吏人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恩大著視事三年徵還爲撫軍中兵參軍遷越騎校尉征北司馬府主建平王將稱兵患謙彊直託事遣使至都然後作亂及建平誅遷左軍將軍齊初爲錢塘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辭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借空車廄居焉永明初爲江夏太守梁天監六年爲零陵太守年雖衰老猶彊力爲政吏人安之先是郡多猛獸暴謙至絕迹及去官之夜猛獸即害居人謙爲郡縣常勤勸課農桑務盡地利收入常多於鄰境九年以老徵爲光祿大夫及至帝嘉其清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効帝笑之曰朕當使卿智不使卿力十四年詔加優秩給親信二十人并給扶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蘧篨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幬帳而夜卧未嘗有蚉蚋人多異焉年逾九十彊壯如

五六十者每朝會輒先衆到公門力於仁義行已過人甚遠時有彭城劉融行乞疾篤無所歸友人輿送謙舍謙開廳事以受之及融死以禮殯葬衆咸服其行義末年頭生二肉角各長一寸十五年卒官時年九十二遺命薄葬帝爲舉哀甚悼惜之

何遠

何遠字義方東海郯人也父慧炬齊尚書郎遠仕齊爲奉朝請豫崔慧景敗亡事抵尚書令蕭懿懿深保匿焉會赦出頃之懿遭難子弟皆潛伏遠求得懿弟融藏之既而發覺遠踰垣以免融遇禍遠家屬繫尚

方遠遂亡度江因降魏入壽陽見刺史王肅求迎梁
武帝肅遣兵援送武帝見遠謂張弘策曰何遠丈夫
而能破家報舊德未易及也武帝踐祚以奉迎勲封
廣興男為後軍鄱陽王恢録事參軍遠與恢素善在
府盡其志力知無不為恢亦推心仗之委寄甚密遷
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為吏杜絶
交游餽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
水温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摙水還之其
他事率多如此跡雖似偽而能委曲用意車服尤弊
素器物無銅漆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

片而已然性剛嚴吏人多以細事受鞭罰遂為人所
訟徵下廷尉被劾十數條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受
測遠度已無贓就測立三七日不款猶以私藏禁仗
除名後為武康令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人甚
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皆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
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別
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武帝聞
其能擢為宣城太守自縣為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
也郡經寇抄遠盡心綏理復著名迹朞年遷樹功將
軍始興內史時泉陵侯朗為桂州緣道多剽掠入始

興界草木無所犯遠在官好開途巷脩葺牆屋入市
里城隍廐庫所過若營家焉奉錢並無所取歲暮擇
人尤窮者充其租調以此為常然其聽訟猶人也不
能過絶而性果斷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為立祠表言
政狀帝每優詔荅焉後歷給事黃門侍郎信武將軍
監吳郡在吳頗有酒失遷東陽太守遠處職疾強富
如仇讐視貧細如子弟特為豪右所畏憚在東陽歲
餘復為受罰者所謗坐免歸遠性耿介無私曲居人
間絶請謁不造詣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所會遇
未嘗以顏色下人是以多為俗士所疾惡其清公實

為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饑寒
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
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
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
不能記也後為征西諮議參軍中撫軍司馬卒

北守令傳卷之十三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姦禮教以防其欲雖為政以德理寔殊塗百慮一致在斯而已書云知人則哲又云無曠庶官言其非為空官也叡哲之后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嗜欲所召影響從之故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蓋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御之人焉自罷侯置守歷年永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為用庇人調俗但廉平常迹聲有難高適時應務招響必速是故摶擊為侯起不旋踵懦弱貽咎録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為吏與世沈浮叔季澆漓姦巧多緒居官涖職道各不同故往籍述其賢能以彰懲勸之道案魏立良吏傳有張恂鹿生張膺宋世景路邕閻慶胤明亮杜纂裴他竇瑗羊敦蘇淑齊立循吏傳有張華原宋世良郎基孟業崔伯謙蘇瓊房豹路去病周書不立此篇隋循吏傳有梁彥光樊叔略趙軌房恭懿公孫景茂辛公義柳儉劉曠王伽魏德深其張恂鹿生宋世景裴他羊敦宋世良郎基崔伯謙房恭懿各附其家傳其餘皆依時代編緝以備循吏

竇瑗

竇瑗字世珍遼西陽洛人也自言本出扶風平陵漢大將軍武曾孫崇為遼西太守遂家焉曾祖堪慕容氏漁陽太守祖表馮弘城周太守入魏父冏舉秀才早卒普泰初瑗啟以身階級為父請贈詔贈平州刺史瑗年十七便荷帙從師遊學十載始為御史後燕太常博士拜太原王爾朱榮官榮留為北道大行臺左丞以拜榮官賞新昌男從榮東平葛榮封容城縣伯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爾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為主南赴洛陽至東郭外世隆等遣瑗奏廢之瑗執鞭獨入禁內奏願行堯舜事曄遂禪廣陵由是除給事黃門侍郎孝武帝時為廷尉卿及釋奠開講瑗與溫子昇魏季景李業興竝為摘句天平中除廣宗太守政有清白之稱廣宗人情凶戾累政咸見告訟唯瑗一人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聲譽甚美為吏人所懷及齊神武班書州郡稱瑗政績以為勸勵後授平州刺史在州政如臨郡又為神武丞相府右長史瑗無軍府斷割才不甚稱職及行晉州事及還鄴上表曰臣伏讀麟趾新制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

父子不得告告者死三迓覆之未得其門何者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頓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斯條用為訓誡恐千載之下談者謂𣅀以明明大朝有尊母

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司謂不宜改瑗復難云局判云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同天下可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事雖停寢除大宗正卿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推正甚見彈疾官雖通顯貧窘如初清尚之操為時所重領本州大中正兼廷尉卿卒官贈太僕卿濟州刺史謚曰明

蘇淑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也兄壽興坐事為閹官後拜河間太守賜爵晉陽男及壽興將卒遂冒養淑為子淑熙平中襲其爵後除樂陵內史在郡綏撫甚有人譽後謝病乞解有詔聽之人吏老幼詣乞淑者甚衆後歷滎陽中山二郡太守卒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為吏人所思當時稱為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衛大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謚曰懿齊神武追美清操與羊敦同見優賞

張華原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初為齊神武驃騎府法曹參軍賜爵新城伯累遷大丞相府屬深被親待每號令三軍恒令宣諭意旨尋除散騎常侍周文始據雍州神武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謂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殞首而已不敢聞命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尋悔遣追不及神武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後除相府右長史遷驃騎大將軍特進進爵為公仍徙封新安後為兗州刺史華原有幹

略達政體至州乃廣布耳目以威禁境內大賊及隣州亡命三百餘人皆詣華原歸款咸撫以恩信放歸田里於是人懷感附寇盜寢息州獄先有繫囚千餘人華原科簡輕重隨事決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各給假五日曰期盡速還也囚等曰有君如是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為暴自華原臨政州東北七十里甑山中忽有六駮食猛獸咸以為化感所致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為樹碑立祠四時祭焉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子宰均嗣

孟業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也家本寒微少為州吏性廉謹同僚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匹與業拒而不受行臺郎中郭秀相禮接方欲薦之會秀卒魏彭城王韶齊神武之壻也拜定州刺史除業為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入為中書令臨路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唯有一馬瘦死韶以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相酬賞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為典籤州中要職諸人欲相賄贍止患無方便耳今喚食肉恐致聚歛有損聲名所以仰違明教後未旬日韶左右王四德董惟金並以馬死詐肉為長史裴英密啓神武有書與韶大致訶讓業尋被譖出外行縣事神武書責韶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乃令出外也及韶代下業亦隨還贈送一無所受仁之後為西兖州臨別謂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士惟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使劉西兖如此欽歎業答曰唯知自修也韶為幷州刺史業復為典

籤仍兼長史齊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召為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決處謂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補河間王國郎中令清貧自守未曾有失文宣謂侍中裴英起曰卿識河間王郎中孟業不一昨見其國司文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其人清忠正直世所希有帝曰如公言者比來便是大屈除中書舍人累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其年夏五官張凝因出使得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二穗四穗共一莖若合郡咸以政化所感因即申上至秋復

有東燕縣人班映祖送嘉禾一莖九穗河清三年敕
人間養驢催買甚切棻曰吾既為人父母豈可坐看
此急令宜權出庫錢貸人取辦後日有罪吾自當之
後為憲司所劾被攝之日郡人皆泣而隨之迭相弔
慰送棻度關者有數百人至黎陽郡西方得辭決攀
援號哭悲動行路詣闕訴冤者非一人敕乃放還郡
中父老扣河迎接武成親戎自洛還鄴道由東郡棻
具牛酒率人吏拜謁路旁自稱糞土臣孟棻伏惟聖
駕親行有征無戰謹上微禮便與人吏俱唱萬歲道
引前入帝大嘉之後除廣平太守年既老理政不如

在東郡時武平九年為太中大夫加衞將軍尋卒棻
志守質素不尚浮華為子結婚為朝淵朏吡羅氏其
子以蔭得為平原王段孝先相府行參軍乃令作今
世服飾綺繡紈袴吡羅家又恃姻婭炫曜矜誇棻知
而不禁素望頓貶

蘇瓊

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也父備仕魏至衞尉少卿瓊
幼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
欲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為府
長流參軍齊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為刑獄參軍每知
勉勞并州嘗有強盜長流參軍張龍推其事所疑賊
徒並已拷伏失物家並識認唯不獲盜贓文襄付瓊
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贓驗文
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
致枉死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姦盜止息
或外境姦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陵縣人
魏雙成住處與畿內武城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
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而便放之雙成云
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
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云但存府君其隣郡富家將

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大富為
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祆
賊劉黑苟搆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
無相染累隣邑於此服其德績郡中舊賊一百餘人
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即知
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為濟州沙門統資產
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為徵及欲求謁度知其
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雖為債數來無由啟口其弟
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
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責券郡人趙穎官至樂陵

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
頻侍年老苦請遂便為留乃致於廳事梁上竟不割
人聞受趙頻餉瓜欲貢新果至門間知頻瓜猶在相
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
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
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因
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
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年春總集大儒衛覬隆田元
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
曹為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衷禮
又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明
式至於調役事事先辦郡縣吏長恒無十杖稽失當
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
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
悉以給付飢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
瓊曰雖矜飢餧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
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此等
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遂無
一人經州前後四表列為尤最遭憂解職故人贈遺
一無所受尋起為司直廷尉正朝士嘆其屈尚書辛

術曰既直且正名以定體不慮不申初瓊任清河太
守裴獻伯為濟州刺史獻伯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
房延祐為樂陵郡過濟州裴問其外聲延祐云唯聞
太守善刺史惡裴云得人譽者非至公答云若爾黃
霸龔遂君之罪人也後有敕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
恐為瓊陷瓊申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畢義雲為御
史中丞以猛暴任職理官忌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
在得情雪者甚衆寺署臺案始自於瓊遷三公郎中
趙州及清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檢
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
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寃枉不
放反逆昂大慚京師為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皇
建中賜爵安定縣男徐州行臺左丞行徐州事徐州
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有司徵檢四鄰防
宿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訴
不為推賊瓊遣僧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
日抄賊姓名及贓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款引
道俗歎伏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輒度淮南歲儉啟
聽淮北取糴後淮北人飢復請通糴淮南遂得商估
往還彼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為大理卿而齊亡仕周為博陵太守隋開皇初卒

隋守令傳卷之十四

梁彥光

梁彥光字脩芝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秦華二州刺史父顯周荆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為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為至孝所感魏大統末入學略涉經史有規檢造次必以禮解褐秘書郎周受禪遷舍人上士武帝時累遷小馭下大夫母憂去職毀瘠

過禮未幾起令視事帝見其毀甚嗟歎久之後為御正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宣帝即位拜華州刺史進封華陽郡公以陽城公轉封一子後拜柱國青州刺史屬帝崩不之官隋文帝受禪以為岐州刺史兼領宮監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上嘉其能下詔褒美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以厲清正後轉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安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政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

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為戴帽餳臣自分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為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復為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擿姦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

下有好諍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克勵風俗大改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為善士吏人感悅略無諍訟卒官贈冀定瀛青四州刺史謚曰襄子文謙嗣弘雅有父風以上柱國世子例授儀同歷上饒二州刺史遷鄱陽太守稱為天下之最徵拜戶部侍郎遼東之役以武賁郎將

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作亂其弟武賁郎將玄縱先隸文謙玄感反問未至而玄縱逃走文謙不之覺坐是配防桂林而卒少子文讓初封陽城縣公後為鷹揚郎將從衛玄擊楊玄感於東都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樊叔略

叔略陳留人也父歡仕魏為南兗州刺史河陽侯為高氏所誅叔略被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有志氣頗見忌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文器之引置左右授都督襲爵為侯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引為中尉漸被委信兼督內外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齊王憲引為園苑監數進兵謀憲甚奇之從武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封清鄉縣公拜汴州刺史號為明決宣帝營建東都以叔略有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略所定尉遲迥之亂鎮大梁以軍功拜大將軍復為汴州刺史隋文帝受禪加位上大將軍進爵安定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稱遷相州刺史政為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以粟帛班示天下百姓為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德自為司農凡所種植叔略別有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叔略輒為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心獨見闇與理合甚為上所親委高熲楊素禮遇之叔略雖為司農往往參督九卿事性頗豪侈每食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至洛陽上令録囚徒將奏晨至獄門於馬上暴卒上嗟悼久之贈亳州刺史謚曰襄

公孫景茂

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人稱為書庫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以母憂去職開皇初召拜汝南太守郡廢為曹州司馬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病者景茂減俸祿為饘粥湯藥多方振濟之賴全活者千數上聞嘉之詔宣示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下詔褒美之加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猪散惠孤弱不

自存活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閭視百姓產業有脩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女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仕上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賜以馬轝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為良牧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謚曰康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辛公義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慶青州刺史公義早孤為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選良家子任太學生武帝時召入露門學令受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上數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宣納中士從平齊累遷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隋文帝作相授內史上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攝內史舍人賜爵安陽縣男轉駕部侍郎使勾檢諸馬牧所獲十餘萬匹上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罄心從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由

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轝來安置廳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與飲食於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而喻之曰死生由命不相關染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臥其閒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人有遇疾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固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內呼為慈母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欲諍訟者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於滄海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崱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仁壽元年追充揚州道黜

陜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寮犯法未入州境豫令使屬之公義答曰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暕𠸄之及煬帝即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為黃門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冤相繼不絕後數歲帝悟除內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為司隸大夫檢校右禦衞武賁郎將從征至柳城郡卒子融嗣

柳儉

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瑋魏司州大中正相華二州刺史父裕周聞喜令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為州里所敬雖至親昵無敢狎侮仕周歷宣納上士畿伯大夫及隋文帝受禪擢拜水部侍郎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為廣漢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廢時帝勵精思政妙簡良能出為牧守儉以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決遣之佐吏從容而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民夷悅服蜀王秀之得罪也儉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嘆服焉煬帝嗣位徵之于時多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唯儉起自良吏帝嘉其績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儉清節愈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為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贊務郭絢潁川贊務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及大業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人夷卒無離叛竟以保全及義兵至長安尊立恭帝儉與留守李粲縞素於州南向慟哭既而歸京師相國賜儉物三百段就拜上大將軍歲餘卒於家時年八十九郭絢河東安邑人家世寒微初為尚書令史後以軍功拜儀同歷數州司馬長史皆有能名大業初刑部尚書宇文弼巡省河北引絢為副煬帝將有事遼東以涿郡為衝要訪可任者聞絢有幹局拜涿郡贊務吏人悅服數載遷為通守兼領留守及山東盜起絢逐捕之多所克獲時諸郡無復完者唯涿郡獨全後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月不息

劉曠

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為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爭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為非在職七年

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爭訟絕息囹圄盡皆生草
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於路將送數百里
不絕遷為臨潁令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尚書左僕
射高熲言其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
多矣卿能獨異於衆良足美也顧謂侍臣曰若不殊
獎何以為勸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為齊州行參軍初無足
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
流人並枷鎖傳送伽行次滎陽哀其辛苦悉呼而謂

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
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媿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
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
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於是悉
脫其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
當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咸悅依期而至一無離
叛上聞而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
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
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
至誠日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
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姦詐之意所
以獄訟不息澆薄難治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遵
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伽深識朕意
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為
難教良是官人不加曉示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
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遠哉
於是擢伽為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

德深本鉅鹿人也祖沖仕周為刑部大夫建州刺史
因家弘農父毗鬱林令德深初為文帝挽郎後歷馮

翊書佐武陽司戶書佐以能遷貴鄉長為政清淨不
嚴而治會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
縣于時三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下不堪命唯
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百姓不擾
稱為大治于時盜賊群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
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
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如此者數矣其
鄰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
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
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

苦敝在下各自竭心常為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
鄉吏人聞之初與言及其事皆歔欷流涕語不成聲
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絶既至館陶
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猾人員外郎趙君實與
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
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屏處於室未嘗輙敢出門逃竄
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險詣闕請留德深
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為詐
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至兩縣詣使訟
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

衆庶合境悲哭因而居住者數百家寶藏深害其能
會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
都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
以本土從賊念其親戚輙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
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
欲歸誰能相禁何為自若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
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以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
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時
有樂陽令渤海高世衡蕭令彭城劉高城阜令弘農
劉熾俱有恩惠大業之末長史多贓汙衡高及熾請

節逾厲風教大洽獄無繫囚爲吏人所稱

趙軌

趙軌河南雒陽人也父肅魏廷尉卿軌少好學有行
檢周蔡王引為記室以清苦聞遷衛州治中高祖受
禪轉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鄰有桑葚落其家軌遣
人悉拾還其主誡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
機杼之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為誡在州四年考績
連最持節使者郃陽公梁子恭狀上高祖嘉之賜物
三百段米三百石徵軌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曰
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

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既至京師
詔與奇章公牛弘撰定律令格式時衛王爽為原州
總管上見爽年少以軌所在有聲授原州總管司馬
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
訪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後數年
遷硤州刺史撫緝萌夷甚有恩惠尋轉壽州總管長
史芍陂舊有五門堰蕪穢不修軌於是勸課人吏更
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秩滿歸鄉里
卒于家時年六十二子弘安弘智並無名

房恭懿

房恭懿字慎言河南洛陽人也父謨齊吏部尚書恭懿性沉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齊釋褐開府參軍事歷平恩令濟陰守並有能名會齊亡不得調尉迥之亂恭懿預焉迥敗廢于家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薦之授新豐令政爲三輔之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貧人上聞而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蘇威重薦之超授澤州司馬有異績賜物百段良馬一匹遷德州司馬在職歲餘盧愷復奏恭懿政爲天下之最上

甚異之復賜百段因謂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體國愛民養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即拜爲刺史豈止爲一州而已當令天下模範之卿等宜師斅也上又曰房恭懿所在之處百姓視之如父母朕若置之而不賞上天宗廟其當責我內外官人宜知我意於是下詔曰德州司馬房恭懿出宰百里毗贊二藩善政能官標映倫伍班條按部寔允僉屬委以方岳聲實俱美可使持節海州諸軍事海州刺史未幾會國子博士何妥奏恭懿尉迥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朋黨曲相薦擧上大怒恭懿竟得罪配防嶺南未幾徵還京師行至洪州遇患卒論者于今冤之

上大怒恭懿竟得罪配防嶺南未幾徵還京師行至洪州遇患卒論者于今冤之

唐守令傳卷之十五

唐與承隋亂離剗桋荒茶始擇用州刺史縣令太宗嘗曰朕念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録姓名於屏風卧興對之得才否狀輙疏之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內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民去歎愁就妥安都督刺史其職察州縣間遣使者循行天下劾舉不職始都督刺史皆天子臨軒冊受後不復冊然猶受命日對便殿賜衣物乃遣玄宗開元時已辭仍詣側門候進止所以光寵守臣以責其功初刺史準

京官得佩魚品卑者假緋魚開元中又錮廢酷吏懲無良群臣化之革苛嬈之風爭以惠利顯後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至宰相名臣莫不孜孜言長人不可輕授亟易是以授受之間雖不能皆善而所傳十五故協氣嘉生薰為太平垂祀三百與漢相埒致之之術非循吏謂何故條次治宜以著厥庸若將相大臣兼以勳業著者各見本篇

常仁壽

常仁壽京兆萬年人隋大業末為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得罪者皆自以常君所論死無恨高祖入關遣使者徇定蜀承制擢仁壽巂州都督府長史南寧州納款朝廷歲遣使撫接率貪沓邊人苦之多畔去帝素聞仁壽治理詔檢校南寧州都督寄治越巂詔歲一按行慰勞仁壽將兵五百人循西洱河開地數千里稱詔置七州十五縣酋豪皆來賓見即授以牧宰威令簡嚴人人安悅將還酋長泣曰天子藉公鎮撫柰何欲去我仁壽以池壁未立為解諸酋即相率築城起廨甫旬略具仁壽乃告以實曰吾奉詔第撫循庸敢擅留夷夏父老乃悲啼祖行遣子弟隨貢方

物天子大悅仁壽請徙治南寧州假兵遂撫定詔可敕益州給兵護送刺史竇軌疾其功訹言山獠方叛未可以遠略不時遣歲餘卒

陳君賓

陳君賓陳鄱陽王伯山子也仕隋為襄國通守武德初挈郡聽命封東陽郡公遷邢州刺史貞觀初徙鄧州州承衰亂後百姓流散君賓加意勞來不朞月皆還自業明年四方霜潦獨君賓所治有年儲倉充羨蒲虞二州民就食其境太宗下詔勞之曰去年關內六州穀不登糇糧火令析民房逐食聞刺史與百姓

識朕此懷務相安養送有羸糧出布帛贈遺行[illegible]知水旱常數更相拯贍禮讓興行海内之人皆為兄弟變澆薄之風朕顧何憂已命有司録刺史以下功最百姓養户免今年調物是歳入為太府少卿轉少府少監坐事免起為夏州刺史卒

張允濟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仕隋為武陽令以愛利為行元武民以牸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君自有令吾何與為民泣訴其抑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令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婿家牛我無預即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牛還婿婦家叩頭服罪元武吏大慙允濟過道旁有姥廬守畦蔥因教曰第還舍脫有盜當告令姥謝歸俄大亡蔥允濟召十里内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餘里乃寤人曰吾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既而得袍縣中稱異遷高陽郡丞郡缺太守獨綜郡事吏下畏服賊帥王須拔攻郡於是糧盡吏食槐葉藁節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封武城縣男擢幽州刺史卒

李素立

李素立趙州高邑人曾祖義深仕北齊為梁州刺史父政為隋水部郎使淮南死于盜素立仕武德初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揺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由是恩顧特異以親喪解官起授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户參軍帝曰要而不清復擬祕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貞觀中轉揚州大都督府司馬初突厥鐵勒部内附即其地為瀚海都護府詔素立領之於是闕泥孰別部數梗邊素立以不足用兵遣使諭降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獻素立止受酒一桮歸其餘乃開屯田立署次虜益畏威歷太僕鴻臚卿累封高邑縣侯出為綿州刺史永徽初徙蒲州將行還府餘儲粇什器于州齎家書就道會卒高宗將為廢朝一日謚曰平

薛大鼎

薛大鼎字重臣蒲州汾陰人父粹為隋介州長史與漢王諒同反誅大鼎貸為官奴流辰州用戰功得還高祖兵興謁見龍門因說帝絕龍門軍永豐倉就食

傳檄遠近榻天府示豪傑為術背扼喉計常奇之時
諸將已決策先攻河東故議置授大將軍府察非常
出為山南道副大使開屯田以實倉廩趙郡王孝恭
討輔公祏以大器為饒州道軍師引兵度彭蠡湖以
功遷浩州刺史累徙滄州無棣渠久廢塞大器浚治
屬之海商賈流行里民歌曰新溝通舟檝利屬滄海
魚鹽至昔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又䟽長蘆
漳衡三渠泄汙潦水不為害是時鄭德本在瀛州賈
敦頤為冀州皆有治功故河北稱鐺脚刺史永徽中
遷銀青光祿大夫行荊州大都督長史卒謚曰恭子
克構有器識水陸初歷户部郎中

賈敦頤

賈敦頤曹州冤句人貞觀時數歷州刺史資廉潔入
朝常盡室行車一乘敝甚羸馬縄羈道上不知其刺
史也久之為洛州司馬以公累下獄太宗貰之有司
執不貰帝曰人孰無過吾去太甚者若悉繩以法雖
子不得於父況臣得事其君乎遂獲原徙瀛州刺史
州瀕滹沱滱二水歲溢溏壞室廬寖洳數百里敦頤
為立堰廝水不能暴百姓利之時弟敦實為饒陽令
政清靜吏民嘉美舊制大功之嫌不連官朝廷以其

兄弟治行相高故不徙以示寵永徽中遷洛州洛多
豪右占田類踰制敦頤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
發姦擿伏下無能欺卒于官咸亨初敦實為洛州長
史亦寬惠人心懷向洛陽令楊德幹矜酷烈杖殺人
以立威敦實喻止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不足
貴也德幹為衰減始洛人為敦頤刻碑大市旁及敦
實入為太子右庶子人復為立碑其側故號棠棣碑
歷懷州刺史有美跡永淳初致仕病篤子孫迎醫敦
實不肯見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卒年九十餘子膺
福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以實懷貞黨誅德幹歷

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有威嚴時語曰寧食三斗炭不
逢楊德幹天授初子神讓與徐敬業起兵皆及誅

田仁會

田仁會雍州長安人祖軌隋幽州刺史封信都郡公
父弘襲封至陵州刺史仁會擢制舉仕累左武侯中
郎將太宗征遼東而薛延陀以數萬騎掩河内詔仁
會與執失思力率兵擊敗之尾逐數百里延陀幾生
得璽書嘉慰永徽中為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而
雨大至穀遂登人歌曰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誠
兮上天聞中田致雨兮山出雲倉廩實兮禮義申願

君常在苟不患貧五遷勝州都督境有夙賊依山剽行人仁會發騎捕格夷之城門夜開道無寇跡入為太府少卿遷右金吾將軍所得祿估有羸輒入之官人以為尚名然資彊鷙疾惡晝夜循行有絲毫姦必發廷中適罰日數百京師無貴賤畏憚之有女巫傳鬼道惑衆自言能活死人市里尊神仁會劾徙于邊轉右衛軍以年老乞骸骨卒年七十八謚曰威子歸道明經及第累擢通事舍人內供奉左衛郎將

裴懷古

裴懷古壽州壽春人儀鳳中上書闕下補下邽主簿頻遷監察御史姚巂道蠻反命懷古馳驛往懷輯之中明誅賞歸者日千計俄縛首惡遂定南方蠻夏立石著功恒州浮屠為其徒誣告祝詛不道武后怒命按誅之懷古得其枉為后申析不聽因曰陛下法與天下畫一豈使臣殺無辜以希盛旨哉即其人有不臣狀臣何情寬之后意解得不誅閻知微之使突厥懷古監其軍默啜脅知微稱可汗又欲官懷古不肯拜將殺之辭曰守忠而死與毀節以生孰與請就斬不避也遂囚軍中因得亡而素羸弱不能騎宛轉山谷間僅達并州時長史重規縱暴左右妄殺人取賞見懷古至爭執之有果毅將識懷古疾呼曰裴御史也遂免還祠部員外郎姚巂首等叩闕下願得懷古鎮安遠夷拜姚州都督以疾辭始安賊歐陽倩衆數萬剽沒州縣以懷古為桂州都督招慰討擊使未踰嶺逆以書諭禍福賊迎降自陳為吏侵而反懷古知其誠以為示不疑可破其謀乃輕騎赴之或曰獠夷難親備之且不信況易之哉答曰忠信可通神明況裔人邪身至壁撫諭倩等大喜悉歸所掠出降雖諸洞素翻覆者亦牽連根附嶺外平徙相州刺史并州大都督長史所至吏民懷愛神龍中召為左羽林大將軍未至官還為并州人知其還攜扶老稚出迎崔宣道始代為長史亦野次懷古不欲厚懷宣道使人驅迎者還而來者愈衆得人心類如此俄轉幽州都督綏懷兩蕃將舉落內屬會以左威衛大將軍召而孫佺代之佺不知兵遂敗其師卒于官懷古清介審慎在幽州時韓琬以監察御史監軍稱其馭士信臨財廉國名將云

常景駿

常景駿司農少卿弘機孫中明經神龍中歷肥鄉令縣北瀕漳連年泛溢人苦之舊防迫漕渠雖峭岸隨

即壞決景駿相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鄣水至堤輒
去其北燥為腴田又維鱄以梁其上而廢長橋功必
費約後遂為法方河北饑身巡閭里勸人通有無教
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其功後為貴
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
有親而忘孝邪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
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
當時治有名者景駿與清漳令馮元淑臨洺令楊茂
謙三人景駿後數年為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爭
奉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方兒曹未生而

吾去邑非有德恩何故來對曰耆老為我言學廬館
舍橋鄣皆公所治意公為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不
能為留終日後遷房州刺史州窮險有蠻夷風無學
校好祀淫鬼景駿為諸生貢舉通隘道作傳舍罷祠
房無名者景駿之治民求所以便之類如此轉奉天
令未行卒子述自有傳

羅珦

羅珦越州會稽人寶應初詣闕上書授太常寺太祝
曹王皋領江西荊襄節度使常署幕府還泉副使皋
卒軍亂刼府庫珦取首惡十餘人斬以徇擢轉運中
俾按所刼庫物一日皆獲乃貰餘黨召為奉天令中
官出入係道吏緣以犯禁珦榜笞之雖死不置自是
屏息擢廬州刺史民間病者捨醫藥禱淫祀珦下令
止之脩學宮政教簡易有芝草白雀淮南節度使杜
佑上治狀賜金紫服再遷京兆尹請減半糶以常
賦充之人賴其利以老病求解徙太子賓客累封襄
陽縣男卒謚曰恭子讓字景宣以文學蚤有聞舉進
士宏辭賢良方正皆高第為咸陽尉父喪幾毀滅服
除布衣糲飯不應辟署十餘年淮南節度使李鄘即
所居敦請置幕府除監察御史位給事中累遷福建

觀察使兼御史中丞有仁惠名或以婢遺讓者問所
從答曰女兄九人皆為官所賣留者獨老母耳讓慘
然為焚券召母歸之入為散騎常侍拜江西觀察使
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

韋丹

韋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周大司空孝寬六世孫高
祖琨以洗馬事太子承乾諫不聽太宗才之擢給事
中高宗在東宮為中舍人封武陽縣侯孝敬為太子
琨以右中護為詹事卒贈齊州都督謚曰貞丹蚤孤
從外祖顏真卿學擢明經調安遠令以讓庶兄入紫

門山寺從父能復舉五經高第歷咸陽尉張獻甫表
佐邠寧幕府順宗為太子以殿中侍御史召為舍人
新羅國君死詔拜司封郎中往弔故事使外國賜州
縣十官賣以取貲號私覿官丹曰使外國不足于資
宜上請安有貿官受錢即具疏所宜費帝命有司與
之因著令未行而新羅立君死還為容州刺史教民
耕織止惰游興學校民貧自鬻者贖歸之禁吏不得
掠為隸始城州周十二里屯田二十四所教種茶麥仁
化大行遷河南少尹未至徙義成軍司馬以諫議大
夫召有直名劉闢反議者欲釋不誅丹上疏以為孝

文世法壞人慢宕齊以威今不誅闢則可使者惟兩
京耳憲宗稱美會闢圍梓州乃授丹劍南東川節度
使代李康至漢中上言康守方盡力不可易召還議
蜀事闢去梓因以讓高崇文乃拜晉慈隰州觀察使
封武陽郡公閱歲自陳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
為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帝從之徙為江南西道觀
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罷八州冗食者收其財
始民不知為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則戛而焚丹召工
教為陶聚材於場度其費為估不取贏利人能為屋
受材瓦于官免半賦徐取其償逃未復者官為葺
之貧不能者畀以財身往勸督置南北市為營以舍
軍歲中旱募人就功厚與直給其食為衢南北夾兩
營東西七里以廢倉為新廄馬息不死築堤扞江長
十二里竇以疏漲凡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
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丹曰吏豈
自費邪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丹召諸吏曰
若恃權取於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
期無敢違有卒違令當死釋不誅去上書告丹不法
詔丹解官待辨會卒年五十八驗卒所告皆不實太
和裴某觀察江西上言為丹立祠堂刻石紀功不報

宣宗讀元和實錄見丹政事卓然他日與宰相語元
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對臣嘗守江西丹有大功
德被八州殁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察使紇
干衆上丹功狀命刻功于碑子宙推蔭累調河南府司
錄參軍李珏表河陽幕府宣宗謂宰相擇曰丹有子
否以宙對帝曰與好官乃拜侍御史遷度支郎中
盧鈞節度太原表宙為副是時回鶻已破諸部入塞
下剽殺吏民均欲得信重吏視邊宙請往自定襄鴈
門五原絕武州塞略雲中踰句注徧見酋豪鎸諭之
視亭障守卒增其[illegible]吏不得擅以兵侵諸戎犯者

死於是三部六蕃諸種皆信悅召拜吏部郎中出為
慜州刺史州方災歉乃斥官下什用所以供刺史者
得九十餘萬錢為市糧餉俗不知法多觸罪亩為書
制律并種植為生之宜戶給之州負嶺轉艱險每饑
人輒爭死亩始築常平倉收穀羨餘以待乏罷冗役
九百四十四負縣舊置吏督戰亩俾民自輸家十相
保常先期湘源生零陵香歲市上供人苦之亩為奏
罷民貧無牛以力耕亩為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
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為準久之牛不乏立學官取
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初俚民婚出財會賓客號破

酒晝夜集多至數百人貧者猶數十力不足則不迎
至淫奔者亩條約使略如禮俗遂畋邑中少年常以
七月擊破群入民家號行盜皆迹為辦具謂之起盆
後為解素喧呼疾鬪亩至一切禁之還為大理少卿
久之拜江西觀察使政簡易南方以為世官遷嶺南
節度使南詔陷交趾撫兵積備以幹聞加檢校尚書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咸通中卒

盧弘宣

盧弘宣字子章元和中擢進士第鄭權帥襄陽辟署
幕府李愬代權二人交感弘宣始謂愬愬敕左右譏
衛既與語見其沖遠不覺洗然裴度留守東都表為
判官遷累給事中駙馬都尉韋處仁拜虢州刺史弘
宣謂非所任還詔不下開成中山南江西大水詔弘
宣與吏部郎中崔瑨分道賑郵使有旨還遷京兆尹
刑部侍郎拜劒南東川節度使時歲饑盜贅結酋豪
自王偽署官吏發敖脅招亡命聯遂瀘嘉榮諸州誅
蠻落搖亂根株盤熾弘宣下檄脅諭賊黨稍降其黠
強者署軍中辱無能還之農魁長逃入峽中吏捕誅
之徙義武節度使弘宣性寬厚政目簡省人便安之
然犯者不甚貸河朔故法偶語軍中則死弘宣始除

之初詔賜其軍粟三十萬斛貯飛狐弘宣計悅貴不
能備亘教吏守之明年春大旱教民隨力往取時幽
魏饑甚獨易定自如至秋悉收所貸軍食以饒歷工
部尚書祕書監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尚
書右僕射弘宣患士庶人家祭無定儀乃合十二家
法損益其當時以為書子告字子有及進士第終給
事中

何易于

何易于不詳何所人及所以進為益昌令縣距州四
十里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泛舟出益昌旁索民

挽繂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
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驅去鹽鐵官
榷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視詔書曰益昌人
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天
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對曰吾敢愛一身
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爾曹即自焚之觀察使素賢
之不劾也民有死喪不能具葬者以俸敕吏為辦召
高年坐以問政得失凡鬭民在廷易于丁寧指曉枉
直挾楚遣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督賦役不忍迫
下戶或以俸代輸饋給往來傳符外一無所進故無

異稱以中上考遷羅江刺史裴休嘗至其邑導侍不
過三人廉約蓋資性云

呂諲

諲河中河東人火力於學志行整飭孤貧不自業里
人程氏財雄于鄉以女妻諲才不久困辱分貲贍濟
所欲開元末入京師第進士哥舒翰節度河西表度
支判官性靜愼勤總吏職諸僚或出游諲獨頹然據
案鞫視簿最翰益親之翰敗潼關諲西趨靈武由中
尉薦肅宗才之拜御史中丞所陳事無不順納帝復
兩京詔盡繫群臣之汙賊者御史大夫李峴及諲領
使諲善權宜知大躰不及峴而援律傳經過之當時
稱其持法然以峴故多所平反乾元二年累封須昌
縣伯遷黃門侍郎上元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當賜
門戟諲釋縗拜賜人譏其失禮以喪除親暱官罷為
太子賓客數月拜荊州長史澧朗峽忠等五州節度
使諲始建請荊州置南都詔可於是更號江陵府以
諲為尹置永平軍萬人遏吳蜀之衝以湖南之岳潭
郴道邵連黔中之涪凡七州隸其道初荊州長史張
惟一以衡州蠻酋陳希昂為司馬督家千人自防惟
一親將牟遂金與相忤希昂率兵至惟一所捕之惟

一懼斬其首以謝悉以遂金兵屬之乃退自是政一
出希昂後入朝還常州刺史過江陵入謁諲伏甲擊
殺之誅黨偶數千人積尸府門內外震服後追原潭
州刺史龎承鼎之罪帝不省為治不急細務決大事
剛果不撓始在河西悉知諸將能否及為尹奏取材
者數十人總牙兵故威惠兩行諲之相與李揆不平
乃用善治聞揆恐帝復用即妄奏置軍湖南非便又
陰遣人刺諲失諲上疏訟其事帝怒逐揆出之顯條
其罪諲昔嬴疾卒年五十一贈吏部尚書諲在朝不
稱相職及為荊州號令明賦斂均一其治威信故軍

士用命闔境無盜賊民歌詠之自至德以來除方面
數十人諲最有名荊人生構房祠父歿吏民數十萬
徙祠府西始諲知杜鴻漸元載才薦于朝後皆為宰
相永泰中嚴郢以故吏請謚有司博士獨孤及謚曰
肅郢以故事宰相謚皆二名請益曰忠肅及執奏謂
謚在義美惡不在多名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淮夷
重耳一戰而霸而謚曰文冀缺之恪甯俞之忠隨士
會不忘其君而謚曰武故知稱其大略其細也且二
名謚非古也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以文武大
畧佐漢致太平一名不盡其善乃有文終文成景桓

宣成之謚唐興參用漢制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愛
君忘身近貞二者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蕭瑀端
直近貞多猜近褊言褊則失貞稱貞則遺褊故曰貞
褊蓋有為為之也若跡無異稱則易以一字故杜如
晦曰成封德彝曰明王珪曰懿陳叔達曰忠溫彥博
曰恭岑文本曰獻常巨源曰昭皆當時赫赫居宰相
者謚不過一名而言故宰相必以二名固所未聞宜
如前謚遂不改

狄惟謙

惟謙梁公之後會昌中為晉陽令時州境亢陽洊春
夏數百里水泉耗竭禱於晉祠者數旬無應有女巫
郭者攻符術厭勝之道有監軍携至京師因緣出入
宮掖其後歸遂號為天師天既久不雨境內不知所
為皆曰若得天師至晉祠則旱不足憂矣惟謙請於
主帥曰災厲流行甿庶焦灼若非天師一救萬姓恐
無聊生於是主帥親自為請巫者許之惟謙具幡蓋
迎自私室躬為控馬既至祠所盛供帳飲饌自旦及
夕立庭下如此者兩日語惟謙曰為爾飛符于上帝
請雨三日雨當足矣觀者雲集三夕雨不降又曰此
土災殄亦由縣令無德為爾再請七日當有雨惟謙

齋巳奉之愈恭及期又無應郭乃驟索馬入州惟
謙曰天師已為百姓庸瑣官人不知禮故天時未肯
下雨留我復奚為惟謙謝曰明日排比相送遲明郭
將歸餚醴一無所設坐于堂上大怒惟謙曰左道女
子妖惑日久當須斃此焉敢言歸叱左右曳于神堂
杖背三十投于潭水祠後有山極高遂令設席焚香端
笏立于其上闔縣駭云長官打殺天師馳走者紛紜
祠上忽有雲如車蓋覆惟謙遂起四合雷震數聲甘
澤大澍數尺于是士民自山頂擁惟謙而下州將初
責以專殺巫者既而嘉其精誠有感與監軍表言其

事制書褒曰狄惟譙劇邑良才忠臣華胄覩此天厲將殫下民當請禱于晉祠類投巫于鄴縣縢山極之畏景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法同剪爪遂使旱風潛息甘澤流施昊天猶鑒于克誠余志豈忘于褒善特頒朱紱俾耀清操勿替令名更昭殊績賜章服并錢伍拾萬後歷絳溫二州刺史所治皆有名稱

宋守令傳卷之十六

天子統御兆民所資以共理者吏也吏不擇人豈如土偶被文繡何益於事甚者如猛虎毒蛇民其能堪乎漢唐循吏之效尚矣宋懲五季藩鎮之弊著命朝臣出知州縣躬召詢政事乃遣或詔侍從保薦以充勝任與否則督監司糾舉或命使者廉察有佳政則賜璽書賚錢帛或寵以章服其慎重如此累朝相承在位咸烝烝不懈而樹有成績以贊仁厚之治者史不絕書亦云盛哉玆從舊述得十有二人他不但以惠稱者見別傳

喬維岳

喬維岳字伯周陳州南頓人治三傳周顯德初登第授太湖主簿四年遷平輿令開寶中右拾遺劉積薦其才擢為太子中舍知高郵軍通判楊州徙常州金陵平又移知昇州改殿中丞太平興國初徙襄州俄丁內艱三年陳洪進表納疆土以其子文顯為泉州留後朝廷議擇能臣闕掌郡事即起維岳為通判會盜起仙遊莆田縣百丈鎮衆十餘萬攻城城中兵裁三千勢甚危急監軍何承矩王文寶欲盡屠其民燔府庫而遁維岳挺然抗議以為朝廷寄以綏遠今惠

澤未布盜賊連結及欲屠城豈詔意哉承矩等因復
堅守既而轉運使楊克讓率相州兵破賊圍遂解詔
褒之歸朝為淮南轉運副使遷右補闕進為使淮河
西流三十里曰山陽灣水勢湍悍運舟多罹覆溺維
岳規度開故沙河自末口至淮陰磨盤口凡四十里
又建安北至淮澨總五堰運舟所至十經上下其重
載者皆卸糧而過舟時壞失糧綱卒緣此為姦潛有
侵盜維岳始命創二斗門于西河第三堰二門相距
踰五十步覆以厦屋設縣門積水俟潮平乃泄之建
横橋岸上築土累石以牢其址自是弊盡革而運舟

往來無滯矣嘗按部至泗州慮獄法掾誤斷囚至死
維岳詰之法掾俯伏且泣曰有母年八十餘今獲罪
則母不能活矣維岳憫之因謂曰他日朝制按問第
云轉運使令處茲罪卒如其言獲免維岳坐贖金百
二十斤罪使職權知楚州遷戶部員外郎代還為度
支判官轉本曹郎中出為兩浙轉運使歷知懷州滄
州會考課京朝官召還屬真宗以壽王尹京精擇府
僚留為開封府推官或言維岳在淮南決獄不平亂
左右有知其事者辨之太宗特加賞異儲闈建兼左
諭德轉太常少卿京府事繁維岳評處詳敏有王陟

為司錄真宗亦稱其明幹及踐祚即命維岳與畢士
安權知開封府拜給事中知審官院維岳體肥年衰
艱於拜趨陳乞外遷小州上嘉其靜退特授海州刺
史咸平初知蘇州素病風上以吳中多食魚蟹乃徙
壽州仍命太醫馳療之四年卒年七十六贈兵部侍
郎官給其葬大中祥符中錄其孫世昌獻之並賜同
學究出身維岳明習吏事有治劇才在懷州王欽若
始舉進士維岳知其貴又善待陳彭年自刺郡運奏
為通判皆稱薦之

周渭

周渭字得臣昭州恭城人幼孤養于諸父力學工為
詩劉鋹據五嶺昭州皆其地也政繁賦重民不聊生
渭率鄉人六百踰嶺將避地零陵未至賊起斷道絕
糧復還恭城則廬舍煨燼遂奔道州為盜所襲渭脫
身北上建隆初至京師為薛居正所禮上書言時務
召試賜同進士出身解褐白馬主簿縣大吏犯法渭
即斬之上奇其才擢右贊善大夫時魏帥符彥卿專
恣朝廷選常參官強幹者蒞其屬邑以渭知永濟縣
彥卿郊迎渭揖于馬上就館始與相見略不降屈縣
有盜傷人而逸渭捕獲并其贓匿者按誅之不以送

府乾德中通判興州州領直口砦多戍兵益軍敖狠縱其下爲暴居人苦之渭馳往諭以禍福斬其軍校衆皆懾服詔書嘉奬命兼本砦鈐轄開寶元年鳳州房治主吏盜隱官銀擇渭往代周歲羨課數倍賜緋魚又遷知棣州駿直傳延翰爲監軍謀作亂走契丹爲部下所告渭擒之以聞命械至闕下鞫得實斬於西市渭在郡以簡肅稱及還吏民遮道泣留俄詔賜錢百萬太平興國二年爲廣南諸州轉運副使初渭之入中原妻子留恭城開寶三年平廣南詔昭州訪求賜錢米存卹之及是渭始還故里鄉人以爲榮

渭奏去劉鋹時稅筭之繁者重定田賦興學校遷殿中丞屬有事交阯王將逗撓無功有二敗卒探甲先至邕州中奪民錢渭捕斬之後至者悉令解甲以入訖無敢犯移書交阯諭朝廷威信將刻日再舉黎桓懼即遣使入貢就加監察御史在嶺南凡六年徙知揚州進殿中侍御史改兩浙東西路轉運使入爲鹽鐵判官遷侍御史歷判户部度支二勾院出知亳州賜金紫俄換宋州加職方員外郎爲益州轉運使坐從子遠詔市馬黜爲彰信軍節度副使咸平二年真宗聞其清節召還將復用詔下而卒年七十七上憫其貧不克葬賻錢十萬以其子建中爲兼氏主簿渭妻莫荃賢婦人也渭北走時不暇與荃訣二子孩幼荃尚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曰渭非久困者今遠難遠適必能自奮於是親蠶績碓舂以給朝夕二子皆畢婚娶凡二十六年復見渭時人異之朱昂著莫節婦傳紀其事

范正辭

范正辭字直道齊州人父勞謙獲嘉令正辭治春秋公羊穀梁登第調補安陽主簿開寶中判入等遷國子監丞知戍州改著作佐郎代還治逋欠於淄州轉

運使稱其能轉左贊善大夫就知淄州太宗征河東諸州部粮多不及期正辭所部長山縣吏張秀督民輸受錢二千即杖殺之郡中畏服太平興國中改殿中丞通判棣深二州遷國子博士侍御史中丞劉保勳奏充臺直會有言饒州多滯訟選正辭知州事至則宿繫皆決遣之胥吏坐淹獄停職者六十三人會詔令料州兵送京師有王興者懷土憚行以刃故傷其足正辭斬之興妻詣登聞上訴太宗召見正辭廷辨其事正辭曰東南諸郡饒實繁盛人心易動興敢扇搖苟失控馭則臣無撫御之術矣上壯其敢斷特遷

膳部員外郎充江南轉運副使賜錢五十萬饒州民甘紹者積財鉅萬為群盜所掠州捕繫十四人獄具當死正辭按部至引問之因皆泣下察其非實命徙他所訊鞫既而民有告真盜所在者正辭潛召監軍王愿捲捕之愿未至盜已去正辭即單騎出郭二十里追及之賊控弦持弓来逼正辭大聲以鞭擊之中賊雙目執之賊自刃不殊餘賊渡江散走追之不獲旁得所棄贓賊尚有餘息正辭即載歸令醫傳藥創既愈按其姦狀伏法而前十四人皆得釋端拱二年代歸與洛苑副使綦仁澤西京作坊副使尹宗諤同

監折中倉先是令商人入粟米豆而以茶鹽酬其直謂之折中後有言其弊罷之至是復置焉還倉部員外郎同知幕府州縣官考課改判刑部歷户部鹽鐵二判官還考功員外郎通判定揚杭三州真宗即位還膳部郎中召判三司勾院俄復為鹽鐵判官咸平二年出為河東轉運使三年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時李昌齡自忠武行軍起知梓州董儼知壽州王德裔楊緘皆任轉運使後失官守幾邑正辭上言昌齡輩貪墨著聞願陛下罷其民政詔追還儼救餘悉代之又言治民之官牧宰為急舉吳耆等五人堪任大郡復請令耆等各舉知縣縣令從之坐鞫任懿獄既滁州團練副使會赦復為倉部考功員外郎通判鄆州知淮陽軍復膳部郎中以年老求監兗州商稅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卒年七十五子識諷並進士及第

凌策

凌策字子奇宣州涇人世給事州縣策幼孤獨厲志力學宗族初不加禮因決意渡江與姚鉉同學於廬州雍熙二年舉進士起家廣安軍判官改西川節度推官以彊幹聞淳化三年就命為光祿寺丞簽書兩使判官代還拜左贊善大夫通判定州賜朱衣銀章

御書歷給以實儆李順之亂川陝選官多憚行策自陳三蒞蜀境諳其民俗即命知蜀州又以巴西當益之饋道徙綿州加太常博士還朝會命為廣南西路轉運使進屯田員外郎入為户部判官還都官先是嶺南輸香藥以郵置卒萬人分鋪二百負擔抵京師且以煩役為患詔策規制之策請陸運至南安汎舟而北止役卒八百大省轉送之費盧之翰任廣州無廉稱以策有幹名拜職方員外郎直史館命代之賜金紫廣英路自吉河趣板步二百里當盛夏時瘴起行旅死者十八九策請由英州大源洞伐山開道直

抵曲江人以為便代還知青州東封以供億之勤超
拜都官郎中入判三司三勾院出知揚州屬江淮歲
儉頗有盜賊以策領淮南東路安撫使駕旋使傳進
秩司封時洪州水知州李玄病上與宰相歷選朝士
將從策代之上曰南昌水潦艱殆長吏當便宜從事
不必禀於外計也王旦言策蒞事和平可寄方面望
即以江南轉運使授之仍詔諭差選之意饒州產金
嘗禁商市鬻或有論告逮繫滿獄策請縱民販市官
責其羡人甚便之五年召拜右諫議大夫集賢殿學
士知益州初策登第夔人以六印加劍上遺之其後
作劍外凡六任時以為異策勤吏職處事精審所至
有治迹九年自蜀代還上頗有意擢用會已病命知
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糾察在京刑獄真宗嘗
對王旦言策有才用治蜀敏而有斷旦曰策性淳質
和臨事彊濟上深然之是秋拜給事中權御史中丞
時榷茶之法弊甚詔與翰林學士李迪知雜御史呂
夷簡同議經制稍寬其舊明年疾甚不能朝謁累遣
中使挾醫存問賜名藥後表求典並尋還工部侍郎
從其請天禧二年三月卒年六十二錄其子將作監
主簿璀琬並為奉禮郎續給其奉策兄簡官國子博
士分司南京

張煦

張煦字輔暘開封人開寶末補府中牙職雍熙二年
自陳太宗尹京嘗事左右命為殿前承旨遷殿直欽
州監軍亮人黃行達弟坐法抵死行達誣州將故入
其罪詔宣州通判姚鉉與煦鞫之即日決遣還擢供
奉官閤門祗候占謝日又改內殿崇班鎮定刑趙山
西土門路都巡檢使契丹騎兵剽境上煦以所部斬
首數十走之葛霸周瑩李繼宣稱其幹舉有詔嘉獎
代還拜供備庫副使權知環州數月改岢嵐軍使又

知保安軍咸平中王均亂蜀以煦為綿漢劍門路都
巡檢使又與雷有終進攻成都煦主東砦焚其郛及
樓堞均突圍而遁賊平以功就遷正使徙益州都監
與知州宋大初同提總本路諸軍事有戰艦卒將謀
擾動煦即日斬之夏人寇邊改涇原儀渭都鈐轄又
為邠寧環慶路鈐轄兼巡檢安撫都監累躡寇人賊
中掩殺甚衆有詔嘉獎會遣王超張凝秦翰授靈武
命煦為西路行營都監至鎮戎聞靈武已陷復還本
任與張凝入西夏境出白豹鎮至柔遠川夏人七百
餘邀戰煦與慶州監軍張綸擊殺甚衆清遠故城有

酋長請以甲騎三萬來降煦與凝曰此詐也亟嚴兵以待之果然凝按部歸環州道為敵所邀煦聞之領所部銳兵自慶州赴之一夕與凝會射殺其大將與凝同還景德元年加領賀州刺史復為涇原儀渭鎮戎軍鈐轄再知環州四年宜州戍卒陳進反命副曹利用為廣東西路安撫使賊衆擁判官盧均僭號南平王圍象州煦以兵會利用斬之初與利用同署紙人持百枚備給立功將士及破賊利用在前軍無所給煦在後而所給過半真宗謂其太過賊平改如京使知懷州東封歲權河陽鈐轄還文思使知曹

州會江淮災歉分命大藩長吏綏撫以煦為江南西路安撫都監俄還濟陰加北作坊使又徙滄州就轉宮苑使領康州刺史大中祥符九年加領昭州團練使知鄭州未幾復知滄州天禧三年拜西上閤門使徙并代鈐轄以老疾求近郡得知磁州四年卒年七十三煦明術數善相宅時稱其妙

張佶

張佶字仲雅本燕人後徙華州渭南初名志言後改馬父昉殿中少監佶少有志節始用蔭補殿前承旨以習儒業獻文求試換國子監丞遷著作佐郎監三白渠知涇陽縣端拱初為太子右贊善大夫曹州民有被誣殺人者詔往按之發擿姦伏究人得雪尋通判忻州遷殿中丞兼御河督運至道中通判陝州再部送芻糧赴靈武就改國子博士咸平初擢為陝西轉運副使賜緋魚至延安遇夏人入寇親督兵擊敗之三年徙西川轉運副使時詔討王均以餽餉之勞遷虞部員外郎賊平分川陝為四路以佶為利州路轉運使有薦其武幹者召還授如京使涇原鈐轄兼知鎮戎軍徙麟府路鈐轄夏人來寇佶率兵與戰親射殺酋帥俘獲甚衆餘黨遁去詔書褒之賜錦袍金

帶景德中徙益州鈐轄加宜州刺史遷文思使佶御軍撫民甚有威惠蜀人久猶懷之大中祥符四年車駕祀汾陰以為西京舊城巡檢鈐轄禮成加授北作坊使充趙德明官告使為鄜延鈐轄會秦州李濬暴卒上語近臣曰天水邊要宜速得人馬知節稱佶可任上然之遂改騏驥使就命知秦州至州置四門砦開拓疆境邊部頗怨又臨渭置采木場戎人不之爭移帳而去佶不甚存撫亦不奏加賚賜邊人追悔引衆刼掠佶深入掩擊敗走之議者又欲加恩宗哥立遵等族以扼平夏佶請拒絕之朝廷始務寧邊以佶

輕信易事從邠寧路鈐轄天禧初召為契丹國信副使再任邠寧兼知邠州遷宮苑使未逾月擢拜西上閤門使復為涇原鈐轄四年卒年六十九佶涉獵書史好吟詠勇敢善射有方略其總戎護塞以威名自任子宗象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度支判官

張詠

張詠字復之濮州鄄城人少任氣不拘小節雖貧賤客遊未嘗下人太平興國五年郡舉進士議以詠首薦有風儒張覃者未第詠與寇準致書郡將薦覃為首衆許其能讓是歲詠登進士乙科大理評事知鄂

州崇陽縣再遷著作佐郎以蘇易簡薦入為太子中允還祕書丞通判麟相二州乞掌濮州市征以便養親召還賜緋魚知浚儀縣會李沆宋湜寇準連薦其才以為荊湖北路轉運使奏罷歸峽二州水遞夫就轉太常博士太宗聞其強幹召還超拜虞部郎中賜金紫旬日與向敏中並擢為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通進封駮司兼掌三班院張永德為并代部署有小校犯法笞之至死詔案其罪詠封還詔書且言陛下方委永德邊任若以一部校故摧辱主帥臣恐下有輕上之心太宗不從未幾果有營兵脅訴軍校者詠引前事為言太宗改容勞之出知益州時李順構逆王繼恩上官正總兵攻討頓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為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繼恩帳下卒縋城夜遁吏執以告詠不欲與繼恩失懽即命縶投諸井人無知者時寇略之際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

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也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者皆有學行為鄉里所稱遂敦勉就舉而三人者悉登科士由是知勸民有謀訴者詠灼見情偽立為判決人皆厭服好事者編集其辭鏤板傳布詠嘗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則無不審矣其為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丁外艱起復改兵部郎中會詔川陜諸州參用銅鐵錢每銅錢一當鐵錢十詠上言昨經利州

以銅錢一換鐵錢五綿州銅錢一換鐵錢六益州銅
錢一換鐵錢八若一其法公私非便望依旬估折納
銅錢真宗即位加左諫議大夫咸平初入拜給事中
戶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節齋會丞相大僚有酒失
者詠奏彈之二年同知貢舉是夏以工部侍郎出知
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獲犯者數百人
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
詠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
聚為盜則為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有民家子與
姊婿訟家財婿言妻父臨終此子裁三歲故見命掌

貲產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七與婿詠
覽之索酒酹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苟
以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給其子餘三給
婿人皆服其明斷知永興軍府五年馬知節自益徙
延州朝議擇可代者真宗以詠前在蜀治行優異復
命知益州仍加刑部侍郎樞密直學士就遷吏部侍
郎轉運使黃觀上其治狀有詔褒美會遣謝濤巡撫
西蜀上因令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
歸朝復掌三班領登聞檢院詠中歲瘍生腦頰妨巾
櫛求知潁州真宗以其公直有時望再任益部皆以

政績聞不當涖小郡令中書召問將委以青社或真
定令其自擇詠辭不就遂命知昇州大中祥符初加
左丞三年春州民以詠秩滿借留就轉工部尚書令
再任是秋以江左旱歉命充昇宣等十州安撫使進
禮部上聞詠腦瘍甚憫之令薛映馳驛代還以疾未
見恨不得面陳所蘊乃抗論言近年虛國帑藏竭生
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啟上
侈心之為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出知陳州
初詠與青州傅霖少同學霖隱不仕詠既顯求霖者
三十年不可得至是來謁閽吏白傅霖請見詠責之

曰傅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為友汝何人敢名之
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耶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
詠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
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別去後一月而詠
卒年七十贈左僕射謚忠定詠剛方自任為治尚嚴
猛嘗有小吏忤詠詠械其頸吏恚曰非斬某此枷終
不脫詠怒其悖即斬之少學擊劍慷慨好大言樂為
奇節有士人遊宦遠郡為僕所持且欲得其女為
妻士人者不能制詠過於傳舍知其事即陽假此僕
為馭單騎出近郊至林麓中斬之而還嘗謂其友人

曰張詠幸生明時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為何人耶故其言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性躁果卞急病創甚飲食則痛楚增劇御下益峻无不喜人拜跪命典客預戒止有遠者詠即連拜不止或倨坐罵之真宗嘗稱其材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自號乖崖以為乖則違衆崖不利物有集十卷弟說為虞部員外郎

宋守令傳卷之十七

李允則

李允則字垂範濟州團練使謙溥子也少以材略聞蔭補衙内指揮使改左班殿直太平興國七年幽薊還師始置榷場于静戎軍允則與其事還使河東路決繫囚原活甚衆又使荊湖察官吏與轉運使檢視錢帛器甲刑獄遂擢閤門祗候濬治京師諸河勑水門鄭州水磑西川賊劉旰平上官正議脩城未决命允則與王承衎閻承翰往視還言西川以無城難守宜如正議又言兵分則緩急不為用請併兵要害以便餽餉高溪州蠻田彦伊入寇遣詣辰州與轉運使張素荊南劉昌言計事允則以蠻徼不足加兵悉招輯之累遷供備庫副使知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暴歛州人出絹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輸絹謂之屋稅營田户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為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以十三斤半為定制民皆便之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而民惰不耕乃下令月所給馬芻皆輸本邑縣是山田悉墾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而

後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荐饑復欲先賑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爲質乃得發廩賤糶因募饑民堪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擾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瘠未任出戍乃奏罷之陳堯叟安撫湖南民列允則治狀請留堯叟以聞召還連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遷洛苑副使知滄州允則巡視州境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斲冰代砲契丹遂解去真宗復召謂曰頃有言

卿濬井葺屋爲勞民者及契丹至始見善爲備也韓西上閤門副使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監押陣東面而請對自陳武藝非所長不可以當邊劇帝曰卿爲我運籌策不必當矢石也賜白金二千兩副以幃幄什器凡下諸路宣勅必先屬允則省而後行及王超敗人心震恐允則勸超衰絰向師哭以解衆忿真宗知允則始屢趣超進兵手詔褒篤契丹通好徙知瀛州上言朝廷已許契丹和議但擇邊將謹誓約有言和好非利者請一切斥去真宗曰此朕意也遷西上閤門副使何承矩爲河北緣邊安撫提點榷場

及承矩疾詔自擇代乃請允則知雄州初禁榷場通異物而邏者得所易珉玉帶允則曰此以我無用易彼有用也縱不治遷東上閤門使獎州刺史河北既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契丹主曰南朝尚脩城備得無違誓約乎其相張儉曰李雄州爲安撫使其人長者不足疑既而有詔詰之允則奏曰初通好不即完治恐他日頹圮因此廢守邊患不可測也帝以爲然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密自徹去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三移文北界乃

興版築揚言以護祠而卒就關城浚壕起月隄自此甕城之人悉內城中始州民多以草覆屋允則取材於西山大爲倉廩營舍始教民陶瓦甓標里閈置廊市邸舍水磑城上悉累甓下環以溝塹蒔麻植榆柳廣閻承翰所脩屯田架石橋構亭榭列隄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歲脩禊事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潛寓水戰州北舊多設陷馬坑城上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爲命徹樓夷坑爲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横其中植以荊棘而其地益阻隘因

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上元舊不燃燈允則結綵山聚優樂使民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首欲間入城中觀允則與同僚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奴女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騾廡下使遁去即幽州統軍也後數日為契丹所誅嘗宴軍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行酒不輟副使請救不答少頃火熄命悉瘞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兵數

已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詰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儆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為舍宴而救事或不測又得諜釋縛厚遇之諜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得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諜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諜遣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袖中兵馬時刻地里委曲以為報一日民有訴為契丹民毆傷而逃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為怯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以無有蓋他諜欲以毆人為質驗比得報以為妄乃殺諜雲

衣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敢隱即歸卒乃斬以徇歷四方館引進使高州團練使天禧二年以客省使知鎮州徙潞州仁宗即位領康州防禦使天聖六年卒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面訊立斷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畜資財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略設施雖寓於遊觀亭傳間後人亦莫敢隳至於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晚年居京師有自契丹亡歸

者皆命舍允則家允則死始寓樞密院大程官營

崔立

崔立字本之鄢陵人祖周度仕周為泰寧軍節度判官慕容彥超叛周度以大義責之遂見殺立登進士第歷官知江陰軍屬縣有利港久廢立濬治溉田數千頃及開橫河六十里通運漕累遷太常少卿歷知棣漢相潞兗鄆涇七州立性淳謹尤喜論事祥符封禪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立獨言水發徐州旱連江淮無為烈風金陵火天所以警驕惰戒淫泆也區區符瑞尚何足為治道言哉前後上四十餘事以存

諫議大夫知耀州改知濠州遷給事中告老進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立識韓琦於布衣以女妻之人服其鑒云

張逸

張逸字天隱滎陽人進士及第知襄州鄧城縣知州謝泌將薦逸設几案置章其上望闕再拜曰老臣為朝廷得一良吏他日引對真宗問所欲何官逸對曰母老在家願得近鄉幕職授澶州觀察推官母喪服除引對帝又固問之對曰願得京官特改大理寺丞用泌薦也知長水縣徙青神縣縣東南有松柏灘夏

秋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不踰月灘為徙五里時人異之累遷尚書兵部郎中知開封府有僧求內降免田稅而逸固執不許仁宗曰有司能守法朕何憂也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逸凡四至蜀諳其民風華陽騶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吏受財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氣不直豈守者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為神卒于官

吳遵路

吳遵路字安道父淑有文學遵路第進士累官秘閣校理章獻太后稱制下莫敢言遵路條奏十餘事忤太后意出知常州嘗預市米吳中以備歲儉已而果大乏食民賴以濟自他州流至者亦全十八九累遷兵部郎中權知開封府時宋庠鄭戩葉清臣皆宰相呂夷簡所不悅遵路與三人雅相厚善夷簡忌之出知宣州上禦戎要略邊防雜事二十篇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被疾猶決事不輟手自作奏及卒仁宗聞而悼之遵路博學知大體母喪廬墓蔬食終制性夷雅慎重寡言笑善筆札其為政簡易立朝敢言平居廉儉無他好身後室無長物子瑛為尚書比部員外郎不待老而歸

趙尚寬

趙尚寬字濟之河南人安仁子也知平陽縣鄰邑有大囚十數破械夜逸殺居民將犯境尚寬悉獲之知忠州大化其俗嘉祐中以考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土曠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為邑尚寬曰土曠可益墾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為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三司使包拯與部使者交上其事仁宗下詔褒

仍進秩賜金留唐凡五年民像以祠而王安石蘇軾作新田新渠詩以美之徙同宿二州又徙梓州尚寬去唐数歲田日加闢户日益衆朝廷推功自少府監以直龍圖閣知梓州積官至司農卿卒詔賜錢五十萬

張綸

張綸字公信汝陰人少倜儻任氣舉進士不中補三班奉職遷右班殿直從雷有終討王均于蜀以功遷右侍禁慶州兵馬監押歷内殿崇班知鎮戎軍辰州溪峒蠻屢入寇以綸為辰州澧鼎等州緣邊五溪十

峒巡檢安撫使綸諭蠻酋禍福賙還所掠民[illegible]與盟刻石于境上時天禧二年也久之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奏除鹽課宿負官助其器用入者優其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石復置鹽場于杭秀海三州歲入課又百五十萬疏五渠導太湖入于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漕河隄二百里于高郵比旁錮鉅石為十礎以泄横流泰州捍海舊堰壞歲患濤冒民田綸表請修復命兼權知泰州遂成堰凡百五十里復逋户三千州民利之為立生祠累遷東上閤門使真拜乾州刺史徙知潁州卒綸有材略而性仁恕在江淮見漕卒凍餒道死推奉錢市絮襦千数衣其不能自存者

陳希亮

陳希亮字公弼其先京兆人唐廣明中避難遷眉州青神之東山希亮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錢息三十餘萬希亮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業成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儁初為大理評事知長沙縣有僧海印國師出入章獻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恃勢據民地人莫敢正視希亮捕治寘諸法一縣大聳郴州竹場有偽為券給輸户

送官者事覺輸户當死希亮察其非辜出之已而果得其造偽者再遷殿中丞徙知鄠縣老吏曹腆侮法以希亮年少易之希亮視事首得其罪腆叩頭出血願自新希亮戒而捨之卒為善吏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泣曰公去我緋衣老人復出矣遷太常博士有言郴獄活人死罪賜五品服初蜀人官蜀不得通判州事希亮以母老願折資為縣侍親於是知臨津縣母終服除為

開封府司錄司事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
希亮言陝西用兵頤以此餽軍詔罷之青州民趙禹
上書言趙元昊必反宰相以禹任言徙建州元昊果
反禹訟所部不受亡至京自理宰相怒下開封獄希
亮言禹可賞不可罪爭不已上釋禹賞為徐州推官
且欲以希亮為御史會外戚沈元吉以奸盜殺人希
亮一問得實自驚仆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希亮及
諸掾史希亮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引罪坐廢朞年
盜起京西殺守令富弼薦希亮可用起知房州州素
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希亮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

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殿侍雷甲以
兵百餘人逐盜竹山甲不能戢所至為暴或疑為盜
告希亮盜入境且及門希亮即勒兵阻水拒之命持
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
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皆欲斬甲以徇希亮
獨治為暴者十餘人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賊党軍
子方張轉運使供奉官崔德贇捕之德贇既失党
軍子遂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父子二人
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希亮察其冤下德贇獄
未服党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贇

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為元昊謀臣詔徙其
族百餘口於房譏察出入饑寒且死希亮曰元事虛
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為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為賊
耳此又皆其疎屬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希
亮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柰何去父母乎遂畫希亮
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為大理少卿希亮曰法吏守
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為宿州州跨汴為
橋水與橋爭常壞舟希亮始作飛橋無柱以便往來
詔賜縑以襃之仍下其法自畿邑至于泗州皆為飛
橋皇祐元年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勞之曰知卿疾

惡無懲沈氏子壽未行詔提舉河北便糴都轉運使
魏瓘劾希亮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
開封府希亮乞廷辯既對仁宗直希亮奪瓘職知越
州且欲用希亮希亮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為無
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希亮悉召河上使
者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希亮堅
臥不動水亦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朐畫劫張
郭鎮執濮州通判井淵仁宗以為憂問執政可用者
未及對仁宗曰朕得之矣乃以希亮為曹州不逾月
悉擒其黨淮南饑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

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希亮乘傳代之轉運使調里胥
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
饑希亮至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
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為鄂州久之徙知廬州虎
翼軍士叱壽春者以謀及誅遷其餘不及者數百人
於廬皆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為不利者希
亮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
且以守舍庫人為之懼希亮益加親信皆感德指心
誓為希亮死改提點刑獄江東遷度支郎中徙河北
嘉祐二年入為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朝

廷以三司事冗簿書留滯乃命希亮又兼開拆司榮
州鬻鹽凡十八井歲久澹竭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
籍沒者三百餘家希亮為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
萬斤三司簿書滯留者自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
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希亮日夜課吏凡九
月去其三之二度支吏不時勾希亮杖之副使以希
亮擅決罰由是事復滯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
乃以為京西轉運使賜三品服右塘河役兵叛其首
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希亮聞之即日輕騎
出按吏請以兵從希亮不許其賊二十四人道遇希

亮以希亮輕出意也聞和不能測遂相與列訴道周
希亮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
吾命既至令曰汝以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
不敢隱乃斬元以徇流軍校一人餘悉遣赴役如初
還京東轉運使維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大猾有
號截道虎者毆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希亮移捕
甚急卒流海島又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徐州守暴
苛以細過籍民產數十家獲小盜使必自誣抵死希
亮言其狀卒以廢去數上章請老不允移知鳳翔倉
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為憂歲饑希亮發十二萬

石貸民有司懼為擅發希亮身任之是秋大熟以新
易舊官民皆便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
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器縱其徒入市
掠飲食民戶皆晝閉希亮聞之曰吾嘗主契丹使得
其情使者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
者懼其使不敢動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
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
狀以還使者至羅拜庭下希亮命坐兩廊飲食之護
出其境無一人譁者英宗即位遷太常少卿獄有盜
嘗死條官持不可以之盜殺守吏遁去希亮以

議讞于朝而希亮之議是僚官懼欲以事中希亮希亮自顧無有其事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希亮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遂借此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年六十四希亮嘗夢異人按圖而告之年至是果然贈工部侍郎希亮為人清勁寡欲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所至奸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毋老子端平幼希亮養其毋終身以女妻端平使同諸子學

卒登進士第四子恍度支郎中恪滑州推官恂大理寺丞慥字季常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在岐下嘗從兩騎挾二矢與蘇軾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乃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軾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晚年皆棄不取遯於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徒步往來山中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不與世相聞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及蘇軾謫黃過岐亭識之人始知為慥云

姚仲孫

姚仲孫字茂宗本曹南著姓曾祖仁嗣陳州商水令因家焉父曄舉進士第一官至著作佐郎仲孫早孤事毋孝擢進士第補許州司理參軍民婦馬氏夫被殺指里胥嘗有求而其夫不應以為里胥殺之官捕繫辭服仲孫疑其枉知州王嗣宗怒曰若敢以身任之耶仲孫曰幸毋遽決異得徐辨後兩月果得殺人者調邢州推官徙資州轉運使檄仲孫詰富順監楼

疑獄全活數十人資州吏二守皆昏老事多決於仲孫改大理寺丞知建昌縣初建昌運茶抵南康或露積于道間為霖潦所敗主吏至破產不能償仲孫為券吏民輸山木即高阜為倉邑人利之徙通判彭州嘗以天下久無事不可以弛兵備因以前世禦戎料敵之策名防邊龜鑑通判睦州徙滁州歲旱饑有詔發官粟以賑民而主吏不時給仲孫既至州立劾主吏夜索丁籍盡給之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王驂守益州辟通判州事召為右司諫入內都知閻文應求為都知仲孫數其罪白上曰方帝齋宿太廟而文應

比監官聲聞行在郭皇后暴薨中外莫不疑文應寘
毒者出文應為泰州兵馬鈐轄又稱疾留後論奏乃
亟去以起居舍人知諫院管勾國子監以尚書戶部
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時諫議大夫十二員仲孫
曰諫議大夫蓋朝廷之選不宜以歲月序進今諸寺
卿至前行郎中三十五員貼近職者獨不在數若以
年勞授則數年之外諫議大夫員益多請艱其選以
褒材望之臣餘悉次補卿監乃詔當選者奏聽旨先
是諸路復提點刑獄還朝多擢為省官府仲孫請第
其課為三等計黜之即詔仲孫司考課之法歷三司

戶部度支鹽鐵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
大脩城塹兵備仁宗賜詔褒之權知澶州河壞明公
埽總浮橋仲孫親總役堤上埽一夕復完權知大名
府夜領禁兵塞金堤決河是歲澶魏雖大水民不及
患進禮部郎中龍圖閣學士徙陝西都轉運使未行
權三司使事屬西北備邊募兵益屯及賞賜聘問之
費不可勝計仲孫悉心經度雖病未嘗輟蹙事坐小
吏詐為文符出知蔡州因母憂喪一日卒

宋守令傳卷之十八

趙抃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進士及第為武安軍節度
推官人有赦前偽造印更赦而用者法吏當以死抃
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不當死讞而生之知崇安海
陵江原三縣通判泗州濠守給士卒廩賜不如法聲
欲變守懼日未入輒閉門不出轉運使檄抃攝治之
抃至從容如平時州以無事翰林學士曾公亮未之
識薦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
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

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
愛惜以成就其德溫成皇后之喪劉沆以參知政事
監護及為相領事如初抃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又言
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宣徽使王拱辰平
生所為及奉使不法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
不稱職皆罷去吳充鞠真卿刁約以治禮院吏馬遵
呂景初吳中復以論梁適相繼被逐抃言其故悉召
還呂溱蔡襄吳奎韓絳既出守歐陽修賈黯復求郡
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侍從之賢如修輩無
幾今皆欲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

衆耳修賢由是得留一時名臣賴以安焉請知睦州
移梓州路轉運使改益州蜀地遠民弱吏肆為不法
州郡公相餽餉抃以身帥之蜀風為變窮城小邑民
或生而不識使者抃行部無不至父老喜相慰姦吏
竦服召為右司諫內侍鄧保信引退兵董吉燒煉禁
中抃引文成五利鄭注為比力論之陳升之副樞密
抃與唐介呂誨种師道言升之姦邪交結宦官進不
以道章二十餘上升之去位抃與言者亦罷出知虔
州虔素難治抃御之嚴而不苛召戒諸縣令使人自
為治令皆喜爭盡力獄以屢空嶺外仕者死多無以

為歸抃造舟百艘移告諸郡曰仕宦之家有不能歸
者皆於我乎出於是至者相繼悉授以舟并給其道
里費召為侍御史知雜事改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
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故相守魏抃將按視
府庫昌朝使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恐
事無比若何抃曰舍是則他郡不服竟往焉昌朝不
悅初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能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
人抃被旨督之奏言河朔頻歲豐故應募者少請寬
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獲免而募亦隨足昌朝始
愧服加龍圖閣學士知成都以寬為治抃向使蜀日

有聚為妖祀者治以峻法及是復有此獄皆謂不免
抃察其亡他曰是特酒食過耳刑首惡而釋餘人蜀
民大悅會榮諲除轉運使英宗諭諲曰趙抃為成都
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院故事近臣還自成都
者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大臣以為疑帝曰吾
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
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參
知政事抃感顧知遇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啟聞帝手
詔襃答王安石用事抃屢斥其不便韓琦上疏極論
青苗法帝語執政令罷之時安石家居求去抃曰新

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既出安石持之愈堅抃
大悔恨即上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輩騷動天
下安石強辯自用詆天下公論以為流俗違衆罔民
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
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
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
目之臣用捨為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
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乞去位拜資政殿學士知
杭州改青州時京東旱蝗青獨多麥蝗來及境遇風
退飛盡墮水死成都以戎卒為憂遂以大學士復知

成都召見勞之曰前此未有自政府往者能為朕行
乎對曰陛下有言即法也奚例之問因乞以便宜從
事既至蜀治益尚寬有卒長立堂下呼諭之曰吾與
汝年相若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
謹畏戢以率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為室家計可也
人喜轉相告莫敢為惡蜀郡晏然劍州民私作僧度
牒或以為謀逆告抃不畀獄吏以意決之悉從輕比
謗者謂其縱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皆與法合茂州
夷剽境上懼討乞降乃縛奴將殺之取血以受盟抃
使易用牲皆讙呼聽命乞歸知越州吳越大饑疫死

者過半抃盡救荒之術療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
修城使得食其力復徙杭以太子少保致仕而官其
子岏提舉兩浙常平以便養岏奉抃遍遊諸名山吳
人以為榮元豐七年薨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曰
清獻抃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慍平生不治貲業不
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惸
貧蓋不可勝數日所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
天不可告則不敢為也其為政善因俗施設猛寬不
同在虔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神宗每詔二郡守必
以抃為言要之以惠利為本晚學道有得將終與岏

訣詞氣不亂安坐而沒宰相韓琦嘗稱抃真世人標
表蓋以為不可及云

高賦

高賦字正臣中山人以父任為右班殿直復第進士
改奉禮郎四遷太常博士歷知真定縣通判劍邢石
州成德軍知衢州俗尚巫鬼民毛氏柴氏二十餘家
世蓄蠱毒值閏歲害人尤多忿爭者輒遺其毒賦悉
擒治伏辜蠱患遂絕徙唐州州田經百年曠不耕前
守趙尚寬菑墾不遺力而榛莽者尚多賦繼其後益
募兩河流民計口給田作陂堰四十四再滿再留比

其去田增闢三萬壹千三百餘頃户增萬一千三百
八十歲益稅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璽書褒諭宣布
治狀以勸天下兩州為立生祠歷蔡潞二州入同判
太常寺進集賢院學士在朝累有建明神宗多施行
之以通議大夫致仕卒年八十四

程師孟

程師孟字公闢吳人舉進士甲科累官知南康軍楚
州提點夔路刑獄夔部無常平粟建請置倉適凶歲
振民不足即矯發他儲不俟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
必俟報餓者盡為殍矣竟發之徙河東路晉地多土

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濁如黃河俗謂之天河可溉灌師孟勸民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萬八千頃裒其事為水利圖經頒之州縣為度支判官知洪州歷江西轉運使加直昭文館知福州治行最東南徙廣州州城為儂寇所毀師孟作西城及交阯陷邕管聞廣守備固不敢東時師孟已召還朝廷念前功以為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判都水監賀契丹生辰至涿州與迎者抗禮不為屈明日涿人餞於郊疾馳不顧涿人移雄州以為言坐罷歸起知越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祿大夫卒年七十八師孟累領劇鎮為政簡而嚴發隱擿伏如神豪惡不逞䟦宕者必痛懲艾之至勦絕乃已洪福廣越為立生祠

韓晉卿

韓晉卿字伯修安丘人以五經中第歷官知同州壽州奏課第一擢刑部郎中元祐初知明州兩浙轉運使差役法復行諸道處畫多倉卒失叙獨晉卿視民所宜而不戾法指連遷大理卿元豐置大理獄多內庭所付晉卿持平考核無所上下神宗稱其才嘗被詔按治寧州獄循故事當入對晉卿曰奉使有指三尺法具在豈應刺候主意輕重其心乎受命即行議者欲引唐日覆奏令天下庶獄悉奏決晉卿言可疑可矜者許上請祖宗之制也四海萬里必須繫以聽朝命恐自今瘐死者多於伏辜者矣朝廷皆行其說士大夫推其忠厚不以法家名之卒於官

葉康直

葉康直字景溫建州人登進士第知光化縣時豐稷為穀城令亦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會布行新法以為司農屬歷陝西提點刑獄轉運副使五路兵西征康直領涇原糧道內侍梁同以餉惡妄奏神宗怒將誅之王安禮力救得歸故官元祐初加直龍圖閣知秦州中書舍人曾肇蘇轍劾康直謟事李憲免官究實無狀改知河中府復為秦州進寶文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以疾請知亳州通濬積潦民獲田數十萬畝召為兵部侍郎卒年六十四

魯有開

魯有開字元翰用從父宗道蔭入官歷知確山縣富弼守蔡薦之以為有古循吏風知金州有蠱獄當死者數十人有開曰安得若是衆邪訊之則誣天方旱獄白而雨知南康軍代還熙寧行新法王安石問江

南如何曰法新行未見其患當在異日也以所對乖
異出通判杭州知衛州徙冀州增河隄或謂郡無水
患何以役為對曰豫備不虞古之善計也卒成之明
年河決水果至不能冒隄而止朝廷遣使河北民遮
誦有開功狀召為膳部郎中元祐中歷知信陽軍洺
滑州復守冀官至中大夫卒

陳襄

陳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少孤能自立出游鄉校與
陳烈周希孟鄭穆為友時學者沉溺於雕琢之文所
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為迂闊而莫之講四人者始
相與倡道於海濱聞者皆笑以鑴守之不為變卒從

而化謂之四先生襄舉進士調浦城主簿攝令事縣
多世族以請託脅持為常令不能制襄欲稍革其俗
每聽訟必使數吏環立於前私謁者不得發老姦束
手民有失物者賊曾捕偷兒至數輩相撐拄襄語之
曰某廟鍾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餘則否乃遣吏
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鍾所祭禱陰塗以墨而以帷
蔽之命群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無所污扣之
乃為盜者蓋畏鍾有聲故不敢觸遂服罪知河陽縣
始教民種稻富弼為郡守一見即禮遇之襄留意教

化進縣子弟於學或譏之於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
客弼疑焉人勸毀學舍以塞謗不聽久之弼以語襄
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往矣公曷有惑志何名知
已益講說不少懈弼由是愈益奇之及入相薦為秘
閣校理判祠部譯經僧死遣表度十僧列子廟三年
度一道士皆抑不行知常州運渠橫遏震澤積水不
得北入江為常蘇二州病襄度渠之丈尺與民田步
畝定其數授以浚法未幾遂削望亭古堰水不復積
入為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神宗立奉使契丹以設
席小異於常不即坐契丹移檄彊吏坐出知明州明

年同修起居注知諫院改侍御史知雜事論青苗法
不便曰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
則稱貸以取利事體卑削貽中外譏笑是特管夷吾
商鞅之術非聖世所宜行望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
謝天下又乞罷韓絳政府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且
言韓維不當為中丞劉述范純仁等無罪宜復官皆
不聽而召試知制誥襄以言不行辭不肯試願補外
安石欲以為陝西轉運使帝[illegible]其去留脩起居注襄
懇辭手詔諭之乃就職踰年[illegible]知制誥安石又欲出
之帝不許尋直學士院安石益忌之擿其書詔小失

出知陳州徙杭州以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侍讀判尚書都省卒年六十四贈給事中襄蒞官所至必務興學校平居存心以講求民間利病為急既亡友人劉尋視其篋得手書累數十幅盈紙細書大抵皆民事也在經筵時神宗顧之甚厚嘗訪人材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至於鄭俠三十三人對謂光維公著皆股肱心膂之臣不當久外謂俠愚直敢言發於忠義投竄瘴癘朝不謀夕願使得生還帝不能盡用

孫洙

孫洙字巨源廣陵人羈丱能文未冠擢進士包拯歐陽修吳奎舉應制科進策五十篇指陳政體明白剴切韓琦讀之太息曰慟哭流涕極論天下事今之賈誼也亞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治平中求言以洙應詔疏時弊要務十七事後多施行兼史館檢討同知諫院乞增諫員以廣言路凡有章奏輒焚其藁雖親子弟不得聞王安石主新法多逐諫官御史洙知不可而鬱鬱不能有所言但力求補外得知海州免役法行常平使者欲加斂緡錢以取羸為功洙力爭之方春旱發運使調民濬漕渠以通鹽舸洙持之不下三上奏乞止其後旱蝗為害致禱於朐山徹奠大雨蝗赴海死民歌其清靜頌其至誠感格云尋幹當三班院三班員過萬數功罪籍不明前後版籍吏左右出入公為欺姦洙革其甚者八事定為令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先是百官遷敘用一定之詞洙建言群臣進秩事理各異而同用一詞至或一門之內數人拜恩名體散殊而格以一律苟從簡便非所以暢王言重命令也詔自今封贈蔭補每大禮一易他皆隨等撰定元豐初兼直學士院澶州河平作靈津廟詔洙為之碑神宗奬其文擢翰林學士纔踰月得疾

時參知政事闕帝將用之數遣中使尚醫勞問入廟期日洙小愈在家習舞拜踣償不能支於是竟卒年四十九帝臨朝嗟惜常賻外賜錢五十萬洙博聞強識明練典故道古今事甚有條理出語皆成章雖對親狎者未嘗發一鄙語文詞典麗有西漢之風士大夫共以公輔期之不幸早世一時惆傷焉

李璆

李璆字西美汴人登政和進士第調陳州教授入為國子博士出知房州時既經寇擾復強民輸舊額貧無所出被繫者數百人璆至即日盡釋之宣和三年

廷議將取燕璆聞之曰下孫應士一倡共和國家安
危其幾在是上疏切諫大略謂太祖以聖武得天下
將士皆百戰之餘以是而取燕雲宜易為力然趙普
輩無敢貿其決者蓋識天下大勢且重民命故也今
承太平之業父老幸不識兵雖不得燕雲地何闕於
漢疏奏不省及燕既平責監英州清溪鎮明年赦還
為郎尋試中書舍人建言元祐名臣子孫久被廢錮
宜少寬之宦官譚稹出師河北以無功廢將復進用
璆不肯書行會山東盜起州縣不能制至河北無見
糧軍士洶洶璆條奏十事忤大臣意罷紹興四年以

集英殿修撰知吉州江西兵素制悍璆始視事有相
扇為亂者密捕誅首謀者撫循其餘大布恩信境內
遂安累遷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成都舊
城多毀圮璆至首命修築徙水大至民賴以安三江
有堰可以下灌眉田百萬頃久廢弗修田菜以荒璆
率都刺史合力修復竟受其利眉人感之繪像祠於
堰所間遭歲饑民徙發倉振活無慮百萬家治蜀之
政多可紀有清溪集二十卷

仇悆

仇悆字泰然益都人大觀三年進士授邠州司法讞
獄詳恕多所全活為鄧城令滿秩者幼遮泣不得去
徙武陟令屬朝廷方調兵數十萬於燕山悆餽饟畢
給時主將縱士卒過市掠物不予值他邑官逃避悆
先期趣備申嚴約束遂以不擾已而悆送運餉於涿
值大軍潰於盧溝河糞橐往往反以貨敵悆間關營
護無一毫棄失調高密丞俗尚嚚頑悆攝縣事剖決
如流事無淹滯民至懷餅餌以俟決遣猾吏楊蓋每
陰路令過脅持為姦悆暴其罪黜之無不悅服州關
司錄命悆攝事既行邑民萬餘邀留至擁歸縣廨時
天寒皆然火警守布滿後先悆由它道得出或追拜

馬首曰公舍我去我必使公復來它日悆方白事郡
牙忽數千人徑奪以歸守將不能遏劉豫起萊密間
素聞悆名戒其黨毋犯高密境民賴以安密卒開關
叛掠害官吏幾盡獨嘷曰無觸仇公南遷丁母憂服
除知建昌軍入為考功員外時吏者死轉兵間亡失
告牒十常七八而銓部無案籍憑驗者甚多真偽錯
亂悆親為考覈其可據者悉責保識因上聞行之遷
右司及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俄為沿海制置使
明守與宰相厚善給言戍卒將為變致遣精兵密捕
統制官徐文覺之初謀縱軍剽略頃之泛海去呼曰

以仇公故不殺人不焚屋廬一城晏然猶削兩
官主管太平觀以淮西宣撫知廬州劉豫子麟合金
兵大入民情洶懼宣撫司統制張琦者冀乘危為亂
驅居民越江南走欲先脅悆出擁甲士數千突入露
刃登樓揚白麾左右譟潰迫悆上馬悆徐謂曰若輩
無守土責吾當以死狥國難求至而逃人何賴焉堅
不為動神色無少異琦等錯愕遯散其後人心遂定
時金人出入近境悆求援於宣撫司不報又遣其子
自間道赴朝廷告急雖旌其子以官而援卒不至帝
方下詔親征而詔亦不至淮甸喧言將棄兩淮為保

江計悆錄詔語揭之郡縣讀者至泣涕感悟自奮監
押閻僅死於賊餘衆來歸州帑匱竭無以為賞悆悉
引班坐犒以淛食慰勞之衆皆感勵募壯壽兵得數
百益鄉兵二千出奇直抵壽春城下敵三戰皆北卻
走度淮其後麟復增兵來寇悆復壽春俘馘甚衆獲
旗械數千焚粮船百餘艘降渤海首領二人初金人
圍濠州旬日未下屬天寒馬多僵死乃悉衆向淮東
樞密使張浚方視師金陵悆以策說之曰金重兵在
淮東師老食匱若以精兵二萬一自壽陽一自漢上
徑趣舊京當不戰而退繼以大軍尾擊殄有不濟剽

昔人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願無失時之悔浚不能
用麟復以步騎數千至合肥諜言兀朮為之殿人心
怖駭不知所為會京西制置使遣牛皋統兵適至悆
顧左右曰召牛觀察來擊賊皋既至以忠義感之皋
素勇甚以二千餘騎馳出短兵相接所向披靡敵稍
懾散而復集者三其副徐慶忽墜馬敵競赴之皋掖
以上手刜數人因免冑大呼曰我牛皋也嘗四敗兀
朮可來決死寇畏其名遂自潰以悆克復守禦功加
徽猷閣待制明年宣撫司始遣大將王德來時寇已
去德謂其伍曰當事急時吾屬無一人渡江擊賊今

事平方至何面目見仇公耶悆麾下多女真渤海歸
附者見悆像不覺以手加額初宣撫司既不以一卒
援諸郡但令焚積聚棄城退保文移不絕於道又請
浚幣行之浚檄悆度其宜處之悆謂殘破之餘兵食
不給誠不能支敵然帥臣任一路之責誓當死守今
若委城使金人有淮西治兵艦於巢湖必貽朝廷憂
力陳不可浚韙其言而卒全活數州之衆尋詔詣闕
軍民號送之改浙東宣撫使知明州以挫豪強獎善
良為理吏受賕雖一錢不貸姦猾斂迹州雖兵火既
燬悆斥廚錢助其費買田行鄉飲酒禮歲饑發官儲

損其直民無死徙朝廷聞之進秩一等再召進對帝親加褒諭欲留寘近密言者以悆在郡多蘊脊吏為慘酷請授外藩時峒獠未息乃進直學士為湖南安撫使禁盜鑄錢者趣使為農物價既平商賈遂通數月召還加寶文閣學士陝西都轉運使時金人無故歸侵疆詭計叵測悆力陳非策固辭不行秦檜方主和議以為異已落職以左朝議郎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全州居住起知河南府未行金人果復陷所歸郡邑如悆言迺復待制再知明州改知平江府陛辭言我軍已習戰非復前日故劉錡能以少擊衆敵大挫

衂若乘已振之勢鼓行而前中原可傳檄而定上嘉之以言罷提舉太平觀積官至左朝議大夫爵盃都縣伯卒贈左通議大夫悆性至孝毋沒時方崎嶇轉徙居喪盡禮沿海制置使陳彥文薦於朝起復之悆不就悆端方挺特自初官訖通顯無所附麗令鄧城時丞相范宗尹方為邑子以文謁悆悆他日語其父是子公輔器也宗尹既當國未嘗以私見悆在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悆驚曰吾為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止

陳規

陳規字元則密州安丘人中明法科靖康末金人入侵殺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其徒祝進王在去為盜犯隨郢復等州規為安陸令以勤王兵赴汴至蔡州道梗而還會祝進攻德安府守棄城遁父老請規攝守事規遣射士張立率兵討進卻之既而在復與進合以砲石鵝車攻城來規連戰敗之二人懼引衆去建炎元年除直龍圖閣知德安府李孝義張世以步騎數萬薄城陽稱受詔招規登城視其營壘曰此詐也亟為備夜半孝義兵圍城遂大敗之與羣盜楊進

相持十八日進技窮抵濠上求和規出城與之數語進感之折箭為誓而去董平引衆窺城遣其黨李居正黃進入城求犒規斬進授居正兵為前鋒大破之升祕閣修撰尋除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賜三品服俄升徽猷閣待制時桑仲剽略襄漢聞其副霍明乞兵郢上規請於朝就以明守郢張浚都督行蜀道仲引兵窺之為王彥所敗仲怒從數百騎來譙明竟殺之奔劉豫以書招規規械其使以聞李橫圍城造天橋填濠鼓譟臨城規帥軍民禦之砲傷足神色不變圍急粮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橫遣人來願

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予會濠橋陷規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臾皆盡横拔砦去升徽猷閣直學士詔赴行在改顯謨閣直學士徙知池州沿江安撫使入對首言鎮撫使當罷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皆納之遷龍圖閣直學士改知廬州尋又召赴行在以疾辭提舉江州太平觀復起知德安府坐失察吏職罷兩官金人歸河南地改知順昌府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會劉錡領兵赴京留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

城即告錡城中有粟數萬斛勉同為死守計相與登城區畫分命諸將守四門且明斥候募土人鄉導間諜布設粗畢金遊騎已薄城矣既至金龍虎大王者提重兵踵至規躬擐甲胄與錡巡城督戰用神臂弓射之稍引退復以步兵邀擊溺於河者甚衆規曰敵志屢挫必思出奇困我不若潛兵斫營使彼晝夜不得休可養吾鋭也錡然之果劫中其砦殲其兵甚衆尋加安撫使卒年七十贈右正議大夫有攻守方略傳於世初規守德安時條上營田事宜做古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詔下其法於諸鎮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使有威聲者惟規而已尤好振施家無羸財嘗為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即輟女奩嫁之聞者感泣規功名與諸將等而位不酬勞時共惜之乾道八年詔立廟德安賜額顯守追封忠利侯後加封智敏

許應龍

許應龍字恭甫福州閩縣人五歲通經旨坐客曰小兒氣食牛應龍應聲丈夫才吐鳳為對四坐嘉歎入太學嘉定元年舉進士調汀州教授差浙東宣撫司掾差戶部架閣還籍田令太學博士時李全時青輩

歸附應龍入對有芹蜂是懲養虎遺患之說後皆如所言遷國子博士國子丞宗學博士理宗即位應龍首陳正心為治國平天下之綱領遷秘書郎遷著作郎尋外知潮州盜陳三槍起贛州出沒江閩廣間勢熾甚而盜鍾全相挺為亂摇密陳弭卹江西任拓補三路調軍分道追勦盜逼境上應龍密調水軍禁卒土兵弓級分扼要害明間諜守關隘斷橋開塹斬木塞塗點集民兵激勸隅總諭以保鄉幷守密應全妻子蒐補親兵日加訓閲既而横岡桂嶼相繼以捷聞招捕司遣統領官齊敏率師由漳趨潮截贛寇餘黨

應龍諭敵曰兵法攻瑕今鍾寇將窮陳寇猶擬若先
破鍾則陳不戰擒矣敵惟命於是諸寇皆平方未解
嚴時有行旅數人隅總棲其槖中金銀指為賊黨應
龍辨其非盜釋之皆羅拜感泣始人疑應龍儒者不
閑戎事及見其區畫事宜分別脅民詳練雍容莫不
歎服條畫請上功應龍曰守職扞城保民何功之云
距州六七千里曰山斜峒條所聚涅耕土田不輸賦
禁兵與鬭應龍平決之其酋感悅率父老鳴鉦擊筒
踴躍詣郡謝去之曰闔郡遮道攀送端平初召為禮
部郎官入對帝謂應龍曰卿治潮有聲與李宗勉治

台齊名應龍頓首曰民無不可化顧牧民者如何耳
臣治州幸免曠瘝皆陛下德化所暨臣非曰能之兼
榮文恭王府教授力辭遷國子司業祭酒徐僑議學
校差職欲先譽望應龍以為不若差以資格資格一
定則僥倖之門杜而造請之風息僑以為然時有憑
勢干職者力卻之兼權直舍人院遷國子祭酒攝侍
布侍郎兼學士院權直是日蘇鄭清之喬行簡制應
龍所草也翼日文德殿宣布畢帝遣中使召應龍諭
之曰草制甚善應龍復謝曰臣聞昔人有言進人若
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今二相乞罷攙政與陛
下體貌大臣之意而盡其美可也帝善之就令草勅
書戒諭諸閫權吏部侍郎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試
吏部侍郎升侍讀權兵部尚書時楮幣虧甚行簡主
行稱提之說州縣希旨奉承貧富猜懼應龍奏從民
便節用二說行簡然之兼吏部尚書遷兵部兼中書
舍人三上章句外不允兼給事中兼吏部尚書拜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累辭會正言郭磊卿有論
疏以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卒年八十有一贈資
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應龍不躁不競不激不隨
不妄薦士而亦無傷人害物之事潮州之治最可紀
也

周敦頤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一訊立辨部使者薦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

屬得所訴矣歷合州判官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洗冤澤物爲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黄庭堅稱其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

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

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發明太極之蘊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受業焉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頤未悟訪敦頤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邪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謚

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廡于壽寶文
閣侍制

程顥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徙河南高祖羽三司使父
珦仁宗録舊臣後以為黃陂尉歷知漢州熙寧法行
珦獨抗議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
轉太中大夫卒年八十五珦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
賤處唯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前後五
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所得奉禄分贍親戚之貧
者官小禄薄克己為義人以為難文彦博蘇頌等表

其清節詔錫帛二百官給其葬顥第進士調鄠上元
主簿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
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
懈顥捕而脯之為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
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出懷中
書所記為驗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
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以事至縣者必
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
患難相卹而姦偽無所容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
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

三民愛之如父母所[illegible]佐郎尋以御史中丞
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顥名
數召見從容咨訪一日論事久報正午始趨出庭中
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不飾詞辨獨以誠意感
動主上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
為先有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帝俯躬曰當為卿戒
之因論人材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帝曰朕何敢如
是王安石更法令言者攻甚力顥被旨赴都堂議事
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
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顥每為

帝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最後言曰
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自古興治立事未
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
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徼倖有小
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
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既不合猶敬其忠信不
深怒神宗亦重其去屢請不許顥闔門待罪乃除提
點京西刑獄固辭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願賜
顯黜貴改簽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
稱顥公直以為己所不如時內侍程昉為都水丞

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顥以法拒之昉請於朝許調八百人天方大寒昉虐用之衆逃歸群僚畏昉欲勿納顥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啓門撫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讙踴而入具以事聞得不遣昉亦不敢訴曹村埽決帥劉渙盡以廂兵付顥經度顥親臨決隄激勵士卒數日而合顥求監局以便養得洛河竹木務歷年不叙伐閱特遷太常丞帝欲命脩三經義執政沮之以知扶溝縣境有廣濟蔡河瀕河惡子無生理顓脅取行舟財貨顥捕得一人盡得其黨類貰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繂為業且察為姦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震灼隣邑競侈供張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中正數往來境上卒不入顥初頌扶溝不數月以薦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歸舊任歲餘坐獄囚逸責監汝州鹽稅[illegible][illegible]溝洫學校之法皆幾成而廢哲宗立召為宗正丞顥平生有意經濟及是徵還世方嚮大用未起而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溢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六經而後得焉顥慨秦漢以來斯文久湮欲振而起之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又所著定性書實闡聖學之秘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天下學者咸傳誦之潞公採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顥嘗為安石條例司官屬頤撰行狀諱之朱熹謂顥乃大賢以上作用云同敦頤賜謚曰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廟

朱熹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父松字喬年第進士歷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與金議和松率同列上

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甫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于鄉紹興十八年第進士主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禁女婦之為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輔臣薦召以疾辭孝宗即位求言熹上封事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變自然意誠心正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願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勵風俗數年之後徐起而圖之次

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隆興元年復召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其二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初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為相復主和論不合歸陳俊卿劉珙薦為樞密院編脩官待次丁內艱工部侍郎胡銓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宜褒錄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主管

台州崇道觀再辭不允淳熙二年除秘書郎力辭乃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明年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心術公平正大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

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為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攘

任人之說次言近習便嬖側媚之態足以蠱心志胥
史狡獪之術足以眩聰明雖欲微抑此輩之勢日重
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
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
之計邪佞充塞貨賂公行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
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為動容所奏凡
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拜命日鉤訪民隱
郡縣官吏憚其風釆至自引去所部肅然於救荒之
餘隨事處畫必為經久之計復奏言為今之計獨有
責躬求言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

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
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監司守臣之無
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蠲錢猶足下結人心知台
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為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
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
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
力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
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疏詆程氏學且以沮熹
淮又擢陳賈為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道學者假名
以濟偽願擯棄勿用蓋指熹也詔以熹主管台州崇

道觀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周必大相除熹提
點江西刑獄公事淮罷相遂入奏首言刑獄失當次
言經總制錢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
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
志無乃燕閒蠖濩之中為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
去其根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果
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
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是行也有要之於
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學
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時內侍甘昪尚在

熹力以為言上曰昪乃德壽所薦為其有才耳熹曰
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乞
祠本部侍郎林栗劾熹周必大薛叔似援之乃命依
舊職江西提刑葉適上疏與栗辨語在適傳胡晉臣
論栗喜同惡異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
奉祠未踰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嘗以為口陳之說有
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
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
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
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

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陛下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種職者鮮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參於其間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

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若用剛明公正之人則恐其有妨而不得肆是以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大率習為

軟美依阿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衆排指為道學而禁錮之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蓋嘗聞其能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

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蘄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以付軍中使自什伍以上保稱材武陛下以為公薦可以得人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激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即位再辭職名

仍舊直寶文閣居數日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除
知漳州奏除無名之賦減經總制錢以習俗未知禮
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嘗病經界不行會朝
論欲行泉河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上之宰相留
正泉人也其里黨多以為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
訟其擾人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
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修撰主管南
京鴻慶宮再辭優詔不允乃拜命除荊湖南路轉運
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
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為

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為宮僚王府直講
彭龜年亦為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
剛恐到此不合反為累耳優詔不允辭乃拜命寧宗
即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除煥章閣待制侍講
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
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今三月矣
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陛下盡罪引慝
之誠致溫凊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時論者
以為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有旨修葺
舊東宮為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

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
恐上帝震怒災異數出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
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怙於死亡或能怨望忿切以
生他變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
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父
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
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罷修葺東宮之
役回就慈福重華草創寢殿使粗可居又願下詔自
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
紫袍執控馬前者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

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號令之
弛張人才之進退一委之二三大臣反覆較量有不
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
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
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
之卜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
之遺體得安而宗社生靈皆蒙福矣疏入不報熹又
奏漢文短喪歷代因之三綱不明千有餘年壽皇聖
帝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陛下以
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遂用漆紗淺黃

之脈臣竊痛之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自太
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議
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
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為然侍
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
熹以為神宗得禮之正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
又擬為廟制辨之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
以聞即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
之立韓侂胄用事熹憂其害政上疏斥言左右竊柄
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

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
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
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驛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
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詔依
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初趙汝愚既相中
外引領望治熹獨以侂胄為慮既屢為上言又數以
手書啟汝愚勿使得預朝政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為
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
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依舊秘閣修
撰沈繼祖為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

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從
之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及諸門人拳拳
以勉學及脩正遺書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
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
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
考亭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為中司首論專門
之學乞辨真偽劉德秀不為張栻之徒所禮及為諫
官首論偽學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偽學猖獗圖為
不軌遂召陳賈為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奉職之命劉
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

偽黨至此又變而為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
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為死黨窺伺神器乃命
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偽學日急選
人余嚞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
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
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而熹日與諸生
講學不休熹將葬言者謂四方偽徒期會送偽師之
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
令守臣約束從之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諡曰文
加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

國始熹父病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
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即死汝往事之延平李侗
老矣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為學
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
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
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
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
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
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熹歿學
庸語孟訓說幷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俱立在學宮

淳祐元年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黄榦曰
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
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蓋知言也熹
季子任吏部侍郎曾孫浚兵部侍郎福安府尹王剛
中以城降元浚自縊

張洽

張洽字元德臨江人父綬第進士洽少穎異從朱熹
學博極群書嘗取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
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為窮理之要熹喜其篤志時
行社倉法洽貸縣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
歸其本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右經
界不正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吏姦無所匿改袁
州司理參軍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有兄弟訟財者
洽諭之曰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
乎訟者感悟盜聞之自服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洽
治其獄無狀俄夢有人拜于庭示以傷在脅翌日委
官上其事果然知永新縣湖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
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
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又結約士豪得其懽心
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用薦通判池州

歲大旱禱弗應洽言於提點常平袁甫辨冤獄白守
寬催科三日果大雨後從其請與祠時袁甫提刑江
東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為長洽曰是先師之跡也
其可辭已復謝病去端平初用薦召都堂審察不赴
除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
以說書待洽洽固辭遂除直祕閣主管建康崇禧觀
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數月卒年七十七卒後一日
有旨除直寶章閣洽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
所著有春秋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
事略子[illegible]擢賜同進士出身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見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

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登乾道八年進士第隨所在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爲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非所以牖之初調隆興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崇安縣以少師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除敕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畧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讐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湊每開講席戶外屨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

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它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荊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于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爲酌情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惟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向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

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釋其罪使自新
因語吏以其所某人為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即其
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為神申嚴保伍之法盜
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群盜屏息荊門為次邊而無
城九淵以為郡居江漢之間為四集之路南捍江陵
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荊門
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
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荊門之脅由鄧之鄧
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荊門之腹自此之外
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

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
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闕然
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
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
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既
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
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
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
肖之辨略每旱禱即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
俗為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荊門之政以為

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
得施以殁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
告終會禱雪明日雪迺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
而卒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
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
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
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于無極而
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
舒璘沈煥能傳其學子持之官改通直郎卓異有聲
所著有易提綱諸經雜說

李道傳

李道傳字貫之隆州井研人父舜臣嘗為宗正寺主簿道傳少莊重稍長讀河南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如也擢慶元元年進士第調利州司戶參軍徙蓬州教授開禧用兵士人窺散關急道傳以諸司檄計事道聞吳曦反痛憤見於形色遣其客間道持書遺安撫使楊輔論曦必敗曰彼素非雄才犯順首亂人心離怨因人心而用之可坐而縛也誠決此舉不惟內變可定抑使金知中國

有人稍息窺覦既正使不捷亦無愧千古矣曦黨以曦意啗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歸曦平詔以道傳抗節不撓進官二等嘉定初召為太學博士遷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學教授會沂府有母喪遺表官吏例進秩道傳曰有襄事之勞者推恩可也吾屬何與於是皆辭不受遷祕書郎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於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將帥未擇風俗未能知義而不偷人才未能彙進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復以人才為要蓋於人才盛衰繫學術之明晦今之禁雖除而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願下明詔崇尚正學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四書頒之太學仍請以周惇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五人從祀孔子廟時執政有不樂道學者以語侵道傳道傳不為動兼權考功郎官遷著作郎時薛極胡榘等皆以新進用事賄賂成風道傳曰殘忍誕謾傾危之人進矣遂求補郎於是出知真州城圯弗治道傳甓之築兩石壩以護並江居民益浚二壕又提陳公塘有警則決之以為阻人心始固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初至即按部劾吏之貪縱者十餘人

胥吏為民害者大黥小逐百餘人釋獄之濫繫者二百餘人弛負錢一十餘萬緡夏大旱道傳應詔言楮幣之換官民如讎鈔法之行商賈疑怨賦斂增加軍將推剝皆切中時病遂條上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漕臣真德秀賑饑道傳分池宣徽三州躬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賴以全活者甚衆攝宣州守行朱熹社倉法上饒新安南康諸郡翕然應命人家其利廣德守魏峴劾教官林庠委嘗試而任荒政挾漕臣以凌郡守且言真德秀輕視朝廷自尋掠美乞遂之道傳上疏力辨峴坐免會胡榘為吏部侍郎道傳

白代引疾乞去不許召令奏事再辭又不許遂入對
上自宫掖次及朝廷以侍從臺諫闕失盡言無所諱
帝不以為忤除兵部郎官辭未就監察御史李楠劾
當路指意乞授以節鎮蜀遂知果州至九江得疾卒
年四十八詔特轉一官致仕謚文節道傳自蜀來東
南雖不及登朱熹之門而訪求所嘗從學者與講習
盡得遺書讀之篤於踐履氣節卓然於經史未有論
著曰學未至不敢於文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一
日以疾謁告真德秀造焉卧榻屏間大書喚起截斷
四字知其用功慎獨如此居官以惠利為本振荒遺

愛江東人久而思焉三子達可當可獻可獻可而心
傳後

程迥

程迥字可久應天府江寧人家于沙隨靖康之亂徙
紹興之餘姚年十五丁內外艱孤貧飄泊無以自振
二十餘始知讀書時亂甫定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
迥得以考德問業焉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揚州泰
興尉訓武郎楊大烈有田十頃死而妻女存俄有訟
其妻非正室者官沒其貲且追十年所入租部使者
以誘迥迥曰大烈死貲產當歸其女女死當歸所生

母可也調饒州德興丞盜入縣民齊翔家卒素所不
快者皆冒紲逮獄州屬迥決禁囚辨其冤者縱遣之
翔訟不已會獲盜寧國翔猶訟還所縱之人迥曰盜
既獲矣再令追捕或死於道路使其骨肉何依豈審
冤之道哉唐肅宗時縣有程氏女其父兄為盜所殺
因掠女去隱忍十餘年手刃盡誅其黨刳其肝心以
祭其父兄迥取春秋復讐之義頌之曰大而得其正
者也表之曰英孝程烈女改知隆興府進賢縣省符
下知平江府王佐決陳長年輒私賣田其從子恕有
司十有八年母魚氏年七十坐獄廷辨按法追正令

其母死服闋日理為己分令天下郡縣視此為法迥
為議曰天下之人孰無母慈子若孫宜定省溫清不
宜有私財也在律別籍者有禁異財者有禁當報牒
之初縣令枎而遣之使聽命于其母可矣何稽滯徧
恕有司而遠于登聞院乎春秋穀梁傳注曰臣無訟
君之道為衛侯鄭與元咺發論也夫諸侯之於命大
夫猶若此子孫之於母乃使坐獄以對吏愛其親者
聞之不覺泣涕之橫集也按令文分財產謂祖父母
父母服闋已前所有者然則母在子孫不得有私財
借使其母一朝盡費其子孫亦不得違教令也既使

歸于其母其日前所費乃畢纫郵用尊長物法須五
年尊長告乃為理何至豫期母死又開他日爭訟之
端也柳亦安知不令之子孫不死于母之前乎守令
者民之師帥政教之所由出誠宜正守令不職之征
與子孫不孝之罪以敬天下之為人母者民饑府檄
有䆕閉糴及糴與商賈者迴即論報之曰力田之人
細米每斗才九十五文過於稅賦是以出糶非上户
也縣境不出貨賣苟不與外人交易輸官之錢何由
而得今强者羣聚輒持取錢毆傷人者甚衆民不敢
入市坐致缺食申論再三見從乃已縣大水下稻麥

郡蠲租稅至薄迴白于府曰是驅民流徙耳賦不可
得徒存欠籍乃悉蠲之郡僚猶曰度江後未嘗全
放恐户部不從迥謂論之曰旱人損七則租庸調俱
免今損十矣夏稅役錢不免是猶用其二也不可謂
寬議乃息境內有婦人傭身紡績舂簸以養其姑姑
感婦孝每飯即以手加額仰天而祝之其子為人
牧牛亦乾飯以餉祖母迴蒐得之為記其事白于郡
郡給以錢粟調信州上饒縣歲納租數萬石舊法加
倍又取斛面米迥力止絕之嘗曰今與吏服食者皆
此邦之民膏血也曾不是思而橫歛虐民鬼神其無

知乎州郡督索經總錢甚急迴白斯錢古之除陌之
類今其類乃三倍正賦民何以堪反復言之當路奉
祠寓番陽之蕭寺程祥者從伯父待制昌寓來居番
陽昌寓死遂失所依祥繼亡祥妻度氏猶質貧益具
以撫育孤子久之聾瞶瀕死鄰家皆莫識其面有欲
䣋之者度曰吾兒幼若事他人使毋不得撫其子豈
不負良人乎終辭焉或為迥言其事迥走告于郡守
月給之錢粟迥居官臨之以莊政寬而明令簡而信
綏强撫弱導以恩義積年弊一語解去猾吏姦民皆
以感激久而悛悔歎詐以革暇則賓禮賢士從容盡

歡進其子弟之秀者與之均禮為之陳說詩書質疑
問難者不問蚤莫勢位不得以交私祠廟非典祀不
謁隱德潛善無聞幽明皆表而出之以勵風俗或周
其窮阨俾全節行聽決獄訟期於明允凡上官所未
悉者必再三抗辯不為苟止貴溪民僞作吳漸名誣
訟縣令石邦彥迥言匿名書不當受轉運使不謂然
遂興大獄庾死者十有四人入聞省寺訖報如迥言
迥嘗撿經學於崐山王蘋嘉禾聞人茂德嚴陵喻樗
所著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傳外編春秋傳
顯微例目論語傳孟子章句文史評經史說諸論辯

太玄補贊戶口田制貢賦書乾道振濟錄醫經正本
書條具乾道新書度量權三器圖義四聲韻淳熙襍
志南齋小集卒官朝奉郎朱熹以書告迥子絢曰激
惟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
世之務又所通該非獨章句之儒而已曾不得一試
而奄棄盛時此有志之士所為悼歎咨嗟而不能已
者然著書滿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絢以致仕
恩調巴陵尉攝邑事能理冤獄孫仲熊亦有名

劉清之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受業於兄靖之甘貧力學博

極書傳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袁州宜春縣主
簿丁父憂服除改建德縣主簿請於州許民自實其
戶由是賦役平爭訟息調萬安縣丞時江右大侵郡
檄視旱徒步阡陌親與民接凡所蠲除具得其實州
議減常平米直清之曰此惠不過三十里內耳外鄉
遠民勢豈能來老幼疾患之人必有餓死者今有粟
之家閉不肯糶實窺伺攘敚者衆也在我有政則大
家得錢細民得米兩適其便乃請均境內之地為八
伴有粟者分振其鄉官為主之規畫防閑民甚賴之
帥龔茂良以救荒實跡聞于朝又偕諸公薦之發運
使史正志按部至筠俾清之拘集州縣贓罰之賦清
之不可清之有同年生在幕中謂曰侍郎固子言謂
子愛民特立將薦子矣其以閉糴來清之貽之以書
曰所謂贏資者皆州縣侵刻於民法所當禁縱有贏
資是所謂羨餘也獻之自下而詔止之今則止而求
之乃自上焉不奪不饜其弊有不可勝言者願侍郎
自請于朝姑歸貳卿之班手大農經費以佐國家如
此則士孰不願出侍郎之門不然某誠不敢玷侍郎
知人之鑒以薦者兩有審察之命清之竟不見丞相
詣吏部銓得知宜黃縣茂良入為參知政事與丞相

周必大薦清之于孝宗召入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
退託小臣苟媮願陛下廣覽兼聽弁謀合智清明安
定提要挈綱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不可變弊不可
革者變而通之亦在陛下方寸之間耳又言用人四
事一曰辨賢否二曰正名實三曰使材能四曰聽換
授改太常寺主簿丁內艱服除通判鄂州鄂大軍所
駐兵籍多偽清之白郡及諸司諸自通判廳始俾偽
者以實自言而正之州有民妻張以節死焉詔中詔
封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中更兵火墓湮無知其
處者清之與郡守羅願訪而祠之鄂俗計利而尚鬼

家貧子壯則出贅習為常然而尤謹奉大洪山之祠
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死則不葬而畀諸火清之皆諭
止之月椿過湖錢者歲送漕司無慮七八萬緡以四
邑所入麴引錢及郡計畸零苗米折納充之舊法有
吉凶聚會許買引為酒麴謂之麴引錢其後直以等
数納衙有五邑獨敷其四取民之辭不正良民徧
受其害而黠民往往侮易其上乃并與常賦不輸雖
得麴引錢四五萬緡而常賦之失不啻數萬矣清之
請於朝頎與總領所酌損補移漸圖蠲減不報遂戒
諸邑董常賦緩襍征閣舊逋戒預折新簿籍謹推收

督勾銷明逋負防帶鈔治頑梗柅吏姦擾戶長費用
有餙滲漏有防稽考有政補置有漸先是郡餙廚傳
以事常平刑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歎
曰此何時也與其取諸民孰若裁諸公吾之所以事
上官者惟究心於所職無負於吾民足矣豈以酒食
貨財為勤乎清之自常祿外悉歸之公帑以佐經用
至之日兵無糧官無奉上供送使無可備已而郡計
漸裕民力稍蘇或有報白手自書之吏不與焉嘗作
諭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莫
不有勸教以事親睦族教子祀先謹身節用利物濟

人婚姻以時喪葬以禮詞意質直簡而易從邦人家
有其書非理之訟日為衰息念士風未振每因月講
復具酒肴以燕諸生相與輸情論學設為疑問以觀
其所嚮然後從容示以先後本末之序來者日衆則
增築臨蒸精舍居之其所講先正經次訓詁音釋次
疏先儒議論次述今所紬繹之說然後各指其所宜
用入君治天下諸侯治一國學者治心治身治家治
人確然皆有可舉而措之之實為閱武場凡禁軍役
於他所隱於百工者悉按軍籍俾諳訓閱作朱陵道
院祠張九齡韓愈寇準周敦頤胡安國於左祠晉死

節太守劉翼衆死節內史王應之於右雅儒吉士日
相周旋其間而參佐謀論多在焉劉孝昌者摯之孫
也貧不自立清之買田以給之部使者以清之不能
媚已惡之貽書所厚臺臣誣以勞民用財論罷主管
雲臺觀歸築槐陰精舍以處來學者胡晉臣鄭僑尤
袤羅點皆力荐清之於上光宗即位起知袁州而清
之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候疾不廢講論
論語及天下孜孜歎息若任其責者病且革為書以
別何讀彭龜年賦二詩以別次嘉楊萬里取高氏送
終禮以授二子曰自斂至葬視此從事周必大來視疾

謂曰子澄其慮清之氣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初清之舉進士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朱熹盡取所習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呂伯恭張栻皆神交心契汪應辰李燾亦敬慕之母不逮養每展閱手澤涕泗交順從兄肅流落浙吳族父曄寓丹陽艾寓臨川皆迎養之從祖子僑為邵州録事參軍死英錫之亂清之遣其孫畱之致書邵守得其遺骨歸葬焉族人自遠來館畱之不忍使之遽去嘗序范仲淹義莊規矩勸大家族衆者隨力行之本之家法參取先儒禮書定為祭禮行之高安李好古以族人有以財為訟見清之豫章清之為說訟家人二卦好古惕然遽舍所訟市程氏易以歸卒為善士所著有曾子內外雜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録祭儀時令書續說苑文集農書

魏了翁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年數歲從諸兄入學儼如成人少長英悟絕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為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抑揚頓挫有作者風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時方諱言道學了翁策及之授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盡心職業嘉泰二年召為國子正明年改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用事謀開邊以自固徧國中憂駭而不敢言了翁乃言國家紀綱不立國是不定風俗苟偷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皆謂將有北伐之舉人情恟恟憂疑錯出金地廣勢強未可卒圖求其在我未見可以勝人之實盍亦急於內修姑逭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不可忽也策出衆大駭改秘書省正字御史徐柟即劾了翁對策狂妄獨侂胄持不可而止明年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行次江陵蜀大將吳曦以四川叛了翁策其必敗又明年曦誅蜀平了翁奉親還里侂胄亦以誤國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為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漢號為繁劇了翁以化善俗為治首蠲積逋二十餘萬除科抑賣酒之弊嚴戶婚交訐之禁復為文諭以厚倫止訟其民敬奉條教不敢犯會境內橋壞民有壓死者部使者以聞詔降官一秩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未數月復元官知眉州眉雖為文物之邦然其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

治聞了翁至爭試以事乃尊禮耆耇簡拔俊秀朔望
詣學宮親為講說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
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縣學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
知無不為士論大服俗為之變治行彰聞嘉定四年
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　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
轉運判官戢吏奸詢民瘼舉刺不避權右風采肅然
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
趣向朝論韙之又其請遂寧闕守了翁行部事即其
奏乞修城郭備不虞廷議靳其費了翁增埤浚隍如
待敵至者後一年潰卒攻掠郡縣知其有備不敢近

人始服豫防之意十年遷直祕閣知瀘州主管潼川
路安撫司公事丁母喪免喪差知潼川府約巳裕民
厥績大著若游似吳泳牟子才皆蜀名士造門受業
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二千餘言首論人與天地一本
必使人天地相似而後可以無曠天位并及人才風俗
五帝明白切暢又論郡邑強幹弱枝之弊所宜變通
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上迎勞優渥嘉納
其言進兵部郎中尋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
轉對論江淮襄蜀當分為四重鎮擇人久任居心以
聽假以事權資以才用為聯絡守禦之計次論蜀邊

綴圖及實錄闕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十六年為省
試參詳官遷太常少卿兼修注官十七年遷祕書監
尋以起居舍人再辭而後就列又奏言事變倚伏
人心向背疆埸安危鄰寇動靜其幾有五謂宜察時
幾而畏天命導道揆而嚴法守集思廣益汲汲圖之
不徒愈於坐觀事會而聽其勢之所趨乎又論士大
夫風俗之弊謂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
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如人自為謀則天下之患有不
可終窮者今則面從而腹誹習諛而踵陋臣實懼焉
蓋亦察人心之邪正推世變之倚伏開拓規模收拾

人物庶幾臨事無乏人之歎其言剴切無所忌避而
時相始不樂矣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即位時事忽
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閒不得請遷起居郎明年
改元寶慶雷發非時上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
入對即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
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即不安而求之對
天地事父母見群臣親講讀皆隨事反求則大本立
而無事不可為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
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伏節死義之勇願數求碩儒
丕闡正學圖為久安長治之計又請申命大臣於除

澂之際公聽並觀然後實意所孚善類皆出夫屬游王黜削以死有司顧望治葬弗虔了翁每見上請厚倫紀以弭人言應詔言事者十餘人朝士惟了翁與洪咨夔胡夢昱張忠恕所言能引義翩上最為切至而了翁亦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夢昱竄嶺南了翁出關餞別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外示優容以權尚書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遂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詔降三官靖州居住初了翁再入朝彌遠欲引以自助了翁正色不撓未嘗

私謁故三年之間循格序遷未嘗處以要地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紹定四年復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五年改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章閣待制潼州路安撫使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不修城郭不治了翁乃葺其城樓櫓雉堞增置器械教習脚手申嚴軍律興學校蠲宿負復社倉剏義塚建養濟院居數月百廢具舉彌遠薨上親庶政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因其任了翁念國家權臣相繼內擅

國柄外變風俗綱常淪斁法度墮弛貪濁在位舉事弊蠹不可滌濯遂應詔上章論十弊上讀之感動郎於經筵舉之成誦其後舊典皆復其初臣庶封章多乞召還了翁及真德秀上因民望而並招之用了翁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為進退人物之本以杜姦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脩身齊家選宗賢建內小學等皆切於上躬者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晝漏下四十刻而退兼同修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尚書經幃進讀上

必改容以聽詢察政事訪問人才復條十事以獻皆直述事情言人所難上悉嘉納且手詔獎諭又奏乞收還保全彌遠家御筆乞定趙汝愚配享寧廟乞趣崔與之參預政事乞定履畝之令以寬民力乞詔從臣集議以救楮弊乞儲閫才以備緩急又因進故事如儲人才凝國論如方圖自治之策如下罪己之詔如分別襄黃二帥是非如究見黃陂叛卒利害如分任諸帥區處降附還朝六閱月前後二十餘奏皆當時急務上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而不能安於朝執政遂謂近臣推了翁知兵體國乃以端

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
督府曾從龍以憂畏卒併以江淮付了翁朝論大駭
以為不可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遽稍省至上心焦勞
了翁嫌於避事既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宣押同二
府奏事上勉勞尤至尋兼提舉編修武經書如張浚
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
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欽餞于關外乃酌上下流
之中開幕府江州申儆將帥調遣援師裂死事之臣
黜退懦之將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為僉書樞密院
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不拜蓋在朝諸人始謀假

此命以出了翁既出則復以建督為非雖恩禮赫奕
而督府奏陳動相牽制故遽召還前後皆非上意也
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提
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
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章乞骸骨詔不允
疾革復上疏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酬荅且曰吾
平生處已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感憤久之口授
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
奉大夫致仕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歎惜有用才不
盡之恨詔贈太師謚文靖賜第宅蘇州累贈秦國公
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
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雅言

黃震

黃震字東發慶元府慈溪人寶祐四年登進士第調
吳縣尉吳多豪勢家告私債則以屬尉民多饑凍窘
苦死尉卒手震至不受貴家告府檄攝其縣及攝長
洲華亭皆有聲浙東提舉常平王華甫辟主管帳司
文字時越庾孫守常朱炳守平江吳君擢守嘉興皆
倚嬖倖厲民華甫病革彊起劾罷一人震贊之也沿
海制置司辟幹辦提舉浙西鹽事不就改辟提領鎮

江轉般倉分司公田法行改提領官田所言不便不
聽復轉搬倉職又為點校贍軍激賞酒庫所檢察官
薦史舘檢閱與修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錄輪對言
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耻
乞罷給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
所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宮中建內道場故首及
之帝怒批降三秩即出國門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
廣德軍初孝宗頒朱熹社倉法於天下而廣德則官
置此倉民困於納息至以息為本而息皆橫取民窮
至自經人以為熹之法不敢議震曰不然法出於堯

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為法不思救其弊
耶況熹法社倉歸之於民而官不得與官雖不與而
終有納息之患震為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
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郡有祠山廟歲合
江淮之民禱祈者數十萬其牲皆用牛郡惡少挾兵
刃舞牲迎神為常鬬爭致犯法其俗又有自嬰桎梏
自拷掠以徼福者震見問之乃兵卒貴自狀其罪卒
曰本無罪震曰爾罪多不敢對人言特告神以免罪
耳杖之示衆又其俗有所謂埋藏會者為坎於庭深
廣皆五尺以所祭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覆以牛革

封鐍一夕明發視之失所在震以為妖而殺牛淫祀
非法言之諸司禁絕之郡守買蕃世以權相從子驕
縱不法震數與爭論是非蕃世積不堪譖震撓政坐
解官尋通判紹興府獲海寇侈之撫州饑起震知其
州單車疾馳中道約富人耆老集城中毋過某日至
則大書閉糴者籍強糴者斬揭于市坐驛舍署文書
不入州治不抑米價價日損親煮粥食饑者請于朝
給爵賞旌勞者而後入視州事轉運司下州糴米七
萬石震曰民生蹶矣豈宜重困之以沒官田三莊所
入應之若補刻六經儀禮修復朱熹祠樹晏殊里門

曰舊學坊制祭社稷器復風雷祀勸民種麥禁競渡
船焚千三百餘艘用其丁鐵栩軍營五百間皆善政
也詔增秩遂升提舉常平倉司舊有結關拒逮捕事
繫郡獄二十有八年存者十無三四以事關尚書省
無敢決其獄者以結關為作亂也震謂結關猶他郡
之結甲也非作亂比況已經數赦於是皆釋之新城
與光澤地犬牙相入民夾溪而處歲常忿鬬爭漁會
知縣事寨雄為政擾民因相結拒逮焚掠震乃劾罷
雄諭其民散去初常平有慈幼局為貧而棄子者設
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

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許里胥請于
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衆
震論役法先令縣覈民產業不使下戶受抑於上戶
大興水利廢陂壞堰及為豪右所占者復之改提點
刑獄決滯獄清民訟赫然如神明有貴家害民震按
之貴家怨又彊發富人粟與民富人亦怨御史中丞
陳堅以讒者言劾震去讒者乃怨震者也遂奉雲臺
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將與俞浙並為監察
御史有內戚畏震直止之而浙亦以直言去移浙東
提舉常平鎮安饑民折盜賊蘭莽時皇叔大父福王

與芮判紹興府遂乘王府長史震奏曰朝廷之制尊
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為
其屬豈敢察其非乎何自臣復壞其法固不拜長史
命進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震嘗告人曰非
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恒未
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
吝所著日抄一百卷卒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元守令傳卷之二十一

自古國家上有寬厚之君然後為政者得以盡其
愛民之術而良吏與焉班固有曰漢興與民休息
凡事簡易禁網踈闊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先故文
景以後循吏輩出其言蓋識當時之治體矣元初
風氣質實與漢初相似世祖始立各道勸農使又
用五事課守令以勸農繫其銜故當是時良吏班
班可見亦寬厚之効也然自中世以後循良之政
史氏缺於紀載今據其事蹟之可取者作良吏傳

譚澄

譚澄字彥清德興懷來人父資榮金末為交城令國
兵下河朔乃以縣来附賜金符為元帥左都監仍兼
交城令未幾賜虎符行帥府事從攻汴有功年四十
後病舉弟資用自代資用卒澄襲職澄幼頴敏為交
城令時年十九有文谷水分溉交城田文陽郭帥專
其利而堰之訟者累歲莫能直澄折以理令決水均
其利於民豪民有持吏短長為奸者察得其主名皆
以法治之歲乙未籍民户有司多以浮客占籍及征
賦逃竄殆盡官為稱貸積息數倍民無以償澄入覲
因中書耶律楚材面陳其害太宗惻然為免其逋其

私負者年鐩多息取倍而止卞民能歸者復三年詔下公私便之壬子復大籍其民澄盡削交城之不土著者賦以時集甲寅世祖還自大理澄進見留藩府凡遣使必以澄偕而以其弟山代為交城令時世祖以皇弟開藩京兆總天下兵歲丁巳有間之者憲宗疑之遂觧兵柄遣阿藍荅兒往京兆大集官吏置計局百四十二條以考覈之罪者甚衆世祖每遣左丞潤與潤澄周旋其間以彌縫其缺及親入朝事乃釋中統元年世祖即位擢懷孟路總管俄賜金符換金虎符歲旱令民鑿唐温渠引沁水以溉田民用不饑教之種植地無遺利至元二年遷河南路總管改平灤路總管七年入為司農少卿俄出為京兆總管居一年改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建言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宜令民年四十無子聽取妾以為宗祀計朝廷從之遂著為令四川僉省嚴忠範守成都為宋將昝萬壽所敗退保子城世祖命澄代之至則葬暴骸修焚室賑饑貧集逋亡民心稍安會西南夷羅羅斯內附帝以撫新國宜擇文武全才遂以澄為副都元帥同知宣慰使司事比至以疾卒年五十八世祖嘗與太保劉秉忠論一時牧守秉忠曰若邢之張耕懷之譚澄何憂不治哉游顯宣撫大名嘗為諸路總管采虎符宣麻澄至中書辭曰皇上不識譚澄耶乃為顯所舉中書特為去之其介如此子克修歷湖北河南陝西三道提刑按察使

許維禎

許維禎字周卿遂州人至元十五年為淮安總管府判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場有二虎為害維禎默禱於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內旱蝗維禎禱而雨蝗亦息是年冬無雪父老言於維禎曰冬無雪民多疾奈何維禎曰吾當為爾禱已而雪深三尺朝廷聞其事方欲用之而卒年四十四子敫

許楫

許楫字公度太原忻州人幼從元裕學年十五以儒生中詞賦選河東宣撫司又舉楫賢良方正孝廉楫至京師平章王文統命為中書省掾以不任簿書辭改知印丞相安童左丞許衡深器重之一日從省臣立殿下世祖見其美鬚髯問曰汝秀才耶楫頓首曰臣學秀才耳未敢自謂秀才也帝善其對授中書省架閣庫管勾兼承發司事未幾立大司農司以楫為勸農副使時商挺為安西王相過[illegible]逆楫因言

屯之西荒野數千頃宋金皆嘗置屯如募民立屯田歲可得穀給王府之需楫以其言入奏從之三年屯成果獲其利尋佩金符為陝西道勸農使至元十三年宋平帝命平章廉希憲行中書於荊南府以楫為左右司員外郎荊南父老輿金帛求見楫曰汝等已為大元民矣今置吏以撫字汝輩奚用金帛以求見明年擢嶺北湖南提刑按察副使武岡富民有毆死出征軍人者陰以家財之半誘其佃者代己款伏楫審得其情釋佃者繫富民人服其明敏江西道提刑按察副使行省命招討郭昂討叛賊董旗兵士俘掠

其衆楫詢究得良民六百口遣還鄉里二十三年授中議大夫徽州總管桑哥立尚書會計天下錢糧參知政事忻都戶部尚書王巨濟倚勢刻剝遣吏徵徽州民鈔多輸二千錠巨濟怒其少欲更益千錠楫請巨濟曰公欲百姓死耶生耶如欲其死雖萬錠可徵也巨濟怒解徽州賴以免楫考滿去徽之績溪歙縣民柯三八汪千十等因歲饑阻險為寇行省右丞教化以兵捕之相拒七月乃使人諭之三八等曰但得許總管來我等皆降矣行省為驛召楫至命往招之楫單騎趨賊壘衆見楫來皆拜曰我公既來請署牓以付我楫白教化請退軍一舍聽其來降不聽會以參政高興代教化楫復以前言告之興從其計賊衆降二十四年授太中大夫東平總管謝事二年卒壽七十一有子餘慶重慶崇慶餘失其名

田滋

田滋字榮甫開封人至元二年由汴梁路總管府知事入為御史臺掾十二年拜監察御史十三年宋平滋建言江南新附民情未安加以官吏侵漁宜立行御史臺以鎮之詔從其言遂超拜行御史臺侍御史歷兩淮鹽運使河南路總管大德二年遷浙西廉訪

使有縣尹張或者被誣以贓獄成滋審之但俛首泣而不語滋以為疑明日齋沐詣城隍祠禱曰張或坐事有冤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詩誓狀到祠焚禱火未盡而去之燼中得其遺藁今藏於壁間豈其人耶視之果然明日詣憲司詰成等不服因出所得火中誓狀示之皆驚愕伏辜張或得釋十年改濟南路總管尋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時陝西不雨三年道過西嶽因禱曰滋奉命來參省事而安西不雨者三年民饑而死滋將何歸願神降甘澤以福黎庶到官果大雨滋即開倉以

五千餘石給小民之無耕者俾來歲收成民大悅未幾以疾卒於位贈通奉大夫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追封開封郡公諡莊肅

卜天璋

卜天璋字君璋洛陽人父世昌仕金為河南孔目官憲宗南征率衆款附授鎮撫統民兵二千戶陞真定路管民萬戶憲宗六年籍河北民徙河南者三千餘人俾專領之遂家汴天璋幼頴悟長負直氣讀書史識成敗大體至元中為南京府史時河北饑民數萬人集河上欲南徙有詔令民復業勿渡衆洶洶不肯

遂天璋慮其生變勸總管張國寶聽其渡國寶從之遂以無事河南按察副使程思廉察其賢辟為憲史聲聞益著後為中臺掾有侍御史倚勢貪財御史發其贓天璋主文牘未及奏顧為所譖俱拘內廷御史對食悲哽天璋問故御史曰吾老唯一女心憐之聞吾繫不食數日矣是以悲耳天璋曰死職義也柰何為兒女子泣耶御史慙謝俄見原免丞相順德王嘗國擢掾中書為提控事有可否必力辯他相怒天璋言不置王竟從其議且曰掾能如是吾復何憂大德[illegible]為工部主事蔚州有劉帥者豪奪民產逋之

決者檄天璋往訊之帥服田竟歸民大德五年以樞密大臣闊伯薦授都事贊其府引見賜錦衣鞍轡弓刀後以扈從勞加奉訓大夫賜侍燕服二襲秩滿當代樞密臣奏留之特以其代為增員武宗時遷宗正府郎中尚書省立遷刑部郎中適盜賊充斥時議犯者并家屬咸服青衣中以別民伍天璋曰赭衣塞路秦弊也尚足法耶相悟而止有告諸侯王謀不軌者勑天璋訊正之賞賚優渥尚書省臣得罪仁宗召天璋入見時興聖太后在座帝指曰此不貪賄卜天璋也因問今何官天璋對曰臣待罪刑部郎中復問誰

所薦者對曰臣不才誤蒙擢用帝曰先朝以謝仲和為尚書卿為郎中皆朕親薦也汝宜奉職勿怠即以中書刑部印章付之既視事入覲賜酒隆福宮及錦衣三襲後被命治反獄帝顧左右曰君璋廉慎人也必得其情天璋承命獄賴不冤皇慶初天璋為歸德知府勸農興學復河渠河患遂弭時群盜據要津商旅不通天璋擒百數人悉磔以徇盜為止息陞浙西道廉訪副使到任閱月以更田制改授饒州路總管天璋既至聽民自實罷舫苛擾民大悅版籍為清時省臣董田事妄作威福郡縣爭賂之覬免譴饒獨無

有省臣銜之謂中以危法求其罪無所得縣以饑告天璋即發廩賑之僚佐持不可天璋曰民饑如是必俟得請而後賑民且死矣失申之責吾獨任之不以累諸君也竟發藏以賑之民賴全活其臨事無所顧慮若此火延饒之東門天璋具衣冠向火拜勢遂熄鳴山有虎為暴天璋移文山神立捕獲之以治行第一聞陞廣東廉訪使先是豪民瀕海堰專商舶以射利累政以賂置不問天璋至發卒決去之嶺南地素無氷天璋至始有氷人謂天璋政化所致云尋乞致事天曆二年蜀兵起荊楚大震復拜山南廉訪使人爲公危之不行矣天璋曰國家方艱吾年八十恒懼不獲死所耳敢避難乎遂行至則厲風紀清吏治州郡肅然是時穀價翔湧乃下令勿抑穀價聽民自便於是舟車爭集米價頓減復止憲司贓罰庫緡錢不輸於臺留用賑饑御史至民遮道稱頌會詔三品官言時政得失因列上二十事凡萬餘言目之曰中興濟治策皆中時病因自引去既歸汴以餘祿施其族黨家無甔儲天璋處之晏如也至順二年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河南郡侯謚正獻

耶律伯堅

耶律伯堅字壽之恒州人氣豪俠喜與名士游用薦舉入官為工部主事至元九年轉保定路清苑縣尹初安肅州苦徐水之害訴於大司農司大司農司欲奪水故道導水使東東則清苑境也地勢不利果導之則清苑被其害而水亦必反故道為災伯堅陳其形勢圖其利害要大司農司官及郡守行視可否事遂得已縣西有塘水溉民田甚廣勢家據以為碓民以失利來訴伯堅命毀碓決其水而注之田許以溉田之餘月乃得堰水置碓仍以其事聞於省部著為定制縣居南北之衝歲為親王大官治供帳於縣西限以十月成至明年後撤而新之吏得並緣侵漁其費不貲伯堅命葺公館以代供帳其弊遂絕凡郡府賦役於縣有重於他縣者輒曰寧得罪於上不可得罪於下必詣府力爭之在清苑四年民覩戴之如父母比去而猶思之立石頌其德焉擢為恩州同知

段直

段直字正卿澤州晋城人至元十一年河北河東山東盜賊充斥直聚其鄉黨族屬結壘自保世祖命大將略地晉城直以其衆歸之幕府承制署直潞州元帥府右監軍其後論功行賞分土世守命直佩金符

為澤州長官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命籍其田廬於親戚鄰人之户且約曰俟業主至當析而歸之逃民聞之多來還者命歸其田廬如約民得安業素無產者則出粟賑之為他郡所俘掠者出財贖之以兵死而暴露者收而瘞之未幾澤為樂土大修孔子廟割田千畝置書萬卷迎儒士李俊民為師以招延四方来學者不五六年學之士子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有二人在官二十年多有惠政朝廷特命提舉本州學校事未拜而卒

諳都剌

諳都剌字瑞菴凱烈氏祖阿思蘭嘗從大將阿木代宋仕至奧寧路達魯花赤子孫因其名蘭遂以蘭為氏諳都剌通經史兼習諸國語成宗時為翰林院札爾里赤職書制誥會有旨命書藩王添力聖旨諳都剌曰此旨非惟有虧國體行且為民殃矣帝聞之謂近臣曰小吏知此真難得也事乃止尋授應奉翰林文字凡蒙古傳記多所校正陞待制將方選守令除遂州達魯花赤以最聞賜上尊名幣除集賢直學士至順元年遷襄陽路達魯花赤山西大饑河南行省恐流民入境為變檄守武關諳都剌驗其良民輒聽其度關吏曰得無違上命乎諳都剌曰吾防姦[illegible]此良民也可不開其生路耶既又煮粥以食之所活數萬人又城臨漢水歲有水患為築堤城外遂以無虞元統二年除益都路總管俗頗悍黠而諳都剌務興學校以平易治之有上馬賊白晝刦人久不能捕諳都剌生擒之其黨賂宣慰使羅鍋誣以枉勘縱其賊已而賊刦河間復被獲乃盡輸其情而諳都剌之誣始白俾再任一考親王買奴鎮益都其府屬病民諳都剌裁抑之民以無擾至正六年卒年七十子燮徹堅同知新喻州事以孝稱

楊景行

楊景行字賢可吉安太和州人登延祐二年進士第授贛州路會昌州判官會昌民素不知井飲汲於河流故多疾癘不知陶瓦以茅覆屋故多火災景行教民穿井以飲陶瓦以代茅茨民始免於疾癘火災豪民十人號十虎干政害民悉捕寘之法乃創學舍禮師儒勸民出腴田以贍士弦誦之聲遂盛調永新州判官奉郡府命覈民田租除刻宿弊奸欺不容細民賴焉改江西行省照磨轉撫州路宜黃縣尹理白冤獄之不決者數十事陞撫州路總管府推官發擿奸

伏郡無冤獄金溪縣民陶甲厚積而兇險嘗屢誣陷
其縣長吏罷去之由是官吏畏其人不敢詰治陶遂
暴横於一郡景行至以法痛繩之徙五百里外金溪
豪僧雲住發人塚墓取財物事覺官吏受賄緩其獄
景行急收之僧以賄動之不聽乃賂當道者以危語
撼之一不顧卒治之如法由是豪猾屏迹良民獲安
轉湖州路歸安縣尹奉行省命理荒田租民無欺弊
景行所歷州縣皆有惠政所去民皆立石頌之以翰
林待制朝列大夫致仕年七十四卒

林興祖

林興祖字宗起福州羅源人至治二年登進士第授
承事郎同知黄巖州事三遷而知鉛山州鉛山素多
造偽鈔者豪民吴友文為之魁遠至江淮燕薊莫不
行使友文奸黠悍驁因偽造致富乃分遣惡少四五
十人為吏於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輙先事戕之前後
殺人甚衆奪人妻女十一人為妾民罹其害銜冤不
敢訴者十餘年興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即
張榜禁偽造者且立賞募民首告儀有告者至佯以
不實斥去又有告獲偽造二人并贓者乃鞫之款成
友文自至官為之營救興祖命併執之須臾來訴友
文者百餘人擇其重罪一二事鞫之獄立具遂捕其
黨二百餘人悉寘之法民害既去政聲籍甚江浙行
省丞相別兒怯不花薦諸朝陞南陽知府改建德路
同知俱未任至正八年特旨遷為道州路總管行至
城外撞賊已迫其後相去僅二十里時湖南副使哈
刺帖木兒屯兵城外聞賊至以乏軍需欲退兵興祖
闔郎夜詣說留之哈刺帖木兒曰明日得鈔五千錠
犒盾五百乃可破賊興祖許之明日甫入城視事即
以恩信勸諭鹽商貸鈔五千錠且取郡樓櫓桐板為
盾日中皆備哈刺帖木兒得鈔盾大喜遂留為禦賊

計賊聞新總管至一日具五百盾以為大軍且至中
夜遁去永明縣洞徭屢竊發為民害興祖以手牓諭
之皆曰林總管廉而愛民不可犯也三年不入境春
旱蝗食麥苗興祖為文禱之大雨三日蝗死而麥熟
已而罷興作賑貧乏輕徭薄歛郡中大治憲司考課
以道州為最以年老致仕終於家

周自強

周自強字剛善臨江路新喻州人好學能文練於吏
事以文法推擇為吏泰定間賀州洞徭更自辟往見
[illegible]酋說以禍福中其要害徭酋[illegible]聽化其貢方物納

欵請命事聞於朝特旨超授廣西兩江道宣慰司都事轉饒州路經歷遷婺州路義烏縣尹周知民情而性度寬厚不為刻深民有以爭訟訴於庭者一見即能知其曲直然未遽加以刑責必取經典中語反覆開譬之令其誦讀講解若能悔悟首實則原其罪若迷謬怙惡不悛然後繩之以法不少貸民畏且愛獄訟頓息民間田稅之籍多失實以故差徭不平自強出令履畝覈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可孜於是賦役平均貧富樂業其聽訟決獄物無遁情黠吏欲以片言欺惑之不可得由是政治大行聲譽籍甚部使者

數以薦能舉於朝選授撫州路金溪縣尹階奉議大夫政績愈著以亞中大夫江州路總管致仕

白景亮

白景亮字明甫南陽人明法律善書筭由征東行省譯史有勞超遷南恩知州陞沔陽府尹奏最於朝特授衢州路總管先是為郡者於民間徭役不盡校田畝以為則吏得並緣高下其手富民或優有餘力而貧弱不能勝者多至破產失業景亮深知其弊乃始覈驗田畝以均之役之輕重一視田之多寡大小家各使得宜咸便安之由是民不勞而事易集他郡邑皆取以為法郡學之政久弛從祀諸賢無塑像諸■無廩膳祭服樂器有缺景亮皆為備之儒風大振縉紳稱頌焉景亮性廉介勤苦自奉甚薄妻尤儉約惟以脫粟對飯而已部使者嘗上其事特詔褒美賜以宮錦改授台州路總管卒於官

王艮

王艮字止善紹興諸暨人尚氣節讀書務明理以致用不苟事言說淮東廉訪司辟為書吏遷淮西會例革南士亂為吏於兩淮都轉運鹽使司以歲月及格授廬州錄事判官淮東宣慰司辟為令史以薦能稱

再調峽州總管府知事又辟江浙行省掾史會朝廷徙立諸市舶司艮從省官至泉州建言若買舊有之船以付舶商則費省而工易集且可絕官吏侵欺掊克之弊中書省報如艮言凡為船六艘省官錢五十餘萬緡歷建德縣尹除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經歷紹興路總管王克敬以計口食鹽不便嘗言於行省未報而克敬為轉運使集議欲稍損其額以紓民力沮之者以為有成籍不可改艮毅然曰民實寡而強賦多民之錢今死徙已衆矣顧重改民籍而輕棄民命乎且浙右之郡商賈輻輳未嘗以口計也移其所賦

散於商旅之所聚實為良法於是議歲藏紹興食塩五千六伯引尋有復排前議者良欲辭職去丞相聞之亟遣留良而議遂定遷海道漕運都萬户府經歷紹興之官糧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令有司拘民船以備短送吏胥得並緣以虐民及至海次主運者又不即受有折缺之患良執言曰運户既有官賦之直何復為是紛紛也乃責運户自載糧入運船運船為風所敗者當覈實除其數移文往返連數歲不絕良取吏牘披閱即除其糧五萬二千八伯石鈔二百五十萬緡運户乃免於破家遷江浙行省檢校官有詣中書訴松江富民包隱田土為糧一百七十餘萬石沙蕩為鈔五百餘萬緡宜立官府糾察收追之中書移行省議遣官驗視而松江獨當十九良至松江條陳曲折以破其誑妄言其不過欲竦朝廷之聽而報宿怨且兾創立衙門為儌名爵計耳萬一民心動揺患生不測豈國家培養根本之策哉良言上事遂寢除江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吉之安福有小吏誣民欺隱詭寄田租九千餘石初止八家前後數十年株連至千家行省数遣官按問定已伏其虐誑而有司喜功生事者復勒其民報合徵糧六伯餘石憲司援詔條革去終莫能止良到官首言是州之糧比元經理已增一千一百餘石豈復有欺隱詭寄者乎准憲司所擬可也行省用良言悉蠲之良在任歲餘以中憲大夫淮東道宣慰副使致仕卒年七十一

盧琦

盧琦字希韓惠安人登至正二年進士第十二年稍遷至永春縣尹始至賑饑饉止横歛均賦役藏口塩一百餘引蠲包銀榷鐵之無徵者已而訟息民安乃新學宮延師儒課子弟月書季考文風翕然鄰邑仙遊盜發琦適在邑境盜遥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為大夫百姓者何幸之大乎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故至此耳琦因立馬諭以禍福衆皆投刃槊請縛其酋以自新琦許之酋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外十三年泉郡大饑死者相枕藉其能行者皆老幼扶攜就食永春琦命分諸浮屠及大家使食之所存活不可勝計十四年安溪寇数萬人來襲永春琦聞召邑民喻之曰汝等能戰則與之戰不能則我當獨死之爾衆皆感憤曰使君何言也使君父母我民赤子其忍以父母畀賊耶且彼寇方將虜掠我妻

子莢毀我室廬乃一邑深仇也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君其勿以為憂因踴躍爭奮踦率以攻賊大破之明日賊復傾巢而至又破之大小三十餘戰斬獲千二百餘人而邑民無死傷者賊大衂遂遁去時兵革四起列郡皆洶洶不寧獨永春晏然無異承平時十六年改調寧德縣尹而去

鄒伯顏

鄒伯顏字從吉高唐人為建寧崇安縣尹崇安之為邑區別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十五十都之田上送官者為糧六千石其大家以五十餘家而兼五千石細民以四百餘家而合一千石大家之田連跨數都而細民之糧或僅升合有司常以四百之細民配五十大家之役故貧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伯顏曰貧弱之受困一至此乎乃取其糧籍而分計從有糧一石者受一石之役有糧升斗者受升斗之役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貧困無告之民始得以休息崇安賦役之均遂為四方最邑有宋趙抃所鑿溝溉民田數千畝歲久溝湮而田廢伯顏脩長溝十里繚械堰陂累石以為固溝悉復抃遺跡而田為常稔民賴其利安慶路嘗得造

偽鈔者遣卒械其囚至崇安求其黨而執之囚與卒結謀望風入良民家肆虐伯顏捕訊得其狀即執而歸諸安慶自是偽造之連逮無濫及崇安者於是行省帥府御史憲府咸舉其能選調潭州路判官

劉秉直

劉秉直字清臣大都武清人至正八年為衛輝路總管平徭役興教化敦四民之業崇五土之利養鰥寡恤孤獨賊劫汲縣民張聚鈔一千二百錠而殺之賊不獲秉直具詞致禱城隍祠而使人伺於死所忽有村民阿蓮者戰怖仆地具言賊之姓名及所在乃命尉襲之果得賊於汴遂正其罪秋七月蝗蝝生民患之秉直禱於八蜡祠蝗皆自死歲大饑人相食死者過半秉直出俸米倡富民分粟餧者食之病者與藥死者與棺以瘞天不雨禾且槁秉直請禱比太行之蒼峪神祠具詞祈祝有青蛇蜿蜒而出觀者異之辭神而還行及數里雷雨大至秩滿以親老去官侍養

前漢書序曰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乎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

而為圜斵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

郅都

郅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厠野彘卒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慄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

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張湯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甯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揚主之明奏

事即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釋聞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旨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

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

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閒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慴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

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

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

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群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蘊籍縣無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甯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甯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甯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甯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

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史
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
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
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鞫曰為死罪解脫是
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
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
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後會五銖錢白金
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
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
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

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閻奉以惡用矣縱
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
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嗛之至冬
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
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
湯亦死

王溫舒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已而試補縣亭
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
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
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
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
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
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
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
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
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
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
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
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

黎來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
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
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
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
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
尉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
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
為關內都尉聲甚於甯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
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
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為中尉而楊僕以

嚴酷為主爵都尉

楊僕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倣尹齊以為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溫舒為人諂善事有勢者即無

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

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讎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倣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

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

減宣

減宣者揚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廄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温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温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

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田廣明

廣明字子公鄭人也以郎為天水司馬功次遷河南都尉以殺伐為治郡國盜賊並起遷廣明為淮陽太守歲餘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

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圉圉使小吏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廄嗇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為當塗侯德轑陽侯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為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欲不貴矣女鄉名為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女矣於是賜小吏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上以廣明連擒大姦徵入為大鴻臚擢廣明兄雲中代為淮陽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州還賜爵關內侯徙衛尉後出為左馮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代蔡義為御史大夫以前為馮翊與議定策封昌水侯歲餘以祁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塞至受降城降都尉前死喪柩在堂廣明召其寡妻與姦既出不至質引軍空還下太僕杜延年簿責廣明自殺闕下國除兄雲中為淮陽守亦敢誅殺吏民守闕告之竟坐棄市

嚴延年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為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相府歸為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

屬車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譴責延年何以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延年闌內罪人法至死延年亡命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以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復為掾宣帝識之拜為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為丞相掾復擢好時令神爵中西羌反彊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為長史從軍敗西羌還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畢野白等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為盜賊發輒入

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即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乃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吏皆股弁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奸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彊脅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內之眾人

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慄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蓺于政事不能絕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泰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令行禁止郡中正清是時張敞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諭之

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斃莠盛苗穢何可不鉏也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止時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為治郡中亦平屢蒙豐年鳳凰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己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耶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為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為其名酷復

止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心恨會琅邪太守以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廢謂丞曰此人尚能去官我反不能去耶又延年察獄史廉有臧不入身延年坐選舉不實貶秩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丞義年老頗悖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為丞相史實親厚之無意毀傷也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取告至長安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有此數事以結延年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

幸因毋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
毋毋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毋乃見之
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顓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
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
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毋御歸府
舍毋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
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
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
莫不賢智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
海號曰萬石嚴嫗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

尹賞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
舉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為頻陽
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為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
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臧匿亡命
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
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乃
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
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
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

不絕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
賞至脩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以
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
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
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記籍之
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
劾以為通行飲食群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
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
枕藉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楬著其姓名百日後乃
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欷長

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
枯骨後何葬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
隨輕黠願以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貰其罪詭令立
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爪牙追捕甚精
耳著姦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
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闚長安江湖中多盜賊以賞為
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
山郡盜起以賞為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
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
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

原缺

守令傳卷之二十三

后漢書序曰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邑桀健者則雄張閭里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故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肆情剛烈成其不撓之威違衆用己表其難測之智至於重文橫入為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故乃積骸滿穽漂血千里致溫舒有虎冠之吏延年受屠伯之名豈虛也哉若其揣挫強埶摧勒公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為壯也自中興以後科網稍密吏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省矣而閹人親婭侵虐天下至使陽球磔王甫之屍張儉剖曹節之墓若此之類雖厭快衆憤亦云酷矣儉知名故附黨人篇

董宣

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為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為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寃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況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騶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罪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以宣為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即時降散外戚陰氏為郡都尉宣輕慢之坐免後特徵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

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為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尸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絜死乃知之以宣嘗為二千石賜艾綬葬以大夫禮拜子並為郎中後官至齊相

周紆

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為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為廷尉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

廷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讎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博平令收考姦臧無出獄者以威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為辭案條教為州內所則後坐殺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為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紆廉絜無資常築墼以自給肅宗聞而憐之復以為郎再遷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皇后弟黃門郎竇篤從宮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蒼頭與爭延遂拔劍擬篤而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劒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貰出帝知

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慘失中數為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後為御史中丞和帝即位太傅鄧彪奏紆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輦免歸田里後竇氏貴盛篤兄弟秉權睚眦宿怨無不僵仆紆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待其禍然篤等以紆公正而怨隙有素遂不敢害永元五年復徵為御史中丞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瓌猶尚在朝紆疾之乃上疏曰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按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僻學無經術而妄搆講舍外招儒

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衆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為國計夫涓流雖寡浸成江河爝火雖微卒能燎野履霜有漸可不懲革宜尋呂產專竊之亂永惟王莽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瓌歸國紓遷司隸校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陽録囚徒二人被掠生蟲坐左轉騎都尉七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陽球

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劍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

少年數十人殺其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初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議常為臺閣所崇信出為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舉會赦見原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凶賊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曰相前莅高唐志埽姦鄙遂為貴郡所見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鉤之讎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況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今一蠲往愆期諸來效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

時天下大旱司空張顥條奏長吏苛酷貪汙者皆罷免之球坐嚴苦徵詣廷尉當免官靈帝以球九江時有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坐事論頃之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勑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像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

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外內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遷為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羽中黄門劉毅小黄門龐訓朱禹齊盛等及子弟為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滅族太尉段熲諂附佞倖宜並誅戮於是悉收甫熲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

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惡無狀死不滅責乃欲球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曰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復欲以次表曹節等乃勑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緘縢不敢陳設京師畏震時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慨然抆淚曰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為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尉時球出謁陵節勑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糾誅王甫段熲蓋簡落狐狸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其冬司徒劉郃與球議收案張讓曹節節等知之共誣白郃等語已見陳球傳遂收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

王吉

王吉者陳留浚儀人中常侍甫之養子也甫在官者傳吉少好誦讀書傳喜名聲而性殘忍以父秉權寵年二十餘為沛相曉達政事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衆議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肉為臧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剽悍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磔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慘毒刺刻不可勝數郡中惴恐莫敢自保及陽球奏甫乃就收執死於洛陽獄

庫狄士文

庫狄士文代人也祖干齊左丞相父敬武衛將軍泗州刺史士文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少讀書在齊襲封章武郡王官至領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迎周師惟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常噉官廚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一百步還京僮

隷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舊絶跡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上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別加賞物勞而遣之士文至州發擿姦隱長吏尺布升粟之贓無所寛貸得千餘人而表之上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泣之聲徧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怨哭士文聞之令人捕捉楇撻盈前而哭者彌甚有京兆韋焜

為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為清河令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為之語曰刺史羅剎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而歎曰士文之暴過於猛獸竟坐免未幾以為雍州長史士文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要貴必死此官矣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父妹為齊氏嬪有色齊滅之後賜薛國公長孫覽為妾覽妻鄭氏性妬譖之於文獻后后令覽離絶士文恥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聘以為妻由是士文君明並為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子三人朝夕不繼親友無内之者

田式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邽人也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為本郡太守式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絶人周明帝時年十八授都督領鄉兵後數載拜渭南太守政尚嚴猛吏人重足而立無敢違法者遷本郡太守親故屏跡請託不行武帝聞而善之進位儀同三司賜爵信都縣公擢拜延州刺史從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徙為庭州刺史改封梁泉縣公高祖總百揆尉迥作亂

鄭城從韋孝寛擊之以功拜大將軍進爵武山郡公及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為務每視事於外必盛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暱無所容貸其女壻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誡寧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鬱思式知之笞寧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蝨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式以為慢已立撾殺之或寮吏姦贓部内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未暇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為上

所謂除名為百姓式慙恚不食妻子至其所輙怒唯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椒欲以自殺家人不與陰遣所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而棄之式恚臥其子信時為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既是朝廷舊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復升用大人何能久乎乃至於此式歘然而起抽刀斫信信避走避之刃中於閾上知之以式為罪已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廣州總管卒官

王文同

王文同京兆頻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尋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徵為光祿少卿以忤旨出為恒山郡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刻木為大橛埋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橛令其人踣心於木橛上縛四支於小橛以棒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相視慴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為妖妄皆收繫獄比至河間召諸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輙皆覆面於地而箠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為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為聚結惑衆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鎖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讎人剖其棺臠其肉而噉之斯須咸盡

守令傳卷之二十四

唐舊史序曰唐初革前古之弊務於勝殘垂衣而理且七十載而人不敢欺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逮則天以女主臨朝大臣未附委政獄吏剪除宗枝於是來俊臣之屬起告密之刑制羅織之獄懷忠蹈義遠頸就戮者不可勝言武后因之坐移唐鼎天綱一舉而卒籠八荒酷之為用斯害也已遂使酷吏之党橫噬於朝制公卿之死命擅王者之威力凶慝之士荣而慕之身赴鼎鑊死而無悔若是者何要時希旨見利忘義也嘗試而論之今夫國家行斧鉞之誅設狴牢之禁以防盜者雖云固矣而猶踰垣掘冢揭篋探囊死者於前盜者於後何者以其間有欲也然所徇者不過數金之資耳彼酷吏與時上下取重人主無怵惕之憂坐致尊寵伏起卒伍富擬封君豈惟數金之利耶則盜官者為幸矣況乎樂觀時變恣懷陰賊斯又郅都董宣之罪人也異哉又有效於斯者中興四十載而有吉温羅希奭之蠹政又數載而有敬羽毛若虛之危法朝經四葉獄訟再起比周惡黨勦絕善人屢撓將措之刑以傷太和之氣幸災樂禍苟售其

身此又來索之罪人也嗚呼天道禍淫人道惡殺既為禍始必以凶終故自鞫斯至于毛敬蹈其迹者卒以誅夷非不幸也嗚呼執愚賈害任天下之怨反道辱名歸天下之惡或肆諸原野人得而誅之或投之魑魅鬼得而誅之天人報應豈虛也哉

索元禮

索元禮胡人也光宅初徐敬業起兵揚州以匡復為名則天震怒恐人心動搖欲以威制天下元禮探其旨告事召見擢為遊擊將軍令於洛州牧院推案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廣令引數十百人衣冠震懼甚於狼虎則天數召見賞賜張其權勢凡為殺戮者數千人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而起矣時有諸州告密人皆給公乘州縣護送至闕下於賓館以稟之稍稱旨必授以爵賞以誘之威於遠近收人望而殺之天下之人謂之來索言酷毒之極又首按制獄也載初元年十月左臺御史周矩上疏諫曰頃者小人告訐習以為常內外諸司人懷苟免姑息臺吏承接殊深非故欲規避誣構耳又推劾之吏皆以深刻為功鑿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籠首頭枷研楔摺脅籤爪懸髮薰耳臥隣穢溺曾不聊生號為獄持或累

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揺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以求帝王耶只是不勝楚毒自誣耳何以覈之陛下試取所告狀酌其虛實者付令推微訊動以探其情所推者必上下其手希聖旨也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席不安皆以為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讎不可保也聞有追攝與妻子即為死訣故為國者以仁為宗以刑為助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此之謂也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則天從之由是制獄稍息

來俊臣

來俊臣雍州萬年人也父操博徒與鄉人蔡本結交遂通其妻因樗蒲贏本錢數十萬本無以酬操遂納本妻入操門先已有娠而生俊臣凶險不事生産反覆殘害舉無與比曾於和州犯奸盜被鞫[illegible][illegible]告密召見奏刺史東平王續杖之一百後續天授中被誅俊臣復告密召見奏言前所告密是豫博州事枉被續決杖遂不得申則天以為忠累遷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按制獄少不會意者必引之前後坐族千餘家二年擢拜左臺御史中丞朝廷累息無交言者道路以目與侍御史侯思止王弘義郭霸李仁敬司[illegible]事康暐衛遂忠等同惡相濟招集無賴數百人令其告事共為羅織千里響應欲誣陷一人即數處別告皆是事狀不異以惑上下仍皆云請付來俊臣推勘必獲實情則天於是于麗景門別置推事院俊臣推勘必獲專令俊臣等按鞫亦號為新開門但入新開門者百不全一弘義戲謂麗景門為例竟門言入此門者例皆竟也俊臣與其屬朱南山萬國俊作羅織經一篇具為支脉綱由咸有首末按以從事俊臣鞫囚不問輕重皆注醋于鼻掘地為牢或寢以匽溺或絕其糧囚至齧衣絮以食大抵非死終不得出每赦令下必先殺重囚乃宣詔又作大枷各爲號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臣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後以鐵為冒頭被枷者宛轉地上少旋而絕凡囚至布械於前示囚莫不震懼皆自誣服如意初誣告大臣狄仁傑任令暉李游道袁智宏崔神基盧獻等下獄俊臣願以夷誅大臣為功乃奏因降制一問而服者同首法得減死仁傑等已論死待日而決稍延之仁傑乃遣子持帛書稱枉后見之

然竟謂俊臣對曰是因不褫巾服何首服罪后遣通
事舍人周綝往視遂假仁傑襆帶立西廂綝懼俊臣
東視唯唯去莫敢聞先是宰相梁思晦為俊臣夷其
家有子九歲隸司農上變得召見言俊臣凶慘罔上
不道若陛下假條反狀付之無大小皆如俊臣父死
族夷不求生但惜陛下法為俊臣所弄耳后意悟由
是仁傑六族皆免又按大將軍張虔勗內侍范雲仙
虔勗不堪枉訟於大理徐有功俊臣使衛士亂斫之
雲仙自陳事先帝命截其舌皆即死人人脅息久之
俊臣納賈人金為御史紀履忠所劾下獄當死後得

不誅免為民長壽中還授殿中丞坐贓貶同州參軍
事暴縱自如奪同僚妻又辱其母俄召為合宮尉擢
洛陽令進司僕少卿賜司農奴婢十人以官戶無面
首聞吐番酋阿史那斛瑟羅有婢善歌舞令其黨告
以謀反而求其婢諸番長數十人割耳剺面訟冤僅
得解綦連耀等有異謀吉頊以白俊臣殺數十族既
欲擅發姦功郎中頊以法頊大懼求見后自直乃免
俊臣誣司刑史樊戩以謀反誅其子訴闕下有司皆
無敢治因自刳腹秋官侍郎劉如璿為流涕俊臣奏
與同惡如璿自訴年老而涕吏論以絞后為宥死流

瀼州萬歲通天中上已與其黨集龍門題縉紳名於
石抵而仆者先告抵李昭德不能中或以告昭德謀
繩其惡未發衛遂忠雖無行頗有辭辯素與俊臣善
如王慶詵女適段簡而美俊臣矯詔彊娶之它日會
妻族酒酣遂忠詣之閽者不肯通遂忠直入嫚罵俊
臣耻妻見辱已命毆而縛於廡既乃釋之自此有隙
妻亦慙自殺簡有妾美俊臣遣人示風旨簡懼以妾
歸之俊臣知群臣不敢斥已乃有異志常自比石勒
欲告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衙謀反因得騁志遂忠
發其謀劾俊臣屢椅摭諸武太平公主張昌宗等過

咎后不發至是諸武怨共證其罪有詔斬於西市年
四十七人皆相慶曰今得背著牀瞑矣爭抉目擿肝
醢其肉須臾盡以馬踐其骨無孑餘家屬籍沒方俊
臣用事託天官得選者二百餘員及敗有司自首后
責之對曰臣亂陛下法身受戮忤俊臣覆臣家后赦
其罪

周興

周興少習法律自尚書史積遷秋官侍郎屢決制獄
文深峭妄殺數千人武后奪政拜尚書左丞上疏請
去唐宗正屬籍是時左史江融有美名興指融與徐

敬業同謀斬于市臨刑請得召見與不許融叱曰反
死無狀不赦汝遂斬之尸奮而行刑者蹴之三仆三
作天授中人告子珣與與丘神勣謀反詔來俊臣鞫
狀初與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柰
何與曰易耳內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
善命取甕且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
汗叩頭服罪詔誅神勣而宥興嶺表在道為讎人所
殺

丘神勣

丘神勣行恭子也為左金吾衛將軍高宗崩后使害

章懷太子於巴州歸罪神勣下遷疊州刺史俄復故
官佐俊臣等為慘獄遂見倚愛博州刺史琅琊王沖
起兵拜神勣清平道大總管討之州人殺王素服出
迎神勣盡殺之凡千餘族即拜大將軍天授二年伏
誅

侯思止

侯思止雍州醴泉人貧嬾不治業為渤海高元禮奴
詭很無良恒州刺史裴貞笞吏吏憤怨教思止告舒
王元名與貞謀反周興鞫訊皆夷宗拜思止游擊將
軍元禮懼引與同坐咨教曰上不次用人如聞君不
識字宜對獬豸不學而能觸邪陛下用人安事識字
無何后果問思止以對后大悅天授中遷左臺侍御
史元禮又教上以君無宅必賜所沒逆人第宜辭曰
臣疾逆臣不願居其地既而果假之以其教對后益
喜思賞良渥思止本人奴言語俚下嘗按魏元忠讓
曰亟承白司馬不爾受孟青洛陽有白司馬板將軍
有孟青棒郎殺琅琊王沖者元忠不承思止曳之元
忠徐起曰我如乘驢而墜足絓鐙為所曳者思止怒
復曳之曰拒制使邪欲抵殊死元忠罵曰侯思止欲
得我頭當鋸截之無抑我承反汝位御史當曉禮義

而曰白司馬孟青是何物語非我孰教爾邪思止驚
汗起謝曰荷公教乃引登牀元忠徐就坐色不變
獄稍挺思止音吐鄙而訛人效以為笑侍御史霍獻
可數嘲靳之思止怒以聞后責獻可我已用之何所
誚獻可具奏鄙語后亦大笑來俊臣棄故妻逼娶太
原王慶詵女思止亦請娶趙郡李自挹女事下宰相
李昭德執不可曰俊臣往劫慶詵女已辱國此奴複
爾邪搒殺之

王弘義

王弘義冀州衡水人以飛變擢游擊將軍再遷左臺

侍御史與來俊臣競慘刻暑月繫囚別為狹室積蒿施氈罽其上佻而死已自誣乃舍它獄每移檄州縣所至震慴弘義輒詫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矣始賤時求傍舍瓜不與乃騰文言園有白兎縣為集衆捕逐畦蔬無遺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兎御史延載初俊臣貶弘義亦流瓊州自矯詔追還事覺命侍御史胡元禮使嶺南次襄州按之弘義歸鐺曰與公氣類持我何急元禮怒曰吾尉洛陽而子御史我今御史子乃囚何氣類為杖殺之

郭弘霸

郭弘霸舒州同安人仕為寧陵丞天授中由革命舉得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左臺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再遷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顏間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於朝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徵不勝楚毒死後屢見思徵為厲命家人禳解俄見思徵從數十騎至曰汝枉陷我今取汝弘霸懼援刀自刳腹死頃而蛆腐是時大旱弘霸死而雨又洛陽橋久壞至是成都人喜后問群臣外有佳事耶司勳郎中張元一曰比旬三慶旱而雨洛橋成弘霸死

周利貞

周利貞者亡其系武后時調錢塘尉時禁捕魚州刺史飯蔬利貞餽進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關魚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爭不獲而有魚焉關得之刺史大笑神龍初擢累侍御史諂附權彊五王等疾之出為嘉州司馬武三思亂禁中五王謀誅之私語崔湜湜反以其計告三思五王貶湜勸速殺之以絕人望問誰可使以利貞對利貞湜內兄也表攝右臺侍御史馳嶺外矯殺敬暉桓彥範袁恕己還拜左臺御史中丞數為佞人狙覘幾不免先天初為廣州都督湜附劉幽求謫嶺表諷利貞殺之賴桂州都督王晙護而免利貞顓事剗割夷獠苦其殘虐皆起為寇詔監察御史李全交按問得贓狀貶涪州刺史開元初詔利貞及滑州刺史裴談饒州刺史裴栖貞大理評事張思敬王承本華原令康暐侍御史封詢行判官張勝之劉暉楊允衛遂忠公孫琰廉州司馬鍾思廉皆酷吏宜終身勿齒尋復授珍州司馬明年授夷州刺史黃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陛下英尚聖明四

海心服所謂英斷殄凶逆正朝廷是也所謂聖明辨忠邪信賞罰是也利貞宗武舊党鉏僇桓敬自陛下登宸極布新政奪其班級遷之遐荒以允天下之望義士猶以罰輕爲望今錫以朱紱委以藩維是紐姦不必行也疏入逖寢未幾復授黔州都督加朝散大夫廷珪又表還制書曰利貞險薄小人附會三思傾危朝廷殺害功臣人神憤惋痛毒至今東都捜捕其家得金銀錦繡貲遠制令當加重貶且久據朝廷捷給便佞見忠於君者猶仇讎然使之入朝則亂國撫俗則傷人今櫂典要藩由六品遷三品何往日罰之

而今日賞之玄宗乃止會廷珪罷起爲辰州長史朝集京師與魏州長史敬讓皆奏事讓暉之子也以父宄越次而奏曰周利貞希姦臣意枉殺先臣暉惟陛下正罰以謝天下左臺侍御史翟璋劾讓不待監引請行法玄宗曰訴父之枉不可不矜也朝廷之儀不可不肅也奪讓俸三月復貶利貞邕州長史未幾賜死梧州開元又有洛陽尉王鈞河南丞嚴安之穆人畏不死視腫潰復笞之至血流乃喜

王旭

王旭者貞觀時侍中珪孫也神龍初爲兖州兵曹參軍時張易之誅而兄昌儀先貶乾封尉旭輙斬其首送東都還幷州録事參軍長史周仁軌者韋后黨也玄宗平内難有詔誅之旭不待覆斬首齎還京師遷累左臺侍御史崔湜敗其婦翁盧崇道自嶺外逃歸東都爲讐家上變詔旭訊覈旭廣捕親戚窮極慘楚當以重辟崇道及三子皆死門生故人並海内名士皆絓染流徙天下咨其冤旭與大夫李傑不平更相謷訐傑坐斥衢州刺史故旭益横殘毒以逞官數遷常兼御史其爲人苛急少縱貸人莫敢與忤每治獄因皆逆服製獄械率有名曰驢駒拔橛犢子懸等以

怖下又縋髪以石脅臣之時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皆嚴酷取名與旭埒京師號三豹嵩爲赤全交爲白旭爲黒里閭至相詛曰若遇殺値三豹宋王憲官屬紀希虬兄爲劍南令坐贓旭奉使臨覲見其妻美逼亂之因殺其夫而納贓數百萬希虬使奴爲臺傭事旭旭不知頗愛任之奴盡疏旭請求積數千以示希虬希虬泣訴于王王爲上聞詔劾治獲姦贓不貲貶龍州尉恚而死

吉温

吉温故宰相頊從子也性陰詭果于事諂附貴宦若

子姓奉父兄天寶初為新豐丞時太子文學薛嶷方
得幸引溫入見玄宗目之曰是一不良我不用罷之
蕭炅為河南尹御史遣溫到府有所訊詰乃幷治炅
不為末穢右相李林甫善炅故得免炅入守京兆尹
而溫方調萬年尉不辭人為寒恐於是高力士間出
就第炅多私謁溫乃先往與力士語執手歡甚將出
炅迎謁溫陽惶恐趨避力士止之語炅曰吾故人也
炅拜乃去它日到炅府辭曰國家法不敢隳今而後
洗心事公云何炅待盡歡林甫與李適之張垍有隙
適之領兵部而垍兄均為侍郎林甫密遣吏擿其銓

史偽選六十餘人帝命京兆與御史雜治累日情不
得以使溫佐訊溫分囚廷左右中取二重囚訊後舍
悲械搒掠皆呻呼不勝曰公幸留死請如諜乃挺出
諸史迎慴其酷及引前不訊皆服日中獄具林甫以
為能溫嘗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林甫
久當國權焄天下陰搆大獄除不附己者先引溫居
門下與錢塘羅希奭為奔走推鞠詔獄希奭文深虐
其舅鴻臚少卿張博濟林甫婿也以姻家故自御史
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初溫因中官納其外甥武
敬一女為盛王妃擢京兆士曹參軍林甫欲搖東宮

左驍衛參軍柳勣彭會與杜良娣家陰事溫鞫狀勣
以誣誅因引勣所善王曾王修己盧寧徐徵悉逮繫
論死尸積大理垣下家屬離竄初中書舍人梁涉道
遇溫低帽障面溫怒乃諷勣引涉及嗣虢王巨皆斥
逐林甫惡楊慎矜王鉷飛書言圖讖事委溫以獄初
慎矜客史敬忠與溫父善見溫襁褓時溫馳至東都
逮捕楊氏親屬賓客取敬忠於汝州鐵鑠頸布蒙面
未嘗正視陰遣吏胥曰慎矜獄具須君一辨君即服
罪可貸即不服死不解敬忠即索筆自疑溫陽不見
再三請乃與之封如溫所教溫謝曰大人毋懼乃下

拜慎矜以左證具欲自誣而讖不得御史盧鉉索其
家挾讖以入於是慎矜兄弟皆賜死株連數十族是
時溫與希奭相勗以虐號羅鉗吉網公卿見者莫敢
耦語推事未窮而先計贓成奏乃引囚問震以烈威
隨問輒承無敢忤鞭楚未收于壁而獄具矣林甫才
其為擢戶部郎中兼侍御史楊國忠安祿山方尊寵
高力士居中用事溫皆媚附之兄事祿山嘗密謁曰
李右相雖厚待公然不肯引共政我見遇久亦不顯
以官公若薦我為宰相我處公要任則右相可得矣
祿山大悅亟稱溫才天子亦忘前語於是祿山領河

東節度表溫自副并知節度營田管內採訪總留事拜鴈門太守知安邊鑄錢事以母喪解祿山表為魏郡太守楊國忠當國引拜御史中丞兼京畿關內採訪處置使祿山敕史設白紬帳于傳以候命慶緒御而餞之溫御其德故朝廷動靜輒報不淹宿而知天寶十三載祿山入朝領閑廐使薦溫武部侍郎以為副國忠與祿山爭寵而溫昵祿山甚國忠不善也會河東太守韋陟怨職因溫以交祿山倫饋權近國忠遣人發其狀斥溫澧陽長史其屬員錫及陟皆坐貶明年溫仍坐受賕奪民馬貶端溪尉始林甫死希奭出為始安太守張博濟韋陟韋誡奢李從一員錫皆追留始安溫既謫又依希奭以忌國忠奏遣蔣沇臨按希奭極稽罪人貶海康員外尉俄遣使者殺溫等五人溫之斥帝在華清宮詔從臣曰溫本酷吏子朕過用之為人構大獄專威福今既斥公屬安矣溫死五月祿山反及即偽位求溫子方七歲授河南參軍以報之

毛若虛

毛若虛絳州太平人眉長覆目性殘鷙天寶末為武功丞年六十餘肅宗還京師擢監察御史以國用大竭數請捂天下財巧傅於法日月有獻漸見識用大抵覆囚先收家貲以定贓有不滿意攤索保伍姻近人懼其威無敢不如約乾元中鳳翔七坊士數剽州縣間殺人尉謝夷甫不勝怒榜殺之士妻訴李輔國輔國請御史孫鎣鞫治獄久不具詔中丞崔伯陽與三司參訊未決乃使若虛按之即歸罪夷甫伯陽爭甚力若虛慢拒伯陽怒若虛即馳入白於帝詔姑出若虛泣訴曰臣出即死因蔽若虛殿中而召伯陽伯陽至具劾若虛罔上帝主先語叱伯陽出并官屬悉貶嶺外李峴頗左右鎣等罷宰相於是若虛權焰震朝廷群臣不舒息尋擢御史中丞上元元年以罪貶賓化尉死

敬羽

敬羽河中寶鼎人貌寢甚性便辟善候人意補匡城尉朔方安思順表為節度府屬肅宗初擢監察御史以言刻辛京師平任遇寖顯凶慘不能忍乃作巨枷號[illegible]尾榆圈人多死又仆囚於地以門關轢腹掘地實棘席家上瀕坎鞫囚不服則擠之坎人多溢死紫遷御史中丞宗正卿鄭國公李遵坐賄下詔獄羽參按遵肥而羽瘠則引遵危坐小床跛且仆遵欲申足

羽曰公乃囚我延公坐何可慢遵仆三四徐受所言
得贓至數百萬嗣岐王珍謀反詔羽窮劾乃悉召支
黨還以榜具囚惶怖一夕獄成珍賜死左衛將軍竇
如玢等九人皆斬太子洗馬趙非熊等六七人斃杖
下聞者毛豎先是胡人康健以賈富楊國忠輔政納
其金授安南都護領山南東路驛事吏疾之誣其通
史朝義羽鞫之讞鬚長三尺明日脫盡膝髁皆碎人
視之以為鬼乃殺之羽與毛若虛裴昇畢曜同時為
御史皆慕忍時稱毛敬裴畢未幾昇曜流黔中竇應
初羽斥道州刺史詔殺之羽聞使者至縶服而逃吏

械之臨死袖中出牒數番乃吏相告訐咤曰不及推
死矣洽州者無宜讓

歷代守令傳二十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魏顯國撰自宓不齊仲由至劉秉直為歷代循
吏二十一卷又自郅都至敬羽為歷代酷吏三卷
於史傳原文之外間有所增而又多蕪雜

忠節錄六卷首一卷

〔明〕張朝瑞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忠節錄六卷》提要

忠節錄序

嘗攷遜國諸臣仗節死義與藏名遠舉者至不可勝數葢自天地剖判以來所未嘗有也然世無敢頌言其忠者迨今上登極詔下大京兆始仰承德意建祠治城錄其尤著者百十有八人春秋祀之旌羣哲之義烈化兆人之肝膽修二百年之軼事挽千萬世之頹風嗚呼盛矣但事舉一時不無闕略少宰李公廷機少宗

伯葉公向高增入若干人頃
大鴻臚張公朝瑞以舊京兆
攝府事顧贍祠宇慨然興歎
謂當時事蹟散見他書者尚
多有之乃芟繁剔僞合為一
編復增入者若干人於是幽

潛悉著祀典大備而知公之
摩世厲鈍者意深遠矣以余
夙奉周旋感激名義乃出以
眎之而并屬為序余竊惟
高皇帝剪除兇殘鴻業未固必
得

大聖人繼起乃能定之微獨
國朝為然漢唐宋統一天下
皆有太宗乃克永世籍第令
如盈如建成如德昭必無幸
矣由此言之
文皇帝殆天之所興以長我王

國非偶然也當是時使中外
臣工人人楊蹇爭攀龍鳳之
馭絕跡羊豕之羣豈不竹帛
可期身名俱泰哉顧二心鮮
媿百羣皆奔天柱折而將傾
人綱弛而莫振究且貴富熏

心廉恥道喪國亦奚賴焉故殷湯立而務光沈於淵周武興而夷齊去之西山孔子曰湯武順乎天應乎人而又曰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葢三子非湯武節不顯湯武非三

子祚不昌豈非其道寔有相成者哉余鄉陳諒之弘治中為武選得諸臣事於故牘中銓次為集家世寖遠書以不存余嘗恨之近得十數家又詳略殊方舛誤錯出得公一加勘定勒為不刊自是忠蒐揭於日月烈氣長為風雷足令括囊全軀懷姦嫉善者誦其言論其世即幸逃於指視寧無怍於衾影然則世之回其頑鄙勉為忠孝者未必非

此書力也公博雅好古遇事成書嘗輯貢舉考南國賢書孔門傳道集皆有裨風敎而此編爲尤著云

萬曆壬寅冬日翰林院脩撰

儒林郎直

起居注
國史
講筵官瑯琊焦竑序

忠節錄凡例

一建文死義諸臣在
文皇已有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之語嗣是
列聖表章于今益著人人得頌言之蓋以彰往
事勸來者非獨諸臣没後之榮也故以
褒綸爲首

一革除紀事不下十數種異同詳略往往有
之今酌其近實者彙爲一編有的無證據
者削之

一諸家序次不一或以誅死自死分門或以
死難死事爲目未敢盡從人臣事君有死
無貳總之無愧於心無愧於道而已不當
過爲分別表忠祠奉
詔而作今錄一以文武位秩爲敘尊
朝廷也

一舊惟死事者祠祀餘悉不與竊意人臣盡
心效力責在於我至時與地不必盡同如
夷齊扣馬一諫去隱西山亦豈必死之爲

快哉記曰諜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諜人之家國危則亾之如方黃齊練諸人誠難自諉至於彭與明葉希賢與夫二樵八梁者流遯跡窮陬行求故主終身爲苦而不悔此其人既全君臣之義不貽族屬之災亦足以愧世之爲丁公而苟富貴者矣故並爲增入

一攷是時有兩盧振一爲朝官一爲燕屬舊錄偏有所遺今分之又盧珙即盧迥胡子

韶即胡子昭之類舊錄再見今合之其黃清黃彥清葉希賢雪菴和尚之類或曰一人或曰二人然攷其官爵死事各別今姑兩存之

一建文諸臣有前見用事而于難不及後見歸附而于節未著者並載舊編今削之蓋諸家欲以備朝典故不得不詳此集專以表臣節故不得不嚴義固各有攸當也

一革除諸事近世始出如王詔得於僧寮輪藏楮毀字浥之餘則其泯滅不傳者不可勝數矣存者先後牴牾傳聞疑誤固宜不無與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今輯錄意也

一自所傳數家外如邊昇得於中州人物志徐子擢得於臨川志丁大方得於山東志林右得於四明文獻志此類甚多則耳目所逮寧無挂漏尚望博雅君子寘定之

凡例畢

忠節錄引用書目

革除錄福建宋端儀輯
備遺錄江西張芹輯
忠賢奇秘錄浙江王詔輯
續備遺錄湖廣何孟春輯
羣忠事略
備遺錄補浙江馮汝弼輯
建文事蹟
革除遺事廣東黄佐輯

革朝遺忠錄浙江杜思輯
革朝遺忠列傳福建鄭應旂輯
遺忠錄郁褱輯
建文遜國記遜國臣記浙江鄭曉輯
遜國記中尉睦㮮輯
皇明表忠錄湖廣汪宗伊輯
革朝志革朝五忠傳海鹽許相卿輯
山東壬午死事七忠傳浙江周應治輯
萃忠集

忠節錄目錄

刑部尚書暴昭
吏部侍郎毛太
戸部侍郎卓敬
戸部侍郎郭任
戸部侍郎盧迥
禮部侍郎黄魁
禮部侍中掌尚寶司事黄觀
兵部侍郎邊昇
兵部侍郎陳植

兵部侍郎徐垕
刑部左侍郎張昺
刑部左侍郎胡子昭
御史大夫練子寧
御史大夫景清
副都御史茅大方
副都御史陳性善
僉都御史司中
巡撫都御史黄清

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黄子澄
大理寺左少卿胡閏 附女郡奴
太常寺少卿廖昇
太常寺少卿盧原質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學士高遜志
大理寺丞鄒瑾
大理寺丞劉端
大理寺丞王高
大理寺左寺丞彭與明

春坊大學士林右
左拾遺戴德彝
翰林侍讀樓璉
翰林院脩撰王叔英
翰林院編脩王艮
翰林院編脩程濟
翰林院編脩陳忠
衡府紀善翰林院纂脩官周是脩
戸科都給事中龔泰

禮科左給事中黃鉞附楊福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
戶科給事中韓永
監察御史甘霖
監察御史高翔
監察御史謝昇
監察御史丁志方
監察御史曾鳳韶
監察御史魏冕
監察御史董鏞
監察御史王度
監察御史葉希賢
監察御史王玭
監察御史韓郁
監察御史王彬
監察御史鄭公智
郎中梁田玉
戶部主事巨敬

兵部主事樊士信
刑部主事徐子權
參大將軍事前府左斷事高巍
宗人府經歷宋徵
國子監博士黃彥清
中書舍人梁良玉
中書舍人何申
中書舍人宋和
中書舍人郭節

第三卷

燕府長史葛誠
寧府長史石撰
晉府長史龍鐔
谷府左長史劉璟
遼府左長史程通
秦府長史鄒朴
燕府伴讀余逢辰
浙江肅政按察使王良

四川按察使李文敏
河南布政使司參政鄭居貞
江西按察副使程本立
北平按察僉事湯宗
陝西按察僉事林嘉猷
山東按察僉事胡子義
袁州知府楊任
蘇州知府姚善
徽州知府陳彥回

徽州知府黃希范
知府葉惠仲
寧波知府王璡
衛輝知府孫鎮
常州府同知石允常
松江府同知棊
賓州知州蔡運
沛縣知縣顏伯瑋 附子有爲
獻縣知縣向朴

蕭縣知縣鄭恕
樂平知縣張彥方
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
附生員 吳性原 陳應宗 林珏 鄒君默 曾廷瑞 呂賢
濟陽縣學教諭王省 附子禎
沛縣主簿唐子清
東平州吏目鄭華
沛縣典史黃謙
永清縣攝縣事典史周縉 附朱寧等

進士陳周
應天舉人劉政
濟陽縣學貢士高賢寧
第四卷
都督廖鏞
守居庸關都督余瑱
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陳質
鳳陽守將都督同知孫岳
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耿瓛

燕山衛卒儲福附妻范氏
金川門守卒龔翊
馮翁
王公
雪菴和尚
雲門寺僧
東湖樵夫
耶溪樵夫
河西傭

川中補鍋匠
第六卷
考誤
目錄終

忠節錄首卷

綸音

一永樂元年八月得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通命解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其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

一是年十一月都御史陳瑛請治建文諸死事臣

文皇帝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勿問又曰諸臣盡忠于我

太祖故盡忠于建文

一永樂十一年正月詔法司解建文諸死事臣禁令

一永樂十四年諭法司奸惡齊黃等遠親未拿者悉宥來告者勿理

一永樂二十一年十一月詔諭禮部尚書呂震盡赦諸死義者家屬復給還田產於是稍稍有敢言建文時事者諸

死義家人亦稍稍復還廬里府吉水人錢
習禮故練子寧媪戚雖一時脫禍而恒爲
雠家所持舉族不敢一吐氣習禮以告揚
榮一日獨對畢即以其事白
上
上欣然曰立賢無方使練子寧尚在朕固當用
之況習禮乎由是得釋
一
仁皇帝即位之歲十一月

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諸臣受顯戮者其
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
或功臣家爲奴今有存者旣經大赦並放
原籍爲民給還所沒田土
一洪熙元年
仁皇帝撰長陵碑文建文君雖已追廢猶稱曰
君書其沒猶曰崩當其在位時猶尊之曰
朝廷又
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忠臣宜有傳不
書則何以示勸
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死義者爲
忠臣云
一
睿皇帝天順元年釋建庶人縶令其自便
一弘治中台州府人繆恭學古行高晚年走
京師上六事其一請繼絕國封建庶人後
爲王奉懿文太子祀通政司官見恭奏大
駭罵恭何爲自速死縶恭兵馬司獄劾上

敬皇帝
詔勿罪放恭還鄉
一嘉靖十四年給事中楊僎疏請表揚建文
時諸死事臣
肅皇帝即下禮部議且召禮官問曰昨給事中
楊僎言建文時諸臣事若何夏言獨爲沮
抑明日上議寢不行
上亦不罪僎
一隆慶六年

今皇帝御極
詔內一欵革除間被罪諸臣忠于所事甘蹈刑
戮有死無二此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
之之語是諸臣罪雖不赦心實可原朕今
仰遵我
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詔書到日各地
方有司官查諸臣生長鄉邑或特為建祠
或附本處名賢忠節祠歲時以禮致祭其

墳墓苗裔倘有存者厚加䘏錄
一萬曆十二年御史屠叔方奏為忠臣已褒
外親未宥乞
聖恩推廣
明詔大慰忠靈以培
聖代綱常事
命下禮部議覆委應遵奉先年
詔旨及依御史屠叔方所奏以慰忠魂以激臣

原缺

節
俞旨行之
一萬曆二十三年給事中楊天民題為累朝
缺典究竟難湮懇乞
聖明及時脩舉以成祖德以光信史事御史牛
應元題為國史肇脩缺典當正懇乞
聖明斷在允行以信天下萬世事各奏稱建文
年號向奉革除累代因循未經議復乞下
該部改正禮部議覆得

忠節錄卷之一

太子太傅魏國公徐輝祖

徐輝祖中山王達長子初名允恭太祖賜名輝祖身長八尺五寸顧盼有神舉止儼雅洪武二十一年嗣魏國公二十六年遣諭北平防胡明年練浙江海上兵防倭二十九年命會禮部翰林院試國子師生秋第其優劣送吏部銓用輝祖嘗侍皇太子諸王學通經史又從詹希元學書建文君尤所信任

時建武學於京師教將臣子弟輝祖與駙馬都尉梅殷往來提督絃誦大興甞召對咨言事兼太子太傅

高廟崩諸王世子及郡王在京遺命三年喪畢遣還靖難將起兵世子及漢趙兩郡王留京師乃稱病篤以三子請朝議以遺詔不許旣而屢請帝以中山王女燕藩正妃召輝祖及其弟增壽議之輝祖執不可增壽獨力爲庇乃悉遣歸北師起其世子高陽王皆陰餌公爲內應公確然不撓乃改餌公叔弟公日與齊太黃子澄盧振張昺葛誠通謀議督諸兵北進屢戰有功尋召還城守靖難兵至江上輝祖又與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將士往往離散不前力屈而返金川門潰輝祖仍率兵巷戰遜國後羣臣勸進輝祖獨不屈下吏令自書罪狀惟言中山開國功耳

文皇大怒勒罷尋幽繫而卒年四十或云自裁

文皇曰輝祖與齊太輩罪同宜論死朕念中山

王平定天下有大功不可無後令輝祖子嗣魏國公通給中山王歿後祿輝祖長子釋迦保見賜名欽嗣魏國公遂乞守墓

上怒謫居中都輝祖弟增壽素通欵于北平壬午兵入金川門建文君手刃增壽于左順門謚武陽忠愍侯贈定國公輝祖子孫恩數視增壽常差薄云萬曆初詔錄建文死事者各以官稱廟祀之金陵而輝祖居首

越巂侯俞通淵

俞通淵盧州巢縣人以父河間郡公廷玉兄
虢國忠烈公通海南安侯通源故得充參將
侍舍人從大將軍征蔡龍燕趙功陞督府僉
事征哈喇哈至捕魚兒海獲酋長人畜尋轉
餉江西充偏將征都勻龍場諸蠻克辰沅寶
慶俘獲多封越嶲侯統兵討建昌叛賊城越
嶲二十六年坐累奪侯還鄉建文初召見曰
老將也授豹韜衛指揮使充偏將從大將軍
禦靖難兵敢戰有功白溝河之役諸將兵大

敗通淵遂歿于陣建文君哀悼加䘏賜葬南
門外聚寶山而命其子靖嗣官尋卒幼子端
優給錦衣未幾亦卒靖難後家人懼禍不敢
言襲替事建文末諸將校往往失世官也

大將軍長興侯耿炳文

耿炳文濠州人父君用至正壬辰江淮雲擾
所在盜賊充斥君用彷徨無所歸謂炳文曰
吾父子與其伏山林歛手就戮曷若求豪傑
而往輔之乃以是歲八月謁

高皇於濠城一見彼知遇授君用管軍百戶甲
午四月領軍隨
上取滁州六月取城口張管寨取嘉山繆把頭
寨七月克滁城守禦授管軍千戶乙未閏正
月從
上取和州守禦授明威將軍管軍總管三月濠
將帥孫德崖乏糧就食於和因與郭子興有
隙甫乞即他往
上送之行德崖軍多畜異志

上大驚疑炳文翼衛甚至竟保無他六月朔從
上渡江風順舟駛頃刻拔采石乘勝徑取太平
守禦時元中丞蠻子海牙集樓船結砦采石
衆數萬陳也先子兆先合淮兵二十萬屯營
方山水陸相望丙申二月從克采石寨獲兵
萬餘三月一日破兆先陸寨降其衆十日取
金陵守禦聚寶門父子相從領軍十七日同
父隨徐達取鎮江守禦四月君用奉命統兵
援常之宜興是地與張士誠界勢所必爭各

柵木自營盡死以守君用賈勇騰柵而上創甚巨猶力戰不休竟死炳文襲父職仍領其軍六月取廣德丁酉二月取長興張士誠將趙打虎以兵三千迎戰敗之追至城西門打虎走湖州遂克長興獲戰船三百餘艘禽士誠守將李福安荅失蠻等義兵萬戶蔣義率所部二百人降有儒士温祥卿者避亂挈家來歸炳文與語奇之留贊軍事用其策分兵據要害設戰具爲守禦計三月改長興州爲

長安州立永興翼元帥府以炳文爲總兵都元帥守之五月士誠遣其左丞潘原明元帥嚴再興來寇屯上新橋炳文擊敗之生擒數百人斬首甚衆原明等遁去踰四年辛丑十月士誠復遣司法李伯昇率衆十餘萬水陸並進寇城下城中兵僅七千敵勢甚盛

上命帳前都先鋒陳德等率建康兵元帥華高等率宜興兵萬戶費聚等率廣德安吉兵往援之比至寇兵夜劫營諸軍皆潰炳文嬰城固守明日遣左副元帥劉成出西門迎擊敗之禽其將宋元帥等成追至東門敵軍下瞰城中運土石填壕隍放火船燒水關攻城益急炳文於城中晝夜相持凡月餘既而援兵至伯昇棄營遁追斬五千餘人甲辰九月改永興翼元帥府爲永興衛親軍指揮使司以炳文爲指揮使十月士誠丞相張士信以兵來侵炳文破之獲其元帥宋興祖士信憤怒復益兵圍城炳文復與指揮同知費聚出戰

敗之自是士誠奪氣不復敢圖長興矣炳文守長興凡十年孤城血戰卒以無虞其功最大丙午八月

上命伐張士誠先取湖州調炳文往十一月湖州平進圍蘇州諸將分門而軍炳文軍城東北四面困以長圍又架木塔築層樓置弓弩火器於上復設巨砲以擊之城中震恐敵兵屢出挑戰屢衄而入吳元年九月城破士誠就擒論功賜釆段表裏陞大都督府僉事冬

從征中原克山東沂益諸州郡明年
上卽位改元洪武進功臣秩授鎮國上將軍兼
右率府副使三月克汴梁四月克河南府五
月召回扈從車駕北巡七月還京師九月同
常遇春克大同十月克懷慶澤潞二州十一
月大同守禦十二月拔平陽克太原二年二
月以其軍從大將軍達征陝西時兩軍夾武
功東川而陣思齊在其東思道壘其西日數
挑戰蓐食以俟衣甲不少解如是者數月思

齊葦力不支相與遁去達旣得其地卽以炳
文守之嚴號令練軍伍築涇陽縣洪渠堰又
渠十萬三千餘丈民皆利焉是年冬大賞守
禦功有白金文幣之賜三年正月開設秦王
府授府左相直言正色多所匡正六月開陝
西等處行中書省命以左相兼行省右丞階
資善大夫尋開行大都督府命署都督僉事
十一月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榮祿大夫柱國秦王府左相兼陝西行省

右丞封長興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仍
賜文綺及帛四十疋五年以後皆鎮陝西十
三年十二月故元平章乃兒不花等寇邊
上命炳文領軍輔大將軍達討之賜鈔百錠遣
行四月至塞外大破虜於北黃河俘獲人馬
數多悉送達所十五年七月詔遣巡視陝西
城池督軍屯田十二月炳文計訓練陝西二
十二衛校卒凡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四人得
驍勇騎士一萬九千七百九十人習馬二萬

三千五百匹十六年雲南平命往諭征南將
軍潁川侯傅友德班師兼視城堡郵傳籍軍
數田糧十九年從征雲南二十年討曲靖普
安諸蠻寇平之二十一年同定遠侯北征獲
故元餘孽及後宮妃后於捕魚兒海
上賜錙鏹五萬錠與造第鳳陽鈔二千錠葺先
塋黃金四錠白金四十錠鈔一千錠文段表
裏三十疋復推榮其三世父君用贈榮祿大
夫同知都督府事封長興侯二十五年陝之

兩當縣妖人作亂率兵聲討三年始克之三十年蜀盜爲亂以征西將軍往討之禽賊首高佛興俘其衆三千餘人以獻明年鎭守遼東建文改元靖難兵起命炳文佩大將軍印自遼東率衆二十萬援眞定與北將張玉朱能戰炳文大敗奔還滹沱河東衆尚數萬十月復戰衆皆潰炳文死於陣年六十有五炳文老將善戰至是亦敗殁建文始有憂色代者益非其人竟至於亡子璿瓛皆都督僉事

有傳瑄散騎舍人擢尚寶卿皆獲罪死

駙馬都尉欒城侯李堅

李堅河南武涉人洪武中以功臣英子選尚大名公主爲駙馬都尉堅素負才勇建文中充左副將軍從長興侯耿炳文北征遇靖難兵諸將謹備西北北兵突擊出不意破西南炳文大敗北將丘福進攻堅出接戰互有勝負封堅欒城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已而兵敗滹沱河薛祿引槊中堅墜馬祿揮刀直向堅堅大呼我李駙馬勿殺祿擒堅見文皇謂曰爾至親今至此柰何堅無降附意命械送北平道卒子莊以公主故特宥當嗣公主懼禍繳誥劵莊流寓南京詩酒終其身

歷城侯盛庸

盛庸不知何許人靖難兵起充叅將從長興侯數失利長興侯召還又從曹國公轉戰燕齊間互有勝負建文二年七月鐵鉉守濟南庸夜出劫戰晝憑城防禦盡毀北兵諸攻具

捷聞卽軍中陞鉉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食祿千石充平燕將軍總兵官代曹國公鉉叅贊軍務是年十二月戰東昌殺張玉三年三月大戰于夾河殺譚淵再戰敗走德州欲擣北平靖難兵長驅至淮上四年春夏間庸南趨靈璧齊眉山戰皆敗次于淮南六月靖難兵至浦口庸時還京口率兵出高資港結水寨拒戰靖難後致仕千戶王欽發庸罪狀陞欽指揮同知賞銀百兩未幾都御史陳瑛劾

庸口出怨言懷異圖遂削爵庸暴卒

駙馬都尉總兵官梅殷

梅殷河南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洪武十一年尚寧國公主爲駙馬都尉恭謹有謀勤問學能騎射諸駙馬中

高皇尤愛殷十九年勅殷提督山東學校兼理地方教語謂殷篤學精通經史堪爲儒宗後嘗受密命輔建文君北兵起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號令嚴明及師迫假道過

淮殷割使人耳鼻授之詞曰留汝口與殿下言君父恩義北兵竟不得道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渡江至京師即帝位殷尚擁重兵淮上

文皇迫公主招殷公主嚙指血爲書付李中使達殷殷得書慟哭詢建文君所在曰去矣殷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竢之乃還京

文皇謂曰駙馬勞苦殷曰勞而無功

文皇寵賚甚至殷不能平時見詞色

文皇疑之每夜遣小中官潛入殷第察之殷愈怒都御史陳瑛言殷招藏亡命私匿胡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說詛幾得罪甲申冬早朝小舟經竹橋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下水水淺不能沒奮舟駕其背而死乃言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

文皇怒罪深曦二人對曰此

上命也柰何殺臣

文皇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爪落二人齒斬之謚

殷榮定初公主謂

文皇實殺殷牽衣大哭問駙馬安在

文皇笑曰爲公主蹤跡賊無自苦乃官其子一爲都督二爲指揮賜手書曰朕不念爾母爾安得至今日後俱改孝陵衛指揮使宣德中與世襲孫純舉成化辛丑進士爲知縣忤上官改襲前職官至中都副留守或曰公主嘗移書沮靖難兵

文皇不荅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興師不得已

故令遷居太平門外勿罹兵禍公主亦不荅

公主

高皇后長女後稱大長公主

駙馬都尉都督僉事耿瓛

耿瓛濠人長興侯炳文子洪武中爲前軍都督僉事尚懿文太子長女江都郡主建文元年郡主進封公主瓛爲駙馬都尉掌前府事瓛勇悍有武略北兵起以王室懿親得預聞兵事炳文北征瓛力勸直擣北平已而炳文

戰敗瓛怏怏抱病時對公主悲泣建文遜去杜門稱疾竟以罪論死公主復稱郡主以憂卒

忠節錄卷之二

翰林院文學博士方孝孺 附 魏澤 王稌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浙江寧海人父克勤洪武初由薦辟爲濟寧守學術治行名于一時生孝孺是夕有一大星墜其所自幼精敏絕倫雙瞳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寸爲文雄邁醇深鄉人目爲小韓子初入鄉校時見聖賢姓字或良將相形貌卽低回企羨有願學之志會克勤被誣逮繫孝孺疏乞身代不報

時翰林學士宋濂以道義文章望重海內克勤于獄中命孝孺往問學焉濂一見大加賞異曰吾閱天下之士多矣而未有如子者也顧肯從我游乎卽假館授業克勤尋歿孝孺扶喪歸是時濂亦乞身還金華孝孺往來山中四年盡得其所學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及也孝孺顧末視文藝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己任嘗卧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有三旬九食餅無儲粟者貧豈獨我哉洪武

十五年以學士吳沉揭樞薦召見
高皇謂樞曰孝孺孰與汝樞曰十倍于臣使見
皇太子賜宴故欹其几以試之孝孺必正之
乃坐
高皇使人覘之喜謂　皇太子曰此莊士也當
老其才輔汝試靈芝甘露論
高皇每面試擧子輒親定高下注選至孝孺獨
不注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爲子孫光輔太
平足矣　皇太子重之待以賔友遣還鄉孝

忠　録《卷二　　二

孺歸杜門纂述適有仇家獲罪詞連孝孺所
司例籍其家械送闕下
高皇識孝孺名立命釋之二十五年復辟至
高皇方重賞罰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
漢中府學教授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
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孝孺每見必陳說道德
仁義王喜甚講經論文無虛日歎曰方先生
古之賢者也爲名其讀書之齋曰正學故當
時蜀治依于禮樂諸王莫比焉丙子徵入典

應天試三十一年閏五月
太祖大漸遺令先召孝孺建文君卽位立馳驛
召還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學士日侍經筵備
顧問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孺讀書每有疑
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
孝孺就扆前批答時大召名儒脩
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爲總裁會改謹身
殿名正心孝孺獻銘作凝命神寶孝孺又獻
頌皆規正君德比定官制改侍講學士爲文

忠　録《卷二　　三

學博士郎以授孝孺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
檄皆出孝孺手兵旣渡淮畫策堅守誓死社
稷知事不可爲乃作絶命辭曰天降禍亂兮
不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
兮血淚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
哉兮庶不我尤初師出北平姚廣孝送之郊
曰江南有方孝孺者必不降殿下勿殺此人
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絶矣北師入京建文君
遜去孝孺服斬衰晝夜哭

文皇召之數四不至使人收之繫獄猶遣人諭之再三不從時將詔諭天下命廷臣舉代草者以孝孺對趣使人召之不至乃使人擁之入旣至孝孺悲慟聲徹殿陛間左右禁之莫能止

文皇親降榻勞曰先生何自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今安在

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卽不在何不立成王之子

文皇曰此朕家事耳先生何自苦罝之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投筆于地又大哭且哭且罵曰死卽死詔不可草

文皇曰汝不顧九族矣孝孺奮然曰能殺我九族不能殺我十族復且哭且罵

文皇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耳孝孺猶噀血犯御座罵聲喃喃不絕磔之聚寶門外至死乃已時年四十六詔收其妻鄭鄭先以自經死悉燔夷方氏墓籍九族

文皇怒不已必欲誅十族乃以門人廖鏞等爲一族誅之凡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謫戍絶徼者不可勝計孝孺和粹貞亮事親孝處師友篤恩義宋濂遷蜀孝孺不得與俱爲文顲天願輸壽以延之時閱其遺文談其往事泣數行下濂没于夔孝孺自漢中走哭盡哀言於蜀獻王厚恤其家道夔必艤舡哭移時乃去與郭濬林右劉綱王紳王綺鄭楷趙象王

叔英劉浩葉見太友善晤語遺書必切劘道義其文章議論波瀾大類蘇氏而忠義之氣凛然不可犯嘗謂道之于事無乎不在列爲二十八箴又作雜誡三十八章以自儆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而後政刑作深慮十篇以篡臣女主夷狄雖一天下不可爲正統作釋統三篇多先哲所未發四方夷裔得其一字寳于金璧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又有周禮考次大易

枝辭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録文統宋史要
言諸書逸不傳洪熙初
仁廟嘗謂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詔奸臣黨
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祠
祀孝孺成化初遺文始行于世其當時孝孺
所與游有魏澤王稌
魏澤者字彥恩溧水人有學行洪武中累
官至刑部尚書後謫寧海典史時方逮捕
孝孺族黨澤悉力周旋藏其幼子以故方

氏有遺育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是
君恩也後澤過孝孺故居爲詩悼之曰箭
輿衝雨過侯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
人空百囀清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
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令威千載後
重歸華表不勝情聞者無不歸澤之義矣
王稌字叔豐褘之孫紳之子積學能文有
祖父風受業方孝孺孝孺甚器重之孝孺
之及于難也稌周旋其間又與孝孺表侄
鄭珣至聚寶門外求負其遺骸歸葬不可
得坐逮繫獄
文皇念褘忠特宥之方欲向用而稌以疾辭還
金華讀書青岩山下將終身焉稌與童景
庸書言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没欲執事
與同志商確捜輯其學行幽潜生卒始末
爲行狀以傳凡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
謹藏或可待時發揚于萬一稌遂輯方氏
遺文爲侯城集以傳人咸義之

吏部尚書張紞

張紞字昭季陝西富平人自少勤學勵行洪
武中舉明經爲東宫侍書才識通敏　懿文
太子器重之陞通政司左叅議雲南平出爲
右叅政陞辭
太祖賦詩二章賜之歷進左布政使紞在雲南
最久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
典儀經費程度悉紞裁定吏民孚悅遠邇莫
安二十六年秩滿入　覲治行爲天下第一

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勞之曰曩者討平西
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
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懽忻皆由誠信相
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
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
黔南汝往欽哉賜宴及道里費建文君立徵
拜吏部尚書滇人戀慕如失父母屬時更化
旁求遺逸日集闕下統鑑識精絕各當其材
會修

太祖實錄被旨試翰林編纂官考第高下得楊
士奇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材不但文
詞之工也以爲第一士奇由是著名後果大
用其知人如此壬午六月靖難兵至京討奸
黨統與焉及
文皇卽位召統與戶部尚書王鈍諭曰卿二人
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
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並向朕直言
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統退遂自經于吏
部之後堂死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陳迪

陳迪字景道其先寧國宣城人祖宥賢父仲
康國初從征有功世撫州守禦百戶因家焉
幼倜儻有志操洪武初辟爲郡學訓導嘗代
郡草萬壽表
高皇覽而異之十二年近臣以通經荐召爲翰
林編修陞侍講預修大典轉山東左參政捕

蝗弭盜民德之丁內艱奪情起復辭不允晉
雲南右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諸夷
煽亂迪率土兵擊破之捷聞賜金幣建文君
卽位改官制定六部一品徵迪爲禮部尚書
屬時更修制度詔群臣集議條奏沿革損益
迪議居多四方以水旱聞迪奏請刑獄未清
宜敕法司擇公廉仁厚者分詣郡縣審覈獄
囚無令久淹致傷和氣又逃民家業既喪且
畏公私逋負失今不卹必嘯聚爲患宜使有

司招徠其不願歸者聽附籍種田暫免差役
則民安而盜息矣凡二十餘事皆從之尋加
太子少保辭所兼俸不受靖難兵起與齊泰
黃子澄上疏陳大計極論李景隆奸邪不可
任軍權恐損國威時受命督軍儲于外過家
不入聞變卽赴京師
文皇已卽位召迪責問之迪抗聲指斥併收其
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磔于市將刑鳳山呼
曰父累我迪叱勿言嫚罵不已命割鳳山等

鼻舌食迪迪吐之益肆詬詈比死不輟聲人
于迪衣帶中得詩云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
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于日照徹區區不
二心又有五噫歌並悲烈蒼頭侯來保拾其
遺骸歸葬邑計家橋有宗姻憤迪累已扣其
骨投諸河洪熙初詔釋迪親族戍者還鄉給
產成化初郡人祀迪於鄉賢後郡守涂觀吏
部郎李默謫判寧國置祠專祀郡人私謚曰
靖獻

兵部尚書齊太

齊太應天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二十年發解
應天明年擧進士歷禮兵部主事會雷震謹
身殿
高皇禱郊廟太以官九年無過得陪祀賜名太
三十年擢兵部左侍郎明年進尚書嘗被召
問邊將姓名太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太出
袖中手冊以進簡要詳密自是益承眷遇閏
五月

太祖疾大漸將傳位皇太孫太受顧命輔之時
諸王皆尊屬擁兵專制地過勢嫌太恐一旦
聞宮車晏駕將爲窺伺或托奔喪爲名擁衆
來京朝廷不能制乃與太常卿黃子澄進議
詔止諸王哭臨本國所在吏民軍士悉聽朝
廷節制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間我也
文皇時自燕入臨至淮安太言上急出勅符勒
歸國疑隙益深太嘗使北平厚賂太太受而
歸請爲兵費建文君益倚重太太憤宗戚權

重而朝廷勢輕日思所以裁抑之乃與子澄晝策凡親王有罪輙除國故周齊湘代岷相繼罪廢及靖難兵起太主征討之謀命將出師多其籌策嗣君惟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而已閫外事一以付太太遂移檄指斥削屬籍或難之太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北兵遂首以誅太爲名上疏請發奸臣齊太黄子澄等與臣訊究陛下即不發臣必不休兵時尚遣諸王督諸軍太以谷

王漏師遁還慮遼寧二王近燕爲變皆召之還惟遼王至遂留之天下勤王兵稍集始戰猶有勝負及兵逼淮泗勢不可支朝廷謫太子澄官求解兵李景隆書予燕謂齊黄屏竄可息兵歸藩不聽曰此緩我也進兵益急尋復召太未及還金川門開建文君遜去太追至廣德州欲往他郡起兵興復竟被執見
文皇抗辭不屈死之從兄弟敬宗等皆死叔時永等謫戍兒甫六歲給配後赦還今子孫猶存故居爲鋪舍人稱爲尚書鋪云
仁宗時太等宗親得放歸給産且戒天下無得以奸黨相告訐嘉靖中知縣謝廷莅爲祠祀之

兵部尚書鐵鉉

鐵鉉河南鄧州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奏對詳明
高廟嘉之賜字鼎石是時朝政威神群臣奔走奉職救過不贍鉉獨以材能稱 上任使法

司有疑獄必以屬鉉有訴藩府人違法狀者下法司鞫治數日未成獄更命鉉鞫之片時獄成由是益愛重之未幾擢山東左叅政靖難師起曹國公李景隆將諸道兵馬數十萬禦北師駐德州鉉督軍餉飛輓芻粟水陸並進未嘗缺乏既以景隆軍敗南奔鉉與叅幕高巍相遇于臨邑協謀定計收潰卒保濟南城北師至圍城數匝百計亟攻屹不可破鉉每出不意襲擊敵兵城攻壞札隨輒繕完初

以藍布爲大幅界灰紋其上如甃石狀張布于外襯之以席并力潛築北師遥望驚以爲神遂不敢逼又隄水灌城城中人恐鉉曰計且破之不三日遁矣令登陴人皆哭呼曰旦日且降盡輟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復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

文皇大喜下令退軍受降鉉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闉堵中約候入城呼千歲即下鉄板拔橋乃遣人請入撫諭

文皇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陴者皆登城伏堵間北入門門內譁呼千歲鐵板亟下傷

文皇馬首

文皇棄馬乘他馬走走至橋橋下伏兵斷橋橋不可動乃得過橋仍合兵圍城鉉令軍士噪罵北兵大怒攻至秋七月不能克姚廣孝曰師老矣舍之南去有宋叅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皆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多郭布政輩書生大叅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大叅公便宜部署號召招捄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大叅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大叅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腹背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于德州城守三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

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述賦賡歌激發忠義北兵攻東昌鉉援之大戰城下北兵敗大將張玉戰沒事聞以却敵之賞賞鉉進布政使賜金幣誥命封三代如其官鉉入謝京師賜宴饋粟肉尋進兵部尚書佐大將軍歷城侯盛庸總天下兵壬午四月北師至宿州鉉監督諸將奮擊大破之于

小河斬驍將王真中原震動
文皇欲北還諸將力陳楚漢成敗以諫于是決
計南向再戰得大勝遂長驅渡江鉉感憤欲
自裁及
文皇即位鉉猶擁殘兵駐淮南規圖興復而大
勢已去比購得鉉至背立庭中正言不屈令
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爇其肉
納鉉口中令啖之問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
義士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詈

不絕聲時十月十七日年三十七父仲名年
八十三毋薛並海南安置子福安年十二發
河池編伍康安七歲鞍轡局充匠尋皆戮死
家屬發教坊司鉉二女終不受辱久之鉉同
官以聞
文皇曰渠竟不屈耶乃赦出之皆適士人云

刑部尚書侯太

侯太順德南和人累官至刑部尚書靖難兵
起太督餉山東濟寧不守輜船陷沒還京壬
午又出淮安總軍餉得便宜行事經畫苦心
嘗徹旦不寐
文皇即位太至高郵與其隷上高縣人茅卯仔
同執下錦衣獄太不屈死之弟敬祖子玘皆
論死籍其家

刑部尚書暴昭

暴昭山西人洪武時累官刑部侍郎建文初
充北平採訪使甫至境聞變亟走歸聞上尋
設平燕布政司于真定陞昭刑部尚書掌司

事平安諸兵敗召還京及金川門失守出亡
被執至 御前抗罵不屈去齒截手足猶駡
不絕口至斷頸乃已

吏部侍郎毛太

毛太不知何許人建文元年爲左侍郎而張
紞爲尚書太文章政事皆優所與交者並中
朝俊彥靖難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略張紞死
太亦死或曰名太亨

戶部侍郎卓敬

卓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生而穎悟絶人讀書十行俱下一讀便棄去終亦不忘七歲與群兒嬉有異人見之曰此兒骨髮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就學寶香山性至孝定省之禮不以道遠廢嘗夜歸值大風雨迷失道得一兕牛馮之行比及門縱之則黑虎也洪武二十一年登進士除戸科給事中改元七尋又改爲源士又復爲給事中每上疏切直無所顧忌或以太剛則折爲戒敬

謝曰敬以寒微荷天子厚恩擢置諫官居其位則思盡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禍福豈所計哉時諸王在宮中服乘多僭敬乘間爲言嫡庶尊卑無辨此舛道也何以令天下
太祖笑曰爾言是朕慮未及此耳益器重之因陞宗人府經歷進戸部侍郎建文初燕藩來朝敬密奏大略謂燕王智慮絶人酷似先帝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及今徙燕封南昌羽翼既剪變無從生萬一有之亦易控耳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帝覽奏大驚袖以入翼日召見榻前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言及此敬曰楊廣隋文不尤親乎建文帝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俄而靖難師起悔不用敬言
文皇卽位敬以奸黨捕逮欲殺之而憐其才且繫獄命中人以管仲魏徵事諷敬敬抗辭不聽先是姚廣孝每爲敬所輕嗬之切骨至是

進言曰昔吳王不殺范蠡而蠡卒滅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害衍人事有幾不可失也夫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囊底物耳使敬言若用陛下寧有今日哉乃命殺敬敬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辜神色自若經日面如生夷三族沒其家貲圖書數卷而已先是
文皇在藩邸雅聞敬名其死也尤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餘年卓敬可謂不負其君者後侍

講劉球傳其事謂與夷齊當並不朽私謚之
曰忠貞

戶部侍郎郭任

郭任鎮江丹徒人應慎有吏才建文時官戶
部侍郎主調兵食嘗上疏曰天下事先其本
而後其末則易成今日儲材粟備軍實果何
爲者然而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
非策也且兵貴神速苟爲曠日持久銳氣既
竭姑息隨之將坐困耳

文皇聞而惡之兵入金川門任不屈死之子純
亦坐死少子金山保戍廣西嘉靖中知府劉
儲秀祀之鄉賢祠

戶部侍郎盧迥 一作迴又作迪或曰盧拱

盧迥浙江仙居人建文三年爲戶部侍郎疎
爽不屑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飲酣輒
長歌人或謂迥狂既仕顧折節恭慎靖難師
入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

禮部侍郎黃魁

黃魁不知何許人建文中爲禮部侍郎與陳
迪黃觀共事古雅有文學習典禮迪觀皆敬
愛之靖難初二人死節魁亦不屈而死

禮部侍中掌尚寶司事黃觀

黃觀字瀾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初從父
贅姓許幼穎敏受學元翰林黃冔冔死節子
元觀感奮以忠義自許洪武二十三年應貢
入太學發解京府明年會試第一廷試對禦
戎策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

之法爲言
高皇嘉之擢狀元授官翰林修撰復黃姓歷尚
寶司卿建文初遷禮部右侍郎屬定官制增
左右侍中員次尚書改觀爲禮部侍中與方
孝孺等日見親用
文皇索齊黃時觀草制極陳大義辭多指斥建
文四年北師渡淮觀奉詔徵兵上游率諸郡
入援奮不顧家且行且募至安慶聞金川門
變痛哭謂人曰吾妻翁素有志節必不辱遂

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報至云
文皇知覲赴上游起兵命收其家覲妻翁氏并
二女給配象奴翁持釵釧佯使出市酒殺遂
携二女投通濟門橋下死覲復痛哭至李陽
河聞建文君已遜位三日知事不可為會有
朝使召覲覲紿使者曰入賀新朝儀當預習
乃朝服東向再拜遂自投羅刹磯溺死處舟
人急鉤之僅得珠絲棕帽以獻命求刎象覲
帽之而𠛬于市復購其屍不獲疑有匿之者
乃籍其家并逮姻黨百餘人繫獄謫戍洪熙
初悉原之覲故宅在學宮西今有司即其所
立祠致祀

兵部侍郎邊昇

邊昇河南滎澤人洪武中以明經荐累官兵
部侍郎有氣節
文皇初渡江昇率兵拒之殊死戰被獲語不屈
而死

兵部侍郎陳植

陳植廬江人元至正間舉河南鄉試洪武間
為吏部文選主事歷官兵部侍郎靖難兵至
植受命督師拒于江上麾下洶洶密議迎降
植以大義責之誓死固守都督金某遂殺植
率衆倒戈自陳邀賞
文皇立誅之因奬植具棺斂遣兵護喪葬于白
石山麓植宗人懼皆變姓名走匿無敢會葬
者

兵部侍郎徐垕

徐垕字宗實浙江黄岩人洪武中應聘赴闕
高皇嘉其通達治體授風紀官宗實以草茅愚
孱辭授銅陵簿謫淮陰驛丞郡邑士子依之
多所造就召見奬諭屢聘主文衡陞蘇州通
判擢兵部右侍郎疏請移整風俗罷去不急
振舉廢墜裁定賦稅撫安農業開政教之路
塞異端之源進賢退不肖等事皆切時要北
師起奉使招集兩浙義勇
文皇即位垕家覆沒于京師垕遁去義槩侃然

杜門終老

刑部左侍郎張昺

張昺山西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才累官刑部左侍郎建文君初即位諸大臣言藩王周齊湘代岷谷相繼發皆藩國所在宜簡精強誅略有威望者爲守臣彈壓之乃以昺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都貴並受密命至則伺燕府動靜知

成廟必起兵遂集在城七衛屯兵部署九門防

守飛章奏聞先是昺以司吏李友直幹敏引寄腹心友直輒先事泄昺謀并密竊其章以獻燕府

文皇乃稱疾不出長史葛誠言王無恙昺不信張玉朱能請

文皇起兵

文皇曰昺貴已先發非計擒二人不可建文元年七月六日會朝廷遣人逮府中官校

文皇盡縛置庭中召昺貴入與械去昺以爲

文皇窘不得已故也防守遂懈二人入端禮門門內伏兵起千戶譚淵遂縛二人

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爲爾輩所迫耳昺不服死之壬午六月

文皇即位族昺家近戚程亨輩皆生焚之疎屬及里人並戍邊有一子得避脫不知所終

文皇屢夢昺披髮爲厲命斵昺棺焚其屍面色如生洪熙初詔昺戚屬戍邊者家籍一人餘縱之歸正德十五年知州馬汝驥立祠祀之

刑部侍郎胡子昭 一作子韶字伯尚

胡子昭字仲常四川大足人富經術性方介方孝孺爲漢中教授子昭往從學蜀獻王賦詩贈之後以明經儒士薦爲榮縣訓導建文初陞翰林檢討歷陞刑部左侍郎

文皇即位被逮死之臨刑有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父復初母郭皆年八十餘并其子五人給緝繼等皆謫戍正德中巡按御史熊相立祠祀之

御史大夫練子寧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江西新淦人父伯尚洪武間爲起居注以直言忤旨出爲廣德州同知遷臨汀鎮安二府通判卒于官子寧少英敏不凡從鄉長者竹庄先生遊命賦水竹村居詩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籜龍之句竹庄大異之稍長與金幼孜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洪武甲子舉于鄉明年登會試廷對極言朝廷近日

用人狥名而不求實以小善驟進以小過輙戮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甚剴切不顧忌諱

高皇嘉之親擢第二授翰林編修子寧益以名節自砥礪由是聲望蔚然中外咸以文學行誼稱之尋丁母憂杜門屏迹乃行喪禮服闋復除翰林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改元調吏部左侍郎以賢否進退爲己任多所建白改御史大夫特見信用北師起子寧與卓敬等晝策防禦極論曹國公李景隆姦邪懷異志賣國喪師及召還子寧執景隆於朝數之曰景隆以功臣子兼至戚爲上公奉命出師朝廷何負于汝汝乃敢謀叛奸邪不忠請速誅之不聽憤激大呼曰賣陛下者必此賊臣備員執法不能摧奸請先伏誅建文君不懌遂罷朝靖難兵旣渡淮中外震恐靖江王府長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

事者怒詬兩人子寧從傍沮之曰禍難日迫我輩謀國之臣寔尸其咎事已至此尚不容言者乎詬者愧而止

文皇卽位臨安指揮劉傑縛子寧至李景隆以前憾請誅之及責問子寧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被逮論死者百五十一人戍邊者又數百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未逮官中朝恒爲鄉人所持心懷憂

懼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
文皇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況習
禮乎卽日下令禁止方孝孺嘗稱子寧多學
而文後同知王佐緝其遺文序而名之曰金
川玉屑正德中提學副使李夢陽始命有司
梓之立祠祀其父子嘉靖元年以流賊亂割
淦之半分設峽江練氏故居三洲寔隸峽峽
人請祀子寧淦人與之爭至爲書讓峽峽不
爲變知府錢琦議兩祀之萬曆改元

詔卹錄諸臣苗裔先是子寧妾秦氏有身生子
戍所名曰善慶洪熙初放還後亂僅有存者
知縣黃尚質索得一人匿他氏家復其姓俾
主祀事

御史大夫景清

景清本耿姓報籍訛爲景陝西眞寧人倜儻
尚大節洪武中領鄉薦遊太學同舍生有秘
書清求觀不與固請約明旦卽還生旦往索
清曰吾不知何書亦未嘗假書于汝生忿訟

于祭酒清卽持所假書往見曰此清素所業
書及問卽背誦徹卷生無以對祭酒叱生退
清出卽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特此
相戲耳初清赴舉時道淳化主家有女爲妖
所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至去却復來女詰
之曰避景秀才耳女以告其父父追及清道
所以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歸粘于戶妖自
是遂絕甲戌試禮部爲第三人錄詩書二經
對大廷賜第二人授翰林編修改監察御史

丁丑春召見嘉其材命署都察院左僉都御
史建文初進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
文皇繼統方孝孺練子寧等皆死而清委蛇侍
朝人疑之一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
文皇夜夢緋衣人挾刃圖不軌占者又奏文曲
星犯帝座甚急
文皇因疑清及朝清獨衣緋命收之得匕首于
清懷中詰責之曰欲爲故主報仇直立嫚罵
不屈命抉其齒舌且抉且罵頃之近前若有

所啓則含血直噀御袍乃命醢其肉以草實
皮械繫長安門是夕精英迭見晨　駕過清
所忽索自斷屍前二三步若欲犯駕狀乃藏
之庫中已而
文皇晝寢夢清仗劍追繞御座覺曰清猶爲厲
邪命夷其族籍其鄉轉相攀死謂之瓜藤抄
村里爲墟

副都御史茅大方 一作芳

茅大方揚州太興人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

或贈之詩曰陸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年復
獻書洪武中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
朝
高皇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出制詞褒美勉以
董子輔相之業賜賚甚寵大方感激在王左
右諫諍彌縫得大臣體自揭其堂曰希董以
彰　聖訓且著其志方孝孺爲記稱其志意
偉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諂深有得于正誼明
道之旨建文中累擢右副都御史靖難師起

憤國命日蹙遺詩淮南守將梅殷淮燕消息
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
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外功
勛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臨風一歎一長
歌慷慨激烈聞者壯之
文皇即位被執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文生同
日死二孫添孫歸生死獄中有希董集五卷
行于世

副都御史陳性善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洪武十
八年進士臚唱過御前
高廟見其容止凝重屬目久之曰性善君子人
也授行人司副已而入翰林爲檢討初誠意
伯劉基卒
上遣御史李鐸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出書于石
室中從鐸詣闕上之召善楷書者入便殿繕
錄性善與焉時
上威嚴進見者人人惴恐或惶汗不成一字性

善勳止安雅書法姸正
上嘉悅賜以酒久之晉禮部左侍郎皇太孫時
熟聞性善名及卽位一日退朝獨召性善賜
坐問治天下之要且使手書以進性善感知
遇盡所欲言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竟輒爲
權奸所尼性善請見曰陛下不以臣愚很承
顧問臣旣傃塵上聽許臣必行未幾輒改所
謂爲法自戾何以信天下建文帝爲之動容
北師南下改性善副都御史監軍戰靈壁敗

績性善與大理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
指揮王資皆被執旋縱遣之性善愧忿衣朝
服躍馬入于河以死
文皇卽位追戮之家徙邊後赦還

僉都御史司中

司中未詳何許人洪武二十九年以監察御
史署都察院三十年擢左僉都御史靖難時
以黨論死

巡撫都御史黃清

黃清未詳何許人相傳建文時巡撫其地
文皇卽位詔至清立拒之其下皆用命欲與兵
力寡被擒論死

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黃子澄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江西分宜人少受歐陽
貞易周與學書梁寅春秋博學負盛名游鄉
校同舍避席洪武癸亥貢入太學明年舉京
闈鄉試第二乙丑會試第一廷對擢第三授
翰林修撰尋兼春坊官侍東宮講讀累遷太

常寺卿皇太孫立諸王多不遜服一日太孫
御東角門召子澄謂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
何以制之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
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
強卒底亡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
理異也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無慮矣旣卽
位命子澄兼翰林院學士與齊太同侍任會
周齊湘代岷相繼煽動建文君朝罷謂子澄
曰先生憶昔者東角門之言乎子澄頓首應

曰不敢忘也遂出與齊太議削奪諸王兵權
太欲先燕子澄曰燕周同母兄弟也取周先
剪燕之手足而燕可圖入白之遂遣曹國公
李景隆以兵圍河南逍周王橚至京師遷之
雲南從代王桂于邊湘王柏聞討狼狽自焚
死執齊王榑囚之降岷王楩爲庶人且掊摭
燕事加誚讓燕朝廷以爲子澄功褒賞之燕
于是上書救周罪子澄奏請逮坐決意致討
時燕邸以世子兩郡王俱在京奏稱病篤以

三子請太欲收之子澄曰不可若爾則彼先
發有名且得爲備不如遣之示坦懷無疑也
尋悔追之不及巳卯三月命都督宋忠等北
征約北平都指揮謝貴先發七月貴謀泄見
殺北師遂起移檄天下言帝崇信奸回離間
骨肉遵　祖訓奉天征討罪人既得則法周
公以輔成王首以誅齊太黄子澄爲名師破
雄縣懷來遣長興侯耿炳文帥兵禦之相繼
敗績建文君召問子澄對曰勝負兵之常事

今天下富盛兵強食足區區一隅豈能當天
下全力聚兵五十萬四面並進旦夕且成擒
矣詔以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率諸將兵百
萬以往景隆自負文武才子澄亦薦之帝寵
信特深甫行餞之江滸賜犀王帶諸將各一
賞賚無筭子澄授以方略景隆依違而已子
澄始甚憂之未幾景隆累戰皆大敗棄其師
遁召還又赦不誅子澄痛哭諫曰景隆出師
無紀度意在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宗

社懲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于朝且哭且數
其罪請誅之皆不聽已而江淮諸將繼踵敗
衄子澄拊膺號泣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
死不足贖誤國之罪乃賦一詩以志痛曰仗
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朔方寒出師無律
真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
攘夷何日見齊桓尚方有劒憑誰借哭向蒼
天幾墮冠聞者哀之北師日逼廷議謫子澄
及齊太于遠方且密使募兵而以甯齊黄使

告燕
文皇曰此緩我也請悉召平安吳傑盛庸師還
卽已建文君爲遣少卿薛嵓請罷兵
文皇又不許兵抵江干蘇州知府姚善言屛子
澄以快敵人爲失計始急召子澄還未至潭
王與李景隆已開門迎謁
文皇卽位子澄逮至責問不服族誅姻黨戍邊
者四百餘人同時被戮諸臣俱號齊黃奸黨
榜諭天下一子走易姓爲田遇赦復姓家湖

廣咸寧正德辛巳進士黃表其後也表州祀
子澄鄉賢祠

大理寺左少卿胡閏 附女郡奴

胡閏字松友江西鄱陽人少與吳存何英徐
素爲同志友講業長沙王吳芮祠中以忠義
相砥礪
太祖征陳友諒至鄱陽見祠壁題竹詩幽人無
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
問祠中人曰此誰詩對曰里中儒生胡閏陰
記其姓名以去後應辟至
上曰此題詩鄱陽廟壁者耶授都督府都事進
經歷建文時以直諒選爲右補闕累進大理
寺少卿靖難兵起與齊黃輩日夜密謀設法
防禦遜國後召方孝孺草詔繼召閏及髙翔
數人者衰絰至哭聲徹殿陛
上召閏先入諭令更服閏曰死卽死耳不可更
上以族誅恐之閏不屈命力士以金爪擊其齒
齒盡脫不絶

上怒縊之死以石灰水浸脫其皮草實之懸武
功坊卽日籍其家子傳道論死傳慶戍邊宗
族夷滅謫戍者甚衆女郡奴時四歲其母汪
縛就刑郡奴自懷中墮地一卒提入功臣家
付爨下婢收之郡奴昏睡夢與父母相持泣
覺則抱一猫卧也稍長識大義髮至寸卽自
截去日以灰汙面垢不作人狀苟活二十
餘年功臣家不以人畜之洪熙初赦諸死事
者苗裔郡奴得同女輩乞丐歸鄱陽貧無所

依鄉人憐之曰此忠臣女也爭餽遺不絕郡奴所受免死而已年五十六而終尚處子也鄉人謚曰忠烈貞姑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萬曆二十年鄱陽守楊際會鄱陽尹儲昌祚附祀郡奴于其父閭祠

太常寺少卿廖昇

廖昇湖廣襄陽人未詳其所以進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紳龍友善洪武二十九年由左軍都督府斷事擢太常少卿建文初修

高皇實録昇與爲纂修官昇博雅有才朗達負氣靖難兵渡江忠誠伯等自龍潭敗還昇聞之遂慟哭與家人訣自經死都御史陳瑛奏昇與黄觀王叔英周是脩王艮顔伯瑋等皆不順天命效死建文計其存心與叛逆等並宜追戮以儆奸朋

詔勿問

太常寺少卿盧原質

盧原質字希魯浙江寧海人毋方氏孝孺之姑也原質于孝孺爲外兄而問學得之方門爲多洪武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編修歷太常寺少卿建文中多所建明靖難後召見不屈死之弟原朴論死族其家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學士高遜志

高遜志字士敏徐州蕭縣人元末僑寓嘉興好學問爲文深純典雅成一家言年二十五爲鄮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爲翰林院編修累遷侍讀學士建文時爲太常寺

少卿兼學士與董倫同爲會試考官靖難後遂遯去不知所之

大理寺丞鄒瑾 一作公瑾

鄒瑾江西吉安永豐人洪武中嘗官蜀之重慶後薄游巴渝間與金華王紳相遇于渝紳甚稱其志大才敏議論磊落忠義可嘉與俱至成都成都士皆願交焉尋以薦至京建文中爲大理寺丞靖難師入都城瑾自殺詔夷瑾族或曰瑾不屈見戮

大理寺丞劉端王高

劉端王高皆江西南昌人同建文二年進士同以刑科給事中遷大理丞靖難後坐縱方孝孺息樹陰皆劓鼻死或曰高爲刑部郎中

大理寺左寺丞彭與明 一作民

彭與明江西萬安人洪武中由貢入太學二十五年授兵科給事中陞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建文初陞湖廣按察僉事尋陞大理右寺丞與明廉勤律已剛毅敢言敏達能斷北師

起擇中朝官知兵有風裁者出江北督察諸將與明爲衆所推遂出淮西至靈壁會何福戰敗與明被執

文皇縱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慚憤裂冠冕棄官變姓名遁去越數年來歸窮餓憔悴殆不可識詢其故飲泣不言明日竟遁至死不復返不知所終

春坊大學士林右

林右字公輔浙之臨海人丁元亂不仕洪武初爲中書舍人與希直原采爲莫逆交嘗奉璽書行邊有戡定功進春坊大學士命輔導

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尋掛冠歸靖難師起聞希直族誅爲位哭于家永樂戊子島夷訌海上台被其毒監司聞右才請爲閭里計右不得辭勉起視兵督郡子弟剿平之

上以此知右遣使召不赴令武士械至京師然猶爲溫語相慰勞冀加錄用也右對云罪人逃死已久藉令可仕當與方孝孺同朝矣

上大怒命曳出劓之竟死後數十年葉恥齋銓次其遺文鄉人陳龍山復爲之傳右節始著今祀鄉賢祠

左拾遺戴德彝

戴德彝浙江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三十年與張信並陞侍讀

高皇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害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在翰

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盍
以古人自期德彝感憤思所以稱
上意拾遺補闕直聲震于朝改監察御史益善
其職建文中改左拾遺北師南迫與齊黄等
日夕謀畫防禦
文皇即位逮至責問不屈死之
翰林院侍讀樓璉
樓璉字士璉浙江金華人嘗從宋濂學洪武
中以儒士召歷宣寧仁壽主簿陞藍田知縣

擢監察御史謫戍雲南建文君嗣位屢下詔
求賢璉以文學舉入翰林侍經筵官至侍讀
靖難兵入京
文皇命方孝孺草詔孝孺不屈戮死復改命璉
及王景璉入見孝孺受極刑惶怖受命歸而
憤歎妻子問之曰得無傷方先生耶璉愧曰
我受刑猶可正恐累及汝輩耳逡巡一夕間
自經死
翰林修撰王叔英

王叔英字原采浙江黄岩人篤志力學雅尚
風節洪武中與楊大中葉見太方孝孺林右
並徵至京叔英固辭還鄉素善孝孺相與道
義切劘名籍甚二十年部使者薦爲仙居學
訓導三十年改德安府學陞漢陽知縣建文
初孝孺欲復井田叔英移書力阻之其略曰
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亦
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此
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也井田封建之類

可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
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
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
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召爲翰
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謹好惡辨邪
正納諫諍審才否愼刑賞明利害定法制皆
援古証今鑿鑿可行又曰
太祖皇帝除奸剔穢抑强鋤梗如醫去病如農
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固

自然之勢體膚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禾稼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亦宜然之理識者知爲經濟遠略建文君嘉納之與方孝孺日見信用北兵至淮上游兵逼江干建文君遣使四出募兵叔英奉詔行至廣德聞建文君遜位慟哭會齊泰奔叔英曰太貳心矣急擒太至問之故乃相抱慟哭與太且圖後舉已而知事不可爲沐浴衣冠書絶命詞藏裾間自經于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曰人生穹壤間忠

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于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于後世陳瑛簿錄其家妻金已自經二女赴井死初叔英將死移書天台道士盛希年葬我祠山麓希年卒收葬之墓在州城西五里許正統中楊士奇題其墓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之墓士奇本叔英薦起也嘉靖中編修安福鄒守益謫州判官立祠祀之太平知縣曾才漢又建忠節祠祀叔英妻及二女有貞烈祠在黃淡磬上叔英著有靜學集

翰林編修王艮

王艮字敬止江西吉水人建文元年江西鄉試第一明年舉禮部廷對策最優以貌不揚

易胡靖第一艮次之又次李貫並授翰林如洪武十八年故事艮初聞靖難師起輒憂憤不食及渡淮卽訣妻子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安能顧若等哉迨北師入城胡靖解縉吳溥爲艮鄉人寓舍連楹皆踰垣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憤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最深事在頃刻若溥去就固可從容也隨別去時溥子與弼尚幼嘆曰胡叔能仗節大是佳事溥曰不然

獨王叔死耳語未竟隔墻聞靖呼曰外鬧甚
可看豬溥顧與弼曰一豬不忍寧自忍乎須
史艮舍哭聲動已伏鴆死矣靖縉與李貫皆
迎附永樂初出建文時群臣封事千餘通命
貫與縉等編閱留軍馬田粮數盡焚諸干犯
者因從容問貫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
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
文皇曰爾以是爲美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
家危急時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

盡心于建文者但惡導建文壞祖法亂政耳
爾等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當忠於
朕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貫遷中允坐累繫獄
十年竟死獄中貫亦吉水人

翰林編修程濟

程濟陝西朝邑人有奇術洪武末以明經舉
爲四川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
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
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

至京將殺濟召入仰面大呼曰陛下幸寬臣
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
濟以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與靖
難兵戰于徐州大捷諸將樹碑敘戰功及統
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
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以鐵椎椎碑再椎
遽曰止止爲我録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
將無得脱者濟姓名正椎脱處得免濟曩之
祭蓋禳之也淮上諸將敗建文君召濟還京

初濟與同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厲名節
濟好術數翔止濟勿爲此濟不聽既有兵事
濟又勸翔學我術翔曰我願爲忠臣金川門
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爲智士翔竟死之
濟遁去莫知所終或云建文君急召濟入問
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出走免難耳立召僧
爲建文君落髮濟從之出每遇險幾不能脱
濟以術脱去相從數十年後隨建文君至南
京人尚有識濟者指之曰程編修已而踪跡

遂絶。

翰林院編修陳忠

陳忠字思中浙江鄞縣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二人官翰林編修素有志操以道義自持靖難兵入金川門忠不屈死之

衡府紀善翰林纂修官周是脩

周是脩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元季兵亂奉母避難苦行力學洪武中舉明經爲霍丘訓導入見

高皇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

高皇喜擢周府奉祠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陞紀善建文初王以過行聞盡逮府吏詔獄是脩以嘗諫諍得免改衡府紀善衡王者建文君弟也當是時尚未之國是脩留京預修纂翰林好荐達知名士數陳論國家大計北兵渡淮與蕭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衆共挫折之是脩屹不爲動北兵渡江宮中自焚是脩留書別友人付以後事具衣冠爲贊繫衣帶上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于廡下自經死年四十九是修外和内剛志操卓犖自負非其義一毫不苟得也嘗曰忠臣不爲得失計故言無不直貞女不爲死生累故行無不果乃輯今昔全貞死節聞見所及史籍所遺者爲觀感録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靡不通究爲文未嘗綈思援筆立就而雍容雅贍詞理條達所著有詩小序詩譜集義論語類篇廣衍太極圖綱常

懿範邇言家訓芻蕘集進思集等書初是脩與楊士奇解縉胡廣金幼孜黄淮胡儼約同死義後無一如約者是脩獨身踐之豈非卓然特立者歟是脩既死陳瑛言其不順天命請加追戮

文皇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置不問後楊士奇爲作傳語其子轅曰當時我亦同死誰爲爾父作傳耶聞者以爲笑萬曆中修撰焦竑言于督學御史饒位卽是脩死所立祠祀之

都給事中龔太

龔太字叔安浙江義烏人九歲而孤毋傅躬教之居闤闠間能屏去紛華勵志讀書日記數千言長自刻勵造詣深邃洪武十九年鄉薦明年入太學奉旨閱齊王府衛兵伍綜畫周密衆始危之而後服之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試給事中建文時遷都給事中北兵渡江有旨令太巡城太與其妻訣曰國事至此不可爲矣即城且陷我自分必死爾第携幼

穉歸否則俱溺井無辱俄官中火起太馳赴爲兵校所執見
文皇金川門以非奸籍得釋太自投城以死年三十六妻負其遺骸歸葬鄉里

給事中黃鉞 附楊福

黃鉞字叔揚蘇州常熟人少明敏好學家無藏書日遊市肆中見書不問今古即借觀之或竟日不歸是時天下新定重法繩下士不樂仕詔求賢急鉞父晃其子好學甚恐爲郡縣所知數懲之不能止家有田十數畝在葛澤陂因令督耕其中鉞至陂無書讀托市鹽酪率一二日即入城從其友人家借得書道中披覽比至陂輒盡每以爲恨楊滐者元末隱士也嘗避雨泊舟鉞舍旁窺見鉞持書倚簷讀不輟聲乃就視之曰豎子好學至此哉日能讀幾何鉞荅曰苦無書讀過目不能忘也滐曰我有書在洋海店去此不遠豎子能從吾遊乎鉞喜再拜即從滐入舟至其舍與

數冊書去自是數數來易滐怪其頻舉所借書問之悉記憶無忘者滐大喜曰吾插架書不下萬卷不能舉付汝汝當就吾舍讀因令其子福同室而居者三年遂盡其書縣聞之併辟福賢良滐怒之曰吾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今獨携一子耕讀遠郊以畢餘生以子好學盡以藏書奉覽柰何不自韜晦卒爲人知貽累我家鉞徐曰第毋患當爲公說尹罷之乃敎福結束如農夫且曰即尹有問子但

操吳音勿有所對禍盡如鉞教因同詣尹曰鉞與福同筆研數載知福爲深福才能問學並出鉞下而福父老身病不可遣行即行不足以應詔君且得罪尹心知其詐也不得已而獨遣鉞以生員除宜章典史洪武二十二年舉湖廣鄉試明年登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戶科左又改禮科居職封駁甚多建文中以外艱歸方孝孺弔之屏左右密言曰北方不靖蘇常鎮京師之左輔也君吳人朝廷近

臣今雖去當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爲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以納盜也鎮江指揮童俊狡獪不宜獨任吾近見其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游此其心不可測也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于定亂耳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待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乃因鉞附書于善以忠孝相勉期戮力王室以濟時艱善得書與鉞

相對慟哭以死自誓鉞至家因父殯在陂上舊廬即往居之足跡不入城邑有御史按部至常熟問曰此有黃給事何在邑中無知其家者一老人居與鉞鄰知之引御史舟至陂時暮秋收禾堆積村巷路又泥淖御史乃徒步抵其舍鉞從幕中對語移日家人以賓客至欲割鷄具饌鉞曰豈有居喪而殺鷄禮客者耶卒以菜粥對食而別靖難兵至江上姚善受建文君詔總率蘇松常鎮嘉五郡兵馬

勤王以書招鉞鉞以親喪在殯請營葬畢乃可趨命既而童俊果以鎮江降靖難後詔暴善罪狀急收之善麾下許百戶性權詐因得親善縛善邀賞鉞聞之遂絕食閉目三四日每求死悉以家人救免或傳善欵服已得宥鉞復瞪目曰吾知善爲人決無二心吾且少俟之善事定吾獨死未晚也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希直者孝孺字也遂復稍稍食已而七月十一日善就刑報至鉞起登琴川

橋西向再拜而哭之曰吾與君同受國恩不幸有國難義同許身今君與希直同死國吾忍背義獨生乎祀畢給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北兵四出捕善黨縱横郡邑中且訛言併録鉞家親族悉驚伏友人楊福獨具棺衾晝夜泣橋側百方求鉞屍不能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福慟哭親抱而起易其衣體猶不潰敗竟成禮葬之復弔以詩曰江風夜雨鼓洪波江雨朝朝濕薜

蘿九辯不回哀郢志三軍難奪採薇歌手披宿草狐踪滿夢轉空梁月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淚滂沱

給事中陳繼之

陳繼之福建莆田人建文二年進士爲戸科給事中言江南僧道多腴田請人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北兵起繼之建白多肆指斥

文皇即位捕繼之責問不屈磔于市夷三族父秀母黄年垂七十謫戍甘肅道死子徵仔四歳隨母姚給配弟余朔等悉戍邊

給事中韓永

韓永陝西西安人不知所自起建文時爲戸科給事中豐幹美鬚音吐宏朗每慷慨論兵事建文君喜之靖難後杜門不出召入見欲復其官歎曰吾王蠋耳何以官爲不屈死之

監察御史甘霖

甘霖安慶懷寧人洪武丁卯鄉薦仕爲監察御史剛正敢言中臺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抗

言求死從容就戮子孫相戒不復求仕正德中知府胡纘宗祀之鄉賢祠

監察御史高翔

高翔陝西朝邑人有文學矜名節洪武中以明經徵爲監察御史諸所論奏皆國家機要

上多納之建文時尤戮力戎事相與激發忠義

文皇素聞翔名即位後召翔將大用之翔持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乃命殺之没産夷族諸給高氏産者皆加税曰令世世罵翔也親

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
而以其地爲漏澤園
湖廣道御史謝昇
謝昇徐州沛縣人建文時爲湖廣道御史練
兵給餉夙夜効力靖難後不屈死之父旺子
咬兒謫戍金齒
監察御史丁志方
丁志方山東聊城人洪武乙丑進士由吳橋
知縣擢監察御史靖難兵逼京城謂妻韓曰

師至城必克吾惟一死報國汝其携幼子潜
歸撫之以延丁氏後及兵入被執不屈死之
子賢甫十歲隱處易姓爲麗孫毅中成化丁
酉鄉試始復其姓
監察御史曾鳳韶
曾鳳韶江西廬陵人洪武末登進士建文中
爲監察御史會潘王來朝從御道馳入且不
拜鳳韶侍班抗章劾之言殿上宜展君臣之
禮官中乃叙叔姪之倫今桀傲不恭亂朝廷
法制非
太祖意建文君曰至親勿問靖難兵起朝議遣
使持詔諭解兵群臣無敢行者獨鳳韶毅然
請行至軍前不納鳳韶取竹通節入詔鼓風
達之不報而還靖難後以原官召之不至尋
加侍郎召亦不至乃刺血書憤詞于襟上曰
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骨鯁之腸讀書而
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
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

子公望曰我死勿易衣殮遂自殺時年二十
九李亦自經死
監察御史魏冕　一作公冕
魏冕江西吉安永豐人建文時爲監察御史
勁直有才名靖難兵至有約開門迎納者冕
與大理寺丞鄒瑾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毆
之幾死會輟朝二人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
不與此賊同生不聽明日宮中火起或謂冕
宜急迎附冕毅然厲聲曰使吾改臣節明君

亦所不用柰何徒自壞也靖難後冕自殺詔
夷其族

監察御史董鏞 一作庸

董鏞不知所自起亦不知何許人建文時爲監察御史諸御史中有氣節効忠本朝者時時會鏞所誓不負此心將校懷二心不力戰者輒露章劾之靖難後爲衆所持謂鏞逆黨論死家徒戍邊

山東道御史王度

王度字子中廣東歸善人少肆力學問通經史能文章爲鄉里師洪武中以明經儒士薦起家爲山東道監察御史糾繩得大體不避權要疏十餘上多見采行建文初北兵起度與齊黄等調兵食時李景隆累敗退保濟寧以盛庸代之度密陳便宜有東昌之捷及徵景隆還不誅反用事忌庸併譖度度稍疏斥靖難兵南下益急度請募兵有小河之捷勅度勞軍徐州比還鳳陽失守方孝孺與度書

誓死社稷京師事定坐黨謫戍賀縣千戸所以出語不遜論死夷其族

監察御史葉希賢

葉希賢浙江松陽人舉賢良方正爲監察御史侃侃自負建文中累疏言兵事又嘗劾耿李二大將失律當誅靖難後坐黨論死或曰希賢同梁田玉出亡爲僧或曰即雪菴和尚云

監察御史王玭

王玭蘇州人爲監察御史永樂初匿革除奸黨子孫坐黨論死

監察御史韓郁

韓郁未詳何許人爲監察御史建文中上書言諸王親則
太祖遺體貴則　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其心安乎臣每念至此未嘗不流涕也此皆監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故

至此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自廢湘王
自焚代府被推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
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
然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
而一矢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
軍興輒乏將不効謀士不効力徒使中原無
辜赤子困于轉輸命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
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洋洋
自得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

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殊有理也
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臣至愚感恩
至厚不敢不言幸少垂洞鑒興滅繼絶釋代
王之囚植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
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封書勸燕罷兵守藩
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正篤厚親
親宗社幸甚不聽
文皇即位郁遁去不知所終

監察御史王彬

王彬字文質兗州東平人洪武中進士起家
爲御史巡江淮治揚州靖難兵至彬與指揮
崇剛共守揚城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彬與剛
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彬外禦内防七日不
解甲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靖難兵
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憚
力士莫敢縛彬禮弟崇厚賂力士毋誘其子
出會彬解甲浴盤中爲千戶徐政張勝所縛
舁至城上投靖難兵中不屈死之政遂出禮
等于獄與江都知縣張本開城門降正德中

揚州祀彬名宦

監察御史鄭公智

鄭公智字叔貞浙江寧海人力學好古工文
詞方孝孺薦之蜀獻王召至成都王與語經
史論詞藝公智數稱述河間東平賢行王說
之建文初從孝孺至京舉賢良爲監察御史
吏事精敏持法不阿靖難後坐方黨論死

郎中梁田玉

梁田玉浙江定海人建文時官至郎中靖難兵入金川門田玉與葉御史俱髡髮爲僧遁去久之松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觀轉藏閒藏上嚄嚄有聲令人緣藏登絕頂無所見得書一卷載建文時出亡臣僚二十餘人字多斷滅不可讀錄其可讀者九人惟田玉及郭良何申梁中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洲梁良玉人僅數言而葉御史不可攷或曰爲葉希賢即雪菴和尚也其九人詔憐其忠又得之異

各贊數語題曰忠賢奇秘錄

戶部主事巨敬

巨敬陝西平涼人初爲監察御史抗直敢言建文中改戶部主事清慎有聲靖難後被逮不屈磔死夷其族

兵部主事樊士信

樊士信湖廣應城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建文中以兵部主事守淮河北兵南下士信禦之力不能支遂死之靖難後夷其族

刑部主事徐子權

徐子權江西新淦人令分屬峽江洪武乙丑進士爲刑部主事靖難師至聞練子寧死慟哭賦詩有翹首諦京國飛魂返故鄉之句遂自經死

叅軍斷事高巍

高巍山西遼州人事母蕭至孝蕭老而痼疾巍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蔬食三年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有司舉孝行詔旌

其門尋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事十八年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

高廟深嘉納之後因斷事不稱 上旨當罪以議賢謫戍貴州關索嶺建文初上疏陳情乞放歸田里許之既而遼州知州王欽應詔辟巍赴銓曹上書論政事借漢爲喻略曰昔漢高帝提三尺劍滅亡道秦大封同姓分王天下之半雖曰遠慮然卒遺文景以不治之痼

疾賈誼所謂股大于腰指幾于股者也賴文
帝寬厚含忍容之尚不免尺布斗粟之謡景
帝之寬厚既巳弗類孝文又輔以鼂錯之深
刻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向非命將得人
民心輔漢則社稷危矣
太祖皇帝之起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法三代
之公封建諸王必先形勢關陝百二山河昔
人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其民悍勇西鄰吐
蕃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

地產良馬其民剛壯所謂山西出將者也北
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
之限其南冀州真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諸
境所謂桑土之野坦平肥沃供賦之饒不言
可知其北雖曰沙漠寒涼不毛然其地廣畜
馬羊其人衣皮食肉馳射是務遼金殘元種
之而興故以燕府王之四川僻在西南一隅
山河阻深劉備據之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
之其餘楚湘齊兖寧遼谷代慶肅之屬以次
星列比諸古制雖分封過當然
太祖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谷府
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隳紀綱削之
則傷親親之恩此我皇上所難處也賈誼曰
欲天下之治安莫要于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
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真裁制
諸侯之長策也其在于今盍亦師其意勿行
鼂錯削奪之策而效主父偃推恩之令命秦

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于齊兖吳楚湘潭齊
兖吳楚湘潭分王于秦晉燕蜀其餘比類皆
然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益隆
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饋問其賢如河間
東平下詔褒賞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
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犯而不改者當合親
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
哉修身齊家宣父明訓睦族和邦帝堯盛德
惟皇上覽察焉建文君奇其才會靖難兵起

命從曹國公李景隆出師參賛軍務魏復請
使燕睨以禍福感以親親之誼令其休兵歸
藩以代朝廷數十萬之師遂遣往魏自稱國
朝處士臣某再拜上書燕國大王殿下巍聞
世之所謂大丈夫者蓋以其爲國家排難解
紛上足以安宗社下足以安黎庶而無一毫
徼利干譽之心焉爾巍樗櫟之材遨遊山野
經史自娛內有飽煖之樂外無擾奪之虞沐
浴皇朝之恩厚且深矣巍雖無丈夫之才而
有丈夫之志慕魯仲連之爲人喜與人排難

解紛名世而不朽也頃我
太祖高皇帝上賓聖天子遵遺制嗣大寶布維
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莫不感悅不意大
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不知其
何出今在朝諸臣文者智謀武者勇奮孰言
仗義以順討逆殆無不勝之理巍不忍兵連
禍結挺身開說以爲逞纖芥之積忿而覆百
萬之生靈豈仁智之爲哉巍有一策解隙以

和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
肉之恩愈厚乃天下萬世之幸也巍所以置
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
蓋夙許
太祖以殞首結草之報豈它有求哉昔周公遭
流言居東土以俟成王之悟大王誠解護衛
甲兵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大
王寧不比隆于周公乎慮不及此遂撤遠邇
大興甲兵襲據守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下

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
晁錯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一旦奸
雄豪傑鳩集亡賴因時乘隙率衆突起而擠
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
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雖易若
建瓴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
區蕞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
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況朝廷以天下無限
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

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
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
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于殿下乎巍
每念大王帝室最近之親何至如此未嘗不
洒泣流涕也若大王信巍言上表謝罪捲甲
休兵朝廷寛宥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捨千乘
之尊指一國之富恃小勝忘大義以寡敵衆
爲僥倖不可成之悖事巍不知孰優也況大

喪未終毒興師旅其與泰伯夷齊求仁讓國
之義不大徑庭已乎雖大王有清夷朝廷之
心天下不無簒奪嫡統之議幸而事成固中
大王之計萬世公論以大王爲何如倘有蹉
跌于斯時也追復懨欵之愚其可得歟願大
王孰思而審處焉書達不報巍又復上書假
周公引詩書反復數千言末云今大王論親
最長論行最賢我朝之周公也當流言之謗
亦如周公有碩膚之遜無驕悖之形內輔朝

廷外屏夷狄則周公不得專美于前矣惟我
高皇聖同文王
高后慈同后妃今大王才美同周公輔我天子
守成同成王我朝基業同周室豈不盛哉巍
白髮書生蜉蝣微命生死不懼久蒙
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孝行巍
竊自負旣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巍至
願也如果賜死獲見
太祖在天之靈巍亦有以藉口矣書再上不報

已而南軍大敗巍從景隆收潰卒退保德州
尋復集衆戰白溝河大敗巍于是南奔道遇
鐵鉉于臨邑相持慟哭共矢効死遂趨濟南
守城拒退北兵巍賦志喜有曰至濟南而被
圍思張巡之忠堅幸遇知已之鐵相更從英
輩以雲聯若徐將軍之赳赳盛統兵之桓桓
僉憲高公之糾謾大叅宋公之周旋掠陣張
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
校之論議斯文王肯構之勉旃衆資群策屈

原缺

忠節錄卷之三

燕府長史葛誠

葛誠未詳何許人以進士爲燕府長史靖難師未起時

文皇使誠入奏事覘朝廷所爲建文君密問燕府事誠具以實告建文君乃遣誠還燕使爲內應靖難師將起誠切諫不聽及詔讓燕

文皇稱病盛夏擁火猶自謂寒甚張昺等入問疾誠密言王無恙以不得上心故宜爲備誠又密疏以聞會燕人奏事京師執下獄得燕謀蹤跡即發符逮燕府官校又令昺等發兵內應盡簿錄府中人

文皇大恨殺誠夷其族

寧府長史石撰

石撰山西平定州人洪武中爲寧府長史靖難師至所過郡縣皆下撰在大寧獨欲爲守備計及北師攻拔大寧執撰終不屈遂支解而死

晋府長史龍鐔

龍鐔字德剛江西萬載人洪武十七年貢爲國子生授浙江按察司副使以微累降長洲知縣尋陞晋府長史建文中靖難師起徵兵於晋鐔以大義不可靖難後詔械鐔至不屈死之有收其遺骨得所自書贊云

谷府長史劉璟

劉璟字仲璟文成公基子也沉涵經傳喜談兵究極韜略握奇諸書偉貌豐髯議論英發璟破賊還薦璟才略

高皇喜曰璟真伯溫兒矣召見謂曰朕欲汝日夕左右考宋紀惟閤門使立百官上以宜達爲職處爾無逾此官者遂授之以剛直聞會谷王就封

上謂侍臣曰谷王年少誰可羽翼王者諸大臣故忌璟對曰閤門使劉璟忠勇果敢可任乃授谷府長史谷邸在宣府璟設險足兵諸胡

屏息皆至燕
文皇與璟奕璟勝
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則讓
不可讓璟不敢讓也靖難兵起璟馳還京獻
十六策不聽令參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
景隆戰敗璟夜半渡盧溝河冰陷馬斃璟力
跳躋岸冒雪走良鄉趾為之裂跛行三十里
璟子瑜自大同赴難越良鄉至涿州遇璟舁
璟上馬奔還家養疾後與疾赴闕進聞見錄

千萬言又不聽令璟還家以俟
文皇即位召璟稱疾不至乃以逃叛親王罪逮
至京入見侃侃不屈但稱殿下且云殿下百
世後逃不得一箇字　詔下獄自經死法官
希旨籍坐其家
上以文成故不許乃得歸葬嘉靖間提學副使
萬潮肖像配享文成祠

遼府長史程通

程通字彥亨徽州績溪人祖平業儒洪武初
謫戍延安有同謫而旅死者平遣子以誠負
遺骸歸其家其家以貧故不納乃買地葬之
通少有至性嗜學執禮洪武乙丑通以縣學
生應貢入太學父以誠死嶺南通徒步扶櫬
歸葬廬墓哀毀至妻子不能識戊辰復上太
學時平戍延安年已大耋通上書言臣壯而
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祖
孫更相為命願代其役辭極哀懇
高皇憐之而持其章不下陰召平至并召通東

西立
高皇指平顧通曰汝識此人否于是祖孫相持
而泣哽咽不能仰視
高皇嗟歎良久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庚
午通舉應天府鄉試時遣諸王將兵行邊以
封建策諸貢士于廷獨通對稱旨置第一除
遼府紀善辛未從王閱武臨清壬申從王之
國遼西建文初北兵起從王渡海來朝進左
長史從王之國荊州悉心輔導王敬禮之凡

國事必咨焉府中衛士紀綱者以狡佞幸于
王適屢笞戒之建文君遣人至荆州適上封
事乞防禦北兵數千言
文皇卽位綱入賀留侍爲錦衣衛指揮使數被
顧問乘間言適譏有封事指斥乃詔械適至
庾死獄中家屬發戍極邊籍錄其家得田數
十畝遺書數百卷牯皮數張績溪之程最衆
幸使者仁恕不旁及

秦府長史鄒朴　鄒朴

鄒朴字爾愚江西吉安永豐人建文初以儒
官仕周府直言極諫沮其邪謀王不聽嚴刑
禁錮甚密王逆謀覺大臣以朴諫疏聞建文
君嘉其忠義召至京具言始末特陞監察御
史尋陞秦府長史歸省聞鄒瑾死憤激不食
而卒時人謂瑾朴永豐連璧云

燕府伴讀余逢辰

余逢辰字彥章寧國宣城人爲燕府伴讀靖
難兵未起逢辰頗聞其謀遺書示子自分必
死及起兵逢辰泣諫死之

浙江提刑按察使王良

王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歷官刑部左侍郎
建文中坐問燕國人罪輕左遷浙江按察使
至浙謁岳鄂王墓誓曰苟媿武穆非人也壬
午聞靖難師克誓以必死慟哭不已會命使
召良良執使者將斬以徇爲衆刼去良乃集
諸司印凡九携歸私第嗟歎者久之妻問故
良曰吾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曰

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命妾饋
良食抱其子欷歔如厠置子池傍自投池死
良久往覓之子匍匐池畔頃之屍浮起良殯
殮畢卽列薪於戶寫遺囑付家人令妾抱幼
子往匿某僉事家以宗祀爲托或曰托諸沐
商遂舉火抱印闔室同赴火死事聞
文皇曰死自其分朝廷印信良擅毁不得無罪
詔徙其家于邊已而風雨晦冥人或見其出
沒台人陳璲私識良死事每談及流涕沾襟

正德間按察使梁材提學副使劉瑞改公署
東水鑑亭爲祠祀良
四川按察使李文敏
李文敏山西蔚州人監生爲監察御史陞四
川按察使永樂間以奸黨論死
河南布政使司參政鄭居貞
鄭居貞徽州人豐頰美髯從父潜官閩中師
貢師泰洪武中舉明經授鞏昌通判陞禮部
郎中文行爲時所重二十三年進河南參政

永樂初坐方黨論死初孝孺之教授漢中也
居貞以詩送之曰翩翩紫鳳雛羽翮備五采
徘徊千仞翔餘音散江海於焉覧德輝濟濟
鏘環珮天門何差峩羣仙久相待晨沐晞朝
陽夜息飲沆瀣如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岐
山諒匪遥琢食良自愛終當巢阿閣庶以鳴
昭代孝孺亦贈之文謂其參政河南三年而
去吏民以不能留爲憾云
江西按察副使程本立

程本立字原道系出伊川上世徙杭再徙崇
德今析桐鄉本立少有大志讀書不務章句
與海鹽沈壽康友善壽康喪父母葬祭以禮
敦行誼南臺論薦與官力辭不就鄉人稱爲
孝隱先生嘗謂本立曰世之學者爭務科舉
以經學爲名而無實吾所不取子之質近厚
年且富當志於聖學本立由是篤志爲已聞
金華朱彦修兄弟得考亭正傳于白雲許謙
往就學焉寓婺最久造詣日深洪武丙辰舉

明經秀才擢秦府引禮舍人召見奉天門賜
楮幣鞍馬母艱去官服除補周府禮官從王
之國大梁丁卯從王入覲以府事累謫雲南
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留家大梁以一僕
從之任時所部内附未久煽動爲憂本立單
騎深入夷巢開諭以順逆利害諸酋落咸感
悦歸順已而餘孽尚驕西平侯沐英布政使
張紞聞本立賢皆禮重之委以統領守禦本
立深憫民夷之忠矢捐一身以救一方且撫

且禦山行野宿不避艱險自楚雄姚安抵大理永昌鶴慶麗江往來綏輯由是軍民安業本立之功爲多戊寅奏討京師學士董倫應天府尹向寶交章薦其文學治行宜留中朝徵入翰林充纂脩官脩

太祖實錄尋陞署左僉都御史本立作御史箴以自勵俸入之外不通餽謁辛巳以誤失陪祀當調特留史館供職如故明年實錄完出爲江西按察副使未行北師已渡江本立知

事不競悲憤自縊死壬午六月十三日也後三日

文皇卽位詔追奪本立恩典家無遺貲所著有巽隱集若干卷郡人吳昻官福建僉事刻布之邑人祀本立於鄉賢祠

北平按察僉事湯宗

湯宗未詳何許人爲北平按察僉事上言北平按察使陳瑛密受王府金錢有異謀逮瑛謫廣西靖難後召瑛還窮治建文諸臣多坐夷滅恨宗尤甚捕至宗死之

陝西按察僉事林嘉猷

林嘉猷名昇以字行浙江臨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雲南族姻無敢顧者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別人高其誼後與鄭叔貞負笈六千里至漢中師方孝孺時學於方氏之門者踵接而孝孺獨以得二人爲喜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末以儒士校文四川建文初薦修

高廟實錄入史館爲編修遷陝西按察僉事嘗被召入燕邸得其隱知二郡王素傾世子以告孝孺孝孺言之建文君遣錦衣千戶張安持書詣燕許世子王燕燕內使黃儼因間世子計且得行世子竟先發事遂洩靖難後坐方黨逮至京死之

山東按察僉事胡子義

胡子義一名志遠刑部侍郎子昭弟也薦辟爲威遠訓導歷蜀府典寶山東按察僉事聞

兄子晧死避世丹稜蜀獻王聞而憐之令削
髮爲僧子義以親遺體辭有子二人生數歲
子義曰吾兄無後天不絶吾姓二子當免於
難竟棄去莫知所終

袁州知府楊任

楊任浙江嘉興人初生有胡僧過之聞啼聲
嘆曰此兒異日必顯終不免於刑耳任性孝
嗜學洪武間由人才擢知袁州府黃子澄一
見以國士許之守袁政多宜民北師起任引

疾歸壬午子澄出徵兵往約蘇州知府姚善
航海善不可乃至任家與任謀求舊君以圖
大舉事泄俱被擒至京磔于市任子禮坐死
籍産族誅

蘇州知府姚善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初姓李志行淳實
學識高遠爲諸生時扁讀書所曰待旦軒工
詩與會稽唐之淳相唱和洪武中由鄉舉歷
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所至有能聲三十年
擢知蘇州府初
太祖以吳承元俗僭靡違式繩以重法囂訟者
更持短長訟蜂起難治善洞曉政體諳悉人
情弛張寬密各協時宜數造請郡賢考求治
道商略民生休戚俗尚淳漓稍因俗救正吏
民囘嚮轉稱大治爲列郡最隱者王賓獨居
陋巷善躬往候見舍車步入叩門賓問爲誰
對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望門再拜
而返善自邀還辭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

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所謂名可聞
而面不可見者耶有錢芹自守甚高善初願
見不可得會俞貞木以明經見重於善月朔
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菜于貞
木誤致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
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予今受不辭必仰府
公之賢耳善喜訝欲往候使人先道意芹對
使者曰芹誠幸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
於庭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胥會于

學宮善如期至迎芹坐上坐延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事有急於此者善益竦然請問之芹但出一簡授善竟不交言而去視之則皆戰守制勝之策也善心嘉之時靖難兵已南徇善于是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相約勤王而薦芹爲行軍司馬善尋至京師畫策防禦又從大將軍北行旋還京建文君用漢破七國策貶齊黃於外善言于朝曰人有文武才略可扶顛濟危者及置散

地不用今事已狼狽急須召之詢其名曰今人才孰有過於黃大卿者乃召還二人未及至而金川門失守矣是時善奉詔還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勤王未及戰

文皇即位索子澄甚急子澄走蘇約善共航海舉兵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爲麾下許千戶等縛見

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不遜戮之時年四十三子節發戍賀縣千戶所幼子繼兒蘇州坐配保兒習匠正德中巡撫奏金祀之鄉賢祠

徽州知府陳彥回

陳彥回字士淵福建莆田人父立誠洪武間歷仕州縣後以非辜陷重辟彥回與弟彥囧一作國俱補逮一戍雲南一戍遼東彥回未入滇大父與母及子俱道死比至蜀惟祖母郭僅存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彥回縱之去顧

貧不能歸聞邑人黃積良知定遠縣往依焉因變姓名曰黃禮積良罷依閬中縣丞于仲和後閬中教諭嚴德政知其才以明經薦爲保寧府學訓導三考至京承顧問陞平江知縣閱十三月

高廟崩彥回入臨給事中楊惟康薦其文學廉幹建文君召見西角門陞徽州知府數月政教一新士民感悅以循良蒙上賞會丁祖母郭氏憂徽父老走京乞留是時彥回尚蒙黃

姓居恒以亡命冒宗爲愧屢欲陳首輒自籌曰祖母年高萬一蹉跌托之何所隱忍二十餘年至是衰絰赴闕疏其故乞正名籍有旨釋彥冏遼東戍仍從徽民前請詔郡治事彥回又乞竟服不允而許蒞事供職彥回乃葬郭郡北十里北山之陽彥回視事時走墓下哭甚哀徽人名其山爲太守山靖難師起彥回奉命募義勇至京師適彥冏至自遼東邂逅旅邸悲喜交集郡士曹從善往賀彥回謂

之曰予荷朝廷再造之恩此生不足報萬一予固有以處之矣到郡當遣吾弟歸治家事予身許國他不卹也未幾北軍渡江彥回糾義勇赴援內難已靖檻械至京不屈棄市籍其家

徽州知府黄希范

黄希范不知何許人代陳彥回爲徽州知府政令嚴明士民信服靖難兵起大修武備金川門失守素服不治事後坐與長史程通善嘗共議條上防禦策捕至不屈死籍其家

知府葉惠仲

葉惠仲浙江臨海人與兄夷仲並有文名稱二葉惠仲初任廣武衛知事陞知縣建文初以知縣充史官修
高廟實錄尋陞其府知府永樂初坐修實錄時書靖難事爲逆論死籍其家

寧波知府王璡

王璡字器之山東日照人學通經史尤長于

春秋洪武初仕教授以累謫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清儉律已平易近民杜私謁革吏弊政敎兼舉其自奉甚約一日見餕兼魚肉大怒命撤而瘞之號埋羹太守尤痛繩武人之不法者故軍衛甚銜之建文末北師乘勝日迫江上璡造船取海道勤王爲軍衛吏縛送京師
文皇問曰造船何爲璡對曰將由海道趨瓜州截來路耳

文皇亦不怒釋之放還田里

衛輝知府孫鎮

孫鎮廬州合肥人洪武中中制科除戶部主事時以課程事罪本部官鎮諫不宜連坐謫戍雲南尋復其官擢衛輝知府靖難兵至抗節不附謫戍山海二十餘年宣德初薦起爲上饒縣丞不受自號沖玄子

常州府同知石允常

石允常字恒德浙江寧海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河南按察司僉事廉介有聲人稱石清源分巡其道微行民間聞哭聲甚悲允常廉知其女爲閹宦逼奸而死受其訴聞於朝捕宦抵大辟羣宦銜之巧搆允常左遷常州府同知餓北師起允常棄官歸

文皇即位追論建文間廢毀周府官僚事逮至者五十餘人允常與焉衆悉洶懼服罪人止贖米五十石獨允常鍛鍊百端堅不肯服繫獄二年免死謫戍中屯衛躬擐甲胄幾三十

年年七十代還過南畿感愴病卒于舟中

松江府同知某

松江同知失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勤王詔下同知揚募義勇入援并言靖難之兵乖恩逆義極肆指斥

文皇即位械至京不屈磔於市

賓州知州蔡運

蔡運江西南康人洪武中以貢士歷官四川參政清勁直諒不諧於俗尋罷歸建文中復起賓州知州有惠政靖難後以奸黨論死百姓憐而思之

沛縣知縣顏伯瑋 附子有爲

顏伯瑋名瓌以字行江西廬陵人唐魯公眞卿之後聰敏介直能文章洪武末舉賢良除知徐州沛縣餓而靖難兵起所過郡縣皆歸附伯瑋聞之獨以死自誓時李景隆統兵往禦駐德州伯瑋率淮北數縣丁夫餽運措畫有方未嘗缺乏而民不告勞辛巳六月北兵

掠濟寧游兵過沛沛人亂匿伯瑋設法招徠之會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人築堡備禦伯瑋躬自教閱時加激厲皆為精兵尋調三千人益德州兵壬午正月北兵駐沙河二十二日轉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百戶徐彥莊間行至徐告急援兵不至度不能支預令其弟玨子有為還曰汝歸白大人吾不能盡子職矣因題詩御史行臺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只因國難不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廈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釆民艱達聖明夜二鼓靖難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向慟哭拜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時年五十其子有為不忍去復還見父死遂自刎以從玨脫走濟寧逾月還沛詢邑人知縣丞胡先已收葬伯瑋父子于沛南關外乃至徐告伯瑋友人晏壁壁與伯瑋同郡宦於徐因為伯瑋傳其事言伯瑋善事父母友於兄弟睦於族姻鄉黨稱其六行無異詞以故守令知而薦之及為沛令數以事至徐又同督運德州每連牀共食談論慷慨練達機宜深喜鄉郡之有人屬縣之得賢長吏也古語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若伯瑋寄百里之命素志已定視死如歸賢於人遠矣正統中御史彭勗至沛問伯瑋葬處令有司起墳立祠祀之

獻縣知縣向朴

向朴字遵博浙江慈谿人宗慈湖之學行務實踐力學養親洪武二十五年命督府都事張允直訪求人才以朴應詔授獻縣知縣值兵荒之後朴闢荊榛敎民農桑流移復歸北兵南狥獻無城又當兵衝朴集民兵以忠義激之為保障計城破懷印綬自盡死民哀之相與拾遺骸葬道左嘉靖間祀朴鄉賢祠

蕭縣知縣鄭恕

鄭恕字本忠浙江仙居人治尚書能賦詩好

古博雅家甚貧釜甑生塵一毫不妄取蕭然斗室日與學徒數十人講論經理高風勁節一時傾嚮之寧波知府禮聘爲昌國縣訓導尋陞知蕭縣甚得民心建文四年靖難支將王聰攻破蕭恕不屈死之後籍其家二女當配亦死之子濂湜姪溫汲謫北平種田或曰恕嘗有平幽燕疏歸起義兵時無應者遂往就戮盜事定加刑也台州祀恕于八忠祠邑祠祀恕及其二女

樂平知縣張彥方

張彥方江西龍泉人建文初由給事中以便養告改樂平知縣靖難兵起勤王詔下彥方糾義起兵一邑響應有武弁沮之彥方大哭曰君父在水火吾可以自緩乎遂率所部抵江口遇靖難游兵執至樂平梟首暴屍譙樓時暑月經旬顏面如玉無一蠅集人謂忠義所感父老竊葬縣治之清白堂後

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 附生員 伍性原 陳應宗 林珏 鄒君默 曾廷瑞 呂賢

陳思賢廣東茂名人質直好義洪武末爲漳州府學教授以忠孝行誼昜諸士隨才造之多所成就

文皇靖難詔至思賢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卧不出迎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卽明倫堂爲舊君位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死之六生咸以身殉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

濟陽縣學教諭王省 附子禎

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省以親老乞歸養尋以文學徵

太祖親試稱旨當殊擢省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養得浮梁教諭丁艱起復改睢陽凡八年又改濟陽靖難兵至省爲游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舍省省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爲名明倫今且勿多

論只說君臣之義何如遂大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死女適邑人周鳳岐從之官郎墨簿聞靖難兵至濟陽女逆知父必死泣曰吾父必不生矣請于夫遣人往凡三往竟得其遺骸歸葬後有司祀之學宮子禎爲夔州通判亦抗節死云

沛縣主簿唐子清

唐子清沛縣主簿也不知何許人在沛有善政民愛之知縣顏伯瑋令沛專調兵令

邏察事皆付子清靖難兵執子清欲殺之將兵者欲且留子清曰吾願從顏令於地下死之

東平州吏目鄭華

鄭華字思孝浙江臨海人洪武丁丑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中詿誤謫東平州吏目或曰判官靖難兵起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柰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爲國妾獨不能爲君乎華乃稱疾尋醫携家托

〈其友無錫丞趙次進馳還東平時州長貳盡棄城走華獨率吏民死守憂勞病甚水漿不入口者三四日北將朱能攻陷東阿分兵取東平華曰守土之臣義不苟生請援山東不至乃力疾戰不屈死之時年甫三十台州祀華於八忠祠

沛縣典史黄謙

黄謙亦不知何許人以儒生爲沛典史果敢能戢下知縣顏伯瑋禮遇之益効力盡職靖

難兵欲執至徐招降謙感顏知己願與同死死之

永清縣攝縣事典史周縉

周縉字伯紳湖廣武昌人洪武中以貢入太學初授永清典史居官廉謹攝令事捕蝗弭盗俄而靖難兵起一時守令多相率迎降永清地尤近燕縉極力爲拒守計顧其民寡弱爭先逃散縉度不可爲懷印南奔將他圖焉道聞母喪還家以禮葬畢即出糾義旅勤王

戰艦戎器略具則聞南師熸而天命去矣縉乃走匿民間已而蹤跡漸露有司即其家捕獲械送京師縉自分必死慷慨就行至則朝廷特下之獄久之謫戍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屏迹田園年八十而終吳文定寬爲縉傳有曰以傀世之爲丁公而倖免者是時吏部言前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當
皇上靖難時俱棄職遠避宜寘法典俱逮戍縉其一也寧等不可攷矣

進士陳周

陳周不知何許人建文中第進士其先世與吳儼道衍善衍幸用于
文皇帝因薦辟之周乃遯隱錫山終其身不仕

應天舉人劉政

劉政字仲理蘇州長洲人穎敏力學平生以忠義自許建文元年舉應天鄉試第一時考官方孝孺試題出托孤寄命章得政卷喜曰此他日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乃百鳥中之孤鳳吾當虛左以處之明年試禮部下第建文君遜位孝孺被戮政悲忿不食而死

濟陽縣歲貢生高賢寧

高賢寧山東濟陽儒學諸生受學於教諭王省建文中貢爲國子生靖難兵攻濟南不下以箭射書城中使亟降賢寧時在城中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靖難後被執
文皇曰此作論秀才耶秀才好人命官之賢寧固辭其友紀綱時爲錦衣指揮方倖用事勸賢寧就職賢寧拒不聽曰君以軍旅發身余本書生食廩有年於義不可綱言於上全其志而遣之歸年九十七卒

忠節錄卷之四

都督廖鏞

廖鏞無爲州巢縣人祖永忠開國功封德慶侯父權嗣封鏞以適子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建文中與議兵事時宿殿庭靖難後文皇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嘗受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

文皇大怒令收孝孺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日罵

聲不絕廖兩子拾遺骸葬聚寶門外山上甫畢而廖氏亦見收兩子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衛鎮撫司奏獲鏞銘送刑部論死鏞弟鉞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昇俱謫戍邊鏞母東甌王長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

守居庸關都督余瑱

余瑱北平衛指揮使建文時歷官都督初與謝貴密謀不遂貴死瑱走保居庸關時宋忠承制令瑱守之瑱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

文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瑱若據此則拊我背宜急取之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遂專力擊瑱瑱且戰且守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忠忠又敗北兵紿曰石頭城亦破矣瑱曰石頭城便破吾亦不舍懷來力盡被執不屈而死

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陳質

陳質不知何許人歷官江西都指揮使有威

名建文初充參將守大同尋陞中府都督同知發代府陰事代簡王獲罪靖難兵出懷來質以西師助宋忠忠敗退守大同靖難後被執不屈

文皇曰質奸人害代王者遂誅質

鳳陽守將都督同知孫岳

孫岳洪武中從大將立功官至都督同知建文中充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脩戰守器械撤寺材爲戰艦樓櫓戈甲咸有法式列寨淮

西水陸有備靖難兵竟從下流渡淮至盱眙及金川門不守岳猶堅守中都永樂元年法司劾岳逮至京安置海南死

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耿瓛

耿瓛長興侯炳文仲子官至後軍都督僉事靖難兵起與江陰侯吳高及楊文率遼東兵圍永平不克退保山海關吳高被間奪兵徙廣西楊文守遼東瓛數請攻永平以動北平文不聽靖難後瓛論死

副總兵都指揮使瞿能

瞿能不知何許人驍勇有名洪武中以四川都指揮使與同知徐凱統兵從涼國公藍玉渡大渡河擊西番有功又與都督徐司馬為副總兵從都督聶緯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又副藍玉破賊雙狼塞建文君卽位從李景隆為裨將攻北平能力戰勢甚銳與其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景隆忌之不令速進以故北平得為備白溝河之戰能奮勇衝擊殺傷甚衆北平兵遂却渡河能及其子與北將房寬接戰寬敗

文皇馬阻于隄幾為能所及得高煦兵合又會大風起南師陣動諸將皆狼狽走獨能父子力戰死之精兵萬餘人皆沒無一還者

錦衣衛都指揮使宋忠

宋忠錦衣衛指揮使智勇有名洪武二十九年百户有論死非其罪者忠疏救之御史劾忠

太祖曰忠率直無隱為人請命何罪為弁宥百戶戍邊三十年御史劉觀劾忠作威福邀名譽調鳳陽中衛明年平羌將軍都指揮齊讓討西夷無功以忠為叅將從征虜前將軍楊文討之凱旋復官錦衣建文初剏忠以都指揮總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燕府護衛壯士從忠聽忠節制又以都督徐凱屯臨清耿瓛屯山海與忠相犄角且約張昺謝貴葛誠為內應及昺等遇害靖難兵起敗居庸關守將

余瑱據其城忠率所部至居庸關不敢進退
保懷來
文皇謂諸將曰宋忠擁重兵懷來必爭居庸宜
乘其未至先擊之諸將皆曰敵衆我寡難與
爭鋒宜固守以待其至
文皇曰此非爾等所知當以智勝難以
統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
忠激諸將士云爾等家在北
所滅盍努力復家讐報國

文皇急令其家人張故旗幟為
子兄弟相勞問無恙諸將喜
罵宋統兵欺我遂倒戈走忠令
文皇一麾渡河鼓譟而進忠敗死之子才
衛指揮後謫戍邊尋賜死

守薊州都指揮馬宣 附薊撫曾濬
馬宣不知何許人建文初爲都指揮守薊州
靖難師起宣謀起兵迎拒已而張玉朱能來
戰宣與鎮撫曾濬閉城堅守

文皇遣將反復諭之不下玉擁衆急攻宣率衆
出戰玉遣精銳衝入其陣宣戰沒濬亦死之
或云宣被執罵不絕口死

北平都指揮使謝貴
謝貴未詳始所自起洪武二十五年以錦衣
指揮僉事陞河南都指揮僉事署山西行都
司事二十八年坐趙隆事法當死
太祖宥之降河南衛指揮僉事建文君即位慮
北平有變兵部尚書齊泰薦貴智勇以爲北

平都指揮使俾覘燕動靜令其練兵即有事
先發後聞己卯六月貴部署七衛兵布城中
追王城外墻以木柵斷端禮四門
文皇命指揮張玉朱能等帥護衛勇士爲之備
能請先擒謝貴張昺
文皇曰彼防守既嚴猝亦難擒須以計致之今
奸臣遣中人來逮護衛官屬宜悉依所坐名
收之就令中人召貴昺付所逮者則貴昺必
來來則縛之一夫力耳乃匿壯士端禮門内

遣召貴㬱久之乃至衞從甚衆門者呵止之惟貴㬱得入至端禮門壯士出擒之將士移時乃知皆散走玉等率勇士捕之是夜攻九門已克其八惟西直門未下指揮唐雲单騎往諭守者散乃盡克九門于是上書清君側之惡而靖難之師起矣貴等即日被難

北平都指揮彭二

彭二亦未詳始所自起建文時爲北平都指揮有威名靖難兵起殺謝貴彭二叱曰早不

爲我謀急躍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餘人欲直入端禮門

文皇遣健卒格殺之兵亦散

北平都指揮彭聚

彭聚北平都指揮也與孫太副宋忠守懷來忠敗聚力戰死當是時諸將校爲靖難兵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以死大半不可考矣

北平都指揮孫太

孫太都指揮從宋忠戰懷來先登頗有斬獲靖難兵擇善射者並射太中矢流血被甲慷慨裹血力戰奮呼陷陣死之

西涼都指揮莊得 一作德

莊得洪武末爲西涼都指揮召至北平爲燕兵右翼出塞有功建文初隷宋忠麾下懷來之戰惟得一軍獨全後歷城侯盛庸與北師戰于夾河得奮力助庸斬大將譚淵已而北師以勁騎乘暮掩擊得力戰而死

北平都指揮使楚智

楚智不知何許人洪武中稱驍將數出塞有功歷陞都指揮使建文初守北平尋召還從李景隆統騎兵遇北師輒奮力戰夾河之役死于陣

都指揮張皂旗

張皂旗者逸其名不知何許人建文時以都指揮克偏將力能挽千斤毎遇北兵輒揮皂旗先登軍中呼爲皂旗張轉戰山東屢有俘馘至夾河力戰死猶執皂旗不仆北軍皆異

之

行都司都指揮朱鑑

朱鑑北平行都司都指揮守大寧北兵至大寧諸將陳亨房寬皆降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之建文君加卹典

文皇檄中所謂萬叚凌遲處死者卽鑑也

大寧守將卜萬

卜萬未詳所自建文時爲大寧守將謀勇自負每戰輒先登靖難兵畏之部將陳亨欲降

忠錄　卷四

畏萬不敢發

文皇乃行反間貽萬書盛稱奬萬極詆毀亨緘識牢密名所獲大寧卒解縛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怪問守者曰彼何爲得此守者曰遣歸通密書于卜都司以故得厚賞卒跪告守者曰能爲我請得偕行惟命是從不敢望賞守者爲請遂俱遣而竟不與賞不得賞者終不平至卽發其事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執萬下獄死籍其家未幾亨竟降貞遁遼東大寧相繼不守矣

都指揮楊松

楊松不知何許人積功官都指揮北兵陷徇耿炳文使松爲先鋒據雄縣北兵圍雄松令軍士登城大罵北兵益憤破城執松不屈死之

都指揮唐禮

唐禮歷官都指揮靖難兵起盛將軍以徐凱

忠錄　卷四

敗于滄洲引兵出德州營于東昌禮素稱戰將令將騎兵殿後而以孫霖爲先鋒營滑口靖難兵夜襲破之擒禮霖遁走

燕山護衛指揮盧振

盧振燕護衛指揮

文皇將起兵建文君逮燕官校令昺貴密約振爲內應昺貴旣見殺振不屈死之

指揮小馬王

王失其名每騎一小馬人遂名爲小馬王指

揮臨淮人
太祖朝功臣之子靖難師起調從李景隆行與
北兵戰于白溝河敗績脫胄付其僕曰吾爲
國死以此報家人乃慨然立馬竪鎗而亡

河北指揮張倫

張倫不知何許人河北諸衛指揮也勇悍負
氣嘗喜觀古昔忠義事建文初薊州衛官起
兵攻北平不克死倫發憤合兩衛官率兵南
奔結盟報國初從李景隆巳而從盛庸並有

忠　録　附卷四　十一

功靖難後招倫降倫笑曰張倫將自賣爲丁
公乎死之

指揮王賁

王賁不知所自起以指揮從偏將防守淮北
有膂力善騎射靈璧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
將兵敗賁被執遣還京復走鳳陽從徐知府
防禦靖難後追罪賁不屈死之

揚州衛指揮崇剛 崇一作鄧

崇剛揚州衛指揮沉鷙有膽略靖難兵起剛
練兵繕濬城濠御史王彬倚任之兵至專以
城守事屬剛晝夜不解甲他有欲迎降者忌
剛然畏彬不敢發及彬爲張本徐政所縛開
門降並縛剛剛不屈而死

府軍右衛指揮使宋瑄

宋瑄鄆國忠順公晟之長子建文中爲府軍
右衛指揮使數從諸將禦北兵有功戰于靈
璧瑄披甲躍馬先登斬首數級巳而諸營兵
敗瑄猶格鬪力盡死之靖難後晟功名大著

忠　録　附卷四　十二

封西寧侯永樂中兵部上列侯子孫名乞嗣
封瑄子本晟長孫當嗣
文皇惡瑄以瑄弟琥嗣之

留守右衛指揮僉事趙涼

趙涼鄂國公外孫其母與孝康皇后兄弟也
壯勇知兵建文初以涼爲留守右衛指揮僉
事信任之涼能效職無私交未逾月靖難兵
起涼時時奉密命往來諸將軍中覺察之靖
難後涼坐廢死

衛鎭撫徐讓

徐讓爲山西布政司理問材氣磊落有口辯應募賫書物至北平議和解兵受而不荅還授衛鎭撫軍前差遣戰殁

衛鎭撫衛健

衛健爲山西孝義縣丞讀書達吏事膽智過人與徐讓同應募至北平還授衛鎭撫與讓並赴軍前差遣戰殁

錦衣衛鎭撫楊本

楊本河南中牟人或曰浙江處州人初爲太學生精于遁法建文初募才略士本應募試兵部授錦衣衛鎭撫時吳王撫軍一日本請王出觀兵及登臺見大水淼茫平階而一軍皆不見本曰此水遁也帥師北向本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兵披靡不敢前遂破之自南北交戰諸將皆敗惟本與平安有功李景隆忌本不以聞已而本約日出戰諸軍爲後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園瓜我輩種熟乃爲他人採去耶竟擁兵不救本上䟽略曰刑屬三千罪莫大于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于盡忠忘君虐民者不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袁宇與耿炳文征討喪軍士二十萬于燕地皇上憐其爲

太祖故舊不忍加刑又魏國公徐輝祖征燕私存姊妹之情虧喪士馬皇上召回京師命大教場操練軍士又曹國公李景隆四月進兵

喪失軍馬無限皇上責問乃歸罪臣下乞假臣爲大總兵用一能官召募義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參謀軍政稽考等官臣自當保舉仍特命親王爲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于塗炭奠宗社于太山矣本遂帥孤軍獨出被擒不屈繫北平獄後

文皇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搖動索本殺之

文皇大怒以本有才略且欲用之也

燕山左護衞千戶倪諒

倪諒燕山左護衞千戶上變告府中事逮府中官校于諒周鐸等皆伏誅沒產靖難後捕諒不屈死之

錦衣所鎮撫周拱元

周拱元湖廣沅州人少讀兵書出入辰沅蠻中相文易蠻人信之建文初應募入京試騎射答發救錦衣所鎮撫軍前差遣占候輒中主將令引步兵防餉舟靖難後不屈死之

附錄

建文數年間諸將抗禦執縛委身不貳莫考其終者尤非一人滄洲之戰都督徐凱程暹陳暉都指揮俞琪趙滸胡原李英張傑德州之掠千戶蘇瓛滹沱河之戰指揮鄧戩東鳥眞定之圍都督甯忠都指揮劉璲朱榮雄之戰都督潘忠白溝河之戰都指揮何淸指揮滕聚定州之戰都指揮花英鄭琦王恭指揮詹忠渡淶水則指揮賈榮拔東平則指揮詹璟拔汶上則都指揮薛鵬渦河之戰則胡騎都指揮林帖木兒火耳炭哈三帖木兒婁鬼里淮河之戰則守將丁良朱彬靈璧之敗則都指揮孫晟王貴等一百八十餘人

忠節錄卷之五

盧振

盧振不知何許人亦不知何官靖難兵起與齊泰黃子澄徐輝祖輩謀畫戰守効力爲多靖難兵畏之遜國後逮至令降振厲聲不遜乃數其罪拘掠而死夷其族按燕護衛指揮亦有盧振蓋兩盧振云

周璿

周璿山東諸城人不知何官建文初北師起

璿練兵給餉爲戰守計夙夜不懈靖難後不屈死之妻王子鑾兒皆沒官或曰璿以神策衛經歷言事擢僉都御史後論死

牛景先

牛景先不知何許人亦未詳何官禦靖難兵數有功金川門失守景先變姓名易服出走死蕭寺中已而窮治齊黃獄逮景先妻妾發教坊司

馬坤

馬坤不知何許人亦不知何官靖難後不屈死

梁良用

梁良用者浙江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俱事建文君靖難後相率變姓名避去良用去爲舟師已而死於水或曰梁氏八人赴水死者五存者三

郭良

郭良不知何許人亦不知何官靖難後與梁

中節相約棄官爲道士去

梁中節

梁中節浙江定海人未詳仕何官少好讀老子道德經靖難後與郭良棄官同走出京城爲道士入山去

何洲

何洲海州人不知仕何官與宋和郭節友善素以忠義相易靖難後遂相約棄官爲筮人客死異域竟莫識其姓名

燕山衛卒儲福 附妻范氏

儲福常州無錫縣人洪武初隸燕山衛籍年二十餘頗好義靖難兵起福感憤挈母妻逃去　文皇即位詔挨購戍卒入伍至燕山福在錄中調曲靖衛復挈家行因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爲從逆之臣在舟中日夜號泣不輟竟不食而死母韓妻范爲營地葬之范時年二十有姿色居貧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官有

聞其寡者欲委禽焉既而諗其事曰此節孝婦也我安忍犯之一日范往澗水邊浣衣見其傍艸生若蘇席艸因取之織席售以養姑姑年七十餘終范營葬爲廬于墓傍亦八十餘卒席艸遂不生土人義之即其廬葺爲菴集尼居之爲崇孝菴

金川門守卒龔翊

龔翊字大章蘇州崑山人居金陵年十七爲金川門守卒靖難兵首入金川門翊不能拒大哭還鄉隱居教授宣德間巡撫周忱兩薦爲崑山太倉學官翊謝不就曰翊仕無害於義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諡爲安節先生

馮翁

馮翁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能爲對句及古詩詩輒自題馮二字或馬公或塞馬先生嘗作詩大書壁間曰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横滄海曲夕過滇池

濱光雯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主藉高昊比見補鍋匠歸即刻去時葢永樂甲申乙酉間未幾辭主人去莫知其所終

王公

王公名籍不傳永樂初突來金華東陽縣東山不言姓名惟披麻戴笠終身不易服號曰性天然又曰大呆子時爲王姓人題詩曰宗兄故知其姓卒死於東山

雪菴和尚

和尚自名暨號雪菴不知其姓亦不知何官何許人靖難初方黄之獄殺幾萬人謫戍窮邊死於道死於邊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方壯年慟哭落髮爲僧西南走重慶重慶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絕可廬和尚又走善慶里里中有隱士杜景賢者知和尚非常人與之遊往來白龍許山山旁有松柏灘灘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欲留居之景賢豪有力乃爲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入居昕夕誦經

山中人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意和尚不宜誦儒書恐有蹤跡然又不肯顯言言則恐和尚他去以故婉解之曰和尚釋也而誦儒乎請誦佛經和尚亦喻景賢意遂置儒經不誦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焉和尚又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朗讀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終卷乃已衆莫測其故景賢心知之然亦不問和尚和尚雅嗜酒日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客不至雖樵夫牧豎亦拉之入飲飲半酡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焉而寐和尚頎形秀爽揹槖白剪剪落筆成章詞不甚工密然意氣渙發能感愴人竟秘迹以歿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銘何許人和尚瞪目曰松陽問其姓名終不答遺詩若干篇後百二十餘年可貞子刻之然亦未敢顯行於世或曰和尚爲葉希賢浙江松陽人國初舉賢良任監察御史改授翰林學士建文壬

午六月之變家人驚潰相失疑其已死發喪以衣冠歸葬希賢實從嗣君出亡隱姓名削髮爲僧云

雲門寺僧

僧姓名不傳永樂時棲會稽雲門寺每從一童子攜茗具筆泛舟而遊賦詩滿袖歸則焚之不言所以人謂是建文時臣出亡晦迹者

東湖樵夫

東湖樵夫樵浙東臨海縣東湖上日負薪入

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宣讀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在或曰燒宮自焚矣樵夫痛哭遂投湖水中死竟不知何許人

耶溪樵夫

樵夫于永樂時樵會稽之耶溪上日鬻薪二束足食則已食已畫詩於溪沙畫已輒亂其沙人怪之一日窺其畫從後抱持之乃識其詩云夢入鵷班覲紫宸覺來依舊泣孤臣半

生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王蠋死有薇堪濟伯夷貧伶仃苟活緣何事要了炎炎一點眞尋遁去不知其姓名亦不知其所終

河西傭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六月遜國後傭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止衣葛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會家爲傭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之必覆之故葛衣夏或衣暑布布即新故葛衣仍覆其上後葛益故縷縷竟不肯脫人勸之棄置悶悶不答傭錢稍餘走市中買牛肉酒招諸乞兒飲傭作倦時每自吟哦常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識傭欲呼與語傭走南山中避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傭何人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囑曰我死勿殮我棺幸西北風大起火我颺我灰無埋我骨留家從其言

川中補鍋匠

補鍋匠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帕首桂短衣爲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人有欲學補鍋者授之不索謝錢但令肩其擔以從後學者至即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川中人識之皆呼爲老鍋匠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即不復索錢錢稍積囊中遇風雨寒暑不出即買酒飯自飲食常寄宿蕭寺一日忽夔州市中逢馮翁者二

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岩中坐語竟日學補鍋者屏不得聞語已又相持哭且別去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已後補鍋者業服偶值三數詩老酌酒聯句立於側怪其語澁而艱蹶然者再諸老怒曰汝能詩即續吾詩指前而應諸老驚起延之上坐請賦席上獅頭柑强而後可過此若病風然卒賸以死莫知其所終人或言其與雪菴和尚故僚友矢死不相問訊云

忠節錄卷之六

附考誤

一

建文之出奔王文恪陸文裕鄭端簡俱詳載其事以爲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朱允炆也胡濙名訪張儠僊其實爲我衆聞之大驚以聞

詔傳送入朝衆無識者僧曰固也有中官吳誠者俾驗之亦不識曰吾賜汝肉汝兩手俱有

所執伏于地而口取之記否誠始拜而哭命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而史不及之豈有所諱耶薛應旂憲章錄則言正統十二年廣西思恩州獲異僧陞州爲府土官岑瑛爲知府瑛初遇老僧于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應能也曰此非吾姓名吾有所托而逃者汝不聞金川門之事乎云云瑛大驚送之京師使尚膳太監吳亮識之其說亦如諸公攷之史第云正統五年有僧年九

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紿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四十年苦今滿矣宜亟返邦國命其徒清進特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掷溥械至京會官鞫之乃言其姓名爲楊行祥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爲僧歷遊兩京雲貴至廣西

上命錮之錦衣獄四月而死同謀僧十二人俱戍邊衛此事與應旂所紀相近然應旂實借此而附會前說耳其人乃楊行祥非楊應能

錄　卷之六

也建文以洪武十年生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耳不應九十餘也是時

英宗少三楊皆其故臣豈皆不能識而僅一吳誠識之識之又何恐下之獄而死戍其同謀十二人也且事發于正統五年非十一年也思恩故府未聞其年陞州爲府野史又載建文詩三首恐皆好事者附會語也大抵建文出亡與否不可知僧臘已深當滅跡以終未必肯出所以有此紛紛者止因楊行祥一事誤耳

二

枝山野記言

張太后大漸召三楊于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辦者士奇首對有三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脩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之號

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曰曆日行于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

錄　卷之六

后納之或曰請謚爲神聖皇帝其二云云

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已誅

文皇帝詔收其片言一字論死乞弛其禁聽令存而傳之

后默然未荅三楊即趨下叩頭臣等已受顧命遂出而憲章錄亦因之按

張太后遺詔今存未聞有此三事也即有之實錄何以不書以失國之君加神聖之謚尤爲不倫且孝孺集成化時始出

三

遜志死節事至今二百年人皆歷歷能言之其成仁取義之死靡悔斷然不可磨滅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欲自飾其非爲史肆以醜言詆之是可恨也故彭惠安公韶過江南題詠有云神考早謝世太孫推正適嫌隙日以開讒言肆罔極居然尾不掉大都勢偶國府有黄春常輕佻故無匹蹤跡類叔文論事將造膝一旦削侯王匆惶何太忽細人暗大體國釁此焉隙漁陽動地來六軍盡股慄齊公

爲司馬折衝乃其職内相方夫子樞機資密勿又有黄門陳自少稱英特之死矢靡他鼎鑊甘如蜜所貴賢士模萬死奚足恤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聖人順天命四海瞻堯日爾胡守戇愚甘心取族滅不覩解與胡秉時附鳳翼恩寵日日加聲名垂簡册方之大節不待此而明輒附載之

四

開國功臣錄及革除遺事皆載長興侯耿炳文歿于戰陣與吾學編稍異功臣錄乃定遠黄金所輯金與炳文爲同鄉其考據必核吾學編當是傳聞之誤耳

五

吉安志北師薄都城羣臣多往迎附王艮獨閤門痛哭與妻子訣曰吾不復生矣安能顧若等哉遂自鴆死别記艮以辛巳九月卒帝遣禮部侍中黄觀諭祭非也恐艮家畏及追

戮故遷就於日月之間以避之吳康齋述所目覩可據

六

西樵野記言張紞少有學行尚氣節國初以人材赴京師初授部職建文時尋陞廣東布政使後

太宗登極召回謂妻子曰吾荷

先帝之遇起自草野一旦至此今大事已去惟一死可報國耳卽沐浴大慟投鍾山下龍潭

而死有妻一妾二男女四見張死義亦隨投之繼以婢僕數人慟哭云人而無義不死何爲吾主公輩皆爲國亡予等獨不爲主人死乎悉把臂並投于淵以死按紈以建文元年入爲吏部尚書此云太宗召回非也喬世寧作耀州志備載紈於
成祖即位時自縊於吏部後堂以死絕無投淵之說且言有子三人敔豆籩後敔舉懷材仕爲四川按察司經歷相隨入水之事亦未嘗有喬爲張鄉人言必有據野記眞野人語耳

七

谷府左長史劉璟傳邑人陳中州撰謂
高帝授璟爲閣門使金書除奸摘佞四字于鐵簡賜之令擊百官不法者後遷谷府長史提調肅遼慶寧燕趙六府事鄭端簡公亦因而筆之書吾謂此眞齊東野人語中州青田人誇大誠意伯家事而附會之耳金書鐵簡此優人彈唱宋八大王事也

高帝豈以鐵簡賜閣門使至谷府長史一小府佐豈有提調六府之理肅府在甘肅慶府在寧夏秦王在西安韓王在平凉未就國安能遥制洪武間趙王杞甫封即逝時無趙府趙府文皇第三子也不意端簡之博洽而亦舛誤至此

八

鄭應旂革朝遺忠傳言劉璉任江西叅政聞內變集兵往救之以死自誓卒死之人謂忠烈可並方孝孺按璉爲叅政洪武十二年已前死不及靖難事也蘇平仲集有璉墓誌銘可證應旂當爲影撰語

九

閒中今古録言
祖訓條章云後代不許設丞相革除年間又設左丞相齊太右丞相黃子澄故靖難後定其罪名曰齊黃黨惡是也按齊以兵部尚書黃以太常卿預機政謀削諸王當時何嘗有左

右丞相靖難檄止稱齊黃黨惡亦不言左右
丞相也

十

李文達天順日錄記鐵鼎石死義甚烈二公
皆鄧人也故能知之王文恪紀聞謂公死後
二女入教坊數月終不受辱有鐵同官至二
女爲詩首章所謂今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
與訴琵琶不知同官者何人乃敢以此語聞
上乎第二章所謂春來雨露深如海嫁得劉

郎勝阮郎亦似已嫁後詩也按立齋閒錄云
公於三十五年十月十七日遇害子福安發
河池千戶所充軍父仲名年八十三與母薛
安置河南一女四歲發教坊似與文恪少異
二詩或出好事者之口亦未可知然當時以
鼎石非內朝臣故雖數窘
上且不屈而尚未至族誅

十一

枝山野記謂駙馬梅殷受遺詔誓納勉强繹
兵以直言取忌忽密旨令駙馬王其募能刺
都尉者官超三級王燕知失機指揮許至發
到囚四十餘人奏報
上大悅令其侯梅早朝到竹橋擁以登舟待行
渡脚板卽掀擠其下水淺不能沒奮舟篙其
背而死大長公主入朝號慟語
太宗命卽捕許至等詰問曰汝于梅都尉何仇
對曰有旨
上怒卽命金爪搥折其齒併其從皆斬於竹橋

以報都尉其三子皆至今世襲指揮使云按
誅殺梅殷者都督僉事譚深趙曦而發其事
者都督許成無所謂許至與王駙馬也深曦
挾私恨及窺伺有之言奉旨則誤矣

十二

顯忠錄云靖難師入索傳國寶不得或言許
尚寶已赴上游起兵矣因命執其妻翁氏幷
二女配象奴奴叱取釵釧出市酒殽翁遂携
二女率家屬十人赴淮淸橋溺焉有司收其

尸弁二女具棺歛以待朝命不報天順中池人至南京柳林破棺猶有存者詢之父老咸曰此黃狀元妻女云按實錄翁夫人投通濟門河以死非淮清橋也翁給配象奴令象房正在通濟門外傳聞翁及二女順流至賽工橋相持而立顏面如生烏鳶類皆不敢近久之土人瘞於橋側此爲近之淮清橋岸舊有青溪姑廟一妾人指爲夫人與女之遺像今并祀黃公於其中然實非當時死所

十三

革除錄言陳敬宗於靖難初迎附按敬宗永樂甲申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是時陳未入官何從迎附作者之不考如此

十四

顏伯瑋傳言伯瑋死西楊學士過沛以詩悼之劉忠愍學士和其韻楊與劉同被難不死楊後登相位劉以直諫下詔獄死按劉永樂十九年進士而言與建文壬午之難眞成夢語耳且劉爲侍講亦非學士

十五

石撰平定州人靖難死節州志載撰洪武中爲寧府左長史

太宗靖内難諸郡縣皆下江西城獨爲守備

上怒攻拔之得撰不爲屈遂支解而死此恐失實按寧始封乃今之大寧與太宗同起兵渡江因不之國江西之封乃在永樂中安得撰守備江西仗節此當是約兵之日在大寧盡

節不當繫之江西

萬曆初京兆奉
上詔書建祠治城祀遜國死事諸臣時汪公
宗伊爲表忠錄以傳然未備也海州張公朝
瑞來爲京兆丞公氷蘗之操冠絕一時於民
風士習尤所屬意論者謂公清畏人知如胡
威愛而能誨如子產眞篤論也已遷大鴻臚
三載復來攝京兆捐俸錢置學田再三不勸
學宮之側造石梁貢院之前徙甓治阡築避
雨之舍種種料理悉爲經久計念遜國忠臣

義士寔繁其人手裒遺事而爲此編凡增至
六十餘人主成躬奉以入祠當是時公亡恙
也乃皇皇然若不能以日者及薦獻如禮輿
情大快詰朝而公遂殞嗚呼異哉豈諸公靈
爽在天其禮有待公而成者歟公熏然慈仁
之君子至論其守則賁育不可奪有如不幸
處安危之際其能爲遜國諸公無疑也然則
此編之修亦其臭味然與中丞耿公定力諫
議祝公世祿擬具公事行請贈謚於

朝而未果姑識於此俟采風者觀焉甲辰夏
日焦竑題

忠節錄六卷 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明張朝瑞撰朝瑞字子禎海州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南京鴻臚寺卿朝瑞以宋端儀革除錄至鄭瑛萃忠集記遜國諸臣事者凡十七家互有舛漏因輯此書載當時昭雪之旨於卷首明非私撰自第一卷至五卷記徐輝祖以下凡一百六十三人附錄十六人以官階為敘不分差等第六卷目考誤如辨建文於天順中由滇至京唯太監吳亮識之當時三楊皆其舊臣不應僅一吳亮能識舊主而建文時年六十四亦不得有九十餘歲其考證最為明確所列十七家書外尚有高壁之幽光錄陸時中之遜史姜清之秘史王會之野史袁褧之奉天刑賞錄諸書朝瑞未及蒐考然大槩已備於此矣

吳中人物志十三卷

〔明〕張昶撰　張獻翼論贊

浙江圖書館藏明隆慶四年張鳳翼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吳中人物志十二卷》提要

張景春吳中人物志序

昔魏劉邵撰人物志由性原以導情流而材理晰焉至宋義慶因著世說而品類加詳蓋含靈代間嶽峻降神杜鳴表瑞迄採百城僻搜十室固或云乏矧吳之巨麗乎然國史不詳郡乘亦畧于是乎始求之野矣張隱君者抱逸民之雅致晞良賈之深藏葺西園以屏居倣東都以著論人稱曰西園公云博綜前史旁詢今獻上自成周下迄我

明歲以千數代經屢革有聞必書為類十有三為卷十有二共得若干人題曰吳中人物志展卷之餘怳若神對曠世相感實為美談夫自國瞕敘列曾不數人子政之傳列仙玄晏之傳高士胡訥之錄孝行費樞之撰廉吏或纂名士於閭川或紀耆舊

於盆部賢媛貞女惟述房中法羽神僊止輯方外奚若隱君考載之全乎近覲祝京兆之徃哲顧司寇之新編闡微揚陋茲為宗鏡矣又若計然著書端木習道隱君豈徒脩業而息之者乎是編也隱君之孫天台吏滂收而蘊諸篋季孫沖之子太學生猷翼更為刪次系以論贊辭嚴而作者之意益彰矣若靈運著述德之篇姚班廣紹

訓之志家風罔墜世業攸徵韓子亦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其斯之謂乎余既快覩爰識簡端　隆慶庚午孟冬朔

賜進士奉政大夫吏部司勳郎

勑僉雲南憲使郡人皇甫汸子循撰

吳中人物志卷之一

明長洲張昶纂輯

曾孫獻翼論贊

鳳翼燕翼校刻

孝友

漢

張武吳郡由拳人也父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内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亡失尸骸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常持父遺劍至亡處祭醊泣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

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絶命

宋

顧悌字子通雍族人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孫權時為將軍言辭切直朝廷憚之悌父向歷四縣令致仕毎得父書灑掃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父終飲漿不入口五日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像設神座於下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

陳遺郡人宋初為郡吏母好食鐺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毎煮食輙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斗恒以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因此得活母晝夜

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遂孫入戶再拜號咽母豁
然即明

顧訓之仕宋太原太守五代同居子孫富盛闔門雍
睦家有百口時人重之

顧昌衍郡人居喪幾至殞性王儉言之天子謂張永
之甥授尚書庫部郎

張敷雍州都督邵子也性整貴好讀玄書兼屬文論
父在吳興亡敷往奔赴自發都至成服凡十餘日始
進水漿葬畢不食鹽菜遂毀瘠成疾未朞而卒孝武
詔贈侍中

張暢字少微弟牧嘗為猘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蟆牧
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即愈暢與從
兄敷演鏡齊名

張稷字公喬幼有孝性所生母劉無寵遘疾時稷年
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每劇則終夜不寢及終毀瘠過
人州里謂之淳孝長兄瑋善彈箏稷以劉氏先執此
伎聞瑋為清調便悲感頓絶遂終身不聽之父永及
嫡母丘相繼殂六年廬於墓側

齊

陸厥少有風槩永明九年州舉秀才父閑被誅厥坐
繫尚方尋有赦厥恨父不及感慟而卒年二十八有
文集十卷弟絳完襄絳當關臨刑時抱頸求代不獲
以身蔽刀行刑者併害之

梁

陸襄字師卿齊揚州別駕閑子侯景圍臺城襄直侍
中省城陷奔還吳義兵夜襲郡殺景僞太子蘇單于
推襄行郡事襄與景將宋子僊戰於松江敗績憂憤
卒年七十襄弱冠遭家禍釋服猶若居憂終身蔬食
布衣不聽音樂五十餘年

陸景融蘇之吳人元方子為象先後母弟象先被晉
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母為損感人多其友

顧協晉司空和六世孫幼孤舉秀才為廷尉正清介
有志操自丁艱憂終身布衣蔬食不復更娶卒無胤
嗣無衾以斂武帝悼惜詔資給喪事

陳

張昭吳人幼至孝父熯病渴嗜鮮魚昭結細捕魚以
供膳弟乾亦有至性父卒兄弟並不衣綿不食鹽酢
日食升麥屑粥每感慟必嘔血

唐

縣令拾遺崇敬子事繼母篤孝舉孝廉又策賢良拜

給事中憲宗問政所先登勸順納諫諍內外傳以爲
讜言
龔景才字敦禮五世同居以孝義稱麟德九年旌表
其門
丘爲嘉興人事繼母孝嘗有靈芝生堂下累官太子
右庶子時年八十餘而母無恙給俸祿之半及居憂
觀察使韓滉以致仕官給祿所以恵養老臣不可在
喪爲異惟罷春秋羊酒初還鄉縣令謁之爲候門磬
折令坐乃拜里胥立庭下既出乃敢出經縣署降馬
而趨年九十六

陸南金字季孫開元初少卿盧崇道抵罪徙嶺南逃
還僞稱南金弔客突入其舍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
事覺詔御史捕按南金當重法弟趙璧自言匿崇道
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御史怪之趙璧
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御史
驚上狀玄宗皆宥之南金知書史操履謹飭張説陸
象先稱其賢由庫部員外郎以疾改太子洗馬卒
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郡人祖裒父緒皆不仕公着
生三歲喪所親七歲見鄰母抱其子哀感不食因請
於父絶粒奉道與其幽贊父憫而從之年十七勉令
就學年二十一五經及第授集賢校書郎秩未終歸
侍鄉里遇父喪躬負土成墳哀毀之容人爲憂之里
閭成風皆敦孝悌
宋
龔明之練川人性至孝幼事祖母李李年七十二病
且革明之潛灼頂祝天願減巳五齡以益李壽詰旦
李病即愈果又五年而卒嘗數千里外護母弟二喪
歸葬曾不以貧自阻年六十始應鄉貢或勸少匿其
數嘆曰吾誰欺竟書其實晩以特恩廷試授高州文
學年踰八十法不應仕吳士在朝者列其行義薦之

鄉人又請于朝超遷宣教郎致仕嘗撰中吳紀聞三
卷卒年九十六
周容父伯乙母朱氏容早失恃事母至孝爲人所稱
爲縣從事嘗有事于項山得數栗附歸以奉母妻匿
之以他栗進他日母出之以食容容心疑焉遂詬譴
其妻容卒邑人祀之
范純佑蘇郡人仲淹子性孝事父不違左右仲淹出
鎮關陝純佑與將卒錯處鈎深擿隱得其才否由是
仲淹任人無失而屢有功後以蔭爲將作大匠弟純
仁父沒始出仕

陳裖字震亨褒之後也父遵出贅李衡女因家崑山遵死裖幼貧無以葬得地圓明村卜者云不利長子裖曰使親歲得寧貳不宜於裖二弟尚可主祭遂葬焉天性至孝以祿不逮養刻木為親像一飯必祭急義樂善好汲引後進有過失必規正之為文簡健高雅無宋季陋習

李鼇者壽昌令璲之子也璲濮州人咸平中自睢州罷官北歸舟過吳江而卒即葬于天平山鼇時尚幼奉母鄭家于蘇天聖中鄭卒與璲合葬鼇倚杖寢苫廬于墓側早夜悲慟甘露再降于松栢朝野名士皆

為賦詩鼇又以母嘗誦金剛經刺血為書刻於墓下郎中楊備表之

元

朱良吉支塘人延祐乙卯冬母錢病危刲胷肉煮粥以進母啜之而病愈良吉心痛不能起邑人聞而過其家覩其瘡僅五寸氣騰出為納其心以桑白皮線縫之不逾月而愈

國朝

戴君用吳人父福洪武中因監稅失火法當死代父刑于閭門其妻吳氏守節旌表

楊琡字公蘊天性孝義永樂間入京師遇館人喪不能舉將鬻其子琡探囊中得鈔三十錠助之後歸母顧氏遘疾藥不能效琡籲天刲股作羹以進母食之疾尋愈

顧亮字寅仲吳邑人五月而孤事母曲盡孝誠娶婦不能事姑母不言於亮亮潛知之遂出其妻單居旅泊者踰十年母沒如母存之日太守況伯律以為郡中之賢者無過若人逮書塾延之子犯薄刑况公欲寬之亮執不容宥堅請寘之於律

楊翥字仲舉少孤貧從兄戍武昌為鄉校師為人端

厚和裕事母及兄孝弟著聞

徐植字元秀常熟縣人父彥達掌鄉賦狃于元季弊政賦入後期法當刑植時年二十八赴所司自陳引為已罪所司不能奪遂從其請臨刑有詩曰父母恩同天地高願將一死報劬勞三杯白酒濃如鴆七尺青絲利似刀風送斷魂歸故里月移枯骨葬荒郊過知親族偏憐我淚灑西風濕布袍邑子王廷珪為作孝子傳

錢迪甦之子少有至性洪武初父坐事當刑迪慨然詣闕求以身代上許之死時年甫十八甦得老而終

從子寬感其孝為特祠於家

蔣安字仁伯洪武間其弟愁以累戍開平安時為邑諸生去巾幘詣御史泣曰愁幼弱不任戍且老母所鍾愛請以安往御史許之

張巽字公遜洪武間兄公讓坐事戍貴州殁于戍所有司檄取戶丁補伍父命公豫往巽曰弟幼弱宜留以侍親且遠戍勤親之憂吾當往父不得已遣之鄉人皆予其義

居璠字永美嘗熟許浦人性淳朴自其四世未嘗析爨璠尤有義問

論曰列士者以孝義為本文辭為末孝弟者以致養為先榮覩為後漢世忠孝成俗乘軒服冕非此莫由宜永保其宗社長守其祿位也晉宋以來非出衣簪之下多發畎畝之中王公大人曾不與斯人之徒齒以此言聲教非卿大夫之恥乎有官非閒達而祿逮親有祿不及養而長不自堪有昆弟爭死而身全有夫婦俱喪而名立訓不奉于貽謀規不禀于聖善而篤于天性膝下之歡自足焉茂章嘉樹榮枯于庭宇走獸翔禽馴狎于墓廬村為孝敬村里為和順里有不揄徽烈于當年揚休名于千載者哉粵稽有吳縱橫一千里上下五百年刲肝割股比肩而立廬墓成墳旋踵而至陳振刻木為親秦玉伏棺滅火入夢而授紫蘇陳貞之孝感也始花而得三芝瞿興嗣之精誠也顧榮致書于鄉人后主制銘于宮舍季儒赴難於兄周彬振撫其弟非弘愛敬之理而能然乎亦有禱北辰而疾愈膳北土而得魚雕胡盡生於湖中霜橘嘗懷于賓座吳人以為美談亦足稱也若乃忠貞如張四山尤稱純孝雍睦若顧覬之獨秉忠義傳雖匪一義兼在三孝立則忠遂矣孝之大也不其然乎

贊曰脩途尋遠蒸蒸孝思顧我復我生之育之圖形畫像色悅聲怡循陔陟屺問豎求醫祥禽瑞兔甘露靈芝之消塵語孝河海稱慈荊棠匪萃棣蕚成詩姜李並駕曾閔同規

吳中人物志卷之一

吳中人物志卷之二

長洲張㫤景春甫輯

曾孫猷翼論賛

忠義

春秋

蹷由王餘祭之弟魯昭公五年楚伐吳蹷由犒師楚王執之将以釁鼓使問曰女卜来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将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

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将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吉孰大焉乃弗殺以蹷由歸

要離吳人闔廬憚慶忌在隣國有萬人之力恐合諸侯以害吳伍子胥乃進要離要離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見慶忌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慶忌信其謀練士卒遂之吳将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慶忌上風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曰嘻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江愍然不行謂從者曰殺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絶從者出之要離乃自斷手足

伏劍而死

張胥鄙譚夫吾吳士也前交而後絶張胥鄙有罪拘将死譚夫吾命徒而取之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絶吾聞之君子不為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閭聞之令使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遂觸牆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仕而不受倿也不知而出之愚也倿不可久倿上愚不可以仕君吾行踁矣人

悪吾生吾亦耻以此立於世乃絶頸而死
王子地王孫彌庸皆夫差臣也魯哀公十三年越伐
呉為二隊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彌庸見姑蔑
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太子友
曰戰而不克将亡國請待之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
陽越子至復戰友與彌庸於姚皆死之
伍員字子胥自楚仕呉與謀國事實與呉國呉國強
於天下員之力也及夫差信讒賜員以屬鏤盛以鴟
夷而浮之江呉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

漢

彭脩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也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
休與脩倶帰道為盗所刧脩困迫乃抜刀前持盗帥
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耶盗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
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郷黨稱其名後仕郡為功曹
時西部都尉宰鼂行太守事以微過收呉縣獄吏将
殺之主簿鍾離意多諫甚切鼂怒使收縛意欲案之
掾吏莫敢諫脩排閤直入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
攀毀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為賢君主
簿為忠臣鼂遂原意罰貰獄吏罪後為呉令與太守
倶出討賊賊交射之脩障扞太守為流矢所中死

下宗安縣人漢桓帝時太守薛固為法吏所枉下廷
尉崇與同郡烏程銭譲詣闕稱寃廷尉因崇等以兵
圍守若毒持之崇譲恬然自若枉聲彌厲天子聞而
奇之乃赦固罪

晋

朱桓呉郡呉人権為将軍桓給事幕府後為濡須督
魏使曹仁将歩騎数萬向濡須欲襲取州上遣其子
泰来攻城桓身自拒泰泰焼営而退卒後家無餘財
権賜塩五千斛以周喪事
張褘呉郡呉人少有操行晋恭帝為琅邪王以褘為

郎中令及帝践祚劉裕以褘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
薬酒一甖付褘密令鴆帝褘既受命於道自飲而死

齊

陸超之郡人齊江州刺史晋安王子懋防閤隆昌元
年宣城公鸞既專廢立又殺鄱陽王鏘隋郡王子隆
等子懋欲起兵謂超之曰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
為義鬼鸞遣軍主裴叔業先襲尋陽道将陸子懋参
軍于琳之入齋害子懋琳之勧超之逃亡超之曰人
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晋安之眷亦恐
田横客咲人端坐俟命王元邈嘉其節厚加殯斂

張冲字思約明帝時為郢州刺史梁武起兵手書諭
意冲確然不回東昏遣使領兵及糧運送冲使拒西
師梁武軍主曹京宗過江攻郢城冲固守不屈病將
死屬府僚以誠節言終而卒
張嵊梁左僕射稷子方雅有志操侯景陷建鄴賊行
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嵊嵊斬其使仍遣軍破
神茂景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助神茂擊嵊嵊親出督
戰城陷嵊釋戎服坐於廳事賊臨以白刃不屈執送
景景將舍之嵊曰速死為幸乃斬之子弟遇害者十
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

虜求恩於是皆死賊手

宋

葉夢得字少蘊蔡京在位多所變更夢得引周官太
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言甚剴切又極論士大夫
朋黨專內重外輕之弊乞身先補郡力抗權貴
范成大字至能隆興再講和失定受書之禮假充金
祈請國信使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書式進金主大
駭左右將笏摽起之成大屹不動竟全節而還
邊知章字公望歷永靜軍通判律學博士靖康初金
人犯闕尋以和議退澶淵當孔道明年春告諭代者
避禍懲期虜將復動或勸知章逃去知章抵書平江
諸弟以謂去歲兵至宜敵不敵今歲既盟宜和不和
速禍必矣苟求幸逃豈不媿守邦匿詔事乎藉使非
力所能而死當見吾祖地下無醜顏其冬虜至城下
軍潰于內遂死之
朱良字良伯祖公綽光祿卿父季端為郎屢典名郡
良仕秀州海鹽尉建炎四年金人犯順車駕南幸分
兵入縣境良謂僚友曰今日乃忠臣義士死國之時
也被甲執戈集射士百餘奮而前金兵數人死衆為
披靡然力不敵竟死同郡時有武舉進士保義郎孜

為婺州永康尉賊衆犯州與兩浙兵馬鈐轄閻瑋婺
州諸縣弓手將領馬珍俱被害
孫寀臨之子朝議大夫載之從子也寀以朝散郎奉
使金國問上聖起居守節不屈金人裹以油絮焚之
罵聲不絕而死
郭元邁字英遠應募奉使時建安魏行可假河北金
人軍前通問使元邁為之副行次河朔以尺紙付家
云去彊當驍棘時難保全生此身已許國矣至虜廷
上書酋帥粘罕乞歸二聖金人留之不遣尚書洪皓
北歸言其以身徇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元邁

不肯髡髮換冠卒于虜中
彌遜字似之累官起居郎以封事剴切貶知廬山縣宣和末知冀州金人犯河朔彌遜捐金帛致勇士脩城堞決河護塹邀擊其遊騎斬首甚衆兀朮北還戒師毋犯其城自被論以來垂二十年及復居職論事鯁切如初秦檜再相獨彌遜與晏敦復有憂色彌遜請對言金使請和欲行君臣之禮有大不可檜嘗邀彌遜至私第曰政府方虛員苟和好無異議當以兩地相浼荅曰彌遜受國厚恩何敢見利忘義今日之事獨有一去可報相公次日彌遜再疏辭愈切直檜大怒彌遜引疾上疏乞歸鄉里朝廷思其忠節

周虎字叔子靖康中徙居常熟為人倜儻輕財尚氣慶元二年武舉進士授殿司步軍同正將除武學諭閤門舍人充金國賀生辰接伴副使開禧二年知和州時虜會諸道兵加渠帥以平南盪江等號長驅入寇圍和州甚急虎部分將士乘城拒守其母何氏摭孫息期與兒偕存亡虎謂父老曰吾國家守臣一朝去此則為奔亡之人失節敗名生不如死效死弗去雖殘猶生吾計決矣合戰凡三十四殺虜驍將以十數最後射死其右帥石砣鍵虜引去於是和議堅決而江淮安焉虎謚功歸毋進封永國太夫人故賞不及虎州人德之生為毋子立祠

滕茂實元發從子也金人入寇茂實假工部侍郎出使河東割地太原陷黏罕將收為用遂寘代州使茂實易戎服又驅巾幘稍高者數人至前殺之茂實弗動自為哀詞復篆宋工部侍郎滕茂實墓九字寄授其友董詵囑以後事欽宗過代州茂實具衣冠迎謁拜伏號慟請從舊主俱行金人不許其後竟卒

王珩字介玉倜儻負氣節酒酣嘗舞劒為樂孔彥舟為舒蘄鎮撫使厚禮聘珩奏為幕屬初推邦彥知東平彥舟隷麾下因事叛去及聞邦彥發書樞密心不自安又宣州韓世清伏誅及韓世忠自湖外破劉忠俘馬友順流東下彥舟疑其圖己遂有異志問計於珩珩正色荅之曰總管被命鎮撫二州位優祿厚豈可負朝廷自陷不義諭以順逆凡數百言彥舟怒囚之越數日復問之珩曰君不能與韓公爭先立功以報君父顧乃甘心與逆賊為比而慮其見圖耶欲富貴能逮大勳於國家則可何獨比虜能富貴人哉君誠欲反幸先殺我執謂王珩而從賊耶彥舟竟沉珩於龍眠磯與妻子俱死珩嘗有讀楚詞詩意以原自

兇

姚舜元字景瑞少拳勇以武功為保義郎平江府東南副将守吳淞德祐改元冬元帥下平江時姚氏為邑巨族民樂歸附舜元語弟舜賓及舜賓子應龍曰國家徳澤在人大本未去收合散亡以應内援外事可圖也未幾元帥偏将東狗會黄霧四塞襲兵倅至舜元無備與弟舜賓姪應龍及次子興龍俱死之

元

孟文龍字震翁孟子之後昭慈后五世孫中銓試授廸功郎自咸淳以来被命主昭慈祀事元兵下江南平章史弼欲薦起之文龍致書以死辭乃止自是不出戸庭以讀易終身

楊椿吳人少尚節義元末叅政脱寅辟為叅謀守婁門張兵至衆皆潰椿獨擐甲持弓匹馬突出刼之身被数鎗死

陳譓吳人善詩賦至正十六年兄訓為江浙行省纂官還家視弟俄遇兵亂入室被斫譓以身蔽弃遇害

國朝

劉政字仲理蘇人父以禮學識淹博洪武初薦授浙縣教諭公從宦得肆力問學革除己卯以春秋中應天府郷試第一時國家多難試題出可以託六尺之孤一章考官侍講方孝孺為時儒宗得其文驚曰此他日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批之有群鳥中之孤鳳乃吾當虚左以處之之語公平生忠義自許壬午歳聞國事感慨不食死

黄鉞字叔揚蘇州常熟人以生員除宜章典史洪武二十二年己卯舉湖廣郷試明年庚辰第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封駁甚多辛巳即建文三年以父喪歸其所厚翰林侍讀方孝孺弔之屏左右密言曰北方不靖蘇常鎮京師之左輔應北之右臂也君吳人朝廷之近臣今雖去當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為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以納盗也童俊狡獪不宜獨守任吾近見其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游此其心不可測也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寛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於定亂耳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必待戎馬至此亦已晚矣孝孺乃因鉞附書於善以忠孝相勉期戮力王室以濟時艱危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以死自誓鉞至家因父殯在陂上舊廬即徃居之足跡不入城邑壬午靖難師起日促姚善受建文君摠詔率蘇

松常鎮嘉興五郡兵馬勤王善以書招鉞鉞以親喪
尚在殯請即日營葬畢事乃可趨命既而童俊果以
鎮江降　文皇帝正位詔累姚善罪狀收之善麾下
許百戶性權詐因得親善縛善邀賞鉞聞之慟哭遂
絕食閉目三四日死以家人救甦或傳言欵服　上
赦其罪復瞠目曰吾知善為人決無二心吾且少俟
之善事定吾獨死未晚也脫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
希直者孝孺字也遂復稍稍食其年七月十日善就
刑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祠而哭之曰吾與
君同受國恩不幸有國難義同許身君與希直同死

國吾忍背義獨生乎祠畢詒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
衣冠奮身入水死

范純字誠夫成化初勅僉四川風裁肅然時松茂有
警純督運抵威州寇來攻城以計破之再轉松潘時
萬安居內閣其子驕橫純以法繩之故官久不遷又
有當道市珍禽以充貢每銜索金至數百兩純白止
之弗聽嘆曰吾不能為尸庇可復仕乎即移疾歸

楊瑛字潤卿嘉定人弘治初為給事中上疏請革弊
政以保初治嘗夜出遇貴璫爭道不恭批其頰璫泣
訴於上上云知是長楊何不讓之其受眷注如此

龔弘字元之嘉定人知兗州縣吏有貪汚不法者聞
風輒解印綬去闔郡屛息時中貴李興過兗州聲勢
張甚弘獨長揖不屈後有一巨璫縱奴殃民弘擒其
首惡六十三人置之於法

李應禎字貞伯一名甡其先汴人建業南渡寓居蘇
之長洲遂家焉祖士文永樂中以名醫薦入太醫院
應禎與弟應祥同生於南京景泰中以儒士中應天
鄉試卒業太學時中貴人牛玉用事士爭出門下玉
雅聞公欲延致之一日詣太學公避不與見頃之
拜中書舍人故事賜百官燕中書舍人坐給事中御

史上頃歲禮部大臣輒易其次公抗章斥其非至再
語侵大臣大臣竟持其議既而不樂與同舍之倖進
者俱乞補教官不許尋召直文華殿時荊襄流民定
居既久言者欲逐之公上言宜就撫其衆逐之非便
朝廷是其言命有司縣其地壬辰詔寫浮屠書公辭
非臣職上章極論其非是忤旨廷杖之幾死久之擢
駁直

論曰忠正為人臣之本功雖不成志節可紀故天下
至大方身則小生為重矣比義則輕然則隕節苟全
其宜義夫豈吝其沒捐軀若得其所烈士何愛其存

曰忠曰良時則為之豈因顧與不顧也觀張禑自焚以全帝張嵊罵賊以滅宗孫蔡允焚于油絜王玠竟沉於龍磯朱良知死國之時元邁抱奉使之節當擾攘之際戢必死之機豈眛夫天之所廢哉猶甘心趙臨赴義若渴者内懷鐵石之心外負姣霜之節豫讓所謂媿後世之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若張胥鄗之于友生卞崇之於牧守義重在三報除知巳蹈節輕生之士無之于時可謂歲寒貞柏疾風勁草矣千載之後懍懍如生用旌吳之有人焉

贊曰歲暮春與心嚴風勁節實惟有吳忠貞若緩覽鼓身全觀兵目抉功推聖善旗遂姑蔑晃錄一門荒途九折横審並驅原心一轍碑殉畢誠千載不滅

吳中人物志卷之三

長洲張昶景春甫輯
曾孫獻翼纂論贊

吏治

漢

陸烈字伯元漢高帝時為吳令遷豫章都尉卒吳人思之迎葬于胥屏亭遂為吳人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顯名太學號為任聖童更始元年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壯少也）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輙分奉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輙使慰勉孝子就餐飯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貿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輙病且死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移書屬

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
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
徵老少攀車扣馬號呼相隨日裁行數里倫乃僞止
亭舍陰乘船去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鄉人號為張曾子永元中
為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並有名
稱其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争厲志節習經者
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越賊未解郡界不寧霸始到
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
元賓以孝廉入三省除蒼龍司馬衛尉察尤異遷吳

令視事二稔民用寧康辟州從事召拜議郎延熹二
年卒

三國

滕胤仕吳為吳郡太守以善政見稱常日接賓客夜
省文書或通曉不寐

顧雍字元歎少從蔡邕學琴書嘗仕吳為婁長有治
績後遷會稽郡丞吏民歸服孫權敬之親拜雍母於
庭官至丞相封醴陵侯

晉

荀羡以建威將軍為吳國内史有能名

鄧攸吳郡太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惟飲吳水而
已郡中大饑輒開倉賑貸刑政清明百姓歡悦後稱
疾去職百姓留牽攸船乃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紞
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人推不去

賀循元帝為安東將軍以循為吳國内史

顏含吳郡太守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王尊嘆曰
顏公在事吳人斂手矣

虞潭元帝推重其才出補吳國内史

蔡謨蘇峻構逆吳國内史庾冰出奔乃以謨為吳國
内史謨與張闓等共起義兵迎冰還郡

袁崧吳郡太守博學有文孫恩作亂崧守滬瀆城陷
死之

宋

何子平盧江灊人也世居會稽少有志行事母至孝
揚州辟從事史元嘉末除今海虞祿俸悉以供母不
以及妻子母喪去官哀毀踰禮幼持操檢敦厲名行
雖處闇室如接大賓學堅義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
不求榮進士彌以此貴之

顧愷期義熙中為吳令時縣西鄉有柿樹合本殊條

羊玄保吳郡太守廉素寡欲為政雖無殊績而去後

常必見思南史云人仕宦非惟須才然亦須運命每
有好官缺未嘗不憶羊玄保

齊

傅翽吳縣令發姦擿伏惠化如神嘗言為政惟勤而
清清則吏不能欺勤則事無不理

張環吳郡太守時環已封侯既有國秩不取郡俸高
帝敕上庫別藏其俸以表其清

何敬容梁天監中吳郡太守勤恤民隱辨訟如神視
事四年政為天下第一

謝舉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績及舉為政
聲績相似

周洽汝南人歷吳令廉約無私齊武帝時卒於都水
使者無以殯斂吏人為買棺器

梁

陸慶少好學通五經尤好左氏春秋節操高介為婁
令有善政

唐

劉太真字仲適其先自彭城徙居金陵弱冠以行義
脩絜詞藻現異為蕭穎士所知廣德二年江淮宣慰
使李季卿薦授左衛兵曹浙江觀察使李棲筠闢其

名表為常熟令到官未期而邑人化之後歷官禮部
侍郎出為信州刺史移疾去郡卒

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皆蘇州刺史應物貞元初在
郡暇日惟焚香哦詩自娛風流雅韻播於吳中居易
自杭州移刺蘇州作虎丘路在郡有政績多題詠禹
錫在郡以政績最賜金紫服

李栖筠蘇州刺史時許杲有窺江南意栖筠乃張武
備厚賚金帛勞杲軍杲懼悉衆渡江

王仲舒蘇州刺史隄松江為路變茅屋以絕火災賦
調常與民為期不擾自辦政為天下最

皮日休吳郡從事與郡中名士陸龜蒙等唱和賦詩
名曰松陵集自為序

劉綺莊崑山尉研窮古今博考傳記作類書一百卷
號崑山編

狄兼謨文宗時蘇州刺史治有最績

岑仲翔宰相文本之孫其先鄧州南陽人漢末自江
夏徙吳郡後還盐官仲翔為長洲令時兄義為金壇
令弟仲休為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
巡察御史曰毋遺江東三岑楚客薦義為汜水令仲
翔歷太子中允陝州刺史封博望公

滕遂貞元二十一年舉明經及第又書判登科歷大理評事長洲令攝吳縣時人歌曰朝判長洲暮判吳道不拾遺人不孤人謂有漢叔輔之遺風改侍御史供奉賜緋

宋

張達明嘉泰中任政平訟理有循良風作無訟堂公暇從容與客論詩曰詩莫難於絕句絕句尤莫難於五言欲其章短而意長辭約而理盡實難其才故其留題邑中者若松陵漁具諸作皆人所莫及後仕至右丞

趙彥貞宗室子用會稽籍舉進士授宣教郎知吳縣時嘗思陵轉運司調取洞庭清石期會迫促彥貞即日凌湖至其地召工泣諭之民感動趨役先期告畢秩滿通判秀州

馬尋字子正鄆州人祥符初以明經登進士授吳江簿出京日兄冀戒之曰到任半載可誦律書為治民之本到官後冀至縣詰之答曰縣衙要疲於送迎未暇及也冀不懌者久之尋乞緩期諷之至冬果精律學冀登朝籍久糸法寺有平允之譽果書治聲冀之力也

張方平字安道揚州人景祐中為崑山令縣有數十年積訟一問而決知州蔣堂得其所著芻蕘論上之遂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熙寧初拜參知政事以太子太保致仕

趙彥橚字文長秦悼王七世孫父訓之以死事贈直秘閣彥橚舉進士為崐山主簿後知平江郡時海盜出沒為患彥橚奏分崑山之半置嘉定縣屯兵以守以寶謨閣待制致仕

李維字仲方肥鄉人宰相沆之弟舉進士為崑山令至道三年縣獲白龜維獻之郡官至尚書左丞

蒲宗孟蘇州推官英宗以水災求直言宗孟謂臣陰象婦女陰類兵陰物閹宦陰之餘姦臣陰之極佞邪陰之本四夷中國之陰雨潦之變殆為是七者上疏極言之

林肇熙寧中知吳江縣覽江湖之勝慨然有歸思乃即松陵勝處作鱸鄉亭繪三高像於亭中遂具舟拂衣而歸

洪彥昇常熟尉奉毋之官既至前尉欲申期三月以規薦而中分俸入彥昇處信舍却俸不納如期始交印

向子諲知平江府金使議和將入境子諲不肯拜金
詔上章言自古屈巳和戎未聞甚於此時宜却勿受
忤秦檜意乃致仕
張孝祥知平江府判決如流庭無滯訟屬邑大姓為
奸利孝祥捕治籍其家得穀粟數萬明年吳中大饑
迄賴以濟
李衡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衡不
忍以敲扑迎合投劾於府拂衣而歸
袁部吳江丞提舉常平黃罃檄部覆田以定役蘇師
旦侍韓侂胄威福容諭意言吳江多姻黨儻相容當

屬為京朝官韶不聽
王佐知平江府政聲第一尤長於聽訟時嚴酒禁有
鄭氏以母病須酒飲藥民告其歲酒逮捕佐曰此必
由家人漏言驗之果然得其姦狀而杖之
孫子秀吳江主簿日詣學宮與諸生討論義理有妖
人稱水仙太保郡守王遂將使治之莫敢行子秀往
焚其廬碎其像沉其人於太湖曰實汝水仙之名矣
妖遂絕
包恢知平江府首以所得供堂緡錢盡償供帳之費
節省逋課以補九任度支逋欠去官之日府庫剩錢

六百餘萬
黃震吳縣尉縣多豪勢家告私債則以屬尉民多飢
寒窘苦震不受債家告府檄攝其縣及攝長洲皆有
聲
韓正彥字師德相州安陽人宰相琦從子父璩正彥
嘉祐中知崑山縣濬塘七十里達于郡得膏腴田數
百頃民賴之比去民遮諸不獲為立生祠作思韓記
刻石祠下
韓彥古知平江府至郡有士人持吏短長投狀以占
能否彥古曰此狀汝不能為必有吏人為者其人錯

愕即以實告於是捕吏杖之一郡以為神明
梁澤民南劍州將樂人政和中為崐山令有惠愛父
伯臣來就養澤民得於庭教為多
謝深甫字子肅台州臨海人乾道二年進士由嵊縣
尉調崑山丞嘗為浙漕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寧
宗朝拜右丞理宗朝孫女為后追封魯王諡惠正
常懋元祐七年進士由婺州推官改知嘉定縣事清
慎自持不畏強禦歲大飢勸分和糴按籍均敷民受
其惠部使者交薦於朝後知平江府事政績在郡志
中

項公澤字德潤溫州永嘉人淳祐間由長洲丞辟崑
崐山縣為政廉敏以文學飾吏事留意學校買田養
士官至宗正丞中奉大夫嘗脩玉峯志

元

姜復昌嘉興人宋都統才之孫也泰定初來為判官
廉而才時律助法行與省官覈雇程役審蓆平恆寬
免單寠氣容溫舒而遇事執直長官嫃悍詞色為屈
放免小民里正百餘州人稱頌秩滿當去民將原為
餞臚復昌抵夜潛往咸嗟悵而退

任立知嘉定時寬厚明達廉正不阿嘗釋冤獄四十

九人歲侵全活飢民六千餘户

王都中平江路治中時年甫十七僚吏見其年少頗
易視之都中遇事剖析動中肯綮皆聘胎不敢欺學
舍久壞都中募大家合錢新其禮殿

達魯花赤月里海牙奉訓蒙古人皇慶間兩淮運司
簽撥竈丁檄公親往運使臨之甚嚴公昌言曰吾州
濱立海心民鮮而貧不堪其事卒斷吾臂弗敢撥也
雖繩之以法而公辭色愈厲終以其一心有愛民匝
遂聽之民受其賜時歲旱公齋宿花寶慶觀而禱焉
其室人病亟翌日家人來告曰夫人已死公曰我為
民禱雨未獲乎應汝等自歛之吾不可歸也誠懇愈
切未幾雨大霈滿去民為立去思碑沒于海

王立中由慈溪縣尉遷嘉定知州再遷松江知府所
至以廉靜稱博學善屬文有息齋寓齋等集

山山武毅蒙古人至元七年秋八月海中多寇市井
艱糴民不聊生公奮然曰我來長此土治此民期與
斯民同樂爾今海寇病民此我責也即統捕盜司及
水巡官兵分坐哨船出海勦捕市人從者殆百人遇
賊于海公鼓衆而前自午至酉賊勢潰殺傷莫知其
數還其所刼人船公誓于衆曰厥要全獲醜類以清

海宇敢有不前予即戮汝時日晚不能進公復率衆
船圍守欲大戰夜半風雨驟作賊黨昏遁去州境賴
以寧謐至今咸頌其德云

國朝

羅永年字廷齡順天宛平人宣德中來知崑山縣事
為政不弛不拘民賴之以安境內馬鞍山童捐俸買
柏徧植于上歲久鬱茂人呼為郎官柏縉紳多為詩
美之

洪晃成都人知嘉定縣老政練達一遵前令之遺政
縣嘗有火災晃籲天叩頭火尋滅

吳復閩縣人由吏員任崑山縣主簿九年知府況鍾知其能奏授知縣事滿考三載轉知栢鄉縣陞工部主事侍郎周忱來巡撫辟為屬官歷陞本部侍郎加陞尚書卒

龍晉字遵叙吉水人知嘉定縣甫下車辯累年不決之寃獄寬各驛科擾之馬役民甚德之吳淞江及鹽鐵塘淤塞躬督夫役浚而通之初入浚吳淞江嘗獲一石刻其文曰得一龍江水通人皆歎異以為事之前定

龔錫字玄圭永嘉人以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元年出知吳江縣以毋喪去四年改知吳縣專尚德化寒暑布袍十年朝京師以治行卓越稱

吳哲字克明知嘉定縣事以六事作箴置諸座右時久旱哲為文禱雨雨隨至海濱有小蟹嚙稼復為文以責海神一夕徙去民遠者適市貿易必竟日而返哲度其地之中為市民德之號吳公市

王興宗洪武初為蘇州知府器量宏廓吏卒有過諭之使愧赧既改又奬勸之人皆感德不敢犯法

李亨蘇州知府性簡重臨事不迫蒞於自奉治民有方不以喜怒加賞罰

湯德蘇州知府剛介有為不屈於勢利崇教化明法令鋤奸去暴豪猾改行聽訟詳審獄無寃抑

魏觀洪武間為蘇州知府深懲陳寗苛酷之弊一以寬厚為政明教化正風俗郡中翕然

鄭玾吳縣知縣廉謹有能政平訟理吏畏民服卓然可稱

芮翀崑山知縣正直有局幹政不察察未嘗失民情劾暴繩頑扶顛舒困囹圄為之空虛去任民流涕不舍

柳敬中知常熟縣脩整學校勸士進業號浚河渠便民生理以嚴馭吏以公均賦政聲翕然

劉幹永樂初為長洲縣丞廉介剛直門無私謁衣簾食糲九年不變滿去民擁道哭送後以百姓請留仍為丞卒於官貧不能喪民為具棺斂送歸

馬文炯為崑山知縣剛介有為政令嚴明姦孽屏跡民物熙洽疾卒民思慕之若其所生

論曰吏治難言哉吳王時高髙下下以羈民於姑蘇越大夫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未有起百姓以為百姓者也漢置守令丞尉以賢良薦舉孝廉明經自進多途不限甲乙治行若趙廣漢尹翁歸張敞王尊

皆起于獄吏書佐故明牧嘉吏惟漢為盛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焉然皆以經術緣飾吏事未有不達于學而能官者也　明興不限科制如況守拔于掾吏天下以為才御史師九牧之人所共稱嘆吳廣漢翁歸諸君子相埒雖鳳皇甘露之祥靈芝黃龍之應未足奇也學爾顯名即聖童如任延何必減巳老之顏駟哉陸烈元賓而下仲翔兼友于之美澤民得庭教為多寬惠之音足以傳于來葉斯其績用之最卓卓者耶後代科專甲乙藝止濫竽苟非入第雖復人才可施每為清途所隔蕃馬不暇東門負之譏所以作也今所綴集殊聞顯迹類非淺才陋學之士異吏吾土者企高山而仰止聞清風而自勵云

贊曰理善致祥政畏張急譬烹於鮮猶工于埴長吏親人希經邦邑吳水獨嘗清原斯挹貪泯洗鏡汙吏淫華瘝鰥匹夫絃鳴千室秋月春風何往非適事類襲黃化比蒲密嘉此循良操彼風迹期播徽音後代永式

吳中人物志卷之三

吳中人物志卷之四

長洲張昶景暘輯
曾孫[illegible]

薦舉

晉

顧綜吳人　明帝時辟有道歷御史大夫至尚書令帝以正月上日幸辟雍延綜為三老設几杖乞言受誨其後生雍雍從學琴書於蔡邕邕歎異之故字元歎弱冠州郡表薦為合肥長轉曲阿上虞皆有治跡子譚代雍為平章事孫榮字彥先南州士望朝野甚推敬之

陸康吳郡吳人太守李肅舉孝廉肅後坐事誅康為歛尸送喪還鄉行服以義烈稱除高成令州郡上其治狀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民田畝斂十錢康上疏極諫檻車徵詣廷尉坐免歸復徵拜廬江太守獻帝時康蒙陰遣討吏奉貢袁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以其叛逆閉門不通內脩戰備以禦之術怒遣孫策攻康康固守二年城陷病卒朝廷愍其守節拜子儁為郎中少子績

顧和字君孝榮族子也總角便有清操王導為揚州

辟從事咸康初拜御史中丞劾奏尚書左丞戴抗賦
汚百萬付法議罪并免尚書傳玩郎劉傭官百僚憚
之
陸曄字士光少有雅望機從弟也元帝初鎮江左辟
為祭酒以功封望亭侯與王導卞壼庾亮温嶠郗鑒
並受顧命弟玩弱冠有美名與兄曄俱守宮城官侍
中司空
陸納玩弟也少有清操貞厲絶俗州舉秀才累遷吏
部郎吳興太守至郡不受俸祿
陸徽字休猷吳郡吳人郡辟主簿遷益州刺史蜀土
安悅
蔡洪字叔開郡人有才名薦仕松滋令時王政陵遲
君子多退而窮處洪作孤憤論與王沉釋時論同行
于時嘗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新開羣公辟命求英
奇於側陋採賢儁於岩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
何異才而應斯舉蔡荅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
之河盈握之壁不必採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
文王生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代紂遷
頑民於洛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有問秀才吳舊
姓何如洪荅曰吳士季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義朱

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皐之鳴鶴
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
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龍鴻鵠之裴佪懸
鼓之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為耒耜以紙扎為良田
以玄嘿為稼穡以義理為豊年以談論為英華以忠
恕為珍寶著文章為錦繡蘊五色為繒帛坐謙虛為
席薦張義讓為帷幕行仁義為室宇脩道德為廣宅
吳震郡人學行清脩老而未調華譚薦之為著作侍
郎
徐原字德淵慷慨有才志忠壯好直言呂岱薦為侍
御史岱有得失原輙諫諍原死岱哭之曰德淵岱之
益友也今已矣岱復於何聞過焉
唐
張承休吳郡人曾祖冲祖後胤承休初以南郊齋郎
補兗州兵曹丁母憂廬墓三年又舉賢良方正遷揚
州司錄參軍移蘇州常熟令歷政皆有賢名終開元
二年張說為其銘
宋
錢藻字醇老吳越王元瓘子儼入朝為昭化節度守
和州儼生昭慈昭慈生順之藻順之子也舉進士賢進

士又舉賢良方正皆中其選英宗時為祕書校理三
上書請慈聖光獻太后歸政天子神宗時稍遷直舍
人院同脩起居注知開封府以慈恕簡靜為體不求
智名以投世取顯為屬者有不合而遇之無厚薄意

黃挺字公操浦城人紹聖中丞相章郇公薦其才為
吳縣尉歷秀州司理杭州餘杭尉筠州判官年未六
十告老守太子洗馬致仕家於吳知州章岵為十老
會挺其一也

龔頤正字養正歷陽人父為華亭令遂家吳中淳熙
末洪景盧領史院奏授下州文學補廸功郎光宗受
禪用薦者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遷太社令宗正寺簿
嘗著續稽古錄

楊紹雲吳江震澤人中書邦弼之孫寶慶三年辟任
忠義統制兼淮東制置副使陞禮部侍郎

郭章字仲達崑山人早遊太學有聲于時因歸省以
詩別同舍有掠短綠蓑鷹脫兎踏翻紅葉鬬歸鴉又
云中原百舅知誰運今日分陰自等閑之句以守成
功拜官被薦居帥幕官至通直郎

季逢昌字子明常熟許浦人蔭補廸功郎攺淮東制
司魏了翁時制閫議復通州城以單券為應檄逢昌

鬻百萬緡旬月事集了翁以練達聚之仁岳趙范爭
辟致逢昌歷桐城清流二縣令辭疾歸立義莊贍族
人號長者子淵博雅好古仕蘄州路總管

元

章德剛吳江人至正中薦任崑山州學正有詩名

蔣堂字子中早從學永嘉林先生寬泰定三年江浙
鄉試第三人有文學累辟不就隱居吳中四方受業
者甚衆後以太府薦授嘉定儒學教授終于家

孟潼字宗鎮吳人宋信安郡王五世孫以茂異膺憲
舉為文學掾累遷至承直郎松江府判官致仕性謹
厚平居恂恂未嘗少懈為文本於理致所歷官守率
以廉能稱

陸德原字靜遠長洲人初舉茂異郡守趙鳳儀請于
中書省祠唐陸魯望創甫里書院以德原為後人署
為山長陞徽州路儒學教授徽學久廢德原攺作一
新多發私槖以助工役先是長洲邑庠及吳中書院
多其脩葺之力又嘗於笠澤建義塾延虞勝伯為師
刻四明程端禮進學日程以惠淑來學

姚文奐字子章崑山人辟授浙東帥閫掾博通經史
尤工於詩自號婁東生家有野航亭書聲齋

范文英字彥材文正公八世孫辟授紹興路教授遇故人曾小隱於旅次貧不能歸謂代文英滿秩文英曰我耄矣無能為也子其行之乃遺以袍笏復為之驢文英尋以將仕佐郎平江路學教授致仕以祖規次當主奉請于朝建文正書院

國朝

陳則字文度洪武七年由秀才舉任應天府治中轉戶部侍郎左遷大同府同知陞知府事則有詩名嘗與高啓徐賁輩唱詠為友

王震字子東宋參政絢八世孫父祖卿洪武初為行

人開雲南路夷山運谷其功居多又絕僧寺祈妖震以秀才應辟除益都令遇歲飢發倉賑民賴多全活

沈廷芳崑山人材貌偉碩讀書知大義洪武中由茂才舉初授觀察使改北平布政司左布政使

馬達字伯行吳江簡村人洪武中徵人材授合水縣丞轉昌邑為政廉平人不敢[illegible]以私饋衣糲飯淡如也其妻秉閫言居官而貧如是伯行怒曰爾欲使我為善耶欲使我為非耶妻不敢復言

尤義字從道本欽姓初名裔尤蓋外族也元末辟為樞密掾洪武中薦為湖廣布政司經歷居官清慎見稱早擢文翰與陳基相友善基當亂離之際以白金百兩託義時平棄而還之基感其誼將中分焉義堅卻竟歸于基人多德之有遺槧藏于家子安禮

王謙字鳴吉洪武初聘為常熟州學訓導同時有王逵守道黃進德晉之馮章甫吳乾廷彥皆吳人亦任訓導又以才行著名

錢芹字繼忠吳越王之裔祖父皆仕儒官芹少負氣節與論天下事終日不倦元季兵興四方守臣各擁衛境上芹屢入戎幕謁諸將冀有為也　國初辟大都督府掾從大將軍魏國公北征而還居故南園授

徒自給凡二十餘年洪武末詔求遺逸郡守姚善以芹薦留議事中禁授戶部司務值北陲有警以芹署行軍斷事赴真定從征虜將軍咨謀馳驛入奏道遇疾不能趨朝封章以進猶手書上執政大臣懇懇遑事緩急遂卒歸葬于吳

梁時字用行長洲人洪武間由明經舉為岷府紀善後改翰林典籍預脩大典所著有噫餘集

黃本字中父郡人家綺川洪武中舉明經為武夷訓導歷會昌教諭有文名

葛天民江陰人元末避兵長洲入　國朝洪武二十

四年辟人材授大理府同知辭歸教授于鄉天民通易學嘗賣卜江湖上以養親全其志所著有野樵遺響一卷後卒葬于下雉瀆

史公謹世居太倉善詩尤工繪事弱冠從軍滇陽洪武末有薦其才授應天府推官未幾左遷湘陰丞後僑居金陵自號吳門野樵以壽終有獨醉亭詩集行世

楊性字彥中早有才敏趣出行輩從會稽楊廉夫游當時廉夫以鐵笛道人為號故又自稱為老鐵而人遂以小鐵稱性復作草玄亭洪武中以秀才舉知祈州

偶桓字武孟崑山人洪武二十四年應秀才舉為荊門州吏目所著詩有江雨軒稾集

吳復字孟脩吳江簡村人洪武中辟人材授湖廣僉事工詩有雪區集弟顒字希程從外氏史姓亦以舉薦授本縣儒學訓導所著有桃溪集

陶振字子昌吳江人楊廉夫門人有才名長於詞賦洪武中舉為本學訓導以事謫戍嘗進紫金山金水河二賦稱旨復命賦飛龍在天賦遂赦之陞安化訓導

魯日章初名雉後以字行吳江人洪武間舉秀才為黃陂令擢翰林院侍讀永樂初奉使交阯尋從西平侯出征沒于軍中

吳文泰字文度吳縣石湖人與丁遜學並有詩名于時洪武間文泰以才薦為涿州同知後坐事去官有愚菴集

郁新吳縣人洪武二十一年生于西横山下家素饒財慷慨豪舉喜賓客樂賑窮乏以人材命為戶部度支主事考滿擢尚書授資善大夫永樂三年薨於位葬臨淮解縉學士為銘

劉以禮字德讓先汴人祖順之仕平江路榷茶提領因家于蘇為長洲人以禮學識該博儀狀偉然洪武初以明經薦授沛縣儒學教諭時沛學官久廢以禮力為脩葺舉鄉人張倫為訓導相與共協教迪一時士子多登科甲卒于官門人請祀于學子二敏字孟功以善書徵授德清令鋤強植善民甚懷之歷中書舍人政字仲理

夏時字達中長洲人治春秋性至孝隱居行義傍通醫學得浦江趙以德之傳永樂間以經明行脩舉任本郡儒學訓導秩滿赴京以醫留用太醫院卒

朱吉字季寧德潤子洪武中以才薦授戶科給事
太宗即位復轉中書舍人奉勅題　高廟神主眷賞
特厚年八十餘終所著有三畏齋藁
沈丙字南叔以才薦授福州閩清縣令所著有白雲
集子餘慶禮部主事
鄭宏字以純嘉定人早從嘉禾鮑仲孚通易學洪武
初舉秀才授禮部郎中病告歸門人授業者甚衆永
樂間嘗典湖廣福建文衡所著有味易齋稿
許原讓字克謙家郡城望齊門北嘗張氏據吳時以
不仕隱處終身洪武二十一年朝廷選戶家補京官

原讓得拜戶部度支員外郎辭不受祿其事行詳見
翰林學士劉三吾所為葬銘
沈玠長洲周莊人洪武初以人才擢奉訓大夫戶部
倉曹員外郎不受祿繼有旨願受者聽玠辭曰臣玠
誠不敢以富饒故妨諸戶家念臣一門屢蒙恩宥保
有妻孥田廬已踰素望又居尊官榮逮父祖敢更受
祿哉叩謝至再初吳中首稱沈氏曰萬三公萬四公
昆季以力農致富埒古素封者其稅率先兩浙戶家
輸其稅者萬　上嘗嘉歎後復獻白金以佐國用
上曰爾心誠忠意誠厚第繫天下觀望萬一人人相
傚是啓利原一有不傚人必不自安我富有天下豈
不少此善而却之比任海內戶家為京官六曹近侍
各舉所知惟玠簡在帝心故首擢是職玠為萬四公
曾孫
莫禮字士敬宋廣德知軍子文七世孫洪武二十年
以人材授戶部員外郎與同官沈玠王公讓等十人
辭祿即陞左侍郎後坐事卒官
繇埴字聲伯更名則成洪武中拜左春坊司直郎充
東宮講官時糾開尚書不法事陞河南道監察御史
既而為嫉者所忌謫雲南廣西府推官卒于治所年

三十七練之先浦城人徙于睦世有顯宦父士章以
海道萬戶府總管遷于蘇之尹山故今為蘇占籍云
施忠義字景仁長洲人洪武中以人材薦授建寧知
府僅三載謫戍龍山後以老疾歸卒葬鄉之尹山
賈德遠吳江人洪武初徵授禮部郎中陞侍郎致仕
子昇亦以才徵為縣丞父子俱有文名
徐衍字仲易吳江秋澤人洪武中以人材授工部主
事有詩集
崔齡字大年吳江滏溪人洪武二十一年以人材拜
刑部主事上疏辭祿以清慎稱後坐黨禁

葛德昭吳江人洪武中以人材拜刑部員外郎子芳亦以才授禮部員外郎同坐黨禁

衛靖字以嘉崑山人永樂間秀才舉脩大典授中書舍人直文淵閣陞禮部主事預脩　宣廟實錄靖居內閣日久累受賞賚以謹厚受知楊文貞公

吳縣字村良吳江同里人洪熈元年以明經舉授儒學教諭歷膺山西河南校文之聘致仕以高壽終嘗著同里先哲記

許思温字叔雄世為邑人祖父皆好善樂施思温素朴少直居吳山下學朱氏詩貢胄監詔選材於六堂思温在首選署刑部郎中改除御史以守城功陞吏部左侍郎

章珪字孟端常熟人宣德中應　詔授廣東按察司知事陞御史有能名後以子貴累贈副都御史

丘方字仲野常熟人宣德中舉賢良授江西泰和丞有文學楊文貞公嘗贈之詩云南平丘少府清澈玉壺冰解官歸以鬻文自給

趙宗文長洲甫里人永樂五年賢良徵授鄱陽縣令有詩名弟宗禮仕至禮部郎中

鄒亮字克明長洲人少有文譽正統初巡撫周公及知府況公皆知其名將薦用之有毀之者揭匿名書于府門況公見之曰是趣吾薦之也即日具疏以上獲授吏部司務尋陞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卒弟順字克和仕至辰州守

王肄字敏道長洲葑門人正統中以賢良舉為湖州安吉縣丞解官歸受徒為業其先居有東郭草堂王文靜汝玉嘗為記

張緒長洲人定德末以精通書筭舉為縣令歷廬陵知府

周綱字文叙郡人正統間御史成規薦授柳州融縣丞融在柳州為大縣城下江即牂牁江也江之上流與王江合王江之間群獞居之又其上流群蛮居之撫御一失輒為民害故融自昔號為難治綱始為融丞以服其人遂知縣事綱卒子奎以行能聞都御史韓公奏授本縣丞

沈應字德乾辟入文華殿說書除江西左參議後轉山東善詩有東岡集

葉德潤吳縣洞庭東山人洪武初人材為陝西布政司理問後從汾湖為甲族時汾湖有陸行直字季衡以人材徵授翰林典籍有聞訊海棠詩

論曰政之治亂必慎所舉明敭推轂此則君子之所宜有而非所以為君子者也漢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公府郡國皆薦士之路賁束帛于丘園剖連城于井里尊儒貴學何代不然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必俟饋樂以釣由余䰟像以求傅說不亦煩乎故臧文不智失在降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後代得位之徒依寵騎士藉勢陵賢欲使志義之士匍匐曲躬以事已毀顏諂諛以求親然後乃保持之則貞士採薇凍餒伏死岩穴之中而已爾豈有肯䟦其闕而交其人者哉無惑乎位益高者罪益深志彌潔者身彌賤也乃若專車之骨昔出於吳江南之貢比于竹箭彼稱驥之足不薦文人之手者無論矣亦有薦而不至至而不屈者樹非梧桐而望鸞鳳降冀器非胥公而冀蓋公枉駕是故都尉掃灑其門猶懼辱焉東吳薦舉之士若蔡洪答洛中之問言盡詞鋒徐原蒙呂岱之知事皆針砭孝子若承洪喪陸康報李肅之推劾奏贓汙顧和副王導之辟休何忝賢良之詔長者如李逢宰懈練達之名歛尸名掛于白簡事染于丹青非曰忝徒勞之職執城旦之書而已觀暐之並受顧命玩之弱冠知名納之不受俸祿徽之蜀土安悅煌煌陸氏代稱有人有明楤一褒宇得人為盛秀異之貢吳復居多況守之薦鄒亮以毀言而激成視夫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任意須屈抑必白首即署之官者可同年而語哉人材之淵理瑾昆弟與馬華蕃相輝亦為難兄弟矣汾湖兼公德潤則先比曾大父也亦附于傳若滋水之氣者耶

贊曰丹穴奇毛天朝羽儀緇衣在好狐白能披開道下風稱珍席上皓質冰解好音王響岩壑丘園蒲帛弓旌全全友誼負違娟情卜因官貢薦以毀成穿揚振翼舉燭流聲

志卷之四

吳中人物志卷之五

長洲張昶景春甫輯

曾孫獻翼論賛

官績

漢

郁史君吳人少以雄才見稱漢惠帝聞其名下詔徵之拜雍州刺史為政得體卒為立祠

沈豊字聖通郡人漢永平中為郡主簿歷零陵太守為政慎刑重法罪人詞訟初不歷獄嫌疑不决一斷於口鞭朴不舉市無刑戮僚友有過亦不暴揚有竒謀異略輒為談述曰太守所不及也在郡有嘉芝甘露去之日民為立祠

韓崇毘陵人仕宛陵令行仁以為政用道以撫民虎狼深避蝗不集界遷汝南太守授書佐袁安安後位至司徒以崇有識物之鑒陰皇后葬京師近都二千石妻當會園陵而崇妻居清素妻忿崇哭泣詔問其故太常馬奚荅曰汝南太守韓崇清善遠尚味道忘形身享重官而妻自紡績政化仁簡視民如傷深達竒怗有君子之鑒妻不通寒儉之節哭怨無衣適足以顯崇明德耳上竒之加崇俸祿秩中二千石後明帝巡狩汝南上治崇府崇使妻出住孤獨老嫗家上聞歎曰韓崇所謂百煉不銷也賜縑五十匹崇在郡十四年政化洽著舉天下最年七十四入大霍山受王瑋玄道化泥丸紫府術以度世後為華陽洞中左理中監吳郡志作李崇在仙事傳

徐栩字敬卿由拳人少為獄吏執法詳平為小黃令時陳留遭蝗野無生草過小黃飛逝不集刺史行部奏栩不治栩棄官蝗應聲至刺史謝令還蝗即復去又為長沙太守當食乾飯不發烟爨

陸法真郡人也宋孝宗時歷官有清節嘗為劉秀之安北錄事參軍太山羊希與安北咨議參軍孫詵言曰足下同僚比有陸錄事者此生東南名地又張玄外孫持身至清雅有志節年高官下秉操不衰計當日夕相與申意

陸納字祖言吳人少有清操貞厲絕俗為吳興太守至郡不受俸祿將應召外白宜装幾船納曰私奴装粮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襆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不敢問之乃密為之具安既至納所設惟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

叔乃復穢我素業耶於是杖之四十其舉措多此類
陸逞字季明初名彥字世雄魏文帝嘗謂之曰爾既
温裕何乃字世雄於爾兄弟又復不類遂改焉逞幹
職詳明歷仕三府所在著績還居近畿詔令路車儀
服郊迎而入時人榮之都界有豕生數子經旬而死
其家又有豭遂乳養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
陸閎吳人聰明有令德選尚寬平公主辭疾不應為
潁川太守致鳳皇甘露之瑞閎咨容如玉喜着越布
單衣光武升臺見而偉之嘆曰南方固多佳人自是
常勅會稽郡獻越布焉

張裕曾祖澄龍驤將軍敞子也出為都督廣州刺史
平越中郎將綏靜百越嶺外安之弟禕

南齊

顧憲之字士思吳人未弱冠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
宋元徽中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各稱
己物二家詞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乃
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歸本主盜者始伏其罪時人
號稱神明至於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
阿縱性清儉為政得民故都下飲酒醇旨者輒稱為
顧建康謂其清美焉仕齊為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遭

歲疫死者太半多棄之道傍憲之分命屬縣求之埋
葬又土俗民有病者妄云先亡為禍即為發冢剖棺
水洗枯骨名為除祟大為風俗傷敗乃諭而止之時
刺史王奐至衡陽獨無訟事乃歎曰顧衡陽之化矣
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永明四年為隨王東中郎長
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武帝嘗立邸
舍於餘姚憲之至郡表除之後文度葬母郡縣爭赴
憲之若不聞文度心銜之卒不能傷也時司徒竟
陵王於三縣界立屯封山澤禁民樵採憲之固陳不
可言甚切直王命已之雖累經宰郡婦無擔石之儲

不免飢寒嘗為衡陽郡記

唐

魏信陵吳縣包山人貞元初進士及第為舒州望江
令有仁政嘗為禱神請雨文有云必也私慾之求行
於邑里慘黷之政施於黎元令長之罪也神得而誅
之豈可移於人而害其歲既卒官百姓留葬邑境至
今有祠

陸璪字仲采郡人舉明經補長安尉以清幹稱開元
初改新鄉令人為立祠用按察使宇文融薦遷澠池
令累官兵部郎中東畿驛使還除洛陽令時車駕在

洛推勒姦豪人莫敢犯為中書令蕭嵩所器重嵩罷丞相俾除廉嵩短琛曰與人交過且不言况無有耶以是忤貴近出為太原少尹累陞西河太守封平恩縣男屬邑多虎前設檻穽琛至徹之虎不為暴

顧少連字夷仲吳人舉進士為禮部侍郎薛邕所器擢上第以拔萃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陷穽移文嶽神虎不為害有薦為監察御史德宗幸奉天徒步詣謁歷吏部侍郎裴延齡方橫無敢忤者嘗與少連會田鎬第酒酣少連挺笏曰臣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將擊姦臣奮且前元友直在坐勸

觧之改京兆尹政尚寬簡先是京畿租賦薄厚不一少連以法均之遷吏部尚書封本縣男徙兵部為東都留守表禁死及汝開田慕耕以便民閱武力利鎧仗號良吏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敬子師邕字睦之累官監察御史事詳韋夏卿神道碑

沈傳師字子言吳人治春秋上書有楷法官至吏部侍郎太和初卒贈尚書帑無儲錢幣宅以葬

宋

范琪仲淹從兄字希世寧國節度推官昌言之子也天聖五年進士歷鄱陽保信軍廬州二從事樂清臣縣充茶官授開封府法曹議讞必精握節不撓薦改大理寺丞知明州鄞縣葺堰埭百餘决導潴積轉運安撫司各條其治狀舉簽州幕遷殿中丞太常博士知常熟闢金涇鶴瀆二浦田千頃為公家利除尚書員外郎通判泰州卒子師道自有傳

范仲溫字伯玉仲淹仲兄景祐中以仲淹恩例補將作簿調新昌尉監餘杭縣稅遷寧海節度推官慶曆七年知黃巖縣會海潮壞州城人民淪溺者甚衆仲溫教民為桴全活萬人既而董役治城慮人築且勞壁不能久乃集民累土以牛數百蹂之堅而後增後

表以長石互相銜枕勢莫得動門皆設閘遇水暴至則障之衆服其善台人遂安秩滿以太子中舍致仕卒葬天平山仲淹為之銘子有文天聖間宋庠榜及第省試有文早世無子仲淹聞有遺腹子在外亟往求之兩蜀間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爾已而果然名曰百常後以恩澤官之

崇大年字靜之慶曆中擢第歷知青田縣民病無以納和買大年悉令候冬熟州符督責追杖縣吏大年曰年凶民苦催督必破產雖杖胥吏三五輩尚可寬一邑之民至冬民輸無不足者徙知浦城縣舊設兩

棧民以事追去無輕重悉置棧中大年曰此以牛馬吾民也悉命撤去以疾乞分司歸吳日與程公闢諸公燕遊號吳門十老大年德守淳固志尚夷曠辭却薦辟浩然勇退綽有賢稱卒年八十二鄉人議謚有曰黔婁辭國有餘富其謚康陶淵明隱約求閑其謚靖節大年當有道之世秉難進之節韜章蘊能不自表襮仕而知止貧而無憂凜然古高士之風因謚曰康靖先生

徐師閔字聖徒父奭通判蘇州治平初師閔為虞部員外郎知江陰軍熙寧十年以司農少卿知袁州時

江西有劇賊詹遇所過屠刼列城為之騷動袁獨預修武事具戰艦號令嚴肅常着冠至遇引去不敢犯境袁民歌之且有瑞麥嘉禾之異繪圖以進為治鎮靜有惠愛吏民生為立祠

郟亶字正夫崑山太倉農家子童年嗜學識度不凡登嘉祐二年進士崑人自國朝登科者自亶始初授睦州團練推官知杭之於潛縣未赴熙寧三年會部天下陳理財省費興利除害之策亶自廣東安撫司機宜文字為書陳蘇州水利丞相王安石善之授司農寺丞提舉興脩兩浙水利民不為便罷歸治所居

之西曰大泗濱者如所陳之説為圩岸溝洫井滄場圖俱用井田之制歲入甚厚圖狀以獻且以明前法非苟然者及水之利害著書行世子僑字子高亦有材局王安石器許之見於詩篇有幼成警悟集孫升卿字師古紹興進士知常徽二州乾道六年自徽代還奏蠲本州額外科雜錢萬餘緡及江東兩淛運司絹匹萬餘其恤民類此

孫載字積中曾祖漢英仕錢氏為崑山鎮防遏使遂為崑山人登治平二年進士知考城縣一日巡尉來告盜集境上將以上元掠近郭至期載張燈樂飲許

民嬉遊不禁夜如故事盜叵測遂遁去迄受代無鼠竊者後歷廣東河北淮西使者知海沂婺亳州治務大體時號循吏以嘗薦元祐黨人乞祠以歸

郭附字明仲郡人嘉祐八年進士知洪州新建縣俗健訟好持吏短長附至問民疾苦皆以鷙獸暴横為言乃檄旁縣尉併力仍厚啖壯士果得鷙獸數十尸諸庭號於眾曰有悍不率教如此獸者皆殺之無一人敢犯令熙寧中知崑山縣以朝奉大夫致仕

鄭景平字晞尹熙寧三年與父仲同登進士嘗為大理官每有疑獄中夜祈禱務得其情而已既而歸老

家居朝廷以其能復召起知饒州數月而歸或問其故荅曰天子命景平為郡以撫字為職乃不得行其志今日須金若干明日須粟若干民已枯骨矣棰考之亦何所取景平安得不歸時朱勔暴横從之者甚衆獨景平始終無所阿附其居官剛正不撓廉介如此

徐鑄字元鈞年少入官有能名政和初提舉兩浙常平脩松江隄易土以石闢常熟水田數百頃為之疆畝越四年知杭州杭人安其教令

徐蔵字子禮林之子鑄從孫也初命知饒州蔵居吳

權去親遠奏易旁小州以便養乾道初改知江陰軍至則作新庙學詔遣轉運副使姜詵按視水利蔵延見父老審訂其說謂其地北臨大江其勢湾下港瀆善淤夏秋淫雨浙西數郡百川並委瀕港七鄉並湖三山低卬之田混為一區尋丈而增膚寸而落十年之間没者一伯六十餘萬畝歲蠲秋苗以一二萬計公私病焉遂請治蔡涇廢牐牐之故基距河差遠兩翼迫蹙波流悍急易於潰壞乃移基並東直抵漕渠斥而大之易木以石於是增浚漕渠下通黄田以防泛溢絶壅滯五旬而畢又奏本軍地狹民貧有續添認納臨安府買紬絹四千餘匹兼累遭大水百姓憔悴因此重歛上為蠲八之五命下之日歡動阡陌蔵善漢隸書弟兢

兢字明叔生數月輙喜字十餘歲穎異不群人謂騎省後身也以父任補通州司刑曹事辟入司幕攝事雍丘民服其化移攝鄭州原武縣時有挾其弟貴務者威衆郡邑檄邑治市炭後至與慢令者兢歎曰令不能芘民其忍至此極耶乃䟽其害聞諸朝願以身贖無辜鄭燕公謂同列曰使縣令皆如徐兢天下其有不治乎宣和中以禮物官隨路允迪使高麗撰高

麗圖經四十卷上徽宗覽書大悦召對便殿賜出身兼掌書學以篆名家

孫冲字子和熙寧六年進士少負才名受知于王荆公嘗著鄉黨傳說二論甚奇之後出宰和州含山縣號為循吏其律已甚嚴一毫不妄取秩滿率家人觧其帰装時有老獲畜一砧冲視之曰此非吾来時物也命還之卒年三十五無子以姪畯為後

錢佃字仲耕進士歷官臨安尹擢吏部郎中對便殿言三事上稱善累遷吏兵工三部侍郎出為江西路轉運副使繼使福建再使江西奏蠲諸郡之逋淳熙

八年婺州饑且缺守上曰錢佃可為郡既至禱雨髮為白勸分移粟所活七十餘萬口政甲一路時提舉朱仲晦與陳同父書云婺人得錢守比之他郡事體殊不同及作江西漕司養濟院記謂其嘗奏免贑吉麻租二十四百五十九斛兩州之人猶歌舞之婺州救饑之政亦為諸郡最佃嘗買田合族名曰義莊有易解詞科類要并文集

鄭作肅字恭老宣和三年進士紹興五年知常州先是唐獨孤及為刺史時有甘露降于廳事作肅因刱凝露堂自為之記歷知吉州還朝奏郡中歲輸黃河竹索錢河久陷錢何從歸乞賜蠲免其他循襲者亦乞盡除高宗嘉納其言且諭丞相秦檜稱奨再三檜怒諷以在任不法獄治之檜殂得免又知湖州孝宗即阼之二年歲歉民貧有生子不舉棄於道傍作肅令屬官收取令乳母為之養月給米贍之

王可大郡人嘉泰中知武岡軍有惠政俗多信禨祥而不喜醫藥往往殞於非命可大憫之乃以成無已傷寒名理論藥方說許知可傷寒歌刻恵是邦民賴以生

王圭字君玉崑山人范文穆公外孫登嘉定十年進士為處州松陽縣主簿以才幹陞為令請行經界之法為天下式淳祐間出知常州以職事脩舉入為司封郎中終朝奉大夫有文集

朱天錫郡人嘉定間知丹陽縣拊撫字百姓留意學校邑人為立生祠移知武進擢台州守

林璞字伯振長洲人乾道中與弟琰同舉進士為長興簿嘗語人曰為已害人吾不為也及知武昌縣有云交代有子孫之契不宜交惡金穀儻有虧欠當即與交頭無令滯其批書時人稱其長厚

王棠字子思紹興五年以左朝奉郎知江陰軍請立學官教授給田以養士遂部范雲充教授棠又刻春秋三傳于學雲亦篤意訓率風俗為之大變又請於尚書截留秋苗以為軍備其略謂江陰為屯戍之地而庫無儲金廩無餘粟全藉內郡撥發錢穀以實邊壘今本軍之賦稅僅足以充歲額之上供而利源不足以給按月之發納一錢一粟皆赴漕司其後民力益困則群譟而越訴前後官吏以充借不敷卒得罪因繫者相踵也然棠設以罪逐何足筭哉誠恐上誤國家邊備雖死無益愚昧輒欲仰干鈞慈特賜詳酌截本軍秋苗一二萬石每歲樁留準備警急支用候

至次年新苗入倉却将陳米起發其於漕司歲計並
無虧損直遅速之間耳所蒞本軍常有備積以備不
虞其他善政率多類此
顔度字魯子唐魯公兄子顥為常熟令其後遂為吳
人度居崑山以文章政事名一時歷通判海門簿台
州臨海令民有去思乾道五年知長興遇事慈恕以
善悪福應之説諭人人不忍欺其聽訟能於淳朴中
時出智計以得其實聞者稱為神明一日某王自寧
國入朝舟次縣界皆以婦女執役王怪問之皆云顔
公愛惜民力縱男女耕種卒難召集恐累顔公故婦

女悉當其役泊入朝孝宗問郷治郡得人乎即以度
對未幾召拜監察御史度與朱熹友善孝宗謂度每
出言不動如山人因以如山為號云
趙公豫字仲謙自父少卿家常熟歷知仁和餘姚縣
分差鎮江粮料院詔有察辭避之真性全始終之大
節之襃語陞寶謨閣待制致仕公豫居官廉正常言
吾求為循吏不求為健吏也平生有燕堂類稾五卷
奏稾一卷弟公升公顧仕皆至麾節
陳宇字伯受古靈先生諸孫自宜興徙常熟以父蔭
為甫田尉得劇賊當受賞宇歎曰吾不藉人命以階

仕進卒辭之調紹興府司法改知富陽徙知房州卲
字居官廉潔無玷母喪鬚鬢盡白撫愛諸弟食必同
席俸禄不入私室嘗自謂豈惟富不可求亦所不願
也
莫子文字武仲吳江人知嘉興縣孜滿候代間奉使
王疇迎合當路意峻行括田之令子文不從使以為
抗朝命降宣義郎責詞有云動撫字拙催科賢者之
常也爾為令切切愛民乃不能汲汲赴功坐是為使
所劾降爾一秩非朕得已然亦因是得以知汝之為
人仁矣越五載復原官又詞曰君子之仕利與鈍亦

何常之有彼迎合希進之儔乃欲常利而無鈍然至
於時論卒亦不能有其有也可歎矣頃奉行田令者
倚法而逞爾制邑且受代乃能力抗其鋒期以不擾
留遺所附民雖主計之臣請黜爾朕不爾忘也五年
之蹄於今而復前日利鈍之間所不得而常有者顧
非可常之道也士所當為不止此其並勵所守以副
朕擢試之意
元
干文傳平江人祖宗顯仕宋累官承信郎文傳少嗜
學十歲能屬文延祐初進士同知昌國州後知吳江

州廡平有聲治行為諸州冣召為集賢待制以禮部
尚書致仕

國朝

盧熈字公暨崑山人洪武四年詔起丘園之士分職中外熈為睢州同知時中原兵革甫定遺民無幾歲復荐饑到官之日一意休息惟恐不逮不敢輕以民力立事幸功也明年熈行守事時御史銜命来搜訪舊軍所至陵轢落府鞭笞長吏悉籍見民為兵州近千人擞州拘送熈召民始自實得嘗隷尺籍者数十人畀之侍御怒械繫曹吏必盡得乃已不然且以沮

格上奏熈曰吾守民吏也民散吾誰與處即自詣奮曰州已無籍軍今民且散走獨有同知請以充役侍御怒斥去卒無以奪民賴以安熈平居恂恂然貌不自持其當官有守如此其兄公武嘗寄詩有蠶盟清夢鎖石古心之句卒之日貧無一金之蔵官為具歛逮櫬行吏民輓哭数百人道遇大雨無一人少却雖野夫田老咸為制服

呂昭字克明洪武中徐州訓導由上封事授浦城縣丞在縣多善政於民嘗植雙松于庭以甘棠擬之後陞山西沁州知州屡聘校文預脩永樂大典其在浦城赴召時父老各持鈔相贈悉謝一無所取至杭已無買舟之金抵家以新穀二斛償之及得沁州之命時天寒體無綿過徐舊嘗授經門生共為買一裘并驢一頭以行其廉貧如此

袁政字文理吳縣人湘陰縣典史有善政用治水夏尚書薦陞遂安縣令未視篆宿於驛亭夢小兒数十輩皆血淋漓者挽縣令衣覺而問諸父老荅曰此邑家生女不舉恐為資粧所費故也即日下令嚴禁之後邑中所生女皆名袁留

趙彥可崑山人洪武初任山東臨清知縣公勤寡慾

愛民好士妻嘗受民賂彥可覺之以所賂之物還白于府籍其妻而遣之

文林字宗儒其先衡山人世為武冑大父從其兄兵中署散騎舍人来浙江因家長洲父洪鄉薦授淶水教諭林舉成化壬辰進士除永嘉令有旌俳改知博平召還朝補南京太僕寺丞太僕政久弛弗振吏不奉法林奏按其罪遂著為令林尤盡心馬事深究其法叙古今事宜論畜牧之計上馬策三篇與其行尋移疾歸歸凡六年不起溫人以永嘉舊政請于朝以為守林抵廨堂書力辭不果遂以單舟赴任至之日

首釋繫徒千人郡多盜訟俗尚鬼好溺女悉為科條處分莫不備善郡獄屢空前後所毀淫祠殆盡作旌範訓其民禾生駢穗凡連上七疏皆賦役章程不可已之事中一疏以災異自劾求退而論鎮守剥民尤切以疾卒于官

徐有貞吳郡人夙負高才談鋒文氣並英邁在章秋治水久未就功問於王尚書來尚書曰分水勢尋水源有貞於是先開數渠引水散各支流去再三求發源處不得乃授以物使人離數十里俟之物復浮出如是者數處有貞曰水流則不受物源不在是再投

之一處不浮曰此乃真水源也百計塞之莫效聞一僧有道有貞就往謁之問術僧不言強之但曰聖人無欲有貞歸思而不得數日忽悟曰此下殆有龍窟耶龍所欲者珠也吾能使之去於是鑄長鉄柱洞釜底貫而下焉水始受塞不踰時遂成平陸蓋鐵汁能蝕珠龍愛珠故去也後封武功伯援毫數行輙重謄妝去

韓雍字永熙長洲人弱冠為名御史兩廣蠻賊不靖拔公往伐追斬至大藤峽威名大振賊悉遁去以身為南中巨鎮至没猶餘威慴人

論曰張官置吏不為大夫夫苟中心圖民智雖不及必將至焉有聞道而好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國之人也當官理行兩漢最盛美錦不宜濫裁官位亦不後物六朝三唐而下鄉里衣冠未嘗乏賢與龔黃卓魯同載在二尺四寸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便辟無威于國道途無行禽疏遂無蔽獄孤寡無隱治而宦績彰彰矣夫世不乏于德猶歲不絕于春也國猶是國民猶是民謂世衰難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然是生于零陵邵沈豐之異績鳳皇下于潁川紀陸閎之英

規妻怨無衣明德適以顯崇姪陳盛餱素業乃復織我酵酒名為建康廳事却以凝露顏佛子之惜民力鄭景平之職撫字陸琛顧少連之田虎徐栩之去蝗沈傅之鬻宅孫子和之還砧使縣令皆如徐兢天下有不治者乎求為循吏不求為健吏趙公豫有焉開國以來盧熙自請充役呂邵買舟無金遂安之地名女為袁留臨清之令遣妻子于民賂禾生駢穗再見文林視他邦之龍見不雙並生無二者異矣美國茂林豈與恒地府山比哉後之寄民社稱嘉吏者雖得愚民之欲不合智者之心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乎

無德而富貴者固可豫弔也
贊曰後羨衡陽前多史君嘉禾瑞麥甘露祥雲民沾
醉酒神感移文撓志如並負心若芬参名吏治異域
同聞

吳中人物志卷之五

吳中人物志卷之六

長洲張昶景春甫輯
曾孫獻翼論贊

儒林

漢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其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妻恚不能留即聽去之邑子

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悅之買臣乘傳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乃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令奕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皋弘字奉卿吳人也家代為冠族少有異才與桓榮俱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榮顯宗朝拜議郎使授太子尚書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藝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皋弘因拜榮為博士引弘為議郎弘子徽至司徒長史

三國

陸璣字元恪吳郡人仕吳為太子中庶子烏程令撰毛詩鳥獸草木蟲魚疏二卷崇文總目云其書但附詩釋詁窮於采獲似非通儒所為故後世失傳矣

陸景字士仁抗之子好著書尚公主封毘陵侯

鄒邠字伯岐與陸績為同郡人所述太玄連推求玄本意績嘗為述玄一篇

齊

陸澄字彥淵祖紹臨安太守父瑗州從事澄少好學博覽領國子博士尚書令王儉謂曰昔曹志繆悅此官以君係之始無慙德嘗與儉書曰王弼注易玄學之所宗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嘗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伯千餘皆儉所未覩者也儉乃歎服所著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

梁

陸璉郡人天監四年詔開五館建立國學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以璉及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各主一館館有數百人給其廪餼懷經負笈者雲集矣

皇侃青州刺史象之九世孫少師事會稽賀瑒精力專門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起家兼國子助教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付秘閣頃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孝日限孝經二十遍丁母憂還鄉里西平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大同三年卒年五十八又撰論語義十卷

張充字延符緒弟多所該通尤明老易能清言仕齊官為侍中義師近次東昏召百官入宮省朝士慮禍或往來酣宴充獨居省不出閣天監初拜國子祭酒充長於義理登堂講說時王侯多在學執經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禮

陳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人祖子喬梁武陵王府參軍父烜臨賀王記室俱以儒術知名野王七歲讀五經知大旨九歲善屬文嘗製日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長而徧觀經史精記默識凡天文地理蓍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宣城王為揚州刺史野王與琅琊王褒並為王賓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丹青候景亂愛去歸郡召募鄉黨隨義軍援都野王素羸居喪過毀殆不勝衣及杖戈被

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壯之所撰玉篇輿地志各三十卷符瑞圖顧氏譜傳各十卷分野樞要續洞冥記玄象表各一卷及文集三十卷行于時又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記傳二伯卷

陸詡郡人少習崔靈恩三禮義宋梁時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還除給事中天嘉初遷尚書祠部郎中同時晉陵張崖吳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

陸慶少好學通五經尤明春秋左傳有節操釋褐梁武陵王國右常侍歷征西府行叅軍除婁令天嘉初

徵為直散騎侍郎不就永陽王為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見慶辭以疾主乃微服窺之謂人曰陸君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尚鄱陽晉安王俱以記室徵不起

范平郡人其先銍侯馥避王莽亂適吳因家焉平研窮墳典該覽百氏諡文貞先生三子奭咸泉並以儒學入官泉子蔚蔚子文才亦知名

張冲字叔玄父僧紹梁零陵太守冲仕陳為左中郎將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論語義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國子博士入隋為漢王侍讀并州博士

顧越字允南鹽官人所居新阪黃岡家世儒學弱冠游都下深明毛氏詩尤善莊老至於微言玄旨九章七曜音律圖緯咸盡精奧初為梁南平王元襄王偉國右常侍歷安西湘東王府叅軍長七尺三美鬚眉音響若鍾容止可觀陳武帝時除五經博士歷官國子越以世路未平無心仕進因歸鄉里棲隱武丘山與吳興沈炯同郡張鍾會稽孔奐等為文會天嘉中詔侍東宮讀廢帝即位拜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太建元年卒所著有毛詩老子孝經論語等義疏四十

餘卷子覽隋秘書學士孫胤有傳

隋

潘徽字伯彥吳人少受禮於鄭灼受詩於施公受書於張冲講莊老於張譏並通大義尤精三史能持論陳尚書令江總雅重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選為客館令隋遣魏澹聘陳陳使徽接對之陳滅為州博士秦孝王俊聞其名召為學士嘗從俊朝京令徽馬上為賦行抵一驛而成名曰述思賦俊令為萬字文又遣譔韻纂凡三十卷俊薨煬帝時為晉王引為揚州博士令徽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百二十卷

褚輝字高明郡人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術之士集內史省相次講論暉博辨無能屈者由是擢為太學博士撰禮䟽一百卷

唐

顧胤吳人永徽中遷起居郎兼脩國史以撰太宗實錄勞加朝散大夫弘文館學士論次國史加朝請封餘杭縣男又撰武德貞觀兩朝國史賜帛五百段又撰漢書古今集二十卷行于世終司文郎中龍朔三年卒子琮武后時為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卒后曰琮不幸令終雖不舉哀然朕以股肱特廢視

事一日

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吳人善名理言受學於周弘正陳太建中後主為太子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始冠與下坐祭酒徐孝克敷經倚貴縱辨衆多下之獨德明申各屢奪其說舉坐咨賞釋褐始興國左常侍陳亡歸鄉閈隋煬帝擢秘書學士大業間廣名經明士四方踵至於是德明與魯達孔褒共會門下省相酧難莫能詘遷國子助教越王侗署為司業入殿中授經王世充僭號封子玄恕為漢王以德明為師即其廬行東脩禮德明恥之服巴豆劑偃偃東壁下玄恕入拜床下德明對之遺痢不復開口遂移病成皋世充平秦王辟為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補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誠辨然德明一舉輙蔽可謂賢矣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論撰甚多傳于世後太宗閱其書嘉德明博辨以布帛一百段賜其家子敦信龍朔中以左侍極檢校右相累封嘉興縣子致仕終大司成

陸質吳郡人本名淳避憲宗名改之質有經學尤深

於春秋少師事趙匡匡師啖助助匡皆為異儒頗傳其學由是知名著集注春秋二十卷類禮二十卷君臣圖翼二十五卷並行于代

張後胤字嗣宗崑山人陳國子博士冲之子甫冠學行禪其家高祖鎮太原引為客以經授秦王義興初為齊王文學封新野縣公武德中擢員外散騎侍郎賜宅一區太宗即位進燕王諮議從王入朝召見初帝在太原嘗問隋運將終得天下者何姓荅曰公家德業天下係心若順天而動自河以北指撝可定然後長驅閞右帝業可成至是自陳所言帝曰是事未

始忘之乃賜燕门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賛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帝為之笑令群臣以春秋酬難帝曰朕昔受大誼於君今尚記之後胤頓首謝曰陛下乃生知臣叨天功為已力罪也帝大悦遷燕王府司馬出為睦州刺史乞骸骨帝見其彊力問欲何官因陳謝帝曰朕從卿授經卿從朕求官何所疑後胤頓首願得國子祭酒授之再遷散騎常侍

朱子奢吳人從鄉人顧彪授左氏春秋善文詞隋大業中為直秘書學士天下亂辭還鄉里後從杜伏威入朝授國子助教太宗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年兵不解新羅告急假子奢員外散騎常侍持節諭旨平三國之憾子奢有儀觀夷人尊畏之二國上書謝罪贈遺甚厚初子奢行帝戒曰海夷重學卿為講大誼逡當以中書舍人處卿至其國納其美女帝責違旨而猶愛其才累遷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唐初太廟止四室子奢始發七廟之議帝嘗詔起居紀録臧否見之以知得失子奢曰陛下所舉無過事雖見無嫌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史官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尚有聞乎子奢能談辯以經誼緣

飾於帝恩禮甚篤

施士丐其先施之常字子恒事孔子雖為博士延為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績亦載其跡士丐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以二經教授在太學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太學助教由助教為博士秩滿當去諸生封疏乞留太學卒于官昌黎韓愈銘其墓曰施先生云

宋

朱長文字伯原光禄卿公綽之子年十九登嘉祐四年乙科進士第公綽守彭長文不俟燕婦州人榮之既冠授秘書省校書郎守許州司戶參軍以病足不肎從吏趨郊裡公綽欲以任恩丐長文幕官長文推與其季家居二十年安貧樂道無意仕進築室郡中有山林趣知州章岵表其居為樂圃坊人尊稱為樂圃先生自郡守監司莫不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必之樂圃以後為恥名動京師公卿薦以自代者甚衆天子賢之起為本郡教授時有兩教授以長文故也時徐積舉於楚陳烈舉於福世稱三先生云舒雅郡人仕太宗朝為國子監丞太平興國二年詔同翰林學士李昉等纂脩太平總類以八年書成凡

一千卷名太平御覧天禧中以職方員外郎秘書校
理知舒州秩滿主管郡之靈仙觀宰相王欽若言其
恬於榮利除直史館
李撰字子約唐宗室也熈寧六年進士為江州彭澤
令朝廷下抵田令轉運使倚法務苛擾撰持不可與
使者抗論且請就劾并解印綬去使者從之王安禮
為部刺史知撰介特薦之元祐三年議遣使脩復小
呉河撰上復河賦二篇賛明禹功究當時利害言河
不可復通判莫保二州仕終朝奉大夫撰廣孟子說
著養氣論三篇其言深切著明別有毛詩訓解二十

卷孟子講義十四卷并文集史論子彌遠
張僅字幾道治平中舉進士與里人顧棠皆為王安
石門下士安石作三經義僅棠與焉僅官至著作佐
郎卒棠字叔思撰周易義類三卷
陸綰字椎叔常熟人初名絳見前史偶同更名綰舉
進士仕終朝奉郎尚書職方郎中所著春秋新解三
十卷尤工詩又嘗提舉江淮茶税蘇洵増之以詩
錢俣字迁碩一字惟大登紹興進士乙科除太學正
改宣教郎宗正寺簿太府寺丞乞外知袁州俣於書
無不讀尤邃於易著易說三卷并諸經講解十卷

許洞字洞天太子洗馬仲容之子性疎儁幼習弓矢
擊刺之伎及長折節勵學精左氏傳咸平三年進士
釋褐雄武軍推官嘗詣府白事有卒踞坐不起洞杖
之又移書知州馬知節怒其狂不遜會洞用公錢奏
除名歸呉所居惟植一竹以表特操呉人為之語曰
許洞門前一竿竹日以酣飲為事嘗從民坊貰酒一
日大署壁作酒歌数百言人争往觀其酤数倍乃盡
捐所負景祐二年獻所撰虎鈐經二十卷除均州叅
軍祥符四年祀汾陰獻三盛禮賦召試中書改烏江
主簿洞以才學自負狂放不覊與潘閬錢易為友歐

陽永叔稱其為俊逸之士有文集百卷
林虙字德祖父旦仕秘書少監虙登紹聖四年進士
歷開封府左司録以府尹不之禮上章請老歸呉所
居大雲坊有易說書義禮記解并文集揔百餘卷
陸子正郡人授業尹焞之門莆田林光朝試禮部不
第来從子正游専心聖賢踐履之學
王綯字唐公以資政殿學士權太子少傅拜叅知政
事出知越州紹興七年薨謚文恭平生所着有論語
解二十卷孝經解五卷群史編八十卷別有内外制
四十卷奏議三十卷内典累録一百卷進讀事實五

恙為人剛正有守立朝無所阿附及居政府祿不乃
親孝養終身自奉甚薄不置第宅晚寓崑山薦嚴寺
蕭然一室無異寒儒
王蘋字信伯世居福州自其父仲皋始家平江蘋為
河南程氏門人資禀清粹充養純固平居恂恂儒者
及語當世之務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不徼名
當世世罕知之知府孫佑列蘋學行於高宗朝得以
布衣召見當戎馬間陳説数百言因有通儒之褒仍
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所著有論語集解
倪愚字原魯生值元季儒術湮滅既久抗節不仕獨

抱遺書隱居海上仰綜濂洛微言為五經説以訓嘗
憑木几讀書兩股跡深入幾寸許篤志不怠　高帝
定鼎金陵命延訪鉅儒一詣闕下後終隱以卒四世
孫啓明好古樂道益修其業事具見介石書院記
陳長方字齊之其先福之長樂人父侁字彼之擢進
士第娶林旦女與魏了翁交從甚密了翁謫廣州侁
以長書賀之由此得罪嘗從游定夫學得治身養心
行已接物之要故長方家學有自因外家居吳中步
里紹興間以進士終江陰軍教授所著有春秋禮記
尚書傳漢唐論并步里客談行於世弟少方字同之

孝宗朝為東宮講官亦端介不群之士時稱二陳
楊邦弼字良佐文公億四世孫自浦城来吳從王蘋
學遂居震澤探極理學中紹興十三年進士第三會
行都建太學選為博士兩遷禮部郎以起居舍人出
使金國卒震澤鄉校祀王蘋與邦弼陳長方為三賢
云
章憲字叔度居吳之黄村樂道好德操履高潔鄉里
稱為隱君子嘗受學王蘋游于楊時朱子發呂居仁
諸公間憲遂於春秋宣和中謫監漢陽軍酒税歿於
兵

黄士毅字子洪嘗入閩謁朱仲晦授以大學章句而
歸正慶元詆排道學時也所著書甚多嘗撰次朱子
書説七卷語類一百三十八卷文集一百五十卷并
自類注儀禮郡守王遂為買宅吳下以居稱為考亭
名士
王誼字正仲一字漢臣著作郎蘋之從子師事楊邦
弼以學鳴于時坐刺秦檜貶象州十年歸遂不復仕
著春秋類書
衛湜字正叔狀元涇之弟伯兄沂慶元進士兄洽洙
皆嘉定進士湜亦屡中鎖廳除太府寺丞將作少監

皆不赴嘗為禮記集說百六十卷寶慶二年上之終朝散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

吳仁傑字斗南崑山人登淳熙進士第歷官國子學錄早嘗講學朱子之門所著有古易十二卷周易圖說樂舞新書廟制罪言郊祀贅說鹽硤論丙丁各二卷禘祫緜蕞書三卷集古易尚書洪範辨圖一卷兩漢刊誤補遺十卷並行于世

元

俞琰字玉吾其先汴人建炎間始来吳隱林屋山徙郡城之南園琰生于宋以詞賦稱宋亡遂不復有仕

進意嘗撫諸家易說名曰大易會要一百三十卷及注上下經并十翼凡四十卷又有經傳考証讀易須知易圖古占法卦爻象占分類易圖合璧連珠說若干卷初授溫州路學錄不赴後得異人金液還丹之祕注魏伯陽參同契發揮三卷陰符經解一卷易外別傳一卷以吾儒性命之學推陰陽消息之理雅好鼓琴乃作弦歌毛詩譜別有幽明辨惑席上腐談書齋夜話等書子仲温孫貞木

陳深字子微吳人宋亡棄舉子業篤志著述有讀易詩春秋等編尤善筆札

邉景元字長卿宋朝奉大夫珣八世孫以春秋經學世其家丞相文天祥手書世麟扁其堂景元由池州青陽縣教諭轉處州路學錄復薦入國子竟以病歸時長洲學官久廢景元為興建焉子昌字伯盛嘗著四書節義張氏據吳以禮招致為官誓死不就

丘迪字彥啓其先朐山人五世祖通議大夫崧来居吳遂為郡人六歲而孤甫成童即從舅氏孟潼讀書廬山白鹿洞嘗以尚書應舉不第所著尚書辨疑若干卷別有雲麓文稿玉淵雜著其先墓為僧所據至迪復業焉

俞元燮字邦亮其先建寧人曾大父奭通判常州留家焉後復徙長洲元燮少貧養母甚孝通蔡氏傳博采群說著集傳十卷或問二卷郡校士子以專經之師授其業者即以䟽通知遠之教屬之變乃謂其徒曰宋亡舉子餘習非經本旨文極則反質矣朝廷取人材於斯文必求諸義理之實乎未幾延祐科舉詔下多如所云而元燮於省試不屑也既卒虞文靖公為其瘞銘子安國

湯彌昌字師言父暉老咸淳丁卯龍飛榜進士父子授受皆以周禮發解所著有周禮解義別有碧山類

稿湘江櫂歌詳載史官歐陽玄所為墓銘
王元杰字子英吳江陳思村人至正甲申以春秋領鄉薦值兵亂隱居教授遂不果仕所著有春秋讞義若干卷嘗經進刻梓行世并其集曰水雲清嘯而康里子山序之者子思忠
顧諒字季友吳江趙溪人生元季隱晦不仕嘗註儀禮行于世王行為作傳
吳簡字仲廉吳江桃墩人在元鄉試不第尋曆薦授郡學訓導陞紹興府學錄所著有詩義并論語提要史學提綱年八十三卒子二復順見薦舉

余日彊字彥莊古田人父與可武夷書院山長始来吳居崑山其學淹貫根柢六經不為異說所著尚書補註若干卷平生有隱操
陳謙字子平吳人甫兒時即知孝事父毋年三十始授室悛悛色養退則率諸生講說周孔脩齊之道父疾思食鱖進鱖而父沒謙終身不忍食嘗師事林處士寬勉以業試有司就場屋屬吏卒搜檢懷挾者待士無狀因難曰道喪至此尚何傚倖失得為哉即弃去刻意古學在朝諸老交口論薦宜任著作力謝乃止京口孫子翼有女貧不能嫁謙嘗許之助後十年子翼病即挾貲遠至京口為畢其嫁後救兄死于兵所著有周易解詁别為河圖說一卷占法一卷
邵光祖字弘道父宦游来吳因家焉性孝友見有弗順於親者輙怒斥之於朋友尤篤信義博學好古研精經傳夙夜講習垂三十年遂通三經皆有疑義又著尚書集義六卷於字學尤精研窮六書之旨采諸經騷語古韻偏傍以從古文辨聲音而因字母著韻書四卷其教諸生有欲習科舉者皆弗許尤以闢異端禁邪說扶植名教為務有以先賢康節子孫論薦于朝不報張士誠據吳授湖州學正亦不赴遂以布衣終其身

國朝
殷奎字孝伯一字孝章其先華亭人居崑再世俗尚貨殖父始為市書遣從會稽楊維禎遊州人笑以為迂志不為變復買田婁上益資之學奎少勤敏刻苦不墜父訓 國初政立學法洪武四年以薦者赴吏部試春秋題道統論置之高等例授郡縣奎請便侍養因啓當道遂調咸陽教諭時咸陽久罹兵革士不知學奎徃任文教大行藩省禮聘考試多士及纂脩關陝圖經卒年四十六

徐達左字良輔早失怙恃年十六始知書從邵光祖精于義理之學遭時多故隱居光福山中躬行孝悌以身率教其族之子弟講論禮樂彬彬揖讓洪武二十二年聘為建寧學訓導以朱子闕里欣然往就達左質厚氣溫未嘗談人過犯之亦不留怨好山水嘗游武夷將歷覽以廣見聞平生所著有顏曾思孟四子書刻留家塾

陳桱字子經其先四明奉化人祖著宋祕監知台州著書四明山中父泌元饒州教授桱與兄朴字子章徙居于吳之陽山桱精于史學洪武初斐然以著述

為已任召起桱為起居注

林大同字逢吉常熟人幼孤貧自力於學凡經史手自抄讀寒暑不懈嘗著易經輿義洪武中由明經任開封府學訓導病歸永樂三年再召用力辭受宴賜還

張洪字宗海常熟人年十一以民間俊秀充儒學生洪武乙丑以事被逮坐戍雲南帥臣遣子從學久之以明經薦授靖江王府教授永樂元年擢行人奉使日本却其餽金二年復使遼東入翰林脩大典充副揔裁官書成燕賞甚厚所著有四書觧義二十卷周易傳義會通十五卷尚書補傳十二卷詩經正義十五卷小學異贊六卷其雜著則有貫道集永言集攬轡集

吳訥字敏德常熟人洪熈初經明行脩薦擢監察御史尋陞南京左副都御史致仕訥持行高古凡經傳多能刪摭舊註發明正學爲文公小學集觧刊行於時卒後追謚文恪公

論曰漢室以儒術禮義為官遷習滯鄉大夫以經術潤飾吏事學者咸尊夫子之業而潤色之又注意高仰之不循春秋至比於弑逆先師褒勵之功篤矣切

矣自是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儒行之士彬彬焉即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况南人簡約得其英華者乎逺夫近古巨儒鄙俗截道颷則俯拾青紫敦詩書則坐委莫澤盖利祿之路然也志識之士安肯滞于所習以求貧賤哉儒罕通人儒者之風盖衰矣俗疵文雅誰其化之當年君子羞之而誦聲不輟買臣之耆于前也人笑之而志操不變孝伯之厲於後也經籍讓同門以不如酣宴居省閤而不出商畧皆未覩之語講論無能屈之賓賦抵一驛而成經自七齡而悟贊一人

而王天下功過宣尼撰二篇以止後河續希神禹凡有撰述莫不推其通博目為宗匠雖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莫不顯聞四方流聲後裔矣況容止則顏越介特則李撰門業則顧野王祖德則楊邠鄒一何偉與是以涉其流者無祿而富懐其道者無位而尊雖顧諒之不仕吳簡之不第固已履環堵而輕富貴在陋巷而蔑王侯矣

贊曰魯儒一人持領振裘弟子遂之散遊諸侯漢賈稽古闡文採求吝禮行誼洞微究幽通心来哲記志前脩方領委它莫與為儔同門猶讓伉儷則羞何尚嚴平徒難孔褒釋褐新蔡樓隱武丘文為萬字史秘千秋從容雅望藉甚風猷

吳中人物志卷之六

吳中人物志卷之七

長洲張[illegible]輯
曾孫[illegible]

文苑

漢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或言族家子也公孫弘開東閤延賢人與謀議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数詘其尤親幸者惟助與吾丘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後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及作賦頌数十篇

馬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家貧為諸生遊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郡舉孝廉試経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数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第五永使督幽州百官祖餞于長樂觀皆賦詩彪獨作箴蔡邕等美其文後於內黃令有德政詔東觀畫像以勸學者子

吳

陸績康少子也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曆筭數無不該覧孫權辟為東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為鬱林太守加偏将軍績既有躄疾又意在儒雅雖有軍事著述不廢在任卒年三十二作易釋玄

張温吳郡吳人父允軽財重士名顯州郡温少脩節
操容貌竒偉權聞之延見拜議郎以輔義中郎将使
蜀温至蜀詣闕拜章蜀人甚貴其才還頃之權既陰
啣温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太盛遂因事害温将軍
駱統表理温寃不報

三國

沈友字子正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
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逡廵却曰君子講好會宴
以禮今仁義陵遅聖道漸壊先生銜命将以裨補先
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軽脱威儀猶負薪救火更益其
熾歆慙曰自桓靈以来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
既冠博學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能辯於
口每所至衆皆黙然莫與為對世言其筆之妙舌之
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絶於人孫權以禮聘之既至論
王覇之略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為庸臣所譖權疑其
終不為已用故害之時年二十九

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本名昭史為晋諱改之少
好學能文還太子庶子時蔡顥在東宫好博奕太子
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孫亮即位諸葛恪表曜為太
史令撰吳書華覈薛瑩等與焉同孫休欲延曜侍講

而将軍張布士行多玷憚曜以古今警戒休固争不
可竟止不入孫皓時常領左國史皓欲為父和為紀
曜以和不登帝位宜為傳皓怒收曜獄中華覈上疏
救曜曰曜自少勤學探綜墳典外吏之中少過曜者
昔司馬遷有良史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
成今曜在吳亦漢之史遷也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
定一代之儀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皓竟誅曜

張儼字子節吳人弱冠知名經緯博識族人張温稱
之曰吾家顏子也拜大鴻臚實與中使于晋孫皓謂
今南北通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
者華臣蒙其榮惟古人延譽之美磨勵鋒鍔思不辱
命既至車騎将軍賈充尚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欲
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祜尚書何禎並
結縞帶之好子勃撰吳録三十卷孫固

張純字元基海昬令敦之子也與同郡張儼朱異俱
童少時往見驃騎将軍朱據據聞三子才名欲試之
曰今三賢屈顧老鄙相聞渴甚矣為吾各賦一物夫
驟裏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軽疾為妙何必積思乃隨
目立成據大悦純賦席云席以冬設簟為夏施揖遜
而坐君子攸宜儼賦犬云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

宋鵲書名竹帛異賦弩云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高墉純尤屬操行學博才秀容止可觀拜郎中為廣德令治有異績擢太子都尉赤烏十三年廢太子和純忠諫而死

晉

陸機字士衡吳大司馬抗之子也身長七尺其聲如鍾少有奇才文名冠世領父兵為牙門將吳亡年始二十退居舊里閉門績學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勳名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作辨亡論二篇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時國中多難顧榮等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不從齊王冏既誅趙王倫矜功自伐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冏不悟竟以敗機天下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人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葛洪稱機之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五湖之洪流泉源如一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行於世

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與兄齊名號曰二陸吳尚書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非龍駒當是鳳雛後舉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蔡司徒見機雲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而士衡住西頭雲為人文弱可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為人多髭又將好錦繩髻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著縗絰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座上華曰今日相遇勿為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雲又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隱曰本謂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掌大笑嘗出補浚儀令縣稱神明去官追思畫像配食縣社初雲嘗行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趣至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里里無人烟雲悟却尋昨宿乃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自此談玄殊進弟耽為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機雲同遭害大將軍孫偉與朱誕書曰三陸一旦湮滅國表雋望悲豈一人其為州里所痛如此

陸喜字恭仲瑁第二子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嘗為自叙其畧曰劉向見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覩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覩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

萬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思其書近百篇吳平又作西州清論借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

褚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少聰慧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陶嘗謂人曰聖賢備在黃卷中舍此何求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岳之寶不匱矣

孫惠字德施吳主宗室好學有才識晉永寧元年赴

齊王冏義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岳逸民秦祕之以書于東海王越勉以勤王匡世之略詞義甚美越省其書招求之惠乃出見越即以為記室參軍專掌文疏預參謀議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辭旨又獻書於冏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委讓萬機歸藩青岱辭甚深切冏不能納果敗

張融字思光弱冠有名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扇塵尾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解褐為宋新安王子鸞行參軍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顧覬之覬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

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煮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融家貧欲仕乃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韋帶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以世業清貧人生多待榛栗棗脩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融不知階級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張氏自敷以來並以脩儀範為事至融風止詭越高帝素愛融為太尉時與融款接融嘗

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高帝出太極殿西室融入彌時方登階級就席上曰何乃遲為融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未有荅者融時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為捷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為骨力但恨無二王法荅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常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殆將至髀謂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為融假東出武帝問融住何處荅臣陸處無屋舟

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高談鮮能抗拒

南朝

陸倕字佐公慧曉弟三子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茅屋杜絕往来晝夜讀書如此者數歲所讀一徧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幼為外祖張岱所異岱嘗謂諸子曰此兒汝家元陽也年十七舉本州秀才永明二年刺史竟陵王子良為護軍將軍傾意賓客開西邸以延英俊倕以文學親侍嘗為感知已賦以贈任昉昉為御史中丞簪裾輻湊預其宴者殷芸到溉劉苞劉孺劉顯稱為龍門之遊時昭明太子愛文好士倕與殷芸等同見賓禮武帝雅愛倕才敕撰新漏刻銘又詔為石闕銘皆嘗稱賞

陸煦杲弟少警敏學有思理天監初歷官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太子家令撰晉書未就著陸史十五卷陸氏驪泉志一卷並行于世子罩字洞元善屬文仕梁太子中庶子終光祿卿毋老求去公卿祖道於征虜亭太子賜黃金而歸

張率字士簡父瓌十二能文常日限為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慚時陸少玄家有父澄藏書萬卷率與少玄善盡借讀其書與同郡陸倕陸厥為友嘗詣沈約遇任昉在坐約謂昉曰此二子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識之天監初遷司徒謝朏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古婦人事使工書人琅琊王琛吳郡范懷約等寫給後宮率取假東歸論者謂為傲世率懼乃為待詔賦奏之見稱手勑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可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武帝別賜率詩率奏詩往反引見玉衡殿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冑未有為之者今以相處為卿定名譽四年禊飲華光殿是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率與到溉周興嗣為賦武帝以率與興嗣為工率嗜酒不事家務在新安日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及至宅耗太半率問其故荅曰雀鼠耗耳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自少屬文七畧及藝文志所載詩賦已亡並補作之

張玄之字祖希少聰慧以才學顯初為縣丞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扶風張業聞玄之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遺真解璩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豫章太守范甯亦稱玄之為吳士之秀孝武時出為吳興太守與會稽內史謝玄同時之郡論者以為南北之望亦稱二玄玄之與顧敷俱顧和中外孫時玄之九歲敷七歲同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有不泣者以問二孫玄之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顧協字正禮晉司空和六世孫外從祖右光祿張永嘗携協遊武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政欲枕石漱流永歎賞之及長好學以精力稱初為揚州議曹從事沈約覽其文而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斯作也張率嘗薦之於朝問協年率言三十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協便為已老但其事親孝友不可遺於草澤於是以協為蕭太學博士累遷湘東王記室普通中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之即召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

張永裕第三子也兄演鏡弟辯伋俱知名永博涉書史能為文章善隸書騎射雜藝觸類兼善為文帝所知

陸雲公字子龍父完字楚卿梁寧遠長史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從祖倕與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稱異之及長州舉秀才累遷宣惠武陵王平西湘東王輝行參軍雲公嘗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言于武帝召為尚書儀曹郎太清元年卒年三十七葬橫山有文集行于時子瓊

陸瓊字伯玉六歲能詩大同末父雲公受武帝詔校定碁品到溉朱异並集瓊時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都下號曰神童武帝乃見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年十一丁父喪有至性侯景亂携母避地讀書陳天嘉中以文學遷尚書殿中郎為文帝所知吏部尚書徐陵薦于宣帝言瓊識具優敏文史足用進居即署歲月過淹乃除司徒左西掾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初雲公奉梁武勅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勒成一家之言遷吏部尚書著作如故瓊詳練譜諜雅有識鑒性尤謙儉位望雖隆執志逾下俸祿所入皆散宗族家無餘財母憂衰毀卒有文集二十卷子從

典

陸琰字溫玉父令公梁中書宣城王記室參軍琰幼孤好學有志操州舉秀才解褐宣惠始興王行參軍累遷法曹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世祖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援筆無所點竄世祖稱賞賜衣一襲俄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琅琊王厚聘齊齊人傾心焉尋卒年三十四太子深悼之加其贈賻親為製銘後至德二年追贈司農卿後主求琰遺文傳之弟瑜

陸瑜字幹玉州舉秀才解褐驃騎安成王行參軍兄琰時為管記並以才學侍左右太建二年太子釋奠于太學宮臣並賦詩命瑜為序文甚贍麗時太子好學欲博覽子史命瑜纂要成書未就卒年四十四追贈光祿卿

陸玠字潤玉梁大匠卿晏之子弘雅有識度好學能文舉秀才對策高第吏部尚書袁樞薦之於世祖超授衡陽王文學直天保殿學士後主在東宮徵為管記仍除中舍人管記如故以疾還鄉太子解衣贈之至為流涕卒年三十七追贈少府卿有集十卷

陸琛字潔玉宣毅臨川王長史丘公之子少事後母以孝聞世祖在會稽時琛年十八上善政頌詞甚工由是知名舉秀才起家為衡陽王主簿直宣明殿學士太子愛琛才辯深禮遇之後主嗣位遷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人卒年四十二

陸爽父槩齊霍州刺史九歲日誦二千言尚書僕射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氏代有人矣

隋

陸搢字士紳郡人祖映梁侍中父陟諮議將軍世有文業搢不隕家聲隋仁壽中召補學士春宮大業初為燕王記室至唐貞觀中授朝散大夫魏王府文學

陸從典字由儀年八歲讀沈約回文研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其詞尤美從父瑜特所賞愛瑜卒乃集其遺文序而傳之位太子洗馬司徒左西掾陳亡入隋為著作佐郎詔續司馬遷史迄於隋未就而卒

唐

朱佐日郡人在唐兩登制科三為御史武后嘗吟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問是誰作李嶠對曰御史朱佐日詩也賜綵百匹轉侍御史子承慶十六舉秀才嘗為昭陵輓詩入高

等由是父子齊名
于公異吳人進士擢第李晟表為招討府掌書記朱泚平露布於德宗曰臣既肅清宮禁祗奉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為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咨歎久之其詳見唐書文藝傳
陸暢字達夫郡人早有才名舉進士以祕書丞為觀察判官張咨宗薦其植性謹和肆事周敏剖斷公事人人不冤乞賜章服初王仲舒刺洪州暢在幙府終日長吟不親公牘仲舒微言竟拂衣去辭曰不可偶為大夫參佐而妨志業由此義譽益彰及登省署遇雲陽公主出降詔為催粧詩恩例外別賜宮錦五十段撈伽瓶及唾壺各一又為劍南西川節度韋臯所厚禮始天寶間李白為蜀道難以忤嚴武暢更為蜀道易以美臯臯在蜀数進兵器上刻定秦字既死人以此誣臯暢上疏言臣在蜀日見定秦乃造兵器匠者姓名耳由是得釋
張籍字文昌吳縣人貞元十五年進士為太常寺太祝韓愈薦為國子博士當時有名士皆與游而愈益重之籍性狷直嘗責愈喜博塞及為駁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釋老不能著書若孟軻揚雄以垂世愈亦始書答之仕至國子司業張洎論籍為詩長於古風當時與元微之白樂天孟東野歌詞為天下宗匠號為元和體又長於今律貞元已前多拘於常態至籍一變而章句之妙冠於流品子黠
顧況字逋翁郡人性詼諧工於歌詩嘗為韓滉節度判官初李泌流放江南與柳渾及況遊會渾輔政以校書郎徵況泌復繼入況自謂知己秉樞要當得達官久之方遷著作郎怏怏不樂求歸於吳泌卒作詩以諷為法司所劾貶饒州司戶後結廬茅山自號華陽真逸有集二十卷皆散軼今所傳止古今體上下二卷年九十而終子非熊滑稽好辯凌轢當世為衆所抑困于場屋三十載長慶中諫議大夫陳商放榜上怪無非熊名詔有司進所試追榜勅及第天下寒俊由是知勸矣累佐使府大中間歷盱眙尉慕父風棄官亦隱茅山或傳其得長生術云
陸扆字祥文為翰林學士扆工文屬辭敏速若注射然一時書命同僚自以為不及昭宗優遇之帝嘗作賦奉詔皆和獨扆先就帝覽之嘆曰貞元時陸贄吳通玄兄弟善內廷之文後無繼者今朕得之扆始舉進士時方遷幸而六月榜出至是每暑相戲曰造榜

天也以識哀非其時故事自三省得宰相有光署錢
留為宴資學士院未始有也至哀送錢五十萬以榮
近司進中書侍郎判戶部嗣覃王以兵伐鳳翔哀諫
曰國步方安不宜加兵近輔必為他盜所乘無益也
且親王而爲軍事必有後害帝頗與軍責哀沮橈貶
峽州刺史師果敗崔胤羅相哀代之胤怨望及是譖
以為陰有黨附貶沂王傅分司東都胤死復授吏部
尚書從遷洛柳璨始附朱全忠諫去朝廷衣冠有望
者貶哀濮州司戶參軍殺之白馬驛

楊收字藏之隋越國公素之裔世居馮翊父遺直德

宗時上書闕下仕為濠州錄事參軍客死姑蘇收始
年七歲處喪若成人母長孫夫人親授經十三通大
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為神童里中多造門觀
賦詩至壓敗其藩收嘲之曰爾非羸角者寧用觸吾
藩及壯廣額深頤疏眉目寡言笑博學強記至他藝
無不通以兄假未仕不肯舉進士既假褫褐乃入京
師明年擢進士杜悰表署淮南判官宰相馬植又表
為渭南尉集賢校理擬補監察御史收以兄假方外
遷詛不可先固辭復為悰節度府判官弟嚴並在幕
府未幾假自浙西判改擢監察御史而收亦西川遷

兄弟同臺世榮其友以詳禮學改太常博士而嚴亦
自揚州召為監察御史收因建言漢制總羣官而聽
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太常分務專治者也所以藏
天子旂常今旂常因車飾隸太僕非是未及行以母
喪免

孫郃吳人舉百篇科皮日休贈詩有云百篇宮體喧
金屋一日官銜下玉除陸龜蒙亦有贈云直應天授
與詩情百詠惟消一日成其見推重于當時云

范攄唐末吳之處士有子七歲能詩嘗賦贈隱者云
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又賦夏日詩云閑雲生不

雨病葉落非秋方干聞之曰此兒他日必垂名也

五代

蔣貽恭吳人流落入蜀有詩才性特耿直每一吟詠
率多諷刺時蜀主季年臣僚多尚權勢侈傲無節因
為詩以諷之蜀主知其不遜曰敢言之士也特授雅
州名山令仍賜銀緋

吳仁璧字廷寶長洲人蜀主大順中及第善屬文尤
善星學及黃白術吳越王錢鏐待以客禮訪求天文
固辭非所知欲辟入幕又辭去鏐母薨具幣請為誌
文不從鏐怒沉之江中有詩集行世

董思恭吳人初為右史知貢舉事泄流嶺表死所著篇詠甚多

宋

謝炎字化南太子賓客濤之弟叢韓柳為文與杭州盧稹齊名時稱盧謝端拱初舉進士調補昭應主簿徙伊闕知華容公安二縣有集二十卷

方惟深字子通其先莆陽人父龜年官至屯田郎中卒葬長洲因家焉惟深早通經學為鄉貢第一試禮部不中即棄去有田一廛與弟躬耕之居常以雅道自娛尤工於詩每一篇出人爭傳誦時王荊公以知制誥卧鍾山得所作詩稱其精詣警絕嘗書其句于扇惟深雖游其門畧無迎合意其孝友清介之風隱然稱東南若文學行義與朱長文同為鄉人所重崇寧中郡將以遺逸應詔不赴以年格得興化軍助教年八十三卒有詩集十卷

吳感字應之以文詞名天聖二年省試第一九年又中書判拔萃科官至殿中丞家郡中小市橋

孫緯字彥文擢進士第歷宗正寺丞尚書郎為人誠朴好以俗語為詩多近於理尤精一時典故嘗著集諡捴錄宋朝人物志行于世

楊備天聖中為長溪令後宰華亭丁內艱歸家于吳樂風俗之美效白體作姑蘇好十章又作姑蘇為題每題箋釋其事至今行于世范成大脩志亦多采之

劉少逸郡人年十一文詞老成從其師潘閬謁長洲令王元之吳縣令羅思純因所作為贄二令疑其假手於人不之信試令與之聯思純倡曰無風燈焰直少逸曰有月竹陰寒元之曰一回酒渴思吞海少逸曰幾度詩狂欲上天凡數十聯皆稱敏妙二令驚異聞于朝端拱二年進士及第官至尚書員外郎

謝景初字師厚濤之子慶曆六年進士及第以大理評事知越之餘姚縣始作海防水患民賴以安以屯田郎致仕性倜儻勁峭博學能文尤長於詩每為歐陽公王介甫梅聖俞所推重黃庭堅其婿也庭堅自謂得句法於謝公云弟二景平字師同以蔭授校書郎第進士終祕書丞工於詩景回字師復年十九所為文詞已可傳載

李育字仲蒙吳人馮當世榜進士第四人能為詩性高簡仕不甚顯而人少知之者嘗賦合肥飛騎橋尤為膾炙人口其詩曰魏人野戰如鷹揚吳人水戰如龍驤氣吐吳州及魏國建旗敢到新城傍伯主心當

萬夫敵麾下食皇衆羽稅逆窮事變接短兵生死之
閒不容息馬奔津橋橋丰徹洶洶有聲如地裂鮫怒
橫飛秋水空鸊鷉徑度秋雲濶奮迅金羈汗沾臆濟
主艱難天借力艱難始是扶主時平生主君須愛惜
昔有趙倚樓鄭鷓鴣崔鴛鴦鮑孤雁可謂李飛騎矣
丁僅嘉祐四年與朱長文同登進士初試邇英延講
藝有詩云白虎前若掩金華舊事輕天心非不容蚕
意在蒼生有古詩諷諫之體是歲奏名甚高而御前
下第自是二十年方中選

鄭時字是翁樞密戩之孫宣和六年進士知太平州
當塗縣撫民先訓諭後刑罰民多化之秩滿遷建康
府通判晉守鼎尚書諫之稱為長者以疾奉祠終於
朝奉大夫性嗜書札自左氏史漢三國六朝以至韓
柳名家之文悉有成編一時學者稱之
王伯廣字師德常熟人少從游楊邦弼由進士乙科
調湖州德清尉嘗過臨安謁張枏枏奇其才選授溫
州平陽教授平生工於詩其四六尤為人膾炙所著
有聽雨集
陳起宗字與祖政和五年進士年三十七以徽猷閣
學士知并州卒詩篇瀟洒有陶謝風韻

[illegible]功成由淮海徙崑山紹興二十四年進士有
文名尤長於詩與范成大馬先覺唱和為社成大每
以樂先生稱之官至軍器監簿
張公秀字仲實從葉適游風流詞翰推重一時紹興
初為嘉興之崇德丞遂寓邠野作漁簑堂晚知台州
臨海縣尤有善政
邊惇德字公辯祖珉始家崑山幼孤貧孝不廢禮以
能詩名為范成大所知嘗與唱和有敢向詩壇挑老
將之句五中鄉舉就奏名年逾六十乃引年致仕郡
縣列其行義特改通直郎仍著為令撰脂韋子五十
卷子瀛字道卿與弟濟並有文名濟子應升字子用

淳祐初進士應升子雲遇字龍光寶祐四年進士雲
遇弟實與葛洪同脩玉峯志
周南字次山常熟人五歲誦論語淳熙十年以舉子
業秋試為解魁後棄去研窮經史百氏之書識見超
卓文筆凌厲參政宇文紹節館之以邊功累官不就
所著韓生傳章華臺記石頭城歌等作
張攀字從龍常熟人淳熙十二年進士歷祕書丞其
在祕書銓次中興館閣書目凡萬卷上之改尚左軍
器監同日再命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除起居郎崇政

殿說書有文集奏議并漢唐論捴若干卷
陳振字振亨古靈先生之後父遵出贅崑山李侍御
衙女因家焉振性至孝以祿不逮養刻木為親像一
飯必祭尤樂善急義為文簡健高雅能追古作無宋
季陋習官至太府寺丞知永瑞二州致仕卒有文集
五十卷子昌世亦以文鳴蕭優吏事由太府丞知信
州擢吏部郎召對理宗有一應可喜之褒後知瑞州
所至有遺愛子明復朝奉郎通判慶元府
周南字南仲郡人年十六時即陋科舉之學乃往從
葉適游為文詞精麗達於時用每以世道興廢為己
任登紹熙元年進士授文林郎秘書正字娶黃度女
會度言忤當路御史聚度并南罷之俱入偽學黨開
禧三年召試館職南對策詆權要言者劾罷之
武如愚其先開封著姓南渡後定居姑蘇如愚早孤
依故人龔相能刻勵于學業文詞以祖澤入官
沈義甫字伯時吳江震澤人嘉定十六年領鄉薦仕
至南康軍白鹿洞書院山長以文鳴于時
朱寢炎字明叔長文五世孫以祖廕授將仕郎有鑿
江唱和集寢炎性倜儻善持論為詞章慕朱希真亦
名樵唱集

泰輔之嘉定人博覽載籍多所見聞時邑自崑山析
置以來未有紀載因撰練川志子良乞序於楊維禎
而梓行之別著有格物擇善二錄易注史斷崇陰政
績武事要略忠孝百詠惜皆不傳
徐雷龍字幼成惇祐間名綴解榜授登仕郎嘗從狀
元阮登炳習舉子業為時論所重有澥溪三絕之名
謂雷龍之論黃竹野之策劉浩然之賦也元初以達
官薦授武進縣學教諭不赴居光福山中以壽終
耿時舉字德基與范成大以詩唱和郡守王[illegible]建西
樓時舉賦詩見稱于時久居太學不得第
劉岳字公泰其先宋醫名家自南康東遊吳遂定居
焉元世祖詔求南士有司以岳應聘入覲便殿詢其
先業即命官太醫院俾出入帷幄時稱為劉三點蓋
以其指點三下洞知六脈云未幾詔下劉岳儒士也
視其文合古作者可令掌誥命豈以方伎處之改翰
林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岳後屢乞補外乃授建昌
路總管卒于官還葬于吳岳少嘗讀書白鹿洞書院
與脩江李嘉龍東魯孔德達為友詩文典雅造詣于
古所著有東崖小槀

范霖縉雲人元祖召見世祖授江浙儒學提舉轉禮部侍郎立朝有論議氣節凌人因往游于吳遂家焉所作詩有歲寒小稾一卷刻梓行世

朱德潤字澤民崑山人為睢陽五老貫之九世孫也當元延祐末游燕京吳興趙孟頫薦于仁宗召見命為國史院編脩官明年英宗嗣位授鎮東儒學提舉以歸至正十一年浙省平章辟為恭謀軍事後攝守長興招徠流離政績居多尋以病免德潤博古有文尤工繪事故虞文靖公序其所著存復齋稿有云澤民文章典雅而理致甚明獨惜以畫事掩其名然識者不厭其多能也其詳見周左丞撰墓銘

張淵字清夫吳江人仕元為東省提舉有心遠堂集虞文靜公為序

衛培字寗深狀元文節公曾孫博通經史習知前代典故延祐七年郡以培充貢龍虎榜賦文不起草謂有楊馬之才嘗聘為訓導州學號月山先生所著有過耳集十卷同時有李季高亦以文學並稱

王立中字彥強先蜀之遂寗人宋侍郎諱極始家于吳曾祖矩之同知平江路揔管府事祖光祖常熟尉父平孫黃巖鹽場司令立中九歲而孤蔭授開化尉歸老于家凡十九年而終自為銘誌立中長於詞尤善畫有文集二十卷

袁易字通甫其先自汴來吳故今為吳人少敏於學常薦丁朝力辭之歸隱吳淞江之濱所居名靜春堂其詩集亦以是名虞伯生楊仲弘輩數〻為之叙而鮮于伯機稱其閑遠清麗稍加精密少陵不難到其為一時名流推尚如此吳興趙子昂又嘗取漢司徒卧雪事寫圖遺之卒年四十五金華黃晉卿為誌其墓子仲長亦有文學

俞淡洞庭山人在宋以詞賦稱宋亡隱居著書不復仕精於易學尤好鼓琴撰幽明辯惑弦歌毛詩譜等書

龔璛字子敬宋寶謨閣司農卿潗之子自高郵徙鎮江宦遊留吳因家焉德祐內附士大夫居班行者例遣北上潗在遣中行至莘縣不食而卒璛悲不自勝語其弟曰國亡家破兄弟少孤不能力振門戶獨不可為儒以厲先邪璛於是刻苦於學文譽籍甚浙右憲使東平徐公琰辟寘幕下尋舉教官大名高公參預外省璛以書論役法之獘喜曰子有用之才也璛曰進賢退不肖天下士如某者能一一致我又有交

爲瑚者皆不報有存悔齋稿傳于時

虞堪字勝伯宋丞相雍國忠肅公八世孫自堪以上居吳堪績學克世其家嘗搜訪先忠肅公文集於蜀中世亂不果一時名勝多爲詩文相其行自先世譜系與凡像笏保藏不失堪學博行脩爲一時所推居笠澤鄉人嘗爲義塾以延請教其著述有鼓枻稾藏于家于時有陳介叔介陸顒養正金鉉南仲皆其門人也

國朝

高啓字季迪長洲人其先民家少孤兄咨戍淮右時往來江城以居好作詩出警語人或異之至正間張太尉開府平江承制以淮南行省叅知政事臨川饒介領咨議叅軍事介有文學豪宕聲望甚隆自太尉而下皆稱臨川公而不名頗愛士一時有名之士多出其門啓時年十六或薦于公乃召見使爲詩甚驚異之以爲上客啓既壯益務爲詩詩益精名益起啓復俊爽好摧畧與張憲王行宋克僧道衍華游又皆談辨不羈遂以爲天下事可就啓娶青丘周氏遂依外家居終元之世不仕雖臨川公遇之厚不爲屈也洪武二年詔脩元史啓至京入局仍命給牒放還五

年國子祭酒江夏魏公觀來知府事會觀治故府于上變審告觀興復故宮反狀　上命御史張度廉其迹得啓所爲上梁文因連坐之逮至京而卒年三十九啓身長七尺餘有文武才於書無所不讀尤粹史學嘗著威愛四臣等論馳驟上下精采煥發他文尤精鑿典贍其詩始以唐人爲法極意太白而縱意諸家隨所擬無不似之其緣情隨事因物賦形縱橫百出開闔變化不拘一體盖數百年來爲世詩豪而自成一大家也

楊基字孟載其先蜀人有仕江左者寓吳至基遂爲吳人基穎敏絕人九歲能背誦六經稍長作詩有奇語時會稽楊維禎寓居松江往來吳下聲光甚赫尤以樂府詩自標致一時士無與言詩者基謁之就坐上援筆賦鐵笛歌因而驚曰吾謂詩運已無乃復有孟載也老鐵不得擅場矣遂與俱東謂門人曰吾在吳又得一鐵來矣若曹就之學優於老鐵也基弱冠著書十萬餘言名曰論鑒走試儀曹不利會天下亂乃歸隱于赤山遂以詩名吳中與高啓張羽徐賁號稱吳中四傑云周左丞伯琦之留江南也以中朝貴臣尊重無與爲比所居廳事惟設一席客至立談

無他坐具帷基見輙觧榻欵語極歡初基在赤山有終焉之志張太尉使人羅致之辟為丞相府記室乆之辭去

謝徽字元懿長洲人居甫里博學多才以詩領鄉薦入國朝洪武二年與同郡高啓赴召預脩元史授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有旨教功臣弟子員未幾拜吏部郎中辭歸賜金而還後起為國子助教卒于官徽所著有蘭庭集弟恭字元功有蕙庭集並行

王彝字常宗其先蜀人父嘗教授崑山州崑山與嘉定相接彝徙為嘉定人少貧讀書天台山中師事孟

長文氏長文為蘭溪金文安公弟子彝之學故有端緒若文則其所自得為多不苟同於人初會稽楊維禎以文雄一時吳越諸生多歸之彝獨目為文妖作文詆之凡數百言可驗其學之正非希寵盜名以儌一時之利者彝之文精嚴縝密明暢英發不為諛詞浪語以逐時好洪武初詔脩元史極天下之選凡三十二人而出於吳者有高啓謝徽杜寅傅著及彝也史成而以毋老乞歸身猶布衣而卒

秦約字文仲淮安人徙家崇明東沙再徙崑山父玉業儒有至行門人私謚孝友先生約至正間擢崇德州儒學教授洪武辛亥試魁多士起授禮部侍郎以毋老辭歸侍養終制又以寶鈔束帛起聘講論治道疏陳學校例當復舊育才守令之選自立一科年四十者蒞職百日舉以自代郡邑三年造册與誌書同進誌則具載忠孝節義禎祥災異之事以備國史采擇上悅以約年老難以任劇授溧陽縣教諭御史練則成待制吳成等以約宿學遺老合在館閣論薦不果用詣華陽洞天訪尋陶貌楊許遺書得遂蕭散之志在溧陽八年請老歸約受知於名公若張潞公輩尤見推重所著曰樵海漫稾別有師友話言樵史補

遺孝節録詩話舊聞又嘗脩崇明志

金文徵字德儒嘉定人洪武初典教于邑登庚戌進士同知延安府鄜州事為州屬秦境與川蜀相接素號難治文徵卓有政績早與從兄德進力學攻文而文徵特僩古時輩推之其文惜多遺佚

申屠衡字仲權長洲人幼從會稽楊維禎明春秋學尤肆力古文詞嘗自號樹屋備洪武三年徵至京草諭蜀書旨授翰林脩撰未幾病免謫居濠上所著名扣角集

張適字子宜世吳人八歲能詩稱奇童十三應江浙

鄉試元社將亡遂隱不仕家于柴岡里張士誠據吳
日累招不起　國朝詔脩元史擢工部郎中辭歸復
為所著有甘白集梓行于時
周南老字正道長洲人洪武初召與翰林太常同議
郊祀諸禮禮成移臨安府居後歸卒于鄉所著有拙
逸齋稾別有姑蘇雜詠子敏字進學署本縣學教諭
俞貞木字有立石澗之孫元末隱居南園　國朝洪
武初薦授樂昌縣令歸葺舊隱以文章為業郡守姚
善折節下士延致訓其子妄以辨曲直逮至京事既
白以疾卒有立菴稾藏于家

盧熊字公武先為南昌武寧人徙吳之崑山父彥達
私謚貞孝先生熊少業於楊維禎氏洪武初薦授吳
縣學教諭是時文武之臣方給誥勅衆推熊精於篆
札遂授中書舍人閱歲超授奉訓大夫知兗州事嘗
謁宣聖林廟考訂孔顏世系表郕國公徧屬士宋思
義纂其在吳也纂輯吳郡廣記五十卷嘗已刊行於
時熊好古博識工篆隸所著說文字原章句及有麻
城隱書遂蝸集幽憂集清溪集等編年五十以事逮
至京而卒葬長洲縣武丘鄉子彭祖禮部主事
瞿莊字敬孚父嗣興見孝行傳莊嘗任吳江儒學訓
導擢翰林典籍與脩洪武正韵累官禮部員外郎三
緒亦以文知名
傅着字則明常熟人召脩元史嘗為縣教諭卒官潞
州知州有味梅齋稾宋景濂學士為序
王璉字汝器立中長子洪武初由無錫縣儒學訓導
遷吏部主事早卒有錦江稾藏于家
鄒奕字弘道郡人大父士表樂善好義延名師於家
塾楊廉夫嘗贈詩有云爾祖傳經如傅寶家孫十歲
早能詩蓋美奕也領元鄉薦授饒州錄事　國初請
關西與同郡沈繹誠莊陸禧彥吉婁江丁晋仲敏進
最寄奕之文有吳樵稾

趙友同字彥如浦江人徙居于吳篤志問學祭酒胡
儼為華亭教諭時舉友同為訓導少師姚廣孝言友
同父良仁邃於醫以家學召為太醫院御醫時脩永
樂大典乃以友同為副總裁又用纂脩五經四書性
理大全其文學見知于　上及奉詔從尚書夏原吉
治水來吳所著有存齋集藏于家
王汝玉初名璲立中仲子年十七中元江浙鄉試洪
武初有司辟攝郡庠授應天府學訓導陞翰林院五
經博士預修　高皇帝實錄永樂大典除左春坊左

贊善兼翰林編脩卒于京年六十七汝玉文章名家
詩尤俊逸楷書臻妙其先居蜀故自號青城山人有
集行世卒后十年　仁宗追贈太子賓客謚文靖
王璡字汝嘉與兄璲少齊名于時嘗譎戍五開以明
經舉為武昌府學訓導召預永樂大典為副總裁洪
熙初直弘文閣東里楊士奇銘其墓謂王氏兄弟先
後入翰林士君子論行已有道當於汝嘉無閒言
陳繼字嗣初吳縣人父汝言洪武初仕濟南府經歷
繼生濟南十月而孤母吳夫人守節教育遣以名師
授業克底于成蔚然一時文名吳下楊士奇見其文

薦授國子博士預脩兩朝實錄進檢討尋歸卒于家
有文集刋行
金問字公素吳縣人年二十二方事讀書與陳五經
為鄰感其奬勵因得肆力于學不數歲為文已追逐
前輩善楷法永樂中以能書薦授司經局正字　仁
宗在東宮甚見寵遇
劉鉉字宗器中書孟功猶子生五月而孤鞠於母陸
甫冠投徒里中以能書就徵中永樂庚子鄉試授中
書舍人預脩三朝實錄陞兵部主事進翰林侍講卒
于官　上聞訃為之嗟悼有云安得學行純篤有如

斯人邪遣侍郎李紹諭祭　皇太子亦遣官致祭賻
贈加厚鉉為人介特有守言動不欺與人交一以誠
恪為主有卓然古君子之行平生博通經史為文根
柢義理詩亦典則所著名假菴集卒後追贈禮部侍
郎謚文恭子瀚字約之按察副使
張和字節之崑山人正統乙未與弟穆同登進士第
廷對之文棄無寬抹讀卷者奇其才請寘首選即移
疾家居一時執經問業者日踵至于門碑版之請戶
屨恒滿嘗主考江西鄉試俄驛召入翰林預脩纂事
天順改元授浙江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其教以正

心術慎行檢為本自兩浙山溪幽僻教行無所不至
和少嘗讀書馬鞍山下二十年天資絕人數行俱下
工古文詞與弟文莊與中鄭進士時又相友善平生
好聞忠賢節義事年止五十三所著述曰篠菴集穆
字敬之仕終浙江參政宦績文業亦著稱于時與和
最相友愛稱崑山二張先生云
劉昌字欽謨吳縣人少入邑庠常業之外博覽群典
不求人知雖同門連業者亦莫測其造詣正統甲子
歲當大比提學孫公首以為薦同列心疑而口訾之
及試京闈高學士穀讀其文語諸同事者曰此必山

林老學置之第一擻棘乃一白晳少年為之嘆賞餘
試復第二廷對大臣忌其文抑置二甲以疾乞假南
還大肆力於學造詣益深名稱益著景泰三年授南
京工部虞衡司主事嘗預纂修宋元史疾終于家年
五十七昌聡明過人書一目輙能記及習知當代典
章前輩故實叩之與談亹亹不休然性與人寡合不
可其意則相對終日默不出一語有侵之者從容順
受而已未嘗指摘人之詩文㲉類其為文章才思華
贍言詞爾雅振筆千言若有餘裕詩律尤温麗稱一
時作者所著作有晉臺鳳臺金臺嵩臺越臺岳臺等

集益紀載所歷也在河南編刻中州名賢文表又嘗
類 本朝文章如文選文鑑類為一書

陳鑑字緝熈長洲人父謫戍鑑依父友范叔賛從老
氏學少有高資竊好儒家言能通其說下筆為文輙
有奇氣他日以事如浙市書而帰晝夜誦習卒棄其
學而帰於儒以其餘力治進士業正統九年甲子鄉
試第二明年會試中乙榜入國學為李忠文公弟子
文名益起十三年廷試擢第一甲第二授翰林編脩
充經筵講官進脩撰 英宗復位奉使朝鮮天順初
預脩 大明一統志尋充東宮講官遷侍讀脩 英
宗實錄進侍講學士未幾陞國子祭酒以事落職而
死鑑父没戍所嘗東使代祀便道函父骨帰葬迎其
母養之于官後返于吳事之甚謹母卒居喪時方脩
實錄有詔起鑑鑑兩上章求終制允之平居無聲色
之好嘗使朝鮮有詩卻妓侍夷人敬服板刻其詩行
國中無子

劉珏字廷美長洲民家子初辟為府掾不從詣府白
于守况鍾願從儒守嘉之充縣學生中鄉試擢刑部
主事未幾乞帰田里肆意幽賞作林園之勝號小洞
庭與徐武功祝大恭輩唱酬詩酒為樂其風流可尚

也珏志趣高簡不專功名博古精鑒晉宋以來法書
名畫多能購藏善為唐律詩比屬精切音旨流暢書
効雲麾行草各極其妙尤愛寫山水

張泰字亨父東倉人由進士授翰林庶吉士陞檢討
用薦提學河南以疾辭陞脩撰卒生而秀異為人絶
去崖岸靜默寡言蕭然閑野之適自以官居清華況
味有餘文追古人詩備諸體長沙李侍講東陽序其
滄洲集而以高太史擬之為天下惜也

陸釴字鼎儀天順癸未會試第一人廷試居第二授
翰林編脩尋陞脩撰晚得末疾告帰即其家有白金

文綺之賜明年己酉卒訃聞勅奠祭禮益殊恩也錢
性冲淡簡默聰敏過人所為詩若文務出人意表書
亦自成家法有春雨堂集藏于家
奚昌字元啓治易正統甲子中南都鄉試老於問學
兼通書詩四方之士受經於昌者皆先起科第入官
乙丑而昌年及五十始得進士竟以病卒辛卯歲當
大比江西大藩走書幣請主校文昌辭不赴為人惇
行誼與弟友愛東脩所得悉畀之雖甚貧不吝性喜
吟詠嘗以徐字為韵賦千篇以見志和者亦衆文主
理致平易豈達可觀昌既第郡中表其坊曰老桂昌

同里有二人皆登進士曰顧珣文之有廉介曰顧玆
惟遠有孝行皆不及祿仕而卒
周庚字原已初名京字元基自少穎敏好學家世自
宋元以來業醫其父尚正知其志不欲以醫名不強
也庚初隱居養親將終其身俄太醫院奏下吳中徵
名醫中有庚名時知府丘公請脩郡志始乞入學就
弟子列冀免不得遣被逼上京未幾選入禁中典御
藥數以醫驗授御醫久之擢南京太醫院判庚為人
慎密清雅狀貌癯然喜為詩平實深秀語多絶俗卒
年四十七無子

陳頎字永之郡之長洲人由鄉舉授陽武縣儒學訓
導致仕頎業文擅名吳下尤通醫為人清脩善節其
文好議論有關中今古一卷及其所著之京適楚遊
梁還吳四録并洪都紀行摠曰味芝居士集
論曰文章者寫萬物之情狀發五聲之音響大則作
訓垂範匡主和民次則宜于詠歌便于時用文之為
用大矣哉雖出言異句下筆殊形實異質而齊芳殊
音而並美者也撿名實于千載之事定得失于一管
之鋒非徒為之難知之實難矣昔人有解嘲者曰子
若謂我是耶則是不必以合俗子若云俗果非耶則

俗非不可以苟從其知言哉孔子諸子獨子游為吳
人至播名文學自是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
出其中宜文章之體為世人所驚也若二陸龍躍雲
津信是江南之寶季麐縱適一時不沒身後之名才
雅如彪諷諫盡託于文章多識如績著述不廢于軍
事或邑獨見賞或歆不能呼或次於漢通或貢于蜀
地其風世篤爲咸言坐握蛇珠誰許獨為麟角季迪
季載異代同芳矣所幸者高彪奏奇文之歲漢靈盡
像張衡擅得人之譽梁武賜詩佐日詩吟于武后公
異辭歎于德宗主上右文作者生氣誠千載一時也

獨張温沈友因事遇害三陸韋曜同被見誅以炎
身蘭摧玉折豈非遇不遇之故哉若曰不用身後之
譽惟用目前之知則所謂俗者果尊於君而嚴于親
耶

贊曰文以化成數其㬠則情性風標神明呂律振玉
鏘金同聲異色詞無竭源筆有餘力彪乃作箴純則
賦席川岳之寶延門之德援毫銘刀入寺辨泣泉源
同流宮商如一

長洲張昶　　甫輯
曾孫　　　　贊

閨秀

漢

薄姬文帝母吳人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漢虜魏王
豹而薄姬輸織室詔納後宮歲餘不得幸高祖坐河
南宮成皐臺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蒼龍據吾腹
高祖曰貴徵也一幸而生男是為代王其後薄姬希
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后怒皆幽
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呂后
崩大臣議立後疾呂氏強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
為孝文皇帝而母為太后

吳

許升妻呂氏字榮升少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
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脩學每有不善輙流涕進規
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
義無離二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
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為盜所害刺史尹
燿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讐人榮

乃手断其頭以祭升靈歲餘姑亡夫族多欲聘之誓
不再嫁黄巾賊陳寶欲干織之榮執節不聽踰垣而
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榮曰義不
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
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廉府君聞榮高行遣主
簿祭之又出錢助縣為冢於嘉興郭墟北名曰義婦
阪

二貞婦者公孫達妻郤李公誅妻戴各遭寇賊臨之
以刃曰寧為我妻而生乎將不從而死乎二貞曰婦
人以貞淑為節豈可畏而妄行邪賊遂殺之

沈伯陽妻顧文宣之女字昭君早寡無嗣孝養其姑
父潜已改嫁其姑聞而哭之昭君驚惶上問姑姑以
實告昭君泣曰妾聞婦女以專一為貞毌二之行非
所聞也乃割耳剪髮以明己志

孫奇妻廣陵范慎女名姬年一十八配奇一年而奇
亡父母以其少寡無子迎還其家姬不肯往迎者迫
之姬乃割耳及鼻曰父母迎我者不過以我年少姿
美今已殘矣行將焉如於是迎者空反

張温姊妹三人皆有節行允温為孫權所囚姊妹已
嫁者皆見録奪其中妹先適同郡顧承官以改嫁丁
氏成婚有日遂飲藥而死吳朝嘉歎鄉里圖畫為之
贊頌

三國

吳主孫權母吳夫人家本吳中徙錢唐早失父母孫
堅聞其才貌而娶之初夫人孕而夢月入于懷而生
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以告堅曰昔妊策夢月
今也又夢日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
吾子孫其興乎策功曹魏騰以迕意見譴將殺之夫
人向大井謂策曰汝新造江南方當優禮賢士捨過
録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

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
其罪及權以少年統大業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裨益
建安七年臨薨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黄龍元年追
尊為武烈皇后合葬高陵

陸景母張承女諸葛恪外甥也景母坐見黜景少為
祖母所育養祖母亡景為心喪三年

晋

會稽張茂妻陸氏茂為吳國内史晋永昌九年茂與
三子俱為沈充所害陸傾家産率義部曲討充敗詣
闕上書為茂謝不克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

烈宜追贈茂官太僕

穆帝后何準女居崑山南村一夕生后群烏驚鳴明日赦下又鳴令名其地曰烏夜村

顔琛母孔氏時年一百餘歲安帝隆安初琅琊王廞於吴中為亂以為貞烈将軍悉以女人為官屬孔氏為司馬及孫恩亂東土飢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粮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為名

齊

韓蘭英郡人女有文詞宋孝武時獻中興賦被賞入宫明帝用為宫中職僚齊武帝以為博士教六宫書

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為韓公時有顔氏女夫嗜酒父母奪之不出宫為列職帝以春夜命蘭英賦詩曰絲竹猶在御愁人獨向隅棄置将已矣誰憐微薄軀按隋志梁有宋後宫司儀韓蘭英集四卷

宋

范法恂郡人妻褚氏勤苦執婦業昇明中孫曇瓘謀反亡命褚謂子僧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子與汝父親則從母兄弟交則義重古人逃窟脫不免汝宜收之曇瓘尋伏法褚氏令僧簡往歛瘞之永明中褚年七十餘卒先僧簡在都聞病馳帰未至而殞尸不起俄僧簡至焉

張冲母戴顒之女也有儀範張氏内取則焉

張稷長女名楚媛適會稽孔氏無子帰宗州人徐道角作亂害稷女以身蔽刃同遇害

唐

張鎰母鎰為殿中侍御史時有華原令盧樅得罪案驗樅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白母曰默則負官否則為太夫人憂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正其罪樅得流鎰坐貶鎰自有傳

吴江女道士李白有詩云吴江女道士頭戴蓮花巾

五代

吴仁璧女少能為詩父教以玄象陰陽之學仁璧自登第後生業甚薄嘗居越中佯狂求食一日女謂父曰大人慎事出入恐罹憂毒唐天復初錢鏐命撰母水丘氏墓銘仁璧不從被縶女泣曰文星失位大人其不免乎鏐命除水部員外郎遂沉之東小江怒濤中併女同害時年十八

宋

建康劉士英妻郡人陳氏女被虜獲赴井死士英靖康初通判太原城陷被執罵賊而死立廟曰忠烈

張弼妻徐觀妙直祕閣閎中之女也建炎三年金兵犯揚州官軍望風奔潰多肆虜掠執徐欲污之徐瞋目大罵曰朝廷蓄汝輩以備緩急今敵犯行在既不能赴難反乘時為盗我恨一女子不能引劍斷汝頭以快衆忿寧肯受汝辱以苟活邪賊慙恚竟刺殺之投江中而去弼歷陽人

吳永年妻何氏建炎四年金兵陷平江官軍遁去城中人死者五十餘萬永年與其姊妹及何氏奉母逃匿母老須扶掖而行為賊所得将縶其姊及何氏何紿之曰諸君何不武邪我婦人輩東西惟所命耳賊信之行次水濵何謂其夫曰我不負君自投于水其姊繼之陳長方作二烈婦傳

長安縣君丁氏為晉公之妹嫁殿中丞陳質生二子曰之奇曰郢晉公欲官之丁氏固辭曰俾自以學術進晉公竦然稱歎之後之奇兄弟相繼登科鄉里稱為賢母安定胡先生著為丁氏賢惠錄蘇子美為書之里人張紳世與陳舊其婦娩而歿丁氏保其嬰歸付乳媪親為撫視能言而還之晉公南謫家日淪謝有孫女幼孤丁氏訓養厚於己生至於有歸時郎中黄宗旦守郡稱丁氏之賢可書于史

王埜母埜官浙漕時嘗被論埜以母夫人年老改除母曰我已知之昔汝父以忤時相去國今汝又如此我方以為喜汝復何憂時人稱為賢母

武狀元周虎母何氏虎為和州防禦使寇犯和州母城守有功進永國太夫人母死誓不仕後母子俱祀和州

吏部郎中鄭絳妻錢氏廣陵王之玄孫事母甚孝謹無故未嘗去姑左右姑寢疾嘗藥餌不解衣者半年宗族皆稱之絳素貧赴官陝右不能具行裝錢氏姊自京師持金幣厚遺之錢氏不啓封而歸之退而曰身受其賜何以全吾夫之廉其賢又如此錢氏卒于靖康元年

郡人尚書朱億女工琴書至道初裴愈奉使兩浙聞其才藝奏之召至京師既入宮披賜號白蓮花夫人後出俗刺血書蓮花經一部改賜慈濟廣惠大師尚書子光禄卿公綽之女二十娘子嫁朝請郎李昉亦聰慧作混元圖贈宜人

狀元黄由夫人平江胡元功尚書之女善筆札時作詩文亦可觀至於琴碁寫竹等藝皆精自號惠齋居士

李處道妻龔氏都官宗元之女有文學賦詩作楷皆工喜誦佛典處道年高而宦不達龔氏能安之

侍郎徐穉山妹嫁為處州祝磯之妻敏慧能詩孫覿以為不類婦人女子之作其筆墨畦徑多出杜子美而清平沖淡蕭然出塵自成一家而賦尤工近世陳去非呂居仁未能過也有閨秀集二卷傳於世穉山嘗與夫人坐有言太素脉類妖妄者夫人徐曰醫和視晉侯之疾而曰良臣將死天命不祐非太素脉乎其學識明辨一如此

沈清友姑蘇女子也能詩有云晚天移棹泊垂虹閑倚蓬窗問釣翁為底鱸魚低價賣年來朝市怕秋風甚得風人之體又詠漁父云起家紅蓼岸傳世綠蓑衣詠牧童云自便牛背穩却笑馬蹄忙得下字之工

吳中李氏女能詩有詠破錢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唐廣真嚴州人既嫁得疾夢有道人與藥服而愈逕往平江謁蓑衣先生留于吳號無思道人淳熙年赴郭氏飲驀昏兀如醉兩夕方蘇言若有呼我者出門逢呂純陽曹混成歘道僧三人引至海邊跨大蝦渡海因隨遊名山洞府純陽問曰汝欲超凡入聖耶身

外有身耶留形住世耶棄骨成仙耶對曰有母尚存願盡孝道曰汝是則且留形住世遂持丹一粒分而為四投之盤中圓轉甚疾其一吞之自是不食惟飲酒啖果而已能夏暴烈日中冬卧霜月下高宗聞其名召入德壽宮行符水有驗御書寂靜先生四字賜之

元

周烈婦姓張氏崑山太倉人年十七始贅夫至正十六年立鎮海萬戶于東倉以烈婦之父為百夫長歲餘與其伍將謀刺其軍帥事泄夷其家烈婦之父母及夫皆死次縛烈婦于武陵橋將斬其軍帥之子惜其姿容舍之誘之曰能從我活命烈婦怒曰豈有父母死而我獨生乎又曰苟從我當葬汝父母與夫烈婦益怒曰我惟知死耳他無望也拔所佩刀磨其面曰汝不從斷汝首啖汝肉烈婦厲聲罵曰不義賊乃憤而殺之會稽楊維禎為之立碑其文曰人之所惡莫甚於死從容就義烈士難之況婦人乎

擔夫婦不知其氏家郡城在公庚為擔夫張氏時應募出充戰士丁未六月戰死于城西門其婦聞之號泣城下得其屍解衣為斂哭盡哀既焚之收其骨裹

以帛節天大籲身與骨俱投於水
廣平路總管浦源子玉田妻梅氏吳人至正十六年淮兵南下守臣弗戒城遂沒梅氏匿旁小民家外兵入夫逸去梅氏為兵所得見其有容色將污之梅氏探懷中金與之乘間赴水水淺不得溺兵至水次刃擬梅氏梅氏不為動兵舍去後至者見婦面水上知其生復欲鉤出之力挽不肯升兵怒以戈撥其腋死高太史啓為傳

季富妻黃氏崇明人至正初海寇入境掠婦女登舟者二十餘人黃氏義不受辱即投海死時年二十有

七

后載妻失其氏載為郡吏至正丙申春正月載行役如京口妻年三十姿色殊麗生一子一女二月城陷其妻先屬其子女於他戚謂所親曰曩吾夫平居時毎論婦人失節妾常恥之今吾夫在遠而罹此大變使幸而免尚不能不為夫子憂不幸為所辱雖欲死不可得矣妾寧捐吾軀以全吾心他日尚有以見吾夫於地下語未絶外兵攻入而載妻赴水矣

楊椿妻王氏椿死節王氏與子女二人皆不食一日卒詳見椿傳

沈慶一妻謝氏年二十八孀居至正壬辰海寇方谷珍驅民艘入劉家港謝氏以姿容將見掠乃積薪縱火自焚而死

七姬皆良家子為江浙行省左丞潘元紹側室當至正丁未七月五日元紹臨戰帰召七姬謂曰我受國重寄脫有不宿誠若等可自引決毋為人恥一姬跪而前曰主君遇妾厚妾終無二心請及君時死毋令君疑也遂入室自經六人亦皆相繼經死元紹斂其屍焚之以骸葬後圃合為一冢海陽張羽為作七姬權厝志乃列其姓氏云程氏蜀郡人年三十翟氏廣

陵人年二十三徐氏黃岡人年二十羅氏濮州人年二十二卞氏海陵人年與羅氏同彭氏與卞氏同段氏大寧人年十八其先死者也

丘氏名端一礪之後家東始贅花林齊一億億早亡丘守節靡他元季淮兵寇吳下突入丘氏其父遇害端一不得脫盜見其姿美欲污之端一大罵不辱遂被殺

陳寶生母莊氏海鹽人其父諱思恭泉州大商贅于莊一年生寶生甫四月思恭去商海上久而無聞人以為死莊自誓不嫁後思恭還及五年又浮海去遇

弱死莊益守志思恭有前娶生子曰實一在外家莊
曰且彼所生與吾所乳均出吾子乃質田與之養思
恭又嘗假貸于友人家五千緡友人至是負官錢繫
獄莊曰不可死有所負也傾槖償之實生與實一為
兄弟如同胞後實一死實生為育其孤女是知莊氏
善教之有素也實生長好文與縉紳大夫游乞言表
揚母節嘗築春草堂奉母于太倉里第
唐士則妻曹氏甫笄歸士則而士則客死鄱陽曹氏
年二十守節四十四年而終見秦約所為傳
潘紹宗妻金璿崑山石浦人紹宗卒金氏尚少艾有

貞操里人欲誅其實以聞表厥里居金氏聞而止之
曰朝廷者令廿九得聞三十不得聞也里人曰降一
在我無難誰能知者金氏曰此非吾所安也遂寢其
事鄭進士文康書之
盧本立妻王氏諱妙寧吳縣南村人年二十八喪本
立遺孤方七周誓弗再嫁所親利其產屢欲奪其志
王氏益堅所守撫育孤𠰻至于成立孀居五十一年
壽終
王廷用妻滕氏年二十三而嫁嫁七年而廷用沒孀
居有守嫁兩女不登其門娶兩婦不預酒宴聞父喪

但西向痛哭幾絕而不往臨曰未亡人無奔喪禮也
遺二孤滕氏身教之曰無姑息無父兒也其孤曰琦
果成立持門戶嘗以母節欲上聞滕氏力止之曰吾
節分內事耳後八十七壽終琦長洲教扁人
臨安令盧廷瑞繼室周氏從夫為江浙行省屬官有
婢為人竊珠偶失之無以償將殺身以自明哭泣過
市周氏聞而憐之謂臨安君曰婢失物願脫簪珥以
償之君曰善周氏乃代輸之婢因得生事聞于省宰
相而下稱譽曰賢母一時士大夫皆為文詞以傳之
張達第五女生三歲喪母靈牀上屏風平生舊物屏

漏沾濕出曝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怪其不
起乃往抱持薦席淹漬精神傷沮不能飲食將以問
醫醫診脈云腸斷矣因吐血而亡中外莫不悲歎
沈仲說妻鄧氏無子鄧氏私為納妾于室仲說以故
人女嫁之事詳仲說傳
趙淑儀吳縣一都趙夢炎女夢炎卧病時年七十餘
家貧無醫藥之資淑儀方年十八乃焚香禱天刲股
以愈父疾里社以孝行聞于有司時真定董章為郡
守給緑障製孝女歌饋以豚酒錢幣大書孝行于門
楊椿妻王氏椿禦賊而死王氏被髮徒跣冒鋒鏑尋

尸三日不得幾為群兵所刃者數焉又擗踴抱妻附
之柱大呼動地而訴其帥曰妾不幸至此人孰無夫
婦汝等專務殺人而來耶欲為安民之計耶帥難之
禁其兵勿阻其往來乃於張香橋下得其屍與婦葬
之其夫之神憑附於身曰我已死汝無他志期五日
當取汝與吾子女同歸及期王氏與子女果一日亡
鄭允端郡人施伯仁妻能詩有肅雝集一編自為之
序引
蔡貞婦韓隱士公望之妻宋忠惠公襄十二世孫讀
書通大義善筆札嘗書經刻梓行世

國朝
張員外槃妻金氏名淋寧年二十二嫁槃槃得罪吏
具辭將寘于法淋寧聞之曰吾雖婦張未及朞月義
不可使夫獨死謂死于夫死之後孰若死于夫未死
之前使其無疑憾於地下遂經死後三日槃得宥葬
婦于先壟事在洪武十九年天台林右作張烈婦傳
胡原崑山太倉人妻錢氏洪武三十年原戍雲南逋
竄事覺坐法棄市錢氏與夫訣曰汝萬里歸為毋與
妾耳今汝死妾何獨生至夜分抱乳兒而泣曰吾不
能保汝矣遂入寢室自縊時年二十八袁華為傳

顧烈女父母早亡鞠於叔父初許嫁王氏未及醮而
夫亡誓不再適叔父復許他嫁不得已乃通體縷束
牢不可解至其家曰我非爾婦乃故王郎妻也遂經
死烈女崑山太倉人
沈濬妻吳氏濬崑山縣吏濬病危時鄭宜君方死節
聞吳因感動之后一月濬卒謂其十歲孫曰吾不能
撫汝矣斂喪畢從容洗沐更衣自經于室後濬才五
日也時年二十九
薛烈婦崑山半山橋人父為銀工嫁縣小吏邵其洪
武初邵坐死法京師提取烈婦年二十餘有姿色差

人悅之謂小吏曰若欲坐置都下盍使事我否則盡
在途中小吏密呼烈婦從其言烈婦曰我身汚潔君
不可知君不復得生矣佯曰諾是日盛饌飼小吏暮
歸遂經粉閣中鄰里解其屍葬之于西滏濆村胡氏
菜圃
史景忠妻鄒氏年十八嫁景忠而謫戍大寧鄒氏與
其姑及一女在行丙子歲邊寇發大寧城中兵卒有
犯之者鄒氏不從卒脇以刃鄒氏嚼齒罵曰義死不
辱延頸受刃竟殺之時年二十有一崑山張朱生和
為作傳

于得泉女許贅徐景仁未婚而景仁劓景仁之父以
其子殘廢欲已其婚得泉甚悦其女不從曰彼初非
殘者竟成婚事夫甚謹後數年景仁以前事例戍雲
南其弟于祿謂曰若他適可免否則死萬里矣于氏
曰此何難遂自經死
陸氏子以吹笛為生其妻田家女也陸病久其女歸
父家求升粟而還其夫已死女哀哭祭享之遂自經
于夫屍之傍
王妙鳳洞庭東山民家女許嫁吳奎奎母有污行妙
鳳知語母求絕婚母諭不可既嫁奎奉姑尤孝敬夫

出賈南楚污人來姑計使浼鳳見鳳輒不能發一日
污飲姑室命鳳溫酒鳳恚甚行挈餅出思重姑令乃
復入廚姑趣污尾之污紾鳳臂鳳隨取刀斫此臂不
殊又斫始斷歸家毋將訟之鳳曰死則死耳世豈有
婦訟姑理耶逾旬卒
狄阿先嘉定人妻高氏配狄一月狄患癰死高抱屍
慟哭三日家貧火葬火熾高氏躍入火中姑救出之
高恨不得從夫地下死乃歸舍斷髮自誓其夕竟就
雉經于室
陸淑清陽城人頗聰慧識字許村夫揚紹淑清年二

十二兩家皆貧不能嫁娶紹執役往京師惡人盬淑
清容色誘妻之非當撼其翁父不從我得不悔後禍
邪翁父然諾淑清聞之號哭達曙惡人強委禽馬送
酒飲食淑清父母父母出飲食淑清即自縊
常熟烈婦不知姓氏弘治辛亥大水饑饉相仍夫鬻
其婦與一貨饝男子得錢三十七文其夫得一飽而
去婦與男子行未數十步過一小橋大聲呼其夫遂
投入水不能救烈哉婦也錢貢士仁夫聞于林應良
為作傳以表稱之
潘純粹中永樂初為御史居北京娶穆氏女為妾穆

氏祖父皆世勲不知其有室也其妻黃氏不知娶於
穆自蘇至京純懼而館于他室越五日穆氏知之執
妹禮以見黃氏曰吾初不知有汝也吾有子婦田宅
在鄉吾當還汝善事君子乃以珠翟霞帔遺之明日
穆氏父兄至將論純而歸女穆氏以理諭之黃氏又
以女事其父兄感動和好從純出宰信陽二氏同處
十六年始終無間言可謂賢婦也已
長洲卓氏女字永潔適里人徐宣洪武壬午宣卒卓
氏年二十一遺男女二人越二年二孤盡死卓氏撫
守益堅既而舅姑皆殁其母嘗疾篤巫醫不能効卓

氏割股作糜以進母食而愈後母壽終執喪盡禮人稱節孝之婦

陳良紹女年二十聰敏知書史良紹卒親族欲以乘喪嫁之女曰死者何人而欲吾膏沐衣綺乎衆慙而退其居父喪尤盡哀戚事在正統四年

吳天祥妻趙氏家貧奉姑甚孝天祥傭身於人趙奉養之際每於三炊貯米一握積之以易鬻肉為姑致滋味使姑悅而不知家之窶也有兩兒姑酷愛之每食必呼趙於食頃驅之出即闔戶姑問何在紿云自留與不足念慮或云方出嬉人常見兩兒風雨蹲簷

間問胡不歸兒云非他故為母奉婆婆羨恐婆婆分食我因暫遣外食畢即返舍耳天祥長洲相城人沈徵士澄為作孝婦行澄有女嫁同邑王氏生女諱素勤婦義士

錢珍妻顧氏諱淑清元季張氏之亂游兵剽掠舉家逃難時珍先妻卲遺一子名友安顧生子名虎俱在襁欲負與俱力不能勝乃謂夫曰亂子不可失當弃吾兒乃弃虎于強家湾抱友安入江陰城七日兵退而歸鄉里咸稱其賢方之魯義姑云

錢孟書妻傅氏孟書為蘇學訓導年四十無子傅氏為買妾㒷育以為嗣妾久無所出又為謀待之其與處有恩餘二十年孟書終無子

李氏女生吳中洪武初人能詩有集一卷其警句有曰桃花一簇開無主終不留題崔護家

孫寒華吳人孫奚之女師杜契受玄白之要容顏日少周旋吳越諸山十年乃得仙道而去一云吳大帝孫女於芳山得道冲虛而去因名其山曰華姥山

余華妻徐妙廷崑山人徙嘉定年十六贅華為壻華客齊魯間病卒妙廷守節不嫁袁華為傳時洪武十六年也

顧德華吳人洪武中取富民實京師生女名婉寧贅壻不二年壻卒父母欲奪女志女曰豈有事夫而再乎淚雨下父母不復言居家極盡孝道年五十二居為鄰火所燼結小屋居之父尋卒其他欲迎養焉女曰生於斯豈有他適哉有死而已越十日卒時正統十一年也

楊氏九娘嘉定人性至孝幼以父命夜守田車苦為蚊嚙不易其處竟以羸死里人傷而祀之後其地方廣數里絕無蚊害他所當暑夕輒書九娘於壁以禦蚊其神異如此

論曰晝選男德宵靜女德不可以一途限也婦德在於温柔立節資于貞烈成仁顯義匪此莫由而冨都那豎不與焉然温柔以成仁必挺獨秀者則書貞烈以顯義凡樹風檢者悉錄良以彰勁心于後凋表貞期于上德尤非易易耳貞嫠之婦欲守一醮之禮成同穴之義遭值不仁世叔無義兄弟多至迫脅往往自縊房中飲藥車上葢所以長貞潔而寧父兄也吳中徽烈㠯榮致疾風暴雨之應顧昭示割耳翦髮之貞張女飲藥于見錄孫妻毀形于迎者閨中之女蹈死不回撍夫之婦捐生匪吝七姬抗情而並夭二婦

守操以令終皆冥踐義途非因教至流聲竹素圖像丹青豈將草木以俱落與麋鹿而同死哉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仙姑弘玄白之風與貞女亮明白之節不專一操徽美未殊也故自漢晉而後摻次才行尤高秀者綜其成事述為閨秀篇至詩人顯武丘之花章刺史表韋白之風流真娘張態往往見稱跡雖標勝類不兼書葢以彰女德重風檢而已

賛曰陰禮柔則彤管青黎子政元凱盛有前規吳多孫毋漢紀薄妃茂如詰關升卒尋師貽不啓封夫則代輸四德三人六行七姬韓公多識徐妹工醫寔亦得道清友能詩傅恒致美趙必驅児官成司馬號取緜思激揚千載痹風一時

吳中人物志卷之八

長洲張昶景春甫輯

曾孫獻翼論贊

逸民

春秋

披裘公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来薪者投鎌于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下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夏日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

足以語姓名遂去不顧

漁父伍胥奔吳追者在後至江上有一漁父乗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之胥既渡解劍直百金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豈徒百劍耶不受一笑刺船而去

漢

陸著字文伯郡人桓靈之間州府交辟不就惟娱栖遁將卒戒其子弟曰吾少未嘗宦遁世四十餘年汝等必矜義勿苟仕獨世因遵遺訓故三代不仕皆有盛名

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太伯之後一號霸上先生今太湖中洞庭山西南中有角里村是其所居

皐伯通字奉卿吳之大姓也有賢行梁鴻嘗客其家以賓禮重之鴻卒伯通為葬焉後名所居曰皐橋

龍丘萇郡人王莽時隱居太末以耕稼為業公車徵不應更始時任延為東部都尉折節下士鍾離意為主簿自請萇為門下祭酒延曰龍丘先生清過夷齊志慕原憲都尉洒掃其門尚懼辱之何召之有歲餘署為儀曹祭酒

何敞抱道隱居吳大旱太守慶弘遣戶曹致謁奉印

綬煩守無錫敞不受歎曰郡界有灾安得懷道因跋涉之縣駐明星屋中蝗螟消死敞即遁去後舉方正博士皆不就

晉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清才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同載而去不告家人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智自防榮執其手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

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江菰米蓴鱸曰人生貴
乎適意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
俄而冏敗人皆謂其見幾或謂之曰卿奈何縱適一
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
一杯酒年五十七而卒有文數十篇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引身不仕母病篤詣洛市藥會
上巳洛中王公並至浮橋車乘如雲統視之蔑如也
賈充引船與語其應如響勸之仕俛而不答充曰卿
能作鄉土地間曲乎曰昔直娥投水國人哀之為作
河女之章伍子胥以忠投海國人哀之為作小海唱

今欲歌之於是以足叩舷引聲清激大風應至雲雨
交集充令妓女盛服繞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
聞充悵然曰此吳兒木腸石心也
瞿硎先生字碏子晉太和末居宣城文脊山中桓温
與其僚嘗造之見其披鹿裘坐石室神無忤色温異
之乃命從事伏滔為之銘贊而去
陸瑁字仲芳毗陵人明京氏易尚書風角星筭皆極
精與辟主簿祀事旬日謝病去隱會稽山
薛績字與齊父仕吳績少好文有隱操布衣蔬食不
交當世由是東土並敬重之司徒王導聞其名辟掾
不就咸康末會稽內史孔愉上疏薦之詔徵以安車
束帛復召拜博士稱病不起
南朝
何求字子有清退無嗜慾宋泰始中還吳除中書郎
不拜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明帝崩出奔
國哀除永嘉太守一夕乘小船逃歸于武丘山弟點
胤二人
點字子晳年十一居父母喪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
遂絕婚宦點眉目明秀容貌方雅不以門戶自矜嘗
遨遊人間不簪不帶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或乘柴

車躡草屩恣心所適兄卒蔬食不飲酒訖十三年太
始末徵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
梁天監中以侍中召俱不就
胤字子季年八歲居憂毀如成人仕齊累官中書
令拜表解職東還會稽若耶雲門初胤二兄求點並
栖遁求先卒人謂點為大山胤為小山求曰東山謂
何氏三高也永元中徵為太子詹事梁時召為特進
光祿大夫亦不就給白衣尚書祿固辭之
顧歡字景怡郡人家貧好學毋亡廬墓遂隱不仕開
門聚徒近百人齊高帝輔政召為揚州主簿遣中使

迎之及踐祚乃至自稱山谷臣上表獻治綱一卷遂辭歸武帝永明元年詔徵太學博士同郡顧黙為散騎侍郎黙字長孺素有隱操與歡俱不就徵

唐

史德義咸寧初隱居虎丘山以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郊郭東京號為逸人高宗聞其名召赴洛陽尋稱疾歸公卿皆賦詩餞別德義亦以詩留贈其文甚佳天授初江南道宣勞使周興表薦川天微赴都詔曰蘇州隱士史德義志尚虛玄素履貞恪識冲彰于里閈孝友表于閨庭固辭微辟長往巖陵之雖多

謝簪裾高蹈愚公之谷風操可知啓沃攸貯特宜優與委以諫責後以朝散大夫放歸丘壑

張從師郡人歷官五政忘懷樂道如浮雲無心野鶴獨立上元二年卒葬武丘山張說為之撰銘稱為唐逸士張從師之墓

陶峴崑山人以文學自負通曉八音不謀宦達富有田業悉付與人製三舟遍游江湖一以自載一置賓客一貯飲饌遇佳山水必窮其勝開元末名聞于朝經過郡邑靡不招之峴不肯来自謂麋鹿野人非王公上客亦有不招而自詣者吳越之士號為水仙素慕謝康樂為人自言終當樂死浪迹三十餘年歸老于吳為峴客者孟彥深孟雲卿焦遂也

凌士燮吳人官助教居京師搆遂屋以倫揖讓之位杪予原為序其遂屋詩曰大江之南其舊俗也不出環堵坐入吳甸包山震澤若在牖外所謂求仁而得斯固然歟與夫南首越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

朱處士云其名杜牧之嘗贈詩云我愛朱處士三吳居中央罷亞百頃稻西風吹半黄又云我昔造其室羽儀鸞鶴翔交横碧流上竹映琴書床出俗無近語堯舜禹武湯誦此詩可以得其槩矣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父賓虞以進士歷官侍御史龜蒙累舉不中家貧思祿養往從湖州刺史張搏游歷湖蘇二郡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官屬就見之龜家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病貲無十日計不少輟有田數十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飢躬畚鍤之勞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焉性高潔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嘗升舟設蓬席齎束書筆牀茶竈往來江湖間自稱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

至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而卒光化中贈右補闕

龜蒙善為賦與顏萇皮日休羅隱吳融為友所著吳興實錄四十卷笠澤叢書三卷松陵集十卷

徐脩矩吳人思王府記室參軍奕世才賢持身介絜有書萬卷有田五萬步草屋十數間優游自適不復出仕皮日休嘗就借書于時有任晦由涇縣尉退居里中得顧辟疆舊圃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砌沼中又為島嶼脩篁嘉木掩映隈隩晦性高放好奇勝日休與陸魯望嘗往返因作二游詩以遺之

宋

郁先生居郡城光澀巷丁晉公童子師也祥符中晉公為平江節度使持節至吳首入委巷謁其廬拜之先生大呌曰拜殺老夫矣坐定話舊且云荷少年槓楚教誨之力後卒為治喪甚厚

侍其沔字國紀上世自密州徙吳沔五舉禮部退為鄉先生與人交殊淡泊遇人急難奮義以往勝達道嘗言沔行義脩潔天下之强士君子門人私謚為夷晦先生卒于治平三年

陳郢之奇之兄不聞其字范文正公以先生稱之錢氏婦朝也郢有兄皆仕宦郢獨隱處里中以琴書自樂晚好佛老不茹葷丁晉公之甥也晉公欲薦之以官郢終拒之有詩詠美

閭丘孝終字公顯嘗知黃州作栖霞樓未幾掛冠婦與崇太平輩以耆德稱蘇子瞻詩黃時與孝終友善過吳嘗飲酒賦詩其家又云蘇州有二丘不到虎丘即謁閭丘其為蘇所重如此

姚安世家郡中飲馬橋所居扁寔極齋能文詞亦善辭博自號丹元子元祐間往來京師與王定國遊自言日接上清諸仙蘇子瞻一見許之以為異人稱其詩有謫仙風采屢贈以詩安世嘗作步天歌

胡稷言字正思特奏補官為山陰丞致仕婦築五柳堂清脩寡慾日晡後不飲食年八十餘卒子嶧字仲連累舉不仕號如村老人

楊懿儒字叒甫其先浦城徙家長洲少孤力學以行義隱處與方惟深同稱吳中二老家貧朝無夕儲讀書哦詩泊如也未嘗有飢寒憂戚雖閭里不盡知其貧崇寧二年特奏名後調南昌簿居一歲忽載妻子婦吳下即告老以承奉郎致仕平居任真自信不知世間有傾巧事不入州縣不事鄉里請謁閒一詣所親厚歲不過數四雖嘗出仕而人猶謂隱者

范周字無外仲淹之族負才不羈安貧樂道尤工詩
詞詠懷有云一瓢有道泰山重五鼎不義鴻毛輕其
氣激烈如此

王伯起字聖時居吳江震澤少受經於王荆公

米珦字汞叔吳中隱君子也鄉人罕識之章丞相程

光禄特與之善

湯仲友字端夫其先名孟學詩於汶陽周弼早登知

府二吳之門浪迹湖海晚復婦吳詩有壯遊集其過

葛嶺賈相宅一篇最為人所稱

高常字履常一字可久為人清臞洒落性嗜吟咏有

詩名覆瓿集弼為之序年六十四卒無子捐宅為妙
智院

顧逢字君際嘗舉進士不第學詩于弼稱顧五言自
署其居曰五字田家放情山水有詩刻行于世後辟
為吳校職卒年七十四所著别有船窓夜話負暄雜
録各一卷

陳瀧字伯雨其先汴人紹興初始家于吳瀧博涉經
史百氏深於春秋鄉薦漕試皆不第放情山水倜儻
有晉人風從周弼馮去非為詩所著有淡泊集九卷
凡四伯首與湯仲友高常顧逢皆端淳名士同郡陳

發常評臞鶴高樓梅清澗幽為四詩之趣嘗輯為一
編名蘇臺四妙子鐸

王諠字正仲一字漢臣鄉賢蘋之姪師事楊中書初
弼以學行鳴於時秦檜當國忌天下能者諠因衆怒
為羅相諭以剌之檜怒貶象州十年乃婦遂不仕有
春秋類書并文集行于世

鍾璇字振遠一字叔齊常熟人少孤育于龍圖林先
生通家林氏多書璇得遍閱與林氏三子肄業舉子
既皆登第璇遂并去舊習侍官台州嘗游岩谷間遇
異人語皇極大中之道自是省悟不溺名利放浪漁

釣閒築室梅里自號樂圃隱房所著有樂圃稾山中
録績孔白帖秦漢以来鍾鼎奇字多藏于家家雖貧
不戚戚然有求者解衣分粟無靳色郡守沈揆嘗造
其廬范成大為參政時嘗薦之于朝不報

姚原字子東長洲人七歲而孤自知讀書嘗應舉弃
去曰窮達有分名不我遂由是絶意仕宦惟務著述
自號北窓居士有纂玄五十卷洞微經十八卷剡溪
叢話玉林瑶編等書其作詩尤工卒葬徐侯山朱思
撰銘

顔禧字景繁父祖皆仕而有賢名禧雖受世賞不求

祿仕居光福山中閉門讀書著述甚富紹興間郡以遺逸薦遂隱居五十年名重鄉里築室邳村表曰漫莊自號痴絶叟嘗與吳興施元之注蘇子瞻詩行世

李無晦字行中自雪川徙居吳江高尚不仕以詩酒自娛晚治園亭名以醉眠子瞻兄弟嘗過之為留題云

范良遂初名之傅字次卿卜居崑山車塘放情山水不慕榮利兄之柔寖貴視之泊如自號墨莊居士有詩集十卷子慶家通判建康

范朝宗字伯海能詩有岩栖集乃晚從釋氏卜居洞庭

章康字季恵都官郎中甫之四世孫隱居吳城西足跡未嘗越州境而四方之士無不知有章季恵以不見為歉嘗問學於朱仲晦默有所契日以詩篇陶寫年七十餘步履如飛仙或訝其有方外之遇則曰吾師聖賢無他慕也有詩五十卷文十卷名雪厓集

滕岌字季度郡人居子城後閫橋好學淹貫經史不樂仕進安於退處淳熈中以賢良徵不應後屢有薦之者視之泊如晚家齊女門僻處士大夫知其賢多就見之清談竟日一語不及私葉適奏其學行特受為康靖居士

王楙字勉夫著作王蘋從孫少失父奉母以孝聞長刻苦于學嘗著野客叢書三十卷門分類聚鉤隱抉微考証經史百氏下至騷人墨客佚言細大不遺又著巢睫稿筆五十卷子德文字周卿嘗注魏了翁渠陽語

孫揆字行父著雲嶠類要

張慶之字子善少有志操絶意仕進好為山水之遊著虎丘山賦倣五柳先生作海峯野逸傳以伯夷蔣詡陶潛司空圖自况且謂沉冥似海峻厲似峯時人尚其孤介初文丞相知平江慶之在諸生列國亡集杜句述丞相大節人多義之有海峯文編三卷老子註測靈衍語

周才字仲美武仲五世孫祖昺常熟尉因家焉宋亡征南帥府檄才與武弁分部撫安郡之屬邑括民金帛不得則魚貫斬之才為勸解破械縱去兵所屬男女鬻於市者詢其鄉里而歸之其排難解紛不遺餘力事平置縣設官同列上其功謝曰吾前朝賤士也所以周旋患難者不忍生民塗炭耳茲得為太平民幸矣忍復希名位哉才有文學嘗著宋史略并其平日所作有吳塘稿皆藏于家

師餘字學翁其先眉州人父曾定仕蘄州教授嘉熈間東入吳遂爲吳人餘少失怙恃自勵于學清脩力行世味泊如開門講授執經者甚衆平生所為詩文多不存稿晚歲有樓裂集一卷

錢仲鼎字德鈞通州人徙居於蘇之蒲帆巷在宋以詩經發解元兵渡江不復仕進志尚蕭洒嘗手鏟其鬚曰吾老矣有子弗克世其學得傳諸人猶不恨由是講授于鄉誂誂輩出年九十步行十餘里手不持杖灯窓細字夜分始寐時汪澤民為郡推每朔旦覲候見後以高年耆德旌其門

徐孝祥吳江同里人隱居不仕自奉泊然惟好客歲常釀酒客至必留飲盡歡一日步後園見片石甃平一穴樹下啓視之皆白金也亟掩之一毫弗取幾三十年人無有知者至治壬戌歲大歉孝祥乃探啓其穴日取數鋌市糴米穀以散貧人賴其全活者不可勝計殆罄是金乃已時女將適人惟荊布遣之而於穴中之金錙銖無犯可謂義而介者也子純夫以明經發解官翰林供奉承旨孝祥得受封如其官年九十七壽終

陳徵字明善遠祖篆宋宣和進士官左朝散大夫家廬山下徵少從草廬吳先生學嘗北遊燕趙而歸遂家于吳徵為黃清椎高士之甥清介孤峭甚似其舅讀書鼓琴不慕榮進泊然無累以終其身其才雋尤為當時大老虞揭輩所稱子汝秩字惟寅能世其家學安貧樂道教授鄉里色養得親之歡心詩文藻麗不群蕭然有出塵之想弟汝先汝言子繼自有傳

張雯字子昭宋南渡家錢唐徙吳少嗜學世從儒先君子遊宋亡餘廿年時故老猶有存者雯求其人訪宋遺事歲一再往錢唐徘徊故都哀不能已平生精

通律呂之學家臨于市築樓藏書甚富子田嘗裒集所著書曰繼潛錄并書畫記補遺墨記共若干卷孫冐

黃公望字子久本常熟陸氏繼永嘉黃氏故名公望而字子久吳人以一為大以風為痴又曰大痴人因稱為大痴道人早嘗試吏浙西憲司丁母艱哀毀骨立自是絕意仕宦世以繪事知名而掩其文學其學尤旁通九流百氏音律筭數無不精曉嘗游錢塘與陳存甫論性命之理公望曰性由自悟命假師傳存甫云不然性則由悟必假師傳命則從傳必由理悟

公望服其論又見金日岩老師問曰汝何人耶荅曰
黄子久也師曰通身不是汝唯有此聲是汝公望於
言下有悟樂南山筲箕泉創草庵于其上將終老計
未幾復還吳中築三教堂從游者甚衆公望生故宋
德祐巳巳八月十五日卒於至正甲午十月二十五
日年八十六

錢良佑字翼之世為蘇人至大間省署為吳縣學教
諭領職即代去輙不復出隱居三十年安貧守約未
始有干於人精于書篆隸真行各臻其妙嘗被旨書
大學衍義農桑撮要有叩良佑曰錢氏起五季有吳

越子孫在東南君其裔耶良佑謝曰此無從稽也其
先有甕壚沽酒者每見故書帋輙拾聚而焚之曰吾
子孫後有興於文學者其人服其質直晚號江邨氏

朱鐩字子新郡人父祖世椎于鄉鐩勵志苦節讀書
工為詩詞尤善行草手録奇書異傳至老不倦晚益
散其財肆情山水遇酒輙醉吟視違敗若不經心既
而飄然去其里僑居笠澤之濱後不知所終

曹貞字元度常熟福山萬戸族人也元季喪其家貲
去游江海寄意詩酒間嘗作十洲三島詩甚工不娶
而終

王璪字仁仲郡人學有淵源工詩章書翰尤善鼓琴
隱居不仕逍遥野服或騎驢市㕓或策杖林野人莫
測之自號城南逸民

嚴恭字景安嘉定人累世宦達恭獨志尚雅淡不樂
仕進嘗築室海上號惜寸陰齋日以游戲翰墨為事

呂肅字敬夫初名誠工於詩崑山才士袁呂為首稱
楊廉夫嘗序其詩風流俊采極一時之選肅嘗師鄭
東之亦稱其氣岸色莊學端識敏邑聘訓導不就有
来鶴亭稿既白軒稿番禺稿竹洲埽田稿

唐元字本初吳人讀書博雅嘗以所乘舟號一葦航

載圖書古玩列置左右浮游江湖哦詩其中因號葦
航子

黄錫孫字禹疇常熟人讀書勵行居窮守約不易其
介為文尚理氣詩亦清純有穀山集

周砥字履道吳人寓家無錫砥為人豪放自好始解
后一售竟抑以死至正末嘗客荊溪與馬治孝常倡
和成集又来吳與高徐輩為社無子友人呂敏為收
其詩藏之

陳鐸字子振工於詩與鄒善之張仲實陳無逸游三
君愛其詩每稱子振為吳中佳士所著詩名壯游集

凡八卷而趙孟頫為序其辭蓋不出吳中顧其壯惋如此然詩不好追蹈前人法尤足尚云弟錡字子敬

張簡字仲簡少為黃冠師號白羊山樵元末兵起以養母歸遂返初服有集金華王褘序之稱其類韋柳或謂其有盛唐氣象其知言哉

宋無字子虛吳人生宋景定弱冠時廢科舉惟詩是習故其詩造語新奇所著有翠寒集鄧光薦趙孟頫為序馮海粟又為摘其警句評而序之近千言尤長詠史有啽囈集皆梓行于時嘗舉茂異不就卒年八十一自為銘誌

金可文吳人賢智有才自埋於衆以處士稱之嘗以丘園科不起曰幸有廬一區在市闤可以避風雨田一廛在郭外可以給衣食學聖賢之道可以自樂不願仕也故集賢院署牒錫號貞逸會稽楊維禎嘗作金處士歌

郭翼字義仲崑山人少力學遂于易年四十開門授學徒嘗署其授業之室曰遷善鄉人亦以名其居指南之衆曰是吾郭君之居也翼為文詞追古作者尤與俗寡合故雖有力者不能薦引竟以老於學官嘗自號東郭生又自稱野翁所集詩曰林外野言卒于至正二十四年葬馬鞍山下知州高昌偰侯巽州人為治葬事

倪瓚字元鎮元末不與陳敬初鬻食張氏棣避地雲間以自全有清閟閣尤勝客非佳流不得入茆山羽士張伯雨時來謁舟甫至聞報即使二童子邀於水次及中途又遣二童子迎候及門又遣二童子出肅元鎮久之始出禮意甚恭伯雨以其久不出有難色詢知沐浴更衣為敬已設遂與定交嘗古衣冠坐一連牀據梧几握筆伸紙搜吟於景象之外以寫胸中之逸氣張士誠弟士信聞元鎮善畫使人持絹繒侑

以幣求其筆元鎮怒曰予生不能為王門畫師裂其絹而却其幣

顧瑛一名阿瑛字仲瑛家崑山界溪以貲雄于鄉好結客輕財喜事以意氣自豪年三十始弃舊習折節讀書下士屏絕世務築玉山草堂延接縉紳之士若江湖方外之侶尤多集焉仲瑛才贍思捷與諸老唱和角勝晚益進學者張潞公柯楊維禎鄭遂昌輩皆題草堂者皆為刻梓名曰草堂雅集凡若干卷自園池亭榭扁題又萃而成帙名曰草堂名勝集凡若干卷山水紀遊唱和成帙者又凡若干卷自著曰玉山

璞稿勝國之時如仲瑛之富而好文者一人而已嘗舉茂異及辟事皆不屑就后以布衣起佐軍以使者見迫于道乃東游漁釣五湖三泖間丙申歲泰州兵入奉母寓吳興之蘭溪母喪祝髮廬墓閱大歲經年五十自嘗壽藏曰金粟冢成與賓客燕集唱和仍戒令子孫葬以芓衣桐帽樸鞋布襪勿用長物爲身累自爲之誌

沈敬明字伯熈世爲吳人父宋上舍生諱性然字自得江南内附乃搆山房著道士服不與時貴接以終其志上舍無子敬明以女之子爲後嘗應舉中江浙辛巳備榜遂隱約終有著述聞于時

張宸字翰宸嘉定人博學工古文尤知名於書洪武初聘署儒學訓導弟翰英齊名于時

鈕月礀世居吳江麻溪少習舉子業入元遂隱不仕延祐四年賜謚清隱處士

馬國珎洞庭西山人在元嘗應召還賜號靜逸處士集賢院復賜奬諭有曰讀書學道志操侔于古人樂善安閑簡靜宜爲君子不爲祿仕甘分山林云

王鑑字明卿真定人少隨父宦江南遂隱居吳門博雅不喜爲文獨愛唐人近體詩時時有所賦詠皆平實沉毅如其爲人家貧無儋石之儲應門獨一老婢客至輒叩鄰家問酒酒至對客劇飲雅善談論然不及時事亦未始干人晚益貧節益高閉門獨居足跡不出戶二十餘年張氏初入吳嘗求其廬而禮之卒爲買地横山葬焉陳基爲銘

張介福字子祺自覃懷来吳中持身以禮爲學便辟近裏跬步必蹈規矩以恨不及養終身不茹魚肉張士誠入吳兵掠其家端坐不起兵脅之刃斫其面流血仆地復自整冠顏色自若兵舍之而去素貧冬不衣絮或遺之固拒焉後廬于親墓而卒

國朝

王賓字仲光博學洽聞於書無所不讀尤精於醫用藥多神效然未嘗肎與富貴人醫里巷貧人及方外士来求醫者即往診視與之藥一不望其報貌甚侵其隱也居吳之一屢藥點其面及肘股皆成瘡壘兩角短布衣曳杖行市井間或箕踞蹯兩股人見其醜惡咸囮之故得縉紳無薦舉者賓平生不娶奉母以居每飯必親煑羮必親調冬寒温其衾席夏熱凉其枕簟奉養左右不敢遠離日惟閉戶閱佛書以消長日作詩文尚奇崛艱深其辭年七十先母而卒至疾

華抱毋不舍死半餉復甦呼毋連聲氣方絶奕後午閒覡歸于家幾屢拄杖行呼曰孃孃舉室皆驚其毋應之曰我在此復曰孃孃兒舍孃孃不得實之篤孝如此實所著述甚多今存吳下名蹟詩虎丘山志及其文章伯㣲當時所傳有吳中名賢紀錄看交游之知己者惟同郡韓奕少師姚廣孝嘗為實著傳廣孝昔與實遊宦歸訪實以輿從實不納曰勿驚我老毋它日徒步叩門乃相見焉

王行字止仲少貧不知學父傭於閶門徐氏肆藥踰千品悉能志而無遺主媪異之授讀魯論即能成誦

徐氏藏書甚富乃出而恣其探閱後家北郭為童子師一時聲譽殷起臨川饒參政居太尉府時賦詠殆遍獨艱於文間以屬行行為之說用莊騷語饒大奇其才行尤好談兵大將常公提兵至吳果用行計而士誠破晚避迹吳山之石湖稱淡如居士又嘗主梁國藍公西塾薦于朝召對聞賢立相為務以其淵於事不能用後以事逮而沒

徐洪字彥弘家富甲常熟邑中號徐半州洪尚禮好士時之名勝如楊維禎倪瓚陳基輩皆延致之元季吳中豪右多踰侈國初更化彥弘[illegible]輸幹人潘珪曰家之廢興厥有常理吾家業盛矣必有代謝今將舍此而去之爾宜有吾業遂舉田宅立虛券授珪獨挈妻子築室宣化門外先隴之側布衣蔬食謝遠文游自號桃源水隱年九十而終

韓奕字公望郡中人隱於醫洪武初太守姚善下車聞奕名將見之奕避去山中善追至而泛舟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也尤工於詩時稱韓山人有詩集別著易牙遺意

顧愚字原魯崑山人通五經耽目常拊几讀書其几為摩至凹凡四十年不至城府躬耕自食志在養高

時人以隱者稱之平生為文手悉焚去

丁遜學居吳山之麓隱居不仕與吳文泰以詩知名嘗賦杖簫詩甚奇有集一卷

朱良實字子誠吳江人在元季有文名入　國朝已老隱約不仕所著松陵續集漁唱剩稿多名人為序

許畊字光遠洞庭人洪武間應召至京有詩經義進復陳省刑罰薄稅歛之策以年老乞歸　上許之有布袍之賜今山中尚有許山人茅亭

盧充頴字次農熊之子得家學於伯父熊之嘗應辟偕同制誥將授官熊之死負其骸骨歸遂終隱不仕

王溥字宗溥郡人宋景濂為傳善養生術常戴椶葉冠服大布衣出入秦淮河上發劉河間之秘注藥起人疾時作篇章有出塵之趣

蕭規字元則其先楚人國初占籍吳江徙家郡城讀書樂道不求祿仕長於春秋毛氏詩所著詩名湘山樵寓集子二人潭字孟南永樂庚辰進士終建始縣令湘字仲南薦授中書舍人

樓澄字文淵其先四明宣獻公鑰之裔孫曾祖楷宋進義校尉祖思臯元紹興路學教授父紹鄉貢進士始徙居姑蘇澄生四月而孤母守節撫育澄甚至遣

從游構李貝先生之門洪武間郡嘗有薦永樂初夏尚書治水來吳又欲薦用澄以老病辭卒年八十六所著林臯鼓缶二集

易恒字久成崑山大泗濱人守約閉園樹藝為終焉計自號泗園叟

張肎字繼孟郡人宣德初與陳繼以古文齊名于時繼以薦起而肎終布衣

孫俊字叔英崑山積瀆村人攻詩雅有高尚之志善談辨襟度洒落家有映雪齋南溪草堂好蓄古書畫而其園亭樹石尤多奇品葉文莊公甚敬重之嘗為序其所刻南溪稿

杜瓊字用嘉吳縣樂圃里人號東原生晚號鹿冠老人延綠亭主者有孝行以母顧守節郡舉賢良不應瓊為文務理致奉母有甘旨母嘗愛二至花種之堂下易名為如意遂名其堂而徐武功前為太史時為之作記常以父名玉而臨文遷避焉子繼文早世亦有文筆

龔翊字大章崑山人父詧兵科給事中謫戍時翊年十八代從軍伍躬擐介胄執干戈為護步騶履危難於死者數矣既歸斂跡不出幾五十年正統間上書

極陳民情利病二十餘篇於巡撫大臣周公多所舉行公嘗薦之力辭晚築佚老菴於虞塘上年九十而終門人私謚安節先生

邢量字用理家葑門之東自少不娶居一委巷中以醫卜自給陳僉事永錫致政還移居東郭素剛介少客獨加敬重旦則挾冊就質疑難往往至昏莫乃返然量終歲不一至其廬也其居弊屋三四間青苔滿壁而折鐺敗席蕭然如野僧長日或不舉火客至相與清坐而已其體清瘦如削其學自經史外凡釋老方伎之說無不通平生懶述作門人亦嘗收錄數篇

年六十二卒預自為誌
史鑑字明古吳江穆溪里人世力穡起家弱冠即知
務學凡經史群籍無不窮覽作祠堂易四龕之制而
為三若祖以孫祔之類如錢穀水利無不通曉一時
命使郡將以下咸待殊禮鑑偉貌豐髯好著古衣冠
與人論事辨說超踔坐客不能屈嘗患巫覡惑衆上
書縣官欲盡除之為文章紀事有法詩不屑為近體
家居水竹之勝尤好蔵三代秦漢器物唐宋書畫晚
歲築小雅堂益務清曠早嘗與長洲沈周吳興張淵
遊

王錡字元禹長洲大家世力農吳人因其地稱荻扁
王氏錡好學尤熟于史善談辨性尤剛直平生有所
見聞即筆之為寓圃雜記晚益韜晦不出遂隱終身
六歲喪父其母守節孝養四十年未嘗去左右
錢腴字時用八世祖寶文閣學士端問卒官平江因
家長洲漕湖之錢涇父廸有高行嘗得遺金於道訪
其主而還之腴少力學不儷平居篤於養親與人交
謙約自持雅不信鬼物嘗抵書友人賀甫論鬼神之
事謂小不能踰大陰不能干陽邪不能勝正其言辨
博當理卒年六十八先二日徙卧正寢以家集一編
授諸子戒婦人不得侍側治喪勿用浮屠言已而逝
詳見王學士鏊文
浦杲字東白少孤貧好學長益刻厲聞未見書必力
購得之或手抄以讀窮日夕不厭故其學多所該識
然惟資以為文不事進取邑每有脩纂事率杲為文
宰邑者有所資詢往往就禮於其廬年九十卒
論曰士有名教之外別著風猷者並解桎梏於仁義
示形神于天壤豈伏其身而不見蔵其智而不發哉
或仕不求聞退不識俗或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或形
居塵俗而棲心天外宅不彌畝而忽忘九州則冡恥

之賓視蹈海之節其流一也至阮孝緒高隱傳分為
三品上則言行超逸名氏弗傳中則始終不耗姓名
可錄下則掛冠人世棲心塵表品目參差稱謂非一
矯矯然亭亭然其潁陽孫竹四皓六逸之倫與大江
以南自投裘公甪里先生之風扇于吳下梅子真皐
伯通比肩而立放達如季鷹清退若求點高絜似魯
望其魁然者也陶峴真淵明之裔顧歡信山谷之臣
賢貞之操凌青雲之上矣明有王賓樓澄華出生不
並世跡復異區而清風峻節相望于平江太湖之上
天下同高之豈狐兎燕雀所敢謗哉至刑量史鑑諸

君而後踵芳者稱往往名掛山人之籍跡馳卿相之
庭多推志屈道借聲期通以此言高則億兆之人無
官者十居其九皆高士矣豈天之不恵高尚何山林
之無聞甚乎昔嵇康賛高士缺一自擬二劉覧乞高隱
傳凡百三十七人曰四十之数将待吾等成耶吾祖
少耽書有隱操可以思其情之所慕矣

賛曰易尚幽人晉多徵士風扇全吳節高南紀愛止
丘壑性同鱗羽養素含眞遠有情理道雖未弘志則
可與覇上先生延陵季子熱匪因人徵無行軌冕掛
東都名蔵西市克嗣陶潜自况蔣詡峴製三冉翰帰
千里世味泊如放情山水孤雲何心白鳥可比

吳中人物志卷之九

吳中人物志卷之十

長洲張昶撰
曾孫鳳翼校

流寓

春秋

澹臺滅明字子羽孔子弟子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
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索隱注吳國東南有澹
臺湖即其遺跡也

西漢

東方朔厭次人久在吳中為書之師数十年武帝時
上書説便宜拜為郎至昭帝時人或謂聖人或謂凡
人作深沉頓默之行或忠言或戯語人莫知其旨至
宣帝初棄郎以避亂

梅福字子真成帝時上書言大将軍王鳳專勢擅朝
再上書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為殷後皆不納
福居家常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
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有人見福於
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家貧尚氣節嘗作五噫歌
肅宗聞而非之求之不得易姓名挈妻子適吳依大

家皐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
鴻前仰視擧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
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疾且革告主人
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
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為葬于要離冢傍曰要離
烈士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
桓礹字文林沛郡人明帝時桓榮五世孫仕郡功曹
後擧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並辟皆不就初平中
避地會稽按東觀記桓礹到吳郡揚州刺史劉繇振
給穀食衣服所乏者悉不受及適會稽止山陰故相

鍾離意會稽太守王朗給粮食布帛臨去一無所留
焉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仕漢左中郎將從朔方還嘗避
怨于吳顧雍從學琴書嘗經會稽高遷家見屋椽竹
可以為笛取用之奇聲獨絶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
聞火烈之聲知良木也材以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
猶焦時名焦尾琴云

晋

戴逵字安道譙郡人隱遁有高志吳國內史王珣別
館在虎丘山逵潜詣與之游處積旬號吳中高士後

復還剡子顒欲干祿以為養乃求海虞令垂行乃止
復居吳下士人共為築室聚石引泉植林開澗少時
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道遙論禮記中庸
篇三吳守將及郡內衣冠要其同遊甚行便去不為
矯介宋國初建辟召並不就文帝每欲見之謂黃門
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
褚伯玉字元璦錢唐人卓有隱操居剡瀑布山下三
十餘年王僧達為吳郡禮致之停車信宿交數言而
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
館此子滅景雲栖不事王侯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

賢何以致之僧達荅曰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其其
來比談芝桂借訪薜蘿若巳窺烟液臨滄洲矣唐丘
丹詩云還同褚伯玉入館忝州人

唐

殷僓字易從潤州曲阿人少負志氣博學屬文天寶
末天下將亂趣裝東歸侍母居吳吳之士夫樂與之
游採訪使李希言辟為從事奏授崑山尉不就子侑
張祜字承吉南陽人寓居蘇州有詩名白居易刺杭
時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屬時以素望取士祜自意
必首薦既而徐凝冠多士祜遂偃蹇不隨鄉試令孤

楚鎮天平表祐新舊格詩三伯篇以獻祐至京師為
元稹所抑寂寞而歸嘗自號釣鰲客會昌初李紳節
度淮南壯其為人厚加禮致祐長於宮詞掖庭多吟
諷之杜牧之守池與祐為詩酒友寄詩云誰人得似
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當時以為故實大中間卒
於丹陽

宋

徐彥伯字長孺金紫光祿大夫執中之子高士劉凝
之之壻年四十卒黃庭堅為墓碣稱為姑蘇孝友文
學之士少刻苦讀書多見博聞作詩得張籍句法又

云徐氏非蘇人唐末避亂家揚州之六合金紫始遷
于蘇雖田宅在馬而猶返葬六合

徐祐字受天通州靜海人擢進士為吏以清白稱慶
曆中官至都官郎中致仕屏居蘇州作山亭胥門外
為登臨之地與葉少卿參等為九老會子仲謀與郡
持節以職方郎中致仕

張景脩字敏叔常州人治平四年進士寓居郡中少
刻苦作詩至老不衰初為饒州浮梁令邑子朱天錫
以神童應詔景脩作詩送之天錫到闕忘取本州公
據為禮部所拒因擊登聞鼓繳景脩所送詩為證神
宗一見大稱賞之以語丞相王珪曰恨四方有遺材
趣令召對珪言不欲以一詩召人恐長浮競僥其秩
滿赴部令中書籍記姓名比景脩罷官而神宗升遐
矣景脩歷官三朝兩為憲漕五典郡符每登對上必
問卿作朱童子詩試為舉似由此詩名益著官至祠
部郎中卒年七十餘有詩集藏于家子漢之知崑山
縣

米芾字元章襄陽人愛潤州山水結海岳菴嘗游寓
于吳為文奇險妙於翰墨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精
於鑒裁遇古器物書畫極力求取性又好石遇嘉石

輙朝服而拜之有晉人風度子友仁世號小米官于
是女亦歸于是故宋史稱為吳人

賀鑄字方回衛州人僑居吳下少豪俠氣蓋一坐馳
馬走狗飲酒如長鯨然遇空無所有輙俛首北窓下
作牛毛小楷雌黃不去手反如寒苦一書生其儀觀
甚偉如羽人劍客戲為長短句皆雍容妙麗極幽閑
思怨之情其言理財治劇之方亹亹有緒似非無意
於世者然遇軒裳角逐之會常如怯夫處女初授右
班殿直薦改承事郎年五十八致仕復起管勾杭州
洞霄宮以朝奉郎致仕卒年七十四有文集二十卷

蘇舜卿字子美梓州人少慷慨有大志好為古文歌詩一時豪儁多與之遊初父蔭補官後舉進士歷官集賢校理監進奏院坐事除名來寓蘇州報書其友韓維大抵以速憂患息奔走為言且曰圖史琴尊之外有興則汎小舟出盤閶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絕勝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夫人生內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奉然後為樂耶得吳越故家池館買水石作滄浪亭益務讀書間為歌

詩以泄憤懣善行草書酒酣落筆爭為人所珍愛其雅趣曠達人比李太白在江東也後得湖州長史卒年四十一子泌湖北路運使

尹焞字彥明洛陽人少師事程夫子嘗應舉發策議誅元祐黨人不答遂棄去程沒授徒洛中靖康初布衣召不至賜號和靜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中書舍人胡安國等奏請優加旌擢不報金人陷洛闔門被害焞死復蘇劉豫以禮聘之溺水逃去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氏易傳紹興五年以崇政說書召凡二十辭八年冬始入見除秘書郎明年遷太常少卿權禮部侍郎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辭不已遂奉外祠即寓平江虎丘西菴時年七十矣卒于會稽寓舍

張子顏字幾仲循王浚之子寓居平江乾道九年以敷文閣待制知信州淳熙八年移知紹興除顯謨閣直學士與祠再知鎮江府奏蠲丹陽夫役民甚德之

劉過字改之廬陵人宋南渡後以詩俠名湖海間陳亮陸游辛棄疾世稱人豪皆折節與之為友丞相周必大聞其名欲客之門下不就故人潘文友守崑山延致之過雅志欲航海因抵文友死葬馬鞍山中過嘗抗疏光宗請過宮忤時宰陳恢復方略勇請用

兵謂中原可一戰而取詞極剴切尤為諸君所推許性喜飲酒詞氣豪放英特如中原在望莫登樓之句讀之使人悲感又如斗酒彘肩風雨渡江豈不快哉有詞傳世

吳惟信字仲孚湖州人寓居嘉定之白鶴村以詩鳴宋季有菊潭集行于時郡人有糜先生者進士弇諸父也記問該博九經注疏悉能成誦科舉之文未嘗謄稿然番老不預貢士籍時惟信客吳見其所作亟稱之一日遇惟信扣之為誦一絕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閑將心事卜金錢梨花瘦盡東風軟商略平生

到杜鵑橜不覺下拜曰天才也老夫每欲効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不少置矣益前輩服善如此

徐復字希顏莆田人博學於書無不讀旁通星曆五行術數之說仁宗召見於崇政殿命講易又獻所為邉防策欲官之固辭高其行禮以束帛賜號冲晦處士復嘗游寓吳中最久詳見曾鞏所為傳

裴居簡字元易建安人寓吳縣南宮鄉工於詩嘉熙中卒通判翁逢龍為葬虎丘

楊傑字子寬和王之子仕至工部侍郎卒贈少師謚惠懿有別業在洞庭故嘗寓焉具詳於洪邁所撰神道碑

趙磻老字渭卿東平人居吳江黎里門下侍郎野之從子以婦翁歐陽待制懋澤入仕孝宗朝以書狀官隨范成大使虜成大薦擢正言乾道八年以右通直郎知楚州明年入為太府寺丞淳熙三年由兩浙轉運副使知臨安府除秘閣脩撰權工部侍郎坐殿司招兵事謫饒州有拙菴雜著三十卷外集四卷

程俱字致道由吳江縣令後以致和閣監舒州茶場論時政不合寓吳下葺所居名蝸廬有北山小藁

崔敦詩字大雅通州静海人晚寓常熟紹興間進士累官中書舍人加侍講直學士院賦性端厚文詞温潤議論疏通知大體所陳對必剴切上深器許之卒贈中大夫有文集三十卷內外制稿二十三卷奏議總要五卷通鑑要覽六十卷制海十編監韻十編

王遂字處一家本婺州父徙濠梁晚寓常熟登嘉定十六年進士仕至太常少卿奉祠家居凝塵滿榻淡如也卒年四十八　理宗稱其立朝蹇諤古之遺直為郡廉平古之遺愛特贈集賢殿脩撰賜謚忠惠遂忠伉有大志究心當世之務尤精于邉防要害談經不涉於支離與人交不為崖異之行蘊畜深厚莫窺其際有時習編書志編若干卷

薛子長從葉適游學於吳錢門適嘗敘其發詭集子長嘗出老翁賦續通鑑論適見而驚異之謂神馬汗血尾鬣不掉而行流無疆累名駿數百豈得望塵焉至錢唐又出士風論則疑愈甚或謂子長負絕世筆墨區區名不與常人比故多怒譏誠然哉然其自謂如處女藿食水飲愈利不掛絲髮其學長鋪廣引浩絕河漢曹陸以下不能擬其藩也

鄭準字器先開封人華原郡王之諸孫也祖父皆寓崑山準由蔭補魁銓闈登慶元進士歷仕知袁州進

生長王侯家氣習儒素薄於功名厚於道義輕財好
客赴人之急尤加意睦族買田給贍之有文正公義
莊之風子孺守高郵姪錸知泰部袁三州
方萬里字子萬嚴州人四歲失父與兄奉母寓于吳
登嘉定四年進士以朝奉郎知江陰軍累躋朝著再
秉州麾問學踐履為海內所慕趙汝述守平江遇萬
里厚汝述卒一時賓客散去獨萬里護喪而往人多
義之子洪字養厚
鄧若水字平仲隆州井研人為文章有奇氣布衣時
吳曦叛欲殺縣令乃仗劒徒步如武興欲手刃曦道

聞曦死遂還人竊笑其狂而壯其志理宗即位應詔
上封事言史彌遠不立濟王而立陛下握大權以擅
國政以格當改官為彌遠所抑不復仕進隱太湖之
洞庭山賈似道在京湖聞其名辟叅軍事若水雅思
其鄉乃起從其招由是歸蜀居山中
魏了翁字華父臨邛人慶元五年進士累遷校書郎
親老乞補外知嘉定府行次江陵蜀將吳曦叛既誅
了翁奉親還鄉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
專國乃辭召命以憂解官築室于白鶴山下開門授
徒以義理之學淑諸人知漢州首蠲積逋二十餘萬
又知眉州俗號難治了翁至乃尊禮耆老簡拔俊秀
擧行鄉飲酒禮士論大服
高定子字瞻叔了翁同產兄也起知潭州賜第平江
封臨邛縣侯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贈少保所著有經
統五卷并文集奏議講義類為若干卷
印應雷通州人父武子招信軍判官來寓常熟登嘉
熙進士歷知廬和二州兩淮安撫制置使知揚州兼
淮東提擧卒贈端明殿學士弟應飛字德遠淳祐進
士調永嘉尉改淮西制機還戶部侍郎知鎮江府元
兵圍鄂嘗帥師救鄂解去卒景定中贈朝議大夫

元
李祁字一初長沙人元李齊榜進士始尚書宋誠夫
監丞揭曼碩讀其廷對擬甲是科啓緘乃南士遂改
次齊會齊病上表謝恩乃祁也授文林郎應奉翰林
文字連丁內外艱改同知婺源州事轉儒林郎江浙
儒學副提擧後用憲臣薦入風紀值兵亂不果所著
述有雲陽集刻于永新祁人品高尚胸次廓然其文
不事剞劂而邊幅自然詩亦如之祁嘗寓吳故吳中
多所作云
柯九思字敬仲台州仙居人父謙由文學掾為江浙

提舉九思以𢈔補華亭尉不就遇文宗于潛邸及即位擢為典瑞院都事置奎章閣特授學士院鑒書博士凡內府所藏法書名畫咸命鑒定賜牙章得通籍禁署念其父善教賜碑名訓忠勅學士虞集撰文于碑寵顧日隆由是言者見忌九思乘間白上曰臣以文藝末技遭逢聖明而踪跡孤危殞越無地願乞補外以自效庶幾仰報日月照臨之萬一上曰朕在汝復何憂翌日御史章入不報故事諫臣言不行則納印請去上重違諫臣意乃九思諭之曰朕有意留卿而欲伸言者路已勑中書除外卿其少避俟朕至京宣卿九思拜泣辭出而中書竟格詔不行未幾文宗崩因流寓吳中至正乙巳得暴疾卒年五十四九思善畫竹石得筆法于文同嘗自謂寫榦用篆法枝用草書葉用八分或用魯公撇筆法木石用金釵股屋漏痕之遺意然其生意飛動有龍翔鳳翥之狀云

邁里古思字善卿武威人寓吳最久有才名浙水間以進士起家為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能以直道行得士庶心時遠近騷動遂練民為兵數擊叛亂有功與浙省左丞楊完哲討方國珍往往以法誅部曲無所顧望名既上聞乃遷江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未幾改樞密院判又大出師以討不庭而臺端有忌之者召至私第使健者促于門擊殺之

買住高昌人榮祿大夫前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告老懸車吳下四子禀雅實立方為吳江州達魯花赤相哥實立廣東僉憲普達實立字仲温歷官奉政大夫左右司郎中阿蘭納實立岳州平陽州達魯花赤

完哲字清卿江陰上萬戶贈都元帥君廝公之弟泰州不守以材諝擢萬戶遷福建參政亂後歸養吳中

昂吉西夏人授紹興錄事參軍多寓吳中為人廉介

不矜著述可稱行亦足尚

呂某汶陽人以中大夫松江府知府致仕寓居吳郡始為平江推官治獄不究吾績吳大水民多流亡富人閉糴長吏治之不以道江浙行省乃以屬推官即日聚其人諭以義吏走屬邑勸之凡得米三十六萬石以賑之及移建康又儆行御史臺仍以屬如平江得米五萬石兩郡人至今誦之及移巴蜀浙南治績尤著

李君燕人也亡其名字結交天下知名之士如暢純父高彥敬焦達卿鮮于伯機李仲方若仲賓則從兄

弟而劉嗣宗守蘇州其姻家也諸公多以姓名言于
上宣授泉福司提舉辭避南遊劉蘇州迎入吳四方
朋舊至者則典衣慰藉不失其歡心而不一令劉公
知也劉卒于吳李衣鬻盡無所歸遂僑居吳下竟
卒李平日能以禮自居一語不合意便引去子志祖
與其室人皆卒孫謙北還越後十年南来吳奉三喪
歸葬之

郭炯字子昭蔡州人少與金華許謙同受業自浙東
憲史為御史掾性介絜平正所至有聲辭歸奉母寓
于吳遣子從學嘗遺書論教子讀經史必須精究精

則通乎其微究則達乎其極

呂浩史故宋臣至元十一年下江南出使軍前持節
見淮安忠武王抗詞不屈明年南邦混一宋臣悉朝
于京浩叟與焉授嘉議大夫淮東宣慰使仍賜金符
玉帶寵遇甚至浩叟拜命即以疾辭歸寓吳中即虎
丘之陰搆壽樂堂後卒葬其地

潘純字子素廬州人嘗游京師一時文學之士貴介
之族爭延致之每宴集談笑傾座輒云潘君不在令
人無歡嘗著輥卦以諷切當世其初之辭曰出門即
輥永無咎也其上曰以輥受爵亦不足貴也或以達

于文宗目為滑稽士欲繫治之亡走江湖間於是挈
妻子居吳中

龔開字聖予淮陰人少負才氣博學好古尤邃經術
宋季與陸秀夫同居李庭芝幕府宋亡来居吳下節
愈孤峻嘗為丞相文天祥及秀夫作傳金華吳萊見
之稱其不減遷固居吳日與高郵龔璛為忘年友時
比漢兩龔開詩筆老有骨游戲翰墨為山水人馬皆
卓絶不凡世爭寶之

林寬字彥栗東嘉樂清人父為崑山主簿留居姑蘇
而卒葬湖州之烏程寬七歲能屬文十歲畫記誦六

經十二以書干東平徐子方召問經義條對響應目
為神童寬為學益力父恐其動苦致疾嘗禁其夜讀
寬寄歲火俟親寐潛起微誦至旦十七喪父寒暑衰
絰不去身哀毀過節家素清貧能自立不易所守從
遊甚衆年二十九卒

鄭元祐字明德遂昌人生而右臂肐骱動必以左號
尚左生年十五輒能詩賦往往出奇語驚人於書無
所不讀為文有古作者風昨咸淳諸老猶在皆折節
下之父石門君卒始来居吳省臺宣閫交章以薦皆
不就素不喜著書嘗謂學者曰經則經也史則緯也

義理淵藪在焉學者能盡得古人之意者鮮况敢私有所論述乎識者稱其有見清談雅韵依稀晋人所著有遂昌雜錄一卷

陳基字敬初台之臨海人幼孤與兄聚從游于金華黄文獻公之門遂依文獻遊京師授經進檢討其徒有為御史者以言責諮于基基謂並后為致亂之本因草諫章力陳其失欲寘基罪遂引避南歸至吳教授諸生屬南北用兵開行樞密府恭為都事轉江浙行中書省郎中時張士誠為太尉基參謀軍府事及士誠自王基獨諫止已而超授内史遷學士院學士

階通奉大夫覃恩二代凡飛書走檄碑銘傳記多出基制作　國朝平吳從士誠入京餘多被誅基獨得全預脩元史書成而還基先寓吳買宅天心里葺所居名小丹丘洪武三年卒于常熟河陽寓舍為文清雅所着有夷白齋稿若干卷兄聚字敬德尤工文名家

陳方字子貞京口人宋丞相升之之後兄子原仕天台學正方嘗北省試悉吳元帥王公招致賓席故寓于吳龔子敬妻之以女吳之名勝如鄭明德張伯雨倪元鎮皆與之游晚主無錫華彦清家塾日詩由日鍛月鍊然後工亦由隨事感發肆然為之然後熟又嘗手鈔杜詩一編朱書小字夾注其說某為對起對結某為散起散結或緣某句應某字或由某意發某語脉絡有自來枝葉有所傳方真知詩者也吳人嘗刻方詩以傳後不知所終

朱子昌字可大温州平陽人晚家吳為江陰郡博士後游京師公卿論薦授浙西道儒學副提舉慨然以道為任門人稱為鶴阜先生卒於大德六年葬長洲縣楓橋龍山之原史孝祥為其誌墓子梓瑞有文行

鄭東字季明温之平陽人客於崑山弟釆字季亮性狷介州里不能容因來就寓疾讀四庫書晚又同寓海虞東天分絶人嘗矻矻窮經再戰埸屋不合主司棄去肆力於古作歐陽文公玄嘗薦之會東病卒釆亦坎壈終東為文多不留稿僅存百篇釆之所著三十餘篇而已宋景濂所叙聯璧集是也東子思先入國朝為磨勘司令

張大永字長年其先泰鄆之兩伍人父景星以儒薦累官建康路教授余忠愍公銘其墓天永自淮奔毋避兵于吳之嘉定績學砥行文譽日隆右轄張公薦授江浙行省都事

董遠字仁仲天台人父惟一元醴陵州蒙古教授遠
少以遠大自期不事家人生産精朱氏詩兼通左氏
春秋至正中兩試有司不中遂留錢唐潛心古學不
復以科舉爲意已而入吴止天平山復寓松陵之梅
花莊張士誠聞遠名遣使奉書幣迎之遠受書返幣
堅卧不起使及門者再乃避地錦峯依浮圖氏以居
吴元年徵赴京師以沉默不稱旨謫居濠梁八年以
薦授興化府莆田縣知縣時年六十餘矣其治莆田
以循良稱後卒于吴
焦白字任道淮人遷于吴才志不羈張氏辟湖學教

授辭去客泖海上間作詩畫率不凡或濯風弄泉曳
影月下俗目之曰迂白張氏所在蒐儒遂變名曰德
乙郎浮寄冗食僧舍惟久於嘉定林原家一夕心動
省母吴城爲門校察延淑諸子未幾郡曹迫至郡日
以還養告弗獲窶且病或諷曰若傾而髯黄金加鞋
爵列侯等不猶愈於帶索耶輙不荅去殆伏枕作書
一二寓嫂姪善事母一謝諸舊卒年甫五十父文炯
天曆間署奉禮
方瀾字叔囦其先莆陽人至瀾居吴中閉門讀書恒
教授以自給平生善詩然性不苟作作必過人尤工
筆札年七十七有詩一卷
王應甫字夢聲嚴州人登咸淳進士祕書省檢閱致
仕至元初起爲崑山儒學教授兵燹後嘗爲學宮一
新遂寓居焉
孔淵字世陞宣聖五十二代孫父監通州稅來居崐
山延祐初州治遷太倉新作學宮以文行爲士林所
推遂攝學事子克讓亦以文學世其家
范致大字伯原崇德人脩行博學會淮張氏入吴辟
爲教授不赴既陪臣於張者禮置焉致大曰道固在
耳

王貞字履道江都人嘗避地吴下太尉開藩博采群
材欲儒學辟不受竟歸
惠連字子及曾大父驥實章閣待制常德知府司署
少卿卒連學于陸子方嘗述江華郡鑒二贊兵亂自
江陰奉母間關避地寓居於吴
王瑕字伯純河東人由鄉貢擢儒學正張太尉辟爲
常熟教授辭歸葬其祖父妣三喪于鄉
柳貫字道傳浦江人爲翰林待制以古文與晉卿齊
名嘗寓甫里有還居甫里精舍詩并爲甫里書院記
張天挺字楠渠温州人嘗爲國子助教寓居吴中肆

力為詩章尤善樂府馳騁二李間
熊夢祥字自得江西人博學通音律能作數體書寫
山水尤清古無俗工狀以茂才舉教官不樂拘制輒
棄去以詩酒放浪卜居婁上
俞登字泰卿福州長樂人早孤母夫人親授以書宋
亡隱寓太倉累徵不起延祐中卒門人私謚曰貞節
先生子焯字元明嘉定進士有文名
文質字學古甬東人寓吳之婁江有詩名好為長吉
體酒酣長歌聲振金石游京師為朝貴所重
于立字彥成南康人故宋名將家博通古今學道會

稽山中得石室藏書遂放浪江湖愛吳中山水清曠
故多寓之
項炯字可立臨海人端行積學為時名人嘗寓吳中
陸氏甫里書院
顧盟字仲贄甬東人高才博學館寓吳中
吳叡字孟思濮陽人工篆籀之學究知六書晚寓崑
山至正十五年卒卜葬湖州封禺山劉伯温誌其墓
叡嘗以書授朱珪故吳中多其手迹
趙壁其先睢陽虞城人宋觀文殿學士槩之裔以明
經薦授崑山州學正遂寓家崑山

彭罙字宗愈廣陵人性淳謹寡言笑陳敬初雅重之
為人學通五經寓吳授業者甚衆
唐肅字處敬會稽人為皇岡書院山長轉嘉興儒學
正嘗寓吳館左轄呂公所
戴良字叔能金華人嘗仕元淮南儒學提舉留寓吳
門其所[illegible]有吳游稿
姜漸字羽儀諸暨人學識超卓至正間兵變奉其父
僑居吳中張氏起為淮南行中書左右司都事後退
歸著述為事父卒葬吳之高峯山
倪瓚字元鎮無錫人元季鬻田百千緡悉與張伯雨

晚年扁舟江湖多依止僧房道館寓松陵與陸靜遠
虞勝伯為友靜遠子順其子壻也過城廓則與陳惟
寅惟允周正道陳升方輩游嘗自寫影留道家有潔
疾每盥頮易水數十次冠服著時亦數十次振拂家
有清閟閣閣前梧石日令洗拭尤好焚香畫法巨然
書學黃庭
國朝
李[illegible]字貞臣睢州人仕元薦授許州同知後以本部
侍郎佐擴廓統兵坐營值事急出巡天兵俘置鎮江
已而選入司農司議禮議律議官制皆預焉立六部

為吏部郎中兼秦府相參軍召議藩封後斥往寧夏
慶府數詩賚賜之戊寅為翰林待詔直內閣餘年老
遂致仕來蘇依友人盛逺年八十六卒逺為買地黃
山葬之邑人王賓為誌銘餘通先代典章明國初制
作其論議與宕為時所稱重云
張來儀初名羽其先潯陽人徙居湖州菁山入 國
朝為太常寺丞早有俊聲與高啓楊載徐賁齊名稱
為吳中四傑又寓于吳有靜居集
徐賁字幼文蜀山人寓吳北郭因名所著詩曰北郭
集嘗仕為參政

盧昭字伯融閩人博通經史尤長於文詞洪武初起
為揚州教授
楊譓字履祥浦城人博學多著述有宋著龜錄若干
卷又嘗脩崑山誌已上三人皆僑寓太倉
林鍾字仲鏞其先世東魯祖德載為崑山州同知授
承務郎父補字仲山號林中散人性孝友攻詩文以
蔭官華亭尉當元季以不仕張氏壽終洪武二十二
年辟鍾為崑山文學掾遂家焉後知澧州慈利縣永
樂初入為考功郎中擢山東參政所著有松谷集
陳潛夫錢唐人徙居崑山學行優邃洪武九年以縣

學訓導陞國子學正
謝應芳字子蘭毘陵人避兵寓居崶門嘗脩復晉顧
元公祠墓有懷古錄一卷應芳平生好古其所著有
龜巢摘桑梓行于時
王彝字常宗其先蜀人父允中教授崑山州學因著
籍嘉定彝博學無所不窺文尤嚴峻洪武初與郡人
高啓謝徽杜寅傅著被詔同脩元史史成授官辭之
而歸時江夏魏觀守郡賓禮賢士未幾以事被逮彝
與啓嘗為觀作文連坐死于京市
莊公瑾松江青龍鎮人永樂間寓居崶門能詩善草

書尤長於畫師法馬夏盖張觀後一人也觀字可觀
嘉善人畫師夏圭馬遠與嘉興吳鎮遊筆力益古勁
尤善鑒古器物書畫壯遊湖海返故鄉卒
殷之輅嘉興人以詩遊江湖間晚寓長洲沈孟淵氏
及卒孟淵為葬之之輅有笑疾
鄒彬字文質陝之臨洮人早游齊梁又去之淮揚樂
吳之風土也因寓焉彬博物多識凡天文地理醫藥
卜筮皆旁通之平生手鈔百氏書殆千卷紙欄烏絲
字畫不苟矻矻筆硯間至老益勤性寡合于人質莊
重可敬嘗論張仲景傷寒書撰運氣或問一卷謂三

奇六壬太乙之法盖河圖易書之緒餘茅氏傳會撰
跡畧一卷卒葬長洲武丘鄉
論曰人美于中必播于外而越于民民實懷之玉在
可珍奚必盡生藍田也昔桓公問致天下之精材管
氏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三倍不遠千里致天下之
士猶是焉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
于北如鳥之還山集谷矣虞仲隱北山之下呂尚居
東海之濵山遂名虞湖仍曰尚虞仲兆其始呂尚扇
其風澹臺滅明至自春秋方朔梅生光于漢日戴公
山名于晋代張公子詠自唐風宋元以降其流逾廣

徐祐成九老之會米芾結海岳之菴舜欽報書于韓
維興寄盤閶二門之間尹焞逃聘于劉豫身寓平江
虎丘之側若水隱太湖之洞庭礵老居吳江之黎里
賀鑄焦白以豪侠稱徐復王逢以高行著黃居甫吳
惟信以詩篇顯張子顔程俱以宦績名方萬里呂浩
叟之忠義鄭凖陳基之友睦完哲林寛之孝養遺里
古思之勲庸柯九思龔開之文藝昂吉之廉謹倪瓚
之介絜鄭元祐王貞之隱操董遠之經術至陳潜夫
鄒樹數君子咸有梅生梁鴻之風以今方古非但不
媿之而已然鴻非皐伯通終於貧舂邑非顔班誰其

從學戴逵得王珣與之游虞喜先生非傳達何以致
之不有地主之賢將屐適越何知其可紀哉張景脩
送朱天錫詩不特勝公擬于禮部卒大稱賞于神宗
主過好文尤為盛事若江淹禮吳中石佛李嘉祐經
吳中載之歌詩不克殫述兹叙其人列其行以脩流
寓篇云

賛曰梓是遊吳屐非適越登耀紫闈參名盛列心迹
清全退素自業辭論如流文體兵絶寄人廡下立志
栽割意眄殊常性不宗雜少寄情賞中途不轂歲月
過淹名謚凋殲秋華春庚脂車觧榻褒章華風英標
峻節

吳中人物志卷之十

吳中人物志卷之十一

長洲張昶景春甫輯
曾孫獻翼論贊

列仙

秦

赤鬚子鄷人秦穆公主魚吏也数言鄷界災異十不失一好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更生髮白還黑服霞絶粒後往吳中十餘年莫知所之抱朴子云以其鬚髮皆赤故名穹窿山有赤松子采石脂即此

漢

魏伯陽吳人好道術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既成謂其弟子曰丹雖成宜以犬嘗試之犬飛則可服乃與白犬犬斃伯陽作丹惟恐不成今既成而殺犬恐未當神明之意餌之將復如犬柰何弟子曰先生當餌之否伯陽曰吾違世路棄家而來今不得仙亦恥復還死生皆當餌之乃服丹入口即死弟子虞生曰非常人服此而死得無意乎復取丹餌之亦死餘二人相謂曰所以為丹者欲長生耳今乃趣死將焉用之不服此更得數十歲遂相與出山方為伯陽及虞生[illegible]木以歛二子去後伯陽即起以所服丹内死弟

子及白犬須臾皆起仙去道逢伐木者乃作手書寄謝鄉里及二弟子所作参同契五行相類其說似周易假作爻象以論作丹之意

蔡經家住吳門王遠方平既得道東欲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以其骨相當仙告以要言經自此尸解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經家乃借甕器作飲食百餘斛羅列庭中是日王君果來擧舍皆見遠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頃間麻姑來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坐定各進行厨皆金盤玉杯饌餚多是諸花香氣達於内外擘脯行之云麟脯也麻姑云接待已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來蓬萊水又淺於往日豈將復為陵陸乎遠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時經弟婦新產數十日姑見之曰勿前即以少許米擲之以祛其穢視其米皆成朱砂姑手爪似鳥經心中念曰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遠已知經心中所言但見鞭着經背不見有人持鞭者經比舍有姓陳者聞經家有神人詣門見願隨驅使遠曰君心不正未可教以仙道乃以一符與陳曰此止能存君本壽自出百歲可以禳災治病後陳

以符療病輙效壽一百十歲而死遠去經家所作飲
食皆盡亦不見有人飲食也
劉根潁川人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
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為妖妄乃執收詣郡數之曰汝
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其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
立死矣根曰頗能令人見鬼乃左顧而嘯祈之亡父
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
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為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
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為吾陳謝祈請甘坐罪根嘿而
不應忽然俱去後脩隱吳之洞庭山遍身生毛昇去

因號毛公壇
林屋山人王瑋玄授宛陵令李崇流珠丹法謂崇曰
子行此道雖出仕宦無妨仙舉復授以隱解法乃去
入大霍山又授道化泥丸紫府術以度世或云瑋玄
楚莊王時人
蔣生郡人好神仙丹學弱歲棄家遊四方脩鍊未成
後得一僕隸曰韋全素者見生几上石硯忽曰子好
烹鍊之法夫仙丹食之則骨化為金安有不長生耶
今子之丹能化石硯為金乎生叱之曰汝傭者豈知
仙术乎無妄言全素笑而已後月餘衣中出小瓢云
是中有丹能化土為金顧此硯以刀圭傅之生以為
誕妄益詈之全素尋卒以篋盛尸將瘞忽亡其尸徒
有巾帶木履存焉瓢與有光粲然探之得石硯已化
為紫金矣
許懋吳人素好黃白術嘗遇一道人將畫扇掛於壁
有藥爐童子在上道人呼童子跪於爐前畫扇頻動
爐火光炎少頃藥成道人曰黃白之術非積功累行
不可為也遂告懋曰五十年後當於茅山相尋遂不
知所在
三國

葛玄字孝先吳人初從左慈受九丹液仙經遍歷名
山脩煉大丹丹成得仙號葛仙翁見抱朴子云仙翁
每飲酒常入人家門前陂水中卧竟日乃出曾從吳
王船行至三江口阻風船多漂沒仙翁船亦沉不知
所在吳王歎曰仙翁有道何不能濟乃遣使求之久
之忽見仙翁從水上行來衣履不濕而有酒容既見
而言曰臣從伍子胥邀飲淹屈陛下于此又嘗舟行
弟子見篋笥中有十許符因問曰此符之驗盡何事
可得見乎仙翁曰神符亦無所不為弟子願見之乃
取一符投之水中水迅急符遂流而下復投一符逆

水逆上再取一符投之亭亭不上不下須臾上符下下符上會中央三符同聚而不流

于吉吳孫策時道士制作符水以療疾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會客郡樓吉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下樓拜之止之不能策即命收之策毋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不從竟殺之埜之失尸所在

郎宗字仲綏少仕為吳縣令學精道術占侯風氣後一旦有暴風經窓間占知京師大火燒大夏門遣人往恭果爾諸公聞之以博士召宗宗恥占卜進夜觧印綬負笈遯去居華山下服胡麻丸得道今在鹿跡

山洞

晋

陸脩靜字元德郡人早通墳籍長慕神仙栖廬山白雲寺持律精勤送客未嘗過虎溪時與陶潛恵遠握手同行過百步大笑而別宋文帝素尚其風作停霞寶輦使徐湛宣旨留之不可太始三年作崇虛館通仙堂強招之使詳道馬元徽五年三月二日偃月而化年七十二後三日廬山諸徒見霓旌紛然還山須臾而失初脩靜赴召常衣一布囊及逝遺命囊骸投所在巖壑門人不忍奉之山中未至忽布囊掛巖樹

諡簡寂先生詔以所居為簡寂觀

楊義吳人與許先生遁許長史謐結為神明之交嘗為公府舍人興寧三年義年三十六衆真降焉自東嶽上真司命君等二十三人又自太和霊嬪上真左夫人等十五人每旬輙數人同降高談道微幽指樂妙衆真每降所授詩章道要甚多華陽陶弘景論次為書號曰真誥

隋

周隱遥字息元洞庭山道士自云角里先生之孫隱遥學太陰煉形死於崖窟中囑弟子曰檢視我尸勿令他物相干六年後更生當以衣裳迎我弟子守視初甚臭穢虫壊惟五臟不變如言開護之至期往視身已起坐弟子以湯沐備新衣迎歸髮鬒而黑髭鬚而直如獸鬣焉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是三度凡四十餘年且八十歳貌似三十許人煬帝召至東都尋還郡唐正觀中召至長安問脩習之道對曰臣所習者匹夫之事功不及物帝王一言之利萬國蒙福得道之效速於臣人區區所學非萬乘所宜問也復求歸山令狐楚作周先生住山記

負局先生負磨鏡局行吳市中得一錢輙問主人得

無有疾若否有疾輒出紫九藥與之服者皆愈
松江漁翁者不知何許人恒櫂舟遊長橋往来波上意氣自得醉則扣舷而歌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道呉江遇而異焉起揖之曰余視先生氣貌固非漁釣之流願丏緒言以發蒙陋翁曰吾厭喧囂處閒曠遁迹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之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唯飽食以嬉尚何所事裕曰先生潔身浴徳如此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乎翁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道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裕曰幸聞先生之高義敢問舍所翁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況居室邪欲畢鼓拕而去

宋

徐靈期呉人隱衡岳上清宮遇神人授玄冊之要含日暉之法守泥丸之道故得周遊海岳採訪山洞岩容作衡岳記叙其靈異言紫蓋雲密二峯皆五千餘丈雲密有禹治水碑皆科斗字碑下有石壇流水縈之最為勝地而紫蓋常有鶴集其頂神芝靈草生焉有一石室室有香爐杵臼丹竈祝融峯上有碧玉壇方五尺東有紫梨高三百尺乃夏禹所植實大如斗赤如日食之長生蒼梧王元徽元年九月九日冲真至宋徽宗朝賜號明真洞微真人

齊

張道裕字弘真漢天師十二代孫梁天監二年来居虞山感異夢即於山下建治號招真御寥陽殿虛皇壇手植七檜又嘗鍊丹鑿井藏之

梁

陳景尚呉人善講誦道釋製靈書經大行于世梁邵陵王甚重之

張繹字士和郡人專心學道居貧守約講經理致深密詞端華辯當時所宗梁武帝雅相欽賞時陶隱居著法撿論明釋老二教繹討論有條緒隱居嘉之尤善八體書別製雲篆作茅山南洞記甚工

唐

單以清常熟縣元陽觀道士大曆中嘗往嘉興同載中聞異香見船頭坐一人儀表頗殊單君與之並席香氣彌甚因詢問之曰吾本地人少病入山遇一老人令從行有草堂數間居一月以藥一裹令餌之老人遂行既餌藥不飢渴身日以輕疾已差矣且曰服

吾樂可長生再拜問其姓名曰我是國初衛公李靖也畢君曰記其事為人道之

周生大和中廬于洞庭山以道術濟人吳楚歌之後出遊廣陵佛寺有三四客偕來時八月望霽月澄瑩生自言曰某學於師能挈月致之懷袂或疑其誕或喜其奇生命虛一室翳四垣使無纖隙取箸數百呼僮以繩聯續架之曰我將此梯取月去乃閉戶久之數客步庭中伺焉忽覺天地曛晦聞生呼曰某至開室視之生曰月在某衣中諸君試觀舉其袖出月寸許一室通明寒入肌骨客再拜謝之卻閉戶其外尚晦食頃如初

柳條青唐大中末乞食於蘇州市中擊筑踏歌得錢惟市酒飲耳其歌詞中往往述方外長生事一日大雪凍死市人為瘞於齊門之左每過日出時冢上有紫氣高五六尺近視則無後一年有皇甫嶺來吳訪其人有示以墓所皇甫持酒脯祭之大哭發棺得青竹杖表之曰谷隱柳處士墓

清遠道士不知何許人嘗同沈恭子遊虎丘有作其詩云我本長殷周遺羅歷秦漢以歲計之蓋二千餘年其仙之流也顏魯公和其詩刻石巖上

申屠有涯方外士也嘗携一白瓷瓶自陽羨遊吳大風雪中脫衣質舟沽酒斗餘飲畢大吐同載者逐之有涯挈瓶登岸倚樹高吟曰仲尼非不賢為世所不容嵓嵓同舟子不識人中龍溪雪載落梅寒聲激長松狂來但清嘯一壺隱塵蹤吟訖跳身入瓶悄然無跡舟人舉瓶碎之無所見他日同濟者有見於虎丘劍池側箕踞而坐知其為異人也

張志和字子同浮家泛宅在五湖震澤間號玄真子擢進士第守真養氣臥雪不冷入水不濡名山勝水多所遊覽顏魯公刺湖州與同遊平望志和酒酣為水戲施席於水上獨坐飲酒嘯歌去來如棹舟聲復有雲鶴隨其上下觀者驚異志和遂於席上揮手謝別上昇而去

宋

陳濟微字彥真吳人先名伯雄元祐中得疾因往茅山劉靜一求符水下山覺眩冒不能前據石大嘔疾遂愈棄家為道士築室柳洴泉上徽宗聞其名屢詔不起乃以所居為抱元觀而錫以洞微法師之號

申元道泰陵人師事徐神翁得脩鍊術將出遊請于師師示曰逢虞則止無雪則開乃渡江至琴川見虞

山問於人曰此何山人曰廣山也即築菴居之揷竹成林因名竹林菴山中每患無汲一日大雪獨於菴前積雪不積遂浚而得泉因名雪井紹興間喻抱元改名招真菴又嘗於福山建潛真館梅里建順真館為鍊丹之地

戴省甕長洲人初唐畢誠捨別業為太和宮省甕少孤隨母歸于畢氏以嗣焉與孔子玄棄俗入道

項舉之東京九成宮住持道士妙通法師宋政和八年來吳中為崇真宮開山有宸翰碑賜舉之者刻宮中

歐法師嘉定人紹興中有雲游士憩黃渡崇真道院數日別去且期三日後當再來為我具酒肴及期果至共為歡飲就法師掌中教書符訣令熙祀伏壇用之自爾法師主熙事人輙見其彷彿升空法師臨終挺然而化

易如剛字仁甫饒州安仁人初入龍虎山為道士慶元初召住三茅授太一宮高士後為崑山普照觀開山住持寧宗御書觀額及書正堂扁以賜嘉定六年又賜號通妙先生十四年加葆真元延祐三年加封通妙葆真文教真人

王惟一號景陽子括蒼人從父官華亭因家焉以儒飾吏事已而棄去從方外游遇至人授以還丹九轉心領其要乃著景陽明道篇金丹樞先天易贊祈禱問荅行雷心傳道法精微凡六書晚居樊涇岳祠

葉子琬字懷瑛括蒼人宋嘉定間開山于邑之集仙宮賜號沖妙大師脩煉之餘游戲翰墨嘗自寫像并贊云

應錫智字子信仙居人宋咸淳間來吳愛虞山之勝建志和道院精于道法弟子王大成平江路道錄

蓑衣先生者淮陽書生也姓何氏從其祖朝議大夫執禮避亂來吳中嘗舉進士不中一日游妙嚴寺臨池照影豁然悟道遂掛一蓑被髮徒跣往來市中圜泥擲磚有類佯狂者言人禍福休咎多奇驗初無定止笑傲謳吟自適其適怒罵發嗔人莫敢近後結廬天慶觀前一土室常時叉手蹲膝晝夜不寐晨必一至吳江吏焉或人有叩之者但云無人在這裏此是空屋微幾隱語驗而知神或經日月不食不告飢遇嚴冬敲冰洗簑氣騰如蒸所坐處雪亦不積嘗有語云自家屋子不脩整只理會自家屋子好看會有病者乞醫命持一草去病即愈衆翕然求治以蓑衣先

生稱之孝宗夜夢有簑衣人跣哭來弔者訊之曰臣蘇人也詰其故不肯言居月餘成恭后上仙莊文繼即世上矍然驗昨夢有諭遣不至上念恢復大計累歲未有所屬且坤儀虛位乃焚香默禱曰誠能仙願必知朕意遂授璫以香茗曰汝見何則致贄而已問所以來則曰上自禱我不及知視其何以復命先生掉首作吳音曰有中國即有外夷有日即有月不須問趣之去既復呼還曰所問者姓我循忘之但言朱家倒了不可用也上曰是誠能知我心遂賜號通神先生築通神菴于觀之內親為宸翰書扁以寵之一

時強邀入菴大笑而出復栖故址已而成肅正中宮婦謝氏蓋本朝故事惟欽成本姓崔後育任氏朱氏既而惟從朱姓不復婦上意常欲以為比而未决也北伐之議亦少息焉上歲設齋合雲水士施予優普一歲偶踰期衆訝之忽於卧搖手瞬目曰亟來亟來舟至平望矣人有見於岸傍者蓋是日固未嘗出衆益服其神光宗即位召之不至慶元三年端坐而逝葬長洲縣二十都金鵝鄉燕塘之原

𠡠道僧兵家子少有所遇不言姓氏何簑衣舊與之友抑不知幾何時髡而髽曰似道似僧故名狀不慧言發奇中好蕩游市井間見人必求錢得則隨與貧者他日或薦道僧上欲見之何挽呼不使去且曰是將捉汝縛汝監汝不容汝來矣道僧竟去見于內殿不拜所言不倫上容之使出入勿禁踰年婦見何何以杖詬逐至死訖不與接一談紹興甲寅道僧入北內坐榻前曰今日六月也好大雪侍璫咸笑顧曰爾滿身皆雪相與罔測亦莫以為意至八日上厭代矣縞素如言焉

孫錯祥符末採藥入山遇道士授以符且與丹砂一粒曰此可召役鬼神當齎此符可百錢足充汝衣食

既下山戴鐵冠披絳服騎牛至大名時太尉王嗣宗守魏表送闕下補司天監保章正專主符禁後不知所終

梁亮崑山人家駟馬橋下捕魚為業於鼠穴中嘗得書一卷讀之提刑吳潛舟次江上方小飲亮攜籃步水上入潛舟潛怪問之曰欲假公金銀酒器潛與之投入籃而去明日見於橋上碎而分諸貧者潛以為妖追逮至官亮剪紙為魚游躍水盆中復剪一鷺飛繞庭下攫其魚而上衆仰觀遂失亮所在

程若筠吳中道士善畫嘗召至京師

李懷仁善畫龍嘗於毘陵天慶觀畫壁自題姑蘇羽士醉筆

鄧道樞字應叔綿州人以齋科精嚴際遇理度兩朝端平甲午隨魏了翁出蜀居吳郡守趙與篡俾住持文昌宮宋亡得上官氏廢圃於城東為栖息所名會道觀時浙西按察使閻公子靜徐公子方輩皆與道樞游道樞工詩有東遊集尤善鼓琴

元

周文英字紫華至元戊子幸先生過吳城至紫華家見紫華讀參同契曰少年讀此何為其有所悟耶抑

有所慕耶紫華曰心有所慕耳未知所悟先生曰子有夙契可與語至暮留宿夜甚寒將爇炭先生亟止之視其所衣僅一木綿裘內襲楮衣曾不掩脛時方雪積巳半尺所居有光赫然出屋上雪獨不積鄰人以為火操水具至救紫華與之達旦留詩別去叩其姓名乃指書中幸字故稱之為幸先生云問所止則曰舟泊楓橋明將過洞庭七十二峯西遊矣次日紫華冒雪至楓橋果見大船泊橋下先生倚篷而笑曰吾知子必來因留款以盡所言入舟治具出一小鬲僅容三合許匪陶匪石色紫而瑩貯水銀爐之頃微有聲溅溅瀉水中搏之加以推鍊則鏗然命舟子入市即能易物再貯水銀一器如前加以黑木半匕置鬲及成則黃金也盤旋終日執手而別曰吾即從此逝矣後會戊亥間當成子志紫華自此若有所得越歲甲戌一日以幸先生所書展玩曰茲維時矣遂歛衽端坐而逝若委蛻焉

古無極不知何許人居對門道堂葺一室以白堊塗四壁中設榻常出所攜瓢笛漁鼓等數懸壁上以書一束為枕自釀酒一甕於牀頭人有求飲輒手弗許飲盡復釀日以為常扁其室曰小小蓬居室中皎然

如雪蚊蠅不敢入暑中開戶而眠不用帷幔貓犬至即俛首疾回無敢窺其內經年不見揮拂一塵不生未嘗出募於外而牀頭青蚨不乏人疑其術逼問之但笑而不言一夕撤去所用之物竟不知何往明日物色之追及葑婁盤閶四門皆云是夕見其負瓢荷杖出門去

莫月鼎諱起炎吳興人生宋寶慶丙戌少慕玄學至青城山見無極徐真卿授以雷術又聞建昌鄒鐵壁得王侍宸斬勘法委身童隸事之鄒疾危遣去曰吾將逝矣雷書之全不能畀汝巳而書張使者一符授

之再見潯陽楊真卿精於持練動與神合時憤世嫉
邪托狂直于酒信筆塗墨符出詭秘語人莫能曉實
祐秋越守馬裕齋致之禱雨雨大澍理皇賜宸書詩
賛至元戊子中丞崔彧奏詔江南起覲京師祈禱有
異驗賜宴光禄暨命典道教事力辭南歸抵吳城光
盪巷學者填門嘗書鐵壁言于門曰百事動雷霆龍
神拱手聽不洩亦不祕淵默有天聲癸巳冬謂其徒
曰明年正月某日吾逝矣至期書一偈曰六十九年
明月幾番陰晴圓缺今朝無缺無圓三界光明透徹
書畢問飲具衆謂具矣復掘首曰待吾五事備須臾

天忽變昧風雲雷雨電交作俟霽斂焉葬長洲縣陳
公鄉實至元三十一年弟子得其道者吳下張雷所
王繼華金静隱馬心吾江東許無心陳静佳今傳法
曰周玄真玄真得之步雲岡雲岡實得之雷所會稽
楊維禎作傳金華宋濂又為之碑
周詳吳人嘗泛東海誤到一山名曰紵嶼其地方千
里上有千餘家莫知年歲亦有五穀風俗畧與吳同
山上有陳長者已六百餘歲不飲食顏色如六十歲
人山中人奉事累世每有疾病即以器詣長者乞祭
水飲之輒愈詳留三年還語如此

進公式居郡城金獅巷毋汪久病一日有客叩門者
巾烏袍白皙而髯自言潤州范公橋張八叔也前巷
袁二十五秀才令来切脉公式出見之客曰不必診
吾已得尊夫人病狀留一方曰烏金散飲之毋遂瘥
公式詣謝袁秀才因以驚異坐側有洞賓像即前所
見者究其畫本得於張八叔家公式由是求之以歸
後仕赴調京師過天津橋見丐者為人毆辱公式問
其故毆者曰負我錢五百久不償公式探囊中錢代
償而去他日經其處丐者探懷中一瓶以餽見其垢
穢辭不受他日又見拉至其家委巷窮攔敗席障門

土榻上瓦盆貯酒果蔬為款公式復不領畧他日得
官南歸至汴堤風雪交作步不可前因憩道左旗亭
中少頃主人出迎則向橋邊丐者相見良悅酌酒以
進公式雖嘉其意終以往日垢穢不肯飲其人曰天
氣苦寒非酒莫禦強為我釂此公式訖不濡吻其人
怏怏乃包侑酒果為贈公式不忍重違勉受之上馬
數步竟授其僕覺重啓視之桃李棃榴皆黃金也公
式方悟其異人痛恨久之丐者復至曰官人自無仙
骨爾指顧間酒家與主人皆不見
王可交吳淞南趙屯人以耕釣為業嘗棹舟出江口

欻見彩舫盪漾中流而來有道士七人皆少年王冠霞帔服飾各異侍者十餘人総角雲髻又四人黄衣權船一人呼王可交一道士令総角引可交上船見七人前各有青玉盤酒菓盞徹有光不可識又有女伎十餘人悉持樂器可交立莚末遍拜七人共視可交一人曰好骨相合仙烘炙破矣一人曰與之酒侍者瀉酒再三瀉之不出一人曰與之栗取二栗付侍者與之其栗色青如棗長二寸許肉脆而甘如飴食久方盡一人曰王可交已見之矣可令去勑黄衣送上岸向所乘漁舟不復見黄衣曰不必舟但瞑目自到須臾回望峯嶺重複松柏参天乃天台山瀑布寺前也見一樵者并僧数輩皆來問可交所從來可交以實告問何時離家曰自三月三衆大驚曰今九月九日矣且去君鄉水陸千里僧邀可交具食可交自食栗即絶粒飲水耳僧以状白唐興縣縣達台州州以聞越州廉使王渢召見可交身長七尺餘儀貌殊異言語精爽渢歎曰此誠真人也又以同姓益敬重之餙以道服遣人至蘇詰其家果言三月三乘舟入江不帰謂已溺死招魂葬之渢具以表聞可交後帰鄉與鄉人到白鶴江口指以為遇仙處後挈妻子入四明山二十餘年復出明州賣藥酤酒得錢即施與人且言藥則壺公所授酒則餘杭阿母所傳藥以治病有驗稱以王仙人藥酒一時多圖其像人尚有見之者

張善淵字深父號癸復道人吳之華山人其伯父崇一始為道士得易如剛靈飛步法稱之為張雷師宋尚書包公恢薦于上命主郡之天慶觀故善淵從其學輒能捕逐鬼物呼致雷雨郡守潜説友舉住建德永隆宫再住平江光孝觀世所謂道法藥術凡四方有一術一法之異必究極其妙莫月鼎侯清谷時為道門所宗咸異重之而樂授所祕元世祖詔舉山林有道之士嗣天師以善淵薦乃與其弟子步進徳入朝奉旨召鶴且有禱亦輙應遂命為平江道録住持天慶觀又改紹興昭瑞宫鎮江道録壽九十二

步宗浩字進徳早習儒中歳始慕道從張雷所于玄妙觀授回風混合大洞真詮上清靈寶三五飛步之祕碧潭斬勘之書如有祈禱雨暘呼召鸞鶴在乎掌握驅邪救患甚多靈迹延祐間制授貞元徴妙弘教法師其弟子周玄真楊中立

黄孤山錢唐人諱道淵嘗遇郢人衛淡丘授以脩真

要法及賢藥方伎南遊武夷師事金華潘雷鑑挾其
術北上後帰憩呉中呉人嚴其抱疾買地建壇以祀
玄帝朝夕懇禱頗愈斯疾而孤山適至技之以藥餌
不數服遂愈於是壇宇悉帰孤山復為傾貲大構皇
慶初延雷鑑為開山廣微天師聞于朝賜清真觀額
倪玄素杭人從全真家風明心見性坐圜煉丹出金
蓬頭一派至元間避寇至呉下于白蓮涇畔立棲止
之地建佑聖道院

金善信字實之長洲儒家子生而雅好老氏之學父
母嘗為納婦有子矣時張雷師能以符篆捕逐鬼物

因事之乃冠其冠執弟子禮及聞莫先生洞一者嗜
酒醉輙詬罵人呼雷役雲神變如兒戲善信尤尊事
之盡得其不傳之秘遂搆仁壽觀於城東北隅日與
其徒研覈妙旨其言以為心神至虛無所汩沒諸陰
銷盡諸陽自集盖有形者陰無形者陽陽盛勝陰氣
益調精我得清凈去道無難矣善信受知于嗣天師
留國公起為廣德路道録住仁壽觀聞之于朝璽書
為之加護畀以體仁守正弘道法師之號其詳見金
華黃文獻公所為碑

周靜清常熟雙鳳里普福宮道士至元間詔授清寧

抱一凝妙真人嘗提點平江路道録宮中有芝生四
十二莖長二尺許敷舒間金緑而生天師張輿材為
作玉芝祠記

俟順軒其先蜀人宋季隨父来呉宋亡弗帰順軒乃
學道於洞庭之仙壇觀一時名士若中書劉公丞相
呉公皆與之游寶祐間遊天台劉公詩送之其徒曰
李碧山元虞奎章省墓于呉順軒抱虞氏岳陽使君
遺書與見白雲間因贈之詩曰洞庭高士成都客曾
是相從大父時每抱遺書嗟往事復貽妙句樂新知
鶯鷺影裏心元静鷗鷺盟邊頗不疑但得閑身各安

健白頭帰共橘中碁順軒善畫

步雲洲呉中道士事寡嫂女兄甚友愛

殷震亨字元震崇明西沙人出家為寶慶觀道士工
詩所著有在山集元大德間人也

鄭守仁天台人着道士服長游京師寓蓬莱坊之崇
真宮不事干謁齋居萬松間一夕大雪填門僵卧讀
書自若號獨冷先生至正間来主白鶴觀

富恕字子微宋丞相文忠公裔孫少為進士渡南而
来居於呉值時兵亂遂為呉江昭靈觀道士善歌詩
有名于搢紳間嘗別築室雪灘之濱扁曰掛蓑亭又

繪仙山訪隱圖一卷寄興於雲海之上以研窮黃老
之說遂昌鄭元祐為著記而丞稱其為人云同時有
膺擇中瑛石室皆吳江詩僧想與往還為方外交
國朝
席應珍字心齋號子陽子常熟沙頭人年未冠即辭
家學老氏法兼讀儒書尤邃於易至於釋典方術之
道悉能通焉孝於母滑髓溫凊之奉勿少怠死葬如
禮春秋祀享痛泣如初喪或謂親愛既割何得狗禮
若是之過耶應珍曰吾法當割愛入道然世間豈有
不孝之神仙也哉應珍始提點致道觀後遷郡之白

鶴及居相城靈應宮一坐二十餘年兵後能中興其
業洪武十四年三月十日卒年八十一沙門道衍多
得其傳嘗為葬銘
李德磨字士明嘉定人少出家郡之寧真觀旁通于
醫遇淮人李清隱授竇太師飛騰針法故以醫鳴洪
武初召見至京力辭歸德磨兼通儒學孝友律身縉
紳大夫多與之游嘗携一瓢賣藥吳市瓢小而類鶴
因號鶴瓢道士潯陽張羽為傳王行高啓輩皆為賦
詠
林剛伯常熟人博學能文詞寄迹老子法中永樂初

舉往龍虎山校勘道書嗣天師張宇初甚器重之嘗
預脩永樂大典
周玄真字玄初嘉禾人其父月心仕陰陽教授生八
歲而孤與母林氏居年十二辭家學老氏法于其邑
紫虛觀從李太無為道士太無杜南谷弟子也至正
戊子年二十始來蘇之城東葑門外黃泥坂丹霞里
報恩道院玄真能以符篆召鶴因名所居曰來鶴軒
仍自號鶴林先生玄真雖身寓方外事母林至孝其
學受靈寶經法於谷神曾師又因玄妙高士顧養浩
受五雷秘文於步雲岡步受於張雷所張親受於王

繼華其授之得其傳者莫月鼎也洪武戊申京師李
韓公迎玄真致雨有應明年庚戌上欲問鬼神情狀
被召錫宴光祿又明年上召問雷霆所以神之故對
曰天地之間陰陽運轉故有神神與人合者也雷非
人無以知雷之天人非雷無以知人之天天人相孚
同一理爾上悅壬子二月不雨右丞相汪公命玄真
致禱其應如初乙卯又旱玄真禱亦應冬無雪復命
玄真祈之已未授領神樂觀事玄真嘗脩建安里橋
于通衢及主報恩道院嘗一新其祠宇繼主常熟致
道觀復脩丹井其澤物之功類此卒葬月鼎墓次

郭守源字本中幼從白羊山人張仲簡學詩時聞玄
妙觀周玄初道行守源事之得其所秘洪武初應選
居神樂觀後薦其名官于天壇奉祀凡朝廷祀事建
太壇場勑副四十三代天師無為真人故眷遇日隆
賜與有加永樂元年擢道錄司左至靈佐領天下玄
教住持朝天宮後終　皇儲製文諭祭
胡道安松陵人從玄妙觀計玄老為道士晚遇至人
授青城太乙雷書及斬勘魁魔秘旨洪武末郡中秋
旱太守率僚屬致禱道安登壇酢酒詬罵怒髮衝冠
令下陰雲四合雷雨大作守為稱異性佯狂人呼為
胡風子
楊中立字玄微少入玄妙觀嗣步雲岡為太極五雷
壇正宗志尚朴素甘分林泉耶滌園吏之言扁所居
曰一枝巢遂昌鄭元祐為之記洪武壬戌掌道紀司
薛朝陽字廷鳳先居龍虎山上清宮號洞玄冲靖廣
道大真人有齋糧田在在崑山澱湖上因築觀棠游
息于此洪武二年寓居江湾報恩宮時年九十三
陳昉吳江縣吏也平生崇奉三教廣行陰隲惟未能
断食魚之好嘗於池中養魚以待烹暇方欲作膾待
賓忽池中偶侶人言悲哀乞命於是省悟盡放其魚

於江是夜夢群魚謝曰玉帝知君放我等萬千性命
已令天曹掛名仙籍三年后果於長橋踏白石上昇
論曰世有神仙引導之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
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大都竊去邪累澡雪心神
乃有虛駕昇天長生世上者焉却粒之士餐霞之人
非嬾景雲棲抗高木食無以成其羽化遂其獨往故
隱迹郎官潛名柱史則東明九芝之蓋北燭五雲之
車樵客看棊羽人採藥則爛柯斧于空山閱仙書于
南洞業非世教人豈常流看桃枝而問蘂花庭舞經
乘之鶴坐絳雲而臨玄水池游被菑之魚何必蓬萊
方丈瀛州三神山乃有諸仙及不死之藥哉文中子
曰玄虛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養性得仙各自
有法凡三十六吳中若赤鬚子之好食石脂以服食
度骨筋者也魏伯陽之神丹仙去以藥石上騰雲者
也葛孝先之行水不濕以清靜飛凌雲者也劉根之下
神鬼以祭祀致鬼神者也陸脩靜棲雲寺以去欲但
存神者也楊羲高談道要以把握知塞門者也周隱
遥生死無恒以太一柱靈氣者也張志和守真養氣
以恬澹存五官者也張繹居貧守約以寂寞在人間
者也倬矣仙才飄然勝氣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

覽之起人外之想如朋松石介於孤峯絶嶺窺烟液臨滄洲矣區區市朝井邑媮居幸生如蛙在井中駒處轅下者胡足與語懐玄抱真之事哉

賛曰紫館丹室素券赤明指樹為姓合氣為名寢冥緑房飛步玉京升玄内教靈寶上清從師採藥病愈身輕去留青鳥昇洝虹旌

吳中人物志卷之十一

吳中人物志卷之十二

長洲張[illegible]輯

曾孫[illegible]

方外

西晉

竺道生鉅鹿人姓魏氏初入廬山幽栖七年後游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衆咸謂神悟獨文字之師以生為邪擯而遣之遂之虎丘山聚石為徒講涅槃經至闡提有佛性處曰如我所説契佛心否群石皆首肎之至今虎丘有點頭石

支遁字道林姓關氏家世奉法年二十五始釋形入道住剡東岇山性好鶴鎩其翮不復飛視有懊喪意後養令翮成致使飛去聞與何驃騎期當為合八關齋以十月二十二日集同意者在吳縣土山墓下三日清晨為齋始道士白衣凡二十四人清和肅穆莫不靜暢至四日朝會衆賢各去既樂野室之寂又有掘藥之懐遂便獨徃諒天爵以不加為貴誠逸禄以靡須為足有道林集為釋門絶秀矣

智積菩薩當東晉末自西土来開山於雲巖寺朔𢓸伽藍泗州僧伽持鉢江南至常之無錫聞智積在蘇

州即日四曰彼處巳有人夫由此名遂顯有一貧婦
慕其行嘗持角黍為供智積受之嫗因得度至今上
巳日號智積誕辰每聚数十百嫗為角黍會
法愔西域人晋義煕中至中夏與慧遠法師結社廬
山巳而来蘇念佛三昧化導有情蘇人翕然帰之為
建淨壽院居之
隋
智琰字明璨郡人姓朱氏梁散騎侍郎獻之孫幼事
通玄璩法師授典過目輙成誦長遊都下與清安禅
師齊名陳亡帰虎丘憑岩面壑者三十載澗飲藿食

世味泊如隋尚書令楊素左僕射蘇威皆嘗駐節山
中接其緒論煬帝鎮維揚具幣招致琰恐重累使者
為之一起及見辭以疾竟不為用卒窆武丘東寺
梁
僧林吳人有道行大同中入蜀居潼州豆圖山禅黙
累日見巨蟒於前舉首如有叩者林為授三帰自爾
蟒不為害涪水之陽素無猿林至有二猿度水来依
林栖林去猿復泅還又嘗露坐赤水岩虎前伏聽林
說法久乃去
惟靖吳人年三十許入國寧寺禮闍棃大德慧政受

天台教嘗侵星赴林寺晨粥而多虎豹隨到寺門
虎跪地若伺候靖去復隨遲明巨跡極多靖恐人知
以鉏滅虎跡俄罹背困瞎有鵂鳥糞瘡所未幾全
愈又霣氷雪置秔地窖中日以餘合菜煮食過期米
常滿不耗靖乃築之而云吾被此物知非理也卒時
年七十餘
慧嚮吳興人姓悽氏梁天監中後居虎丘不得甘泉
乃俯地側聽得泉曰虎跑泉是也駐錫馬鞍山謀建
梵剎坐於山腸石室間有二虎為侍方運籌思俄有
神人謂曰願施千工以成是夜風雷震吼林木號怒

但聞樸斵聲明日奇石矗然廣階駢墄截如也延袤
十七丈高十二丈蓋山王之役神工耳事聞武帝為
造寺名慧聚今山中尚存石像於室中扣之鏗然有
聲呼為嚮大師
酴酴尊者一作憨憨未詳何許人其在虎丘卓錫滑
泉名憨憨泉復在寶華寺亦以是名
唐
義師不知何許人狀如風狂貞元中巡行吳死乞食
忽於民肆運斤壊屋簷十餘間其民禁之不得人知
其神禮曰弟子活計頼此顧曰爾惜之邪擲斤於地

而去是夜市中火惟所經壞者獨存嘗止一廢寺殿
中冬夏積火壞幡木像悉燔之好活燒鯉魚不待熟
而食垢面不洗洗輒雨吳人以為雨候將死飲灰汁
数斛乃念佛而坐不復飲食人聚觀之七日方逝盛
暑色不變支亦不摧
續空本齊君房也苦貧勤學為凍餒所驅元和初游
錢唐至孤山寺西飢甚不能前俄有胡僧顧君房矣
曰法師諳旅況否君房曰何哉僧曰子不憶法華經
于洛中同德寺乎應為飢火所惱不暇憶前事探鉢
囊出一棗大如拳曰此吾國所産食之知過去未來

事君房食訖甚渴掬泉水飲之急欠伸枕石而寢有
頃乃寤思講經于同德寺如昨日焉遂落髮
鑒師元和初郡人馮生調選長安有老僧自稱鑒師
詣生曰汝吾甥也相與往来歲餘馮得東越尉鑒師
負笈告去曰我廬於靈岩寺之西廡久矣將長安忽
十年幸與君相遇今將帰故來告别然君尉越道出
靈岩寺當一訪我後馮生詣寺詢之曰鑒師安在寺
僧曰吾寺中無名鑒者生始疑異謂彼信士豈欺我
至西廡下乃有群僧畫像其一狀類焉視其題云馮
氏子吳郡人年十歲學浮屠氏法以道行聞

印宗精涅槃經咸亨中詔至京師居大敬愛寺辭往
蘄春謁忍師遂至廣州遇六祖能大師盡悟方外之
旨著心要集行世
元遂南禅寺千佛堂轉輪藏成緇白徒聚誹曰功德
如是誰其尸之宜請有福智僧越之妙喜寺長老元
遂禅師為之主僉曰然遂既來教行如流僧過如帰
供施達䁆隨日而集師又日與苾芻衆升堂焚香合
十指禮千佛然後啓藏發函鳴犍椎唱伽陀授持讀
誦十二部経經聲洋洋充满上下遠近有情識者法
音所及無不蒙福法力所攝鮮不帰心信有以表雄

覺路指轄法輪矣
齊翰開元中住武丘道性淵黙心不関事與皎然甚
契
智聚住武丘東山澈法師弟子至德二年奏勅太極
殿進講金光明經天子嘉禮帰卧舊山開皇間璽書
勞問卒窆山南虞世南為文
法恭吳人為智聚弟子居武丘為道者貴其精力
瑗字辯空嘗披一衲不計寒飢勤行精進嘗撰武丘
僧苑一卷注郁子二卷文集三卷
文暢師吳人韓文公有送北游詩

元達上人年踰八十好種藥有藥園在重玄寺其品
多致自天台四明包山句曲叢萃紛糅各有指名皮
日休嘗為賦詩
貫休婺人居萬壽寺禪月閣因稱禪月大師有詩名
禪月集梓行于世又善畫古佛嘗自夢得十五羅漢
梵相缺其一有告者曰師之相乃是遂為臨水圖以
足之其畫本猶傳
晝字皎然工詩嘗謁韋蘇州乃苦思作古體十篇為
贄韋殊不稱賞晝為之失望明日寫舊製復謁韋吟
諷不釋手云師幾失聲名不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

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畫服其精鑒

五代

後唐廬山僧紹宗郡人性朴野不群流俗江南李國
主造寺居之又躬入山請謁甚加禮重
漢清化師全付崑山人隨父賈販至豫章聞禪會之
盛求出家學成自仰山還故國錢忠獻王賜以紫方
袍不受改號純一法師開運中坐亡有大風震林木
焉
紹明律師慧聚寺僧居半山彌勒閣一夕夢有神人
曰簷前古桐下有石天王像與銅鐘詰旦掘其地果
獲之今尚龕置壁間形製甚古有詠之曰一旦石像
欲敷現先垂景夢鳴高岡常熟破山恩高僧學於紹
明

宋

遇賢郡人林氏子出家東禪寺性嗜酒人稱為林酒
仙其貌怪偉口可容兩拳手垂過膝日行路中嘗持
一錢槌見乞覓輒碎之人問其故答曰世路不平闔
郡酒家得其飲酒獲利十倍有一酒肆奉之甚謹其
將示寂至其家曰吾日飲汝酒未能酬直今以相報
耳乃大吐石曰中囑以紙封閉三日啓視之則已結

如鷄子未幾疫痢大行人服其一七則瘥酒家因以
致富祥符五年年八十八而化其骨尚塑于像存寺
中遇賢喜作詩時有警語張丞相即之手書刻于歷
陽尤能前知人禍福言無不驗郡守梅詢贈之以詩
曰出入常携一古藤三衣篋重貌稜稜紅壓酒滿何
曾醉知是僧中第幾僧郡中嘗有虎為患遇賢騎虎
出城去其患遂息又嘗渡江遇風舟將覆解袈裟為
帆風濤即止其神異如此
道川本崑山縣弓手以勇力名方被差捕宿一庙中
忽有所得竟投山西東齋出家遍游江湖道遇虎不

為動虎亦馴伏一日大書云我有一條鐵楖楋縱橫妙用無人識臨行撥轉上頭關轟起一聲春霹靂危坐化去有注金剛經

蝦子和尚宋承平時好食活蝦丐于市得錢即買貯之袖中且行且食或有隨其所往視之即出哇于水羣蝦皆游而去

毛僧日逰聚落飲啖無所擇輕薄子多狎玩之貴勢要之不諾忽謂人曰吾死矣乃危坐誦偈曰毛僧毛僧事事不能死了燒却恰似不曾言畢而化

法全崑山陳氏子棄家從道川叅請勤至一日行靜

滲殿偶撞其首于柱間忽然大悟旁人見其光彩飛動自此遍走山林道價日增後住吳興道場山

謂三命承天寺僧好食活雞精於陰陽之術吉凶多驗人欲其卜葬則以数十活雞隨之聞其聲啼然食之愈喜後焚有五色舍利自舌本湧出

宗本承天福昌院飯頭飯熟必禮拜然後供僧一日忽悟恣談皆經中語見道甚明人有飯僧者必告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為其大者率以是勸人仁宗嘗召見賜金襴衣加圓照禪師歸山其先至京

師時有貴戚試以娼女薦寢登榻鼻息如雷娼為般若光所爍一夕不寐明日焚香禮拜云得見古佛．

希辨常熟寶嚴院僧吳越錢王之子太平興國中隨王入覲見于滋福殿賜紫方袍號慧明大師尋歸故刹賜金造七級浮屠淳化三年御書急就章逍遙詠秘藏銓聖恵太平方凡一百四十三卷以旌之

道元住永安禪院祥符中嘗進所纂佛祖迨近代禪語為禪錄三十卷詔翰林學士楊億等刊定刻板宣布

道欽崑山圓明村朱氏子投業景德寺游歷叢林遇

一道者語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即止欽至臨安見東北一山秀出樵子曰此徑山也欽遂居之為開山第一代禪宗嘗召至內庭賜號國一禪師今為嚴寺有羅漢橋蓋指國一云

淨梵嘉禾人十歲祝髮勝果寺元祐初住蘇之北禪寺講法華經懺感通普賢受羯摩法呼淨梵比丘長洲令王彥為記其事卒葬橫塘般若院

法遠鄭圃田人出于王氏年十九游并州從嵩禪師受具足戒再歷諸方遂來住天平山擬班固九流作九帶敘佛祖教義博采先德機語參同印正學者傳

之歐陽文忠公一日造其室因與客綦遠坐其傍文
忠請綦說法有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之句文忠
嘉之所著有偈語妙齋號祟石野人少與達觀穎公
簟游蜀屢更橫逆以智脫之衆謂其諳吏事又號遠
録公詳見惠洪所為傳
法雲字晋潤長洲彩雲里人六歲從師授法華經輙
能成誦後參南屏清辯得言下旨政和七年徽猷閣
直學士應安道舉為松江大覺住持未幾以毋老婦
養日以內外典從事非閑會不出有注解金剛經心
䟽鈔息陰集行世

可觀字宜翁華亭戚氏子年十六具戒依南屏精微
師聞車溪聲振江浙負笈從之忽有悟乾道七年丞
相魏杞出鎮姑蘇請主北禪適當九日上座作偈云
胷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
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歎賞及得所遺法語謝曰
當用拳拳斯道不敢孤負吾師有圓覺手鑑竹菴録
行世
良玉字蘊之慧聚寺僧行甚高旁通文史琴奕因游
京師梅聖俞見而喜之以姓名聞于朝賜以紫衣仍
作詩送其東歸曰来衣茶褐袍歸變榿色服扁舟洞
庭去落日松江宿水烟晦琴徽山月上岩屋野童迎
相迎風景明榛榭後潛遁故山專以講經為務名所
居曰雨花堂
宗秀吳僧也范文正公為其序曰師生不血食七歲
持佛事隱于靈岩有年晚游名公之門未嘗及利天
聖中大丞相東平清河二公奏賜紫方號定惠大師
慈受禪師靖康中住靈岩學徒甚尊之所作偈頌有
文法嘗自贊云醍醐與毒藥萬味同一口美惡盡消
融是故名慈受時高峯和尚雖相去不遠絕不會面
因中秋賞月書一絕云靈岫高峯只尺間青松長伴

白雲閑今宵共賞中秋月莫道山家不往還
清順尊者郡守魏公迎住虎丘乃啓禪派
英覺印政和間住虎丘宣德郎何安中嘗為像贊
通法海覺印弟子子瞻與之游有書遺問
圓悟禪師說法虎丘張丞相浚嘗有祭禪師文稱其
發明正因超卓奇特真古佛語
彥偁虎中猶夫蕭彥偁為挍之見破山寺記唐有懷
述常建宋有彥偁晤恩世稱四高僧
紹隆含山人師事圓悟得臨濟心妙大擂東南住虎
丘居三年葬其山司農少卿徐林為塔銘

宗杲號妙喜思陵阜陵凡三賜號兩住徑山來上虎丘紹興中嘗抗論和議頗頑胡公高宗上封事雖在方外其亦不忘世云

淨雪庭嘗以詩僧自通於郡守守書其刺云詩僧焉敢謁王侯淨續云大海終須納細流昨夜虎丘山上望一輪明月照蘇州守為大喜

慧遠嗣法圓悟孝宗召見賜坐問如何是心遠正身叉手立曰只這是

慈悅隆興間海隅山僧初患水腫病有客自云姓回以指瓜劃其腹水潰腫消授以藥且云壽至八十五

後兩月又有客授呂真人像乃悟前所姓回者即真人也

惠詮東吳詩僧也佯狂垢汙而詩絕清婉嘗書湖上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不掩片月隨行屨唯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蘇子瞻愛而和之曰唯聞烟外鐘不見烟中寺幽人夜又寢草露濕芒屨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詮以此詩知名

道潛亦詩僧有標致嘗自姑蘇過西湖經臨平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子瞻赴官錢唐得詩大稱賞蘇移守東徐潛往訪之館于逍遙堂士大夫爭欲識面蘇餞客罷俱來紅粧擁隨之遣一妓前乞詩潛援筆而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一坐大驚潛作詩法淵明有逼真處曰數聲樵笛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村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時從蘇在黃州京師士大夫以書抵蘇曰聞公日與詩僧相從真東山勝游也蘇以書示潛誦前句曰此吾師十四字師號耳

仲殊字師利承天寺僧初為士人預鄉薦妻以藥毒

之遂削髮為僧時時食蜜以解毒蘇子瞻與之往還甚善號之曰蜜殊工於詩詞有寶月集當時有詆其所作多艷體

有規為人坦率其徒謂之規方外能詩言論洒落時年七十矣臨終前有詩曰讀書已覺眉頭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窗殘日已無多棄左丞為稱之

沖邈居崑山翠微年八十八好為詩所著有翠微集有評其詩云聖宋吟哦有九僧詩成往往比陽春翠微閣上今朝見格老詞清又一人

則之奬老嘉定外罡揚氏子柳學有十玄談参同契
詩有禪外集俱行世嘗作早梅詩云数蕚初含雪孤
清畫本難有香終是別雖瘦亦勝寒横笛和愁聽斜
枝倚病看朔風如解意容易莫吹残又雪霽観梅云
荒園晩景歛寒烟数朶清新破雪邊幽艶有誰能畫
得冷寒無主頼詩傳看来最畏前村笛折去難逢野
渡船向晩十分終更好静兼江月澹娟娟

法貝藴常法乎俱呉人能詩貝有絶句云鶴鳴九皐
秋夜永紙帳芙蓉卧燈影九州之外更九州誰解摩
心發深省常詠石菖蒲詩云細水園碁石纖纖手自
移幾年離雁蕩萬里到天池乎登北固楼詩云不負
南徐眼来看北固雲金焦兩山小呉越一江分皆有
唐風致盖勝流也

定欽蘇州定恵院僧蘇公謫恵州嘗擬寒山十頌使
其徒卓契順往恵州寄慰安否蘇得詩甚嘉之有曰
語有璨忍之通而詞無島可之寒為和八首初契順
涉江度嶺徒行露宿僵仆瘴霧蟄面重足為其師特
書至恵且曰恵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故書徑還公
問其所求荅曰契順惟無所求故来恵州若有求者
當走都下矣吾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

顔魯公絶粮江淮間明遠載米周之魯公憐其意遺
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今契順雖非明遠然區
區萬里之勤儻可援魯公例得数字乎公遂為書淵
明帰去来辭以遺之今定慧刻石存焉

賛寧呉僧博物稱于時柳如京徐騎省與之游或就
質問難事楊文公歐陽公亦皆知名嘗采経傳物類
相感者為書十巻又撰笋譜二巻時有安鴻漸好嘲
謔遇賛寧與数僧偕行指而言曰鄭都官不愛之徒
時時作隊賛寧即應聲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
群其敏捷如此

継肇法能俱呉人肇工畫山水與巨然同時能工畫
羅漢

普現字無隱西隠寺僧臨終有偈云五蘊色空皆是
幻空華世界本非真西方浄土華池上別有無為清
浄身

子芳字春谷法昌寺僧雲遊四十年不返叅學天目
山又十年乃帰謂其徒衆曰吾化縁盡矣索筆書偈
云負荷犂鉏歳無力強呻吟一聲掣動鼻頭索萬水
萬山何處尋

清珙常熟人叅學及菴和尚得其指的居霞霧山三

十餘年樵蘇之役躬自為之有古德之風禪餘喜作
詩有山居吟并有語錄
永珍字季潛臨川人十三祝髮為僧入徑山叅範無
準禪師入太白叅痴絶冲斌翁辭歸遇雪川舟覆墮
忽有悟見石溪石溪曰汝來矣使侍左右其宗出楊
岐會禪師者也嘗來憩虎丘又住常熟能仁嚴勁卓
立風采振厲聞于四方至元間有旨移住平江萬壽
後築室其門外以待叅學者署曰天隱菴大德庚子
留偈化去火之得舍利并其骨塔于吳虞文靖公貫
為之銘

德正徐兢之兄登科為平江教官棄去為僧能畫山
水人物種種清絶專師龍眠
文了善烹茶每盞旋謂之攪和事畢方始入湯花果
如沸嘗游荊南高保勉白于李興延置紫雲菴日試
其藝保勉父子呼為湯神奏授宣華定水大師
元
餘澤字天泉郡人陸氏子學天台氏教辭鋒辯博音
吐如鐘大德十一年出世吳之永定遷北禪尋奉召
住杭之下竺會朝廷勘金書藏經居京師於翰林諸
老往來倡和方萬里於吾衍座上見其詩豪放愛而

摘奇句為長春集序而歸之後門人編次平日所作
為雨華別集虞伯生為序
圓至字天隱年十九出家依仰山慧朗大師為浮屠
有文名所著筠溪牧潛集方回為序又注周伯弼三
體唐詩晚留磧砂寺
良琦字元璞出家天平寺號龍門老樵有詩名與楊
廉夫鄭明德諸名勝倡和其詩多見顧玉山草堂雅
集中
衍道原石湖人工詩尤善書至正初主嘉禾德藏寺
才辯聞望傾于一時有碧山集危太僕為其序

妙聲字九皐吳縣橫金人出家郡城景德寺授業于
天泉學文于道原年十九以詩謁袁伯長學士吝之
詩有云天機不受梁燕語逸興直與江鷗親甚見引
重有東皐錄刻于寺中洪武辛亥被召赴闕顧問稱
吉賜金還山
椿大年吳中巨族沈大傅八葉孫早以詩名叢林中
游錢塘南北兩峯與南屏報上人賦詠爭奇勝見顧
玉山草堂雅集
普明嗣法徑山晦機熙公後住承天寺以畫蘭與柏
子庭齊名

處閒字無逸吳僧嘗箋注范成大田園雜興六十首
方回鄭國為前後序仇遠顧逢又為賦詩蓋重其訓
詁之學也刻梓行世
善住字無住精於詩有谷響集仇遠白珽為序仇稱
其五言似隨州七言似丁卯絕句似樊川古詩出韋
陶諸作
明無照虎丘詩僧有卧雲稿無住作序
南楚悅禪師虎嵓伏公法嗣至元初自廬山開先來
主承天寺僅以衣裓坐具一布囊自隨寺燬任起廢
之責功成遷徑山未幾退處郡中

清欲臨海人幼入徑山師禮虎嵓開謁古林茂公茂
云雖是後生却堪雕琢至正間主席靈岩入院上堂
云石門巉險鐵關牢舉目分明萬仞高四十年中重
到此始終不隔一絲毫
自厚字子原吳縣人從學靈隱東嶼師歷住穹窿秀
峰諸名山其弟子中行深於禪觀之學嘗居壽岩菴
時苦旱山石不可穿井夜夢神人告分七寶泉一脉
来覺視其處泉果涌出因號夢泉禪師
維則字天如俗姓譚氏吉之永新人得法於普應國
師中峰本公時倡道天目山之師子巖惟則退處松

江九峯者十二年道價日振至正二年門人相率買
地築室以居名曰師子林蓋以識其授受之原也帝
師法旨以菩提正宗寺額燕以佛心普濟文慧大辯
禪師之號金襴僧伽梨衣自中峯以来臨濟一宗化
機局段為之一變故多論述有楞嚴會解若干卷語
錄別錄剩語又若干卷皆刻林中
悅可字中庭嘉定人受具於了堂禪師後即西隱寺
築十六觀堂以脩淨業元統間錫號慈光齊照佛日
廣惠大師至正甲午坐化
了通智林寺僧也嘗晝寢寺僧呼之覺曰通州火吾

適救之明日人渡江云狼山寺火有僧於烈焰噀酒
滅之火有酒氣狼山人来謝了通衣尤焦灼
衣和菴主崑山人隱居雪竇畜二虎恒跨之以遊後
徙二靈終焉初雪竇妙高峯在千丈巖顛有藤一枝
蜿蜒其上下臨不測乃蟠結成龕因名栖雲大德丁
未燬于盜更二十年不克復虎乳其墟而為害咸謂
菴復而和祠則虎禍返息至元丙子復其菴肖其像
於是二虎前伏餐慈飲和屈猛從仁不為害和師在
日有四偈詠藤龕
國朝

隆菩薩姓施氏尹山寺僧也洪武壬申四方沙彌給
牒京師老三千人悉籍為軍時旱方禱雨隆因乞焚
身以代之至雨華臺望　闕再拜取辦香取風調雨
順四字語中使曰為我奏之既焚雨即大澍　上喜
曰此真永隆雨也製落䀯僧詩以彰之
蔚萬峯温州樂清縣金氏子十九參中峯法嗣長千
巖于義烏山中千岩奇之乃盡得其傳而歸久之行
錫至吳登玄墓山掘地得石上有鄧尉峯字蓋玄墓
山一名鄧尉與其名適同蔚亦知縁在浙西乃即山
建大伽藍三十餘年道風遍布如谷應聲叅學之士
駢集座下洪武辛酉有召起之蔚預知即以衣法付
諸弟子結跏趺坐而說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拙田縣
崖撒手果日當天語畢而逝使至則蔚示寂已七日
矣停龕十三日肢體猶温門人奉其身塔于院之西
岡
覺曇嘉定人祝髮于崇明慈濟寺平生茹素未嘗妄
語言未來事歷歷有驗或卧于榻或有見其行于市
者以此皆稱覺菩薩成化十七年五月五日趺足坐
于龕頃之化去月餘面如生肢體温軟其身至今不
朽舉之若空衣焉

智及字以中吳縣人海雲院為行童王都中見而異
之俾祝髮受具遂走建業從廣智訢公學文同袍者
呵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大法甘作詩騷奴僕
乎無盡燈偈所謂黄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噤不
能荅即歸海雲目不交睫者逾月忽見秋葉墜庭豁
然有省入徑山謁寂照端公勘辨之頃隨機而荅端
以法器期之悉取三乘十二分教温澤之宗通說貫
滚滚如懸河諸老無出其右洪武初應　詔居天界
以病還海雲卒宋景濂為著塔銘所著有四會語錄
若干卷
明空山福興寺僧始居功德寺有禪行被　太宗文
皇帝眷賚欲官之一日逃歸山中晦跡不出寺廢壞
明以其力新之
常在初住崑山永懷寺繼主薦嚴承天洪武間住持
京師鷄鳴寺召對稱旨改住育王卒葬薦嚴
寶曇和尚先世自汴入吳母生之夕夢有僧躡門適
天目斷崖禪師示寂謂斷崖再世也襁褓中見僧輒
喜笑見佛即禮拜常時疊足方趺一時景從皆以和
尚稱之隨方建立伽藍　洪武六年應召至京師賜
勝慰勞令就居天界寺又久居蜀之峨眉因奏先居

吳門集雲妙隱大雲三阿練若乞今為一因勅號南
禪集雲之額二十五年示寂于天禧寺上傷悼遣官
諭祭飯僧三千恭毘會者萬人命其徒分遺骨歸葬
于吳乃峨眉建塔焉
大祐字啓宗俗姓吳氏幼開悟聞誦楞嚴咒隨口成
誦年十二出家寄心菴内外典一覽能通大義既壯
為澤天泉司懺又之武林從及公恭禪洪武間 召
與蔣山廣薦曾遷郡之北禪歷僧錄司左右善世曾
内難棄歸穹窿永樂初起脩佛書凡括大般若義六
佰卷及平生所著淨土指歸淨土真如禮文彌陀金

剛二經真解天台授受圖法華科要圖淨土解行二
門圖
一清出家郡之能仁菴授業得岩行法師得賢首宗
旨着華嚴圓覺楞嚴楞伽諸經論
文琇字南石崑山李氏子出家紹隆院得法虎丘行
中禪師洪武初住郡之普門遷靈岩萬壽永樂間住
徑山歸老松院有續傳燈錄四會錄
大彰字彥珪通内外學永樂初預纂心經金剛楞伽
等註後終于南翔寺
道存字性中永樂初出世南翔起脩 大明三藏法

書書成住昆福寺卒與大彰同為嘉定人
道澄字心印長洲任氏子出家治平寺宣德中 詔
授右覺義住持大功德寺 勅校藏典于中禁年七
十三示寂賜祭葬治平方丈後
懷瑾字如珪嘉定人出家保寧寺嘗預脩永樂大典
塤大章住南禪寺鄉人褚守行以金銀若干寓託而
守行坐事家破身死子德囦戍永平塤不遠三千里
負其物抵戍所還之又有萬壽寺僧琇伯瑩者有杜
經歷以銀奩寄其處杜既死訪其子還之
琳西玉江陰人至正乙未出游名山川會亂亟歸覲

寇數欲兵之告以故得免既聞父兄皆沒亂中餘母
在嫂以不辱溺井死琳乞食養母逾年而卒為葬善
地遂弃隱吳門血書華嚴經席帽山人王逢稱曰孝
僧贈之詩曰華嚴内典釋中尊書向吳臺獨樹村十
指滴枯遺體血一心追報二親恩
道衍字斯道長洲相城姚氏子出家妙智菴少從高
啓華為詩聡敏過人啓極稱之所著有逃虛子集洪
武間以高僧召 太宗舉義衍以輔翼功進秩 太
子少師卒諡恭靖
溥洽字南洲陸姓山陰人洪武間住北禪後應召起

為僧錄司右講經尋陞右善世時衍斯道主教事洽以左遜衍而自居右衍進法少師將化前夕太宗親臨視問所欲言惟以洽在患難為對而不及它事洽嘗為金剛經注解并有詩集行世
萬金字西白寶積寺僧洪武中住天界與泐季潭等奉詔注楞伽金剛心經平生作詩有淡泊齋稿
明心覺源治平寺僧住虎丘有宜晚堂詩集
道岩字魯瞻崑山姜氏子在元出家杭之中竺洪武庚戌　詔為天界書記有詩刻梓名玉峯集
訥無言崑山福嚴寺僧能詩有如幻集

麐畧字道權吳人從聲九皐習天台教觀不樂於名相乃逃於禪遂叅徑山愚菴及心俾掌藏鑰秩解退歸故山洪武六年出世住吳之延慶次住寶華後歷揚州府僧綱司都綱蕭住天宮所著松月集行世其格韻高遠絕肖唐人
至仁字行中嘗記黃州蘇公祠堂虞文靖公稱之洪武初住虎丘有澹居稿
論曰道經之作著自西周釋典之來始于東漢老氏教俗為本釋氏出世為宗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或和光以明近或晦靈以示遠年踰八百代懸數十如舟車均于致遠而有川陸之節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昔人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信矣崇釋氏者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崇道家者有夷夏之別至謂呂望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二法之辯人自楚越鴻常一耳若曰法軫既殊其歸亦異即二法之中尚多岐焉高玄皇人之流天真道士一也尹軌之侶神仙道士二也巢許之比山居道士三也宋倫彭誰之匹出家道士四也黃瓊錢鏗之倫在家道

士五也沙門有三坐禪為上輩誦經為中輩勸衆為下輩寧特王老溢在釋前而已哉抱朴子曰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不脩而但務方術不得長生也佛言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豈惟飛鴻常一實三氏同人矣故在名則反在實則合第東華西奧魚鳥異川另列為方外云勾吳之神定神異法術詩藻往往殊科其尤著者群石首冒于道生僊禽成翮于支遁林接三歸于巨嶸縉得甘泉于虎跑曾琰齋清安之名即宗悟方外之旨才如貫休皎然藝如法能繼肇不但沙門三輩而

巳

贊曰鴿王師子白馬青鴛銀流寶殿金擀松園曇花乍雨貝葉初翻法鼓所振清梵無喧絲超九劫始出四門如是往返五十九番将成法器各持一牖山谷不響樹子無根雲生碧嶂月落寒源

吳中人物志卷之十二

吳中人物志卷之十三

長洲張昶景春甫輯
曾孫猷翼論贊

藝術

春秋

區冶子吳人善鑄劒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三曰豪曹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燭善相劒越王取豪曹巨闕魚腸示之薛曰非寶劒也取純鈞示之薛曰光乎如芙蓉始生取湛盧示之曰善哉允常以湛盧獻吳公子光弑吳王僚湛盧乃去

吳

吳泰能筮會稽盧氏失博山香爐使筮之泰曰此質雖為金其象實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闔閭晨興見發青烟此香爐也語其處得之

姚光有火術吳王身臨試之積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荻裹之因猛風而燔荻盡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書一卷吳王視其書不能解也

三國

皇象字休明廣陵江東人工書手欣棋能書人名稱其書沉着痛快

曹弗興以畫名冠當時時有八絶弗興預焉孫權命畫屏誤墨成蠅權以手彈之又嘗見溪中赤龍寫以獻孫皓至宋旱暵取置水傍應時雨足南齊謝赫謂弗興之迹去吳未遠殆不可見祕閣之内獨有所畫龍頭況後南齊數百歲耶

嚴武字子卿吳人衛尉畯再從子也圍棊莫與爲輩

趙達河南人少從漢侍中單甫學九宮一筭之術能應機立成問對若神至計飛蝗射無不中或難曰飛者固不可校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知其數嘗過故知爲之具食且曰倉卒之酒又無嘉肴達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横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鹿肉三斤何以辭無酒肴主者冥曰以卿善射特相試耳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筭之達云其數有名無實其精微如此吳主孫權謂其術祕而不出會其死乃發棺竟無所得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治曆數知名孫權起于東南範委身事之每有災祥輙推數言多効權在吳欲討黄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侯軍出行因詣船貲催兵急行至即破祖祖方亡範曰未遠必生擒祖

果得之權以範爲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訣範祕惜其術初權爲將軍時範言亥子之間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爲侯及立爲吳王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有盟言大王識之耶權曰有之因呼左右以侯綬授範範知權欲以厭當前言輙不受及後論功行賞封爲都亭侯範爲人剛直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範詐權至叩頭流血權意釋得免

王蕃吳中常侍廬江人善數術傳劉武乾象曆依其法而制儀立論考度有說

葛衡字思直明達天官能爲機巧作渾天使地居于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上應晷度

朱景瓌筭術精妙設肆盤門驛貞明中廣陵王錢元璙鎮吳景瓌上書云到任當三十年安寧元璙命燭焚之謂其說尚遠未之敬也至天福庚子辛丑忽記其事召景瓌問之曰筭數盡矣及期薨

顏規本吳郡玉工廣陵王嘗召術士朱景瓌問筭術遁甲事規適解玉便歷熟聞其說他日質於景瓌遂精其術忠獻王嘗欲享廟規上書言翌日利五鼓之前如寅時則杜門在南不可出入不聽果寅時王車

出南門鏁以鑰壞久不能啓遂破鑰而出由是知其神驗王遂以為軍師

孤城鄭嫗能相人與吳範鄭達華號稱八絕

晉

張弘字敞禮郡人善篆隸飛白書妙絕當世人稱其飄若游雲激如飛電有飛仙舞鶴之態常戴烏巾時號張烏巾歐陽詢謂張烏巾飛白論入妙品小篆亦入能品

張彭祖郡人善隸書王右軍每見其縑牘輙存而玩之

沈嘉字長茂吳郡人官至吳興太守善草書書賦云長茂草勢既捷而疎慕王不及獨斷所如循鷙鳥擊搏而失中因躓蹬於古墟

宋

顧寶光郡人吳郡太守琛之子大明中為尚書水部郎歷官司徒右曹掾書宗高帝行書卓越多奇

褚胤郡人年七歲善棊及長冠絕當代父榮期與臧賢同逆胤從誅何尚之謂胤奕棊之妙冠古今因父受戮時痛惜之

陸探微吳人善畫事明帝平生多愛寫古聖賢像謂盡有六法探微得其妙二子綏洪綏肅得家學亦工惜不傳唐張彥遠謂體運遒舉風力頓挫一點一拂動筆新奇固自不凡

梁

范懷約郡人官至東宮侍書其書任已作制無大過人武帝謂其真書有力行草無功

顏協字子和郡人學書于懷約藝過其師荆楚碑碣多協所書官至湘東王記室

張僧繇吳人嘗于江陵天皇寺柏堂作盧舍佛像及仲尼十哲明帝怪問釋寺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

及廢浮屠氏獨此殿有聖像得不毀又嘗于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為誕固請點之須臾雷電破柱二龍乘雲去未點睛者尚存寺中又畫天竺二胡僧侯景亂析而為二一為唐右常侍陸堅所寶堅疾夢胡僧来告云我有同侶在洛陽李氏若求合之當以法力助君陸遂往求之劉長卿記其事潤州興國寺苦鳩鴿栖梁上穢汙尊像僧繇於東壁畫一鷹西壁畫一鷂皆側首向簷外鳩鴿不敢復入其畫品神妙如此

朱异字彥和吳郡人居貧以傭書自業寫畢便諷涉

術文史通雜藝博奕書美尤善草書
顧光寶郡人時建康陸溉病瘧不瘳光寶請溉命筆
圖一獅子於戶外云旦夕當有驗至夜聞窸窣之聲
明日視之獅子口血淋漓瘧遂愈人以為神異
齊
褚思莊以善奕名世琅琊王抗第一品思莊與會稽
夏赤松第二品夏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鬬
宋文帝時羊玄保為會稽帝遣思莊與玄保戲因製
局還於帝前覆之齊高帝使思莊與王抗對奕自食
時至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

局後思莊達旦不寐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
深久人不能當二人並官給事中
唐
陸東之吳人官至朝散大夫守太子司諫郎虞世南
之甥學書舅氏晚擅出藍之譽米氏書史載東之書
頭陀寺碑內空山字蓋其父名山才臨書遷避耳
陸彥遠父東之傳父書法以授甥張旭
張旭字伯高蘇州人官至左率府長史工草書初為
常熟尉時有老人持牒求判信宿又來旭怒老人曰
愛公墨妙欲家藏耳因復出其父書旭視之謂天下

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嗜酒大醉叫呼狂走乃下筆
嘗以髮濡墨作大字既醒自以為神自言初見擔夫
爭道又聞鼓吹而知筆意及觀公孫大娘舞劍然後
得其神其名本以顛草而至於小楷行書其章字雖
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無一點畫不合規矩者所謂
顛張不顛也
史惟則字天問工八分飛白二篆在唐以八分名家
者四人曰韓擇木蔡有鄰李潮與惟則也歷翰林學
士卒葬吳城下同時有史懷則其書不減惟則初不
見稱豈其位不顯耶蓋惟則昆季間也

張從申祕書省正字有書名嘗書李含光碑李陽冰
題世謂從申書遠近稱善獨步江外兄從師弟從儀
從約
孫過庭字虔禮郡人官至率府錄事參軍工書嘗著
書譜行于世子翔亦能書
張璪（藻一作）字文通吳郡人官至祠部員外郎善山水
松石嘗撰繪境一篇言畫之要訣畢宏見而異之璪
嘗手握雙管一為生枝一為枯枿而四時之行遂驅
筆得之故一時號為神品
朱審吳郡人得山水之妙亦能人物竹木

顧生吳士大曆中人以畫游諸侯之門每畫先貼絹數十幅於地乃持墨汁及調諸彩色各貯一器使人吹角擊鼓百人齊聲啖叫顧生著錦襖錦纏頭飲酒半酣繞絹貼走十餘匝取墨汁攤寫絹上次寫諸色乃以長巾一頭覆於所寫之處使人坐壓已執巾角而曳之迴環既遍然後以筆墨隨勢開決為峯巒島嶼之狀夫畫雅淡之事顧生瞋目鼓譟有戰之象其畫之妙者乎

石荊山吳人善琴為獨孤台州所知召與之游荊山於琴博而熟故重之荊山每操嘗以十合小豆為準

畫一升而移品

姚兼濟得石荊山之傳在楊州逢異人授以琴操撫之聲果奇兼濟固求學焉異人乃授之以清風景雲等五調世所傳廣陵散之遺音也

趙師吳人貞觀中善琴嘗云吳聲清婉若長江廣流綿綿徐徐國士之風今樂府有吳音子夜世俗之樂也

席謙郡人梓州肅明觀道士善碁杜甫詩云席謙不見近彈碁

楊惠之初與吳道子同師學畫見道子藝成惠之恥為更為塑工為天下第一手故中原多其塑山水崑山慧聚寺有毘沙門天王像惠之所塑形模如生其傍二侍女尤佳徐稚山嘗紀其事謂此像得塑工三昧具戒後人不可妄加脩飾後果為一俗工脩治遂失初意

紀朋者吳人也見明皇雜錄云嘗授祕訣于隱士周廣觀人顏色便知人深淺言之精詳不待候診

周廣嘗得紀朋之學開元中召至京師有宮人每日昃則笑歌啼號若狂疾而足不能及地廣曰此必因食飽促力復仆於地而然飲以雲母湯令熟寐寐覺

失所苦問之乃言太華公主載誕三日宮中大陳歌吹此宮人主謳欲其聲清嘗食豘蹄羹遂飽當筵歌大曲曲罷覺胸中甚熱戲於砌臺乘高而下未及半復為後來者所激因仆地比蘇即病狂自是足不能及地又有黃門自交廣使回拜舞殿下廣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當產一子即不可活矣上驚問黃門有疾否對曰臣馳馬大庾嶺大熱而渴飲於路傍野水今腹中堅痞如石廣以消石雄黃煮飲之吐出物數寸其大如指鱗甲備具投之水俄頃數尺遽以苦酒沃之復如故形上驚異之欲授以官爵固請還吳中

水部員外郎劉復為㡿作傳叙述甚偹

五代

羅塞翁隱之子為吳中從事善畫羊精妙卓絕

滕昌祐字勝華吳人後遊蜀以文學從事初不婚宦志尚高潔脫略時態工畫花鳥蟬蝶折枝生菜傅彩鮮澤宛有生意尤長於畫鵝蓋其觀動植而形於筆端未嘗專於師資也

宋

朱億字延平長文之祖遂於琴家有古琴池中書曰上元濵題曰玉磬上元唐肅宗紀年長文著琴史而書玉磬事

毛松崐山人善畫花鳥四時之景子益乾道間畫院待詔益子允昇景定中畫院待詔皆工花鳥能世家學

單邦顯吳郡人學千里希遠畫林木山水不及惟花卉蜂蝶粗可髣髴

李珣吳人善律曆之學紹聖二年曾肇為滁州守命珣為漏壺以順晝夜一郡則之

老戴忘其名吳郡崑山人亦學二趙林木山水追蹤大亨衛松花卉謬甚與邦顯相反

畢生文簡公諸孫寓居吳郡工牡丹甚有生意其壻姚亨能傳其業

李成吳人五代末以畫知名宋初衛融知陳州聞其名召之挈家而往

朱象先字景初松陵人善畫馳名元符間子瞻題其畫有云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文以達吾心畫以達吾意而已以其不求售也故得之自然

何充秀才姑蘇人能寫貌擅藝東南子瞻嘗贈詩云問君何苦寫我真君言好之聊自適

馮大有文簡公族孫寓家吳門專畫蓮荷精巧入格

趙伯驌字希遠千里弟嘗畫姑蘇天慶觀樣進呈孝宗仕至觀察使卒葬吳縣觀音山周孟公為神道碑子師睪官至八座

僧妙應俗姓童氏妙於刻石淳熈中居吳之龍興寺嘗模廬山翰須菩提像於寺中其陰作天台五百尊者筆法奇古又於虎丘作石觀音像亦佳

張珙吳人妙於刋鏤趙埬為兩浙漕日以重定華夷圖方一尺有半其字如蠅頭體製精楷俾珙刋之凡三年而後成

袁遇昌吳之木瀆人善塑嬰兒每用泥搏埴一對約

高六七寸者價直三數十緡其衣襦襞積與夫齒唇
眉髮至於腦顱按之脅背括動遂昌死不傳其子此
藝遂絶
祝庚幾郡人通象緯之學東赴不第景德中求試所
習以為司天靈臺郎
胡舜申紹興間自績溪徙于吳通風土陰陽之術世
所傳江西地里新法出於舜申嘗以術行四郭而相
之以為蛇門不當塞作吳門忠告一篇范志備載其
文
鄭君聘字應求精於相嘗見唐煇子明以手捫其腰

曰異日金琅璫又見顏仲謙謂其地行居官必尚猛
然可銀琅璫耳衆未以為然後仲謙守嚴陵頗有郅
都之風子明𨽻法從其言皆驗
滕伯祥生慶元間為人樂善好義遇孤貧之不能婚
嫁與喪葬者多為之舉鄉稱為滕佛子嘗出郭遇至
人得小兒痞方因以為業今其子孫於吳中尤不替
所傳國初尚書德懋之先也
沈良惠以醫仕宋由汴徙吳思陵賜書良惠二字吳
人遂因以為稱而當時亡其名矣蓋著于醫者也入
元洎本朝其家尤多以醫顯

呂彥直蘇州裱匠之子在三館為晉駙馬王洗習門
下使雙勾書帖嘗摹黃庭一卷上用所刻勾德元圖
書
嚴煥字子父常熟人登紹興第仕終朝奉大夫精於
書學
林球字稚圭長洲人與兄璞乾道中同舉進士球善
篆書
顏直之字方叔長洲人工小篆得秦詛楚文筆意嘗
為參政樓鑰書攻媿齋榜鑰賦詩美之著集古篆韵
二十卷直之氣貌豐碩善攝生以弓矢應格差監省

倉丐祠主晉仙都觀號樂閒居士子汝勛亦工篆
丁真一吳郡道士善製墨面云玄中子
王維清製墨面云淨名齋幕云姑蘇山人右二品宋
元章家所造
元
李世英字伯英長洲人精于書學作韵類三十卷其
彙集之義以字為本以音為幹以義訓為枝葉自一
而二井井不紊凡十年而成書從子文仲又本說文
作字鑑五篇辨證點畫刊除舛謬以備一家之言于
文儒黃晉卿為之序

陸友字友仁博雅好古工漢隸八分書尤能鑒辨三
代漢魏而下鍾鼎銘刻晋唐法書名畫皆有精識嘗
至都下虞奎章柯博士皆善其書言于上未及任用
而歸居吳中扁所居曰志雅齋龔璛為銘美其能著
古圖書而因致其學焉著硯史墨史嘗得衛青古玉
印又著印史
錢逵字伯行父良佑以家學有書名逵嘗為江湘行
省管勾架閣歷淮南行省員外郎國初選赴京師同
太常議禮禮成發鳳陽居住尋歸復以事遣詣京卒
繆貞字仲素善篆隸真行書虞山碑刻多貞手蹟尤

嗜古凡三代漢唐器物悉能購藏嘗得宋內藏紹興
丁巳邵諤所進述古圖圓硯因以述古名堂黃晉卿
為之記子侃字叔正亦好文
蔣冕字啓端工小篆從游周左丞伯温之門
顧信字善夫居太倉善筆札從趙文敏公游得文
敏書即鑱諸石寘一亭中扁曰墨妙文敏為其好學
樂為之書嘗為杭州軍器局提舉
張遜字仲敏吳郡人畫竹勾勒法妙絕當世山水學
巨然則不逮竹
顧逵吳人畫山水人物兼能寫貌

鄭禧字熙之郡人山水師董源用墨清潤可愛墨竹
倣烏金法趙文敏公
朱玉字君璧崑山人時永嘉王振鵬界畫見稱玉從
之游盡得其技至順壬午奉中宮教金圖藏經佛像
引首以進方不盈矩曲盡其狀後清寧殿勅畫史圖
其壁有以玉薦者而玉老矣所居有虹月樓會稽楊
維禎為記
李立吳門人其畫法多倣小李將軍嘗為顧氏作玉
山雅集圖行世
謝伯誠任陽人畫法超軼得董北苑之傳嘗作瀑布

圖楊廉夫為品題之
顧安字定之膺授蘭溪巡檢以寫竹馳名嘗任泉州
路判官
宋尹文字文璧父海道千戶尹文幼受知于左丞許
師敬舉為翰林檢閱官學琴於秋山徐氏父子得其
雅正之音大德間魯國長公主聞其名召至為奏胡
笳曲稱賞賜金歸鄉既精六壬遁甲之術多奇中
錢中字文則吳人讀書有通敏才雅善琴尤精祿命
之說性狷介寄迹委巷不改其樂子紳字孟書
沈繼孫吳中槐市里人游荊楚遇異人授古墨法歸

以絲帛資讀書其有定直酬非當輒弗與其門落然而
隱操甚高人莫知其姓字惟稱墨翁云
朱珪字伯盛崑山人師濮陽吳睿大小篆尤善摹刻凡吳下碑板多出珪手然非其人珪不屑也又喜為刻印章茅山張外史嘉珪錫之名方寸鐵珪嘗取宋人王順伯并元趙孟頫吾子行二家印譜吳睿所刻印文并附自製私印篆例為書名曰印文集老惜不傳所存有名蹟錄蓋其平生所刻名文也性孤潔不娶終
謝杞能刻印章元貞間錢巽之有二私印為吾衍所篆而杞刻之習之特識其名於衍手跡後
朱碧山吳中銀工其製杯盃時稱絶藝
張撿天皇慶間匠者玄妙觀有玉皇閣壞一角脩治費計千緡觀主募而不克舉一日撿天來謂觀主曰不須拆動但換一小馱梁添一斗拱而已即登其上斷下舊梁易以新木架拱倏忽如舊一時以為神異
平江王溱匠至正間嘗以牛皮製一舟內外飾以漆拆卸作數節載至上都游漾於灤河中可容二十人上都之人未嘗識舟觀者異之又嘗奉旨造混天儀可以摺疊便於收藏其巧思出人意表可謂智能之人也仕為管匠提舉
湯通玄太倉人善推陰陽星曆地理之學至正辛卯仲秋丁祭槐上凝冰錚然有聲通玄曰此兵兆也明年方國珍突入婁江杭和卿拒戰而敗居民十餘萬戶皆為所屠有作墓於馬鞍山之顛者通玄曰宜山下坡陀處其勢緩而氣久可葬若山顛則太峻而驟發且白虎擾之難為繼世當崇其左為青龍架石而穴之今名為陳家桃源洞是也又樓鍾於上朝夕鳴其左則右不敢動通玄曰其如樓廢何不從其說洪武中樓廢而陳氏滅
譚士元字友文嘉定人術精陰陽判太史局仕至朝散大夫性廉潔雖一時權貴見知未嘗有私請人多賢之士元葬邑之東月浦
陸德潤字仲德崑山人通星曆之學客江西得祕數益推極其說然頗閉匿不輕語人為人簡潔重信義
范疇字復初金華人為洞霄宮道士得江西張九牛占神妙莫比有胡某嘗負罪而逃捕者甚嚴即疇門求筮爻成曰可於北方樹木中得之果獲於臨平鎮空楊樹中胡後會赦出持刃扣疇門賺以卜欲害之疇占決知不利於已謂之曰欲問卜可擲下手中刀

其人駢而去由是徙家于蘇設肆於乘魚橋下所叩
愈驗
王仁美字安之善相能決死生休咎有驗人號為王
電目雖紫閣麻衣弗能過之
葛應雷字震父吳人攻於醫嘗著醫學會同二十卷
大抵言世之言醫者執方拘論莫究其源於是推五
運六氣之標本察陰陽升降之左右以定五臟六腑
之虛實合夫經絡氣血之流注而知疾病之候死生
之期其處方劑施砭焫率於他醫異以此名動一時
時浙西提刑李判官中州名醫也嘗因父有疾能自

診之復咨於應雷聞其言論父子相顧駭愕曰南方
有此人耶盡出所藏劉守真張潔古書與之討論無
不脗合而劉張之學行於江南者自此始由平江醫
學教授陞成全郎江浙官醫提舉子乾孫
乾孫字可久未冠好為擊刺戰陣之術儀狀特偉膂
力絕人長乃折節讀書領元鄉薦屢試見黜退而淬
礪古文詞金華黃文獻公奇其文勸之仕不應乃發
父書讀之曰醫之為技止於是矣夫何粗工之弗察
也乾孫蓋獨得其傳而治疾多奇驗他醫所不能治
者以叩乾孫無不隨愈至正十三年鄰郡盜起浙西

僉憲朝鮮李公仲善分治吳下慕乾孫才識武略咨
議事李公壯其言為城守計民賴以安時將召用竟
寢卒年四十九所著古文詩賦惜皆不傳今所存者
醫論数篇而已
葛應澤應雷弟亦仕平江路官醫提領子正蒙字仲
正世其業今葛氏尚居郡中杉瀆橋故第所扁醫室
曰復生堂其座右之銘曰濟世之道莫大乎醫去疾
之功莫先乎藥乃周左丞書篆刻猶存
張元善字性之以醫官至保沖大夫江浙官醫提舉
嘗上疏言國家尊祀三皇為醫設學凡古之神醫若

岐伯兒史區等十人配享中殿歷代名醫宜從祀兩
廡如孔廟制庶見崇報之道時論韙之元善旁通于
儒為錢翼之壻元善卒周左丞銘其墓孫潽字希文
永樂初以醫士徵蒞太醫院東還嘗率中貴人出使
西南諸國後以壽終于家有三子顒字養正豫字致
和復字啓陽皆馳譽當時豫嘗仕為御醫顒終布衣
而名尤著者
李可道學醫于黃子久家城東葑門外有林泉高引
之志子久嘗畫天池石壁圖界可道一時名流賦詩
可道後以術授黃仲安

倪維德字仲賢先為大梁人徙居吳中世以醫鳴迺紹家學而未知適從後得東垣先生之書讀之喜曰道在是矣遂有所得乃考訂東垣試効方若干卷板行于時見諸說之詳於他而獨不及眼疾之科故自著一書曰勑山老人原機啓微集東垣之傳殆自此爾卒葬于吳陶琛為之銘

劉勉字仲勉世為瘍醫至元間以薦馳傳入朝奏為尚醫食太醫祿入侍帷幄出隨扈從被遇特加尋以省臺交舉授保冲大夫江浙官醫提舉至　國朝仍以名醫召至京師

趙良仁字以德汴人於宋有屬籍再徙浦江嘗試吏憲司即棄去從丹溪朱彥脩習醫家言久之治療多有奇効一時名動浙西東所著醫學宗旨金匱方衍義非述丹溪藥要等書張士誠據吳招致不起挈家去浙復來吳占籍長洲以高年終祭酒胡公儼表其墓子友泰友同友同仕華亭訓導遂家焉友泰子季敷季敷子同魯字與哲有文名

姚良字晉卿明於醫所著尚書孔氏傳律呂會元泝源指治方論考古針灸齒經其七世祖諱奭字景名仕宋高宗時有功業卒謚文康奭生杰字士英官至延京殿學士光祿大夫

林文友字會之先世自閩來吳大父諱茂芝者宋人以醫隱廛市間文友早歲留意醫學心存利濟嘗名其藥室曰生意堂晚得攝生之術以高壽終子以義以醫正郎太醫院御醫

葛哲字明仲崑山人業醫累世精究內外科又著保嬰集奏進宣宗親覽賜宴擢勞仕為迪功郎楚府良醫副

王履字安道崑山人博學有文精於醫自謂萬物皆備於我非天地不能以備萬物萬物備我者易也易

在我天地亦在我況萬物乎於是作小易賦論仲景傷寒為立法之祖後人雖變易無窮終莫能越其矩度夫素問謂人傷於寒為病熱者言常而不言變仲景謂或寒或熱而不一者備常與變而弗遺也因作傷寒立法考又謂六經病證陽明篇無目疼少陽篇言胸脇滿而不言痛太陰篇無嗌乾厥陰篇無囊縮若此者非皆本無也必有之而脫簡耳以三百九十七法內除重復者與無方治者止以有方治而不重復者計之得二百三十八條作傷寒三百九十七法辨論內外傷經旨異同中風中暑辨議目曰泝洄

集抱一卷標題原病式一卷百病鉤玄二十卷醫
統一百卷子伯承亦以醫鳴其門人許誼字九孚又
以學授陶浩字巨源
鄭壬字有林宋華原郡王之裔世在崑山平橋下以
産科名
沈貞字士怡崑山人業醫志在濟人嘗患傷寒難治
因以仲景診為主取李浩或問郭雍補亡由漢迄今
所診若正變類外之証意別本虛之目為書名傷寒
會通若干卷而訓其補仲景之所未備中書盧儁述
其行俾于世子方世其業

房伯圭常熟人工於醫其詳見鄭東所為傳
韓復陽其先安陽人諱凝元季来吳以醫起家卒于
洪武初金華胡仲申誌其墓子二奕字公望有隱操
以儒而醫詒字公達仕太醫院判奕子伯承世其業
名盛吳中伯承子克羙
徐亨甫元常熟州醫學提舉家于城濠股工整骨科
子伯脩太醫院醫士孫士深業醫而儒
本朝
宋克字仲溫家郡城南宮里號南宮生高太史季迪
嘗為之傳稱其少任俠善擊劍走馬及結客與少年
飲博書喪家貲遽壯見天下亂思自樹立功業去學
兵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無所合而歸素
工草隸妙逼鍾王擅稱一時後仕鳳翔府同知
宋廣字昌裔亦善書與仲溫齊名時稱二宋仕沔陽
同知錢芹繼忠之婿
馬孜字彥強吳江人善書洪武中嘗受薦不仕
朱士隆崑山人工篆籀嘗積所書筆瘞于玉峰山中名
曰筆塚錢塘王洪希範為之著銘弟士常亦好書
張璟字翔南太倉人善書大字如斗終日揮洒不倦
蓋其所長也

滕用亨字用衡初名祀國諱乃更今名弱冠隨從父
尚書思勉宦遊南北涉歷山川奇瓌益資其學晚歸
鄉里將終隱焉永樂三年以善書薦時年七十矣上
召見面試篆書作麟鳳龜龍四大字以獻稱旨後再
獻貞符三詩特授翰林待詔居官三年卒無嗣壻傳
其業
夏㫤字仲昭崑山人永樂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工
楷書上稱其書第一授中書舍人正統初書皇陵碑
寵賜甚厚以太常卿致仕尤善寫竹兄昺字孟暘亦
以楷法授中書舍人能畫同邑有李貞伯處誠師㫤

畫竹

謝克銘太倉人宣德間以草書馳名

沈洪字雄仲長洲人其先世為中吳富室萬三公中衰嘗遊京師從陳登習篆時程南雲亦有書名洪又從之學凡漢隷八分真行草草皆能書但拘於繩墨殊乏風韻偃蹇老於江湖

馬良字子善臨安人來學于吳因家焉自幼巧慧於繪事尤精晩移崑山嘗作四天王像於僧寺甚奇特見盧公武作傳

朱紳字大章長洲人始祖清字景賢由宋南遷世業醫傳至紳十五世矣紳出贅滕氏亦以醫名家至紳尤以瘍醫稱子孫能世其業

周孟容嘉定人工寫神見王常宗叙其聚英圖

王賓吳縣木瀆人隱晦不仕嘗於天平山作龍門春曉圖遂知名于繪事

謝譜字孔昭畫山水重疊烟㷿千幅不同尋丈之軸不日而成

沈遇字公濟淺絳深色種種能之晩工雪景永樂末嘗召見婦以高年終

繇復字性初邵人仕綿州知州作畫師盛懋後寓游婦畫趣盡變舊習然不苟作終歲不能成一幀殆與孔昭遅疾不同矣

史公謹吳人初仕應天府佐落職即返初服以終善畫長於寒林雪景

馬軾字敬瞻嘉定人明天文宣德中仕欽天監漏刻博士旁精繪事與錢唐戴文進錦衣謝庭循同擅畫名于京師

范暹字啓東嘉定人善畫翎毛與張可觀張翬朱士謙名于時

陳暹字季昭郡人畫山水人物但有工氣

朱端木瀆人能造錫作為人衣冠脩楚之製作奇古不茍為人所致時稱朱象鼻宣德間人

孫延年崑山平橋人精于棊永樂初有雲游道士責藥來自負能棊與延年爽輙不勝道士驚駭拂袖去

姚思善世為儒醫之家思善工制筆名應科

瞿祥字君瑞嘉定人宋忠惠公之裔生元季隱於卜入 國朝避諱以字行洪武十八年 高皇帝謂其術數精通以符勅命為本縣陰陽訓術嘗撫陰陽諸家精語為書名曰簡易惜今不傳自號希微子宋太史景濂為傳瞿氏以四世家學仍其職

周仲高精天文地理之學足跡半天下歷覽山川知陰陽會徵休咎之符所得益深方承平時自錢塘來崑山曰天下兵且起吾卜地莫如此善遂居之已而錢塘果燬于兵而崑山無恙自是三十餘年仲高之術甚盛洪武初郡邑建署以至官宇神祠凡相方定位揆日選辰悉出仲高縣令呼文贈重其術至為畫像屬殷奎贊之

沈景暘吳中卜者永樂中 太宗驛取至京命午門上布卦問英國公征南事占曰大勝之兆明日正午當得捷音其時果有飛騎至報生擒黎賊盡得其國所占一刻不違 太宗大悅賜景暘鈔幣遣還

沈貞吉弟恒吉相城故家皆善繪事生富室志高尚工畫金碧山水以公濟為師每賦一詩營一障必累月閱歲乃出不可以購取家庭之間自相唱酬僕隸悉諳文墨並年八十餘恒吉子周字啓南有隱操與吳文定寬史徵士鑑李太僕應禎劉僉憲珏為莫逆交被薦不起畫尤冠絕當世

金鬼谷家于郡城中醋庫巷嘗有富商談命肆中適一貧者負薪而來告曰我四柱適與同何彼富而我之貧也鬼谷曰汝雖生於此當於南方千里之外亦與富者相埒貧者歸告其母母曰汝有姊在閩中當往求之他日詣姊家姊亦甚貧不能容姊知鄰舍有隙所但一宿必見鬼物致病亡乃使暫宿之貧者入夜寢果見鬼物入穴中遂得黃金百鎰上有金鼓覆其上貧者得金致富而歸以金鼓報之鬼谷因署其門曰吳中名術金鼓傳家

朱宗道恬淡無競舉止閒雅嘗遇雨行無疾步好道術多所悟解農有居田間為物怪所擾乞宗道符篆揭之菱舍得安寢覺而窺其外有黑虎蹲其旁怪遂息其行已端厚人目為德士

盛寅字啓東吳江人世居郡中寅少從王仲光學醫永樂間授御醫扈從北征 仁宗嗣位命掌太醫院賜勅褒嘉 宣宗嘗召見寅夜直應制瑞雪詩及有御製之賜弟宏字叔大早與寅齊名永樂宣德間亦仕御醫景泰初宮妃患疾宏進藥有劾陛宏官乃辭奏有父景良謫戍乞恩優免上允之子侑字文理吳江醫學訓科

沈玄字以潛少孤以良惠家學馳聲吳中宣德初徵入太醫院為醫士院判蔣用文薦玄擢御醫上謂用文知人玄尤能詩

錢宗道小方脉專門仕爲晉府良醫正以其能大[illegible]
恭王所嘉子良玉生伯常爲御醫伯常子鈍亦進用
爲院判
吳誠字純伯常州徙吳高祖樂堂宋名儒曾祖秀夫
仕元山陰令至父可大醫行於時誠世其業
王敏字時勉父德廣受醫於伯父仲光敏早孤從學
於韓伯承然其家學有自故敏中歲即知名尤多治
効
劉毓字德美少孤鞠於外家徐氏徐故居藥爲業遣
學于盛啓東啓東出王仲光韓復陽而二家本丹溪

毓故得其源委旣老方以醫徵得官太醫院
陳公賢字公尚其先從外氏孟景陽小兒科公尚與
兄公學世其業初無仕進意朝廷召用天下名醫郡
縣以公尚薦未幾乞終養復再召即入御藥房授太
醫院御醫進院判致仕卒
劉倫字宗序先汴人占籍長洲曾大父彥敬爲良醫
大父士賓仕歷院判父原博嘗徵爲太醫院吏目有
詩名倫隱於市成化間以薦者至京擢官御醫奔母
喪歸遂卧不出以高壽終
張牧字用軫善琴永樂初少師姚廣孝薦上詔侍文

華殿又陳惟成揚師道俱吳人派從松江劉鴻氏之
琴
李明善工刻印章能本古制太史王鏊爲作印説千
餘言以遺之
姜振崑山人多巧思嘗得作鹵簿法制　大明定鼎
將祀南郊遣中貴訪得之制作中度總領群匠造謹
身殿多稱旨錫衣一襲仍給冠帶終身又削獸香山
人亦以匠鳴于時
論曰中世習爲内學尚奇文貴異數代不乏于時通
儒往往忽其不經謂宜蔵措豈以公孫勝之占夢不

如太宰嚭哉亦以范疇神于占易不若向平之知損
益耳聖人設教開末而抑其端曲詞以章其義其徒
亦有推變尤長可以弘補時事陶搢紳藻心性衛生
娛志班班名家時有可聞者焉漢武好方術光武信
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懷挾道
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矣馬遷云使人拘
而多忌蓋爲此也若吳稱多士書若張旭孫過庭畫
若陸探微李成棊若嚴武褚胤斯深于才技者乎至
陰陽以正時日則有趙達吳範卜筮以決嫌疑則有
吳泰王蕃醫方以養性命則紀朋周廣音律以節哀

樂則姚兼濟宋尹文相術以辯貴賤則鄭君聘王仁
美技巧以利器用則朱端蔚獸凡此諸君殊才絕藝
通靈入妙皆一郡之選情迹殊雜難爲條品片辭特
疑不足區别故揔為藝術篇雖曰泥遠存之可也
贊曰陰陽為宗玄妙非一怪牒神經金繩玉策師曠
之書箕子之術弘道濟時隱身利物龍則乘雲蝇由
設鏃梁撰丹青弘兼飛白異数奇文班班可述

吳中人物志卷之十三

吳中人物志十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張昶撰昶字景春長洲人是編成於隆慶庚午
所輯吳中人物上自成周迄於明代分孝友忠義
吏治薦舉宦蹟儒林文苑閨秀逸民流寓列仙方
外十二門各係以論贊同郡皇甫汸爲之序吳中
人物自王賓楊循吉祝允明朱存理等遞有撰述
此本因而廣之較諸家稍備然事皆不著出典未
免無徵不信也